新文豪叢書

現代日本文學全集續編

二三

宋元學案補遺

2012版 816頁 1B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五二冊目錄

史地類

理學家總傳

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序錄一卷首一卷別附三卷（六）……清王梓材　馮雲濠輯　四明　一

理學備考正編二卷副編一卷……清范鄗鼎撰　青照堂　二三三

宋譜纂要一卷……清李元春輯　青照堂　二三九

觀感錄一卷……清王錂撰　昭代　三三九

南行述一卷……清李顒撰　昭代　三四七

東行述一卷……清王心敬撰　昭代　三六一

釋道總傳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一卷續高僧事略一卷……清趙之俊撰　昭代　三七九

滇釋紀四卷……宋釋元敬　宋釋元復撰　武林掌故　三八七

西華仙籙一卷……明釋株宏輯　武林掌故　四六七

忠義總傳

昭忠錄五卷附錄一卷……清釋圓鼎編　雲南　四〇五

……清王言撰　昭代　四五九

……明周璟輯　武林掌故　四六七

江陰節義略一卷……明　張佳圖著　陶社　五五五
雪交亭正氣錄十二卷……明　高宇泰撰　明　五六三
四明人鑑三卷……清　何樹崙附注　清　七一三
民　張壽鏞補注
民　馮眞群
清　劉慈孚輯
清　虞琴繪圖　四

wt96/02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蘇氏蜀學略補遺

蘇氏先緒

職方蘇先生序

蘇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趙郡欒城人也先生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先生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

進士起家蜀人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自蘇氏始季子洵與其二子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元豐類稿

蜀學之先

侍郎蔣先生堂 父九皐

蔣堂字希魯宜興人父九皐賢聚書延客以教諸子先生在伯仲間顯特秀整不勉而學益進祥符五年登進士甲科授楚州團練推官歷邏左司郎中知杭州會高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

識敦本前守如張乖崖承寇亂甫平一切權宜務安遏俗後之來者以爲治蜀適然耳而又增益侈費十倍于前先生曩官千眉習知敝俗常曰國家承平百年聲教萬國蜀士學尚不減鄒魯惟此習俗尚安餘風二千石恬而不悟豈承流宣化意耶乃興學校省府傳凡過泰無名之費姑息不正之事多所裁革移知河中府再知杭州蘇州卒年七十五特贈尚書吏部侍郎先生學問道本原議論依名節其行已也直其從物也裕治蜀日常召高才碩生會試府寺親校才等勸成學者于府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訖成而移痛中其後轉使毀之以增廨舍既而常山宋尚書至府聞其事歎惜久之且欲成先生意乃卽其舊趾建文翁祠祠之有文

集二十卷 胡文恭集

雲濠謹案先生文集曰吳門集見宋史本傳

附錄

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公因廣其舍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

李端叔偶述曰胡文恭知蘇州蔣公希魯致政歸文恭餞

昔爲諸生嘗受學于蔣公因卽其居第表之爲難老坊
蔣公見之愀然曰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夸
者非所望于故人也願卽徹之文恭愧謝欲如其請則
營繕已嚴乃資其嘗獲芝草之瑞改爲靈芝文恭退而
語人曰識必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是
固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

蘇氏家學

提刑蘇先生溍 附楊異宋輔

蘇溍始字公翠晚字文父眉山人贈職方員外郎序之

子少穎悟職方自總以家事使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
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天聖元年始就鄉試通判州事
蔣堂就閱所爲文嘆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先生曰有父
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堂益以此賢之曰以
子爲第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爲寶雞主簿永康
錄事參軍以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通判閬州閬人鮮
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先生禮之甚厚職方沒葬逾月芝
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罷知耒陽提點利
州路刑獄卒年六十有二好讀書老而不衰 欒城集

附錄

子由表其墓曰輒劾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
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于
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
舉然不然輒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故當是時學者
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
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于他州爲多善矣爾曹才不逮
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
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
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
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
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于俗輒懼弟子之日怠也故記
其所聞以警焉

補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梓材謹案雷太簡上張文定書薦先生言其出服
公門下又薦欲使代黃東爲郡學官是先生固文
定門人也又案東坡祭韓魏公文有云父子
昆弟並出公門是老泉父子並及韓門矣

老泉文集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于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于其家鄉人有爲不善于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鳴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蘇氏族譜亭記

鳴呼觀吾之譜吾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

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可不慎歟蘇氏族譜引

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于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于塗人也使之無至于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蘇氏族譜引

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上田樞密書

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史論上

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諫論下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踐巨人跡生稷爲周始祖次妃曰簡狄吞燕卵生契爲商始祖吁此史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于疑詩而鄭之說又出于信遷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嘗妃論

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三知聖人汗論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以蓋世之名而薄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辨姦論

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問于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太玄論

蘇氏權書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

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于嶮鄧艾縋兵于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

敵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斂而直之彼將强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說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于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搏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祖禰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冕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

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心術

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張弼

王伯厚曰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蘇氏衡論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

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肯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焉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于上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臣者和之于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大將任韓信鯨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于奇計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酈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氏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不得聞羣臣不得聞則誰與議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黽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于安田文所謂子少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遣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遣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柰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

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憂之之心也
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
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議且不暇何
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
于下而天子惸惸于上一旦有卒然之變吾未見其不
顛沛而隕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
之如兄弟執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
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達

任相之道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無怨言賢之
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賢重彼將曰主上
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責也是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
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
後爲相者莫不盡忠于朝廷而不恤其私任相

附錄

先生自序洪範圖論曰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
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
不欲人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
畏也夫洪範猶是耳吾痛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
而歸本惡經而擊傳刻磨瑕垢以見聖祕復二圖一以
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嘻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
夫先儒而以爲新奇也

歐陽公誌先生墓曰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
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學者尊其學師法其文以爲師法

張安道表文安墓曰歐陽永叔一見權書衡論目爲荀
卿子獻其書于朝由是名動天下爭誦其文時文爲之
一變

陳古靈挽之曰禮闈儀新奏延英席久虛自從掩關卧
無復草玄書東府先生誄西山孝子廬誰言身後事文
止似相如

蘇魏公挽之曰覩國五千里成書一百篇人方期遠到
天不與遐年事業逢知己文章有系賢未終三聖傳遺
恨掩重泉

曾南豐序先生哀詞曰明允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
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
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

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而孟子在戰國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敵乎亦必有道矣

劉子卿曰今西蜀文學之盛自先生父子倡之世謂之蜀學

朱子滄洲精舍諭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元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于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其可惜也

朱子答汪尙書曰王氏蘇氏皆以佛老爲聖人於此可然後致太平爾曰纔以用兵爲事只見騷擾何時見天

邵氏聞見錄曰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爲考官必黜之故荊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爲戰國縱橫之學云

龜山語錄曰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于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荊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敵之患則天下不可爲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敵

驗其于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于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于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詆訾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于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淫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于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于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

又曰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爲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

又曰今日之事王氏僅是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

梓材謹案以上兩條總論兩蘇之學

朱子語類曰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荊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荊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荊公所薄

王滫南議論辨惑曰老蘇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而謂挾儀秦之術者必無逢干之心存逢干之心者固無事乎儀秦之術也蘇氏喜縱橫而不知道故所見如此

黃東發曰雷霆久蟄一旦迅烈天地爲之震動起視草木皆甲坼矣老蘇先生特起之學有焉然先生之學不及用于世張安道表而出之明其灼然可用于世者以其能辨王安石之禍誠大矣然溫公目擊其弊身與之伍終不以爲姦但言不曉事又執拗耳豈固各自有見耶先生權書衡論等作若施之用亦必有雷霆迅烈之

勢特未知能速陽和否耶故士必用而後知

宋潛溪凝道記曰眉山之學何如曰其文辭氣俶有動搖山嶽之勢蓋其才甚高識甚明舉一世皆奔走之恨其一徇縱橫捭闔之術而弗知先王之道士之輕俳浮誕者恒倚之以爲重禮義廉恥則棄去而弗之恤使其得君其禍天下有不在金陵下文莫盛于宋宋之文莫

又序蘇平仲文集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矣暇追

琢絺繪以爲言乎卒至于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

孫緒曰相傳批點孟子爲蘇老泉筆然其批語內卻引洪景盧語景盧後老泉六七十年傳者未之察也

老泉同調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 詳范呂諸儒學案

州守雷先生簡夫

雷簡夫字太簡長安人以遺才命官其文亦奇老蘇里居未爲世所知先生爲雅州獨知之以書薦之韓忠獻

張文定歐陽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三公自先生始知

老蘇云 邵氏聞見後錄

運使李先生師中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補遺

州判姚先生闢

文康葛先生勝仲 並見廬陵學案補遺

東坡師承

史先生清卿 附子炤

史清卿眉山人東坡兄弟皆師事之子炤字見可官左宣義郎博古能文嘗作通鑑釋文三十卷 姓譜

劉先生巨

梓材謹案先生爲東坡兄弟與家勤國兄弟師

蔣氏家學

文穆蔣穎叔之奇 詳見廬陵學案

蔣氏門人

文恭胡先生宿 詳見濂溪學案

龍圖邵先生必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修撰呂先生陶 詳下東坡同調

老泉家學

梓材謹案先生爲范文正公文集序云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于門下士之末豈非晴昔之願也哉上文述鄉先生之言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又言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載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據其語前後則先生于歐陽韓富皆從遊其間而文正則其所私淑者也

雲濠謹案東坡幼時嘗學于眉山道士張易簡謂其教小學常百人見東坡眾妙堂記

東坡語要

孔子聖人其學必始于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于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于禮樂源于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于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聖人之言當以類成文而求其意時學卒以一字斷遇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責之學之者同則異說生焉

老莊之教以虛無淡泊爲宗其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適相值者爾商鞅韓非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大抵于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理勢然也

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

梁統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統以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族滅悲夫

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人不知命者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南子之見皆非常道惟孔子則可故曰聖達節

東坡書傳

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竄或不貲未嘗少縱至于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責之學之者同則異說生焉

老莊之教以虛無淡泊爲宗其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

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酒誥

東坡文集

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必安于爲善而忸怩于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

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此亦儒者之過也

教化之實已立則天下釋然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

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處于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于危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教化篇

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夫子既歿諸子欲爲書以傳世者皆喜立論論定而爭起孟子曰人之性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不得不出于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于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子思論

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

荀卿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韓非論

禍莫逆于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獄災莫深于興土功毒莫甚于奪民利論治道

使楊墨得志于天下其禍豈滅于申韓哉由此言之雖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塗于白刃筋骨以孟子配禹可也六一居士集敘

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

絕于餽餉流離破產鬻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醫猶屠殺牛羊割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于梃刃之下宛轉于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代張方平 諫用兵書

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勤堅執不顧期于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

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

夫爲國者平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有徇義守死之臣 以上上 皇帝書

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費誅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贊勘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于用人聽言之法治邊禦將之方罷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膏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于德或全于形均此二者顧吾安取仰屋俯足世固多有 天硯銘

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鑒之液豢於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端石硯銘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鴈硯銘

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叩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 書李簡夫詩集後

東坡志林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浪于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免有病或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過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日不能清淨也要且堅

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伊尹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貪賤人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卽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附錄

初內翰范公與蘇公約皆上章論列蘇公已具草見范公之章遂附名同奏因謂范公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于朝廷文字失于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言也

張采曰蘇公虛心國事似乎見道不得以攻擊伊川

棄置輕薄

與王郎書曰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浮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梓材謹案朱子語類載李方子云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劄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原注引此又

案王郎名庠傳見後

子由誌其墓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猶子可與我上下耳旣而謫居于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辨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

李端叔挽之曰從來憂患許追隨末路文詞特見知肯向廣兮悲蓋世空慙賜也可言詩炎荒不死疑陰相漢水相招本素期月噎星沈豈人力輝光他日看豐碑

又爲先生像贊曰天作斯文萬物所仰時慘時舒與天同運其誰特立卓哉吾人黃且落矣蔚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得仁于我何怨光時顯被外薄四夷載贈載仰百世之師

晁景迂贊東坡先生畫像曰世五百年生命世才嗟嗟東坡何時復來邦人爲我顒頊以哀我告邦人大寶艱哉和氣充塞大象昭回海濱澄瀾嶽鎭絕埃斯人是生

實易可能世或千億地亦九垓未必禹服公復徘徊以寫
奉詰言死與縛轡矧公不死丹青日閒用究邦頌以寫
我懷

梓材謹案王阮亭居易錄引晁以道與三泉李奉議書云本朝王元之後晏公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之後東坡皆號一代龍門其門下瀟掃應對之士後爲名公卿將相者不可勝數也

晁氏客語曰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荷有利于社稷予何愛于髮膚純夫云此太后聖語也予瞻直書之

巋山語錄曰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

又曰凡詩必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謂尙論也如東坡詩則言之安得無罪而聞之豈足以戒乎

孝宗皇帝爲贊曰維古文章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之也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東坡易傳九卷提要云蘇籀欒城遺言記老泉作易傳未成而卒屬二子述其志東坡書先成欒城乃送所解子東坡令蒙卦通是欒城解則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爲之題曰毓撰翌其成耳籀又稱老泉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剛柔遂近喜怒逆順之情故朱子謂其惟發明愛惡相攻情僞相感之義而議其粗疏胡一桂記晁說之言謂東坡作易傳自恨不知數學而其學又雜以禪故朱子作維學辨以東坡是書爲首然朱子所駁不過一十九條其中辨

文義者四條又一條謂蘇說無病然有未盡其說
否則朱子所不取者僅十四條未足以爲是書病
況朱子語類又嘗謂其于物理上亦
有看得著處則亦未嘗竟廢之矣

又曰歐公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
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
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于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
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
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
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
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晁子止東坡先生祠堂記曰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崇
寧間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論
公之誣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
不明罪元祐以口法免役還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
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之進用
自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
誣詆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嗚呼斯銘若然則公之上
清儲祥清忠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蕃述皆誕慢歟

陸放翁跋東坡諫疏草曰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
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辨使
荊公見之其有不撫几太息者乎東坡自黃州歸見荊
公于半山口談累日不厭至約卜鄰以老焉公論之不
可揜如此而紹聖諸人乃遂其忮心投之嶺海必死之
地何哉

朱子答呂伯恭書曰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
浮薄輩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
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愛人者
而獨恨于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

朱子語類曰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
處如論語說亦煞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如
作歐公文集序先說得許大天來底大好了到結
末處卻只如此蓋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盧
心屈己煅煉得成甚次第來

又曰東坡易說六箇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
他若佛說者恐是東坡

聶卿問荊公與坡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
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

思不甚于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

兩截底議論

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朱子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須如此解者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東坡書傳十三卷提要云晁氏讀書志稱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殿異其說爲多今新經尚書義不傳不能盡考其同異但就其書而論則東坡究心經世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張文潛萬牛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藁頃陂少公巉秀千尋麓黃魯直詩云晁子智璽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造化邵蕭蕭曰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之學明于事勢又長于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爲擅長又云洛閩諸儒以程子之故與蘇氏如水火惟于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

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又曰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

黃東發讀東坡文集曰東坡平日議論多雜佛老獨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可不謂忠于告君者哉

又曰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混浩流轉曲也蘇子以文章先天下而宛丘之張淮海之秦溝北之晁在其門天下又皆曰蘇子即歐陽子也夫天下之士惟其來之廣也故所得者多二君子之門來者固無絕法也是故天下之英材皆在焉

王滹南著述辨惑曰東坡之解經眼目甚高往往過人遠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優柔渾厚之意氣豪而言易過于出奇所以不及二程派中人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

折變化之妙無復可以名狀而尤長于指陳世事述敍
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尙欲汎掃宿弊更張百慶有
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及旣徵汪氏一意忠厚思與天
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恩到使巖廊崇高之地如
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眞可垂訓
萬世然至義理之精微則當求之伊洛之書

又田制參黃通判曰垂諭考亭于介甫愛而不知其惡
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于汪玉山
一時往復之書然爾考亭平日未嘗不扁介甫未嘗不
敬東坡雖論語集註亦取東坡之說又不特歎服其文
章而已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力辨之玉山再讓東
坡則考亭遂一一發東坡短處遂有寧可是介甫之說
介甫因此得考亭數語救起此考亭有性氣一時有激
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
苗脈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考亭平生克治甚力此等
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鑒也哉

蘇欒城說

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
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于此者必強牽合以
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

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御猛獸定心寡
欲可以服鬼神

欒城文集

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
乞兒曾見同僚高瑞卿書此于齋中跋其尾曰予性猶
急不能容物服此可以口口瞑眩之藥也

陳石士師送姚石甫序曰且古人爲政亦不尙苟同
故疆有周索林索而著之禮經者亦曰齊某政不易
其宜然則所謂同異者固非時之謂也昔王介甫以
農田水利擾北宋蘇子瞻言其病屢見于所爲詩然
子瞻開西湖未嘗非水利也何以不病民而頌之者
至名其隄乎

補文定蘇潁濱先生轍

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元祐會計錄序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眾權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臣事策八

王者之所以求之于民者其巖始于力田而其精極于孝弟廉恥之際民政策一

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每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

蘇子古史論

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以上審勢篇

蘇子古史自序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于爲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于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爛脂之不穀朱子古史餘論曰近世之言史者唯此書爲近理而學者忽之予獨愛其序言古之帝王皆聖人也云云非近世儒者所能及而所論史遷之失以爲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亦中其病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竊以爲于此有以識之則其達于聖賢不遠矣又答程允夫書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眾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于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概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古之帝王其道以無爲爲宗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孔子知之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太史公口記五帝三王以

來然其爲人踈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余竊悲之因遡之舊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後世

莒東發曰蘇子之志則大矣而蘇子之說則尚有可疑者且道以無爲爲宗此戰國處士好高無實之言聖人未嘗以是言道姑勿論也既曰推之以治天下則其迹顯然安有不可得而知孔子正以此道詔天下萬世何嘗不言孟子明王道而黜伯功正提其綱要以示人所知何止一二且既謂不可得而知又欲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

以明示後世其說亦自背馳矣

又曰蘇子悲史遷不得聖人之意爲改作古史意其果有得于聖人者及今參考乃不過于帝紀增入道家者說謂黃帝以無爲爲宗其書與老子書相出入耳于老子傳附以佛家者說謂釋氏視老子體道愈遠而立于世之表耳太史公言申不害學本黃老蘇子則譏而改之曰緣飾以黃老太史公言韓非其歸本于黃老蘇子則譏而改之曰借老子爲說凡其論贊之間又往往顯斥孟子而陰詆正學嗚呼以是爲憾矣

附錄

先生自序春秋集解曰予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爲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數年矣每有暇輒取觀焉得前說之非隨亦改之紹聖之初遷于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易地前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無事凡所改定亦復非一覽之洒然而笑謹自謂無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春秋集解提要云先是劉氏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孫氏作春秋尊王發微更舍傳以求經古說于是瀕廢後王荊公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之不列于學官蘇氏以其經傳

並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氏爲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說以足之蓋以左氏有國史之可據而公穀以下則皆以意測者也又宋志稱是書爲春秋集傳蓋傳寫之誤云

晁子止曰蘇氏詩解集傳其說以毛詩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絶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涬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詩集傳二十卷提要言其取小序首句爲毛公之辭不爲無見史傳言詩序者以後漢書爲近古而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蘇氏以爲衛宏所集錄亦不爲無徵唐成伯璵作毛詩指說雖以小序爲出子夏然其言曰眾篇之小序子夏准拔初句耳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云然則惟取序首伯璵已先言之不自蘇氏創矣厥後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其說爲祖亦有由也自序又曰獨採其可者見于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則其于毛氏之學亦不激不隨務持其平者矣

梓材又案先生所著又有論語拾遺一卷四庫書目提要云此書所補凡二十七章其以思無邪爲無思以從心不踰矩爲無心口涉禪理以苟志于仁矣無惡也爲有愛而無惡亦冤親平等之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爲雖死而不亂亢去來自如之義蓋眉山之學本雜出于二氏故也其顯駁東坡

說者凡三條較東坡爲長他如以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相證以六蔽章之不好學與入孝出弟章之學文互勘亦頗有所發明又孟子解一卷提要云舊本首題穎濱遯老乃其晚年退居之號以陳振孫書錄解考之實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蓋瑣瑣屑屑考其晚年著述純入佛老者則謹嚴多矣

趙尚書雄謚議曰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請以是易公名惟公挺生西蜀毓秀山川天材最高資稟厚而又有父文安先生爲之師有兄文忠公爲之師友蓋其所學所行皆本原乎家傳而文章事業卓乎可敬而仰也

王梅溪賛穎濱曰賢哉子由賢哉子由忠言嘉謀聳動冤旒橫身政府不避怨仇棣蕚聯芳皆第一流才不逮兄器識俱優

朱子語類先生因論蘇子由曰學聖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又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終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做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

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卻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辨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卻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卻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最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于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

魏鶴山跋文定帖曰蘇氏兄弟平生大節在于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于報知己勇于疾非類則歷熙裕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詞知二蘇者末也

王溥南議論辨惑曰司馬君實正直有餘而寬假薦操蘇子由道學甚高而獎飾馮道皆繆戾之見不足爲長厚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夏均父詩藥苦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鼇嶽觀藥城爲歐陽公碑云公之于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藥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于公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于公也

又曰蘇子由記杉謂求之于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黃東發曰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二十年天下幾危溫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呂大防劉摯謂停之說起新法復起潁濱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用而紹述之說起新法復行潁濱爭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若此

方桐江詩總角突弁說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刺齊襄公不修德而求諸侯也揚子雲嘗引此語以見志大心勞之無益于事第三章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諸家說似無關于志大心勞者蘇子由曰總角之童而至于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此說甚佳東萊取之東萊又嚴之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

能與也岡曰天下之善爲言者固有言至近而意已不
勝其遠者矣觀古人作詩之意若但謂詠一童子未幾
見兮突而弁兮有何深妙蘇呂二公發明乃至于此陳
少南曰以興躐等而無次序者亦佳

雲溪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宋程卓使金錄云十八日早頓欒城蘇黃門輓墓尚存縣治之側按潁濱自嶺外歸老詩州葬郟縣小峩眉與長公同兆域欒城安得有墓按歐陽公銘老泉云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者蕃子孫潁濱文集號欒城不忘本也

二蘇講友

補

朝請家退翁先生定國

家定國字退翁眉山人六歲知聲律其父嘗與客飲客以對句試之曰笙歌陪酒聖即縻之曰桃李從花王客大驚聞者以爲奇男子方冠舉進士處層中詔天下與學時歐陽文忠友張應之爲治中課試羣士善其詞業純茂其俱來京師既擢第除雅州名山尉居父憂執喪不違禮將葬舍墓次晝夜哭不已有甘露之祥服除調永年歷知渠州懷安軍其政皆有惠愛其母去世先生年已六十哀慕殆不能勝終喪還朝得知嘉州未行卒年六十四先生尤工于詩古律凡三十卷雜文十卷體

格清誌如其爲人蘇子由嘗送以詩曰鵠鷺性本靜芝蘭深自馨知者以爲紀實呂淨德集

知州侯先生晉升

侯晉升字德昭曲江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爲程鄉令與東坡兄弟往還款密家藏二公墨帖甚富後知南恩州賑卹窮禮待英豪期年而卒廣東戴志

吳遵先生復古

吳復古字子野揭陽人見知于待制李師中師中于世一時名士悉爲知己東坡名其居曰遵遊且爲銘輿地紀勝

附錄

東坡講友

知州徐先生常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補遺

鄉舉巢先生谷父中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山人父中先生傳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先生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舊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去遊秦鳳

涇原問所至友其秀榮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存寶得罪死先生逃避江淮間東坡謫黃州與先生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東坡兄弟潁濱在朝先生浮沈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中東坡兄弟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先生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元符二年竟往至梅州遇潁濱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潁濱驚喜將復見東坡于海南潁濱慰而止之先生曰我自視未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時年七十三即死也公無止我舟行至新病死潁濱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己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己言而行其志也宋史

梓材謹案袁蒙齋絜以先生爲都昌人仕劉與東坡兄弟友東坡謫嶺海先生訪之握手道平生歡世服其高誼與史文事地互異

附錄

唐子西書蘇子由傳後曰唐末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遨未常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竄嶺外遨徒步萬里往見之其後一百八十年而宋有巢元修事士之難得蓋如此

黃寔字公是陳州人登進士第累官寶文閣待制知定州卒贈龍圖閣直學士先生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與東坡兄弟友善雖以章惇猛獲免黨禍然亦不得久于朝著姓譜

縣丞蘇先生堅

蘇堅字伯固澧州人爲錢塘丞督開西湖與東坡倡和甚多及東坡從儋耳北歸猶作詩寄之有靈均一去楚江空澧陽蘭芷無顏色之句志澧州

梓材謹案先生養直父鶴林玉露謂其從東坡游

朝奉袁公濟先生毅詳見士劉諸儒學案

知州楊先生蟠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陽公稱其詩東坡知杭州先生適判州事與東坡倡酬居多平生爲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宋史

東坡學侶

縣令陳先生舜俞詳見安定學案

布衣崔西疇先生子方

崔子方字彥直濟陵人著春秋經解十六卷本例例要一卷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先生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之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直蘄書

梓材謹案先生號西疇居士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稱其隱居眞州六合縣杜門著書者三十餘年葛勝仲丹陽集作崔子房言其與東坡山谷諸名士游嘗知滁州永樂大典引儀眞志言子方與蘇黃游嘗爲知滁州曾子開作茶仙亭記刻石醉翁亭側黃山谷稱爲六合佳士則知滁州者子開非先生又案晁景迂爲江子和墓誌云方卿世不爲春秋學時有六合崔子方伯直者世莫知其爲人子和一見而定交曰此吾之所學也願與子其之伯直遂因子和得名於諸公間是先生一字伯直也宋史上進書劉子翬爲東川布衣

精考若網在綱

附錄

曹輔字子方海陵人元豐間爲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後提點廣西刑獄東坡在惠數年數有往來書帖元祐黨禍諸賢多在巡內先生周恤備至士論與之東坡詩註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爲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樞筦愚謂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遊若論事爲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爲銘合爲一人非也

謝山箋曰曹子方海陵人東坡有送之赴閩漕詩其爲樞筦者則與龜山同里

梓材謹案山谷集亦有送先生福建路運判詩

徐北山先生大正

徐大正字德之甌寧人嘗赴省試過釣臺題詩云光武蹈其失而不悟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經解十二卷係永樂大典本例二十卷係內府藏本春秋例例要一卷亦永樂大典本也經解提要稱其後序一篇具述其疏解之宗旨大抵推本經義于三傳多所糾正雖其中過泥日月之例持論不無偏駁而條其正義實足自成一家本例提要則稱是書大旨以爲聖人之書褒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凡一十六門皆以日月時推之而分例變例二則州分部居自成條理云

初從血戰回故人長短倘論材中宵若起唐虞興未必
先生戀釣磯元祐中東坡見之遂與定交嘗築室北山
下名閒軒秦少游爲之記坡爲賦詩人以北山學士呼
之姓譜

進士李先生亮工

李亮工字口口桐城人舉進士與東坡山谷遊安慶府志
雲濠謹案一統志先生與李公麟李元中同時登第世謂之龍眠三李王阮亭居易錄云龍眠三李出處相若今但知伯時而已

梓材謹案周益公題跋云李公麟字伯時堂弟秦四世孫唯登科隱舒城龍眠字德素南唐李先主昇四世孫唯登科隱舒城龍眠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眠山與里人李元中號龍眠三友豈先生一名棄耶

杜先生沂見下東坡門人

隱君董碧巖先生南美

董南美字子才湘鄉人隱居濂水蘇東坡黃山谷皆與之遊號碧巖居士楚紀

石碧落先生汝礪

石汝礪英德人號碧落于少穎敏讀書過目成誦自以生長嶺嶠局于聞見乃踰嶺而之江西從聞人遊久而有得五經多有解說于易尤契微妙嘗曰易不須注但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熟讀自見互相發明總一乾元亨利貞之道晚年進所著易解易圖于朝爲荆公所抑東坡謫惠州遇之聖壽寺與之說易至日暮方散廣東通志

梓材謹案廣東名勝記大處山卽古英州治有學基遺址爲先生教授生徒處

縣令褚玄眞先生承亮

褚承亮字茂先眞定人宣和六年擢第調易州戶曹會皇子郎君破眞定拘境內進士七十二人赴安國寺試策策曰上皇不道少主失信舉人希旨極口毀詆先生離席揖主文劉侍中言君父之過豈臣子所當言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比榜發先生被黜餘悉放第狀元許必輩號七十二賢榜帥府重其名檄先生以易州司戶知欒城漫一應之尋解印去年七十卒弟子謚爲玄眞先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集中州

別附

陳太初

陳太初眉山人與東坡同學于道士張易簡後東坡謫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云有得道者曰太初問之則同學者也又數年見東坡于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姓譜

李氏同調

李伯時先生公麟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元祐進士爲泗州錄事參軍先生好學博雅長于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別款識爲考古圖普丹青妙絶冠世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姓譜

附錄

周益公題龍眠山莊圖曰龍眠居士博學嗜古志尚清遠筆端餘力溢而爲畫王荆公雅重之數贈以詩文從蘇黃諸公游蓋文與可一等人也

李先生沖元

李沖元字元中舒州人少年遊往善論人物與李公麟伯時堂弟粲德素共爲山澤之游號龍眠三友元祐三年登第與獄宜春作鞠城等十一銘周益公集

石氏講友

知州王先生仲達

王仲達不知何許人景德間知英州州有名儒石汝礪講易不仕建陽暉書院以居之慶曆中復建學于大廈

山教養生徒人知向學廣東黃志

東坡同調

補修撰呂先生陶

呂元鈞說

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莫詳于經

呂氏易論

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然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

物有體必有用體所主者一用所召者衆始乎天施地生之至廣至大而盡乎人事物理之至纖至微專言體則用偏止言用則體晦是必觀陰陽之相須因上下之相重而互言之

求于八卦之先而牽于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于六爻之後而惑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

淨德集

太皇太后垂簾九年小人不無怨懟萬一姦邪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政宜復行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泰乞小察

人邪妄之言狀

進善退惡者天下之公議信賞必罰者人主之大權貪廉既稟于天資安有昔汙而今潔陞黜動關于國體豈可前是而後非秦玄龍郭茂倩丁部郎中狀

君子之學積于中乃發于外蘊其實乃形于言譬夫燁山之玉不貴功于琢刻撫之則溫潤擊之則清越躍冶之金不貴巧于鍛鍊舉之則墜重扣之則鏗鍧皆本其所有而見焉陳傅正退居類稾序

行植于初必裕于終誠發于言必著于事送曾子山序

天下久安雖三王之政必有做不救不革元元歸依則利固有大于城害固有大于不城必曰譬而後慮非慮之原也利州修城記

利害嚴興君子必審而後動大率因物之自然徇人之所欲不矜妄智不計近功則事之有作簡以濟民之受惠遠以深罰州新堰記

名教者雖無知不肖之人可以納諸其中而賢智才能之士不可出乎其外荀卿論

能識天下之大用者不苟天下之小利能成天下之遠效者不急天下之近功三代論

善計天下之安危必思其所以利防其所以害蓋有道可施于安可施于危使天下之變不能乘間而發是之謂知本魏論

人君失道則姦民叛羌有竊伺之意權臣擅命則壯夫烈士懷不平之心晉論

求之貴其誠發之貴其始求不以誠則巧僞之端萌而不足以告也發之不以始則愚昧之漸長而雖告不諭也發蒙論

聖人樂民蹈于禮憂民蹈于刑典獄監伯庚論

詩者出于情性目之所觸苟可藉以爲言莫不備有何暇攷合于名數制度而後言哉是故康成以禮求不若毛公以意得也學論

知州文石室先生同

文同字與可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先生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潞公守成都奇之致書先生曰與可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溫公嶽

東坡尤敬愛之東坡先生從表弟也先生又善畫竹初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渾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邱驛忽面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有丹淵集四十卷行于世宋史

附錄

公幼志于學不羣鄉人異之都官公嘗誨之曰吾世爲德汝其起家乎將高吾門于吾廬之東偏以待汝宜勉之公時年十三俛而對曰謹奉教

更攝蒲江大邑綱治豪放或辨析欺僞然後敦學政勸

邑之子弟召其長者與語名教使歸諭里人

知興元府漢中沃腴俗饒財篤文未有第進士者公先治庠序擇行藝之秀者使掌之風諭境內使民遣子弟就學暇日躬往閱視而誘導之于是風俗寖改向學爲多

公資廉方居家不問貲產所至尤恤民事民有不便如已納之阱中必爲出之而後已退而齋居一室書史圖畫羅列左右彈琴著文寒暑不輟

事親孝未嘗遠去晨莫恬于進官以便甘旨者十有餘年

司馬溫公嘗遺書曰與可襟韻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心服者非特辭翰而已

蘇東坡爲與可字說曰取其與不取其相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愚于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又祭與可文曰嗚呼哀哉孰能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龍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

蘇潁濱祭文與可學士文曰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肮臧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

家誠之輯録諸公書翰詩文跋曰湖州之文一出東坡兄弟皆敬而愛之前輩大老如文潞公亦爲之延譽司

爲溫公則至于心服趙清獻公則至于歎服荆公蜀公又皆形之歌詠湖州之爲人可知矣

又曰石林先生云東坡倅杭與可送以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詩禍作世以爲知言而東坡亦嘗移書湖州趣其賦黃樓二者集中皆無之閒有詩與坡往還者輒易其姓字如杭州鳳咮堂坡所作也則易以胡侯詩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蓋當時黨禍未解故其家從而諱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勝歎哉

處士王先生庠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嘗以經說寄東坡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于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東坡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大觀庚寅行舍法于天下州以先生應詔時嚴元祐黨禁先生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爲知己呂陶王古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爲交游不可入舉求仕復舉八行第一朝廷知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州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宋史

附錄

黃培翁與王觀復書曰周彥行己有恥不妄取與其外家連戚里向氏屢當得官固辭以與其弟或及族人作詩文雖未成就要爲規摹宏遠此君又東坡之兄壻也故亦有淵源耳

李中

都官張先生先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與東坡爲友東坡自杭移高密陳令舉與先生皆從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先生以工詞聞天下所謂張三影者也年八十五官至都官郎中卒葬吳興弁山有集一百卷

梓材謹案宋人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與歐陽公友阮亭居易錄又云湖州張子野早年有一叢花

詞歐陽公稱爲桃李嫁東風郎中見范公
稱過庭錄知兩張子野皆從歐陽遊也

殿帥姚先生麟

姚麟關中人爲殿帥與東坡友王介甫當國一日折柬召之不往裕陵知而詢之對曰臣職掌禁旅等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往又有言其馭下嚴者裕陵亦因事厲之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于殿庭之間豈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耶裕陵皆善之 春渚紀聞

王先生德明

王德明字俊卿東陽人東坡所薦士也有純齋集 南宋文範

作者攷

縣尉王先生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鎮撫四方親附百姓皆出于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八競傳之元祐中薦文定歛以賢良方正爲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游尉之爲護家爲故東坡詩曰江干白骨已銜恩又嘗稱其

員外詹先生範

詹範字器之崇安人紹聖間知惠州東坡謫居先生載酒從游相與倡和時兵荒之後野多暴骨先生取而掩

治行類冀渤海後擢太常丞祠部員外郎廣東黃志

通判唐先生叟

唐叟字元老桂州人少孤嗜學家貧授徒養母紹聖間以經明行修舉爲雷州海康令蘇東坡南遷過之握手道舊後調池通判遂歸舊隱鄉思公浩謫昭日訪其家贈詩甚多一統志

提舉孫先生鼛

孫鼛字叔靜錢塘人其父徙揚之江都先生年十五遊太學老泉與滕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略擢提舉廣東

常平爲于行義時東坡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庭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先生一無所顧時人稱之史傳

淨德講友

朝請杜先生敏求大父允昇父允昇父萬

杜敏求字趣翁青神人淨德之友也其先世爲唐杜子美拾遺大父允昇以文行推高于眾爲鄉先生父萬靜默守道爲好經史先生幼稟穎秀在襁褓時每見字畫輒喜動于色七歲舊賦閱兩詩有農夫苦相問燮理是

何人之句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閬州司理參軍歷知什邡縣以母憂去職既除喪屏處里舍煢煢然有不欲仕之意部使薦之就監成都商稅元祐中以十科推擢天下士命近臣薦而後用時薦之者十數人既還闕未嘗一言聞于人乃詣吏部擬潤州通判以歸或詰之則曰富貴窮達固有命吾讀書聞道蹤四十年未嘗求知于人苟有知者皆自相知耳何暇修辭令俛顏色汲汲自媒以取辱哉除成都府教授聞命喜甚官滿除太學博士改差通判定州元符初除廣漢太守京居僅二年掩州路轉運判官就移提點刑獄卒年六十有三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呂淨德集

關讀書未嘗妄與人交一言士論偉之遷朝請郎除梓

文氏學侶

郭先生周田

郭周田字礎與邛州人文與可少時與之同學西州交遊甚熟文丹淵集

濟北師承

侍郎李邦直清臣

李溥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暫經目輒誦舉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和川令歐陽公壯其文以比東坡累以大學士知河南眞定徽宗立入爲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後朝議以復孟后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宋史

李淇水說

五經之道易可以潛而書可以彰春秋可畏而詩可樂乎害則骨肉之戚而爭則是讓出于心爭出于事也讓出于心爭自外來也凡天下之人利害不相稽則秦楚之人而讓怵乎利遍于道之淺深豈可同概而論哉雲溪讀書記宋史本傳云所著有淇水集宋史藝文志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策論記序古律詩制詔冊文銘誌一百卷平南事鑒二十卷

淇水文集

凡天下之人利害不相稽則秦楚之人而讓怵乎利遍乎害則骨肉之戚而爭則是讓出于心爭出于事也讓出于心爭自外來也凡天下之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有餘則讓則是讓出于自然不足則爭則是爭出于不得已也是禮讓循乎性而有也凡小人之情雖齧擊攘攫而得之然或有愧于其口是奪擊攘攫者其僞而愧赧者其眞也此禮讓依乎情而生也故禮之本非天地不固禮之節文非聖人不備禮論中

夫人臣之姦身安于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爲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爲賢而嫉夫敢爲者以爲

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而抬其賣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于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爲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兆莫甚于今之世者欲救斯弊是亦非雖寬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明責論

附錄

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邦直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兒大驚

年十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人抱以送羣目盡傾

韓忠獻公異爲婺以其兄之子

試文至中書歐陽公迎語曰不置李淸臣于第一則謬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雹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必擢上第邦直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病可上者乎卽條對言天地之大醫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爲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謹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

紹聖元年廷試進士邦直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西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專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紬元祐之政策言悟其指于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

宛邱師承

錄參李先生處道　附兄載之

李處道字深之福唐人少孤貧自力學問記覽淹博工于文辭中治平四年進士第歷爲興國軍錄事參軍以卒年七十五性純孝信厚既老且病猶不廢書有文集十卷始與其兄載之皆友愚文潛之父文潛嘗從先生于姑蘇之學官　柯山文集

悖材謂崇愚文潛又有祭先生文云隶之兄弟應舉姑蘇朝夕誦習託公學廬是從先生者不獨文潛也

潁濱同調

邱先生鑄

邱鑄著有周詩集解二十卷宋志

附錄

鄒漁仲曰邱氏注只取序中第一句以爲子夏作後句則削之

司口王鳳亭先生得臣 別見安定學案補遺

老泉私淑

少卿劉先生詵

劉詵字應伯福清人歷莆田主簿知廬江縣崇寧中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典樂先生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故委以樂事禁中出古鐘二詔執政召先生按于都堂先生曰此與今太蔟大呂聲協俞取大晟鐘口扣之果應又曰鐘聲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歷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寺少卿襲贈因革禮卒先生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爲孝感宋史

梓材謹案元亦有劉詵見元史儒學傳

任氏家學

補忠敏任先生伯雨

雲濠謹案宋志載先生春秋繹聖新傳十二卷晁子止謂其解經不甚通例

東坡家學

補承務蘇斜川先生過

蘇過字叔黨東坡季子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任右承務郎東坡累遭貶謫先生獨往侍東坡嘗命作孔子弟子別傳家于潁昌自號斜川居士晁景迂集

附錄

晁景迂誌其墓曰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畸嶇巴蜀卒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以容騰則赴魏軍而死耳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于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禱吾叔黨盡之矣

魏鶴山跋斜川帖曰斜川侍坡翁至儋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撓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襟順襄于盛世一振發之耶

方者乎

李徵之舊聞證誤曰蘇叔黨靖康中得倅眞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肯隨爾輩草間求活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原注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改定

補

少卿蘇先生元老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引或謂二蘇黨禁方嚴李公麟遇蘇氏子弟至以扇障面而避之坡族孫元老上時相啓乃至云念與黨人偶同高祖則少卿亦有玷家學者矣

東坡門人

補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

梓材謹案先生爲李邦直行狀云補之出公門下是先生嘗爲李氏門人又爲冰玉堂辭言門下補之所嘗事而趙居所嘗游也起居謂張文潛門下侍郎則蘇公子由謂文定云又案宋志載先生左氏春秋傳雜論一卷王厚齋稱其指左傳之失凡四十六條

雞肋集

學不可以不知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飲食人人之所欲故譬學于飲食爲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爲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爲善曰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以上學說

物莫大于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爲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無非教無非教者有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曇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則天地之事亦勤矣人見其

四時行百物生也以爲天地未嘗勤焉不知夫有道焉範圍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口口然若有與之計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于歲之積而開萬代之原天地以無心莫之爲而爲故久人以有心知而爲之故怠嘗試語怠之所從起譬道爲萬里塗而以勤爲馬繕性之始如適舉趾其弛于負擔未知其以曷月止斯殆已故欲從事于此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確然隳然如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矣誠者非能襲而取之也閑其邪則存嘗又請實之以誠爲

我我欲至于萬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爲策以臨
馬不至于萬里馬終日蹀躞而不得止由不怠故能久
久則凝于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蔽天地而凝于神則
得其孰能禦之口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
百工之能預能焉以上勸說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壤陋里不仁鮑賈猶
與蓐也引領而望夫安得賢者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
夜相與羣而詠且游乎吾之邦囂塵雜起千變萬化在
人目前苟見此而口者炟然肺熱戚然顙泚而內自省
不得夫子而爲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
子長積怨發憤思附青雲之志者豈虛言也是以三代
之前無可治之事則隱而不失爲賢三代之降世多事
矣思有以治之則不隱不失爲賢若夫居不可隱而固
隱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
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
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與足跡乎諸
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君又極之于
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
上而不怨猶瞻顧楚國檮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
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耳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
其終不我還也于是乎自沈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
秦行若犬彘者比口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

燕人之晉問其井或告曰垣下垣下得之晉卒之飲者
燕人也若乃在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故學
道猶飲問而告之燕晉之類也坐忘論序
夫冠雞佩狼之由貨殖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
不得夫子而爲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
子長積怨發憤思附青雲之志者豈虛言也再見蘇公書
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隱而不失爲賢三代之降世
多事矣思有以治之則不隱不失爲賢若夫居不可隱
而固隱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
上杭州教官
呂穆仲書
梓材謹案是書下文云願伏于門下而受教爲則呂亦濟北之師也
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
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
必口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得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

將淹羈舊苟病其未知則口能慮禍口詬摧剛爲柔撓
視出跨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
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並列于聖人則孟子
之心蓋可見矣答孔巽兵部
杜侍郎書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雞肋集七十卷提要稱
觀其集古文波瀾壯闊與蘇氏父子相馳驟諸體
詩俱風骨高騫一往俊邁並駕于
張秦之間亦未知孰爲先後云

附錄

葉石林曰公嘗自謂嘗左邱明檀弓屈原莊周司馬遷
相如枚乘及唐韓柳氏天下亦以爲兼得數子之奧莫

敢與之爭卒能自成一家晚惟文潛與之抗衡是以後
世謂之晁張云

補宣德秦太虛先生觀

梓材謹案先生爲任滄州墓表云余嘗從翰林中
書公遊翰林謂文忠中書謂文定是先生並遊二
蘇之
門

淮海文集

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
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雖弊精神竭筋
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主術

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任臣
諫諍之臣其功在于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
臣賊子顧慢而不敢發如此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
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于兩廢或至
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任臣
下

于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
受禍矣朋黨
上

古之人主于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于奇材則隨
所長而器使之于散材則明賞罰而磨厲之于不材則

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
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
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大事者常
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
散材之不如矣人
材

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入于私家惟其適平而已財用
上

室亦不使之偏入于公家惟其適平而已財用
下

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
制之法則用

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殺士者亡袁紹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于天而相之以人安于命而輔之以力

于有爲之時乾乾以致其力于無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以上君子終日乾乾論

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舍也志者精之舍也氣者魄之舍也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魄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奧內安其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藏謂之慮

性命之精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浩氣論

于陰陽而已哉

西漢之士器識優于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于器識故多成功而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上呂晦叔書

士累于進退人羣弁冕端委于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莽蒼而佃橫清泠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閒軒記

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道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非心不在也心說上

故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爲一謂之精不離于精謂之神此十者又則一出則不一出又無常要皆以心爲主耳以上心說

淮海後集

予閒居婦善蠶從婦諭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篚玄纖縞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厥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于兗然則九州蠶事兗爲最乎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兗人也蠶書序

王深寧曰館閣書目讀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讀事獨充州爲最按讀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爲南唐人誤矣

附錄

樓攻媿記定海縣淮海樓曰問樓何以名曰秦少游初筮之地也退而攷之國史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于文集則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閒耳目所不接不可得而口矣

王深寧曰少游爲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歷此官也

補

龍圖張先生來

梓材謹案陸務觀言先生生而有文在手曰耒故以爲名而字文潛梓材又案先生爲司馬溫公祠堂記自言髣遊公之門是先生曾及涑水之門宋史文苑先生本傳云游學于陳學官蘇軾愛之因得從軾游則先生先及小蘇之門而後爲大蘇六學士之一也

宛邱詩傳

言文王之事于周之初基則不知所以本言先公之事于文王則不思所以成言之不同各有所輕重而不可亂故也故曰詩可以言文王

抑之威儀先儒曰抑抑密也夫疏則爲見有進之道密則爲蔽有退之道故易曰退藏于密故抑又爲抑退之抑蓋戴其盛而使退揜其滿而使虧者抑也臨下而使物畏之者威也居上而使物象之者儀也威能抑抑則不至于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于不遜抑

厲王不知爲治之本而好稼穡以親之此所以好力民代食也好是稼穡未必寶也曰稼穡惟寶寶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惟好又好之矣非所當寶而寶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先王任賢序賢之本而徒志其末則詩言靡神不宗而所稱止于上帝后稷父母先祖羣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

日勞而無功桑柔

雲漢

韓奕所美止于錫命故詩稱其所以錫之之物詳悉高方言能建國親諸侯而因及其禮命之物故不嫌于略也桑者嫌于無立不能剛而有立則其爲柔惠也撓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而內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爲無撓也

蘆爾圭璋文事之器也秬鬯一卣行禮之酒也召伯有武功而錫之以文事禮酒者蓋將與之修文德故也故曰告于文人而終曰天其文德也江漢

不留不處則不傷財三事就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以爲戒者武不可觀故常武也

先王深知禮義之原起于稼穡之際故其于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天下之政焉臣工

詩雜說

衛武公仕于厲王之時而自儆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于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粺不能序爵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于學故也

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德之妙而爲未足而明言德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于學故也

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于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教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蓋免于死之謂生免于仆之謂立食而後免于死亡

蓋治至于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于可以
即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告爾
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語戎兵者政之終歟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存目錄先生詩說一卷提要
云是書本載柯山集中納喇性德刻之通志堂經
解中如抑篇領爾山話一條蓋爲東坡烏臺詩案
而發卷阿篇爵土宇皈章一條蓋爲熙河之役而
發餘亦多借抒熙寧時事
不必盡與經義比附也

柯山文集

今夫質之于文是無以異于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
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也夫陰極不生陰而

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厭有以異相
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本治上

夫人情之不可誣也言之有不應者矣諭之有不動者
矣夫言屏事而天下治者何也吾身之修故也吾身之
所以能修者何也吾誠之立故也吾誠之所以能立者
何也吾性之盡故也能盡性則能立誠能立誠則能修
身能修身而後能正物治原論

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
敦俗論

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名曰者實之所由亡
文備者僞之所自起

蓋天下之弊好强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
貽天下之大害

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激之以所欲
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
徐道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
虞以上法論一

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

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
嘗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
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
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法論二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于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
于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廣則蕩而不嚴
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殺而不和是故聖人爲禮以
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
行焉禮論一

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禮論二

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于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于己也不逆于耳目而逆于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于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將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嘗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知人論

莊周患夫彼是非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于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此言自以爲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莊子論

雖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

凡在內者乃吾之所受于天而虛靜明達無所待于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凡在外者取吾所受于天者而顯諸形名事物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心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于無爲而著于有形使天下萬物蒙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

故內外之道雖殊而同出于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曰內外一言而盡內外之道曰性而已盡性論上

夫天下小之爲不治大之爲放亂禮義不行上下相窺至于不可勝言者其初則誰爲之也慎徹論下

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不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爲中是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進誠說

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于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饑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益州學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其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二宋二進君祠堂記

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盡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語知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德哉于以謂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知之類也陵川縣山水記

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實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

也以上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权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爲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資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文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舉禮不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

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于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眞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答李推官書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引先生宛邱集論樸護云所貴乎遊俠者爲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于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于天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樸護平生齷齪無可稱罔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蒙顯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口脫寬于死身自亡匿或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而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而班孟堅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掃貴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

郭解衆士之餘耳何足道哉謂此論見
邵梁所刻文潛集而六家文辨不載云
雲濠又案送李端升赴定州序云宋爲兒童從先
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是可見先生之
先緒又云宋蘇公門人之下列也蓋謂文忠

附錄

子瞻嘗謂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所
優劣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能以筆傳然氣韻雄拔
疏通秀朗當推文潛黃魯直跋李伯時畫馬云此馬絕
駿似吾友張文潛筆力其見許如此
秦石林序柯山集曰文潛與少游同學于蘇子瞻以爲
君臣之美惡無尚于春秋嘉褒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無尚于書
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欲正其威儀詳
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

濟南文集

奇正者因古以御時依體以立用千變萬化以制勝策
用之之法可觀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之理
可論也而所以戰者不可陳也勝之之道可制也而所
以勝之者不可傳也彼用兵之智術在方策既已人人
皆可習矣用兵之法試于行陳既已人人皆能布矣人

大臣而屬其節乃正論也
梓材謹案陳后山答李端叔云兩公之門衿客四
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
公之客也以先生
始從于由故云爾
補
鄉舉李先生爲

李濟南記

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一
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街
成功皆在于詩尊王正始謹始善終詳天地之災祥著
君臣之美惡無尚于春秋嘉褒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典

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皆能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尙何議先勝故奇正之理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變古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故不敝而常新以俟後世君子俾因變致用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道運而不可以迹

究奇正論

高宗旣已學于甘盤復師資于傅說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可謂勤矣此所以爲高宗成王席文王之大謨繼武王之大烈觀其好

學之誠意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可謂勤矣此所以爲周之成王聖學論

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格難賞而易犯人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之緩則人必相謂曰愼無舉賢徒勞人猶賢則欲我舉而愚則吝也況無賞乎苟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曰愼無舉賢徒多累爾賞則未必予人而罰則信也況專用罰乎薦舉論

一人之心與夫千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

聖人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然不可不考無有或異有社稷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爲然皆以爲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無往而不通誠能奉之以恪愼之誠持之以黽勉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吾之心盡于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怍矣夫然後推之以□人其以爲不然以爲不可者乎

麗澤心鑑堂記

不朽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有一于斯可以無愧于後世其德可尙不必有功其功可紀不必有言其言可傳不必其人之賢也況兼善而有之者乎

補宗丞王先生墓

雲濠謹案先生嘗謫監濱州鹽稅

附錄

秦淮海序先生注論語曰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于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于是處放逐之

中巒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
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爲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
不爲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于斯言可信
黃浩翁序先生文集曰定國富于春秋崎嶇嶺海去國
萬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濵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責輕
未有以報君爲言鬱然發于文藻未嘗私自憐此其志

未易爲俗人道之

補 員外李先生格非

禮記說

詩云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云而邦其昌是文
武之名詩書不諱也
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故春田不圍澤不麛不卵
是故物得其養故春蒐有一發五豵之多冬狩有辰牡
孔碩之美而人得以盡其奉上之誠于悉率左右之際
先王之田蓋如此也
爲人臣之禮無顯諫而洩治以諫死故書曰陳殺其大
夫洩治稱陳國以殺有罪也洩治之罪何顯諫也三諫

不聽則逃之可也以上曲禮

先王之制小斂殯葬所以爲死者之禮故自天子以至
于庶人有等哭泣齊斬饘粥所以盡生者之情故天子
達于庶人一也由前所以立禮由後所以立仁齊斬所
以稱情而爲之也故曰齊斬之情
春秋傳曰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
身夜宿于外非所以入燕息也晝居于內非所以自強
也
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

也養之故有獻而無賜不臣故有聘而無召蓋不如是
不足以有爲也故玉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
賢之禮也酒誥曰爾事服休服采諸侯之于賢猶不可
以不事況得而官之乎以上禮記

田僕職曰以田以鄙則王之于都鄙未嘗無巡守而止
言四嶽之諸侯者蓋先王之于畿內諸侯也有祭祀以
馭其神則山川無不舉祭祀無不順有禮俗以馭其民
則禮不得變樂不得易制度衣服不得革矣蓋聖人治
之略則考之詳治之詳則考之略所以致四海于一堂

之上也
先王之治田疇之以溝均之以遂足以禦凶旱舍之以列瀉之以澮足以禦水溢而猶惕九年之蓄者待天災之口也先王備水旱者具矣而猶有水旱之患蓋其時不可知雖先王之備法猶有不免也
民之性無非天也故六禮曰脩脩者言有所因也人之德無非自得也故七教曰明明者言有所本也淫者出于民之欲故八政曰齊齊者所以制其過差也
審其輕重之罪所以正刑察其眞僞之情所以口辟以

王制
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其夫未有能從夫也
夫弱于外婦强于內下上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
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故婦人于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郊特牲
反情以和其志以內脩內者也比類以成其行以外治外者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以外治內也惰慢邪辟之氣不設身體以內治外也樂記
穀梁傳曰婦人旣嫁不踰境非三年之喪則雖衛之亡

而許穆夫人不得唁者夫止之以義故也雜記下

附錄
邵氏聞見後錄曰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囿之興廢其知言哉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洛陽名園記濟南李格非譔易安之父也家今章邱縣北之臨濟記有紹興中張琰德和序首曰山東李文叔又曰女適趙相挺之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云

衛湜禮記集說曰李文叔精義就曲禮檀弓王制喪服小記大傳少儀學記樂記雜記喪大儀祭法十一篇中隨所見爲之義
正字陳後山先生師道詳見廬陵學案補遺
舍人李先生昭玘別見安定學案補遺
秦先生觀
秦觀字少章高郵人少游之弟也從東坡學于杭州后山詩註
梓材謹案張宛邱集有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云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又有送秦觀從蘇杭州爲學序

附錄

陳后山送之曰士有從師樂諸兒卻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犹犬類未必慰親思又曰師法時難得親年富有餘端爲李君御盡得鄭侯書結友眞莫逆論才有不如折腰終不補可但曳長裾

直閣張先生大亭

張大亭字嘉父吳興人官直祕閣著春秋通論訓十六卷其自序言少聞春秋于趙郡和仲先生和仲卽東坡子瞻遊爲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有文集五十卷姓譜

也直齋書錄解題

春秋通訓自序

少聞春秋于趙郡和仲□□□□□□□言作例宗論□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

行蔺力辭服闋以朝散郎通判興國軍姓譜

何頡先生頡

何樗叟先生頡字斯舉黃岡人自號樗叟篤學善屬文東坡謫居齊安先生少年日侍教誨姓譜

雲濠謹案陳后山集有次韻答學者詩自註云黃州何郎兄弟任淵引曾慥詩選云何頡斯舉舊從蘇黃問學

郡貳錢先生世雄

錢世雄字濟明晉陵人號冰華先生年十六七時其詩已爲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之門東坡稱其探道舊書雲升川增以是取重于世亦以是得罪于權要廢亡終身其在平江嘗爲郡貳邦人思之久而不忘其子詡集其遺文屬龜山爲之序楊龜山集

郡王趙先生令畤

趙令畤字德麟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孫元祐中敎書祐中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出知常州紹興初謁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宋詩紀事

侯鯖錄

古語云勤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動力不已則不貧謹

身可以避禍

附錄

嘗爲東坡先生言當官有三樂凶歲檢災每自請行放散得實一樂也聽訟爲人得眞情二樂也公家有粟可賑饑民三樂也居家亦有三樂闔門上下和平內外一情一樂也室有餘財可濟貧乏二樂也客至而飲略其豐儉終身欣然三樂也東坡笑以爲然

周益公跋先生書曰詞翰雖君子餘事必淵源有自乃所貴爲德麟旣著錄于老坡之門子瞻復順風于德麟之實而誠父又子禮過庭之佳子弟也文獻相承夫豈偶然推而上之傳道安可以無宗哉

知州廖先生正一

廖正一字明略號竹林居士安陸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祐中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出知常州紹興間入黨籍貶監玉山稅宋詩紀事

王先生適

王先生適合傳

王適字子立趙郡臨城人也東坡爲徐州先生爲州學

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
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遜子敏皆從東坡于吳興學道
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東坡得罪于吳興親戚故人皆懼
散獨先生兄弟不去送之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
如天何返取其家致之南都而先生又從子由謫于高
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紘歌講道著書于席門茅屋之
下者五年未嘗有慍色東坡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
子從先生遊學文有師法元祐四年卒于壽高之傳舍
年三十五文集十五卷其學長于禮服子由謂其文朱

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 東坡後集

縣令鄭先生僅

鄭僅字彥能彭門人嘗從彭門守眉山蘇公游蘇公稱
其良士始知名文潞公留守北都先生爲其戶曹掾潞
公奏以爲其法曹掾公還洛先生亦去爲冠氏令卽孔
子廟爲學學成率諸生日談經其間而晁无咎爲之記

雞肋集

美先生君弼

美君弼字唐佐瓊山人從東坡學文東坡贈以詩云滄
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顯濱亦云瓊山美唐
佐從吾兄遊氣和而通有中州士人之風 姓譜

縣尉許先生安仁

許安仁字仲山口口人少從東坡學詩有聲稱晚以累
舉授官政和間爲順昌尉甚得士民之譽 姓譜

杜野翁先生佚 父沂

杜佚字碩甫成都人父沂與東坡友最厚先生幼從東
坡遊號野翁年七十餘而卒 姓譜

慕容雙楠先生暉

慕容暉陽羨人父惟良領州刺史因家焉先生好吟不
務進取所居有雙楠軒聳如蓋嘗從蘇文忠遊目爲雙

楠居士 姓譜

朝請邱先生崇

邱崇晉江人工詩文尤精天文踪數嘗侍父官惠州時
東坡諸惠先生從之遊李漢者邱亦與唱和有遺稿六

閩建通志 悼材謹案尚姓統譜載先生云字文姚身長七尺
美鬚髯學優行立規員矩方登元符進士官至朝
請郎

江季慕先生端禮 詳見安定學案 迂集

承奉王歸叟先生直方

王直方字立之城南人少知自好樂從諸丈人行遊無他嗜好惟晝夜讀書手自傳錄凡未編數千卷以假承奉郎監懷州酒稅尋易冀州糧官亦僅累月投劾歸待而不復出凡十餘年處城隅一小園中而笑傲自適如一日命其園中之堂曰賦歸亭曰頓有亦足以見其志云彭城陳無己卒于京師先生賻弔而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大觀三年卒先生病卧久景迂歸自閿中過其門則曰我有所作詩文他日无咎序之死則以道銘我景 見迂集

雲濠謹案后山詩註云王立之自號歸叟有園亭在汴京城南嘗從蘇黃諸公遊

周先生與可

周與可字從之海陵人問嵩山晁說之求易其字曰我于茲未安也曰子未安子夏之論交乎噫子夏之論交也亦不淺矣敢字子曰景夏復古也 見迂集

杜先生與

杜與字子師盱眙人從學于眉山先生眉山名而字之又從晁補之求識其說 雞肋集

忠憲翟先生汝文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朱先生載上

朱載上口口人新仲翌之父也嘗從東坡山谷遊新仲承其家學而才力又贍富健故所著作有元祐遺風 四庫書目提要

太保王初寮安中 詳見荊公新學略

庶官李跨鼇新

李新字元應仙井監人早登進士第劉涇嘗薦于蘇子瞻令賦墨竹口占一絶立就生元祐末上書奪官謫置遂州流落終身有跨鼇集五十卷跨鼇仙井山名也 郡齋讀書志

梓材謹案跨鼇早頌東坡晚頌蔡京雖在黨籍究歸反覆蓋有玷于蘇門者四庫書目提要論之詳矣

崔道士閑

崔閑號玉澗道人東坡門下士也東坡謫南海自廬山過之命酒歡酬淋漓之餘嘗案上自然成根柢輪囷之狀取筆墨細縕之偃然海上之榕也復作海榕二字于其下蕭散不飾實與畫稱云晁景迂集

葛先生延之

葛延之江陰人元符間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于儋耳公留之一月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先生拜其言而書諸紳容齋隨筆

晁氏講友

主簿晁先生拯 附門人蓋循矩

晁拯字濟甫下邳人結髮游學軼然兄弟間年五十始中進士第調文登膠水二主簿復調晁父未至卒晁无咎未冠游下邳學問相好里人隴干令蓋循矩嘗從之學而狀其行雞肋集

李氏講友

監獄馬先生友直

馬友直字伯忠崑山人兄弟六人皆力田先生獨以儒業自奮入太學元符二年薦春官與李廌遊廌賢其人以兄子妻之宣和水災兄弟皆狼狽營妻子先生獨迎親僦屋以居躬治救水母子嬰如後以累舉主武康簿監南嶽廟卒 姑蘇志

穎濱家學

監丞蘇先生籀

蘇籀字仲滋眉州人文定公轍之孫遲之子也南渡後居婺州官至監丞年十餘歲時侍文定于潁昌首尾九載未嘗去側因錄其所聞以示子孫爲欒城遺言其精言奧義多足以啓發來學 四庫書目提要

雲濠讀案四庫提要有雙溪集傳世爲能不墮其家風閩是東坡兄弟之爲偉人不僅以文章爲重其立身本末俱不可不勉迎合干進之心云 四庫提要

蘇仲滋說

昔仲尼子詩書易禮樂春秋惟舉要發端不詳其言非不能詳也以爲詳之則隘故略之使仁智者自求而得

龍圖蘇先生簡

蘇簡字伯業其先眉山人父遲知婺州留家焉先生以祖蔭承務郎累官直祕閣帥廣東措置海鹽有方直徽猷閣遷龍圖閣直學士卒所著有山堂集金華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子謂累官江東提刑有拙齋集見金華徵獻略

蘇先生筠

蘇筠文定孫籀簡之弟也大觀丁亥文定聞居潁川爲之講論語其自序曰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之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蘇欒城集

仲滋學侶

推官史先生堯輔附師劉貞

史堯輔字克甫丹稜人狀貌清癯若不勝衣而明悟夙成年十二三卽受春秋于橫舟劉子橫舟同門者百數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于是召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先生所作除祕書少監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尋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賢殿修撰提舉江

抗言調青城簿至合州推官卒魏鶴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諸經講義五十卷經義考

佚又案劉先生貞著有橫舟尚書講業亦見經義考

潁濱門人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

宣德秦太虛先生觀並見東坡門人

舍人李先生昭玘別見安定學案補遺

王先生適見上東坡門人

朝請李北溪先生之儀詳見安定學案

中奉韓先生駒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爲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先生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于是召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先生所作除祕書少監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尋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賢殿修撰提舉江

州太平觀高宗卽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贈中奉大夫先生嘗在許下從穎濱學詩其詩似儲光羲宋史

布衣吳先生範

吳範字端翁休寧人蘇文定宰績溪時先生登其門因文定而見文忠遂交後山又見知無爲子楊傑先生遂得與于元祐文獻之傳終身布衣陳定字集

退翁家學

博士家先生彬

家彬退翁子奉議郎太學博士有學行呂淨德集

伯固家學

隱君蘇後湖先生庠

蘇庠字養直丹陽人丞相頌之族也卜築廬山少工詩東坡見其清江曲大愛之嘗爲銘其硯先生氣節俊逸不慕榮利徐師川俯薦之朝特召不至命守臣以禮津遣又固辭後徙太湖馬迹山廬山志梓材謹案湖南通志載先生云初以病目號書翁後徙居丹陽之後湖更號後湖病民卒年八十餘

褚氏門人

同知罔先生伯祿

周伯祿字天錫眞定人師事玄眞先生大定初第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中州集

伯時家學

朝奉李先生琥

李琥字西美廬江人元祐名士伯時之孫也幼傳家學宣和七年父致仕補將仕郎紹興初辟新喻尉再爲昭信軍僉判轉右朝奉郎終更通判邵州未幾以風痺求主管台州崇道觀歸治書室營小園日引孫曾燕適其中自號知足老人卒年七十七先生性孝友兵火中負母骸南渡愛二弟珪琮未嘗相捨教育其子女爲畢婚姻周益公集

呂氏家學

呂先生緣嗣

呂緣嗣成都人元祐名臣陶第三子坐黨人子不遠終右通直郎氏族譜

呂氏門人

張忘棄先生厚附師汪輔之

張厚字處道其先胙城人徙新鄭至先生遂爲邑之甲

族先生幼嗜學緻傑悉理各謹家法不詭經苟異同其所積者忠倘爲實言行必顧未嘗失辭色于人慷慨辨論嚮白甲而不可屈寧失于介不失于同少爲辭賦甚力性喜談國朝故事平生搏好而藏謂將萬卷又蓄金石刻亦富至于三代鼎彝歸鼎之屬則深藏不出戶牖曰初爲吾一己之奉耳爲能弋人之顏色而博其嬉笑哉其謂黃帝書如孔氏書之勤也雖老不窺于梵釋書則不一經目卜外吾周孔寧有道耶年八十有四卒年七八歲時父中奉在延安廳莊敏轉府莊敏見先

生識其他日有立治平間侍行北京則從呂陶汪輔之學以文藝見韓忠獻忠獻所賞有詩及雜著二十卷常自號炎常子安素居士晁補之汪輔之張景梓材謹案紹陽學案附錄云監稅時汪輔之居陳留侍才傲物獨重公汪著跋猶不掩者也集

文氏門人

張先生擇交父溫

陳先生口合傳

張擇交梓州人父溫字希澤文與可誌其墓稱爲篤行君子云希澤少喜儒術性明悟內行孝謹處層中一見

余于桐人中遂引其友陳顧信臣語余于邸邸相謂曰吾聲有子常患無良師友以磨切之者今見其人矣于是二人者各遣其子以從余遊侍余二十年日日益恭

文丹淵集

張氏家學

張先生文剛別見荊公新學略補遺

蘇氏續傳

尚書蘇先生符

蘇符字仲虎東坡孫以從事郎改宣教郎汪學士藥爲之制有曰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誼之能魏公進忠口唐表魏謇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云汪洋

博士蘇先生籀

梓材謹案先生官博士亦東坡孫與尚書符亦稱大小蘇李方舟誌程俊君挽墓云凡向之以文字往來者如大蘇尚書公符小蘇博士公籀潁濱副池公轍檢詳鄒公浩博士公籀喻鴻部汝霖運副池公之輩從子弟執門生弟子禮者多名人間其諸公之輩從子弟執門生弟子禮者多名人與使君日處其日咨咨說文不離口而所得于淵源有自者未論其人文可知也又誌范元功墓云方元功西歸石亦口成都時蘇子籍程子挽可王子灼禪子拂璽與石匡從多後人日少文字往來可見蘇派文學之盛

仲虎學侶

鴈部俞先生汝礪

俞汝礪

運副范先生瓌

范瓌

檢詳邵先生博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方舟先緒

方舟先緒

朝議李先生嗣宗

李嗣宗資陽人方舟之父也贈朝議大夫方舟自敘爲詩曰惟吾之學世先大夫大夫之隱遯于詩書手鈔經說如晡小雛雛飽而嬉趨師于隅方舟文集

雲濠謹案方舟集又有先君墓誌銘又誌其弟雲巢子墓云先大夫手鈔論語孝經命其兄爲師教之

方舟師承

張錫道先生子覺　附門人支時起吳德駿

張子覺方舟易師也爲鄉先生以小學教授雖童稚勝衣者登其門皆以蓍數教授之方舟年九歲與支與道吳德駿同遊先生之門興道名時起長方舟三歲孝友温豫喜愠不見于色口口諸口曰汝曹勉而持之以正學而不成不口口鄉之善人以卒方舟文集

雲濠謹案方舟自敘云易則探蓍教于錫道先生而出蓋即先生集中又有祭張子覺文

晁氏門人

黃先生汝翼

黃汝翼金鄉人舉進士中第爲雄州防禦推官知麟遊縣事嘗從晁无咎遊雞肋集

李先生師蘭

李師蘭无咎之甥其遊學也无咎作勸說以送之謂其年少而强文采淵然其所學又中庸也故告以其無息者自誠其意始雞肋集

張先生大方

張大方金鄉人無逸孫從濟北遊雞肋集

蔡氏家學

宣教蔡先生湛

蔡湛字處度少游子亦以文名仕爲宣教郎嘗註呂好問回天錄揚州府志

隱君蔡先生庚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張氏門人

知州常先生同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縣丞吳先生怡

吳怡字熙老曰口人好學樂善敏于爲吏嘗主簿于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張文潛方坐事屏居而先生獨喜從文潛遊又遷蘄水丞文潛作序以送之　柯山集

員外周竹坡先生紫芝　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法曹楊先生克

楊克字道孚文潛之甥少有才思爲眞所知元符初呂望以爲不可及傳之者則自仲尼其說教豈在高堂大廈瀟灑偶人以驚天下與浮屠氏較優劣哉故曰其君子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愚夫愚婦皆可知而可行者非有損肌膚飼虎狼之爲難能也使天下之人皆知孝弟忠信則太平可坐而致矣儒者末流乃多聞強記以爲學刑名度數以求治蓋未明其本也遂曰孔子之道不可行于後世悲夫　濮陽重修聖廟碑

王氏門人

員外蘇先生遘

丞務蘇先生迨

丞務蘇先生過　並詳東坡家學

直閣蘇先生遲
蘇先生迨
蘇先生遜並詳續演家學
朱氏家學
祕監朱口山先生翌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東坡私淑
朝請李先生端方附兄相之
李端方字靖之武進人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主洮
陽縣簿調平江府司士曹事紹興元年通判溫州八年
除知韶州尋請宮祠主管台州崇道觀積至左朝請大
夫卒年六十九孫仲益誌其墓云元符末予始著籍鄉
校識靖之與其兄宗學博士相之爲同舍生是時方尊
王氏之經字說之學靖之兄弟魁梧豪健有氣節頗記
洽聞不沾沾舉子業聞出東坡先生詩文爲予讀之音
節驩亮一洗先儒箋注蟲魚之陋遇告則出從所厚善
抵掌劇談縱酒博弈歡呼竟日而後已眞天下之奇男
子也鵑慶居士集
尚書劉樂溪先生才邵

劉才邵字美中廬陵人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
丞校書郎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
召見遷祕書丞歷吏部員外郎典右選事未幾爲中書
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
卽城東開渠十有四爲陂與斗門以瀦匯決溉田數千
畝民甚德之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尙
書以疾請祠先生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
避以保名節所著有樂溪居士集行世宋史
梓材謹案楊誠齋爲樂溪集後序云古今文□□
□我宋集大成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
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
大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
統中更羣小崇姦絀正目爲僞學禁而錮之惟
我廬陵有瀘溪之王樂溪之劉兩先生身作金城
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
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庋藏夜則繙閱又云予
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瀘溪而師焉而間焉其所
以告予者太學犯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樂
溪而師罵而間焉其所以告
予者亦太學犯禁之說也

縣令劉清純先生安世

劉安世字平叔安福人舉進士嘗知雩都縣有郡官諷
以獻羨餘者先生曰士瘠賦重安得有羨餘遂不仕歸
而設教遠近願受業者踵至楊誠齋萬里從而師之先

生沒誠齋爲制服及葬門人私謚清純先生姓譜

梓材謹案楊誠齋狀先生行實云字世臣先生之兄曰安鎭字鎭臣有文名以貢士客死京師先生見者曰是不可量時尚少盡得兄之學諸老先生見者曰是不可量是爲劉鎭臣之弟以朝奉郎致仕年六十八先生平昔拼佛老不遺餘力嘗曰士大夫而談此乃吾夫子之叛卒也先生之末仕也士之來學者數百千人先生有文集二十卷論語尚書解二十卷先生之學不爲空言其原委自賈誼陸贄蘇明允父子之外不論也故其文與其人皆有焉丞相魏國張公謫居于永每稱重曰實學之士又有言從先生最久云王懷溪志其墓又案江西通志先生之學以明道通經爲主

副使蕭先生之敏

待制蔣先生燦並見廬陵學案補遺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詳玉山學案

史先生堯弼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司諫施先生元之

施元之字德初長興人以文章著聲試館職除起居舍人遷左司諫注東坡詩四十卷長興縣志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施注蘇文忠公詩集四十二卷宋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禧景繁同撰又云元之子宿增補見陸渭南集

韓氏門人

隱君曾艇齋先生季貍詳見紫微學案

顏撰私淑

通守劉先生獬附師劉朔

劉獬字去邪泰和人方髫齔時已顯脫其輩五世兄朔講學鄉校先生從之游洲源演迤日大以肆中建炎三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法參軍累遷至左承議郎通守德慶軍府爾次于鄉未幾以病卒初粒上高鄉校抗敝先生喟曰吾所至邑未嘗不脩學宮口衡陽尤竭力十倍他邑故事無不集今其可不勉學有蘇黃門子由記歲久斷缺訪墨本摹刻之且識重修始末于碑陰工旣訖躬率吏及生徒行釋奠禮耆老至歎息其子弟皆與于學胡澹庵集

李迂齋先生樗詳見紫微學案

文簡程先生大昌別見泰山學案補遺

賓直門人

州倅陳先生蔡別見陳鄂諸儒學案補遺

祕閣陳先生從古別見紫微學案補遺

老泉續傳

賢良程先生俊

程俊眉州布衣楊誠齋薦以應賢良方正科褒狀稱其經明行修通達國體其探索王霸有仲舒師友淵源之淳其議論古今得蘇洵父子治亂之學淳熙十三年間嘗游都下有所著帝王君臣論及時務利害策凡五十篇皆造于義理切于事機非腐儒文士之空言朝士爭傳爲之紙貴云楊誠齋集

周氏家學

員外周先生昂

周昂字德卿眞定人同知伯祿之子年二十一梓材案金史作

城陷與其從子綱明同死于雄中州集

司戶家學

稿 庶官任先生蓋言

附錄

張魏公作都督欲聘之入幕元受力辭曰諸公作都督欲聘之入幕元受力辭曰謝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況能捨母而與公算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老學庵筆記

仲虎門人

運判李方舟先生石

李石字知幾資陽人好學能屬文少從蘇尚書符遊舉進士高第紹興末以薦任太學博士點成都學官乾道中再入爲郎後歷知合州黎州眉州皆以論罷終于成都轉運判官 四庫書目提要云是書體倣歐陽王劉之舉其上卷詩文皆此書專門王劉之學其上卷詩文皆此書專門王劉之學其體之兼下卷曰雜說曰明聞皆統但名一序其說永嘉明聞以六十四卦分月以明置閏之法也又在氏君子例一卷詩如例一卷詩補遺一卷提要云干經義恐無大禪益特當南北宋間正說卷秋者指摯三傳之時而李氏馮爲志內學爲足備耳又方舟集二十四卷提要云考鄭樵通志藝文略載其出主石室就學者如雲閩蜀之士萬里而來刻石題

諸生名幾千人蜀學之盛古今鮮儷又言先生亦學問氣節之士其文字淵源出于蘇氏故所作以閎肆見長云

雲濛謹案先生爲馮主簿墓誌云己卯冬石以太學博士罷幸相憐其無罪俾典成都教且寓聲曰此少司樂也到官喻以朝廷養育意乐以成均舊規生徒負笈至千人以上是卽鄧氏所稱者自述亦云除成都學官左右至千二百員

方舟易論

易六十四卦而言刑獄者凡六卦皆易之生德所寓天地資其生聖人權其生其爲刑獄之詞概之曰不殺之殺生中之殺也繫辭曰生生之謂易者生天地之生生

聖人之生其生之大者乎中孚則議而致信旅則審而不留豐則折之欲其不明解則宥之欲其無過賁則明其政而已于獄有所不敢者不以刑飾政故曰六卦者易之生德也惟噬嗑一卦著之繇詞何也以明飲食所自除去口吻之間爭不至訟眾不至師則周仁之始基也

刑獄論

人之生死司命于天而統氣于易自伏羲畫卦八而索之而有三墳先儒謂人之始生臍光于天者爲連山之良艮爲小石隕石則爲星氣此則精氣爲物也文王因八索而重之爲六爻上下卦盈猶月之有魄魂卽魄之化化分上下弦此則游魂爲變也是二聖人者皆知易變化託鬼神以妙其道以詔天下後世不曰鬼神而曰卜筮者寓其妙于蓍龜也故孔子首于乾大人之釋曰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以易之蓍龜知八之爲鬼神也

鬼神論

雲龍者水木之像也風虎者木金之像也乾以純陽之卦而有龍虎風雲之像以二五君臣相應精神變化陰陽奇耦之用也以二爲陽中之偶乘初承三則成離以

五爲陰中之奇乘四承六則爲坎水火之會則二五中氣混然冥平五行之像此雲從龍風從虎所以具于乾之六畫矣以乾比坤取象猶是也坤六畫皆陰而有取于馬之牝者馬大畜也上六取龍之戰者龍陽類也以天地之雜曰龍戰陰疑于陽也以乾坤二卦取象爲他卦之例皆象之變化因卦爻而寓其像麟介飛走蜿蟺

龍虎論

肖翹有目有趾者無不具此乾坤卦例也

繇言利涉大川者曰需曰蠱曰大畜曰同人曰益曰復曰中孚繇言不可涉大川者特訟之一卦耳爻言利涉

大川者二曰頤之上九曰未濟六三用涉大川者一曰謙之初六不可涉大川者特頤五耳曰繇辭曰爻辭初若以象爲主乃不在于坎之水不在于舟楫之用不在于重坎之險一卦一爻各有定象以寓其利與不利似各有意惟君子所以用之何如耳利涉論

繇之言大人者主一卦之義爻之言大人者主一卦之義其爲大人則均其所以定象立言因言制法則有間矣乾者卦之首二五者爻之專以乾統天則爲天之太人以二五爲君臣之大人以此調一天下亭毒萬物措

諸事業而關諸百世皆大人職也積此以臨涖于有作者大人之聖也積此而鼓舞于不測者大人之神也凡易所謂天之陰陽人之性命以探賾索隱極深研幾者大人聖神之運則總之曰易道之變化也大人論

卦之有世必自其父母者始父乾而索震坎艮于之從父也母坤而索巽離兌子之從母也要之不出八索八之數三墳同質異名雖吾夫子有取焉而說者以爲專出劉牧似未通也世數論

易之有日月也由陰陽之分也六陰六陽以定一歲而各職其分陰與陽類以肇成歲功一卦職六日六十四卦凡三百六十四爻因以歷日月之度以測其度之所底剛柔消長吉凶禍福之變故曰易之有日月者陰陽之分也且始于終巳六陽也始午終亥六陰也此一歲十二月以立日月之經而以六日一卦者爲之緯或計之卦或計之爻此日月歲之次敍也歲月論

易之爲書也文王初爲爻繇之詞吾夫子益以大象統一卦意而爲之辭曰君子者謂天下後世君子公稱之也凡有三說焉一曰行道之君子二曰脩身之君子三

曰治世之君子而易之見于用者盡矣伏羲三畫索而八之文王六十四因而重之孔子十翼繫而翼之包六極統三才以倡其學于後凡易之道準本三聖爲五經所祖此行道之君子也窮子性命達于死生洗心德業研極幾微咸恒以息其謬用之心損益以揆其可爲之事六氣以調節四序以消息出處語默無一不在此修身之君子也五常所紀三王所尙文質不同剛柔各異禮樂法度律曆法象治亂之術安危之符愈取愈有受命如響此治世之君子也三君子者天下後世之君子

其施于易甚公所以行道所以修身所以治世則有別矣吾夫子因以統一卦之體先總其數命之曰大象者六十四卦而君子用易之目特五十三而爻之所謂君子凡十爻八卦無預焉者蓋一卦以總其體一爻以散其用不可一概莫不皆有敍也君子論

孔安國之疏子思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云天人自然氣質無碍沖融會通無或間斷其趣一也天以陰陽爲道命人以爲性性卽道之出于天者未遠矣天以五行分四時而寓其敦龐不測之神四

旺乘除其來無端其去無迹也木之神生仁火之神生禮金之神生義水之神生智故率道爲教此合四德以統乾合四端以統信易之中與中庸之中皆其自然非勉强矯揉之也四德論

時者天之時也天可爲時人不可爲時人爲天地之先後而奉時周旋者斯可矣且有治有亂有安有危小則一身大而天下所遭之時有不同者豈人爲哉天之時也唯君子能御其時以探天之機因時移易者易之不常也所謂義者宜也無適不宜也用者通也無適不通

四時也春而生之夏而長之秋而收之冬而藏之因卦取時以隨易變化者則巽之人矣故君子之于易也時義論

先之義次之用又次之乾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一唯其時而已

易互體例自序

易者以天地五行而生數由數而生卦因三而成六正悔內外以數通于天地五行而八卦相資爲用以三而五而五行互體以六而八而八卦互體若非互體則易

之變化內外上下不相應數有所窮數窮則生成之理或幾乎熄矣易之有互體出漢人二鄭學易者以互體出劉牧非也因取說卦占象與卦爻相通者爲互體以應天地五行之數作互體例

附錄

築書臺作方屋爲方舟曰方舟于者石隱名也

自試院論罷執政導意欲留官近州答以虎死不卧負琴書徑登舟遷蜀太學之士數百扶送爭曰陽城去國矣

學以易春秋爲本蓋嘗總之曰易者春秋之天春秋者
易之人天人合統而皇極立矣至于詩者春秋之世書
者春秋之事二禮者春秋而讀易而讀春秋則嚴而理以春秋而
或問二經之學曰以易讀春秋則嚴而理以春秋而
讀易則潔而通
問師曰心以上自敘

先生在太學時適右學生之葦學官稱賀先生獨以爲
兵兆由是坐斥趙雄其鄉人驟貴先生不與通書及先
生罷官値雄秉政遂不復起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方舟講友

知州程先生㮚大父沂

程㮚字端卿世家眉之武陽大父沂熙寧間經學教授
犍爲因爲犍爲人宣和初以博士宋齊愈薦之入太學
補中舍未幾以春秋科登建炎二年進士第任彭州司
戶參軍試中教官潼川府教授累知昌州資州致其事
以卒年六十一其爲政一切以推行所學爲本崇大體
略細故愛民惜物爲務所至有能稱文集五十卷通鑑
略細故愛民惜物爲務所至有能稱文集五十卷通鑑
發揮十卷春秋外傳十卷尚書外傳五卷史評三卷雜
誌三卷佛心印三卷李方舟嘗與文字往來評其文凡
三云始以經術中以議論終以敘述經術之文淵而肖
議論之文陳而肆敘述之文理而盡方舟文集
文學趙廣眞先生橋年附子都

趙橋年字難老一字子壽蒙陽人以詞賦爲鄉貢選尤
長于春秋其說破凡例傳注以尊聖人之經嘗曰優柔
饜飫用心如是足矣補忠州文學以卒李方舟與爲文
字之友自號廣眞野人家藏千卷書自丹鉛鉤提至老
不衰子恕以春秋世傳其學方舟文集

正字劉先生望之

劉望之字夷叔許州人與方舟善官至正字方舟文集

舍人趙先生莊叔

趙莊叔方舟之友也官中書舍人卒方舟爲文祭之云
與尊府公同塒何氏我則于公證行道義五年之長惰
好兄弟又云元祐絕派炳然蜀文誰其有之用以得君
所施幾何負志莫伸方舟文集

王先生九成附師黃源

王九成字庚仲世雙流人誠厚樂善劉夷叔過二江館

于其家如素所熟孝方舟官成都挾夷叔之知以至自言從臨邛黃源學讀易久之幸以劉子故得印證可乎

方舟文集

孝廉錢先生造父

錢造父資州人號孝廉先生鄉人私先生故以名孝廉因舉也李璆制置四川以先生應選先生憮然曰孝者不違親以徇祿廉者不輕生以貪榮使吾蒙其名而敗其實可乎識者高之年六十二以卒有文集四十卷許州劉望之與先生交遊其舉孝廉之詞曰孝友之行著見頗多狷潔之志一毫不苟云

方舟文集

楒溪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詳見趙張諸儒學案

清純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詳見趙張諸儒學案

隱君劉西溪先生承弼

劉承弼字彥純安福人嘗再與計偕報聞則歸隱于安福之西溪謝艮齋嘗倡郡士百千人列其孝行節義于朝詔旌門閭有和陶詩誠齋序之

楊誠齋集

李似劍先生燧

李燧字與賢安福人紹興丁卯與誠齋同學于清純先生之門晚嘗特奏名不就所善曰似劍正論蓋其所居似劍溪故自號似劍老人云

楊誠齋集

劉先生景明

劉景明口口人亦安成劉先生之門弟子也楊誠齋序以送之其序云拜公于清純先生之定交其游抑抄也誠齋與師而友於劉子彥純彥純即西溪

楊誠齋集

施氏家學

施先生宿

施宿字武子長興人知餘姚縣以興廢舉墜加意風教市田置書教誨學者姚北瀕海歲役民修隄民甚苦之先生爲石堤建莊田二千畝以備修隄之役功與前令謝景初同稱姓謂

楊誠齋集阮亭居易錄載先生紹興間爲左司諫又爲淮東倉曹路與有嫌欲劾之無以爲罪蓋以其父所注坡詩綫板倉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云見吳里誌第以爲僞左司諫恐因其父而罪阮亭又云坡在湖州小人所譖與詩案之獄至高宗朝正蘇黃詩文大顯之日而小人猶能爲祟如此又在湖州尤奇又云武子又嘗參諸家本訂以諸家本訂以石畝獨文潞于淮東倉司辨證詳備見宋詩鈔石湖

故文釋吹景集引之以爲與衍奇博可與鄭漁仲爭衡亦一博雅好古君子也

東坡續傳

程先生洵

程洵

潁濱續傳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詳見徐陳諸儒學案

德卿家學

周敏翁先生嗣明 詳見屏山鳴道集說略

德卿門人

學士王滹南先生若虛 附師劉正甫

滹南遺老集

沒經學史學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中州

梓材謹案先生自號慵夫著有慵夫集又有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四庫全書提要云此本凡五種辨惑二卷論語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記辨惑十一卷諸史辨惑二卷新唐書辨三卷君事實辨二卷臣事實辨三卷議論辨惑一卷雜文詩五卷與一卷雜辨一卷謬誤雜辨一卷著述辨惑四卷詩話三卷之數合

三老五更蔡邕謂更當爲叟蓋長老之稱與更相似書者遂誤爲更耳嫂字女傍叟今亦爲更以是知應爲叟又以三爲三人五爲五人此最近乎人情

或問禮謂三宥制刑之說何如曰先王之法亦求其實而已哀矜審愼則有之至于當罪無疑而必三宥焉以爲有司當執法而人主貴收恩此後世之虛文而非先王之正道也成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斯則得其正道矣

孔子誅少正卯事誰所傳乎其始見于荀卿之書而呂氏春秋劉向說苑家語史記皆取而載之作王制者亦依放其意者蓋爲必殺之令後世遂信以爲聖之大節而不復疑以予觀之殆妄焉耳荀卿又曰有父子訟者

孔子同猶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
說孔子爲言教化不至不當罪民之意幾三百語永嘉
葉氏曰少正卯之誅果于寡姦非先王之正刑不治父
子訟以待其心之自由所謂正刑也竊亦以爲不然盡
論語不教而殺者謂其先務之不知而專事其末耳非
以刑爲可廢也哀矜而勿喜者恐其以察慧爲能而幸
于殺人耳非謂遂不治其罪也荀卿因此設過正之事
以驚世俗以爲眾疑于無罪者而遽誅之疑于必殺者
而卒赦之操縱無常開闔不測此孔子所以異于凡人

者而不知聖人正不如是也
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謂不順父
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
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其更三年之喪也先貧
賤而後富貴也後世本之以爲律令雖犯七出而有三
不去之名者亦不得出斯果孔子意乎曰非也惡疾無
子出于不幸而非其罪自不當出若乃失節而淫僻不
孝而違父母是則罪之大者雖有不去之名亦安得存
之至于嫉妒口舌之類量其輕重而處之可也又曰女

有五不取謂逆家子亂家子世有刑人子有惡疾子喪
父長子此亦非也君子之娶婦固有所擇而此五子者
固在所疑然不至皆可棄也今直言而使之勿取是絕
物也聖無絕物之法以上五
經辨惑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疏義以爲三次而悔庵謂所論
三事殊不同昔有人自言一日之點檢程氏聞之曰可
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意謂君
子之學造次不忘則不待旋加省也舊說順于本文而
新說有功于學者姑兩存之
學則不固舊說以固爲蔽而新說曰固堅也不能敬重
則學亦不能堅以語法律之舊說爲是
于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愼言行東坡曰子張學干祿
將以自信也孔子言祿在其中敎之以不求而自至者
也其說甚佳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晦庵曰記者
序于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此殊有理勝
于泛論者矣
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二子可謂深知聖人者矣而記者不著其姓名殆爲闕典也

子罕言利一章說者雖多皆牽强不通予謂利者聖人之所不言仁者聖人之所常言所罕者唯命耳然而云爾者予不解也姑闕之

不疾言不親指孔子在車時其端重固如此而說者以爲恐惑人不知此事有何惑人者若曲禮所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則有此理矣

東坡以思得之當爲思不得之蓋闕文也余以爲然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大勢則兩句相耦細分則四者各爲用東坡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而遠思則勞而無功偏枯而不類矣朱氏不必取以上論語辨惑

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爲實告之鄉黨所載乃聖人言動之常無意義者多矣而或謂與春秋相表裏終篇堯舜禹湯之事寂寥

殘缺殆有闕文不當强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于深者也

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爲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耳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知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爲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爲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爲義自足而已當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爲不可及而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而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遽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爲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于高者也

凡人有好必有惡有喜必有怒有譽必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辭必周遮護諱而爲之說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

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

也此正謬戾而世或尊之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概觀之亦可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評口語何害于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爲自稱之辭至于杖叩原壤呼之爲賊此其鄙褻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若是之類皆過于厚者也以上論語辨惑總論

仲尼不爲已甚者蓋無事適中皆無大過耳或者見論語疾不仁之言及孟子論泄柳段干木事亦有已甚字遂專以此意解之失之拘矣然已甚之事在他人或有之非所以論仲尼也聖人本分之外無毫末之過豈至于已甚而得不爲乎

呂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孔子集大成之說云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尚則害前說以聖爲尚則害後說此雖一時科舉之文實有可疑學者不得不辨也以予觀之當云智譬則力聖譬則巧後說字誤耳以上孟子辨惑

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性命之說吾從歐陽公祭祀之說吾從蘇翰林封建之說吾從范太史餘論雖高吾弗信之矣

甚矣中道之難明也戰國諸子託之以寓言假說漢儒飾之以末節繁文近世之士參之以禪機玄學而聖賢之實益隱矣以上議論辨惑

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不傳能吏而傳循吏晉張仲蔭傳書

萬物相刃乎無窮要不可容吾意智者困勇者殘而至人免于無所累移刺仲蔭虛舟堂銘

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事固有非人之所能強致者民至愚而神者也其心有同然之好惡其口有同然之毀譽有以服其心則比閭之徒可使之俛首而聽命不然國之得失長上之是非皆將喧囂論議于其下盡有誘之而不信劫之而不從者孰謂其可以強之而使無譽

也廉雖有鈇鑿絕俗之資而自視欿然常若不足此其

舉而光皋而不可踰者善而無伐所以爲顏氏聖而不
居所以爲孔子其與浮躁衒露急于人知慮而爲盈處
之不疑者豈可同日而語哉祖唐臣
愚庵序

韓愈原道曰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論斬然君子不以
爲過夫聖之道亙萬世而常存者也軻死而遂無傳焉
何耶愚者昧之邪者蠹之駁而不純者汩之而眞儒莫
繼則雖存而幾乎息矣秦漢以來日就微滅治經者局
于章句訓詁之末而立行者陷于功名利欲之私至其
語道則又例爲荒忽之空談而不及于世用髣髴疑似
而失其眞支離汗漫而無所統其弊可勝言哉故士有
讀書萬卷辨如懸河而不免爲陋儒負絕人之奇節高
世之美名而毫釐之差反入于惡者唯其不合于大公
至正之道故也韓愈固知言矣然其所論亦未至于深
微之地則信其果無傳已自宋儒發揚祕奧使千古之
絕學一朝復續開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
欲之辨始于至粗極于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見然後天
下釋然知所適從如權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于吾道
豈淺淺哉道學發源後序

有虞之時眾賢和于其朝而無乖爭之患垂讓于殳斨
伯夷讓于夷龍皐陶之不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
以質諸益賢于己而不妒不賢于己而不侮師于人而
不恥告于人而不吝志同氣合不知物我之爲二蓋其
量誠宏而其德誠厚此其能共成一代之極治歟送彭
之任翼
州序

附錄

元遺山表其墓曰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于事
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爲章
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而史學以探
賾幽隱爲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卽足何必呶呶如
是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
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文以歐蘇
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
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
學士曾點竄否

王氏講友

進士程先生瓌附子鎭鋒

程瑗字子美世家于鼓大父滋父革遵德不仕鄉里以
孝謹稱先生篤于力行明昌末舉進士崇慶之變辟地
河南再赴廷試歸而身閉關居澱水之上從而受學者
甚眾與魏璠麻九疇王若虛爲道義交常稱先生以爲
遠之如不可得近之如不能去問學淵深行業純備粹
然一世之師儒轅固申公未足多也子二人鎮字安卿
鑄字伯祿先生嘗語之曰鎮汝執余之轡幹余之蠱鑄
汝繼余之志述余之事且禮罰醫藥不可忽禮以閑邪
罰以厲行醫以攝生三者修身之要安卿以先生之故

學不爲仕而史學淹長工于詩伯祿舉進士才幹通敏

監倉高唯庵先生斯誠 別見屏山鳴道集說略補遺

經略劉先生遇

劉遇字鼎臣眞定人興定五年詞賦魁也少與王從之
周晦之遊兼經義學有譽南渡爲國史院書寫已而擢
第應奉翰林後出爲鄜州帥府經歷官遇害 歸潛志

元受家學

縣令任先生清叟

任清叟元受子以寺丞令新昌楊誠齋爲元受小醜集
序云元受忠敏之孫待制衆先之子至清叟家世不替

元受門人

教授徐先生端卿 附師章階

徐端卿字子長武義人幼貧厲志于學始事鄉人章階
又從任元受盡言卒讀書至五夜嘗曰士之學道貴于
自得豈徒以稀章繪句爲事舉紹興進士累調教授鎮
江請于長修學舍建貢院卒年五十四著有麟經淵源

論十篇漢鑒十篇覆瓿集二十卷 魏鶴山集

方舟家學

縣令李先生占 附師何之 捷子浩忻 彝叟 彝叔 門人牟灼

李占字知來築室貴之丹神山號雲巢子幼依其兄方
舟子修古學學古文行古道學則曰孔習周顏孟習孔
以習爲學也文則典之嚴雅之正語如先秦不陋不華
左氏戰國策以下不問也道則曰中庸心傳皇極大法
帝王作者無過不及賢不肖所共由也二氏比吾道非
不學特空耳甫冠何先生三捷鄉會壻之往依焉尋卽

返丹神山大監楊朴上殿薦其學問被旨記姓名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初筮廣都簿歷知鄞縣行東南以卒于湖州之舟中自繪像授學徒伞灼權後事年五十四文集五十卷五子浩忻彝稟穀稟嵓稟皆篤學方舟文集

李小舟先生開

李開小名正稟更名方字去非其父爲方舟子故以小舟自號以明世學之傳初授以元祐諸公先天皇極以推新說爲專門季父雲巢子教以先秦古書章句一本聖人之正經六經之詞以爲文尤深大易春秋淳熙三年感目疾喪明以卒年四十六方舟文集

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舟門人

司戶李枕流先生僑

李僑字德秀臨邛人早從方舟先生李石寂通先生宋興遊諸弟事之如師仲氏何貢于鄉叔氏民彝第進士先生以棄居益得肆力于學晝誦夕惟凡十有六年始擢紹興進士第授司戶成都以祿不逮親願上所得官以歸考妣朝論謂非故事不可光宗御批其志可嘉特依所乞公卿百執事榮其行歌以送之宰相爲摘上語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所居堂曰嘉志郡表其宅里曰節行先生有別業在白鶴山下爲小室曰枕流號枕流居士詔轉承奉郎魏鶴山集

附錄

光宗不豫久闕朝重華宮先生初釋褐郎慨然上疏乞致仕有曰祿不逮養乞將所得官資回贈二親冀以感動上意朝論偉之

劉起居誄曰公之歸蓋傷夫三綱五常之掃地而士不盡知其心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東溪先生伯熊

劉伯熊一作伯龍方舟門人爲方舟編易十例略互體例象統左氏卦例詩如例左氏君子例聖語例詩補遺諸篇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爲後溪先生光祖從父兄所從受學者也眞西山爲後溪墓誌言後溪于東溪執弟子禮終其身存也買宅以居殁也爲之製服且取其所作易傳讀之朱子與劉後溪書云東溪語說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蘊如此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子之言也

范先生仲瀚附見二江諸儒學案

樂先生材

樂材字元修邛安人世以儒學授鄉里先生少顥悟太
學博士李石以文名重許可紹興壬午校鄉舉奇其文
上之類省報罷益肆于學取古今一言一事可爲訓戒
者揭寘屋壁云魏鶴山集

梓材謹案方舟集有樂先生墓誌云先生諱才字子美家資州兄弟二人號大小樂君方舟與子礎益同爲蹇氏甥蓋別一人也

王先生龔附師宋遠遜賈敦夫門人王瑎劉棠王巖

王龔一名齊愈字漢卿簡州人冠從李石授春秋大易其人專默靜篤謂可與爲皇王帝霸之學既而習爲古

文宋遠遜賈敦夫教授簡州又往從之卒貧甚不能葬其學徒王瑎劉棠王巖與持無服喪以藏其事方舟集

馮復庵先生誠之祖汝舟附師史楠李叔獻

馮誠之字明仲號復庵綿州人祖汝舟以太學上舍生同陳伯陽上書論時政請斬六賊後勸進應天府庭叱王時雍一時想望風采與張忠獻公爲至交先生同產兄弟皆以儒科奮雄獨先生厲試不利而著書從遊者數百人後仕江油縣尉未弱冠時謁李知幾石于成都學官一見改容延之學職嘗周程于書黎明正衣冠危坐與諸生共講正義反覆涵泳每謂爲學自一念始一念欲萌天地鬼神實臨之故進趨有度識與不識望而知爲復庵先生也師事李知幾又師史楠李叔獻著有復庵讀論語十卷詩解二十卷書傳三十卷易英十卷詩文五十卷藏于家魏鶴山集

教授句龍先生復成

句龍復成資陽人方舟學子作誠齋求銘方舟懼其汰也爲益一字曰思誠其銘曰以指指空空本未立說空向人信指所及吾性如空空中有誠引性說誠如指空名水之方諸火之陽燧本諸日月空斯不遍爾盡不思誠厥有因思以自導渺乎爾身馬則思馳鴻則思射誰無父兄貽我一室聖門幽深惟天之師爲弟爲子淵泉其思方舟文集

句龍先生立夫

句龍先生德方合傳

句龍立夫資陽人與弟德方皆從方舟游方舟集

句龍惠夫牛鞞人從方舟爲舉問文章方舟集

鄉舉塗先生森父勉仲

塗先生柄合傳

塗森塗柄中江人父勉仲剛介有守方舟爲成都學官歲遣二子修執經禮二子得于二程大小戴氏學亦出父之親授森以治禮兩預賓薦柄更從方舟讀春秋方舟集

程先生驤

程驤眉人方舟守眉登門能誦說蘇氏學無一語預宮事方舟集

程先生師夔

程師夔健爲人知資州揆之子執經方舟之門方舟集

穆先生輿父深之

穆輿世爲彭人游學方舟之門其父承奉郎深之藏書萬卷博學喜讀書好議論性理提刑馮時行當可侍讀程敦厚子山皆其業交方舟使彭輿之游日說學吟詩云方舟集

蘇茂蘇葵彭州人至成都學官從方舟爲學方舟集

鄉舉皇甫先生璲

皇甫先生王仲合傳

皇甫先生王叔合傳

皇甫先生仲卿合傳

皇甫璲雙流人方舟官蜀學與兄之二子王仲王叔皆肄學弟子員同王午薦書人謂一門之秀子仲卿亦泮林高第未娶卒方舟文集

馮先生恕父知微

馮恕樂至人亦方舟泮林生徒也父知微喜藏書至萬卷四庫之目甚富有一錢卽惟書之市曰有亡不惜露笠吾書非儒門子也方舟集

程氏家學

程先生師夔見上方舟門人

劉趙門人

李先生文炳

李文炳恭州人嘗從劉正字夷叔趙舍人莊叔游方舟因二友得交其人方舟文集

據南門人

提刑董先生瀛父思誠

董瀛字巨源雲瀛棗滋溪集名源茲從王秋澗先友記改正棗城人父思誠舉進士知名先生生七年從親避地居河南之永寧讀其父書稍長而有俊才又多謀略金將亡父母俱卒棗殯永寧之野未幾兵興被俘一大帥帳下以儒生得存帥命教其子弟有間徑歸永寧訪其親遺骸負而北還既葬依宗人棗城令文炳以居復師事翰林王若虛及門者眾獨推先生爲第一丞相史公承詔宣撫河南薦爲使語同列曰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也吾敢久貪榮寵弗知止乎卽移病謝拜嘗作家訓以敎子孫導江張氏覽而喜之曰匪止家訓要以警世可也子孫服其訓皆以學行聞于時年八十有七卒蘇滋溪集

宣慰趙先生椿齡

趙椿齡字壽卿棗城人以中奉大夫使持節宣慰荆湖北道卒年七十三少從金口王若虛學中元戊戌眞定選性孝友高朗尚氣節姚牧庵集

劉道濟先生德淵詳見魯齋學案

文康王鹿庵先生鶚

王鶚字百一東明人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天興二年金主適蔡累除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救之聲歸館于保州甲辰冬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士遣使聘先生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每夜分乃罷歲餘乞還賜以馬近侍庫庫柴禎等五人從之學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所世祖卽位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加資善大夫上奏宜置局纂修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始立翰林國史院先生遂薦李治李冠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廩祿終其身有大事則遣使就問之十年卒謚文康先生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及經生舉子之業非爲已之學也著論語集說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曰應物集元史

梓材謹案先生爲滹南遺老集引云予以剽竊之學出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閑閑楊禮部滹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渾源雷睎顏艮綉王武升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遇從遊又云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益實多然愛予最深誨予最切愈久愈親者滹南先生一人而已

滹南私淑

文忠陳先生天祥

陳天祥字吉甫因兄祜仕河南自寧晉徙家洛陽少隸軍籍中統三年李璮叛據濟南結宋爲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爲千戶屯三汊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

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偃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耕從之遊者甚眾其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先生未知學祜未之奇也別去數歲獻所爲詩文于祜祜疑假手它人及與語出入經史談辨該博乃大稱異至大十一年起家從事郎郢復州等處招討司經歷從元兵渡江因論軍中事深爲行省參政賈居貞所器重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之權知本軍事凡所設施皆合眾望居歲餘詔改本軍爲路總管權知壽昌府事二十二年拜監察御史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除治書侍御史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辭歸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元貞元年改山東西道廉訪使以任滿辭去大德三年遷河北河南廉訪使以疾不起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謝病去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年正月移疾謝去九年五月拜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使者五致詔以年老不能辭延祐三年卒于家年八十累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贈趙國公謚文忠元史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四書選注二十六卷經義考云佚又有四書集注辨疑十五卷經義考云存又有四書集注辨疑十五卷經義考云存又

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云按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峯胡氏倪師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是書專辨集註之非曾見吳中范檢討必英藏本不著撰人姓氏經註中語成甫長文並浙人注辭不類若雲峯四書通一宗朱子不應互異其爲倪師陳氏之書無疑又按蘇伯修撰安熙行狀曰國初有傳朱子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以博辨自負爲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及來爲眞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爲書以辨之其後陳公深悔而焚其書元史列傳亦云然則范氏所藏乃陳氏焚餘本也第竹垞以先生爲證文靖蓋傳寫之譌四庫書目提要云蘇氏謂安熙爲誤書以辨之其後陳氏深悔而焚其書今此本具存或蘇氏欲張大其師學所言未足據也

附錄

張養浩曰或謂四書辨疑雖不作亦可竊謂人非生知

就能無疑疑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公疑繫辭固不害其爲大賢也

淮海續傳

姚江村先生雲 附子成德

姚雲字聖瑞高安人宋咸淳進士初調高郵尉太守程公雅相敬重辟入僉政事淮東招討使復招典司書檄後除龍興察推再除工刑部架閣入元授承直郎撫建兩路儒學提舉秩滿家居求文者門無虛日工於詞風韻不減秦淮海一時莫不推之有江村遺稾行於世子

附錄 成德克紹家學臨江路儒學教授歷任國子助教姓譜

虞疏齋與姚江村先生書曰蓋先生之文先秦西漢之文本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羣史諸子者也其淵粹博贍當與王介甫曾子固頡頏至于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乎若後塵者也鞏知先生者如此

東溪家學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 詳邱劉諸儒學案

馮氏家學

參軍馮先生甲

馮甲復庵季子也舉嘉定四年進士爲潼州錄事參軍

鶴山稱其有士行 魏鶴山集

馮氏門人

恭事彭先生輅

彭輅口口人馮復庵誠之尉龍州江油時先生主管茶事辟復庵巖昌茶帛庫不敢吏也留之幕府而師事之

魏鶴山集

蘇學之餘

侍郎陳先生大震

陳大震字希聲番禺人寶祐癸丑進士釋褐爲博羅主簿陞循州長樂令以文辭敏捷政事寬厚稱咸淳七年權知雷州慮西湖湮廢乃大築堤岸建平湖書院以祀寇準二蘇遺石井闢以護井之當道者泉得不竭民德之在郡二年判語數百人刻之號遺翁山判轉朝奉大夫以倅陞守全州元兵至嬰與城存亡至元辛巳有詔甄錄舊臣宣授司農卿廣東儒學提舉避買請閒居從之自號遺覺先生立靈位以待死日與常所往來者飲

酒賦詩曰吾可以下見穆陵矣卒年八十先生性剛正平生御子孫嚴而有禮不冠不見雖老讀書不釋卷爲文典雅有集數十卷廣州人物傳

姚先生獬孫父敷

姚獬孫字應獬慈谿人宋末舉鄉薦補國子助教正身率下勤于啓迪改學錄父敷前爲司業諸生稱爲東南遺老先生繼之人以爲世典成均善于其職尤所罕者先生博學清介爲文本家傳皆以蘇氏擬之及元混一不屑于仕卽退隱雙峯別墅所著有雙峯文集詩稿行之以經輒掇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宿衛世祖王邸

于世謙

舒平山先生公平 附師塗口門人洪汝懋

舒公平字廉夫洪之靖安人高祖邦佐任衡州錄事參軍受知連帥朱文公先生幼年值家中衰往依外氏刻厲奮發期于立身興家從其舅學進士詩賦馳聲得其講求事君立身大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世祖登位建元中統進拜中書右丞行泰定元年幾六十如喪其父揣弟就學迄成人不更他師先生文字卓然不羣博涉經史于春秋尤邃又不苟作必傳經理稗世教評論宋文推蘇明允第一後進寸長片善大夫司徒薨力請終制上不聽强起之墨衰卽事奏議

上前議論直陳無少回借七年罷相杜門養德談經講道課試諸子然食頃不忘朝廷命往北京乃大興學旦旦親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予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朝于上都詔復入中書戒子恪恂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不足逆計又曰稷契皐夔伊傅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志卒年五十謚文正追封恒陽王恪台州路總管恂中書平章政事元清河集

附錄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口受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宣撫默勒吉先生庫庫

庫庫字子清本默勒吉氏部族元初舉族內附世祖居潛邸選爲近侍世祖聞王文康鶚賢遣使徵至命先生與廉文正希憲皆師事之既而出使于外迨還而文康已行思慕號泣不食者累日世祖聞而異之憲宗復召文康至和林仍命先生從之游每旦起盛飾其冠服文

江村門人

柴頵

柴先生頵

承旨默勒吉先生堅童別見魯齋學案補遺

江村私淑

朱潛山先生曙老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學士盧疏齋先生摯

盧摯字□□涿州人仕至翰林學士博學有文思元初稱能詩者必以劉因盧摯爲首所著有疏齋集姓譜

梓材謹案元文類載先生大德四年與姚江村先生書自稱後學涿郡盧摯則先生固私淑江村者也其書云摯由諸生承乏侍從適叩持憲節膺一道之寄又有潭學素號多士云蓋先州有終帳江村之請即與議往司講黎生季芳飭禮幣以來云又案先生與姚牧庵尤深契見其所作宣慰趙公墓誌

遼覺門人

尚書王先生道夫

王道夫番禺人少從陳大震遊苦志力學登咸淳四年進士仕連山尉有保民毆寇功度宗寵以御札由是以才略知名端宗召大震爲尚書吏部侍郎先生權兵部侍郎兼轉運判官大震固辭不就先生拜命景炎二年文天祥復惠州先生與凌震謀復廣州城詔褒諭之有敬于事上忠于謀國緬維純誠深用咨歎之獎以震爲廣東制置使先生拜兵部侍郎廣東轉運使端宗崩衛王卽位加先生學士兼兵部尚書元人復陷廣州爲元人所執宋亡之後不知所終廣州人物傳

廉氏家學

參政廉先生惇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承旨廉先生輝善哈雅

廉輝善哈雅字公亮希憲之從子也幼孤言及父輒泣下閱蓬毋前家且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爲恥母喪哀毀踰禮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伯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

屏山鳴道集說略補遺

劉氏先緒

中大劉南山先生撝

劉撝字仲謙宏州順聖人當遼金革命擾攘際學未嘗一日廢天會二年以詞賦第一人中選先生勵精種學文詞卓然天成其後學者如孟宗獻趙樞張景仁鄭可聃皆取法焉釋褐右拾遺兩貳大理寺出刺石州累官好誘掖後進素愛渾源山水幽勝買田家焉晚號南山翁王秋澗文集

運判劉西嵓先生汲附弟渭

劉汲字伯深南山翁長子穎悟絕人早傳家學與弟渭仲清同擢天德三年進士屢爲州縣有聲累官西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平生寡合不羈慕郭林宗黃叔度之爲人晚節倦于游宦放浪山水間以遣興讀書爲樂稱西嵓子卒年五十八有西嵓集行于世李之純引其端

主簿劉善人先生似父濬

劉似字稚章南山翁之孫父濬博學強記用蔭入仕至安遠大將軍饒陽令先生孝敬友愛出于天性力學能文稱其家聲用恩賜第華州教授主沂水縣簿遺文雄深簡古有乃祖風嘗訓子孫曰爲士當先行檢如絲之潔將立其身愼無點污汝佩吾言則無忝矣屏山李純甫表其墓曰善人劉公之墓子從益王秋澗文集

楊氏先緒

處士楊先生青

楊青樂平人文獻公雲翼曾祖處士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他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于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眞吾子孫也元遺山集

南山門人

判官王遜齋先生元節附弟元德

王元節雲南案歸酒志作元明字子元弘州人壻于南山翁傳其賦學第進士雅尚氣節不能從俗俯仰故仕不達既罷密州觀察判官卽閒居鄉里以詩酒自娛號遯齋老人年五十餘卒弟元德亦第進士有能名于時終于南京路提刑使中州集

周氏師承

王先生去非附門人班忱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卽屏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東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忱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先生爲辦資裝嫁之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金史

醇德先生語

善者吾獎之不善者吾勉之誠均入于善奚必擇

君子得志則行道不得志則明道明道者不必與邪說辨辨而勝猶激怒之其害道滋甚故曰孰將闢之寧自扶之邪說之勝久矣善爲道者其翼之孰將敺之寧自扶之而翼之歟

附錄

又曰先生之教人皆因其材而勉其所學而引之正孔子教仁教孝之意或挾口口則就其口口釋氏之戒定慧道家之攝生者則對曰易之寂然感通中庸之中和詩之思無邪若是者非定慧歟孔子語顏淵視聽言動勿以非禮非戒歟易之愼言語節飲食孟子之養心寡欲非攝生歟蓋未嘗深詆佛老而其徒顚自棄其學而歸焉

又曰先生沒門人議謚之皆曰先生之德所謂大醇者非耶乃名曰醇德

又曰懷英昔者宦學山東是時東阿張子羽茌平馬定國奉符王頤東平吳大方與其兄大年郭彌憲趙毅甲公綽諸公與先生相友善論講道義援據古今以孔孟

所傳爲諸儒倡其後出者聞于朝處者行于鄉雖隱顯不同而先生之善得友而章者已廣矣諸公相繼去世幾廿年先生獨無恙其力道益強傳道益宏信于人者益著士大夫聞先生之風過者必見居者必式焉石峽舊以安樂名鄉邑從事之賢者改曰居賢著其行也又曰先生之道蓋與韓愈氏歐陽氏同所以行之者或異二子達而顯其用力易故剛以決先生窮而約其用力難故順以化所遭者然也君子論其功與二子表裏云

廣道學侶

翰林王榆山先生去執

王去執字明道醇德先生之從弟也幼好學長應進士舉一試不合卽拂衣去乃閉門益究經傳百家之說古今上下經緯異同靡不淹貫遂與醇德齊名生平所學皆天人之極致經綸之遠業以父母多病于黃帝內經老子攝生之旨尤盡心焉既入翰林議論長而理趣深不斤斤求合于古人而卒與古人合未幾卒先生家榆山故以爲號云年五十有九趙黃山集

王氏同調

副使姬正叔先生平叔

姬平叔本姓宗避簡肅廟諱改氏曰姬字伯正一字正叔汝陽人與人交怡聲下氣恂恂若無能至臨大事遇大患雖頹嵩岳不吾壓也此一反生平不喜佛讀道書拳拳如奉戒律寡言笑不飲酒屏絕聲氣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終身無媵妾此二反家素殷羨未嘗有綺繡之奉鐘鼎之食視一物若蔽惜至田宅之券盡推以與其姪聲而弗子曰吾先兄之所積也此三反嘗語人曰吾有三反第不足道既第必樹名節年六十必致仕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唐州司候授監察御史改左學博士未幾黜爲彰德府判官除大理司直轉寺丞是時聲穀不雨久繫冤獄坐主者罪反爲所擠奪一官歲餘授知盤安軍節度副使俄規措東北路軍儲卒年五十有九常奏對以君子小人爲言上遣近侍局使李仁惠問小人爲誰以仁惠對上聞之愕然及其殁而仁惠敢天下哀其忠云滏水文集

附錄

趙滋水表其墓云世之知平叔者其卓絶之行忠義之節臨難遑遑處禍福無愧于古君子或以爲勉強自苦或以爲矯激不通孰知平叔之賢凡以知道故也

又曰公嘗語人曰凡聲色勢利之屬皆客氣也人能無以客氣害其良心斯幾矣故予以爲知道

又祭先生文曰司馬之伸平叔之蹟易地皆然人無異議

党氏師承

蔡先生松年附子珪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以來燕山府降金元帥府辟先生爲令史除員定府判官自此爲員定人歷拜右丞相封衛國公卒年五十三加封吳國公謚文簡先生事繼母以孝聞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

有文集行于世子珪字正甫中進士第累改工部員外郎號爲辨博及遷禮部郎中封員定縣男卒有補正水經五篇合沈約瀟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晉陽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金史

□□□□

縣丞崔先生憲附劉器博翟瑜

崔憲字子眞良鄉人先生學爲人師行爲世表以大定二十九年卒于官年五十有二官止于孝義縣丞與同邑劉器博翟瑜以道義相友善左司郎中劉昂其門人也滋水文集

王蘇學派

補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

梓材謹案屏山名字一作名之純字純甫者誤

鳴道集說

雲濠謹案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諸儒鳴道集七十二卷云不知何人所集涑水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元城上蔡無垢以及江民表劉子翬潘子醇凡十一家其去取不可曉蓋其書本宋人而屏山爲之說云

屏山文集

儒者之言與方士之說不兩立久矣請以近喻諸君嘗見夫海乎汪洋澄渟浩無涯涘際空如碧白波不興魚龍鴻洞不水其水此儒者之所謂日用而不知者隱然而風雷震劃然而蛟龍鳴非不砰轟可喜大抵索隱行

怪君子不爲彼方士之所慕吾儒之所羞也山東賢士大夫觀水于其瀾必有能辨之者 棲霞縣建學廟碑

人心不同如其面其心之聲發而爲言言中理謂之文文而有節謂之詩然則詩者文之事也豈有定體哉故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首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劉西巖集序

附錄

以文酒爲事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亦未

嘗廢著書

天資喜士後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時名士皆由公顯于世又與之拍肩爾汝忘年齒相歡教育撫摩恩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爲當世龍門 以上歸潛志

其自贊曰軀幹短小而齐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虱公侯語言蹇吃而連環可解筆札訛廢而挽回萬牛寧爲哉顧嘗憂我今爲子憂蓋將持吾之所以自治者而復時所棄不爲名所因是何人也邪吾所學者淨名莊周又道學發源後序曰國家承平既久以經術取人使得以治子豈能從我而翼其少寥乎狂生聞之不覺汗下

忤物獲罪杜門索居將無意乎世慵夫因人而寄聲曰參稽眾論之所長以求夫義理之眞而不專于傳疏其

所以開廓之者至矣而鳴道之說亦未甚行三數年來其傳乃始浸廣好事者往往聞風而悅之今省庭諸君尤爲致力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且將與未知者其之此發源之書所以汲汲于鋟板也

耶律文正序屏山鳴道集曰江左道學倡于伊川昆季和之者十餘家涉獵釋老虜掠一二蓍鳴道集食我圖椹不見好音誣謗聖人聾瞽學者噫憑虛氣任私情一讀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哀矜蓍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性命發揮孔聖幽隱不揚之俗諦疆隅矣鳴猶諸儒力排釋老幷陷韓歐之隘黨孰如屏山尊孔聖與釋老鼎峙耶

又序屏山楞嚴外解曰余故人屏山居士牽引易論語之道將攀附游龍駿駿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孟子老氏莊列之書與此經相合者輯成一編謂之外書讀之蓍一書合三家爲一就伊川橫渠晦菴諸人所解實漸誘吾儒不信佛書者之餌也

又序楞嚴教民十無益論曰昔屏山居士序輔教編有云儒者嘗爲佛者害佛者未嘗爲儒者害誠哉是言也元遺山誌雷希顏曰之純以蘇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詔驛遣之太和中朝廷無

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于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嗟若有旦夕憂者或問其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問者訕笑之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于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

王忠文公序鳴道集說曰屏山資識英邁取先儒之說箋其不相合者著爲成書遺山元公嘗以中原豪傑稱之謂其庶幾古者立言之君子

梓材謹案華川謂屏山之文略似莊列諸書其言當是也至謂其學術不苟同于眾人而惟道之是合恐不足以服諸儒要之屏山學術偏陂當以鈍翁謝山之說爲定論云

謝山鮚埼亭詩集簡師編修近忽佞佛至誠且篤貽六絕句以諸之其二曰先生經術更無儕不是元城即了齋莫似屏山鼓狂舌生薑樹上妄安排原注屏山謂孝純甫

雷氏先緒

運同雷學易先生思

雷思字西仲渾源人舉進士累官大理寺持法寬平後同知北京轉運使事嘗註易有易解季子淵姓譜屏山講友

修撰王黃華先生庭筠 父遼古

王庭筠字子端熊岳人父遼古字仲元正隆五年進士仕爲翰林直學士才行兼修道陵所謂昔人君子者也先生早有重名大定十六年甲科歷州縣用薦者供用翰林承安中爲言事者所累謫鄭州幕官未幾復應奉稍遷修撰卒官年四十七平生愛天平黃華山水居相下十年自號黃華山主有集傳于世屏山故人外傳云子端名家子風流醞藉冠冕一時爲人眉目如畫美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于眉宇間又其折節下士如恐不及苟有可取極口稱道之故人人恨相見之晚也中州集

梓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云從游者如韓澤甫路元亨張進卿李之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

黃華遺文

人之思出于心心爲俗物所敗則亂故治心者先去其欲之純于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嗟若有旦夕憂者或問其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問者訕笑之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于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

王忠文公序鳴道集說曰屏山資識英邁取先儒之說箋其不相合者著爲成書遺山元公嘗以中原豪傑稱之謂其庶幾古者立言之君子

梓材謹案華川謂屏山之文略似莊列諸書其言當是也至謂其學術不苟同于眾人而惟道之是合恐不足以服諸儒要之屏山學術偏陂當以鈍翁謝山之說爲定論云

謝山鮚埼亭詩集簡師編修近忽佞佛至誠且篤貽六絕句以諸之其二曰先生經術更無儕不是元城即了齋莫似屏山鼓狂舌生薑樹上妄安排原注屏山謂孝純甫

雷氏先緒

運同雷學易先生思

雷思字西仲渾源人舉進士累官大理寺持法寬平後

黃華遺文

人之思出于心心爲俗物所敗則亂故治心者先去其欲之純于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嗟若有旦夕憂者或問其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問者訕笑之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于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

王忠文公序鳴道集說曰屏山資識英邁取先儒之說箋其不相合者著爲成書遺山元公嘗以中原豪傑稱之謂其庶幾古者立言之君子

梓材謹案華川謂屏山之文略似莊列諸書其言當是也至謂其學術不苟同于眾人而惟道之是合恐不足以服諸儒要之屏山學術偏陂當以鈍翁謝山之說爲定論云

謝山鮚埼亭詩集簡師編修近忽佞佛至誠且篤貽六絕句以諸之其二曰先生經術更無儕不是元城即了齋莫似屏山鼓狂舌生薑樹上妄安排原注屏山謂孝純甫

雷氏先緒

運同雷學易先生思

雷思字西仲渾源人舉進士累官大理寺持法寬平後

黃華遺文

人之思出于心心爲俗物所敗則亂故治心者先去其欲之

資善趙滋水先生秉文

梓材謹案劉氏歸潛志云公幼年詩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詩專法唐人魁然一時文士領袖

滋水文集

夫道足以爲萬世法而澤足以爲萬世祀是將有以備制法闡百聖參天地之化育後天地而不亡者矣故桀紂爲獨夫而仲尼得通祀景公有馬千駟民不稱夷齊到今稱之德之在人焉可誣也況乎有聖人之德都天子之位道出百王之上而教傳百世之下者哉乞伏村堯廟碑

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日省齋銘

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升之則爲雨露霜雪下之則爲江河井泉漱之則爲波瀾之則爲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適安堂記

天地之大以無心也何嘗擇善人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如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蕃然並育至其華者實條者蔌霜降木落萬物皆虛而松柏傑然于歲寒之後其不變者可必也種德堂記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嗜書近乎隘人不能無所嗜寧僻無隘寶墨堂記

自唐舜禹相授以精一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說其人則禮樂刑政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其教人始于戒愼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間其極至于配天地高明博厚其學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至于治國平天下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本于

儒裁其偏而救其失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備精粗一致無大高極行之論無荒虛怪誕之說聖人得其全賢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故稱夫子與太極合德豈不然耶

凡天之所以授我者與聖賢同而未免爲鄉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以上葉縣學記

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荒

怠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爲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 無逸直解自序

唐賢雖見道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于宋儒多出新意務詆斥忠厚之氣衰焉學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爲心哉 中說類解引

天地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雖聖人教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見于性者也有悖逆愧生于其心此敬之見于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賢者知之而不能擴而充之以及天下非孝之盡也 道學發源引

郡縣之制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 侯守論

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甲爲春仁也庚爲秋義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之道不可以亟也于卦一陽生而爲復二爲臨三爲泰四爲大壯五爲夬夬也以五陽而決一陰猶戒之曰健而說決而和乘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 東漢論

小人不知大體而竟小過苟得苟合易進而難退君子知大體而不免小過不苟得不苟合難進而易退人主者赦君子之小過而不怵于小人之竄過以責其遠者大者亦庶乎其可也 知人論

直之名一而其別有四有直而陷于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于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若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魯昭公娶于吳孔子以爲諫死此直而過于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歷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此亦可以辨是非在君子而必知有所擇矣 直論

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讓盡言見殺洩冶以虛心有道惟誠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餒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槁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 題異壺圖

予嘗怪太史公傳扁鵲倉公行事并載其治法之詳如此而王公大夫功業無聞者略而不及一言何也既而

歎曰此後世作史冗長無法徒爲紛紛而太史之書言簡而事核獨爲良史之法者也有一人之人有百千萬人之人有千萬世之一人之二人亘千百世千萬人之一人者非耶可使以其技無聞也哉任子

山墻銘

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所謂仁者豈特立言踐行循循醇謹而已哉必將有至誠惻怛憂國之心過不可必行其志而已也廣平郡王完顏公神道碑銘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卷一百

公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

楊文獻淦水文集引曰其所爲文章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

元遺山誌其墓曰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北方學者始得見而知之然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以爲高也

監使王先生特起　附師張大節

王特起字正之代州崞縣人知識精深好學善論議長于辭賦出入經史在張代州大節門下與屏山爲忘年友泰和三年進士甲科令沁源又遷司竹監使朝議欲紹聖學之絕業敏避于柴無可覓竹溪之後而竟推爲

以館職召試會卒 中州集

梓材謹案中州集張代州傳云字信之五臺人天會中進士歷橫海軍節度使吏部尚書明昌初請老特授屏門節鉞信之好獎進士類滄州徐鼎太原王澤大興呂造經其指授卒成大名又言其子崗叟字夢弼亦第進士歷嵐濕懷三州節度終于集慶軍屏山謂吏事不及乃父而以長厚見稱

御史史澹軒先生蕭

史蕭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衷天資挺特高才博學優于政事而不苛所至有聲吏畏而安之累以廉陞歷赤縣及幕官入爲監察御史遷治書出刺通州大中黨獄起爲所註誤謫靖難軍節度副使大安初召爲

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郎復坐鍋降同知汾州事卒官先生尚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先生發之詩號澹軒遺稾 中州集

監倉高唯菴先生斯誠

高斯誠字法甫大興人至寧九年經義魁也讀書有學問與王從之李之純游而詩文恬澹自得初調鳳翔府錄事爲行部檄監支納陳州倉因忤郡魁吏媢之下獄幾死已而赦免病終頗喜浮屠自號唯菴歸潛志

李趙學侶

補 御史劉蓬門先生從益

梓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稱其博學强記精于經學云

附錄

閭居淮陽與諸生講明伊洛學久之選令葉縣大起孔子廟既樹教本集諸生肄習其中風化大行考課爲河南最

趙滋水爲遺愛碑曰起爲葉令下車修學詔義聳善抑惡一之曰勵而敎之二之曰惠而安之累以廉革面君曰未也事有大于此者華劇邑也路當要衝餘

入七萬餘石自擾攘之後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千七百頃漯案中州集作萬七千畝下文二萬作一萬自歸者數千作二千餘家而賦仍舊可乎請于大司農減二萬石賴以濟流民自歸者數千

滋水講友

周迂齋先生馳 附師李時亨門人吳子英

周馳字仲才濟南人經學出于醇德先生王廣道賦學出于泰山李時亨至于党趙又其忘年友也資性古雅而以襟量見稱大定中住太學屢以策論魁天下私試亦頻中監元家素饒財鄉人強以子弟從之學所得束

脩皆散諸生之貧者貞祐之兵濟南陷不肯降攜二孫赴井死鄉人葬之宅後之壽樂堂遼東人吳子英嘗從之學中州集

梓材謹案泰山李守純見王醇德先生墓表又王櫟山墓表泰山老人李時行蓋卽一人也

滋水同調

補治中董無事先生文甫

附錄

元遺山中州集曰無事道人爲人淳質恬于世味于心學有所得人知尊敬之而不知其所以得也子安仁亦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遜子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

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

文獻評者以爲百餘年以來大夫士身備四科者惟先生一人而已中州集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文集校大金禮儀續通鑑同禮辨左氏莊列賦又有五星聚井辨天象賦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藏于祕府

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于益國補民而已
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軼軔輪有不恤焉者若姑徇
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
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
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
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
至于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
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于正矣上嘿然知其爲醫諫也
待二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
可堪忍之事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爲疑公曉之曰父
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
雖百世同居可也
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于獎借後進初不以儒
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
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于疑口周密之間異時
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佪
造之之晚也

元遺山爲神道碑曰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
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實之以爲中國之大
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大之器如公
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
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見商略前後擬倫名
勝惟其視千古而無愧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則元光
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
者知公爲未盡歟

主簿王洛川先生磵 附鄭元興

王磵字逸賓號遯安先生其先臨洛人先生實生于汴
梁常以洛川自號不忘本也初學詩于伯父震落筆驚
人加之孝于親友于弟誠于人篤于己遠近論大行必
曰王滋實孟宗獻友之張璧叔獻趙滋文孺皆師尊之
明昌末詔舉德行才能之士鄉人薦德諸生五百餘人
薦先生孝義忠信文章爲世師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賜
同進士授鹿邑主簿先生年幾七十郎日移文有司以
老疾乞致仕泰和三年卒先生教人先行後文與人交
終始不易其詩沖澹而潔似韋蘇州趙秉文於明昌間

轉河南轉運幕遷相謁坡軒居士鄙元興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顏子也君不可不掃門求見之既見曰鄙公知人矣自是之後盧往實歸云遂水文集

附錄

元遺山中州集曰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舉逸賓王彥功源宗之德行才能逸賓得鹿邑主簿就乞致仕彥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雖出處不齊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

蓬門講友

泊中時拙庵先生戩

時戩字天保後改字多福滄州人官治中少爲人奴後讀書爲學第進士其主良之南渡爲監察御史歷清要致仕卒爲人純厚好學多詣易左氏春秋君子儒也自號拙庵與劉京叔家三世交歸潛志

廣道家學

王先生守正

王先生守素合傳

王守正守素醇德先生之二子也皆好學樂善不慕榮利得先生之志竹溪集

廣道門人

文獻竹溪先生懷英

党懷英字世傑故宋太尉進十一代孫焉舉不得意遂脫

翰林學士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金史

梓材謹案元遺山中州集有先生傳云少穎悟日授千餘言師亳社劉昂老濟南辛幼安其同舍生也是先生與辛氏同學不獨一師也傳又云夫人石氏祖涿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云云蓋本諸趙滋水所作先生墓碑

文獻遺文

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眾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曲阜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周迂齋先生馳見上溢水蒲友

榆山家學

府判王錦峯先生仲元

王仲元字清卿東平人廣道先生之姪也官府判工書法趙黃山自號錦峯老人卒于京兆幕歸溢志

梓材謹案歸溢志本作廣道之孫考黃山表榆山墓云生子仲元清修端愨文稱其德元文類載楊奐爲先生墓表云廣道先生之從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若党懷英趙渢皆師尊之是先生爲榆山之子而榆山兄弟本党趙之師也墓表又云先生用薦者召應奉翰林文字改陝西路轉運判官以貞祐四年卒于官舍

附錄

嘗知阿平縣憲司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聞貴游可喜事

榆山門人

郎中趙黃山先生渢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第進士明昌末終于禮部郎中性沖澹學道有得黃山其自號也有黃山集行于世中州集

雲濠謹案金史先生本傳言其尤工書趙秉文云偃之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党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曰党趙云

蔡氏門人

党先生懷英見上魔道門人

忠敏辛稼軒先生棄疾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崔氏門人

左司劉先生昂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左司郎中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中州集

雲濠謹案金史先生本傳引屏山故人外傳言其早得仕年三十三爲尚書省掾調平涼路轉運副使時行臺自國子司業擢爲左司郎中會掌書大中與宗者自國子司業擢爲左司郎中會掌書大中與之志有薦其才于章賈弦漏言除授事爲言者所劾獄辭連之章宗震怒降上京留守判官卒竟如術者之言

屏山門人

補 御史雷季默先生淵

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先生出入京中儻然不爲屈不數月家有先生畫像雖大將亦不以書生遇之

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卽位宵衣旰食思所以
宏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顔以爲天子富于春秋有能致
之資乃上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
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
事上嘉納焉
先生學甚博文甚奇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
先生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爲三
傑

梓材謹案元遺山誌先生墓亦云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獻臣李之純雷希顔又云

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才略相同又云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後在希顔則先生行輩後于屏山矣

補翰林宋先生九嘉

附錄

元遺山中州集曰飛卿不喜佛法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辭學之士多好譯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異端

庵使劉先生昂胥

劉昂胥字景元別字季房陵川人其學無所不閱六經百代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嘗用門資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卒年三十七 中州集

雲濠案歸潛志字景賢博學能文從屏山游又與雷希顔章敬之元裕之善

高先生永

高永字信卿出于盤陽 梓材案歸潛志作漁陽 大族讀書略通卽棄之去貞祐初避太原南渡居嵩州出入屏山之門其學遂進初名夔字舜卿又名揆屏山改爲卒年四十六 中州集

敬先生鉉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雷氏同調

補主簿周放翁先生嗣明

周嗣明字晦之眞定人叔昇德卿名士文章氣勢一時流輩推之屏山最愛之嘗曰若德卿操履端重學問淳深眞韓歐輩人也先生爲人有學長于議論自號放翁屏山嘗爲作眞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 歸潛志

附錄

元遺山中州集曰晦之短小精悍有古俠士風年未三十交游半天下長于義理之學下筆數千言初不見其

所從來主滦水簿從其叔北征得還而不忍去使晦之不死文字不及其叔而理性嘗過之嘗謂學不至邵康節程伊川非儒者也其說類此

劉房山先生伯熙

劉伯熙字善甫燕人年十六七入國學喜爲詩文卓犖有聲與雷御史希顏齊名號曰雷劉崇慶之變遂不就舉貞祐初入汴金亡而復歸燕往來燕趙之間二十餘年復如汴卒于旅次年七十四房山其自號也先生資度瑰偉面若頎玉出于宦族而交一時鉅公故王綱國

體大禮經制無不洞練如性理象數經學文章皆能道其抵要其書法出于二王尤善眞行小楷 那陵川集

黃華門人

判官高先生憲

高憲字仲常遼東人黃華之甥幼學于外家故詩筆字畫俱有舅氏之風天資穎悟博學強記泰和三年乙科登第釋褐博州防禦判官遷陽破歿于兵間 中州集

韓先生玉

韓玉字溫甫其先相人曾祖錫仕金以滄南尹致仕先生明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歷授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陷絕諫舉兵入援而先生恃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傳檄州郡京兆統軍使謂公直據華州反使者覘先生軍疑預公直之謀先生道出華州被囚死于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 金史

臨終遺子書

此去冥路吾心浩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沈見可無慮世

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舉不見爾

李六峯先生澥

李澥字公渡相人少從王內翰子端學詩性寬緩笑談有味居京十五年善處世不爲人所忌嫉雅有前輩典刑累舉不第年六十餘卒于通許陳留之問 中州集

雲濠謹案歸潛志言先生自號六峯居士工詩及字畫皆得法于黃華與趙閑閑諸公游

資善趙滏水先生秉文 詳上屏山講友

路先生元亨

路元亨

張先生進卿

張進卿

滏水門人

員外元遺山先生好問別見明道學案補遺

文康王先生鶚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隱君申屠先生義附解器之梁希然

申屠義字順之世居子汴幼好書務實踐從趙禮部秉文遊效其字法金季遷都河南占籍壽良隱于賈衡墨必公其子致遠兒時問何事可立身先生督勗以學內

師金進士解器之外師鄜牧嚴侯所聘梁希然遂成大器後任御史仕至廉訪僉事吳文正集

尙書馮橫溪先生延登

馮延登字子駿吉州人國子祭酒擢刑部尙書平生以易爲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爲一書曰學易記藏于家中州集

梓材謹案秀水莊氏金文雅作者攷于先生云承安三年進士天興中官禮部侍郎城陷投井死又言其于正大末北使見留降之不從羈管二年放歸卒以節見受詩法于趙閑閑有橫溪翁集今佚

趙遯然先生滋

趙滋字濟甫本出馮翊其大父來爲汴梁戶籍判官遂爲汴人先生號遯然子筆勢飛動得趙閑閑不傳之妙一時學閑閑者皆不及而閑閑亦有咄咄逼人之歎畫入能品詩學江西派元遺山集

蓬門家學

補進士劉神川先生祁

梓材謹案雷希顏答先生詩云即今海縣漫腥膻獨挽洙泗可先前迺公有志屏山賢二豪在日于奉連傷哉未售墳已顯老我欲種南山田子之兄弟其周旋事業絕口空言傳其序云京叔將拜歸于陳徵言爲贈老孀廢學茫無所得獨記其交屏山雲卿襟期所在者云

歸潛志

人之生有三樂有志氣之樂有形體之樂有性命之樂今吾既不得時有志氣之樂又不富厚有形體之樂居荒山之中日惟蔡藿之爲養其所享無一毫過于人捨性命其何樂哉

方士之術西方之教其有無誰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粲然而治國治家煥有條理賞罰黜陟立見榮辱生死窮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豈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

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詭誕怪異出耳目外則波靡而從之而飲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爲尋常者良可歎也

國之不可治猶可以治其家人之不能正猶能正其身使家之齊而身之修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故吾嘗曰雖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獨不可太平乎是誠在我者也

六經中莫難窮者易莫難斷者春秋故子三十而學春秋以長而學易以長而多練事也

欲以寓此而立志也四十而學易以長而多練事也

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如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分人以財有時而盡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張平章萬公父彌學座右銘有云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此至言也

爲善而遇災屯困窮者命也非分也爲惡而遇災屯困窮者分也非命也爲善而得富貴亨達者分也非命也爲惡而得富貴亨達者命也非分也

命分之理惟識者爲能辨之

慾心不死道心不生

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其立己者在人者初不計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

凡事寧失之緩無失之急寧失之不及無失之過急者古人以爲病前輩有云優柔和緩又云天下事孰不因忙得錯了曷嘗令君緩不及事宜深思之

附錄

少穎異爲學能自刻勵有奇童目

弱冠舉進士廷試失意卽閉戶讀書務窮遠大涵濡鍛淬一放意于古文間出古賦雜說數篇李舜山趙閑閑

楊吏部雷御史王淳南諸公見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騰譽之

及與父御史公退居于陳相與講明六經直探聖賢心學推于躬行踐履自是振落英華收其眞實文章議論粹然一出于正士論咸謂得斯文命脈之傳

壬辰北還鄉里躬耕自給築室榜曰歸潛

戊戌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魁南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臺拈合聞其名邀至相下待以賓友凡七年而卒

王鹿庵銘其墓曰神川力學洞鑒心胸明理貫道匪文奚工玉佩瓊琚大振辭鋒導家學之淵流會百川而朝東韋甫適越惜不時逢

郝陵川爲渾源先生哀辭引曰歲庚子經甫踰童獲拜先生于館舍而還南軺闊越八九歲已酉春先生往來燕趙間始得奉杖屨格言義訓雖屢得聞而頑鈍椎魯之資捍棘而不入是以塵心槁思渴而未沃也庚戌春方負笈南邁以遂摳衣之問而凶訃掩至纖而其弟義季來以先生易簀時所付一書四十篇曰處言見示經再拜雪泣讀之其辭汪洋煥爛高壯廣厚約而不缺肆而不繁其理則詣乎極而窮乎性命于死生禍福之際尤爲明析非世之所謂文章古所謂立言者也于是感愚志之不卒傷先生之不天憫吾道之不競恨憤惋激吐辭以哀之

王秋澗追輓之曰我自髫鬌屢拜公執經親爲發顓蒙道從伊洛傳心事文擅韓歐振古風四海南山青未了一邱洹水恨何窮法然不爲山陽笛老屋吟看落月空趙穆識歸潛志後曰神川一代偉人世爲賢獻之門其斯道覺後世以永聖脈一時士大夫尊師之人文之盛實所賴焉孟子謂君子所以教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淑艾者神川私淑之徒成德達材彬彬輩出是身雖沒而道不沒也道寄于文文傳于世世傳其文卽傳其名矣夫何憾茲

神川講友

陳先生時可

陳時可字季玉自號寂通居士劉京叔之友金文雅作者攷

陳氏遺文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亦非道語默何異哉夫魚不厭深矣龍德則不然升潛以其時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論逸民則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良止也聖人象是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莊周陽擠陰助者也至其舉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主其中央豈有吾聖門弟子反專于潛之一字者耶歸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爲根本身自表

堂銘序

楊氏門人

員外元遺山先生好問別見明道學案補遺

文康王先生鶚別見謝氏蜀學略補遺

沿川門人

同知孟先生宗獻

孟宗獻字友之開封人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曹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單州軍州事丁母憂哀毀致卒 中州集

趙黃山先生渢見上樵山門人

張先生璧

張璧字叔獻

奉直趙先生端卿曾祖弼父渥

趙端卿字正之浙人遠祖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曾大父弼居通許以教讀爲業先生幼孤養于叔父澤天資簡重薄于世味少日父渥教以科舉之業而于經有所得定興五年釋褐徵仕郎守解州安邑丞卽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爲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正大初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先生師尊王逸賓而高先生正之其交久而敬者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相都人闔變求死無所先生方與高正之對食顏色不少變投箸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尙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卒于寓舍年五十有四用畢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元遺山集

趙氏講友

隱君高學易先生仲震

高仲震字正之號學易先生出于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究心于六藝之學隱居鳳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爲神仙元遺山集

遜齋續傳

御史王先生國綱

王國綱字正之元節孫業儒術尤長吏事爲人端重樂易或有忤者略不與校亦未嘗形于怒色大定三年試補尚書吏部掾累擢監察御史秩滿救留再任開興元年關陝完顏總帥屯河中府與元軍戰敗績哀宗遣之乘上廄馬經詣河中問敗軍之由還至中途値元兵見殺時年四十四金史

党氏門人

安先生常

安常字順之從党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字太和末曾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玉方斗近四寸底銘九字卽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續夷堅志

黃山門人

府判王錦峯先生仲元見上輸山家學

申屠家學

申屠先生致遠別見泰山學案補遺

神川門人

文定王秋澗先生惲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後學鄧 王梓材 馮雲濠 謝鳳辑

宋儒博攷上

魯國范先生質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九歲能屬文十三治尚書教授生徒後唐長興四年舉進士累官戶部侍郎周廣仁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參知樞密院事進位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恭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宋初加兼侍中進封魯國公卒年五十四先生力學強記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

性明悟既登朝猶手不釋卷身沒家無餘貲太祖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屋第不事生產奠宰相也有集三十卷又述朱梁至周五代爲通錄六十五卷行於世宋史

梓材謹案四庫提要于薛文清讀書錄節所編性理羣書云其上及范質者以朱子作小學嘗錄其詩旁及蘇軾者則以司馬溫公行狀之故也

原孝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上自天子下至於庶人未有不由而立也嗚呼爲孝之道是因乎心者焉孝有小大性有能否君子小人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行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溫凊之禮愼以飲食之節起居進退罔怫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至於愛敬之道乃天性也無忽天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匱也世之愚者知其孝乎而不知所以爲也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股可療焉乃折體斷股密簀於味苟親之禱幸而未盡而或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以爲孝之感乃聞之於州縣聞之於天子官給之而思其效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其事者遂以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戶也踰牆鑽穴而進殞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憂者也予曰毀不滅性死生之際尚或存也苟居疾以剔膚由昧而喪軀則所謂陷之於不義者也禽之相食尚曰無有安在爲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之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未之覩焉且民之耳目烏知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諭之而已既諭之且制之俾爲孝之民誠其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

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始於一邑迫於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戒兒姪詩

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

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

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

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

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淵與薄冰陷之惟恐墜爾胥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

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詩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高先生頤

高頤字子奇雍邱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擢乙科四遷魏博觀察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於大名彥卿遣之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彥卿鎮鳳翔會詔酋彥卿洛陽先生復爲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居於魏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

其子南金舉學究自陳父年八十四家貧無以存遺願
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頓
對上曰此高頴子耶頓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迨踰
旬月晨暮對案飲食常拱手危坐未曾少懈其恭謹蓋
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先生
左補闕致仕後卒於家先生有清節力學強記手寫書
千餘卷彦卿待之甚厚或過致優給先生計口受費餘
皆不納 宋史

博士聶先生崇義

聶崇義洛陽人舉三禮五代時累官博士校定公羊春
秋周顯德中進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以宗廟祭器漸
失規式命檢討纂書以聞宋初又上三禮圖凡宗廟禮
制多所更定 姓譜

三禮圖集注自序

冠冕衣服見吉凶之象焉宮室車旗見古今之制焉弓
矢射侯見尊卑之別焉鐘鼓管磬見法度之均焉祭器
祭玉見大小之數焉圭璧繅藉見君臣之序焉喪葬飾
具見上下之紀焉舉而行之易於詳覽

附錄

賀鑄曰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暮之歲篤志
禮經會國朝創制舉器治於車服乃究其軌量親自規
模於是博采三禮證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遂鑽研尋
擇推較詳求躬命繕寫凡舊圖之是者率由古典否者
以義裁量作程立制昭示無窮

朱子論文廟釋奠祭器曰祭器並依聶崇義禮圖之樣
式兼見政和中詵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遵法
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爲後世
法紹興十五年曾肯扈以其樣制開說印造頒付州縣
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而所頒降儀式印本尚仍聶氏
舊圖之陋未爲得也

陳伯廣跋三禮圖曰子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
而攷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

諫議崔先生頌

崔頲偃師人後唐平章事協之子以蔭補官歷漢周官至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太祖問以一時典禮應對閒雅上甚重之 姓譜

知州辛先生文悅

辛文悅口口人太祖幼從肄業逮即位召見授刑太府事時周鄭王出居房州太祖謂先生長者命知房州以保全之 姓譜

尚書竇先生儀 附弟儼侃俛僖

竇儀字可象漁陽人周諫議大夫禹鈞長子諫議嘗建

書院延名儒以教遠近之士先生學問優博風度峻整累官禮部尚書太祖欲相之趙普忌其剛直沮之及卒太祖惘然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弟嚴侃俛僖與先生皆登第時謂燕山竇氏五龍儼字望之好賢樂善官禮部侍郎侃官起居郎俛字日彰參知政事僖左補闕 姓譜

附錄

黃東發曰竇內翰儀有識操多知故事不肯短趙忠獻

竇既全國體亦以自全

竇先生儼見竇儀傳

望之遺文

昔者秦始皇之重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帝之惡方嚴而人閒尚通變上言化下下必從焉是以雙劍崇郎飛白成俗挾琴飾容赴曲增抃自然之道也

朱靜裕先生昂 附弟協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父寓潭州遂家於衡山先生少好學有朱遵度者時謂之朱萬卷目先生曰小嵩卷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揚州先生謁令

坤陳治亂方畧令坤器之以權知永正縣有政績令坤遂表授本縣令改衡州錄事參軍知州李昉見其文深加歎賞既又爲薛居正所知二人遂薦引之太宗朝擢知水部郎中直祕閣眞宗卽位除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屢表乞骸骨敦諭彌確乃授工部侍郎致仕仍令俟秋涼南還故相張齊賢而下皆賦詩贈行詔從臣祖於東門弟協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亦告老而歸時以比之二疏陳堯咨知荆南表其居曰東西致政坊先生所得俸常以三之一購奇書於所居爲二亭曰知止

幽棲自稱曰退叟卒年八十二門人謚之曰靜裕先生

先生方正悟淡十五年爲洗馬不遷非公事不至兩府

有文集三十卷　隆平集

梓材謹案宋史文苑先生本傳云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又言其老而閒居著賢理論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弟協以純謹稱又稱門人謚先生曰正裕其子三人正彝正辭正基皆以正爲名似不當復以正字謚先生也

陳氏師承

蔡貞白先生蒙叟

蔡蒙叟字口口閩縣人博通古今之務蘞高不仕弟子從遠方至者常滿其門諫議陳從易洎里中顯達者十餘人皆北面焉郡守薦授州助教非其好也年八十餘卒於家號貞白子著緇子三卷凡五十七篇行於世姓譜

焦先生口

焦夫子亡其名居峨山宋初時人飽詩書以博學教導人故世人稱夫子云全閩詩話

和峴字晦仁浚儀人晉宰相凝子十六登朝爲著作郎丁父憂服闋拜太常丞建隆初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勳賛導乘輿進退閒雅拜刑部員外郎仍判太常寺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於南郊丁丑冬至有司請復祀昊天上帝詔議其禮先生以祭義戒於煩數請罷之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先生獻議正之四年南郊建議望燎位僎燿火謂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二舞先是王朴貿儀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既沒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先生講求其理以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太宗卽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使削籍配隸汝州六年起爲太常丞分司西京端拱初上躬耕藉田先生奉詔司賀表至閤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祕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是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弟嶼字顯仁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邱主簿累遷光祿寺丞先是其父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冤枉等事著爲疑獄集顯仁因增益事類分爲三卷表上之召試中書

擢爲太子中允撰七榜題名記并補註其父所撰古今
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遷右正言累
加水部員外郎中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
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宋史

祭酒孔先生維

孔維字爲則雍邱人乾德中以九經及第爲國子博士
使高麗王治問禮先生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
之序治悅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累遷國子祭酒
校定五經疏義姓譜

宋先生準

宋準字子平雍邱人開寶中舉進士擢甲科授祕書省
祕書郎直史館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太平興國四
年遷著作郎通判梓州轉左拾遺歸朝預修諸書再知
貢舉判制誥端拱二年卒年三十二賜錢百萬先生美
風儀喜談論辭采清麗在官所至皆有治聲宋史

文先生祚

文祚居蜀之溫江有經學邑人師之氏族譜

文靖李先生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侍御史炳之子太宗時進士爲右
補闕知制誥上嘗稱其風範端凝眞宗時拜相日取水
旱盜賊奏聞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之艱難不然則
留意於土木禱祠之事矣王文正旦初以爲細事後果
驗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至於焚封妃之詔奪西夏之
謀不用浮薄不市私恩可謂正大光明矣張忠定詠曰
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望無如李太初卒謚文靖姓譜

附錄

文靖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鎭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

長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公同知制誥聞公參政
以啓賀之歷詆前爲參政者而譽公甚力公慨然不樂
命承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眞優於數公亦適遭遇耳乘
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
終爲相旦不復用

司馬溫公訓儉曰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
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
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尹和靖曰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黃東發曰劉元城有言本朝名相惟李沆最得大臣體以不行利害文字事奏水旱盜賊爲證愚亦謂本朝名相度量無如王公旦臘暑無如寇公準公準公預憂禱祠土木之事作則王公旦所不及預知丁謂不可在人上則寇公準所不及

又曰文靖作相嘗讀論語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未能行

周先生頊

周頊蜀人有隱德號正晦先生氏族譜

員外李先生覺

李覺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國子祭酒鼎於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先生太平興國初舉九經爲祕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先生校定太宗親擧先生講易泰卦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詳校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姓譜

邢先生敦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邱與宋準趙昌言交遊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或遊市廛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眞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沂公爲考制度使以名聞詔可許州助教讓而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宋史

孫先生成象 父僊附子頊

孫成象字乾曜長沙人父僊居郡城南輕財樂施教子有方里人以爲長者湖湘衣冠論治家可法者推城南孫氏先生性篤孝事親能竭誠力友弟以愛居喪致哀謹禮鄉里稱之好學問爲文章長於歌詩善書法有名場屋間聞善見德篤好而力行之嘗以事出旁郡而母以疾亡既還伏棺悲摧累日不能飲食忽撫其子曰吾不爲無後死當免於聖人乎其從先君遊無所恨語已號頓而卒年三十三長子頊荆湖北路轉運使累贈先生刑部侍郎劉忠肅文集

陳先生充

梓材謹案轉運字景修號拙翁咸平間進士官終太常少卿以才顯於世少孤受教於母爲賢母錄以致其思亦見忠肅集

陳充字若虛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聲酒自娛不樂從
官邑人敦迫赴舉雍熙中天府禮部奏名皆爲進士之
冠廷試擢甲科釋褐孟州觀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寇
準薦其文學得召試殿中丞出知明州入爲太常博士
累遷兵部員外郎景德中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
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
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先生詞學典贍
唐牛僧孺李宗閔之善伯鯀之惡俱不
能處殃及其子先生因作論以反之性曠達善談謔酒

於榮利自號中庸子臨終自爲墓誌有集二十卷宋史

周先生儀

周儀邵陽人讀書武岡紫雲石室雍熙初舉進士官至
諫議大夫爲嘉祐直臣後徙武岡以原籍田廬分贍宗
族姓譜

吳先生元扆父廷祚

吳元扆字君華太原人父廷祚字慶之在周爲樞密使
宋興加中書門下三品建隆初爲雄武軍節度使改京
兆尹卒贈侍中先生尚太宗蔡國公主累擢至山南東

道節度使兩知河南又知定州徙知徐州以疾卒年五
十贈中書令侍中厚重寡言治家有法好儒學聚書數
千卷至先生殆書乃至萬卷嘗讀左氏春秋尤通內典
精筆札臨事愼重御下有術在藩鎮能愛民待賓客必
盡禮奉身簡素所得祿賜均及親族宋初以來尚主者
獨稱其賢云隆平集

愼先生知禮

愼知禮衢州信安人幼好學年十八獻書於錢俶署校
書郎命掌書記宋太平興國三年授鴻臚卿歷知陳州

興元府母年八十餘居宛邱懇求歸養退處十年縉紳
稱其孝友母服除表請納祿至道三年以工部侍郎致
仕先生自幼至白首歲讀五經周而後止每開卷必正
衣冠危坐未嘗少懈咸平初卒年七十七宋史

主簿盧先生禎

盧禎字叔微杭州人自幼穎悟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
周易孟子端拱初登進士第調東鹿主簿卒嘗著五帝
皇極志孺子問翼善書數十篇萬曆杭州府志

李先生士眞

李士眞衡陽人至道中講學石鼓書院重加修建上聞賜額湖廣通志

楊先生大雅

陳先生從易合傳

楊大雅字子政初名侃避眞宗藩邸名而更之唐靖恭諸楊虞卿之後家錢塘端拱二年登進士第久歷外官復與陳從易並命爲知制誥二人者皆博學有行義時謂之楊陳先生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卒年六十九所著有大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從易字簡夫泉州人端拱初登進士第踐歷之久始擢知制誥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年六十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稿五卷西清奏議二卷隆平集

閻先生路

周先生式合傳

閻路字蹈之口口人太子中舍致仕號太原先生夫人華陽楊氏少孤外祖張崇文春卿撫養於其家春卿爲益昶時秀才通五經博極羣書和歸朝春卿留蜀畏遠

賊起郡邑大擾路中盡委去資橐挈家所有書居貨財皆以自隨每遇賊至輒先出避之賊退復還不絕如此書如爲兵火踩爛後求無有也又言其以左氏春秋流通其學君復以其父之授以左氏春秋教育之又屯田員外郎羅君墓誌銘云君諱致生七年而孤與母閻依外氏於唐安由是爲其郡人恭奉之如父始遷於益之雙流君既生七年而孤與母閻依外氏於唐安由是爲其郡人叛唐安先遭兵君始九歲其外兄閻太古攜其家逃伏匿草野賊誅太古收斂其所藏書與君日夜講讀君能暗誦尚書自堯典至秦誓一遍至秦誓一遍不絕口每倩愛之授以左氏春秋流通其學君復以其父之所能勉勵太古之子顯故有文行爲西南名儒爲之師友自是北城外使子弟學求名儒爲之師友自是北城外使子弟學求名儒爲之師友自身其業日考其進否爲勸沮又言其生男二人長曰考其業日考其進否爲勸沮又言其生男二人長曰貶方從行流粹敬居官人德之次謚爲學有守節中父子無名可考太古與子顯未知倘其否也然據此則太原先生之族其爲學者多矣且俱爲春秋左氏傳之學其家學淵源亦可見

查先生道

查道口人以謹儉奉己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菜亦然嘗謂所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王君玉國老談苑

陳先生堯叟 附子象之

陳堯公適經之曾王父也其先平原厭次人與子象之始徙居海州世治經爲儒者 長興集

向先生棨

向棨皖之熙人也咸平閒處士少通經史長而遊於江淮及晚憩志龍山之下結茅而居朝夕與諸徒講易安慶府志

高先生志寧

高志寧字宗儒洛陽人幼通六經尤深於大易咸平中舉明經應詔洞韜畧運籌決勝科召對龍圖閣言兵事莫備於師卦因講其卦於上前眞宗大悅授大理評事又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執政寵之改太子左贊善大夫天聖中充河北沿邊安撫副使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享明堂恩轉衛尉卿所著周易化源圖行於世

王先生口

王口口口人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不計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後生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誤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爲童子講如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孝弟有虧雖才華蓋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公人謂爲善之報 人譜

宋先生惟亮 附門人任玠

宋惟亮成都人號無爲先生嘗授經任玠晚究易 氏族譜

蔣先生至

蔣至

丁先生度 父遂吉

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顗後唐清泰初陷契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遂吉以醫術事眞宗藩邸然好聚書與儒者游先生強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爲書命十餘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爲大理評事累遷中書舍人慶曆中副杜衍宣撫河東久之遷端明殿學士

知審刑院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錄五卷贈邊錄一卷明年參知政事罷爲紫宸殿學士改觀文殿學士再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先生性淳質不爲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蓍龜應占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嘗示以敬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對曰臣等亦願撫傾滿以知其有親更勑其弟子融辟監光州茶場便奉養累遷太子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卒 劉公是集

後述以賜之嘗著通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編年總錄八卷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卷 宋史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集韻十卷提要云舊本題宋丁度等奉敕撰前有韻例稱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等建言陳彭年邱雍等所定廣韻多用舊文繁畧失當因詔祁等與賈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爲之典領然考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云則此書奏於英宗時非仁宗時成於司馬公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其書凡平聲四卷上聲去聲入聲各二卷共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視廣韻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二字又著錄丁度撰今考所附舊韻十三部與度所作集韻合當出度手云

陳先生耿 祖審交父昌業

陳耿字仲操眞定人祖曰審交父曰昌業世世傳鄭氏禮易不仕先生受學父祖祥符中以經中第得上元尉歷遷建雄軍節度推官知永濟縣王丞相沂公鎭魏善其政奏徙大名拜權永清軍節度判官丞相以爲賞薄知其有親更勑其弟子融辟監光州茶場便奉養累遷太子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卒 劉公是集

員外王先生絲

王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之後世居蕭山先生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游學京師大中祥符八年春擢進士第除與國軍司理參軍累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學校士望缺然而先生聚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廬百楹朝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最於諸郡歷遷兵部員外郎知通州朝廷召權三司鹽鐵判官卒年六十一 范文正公集

王氏學侶

沈先生僑

沈僑蕭山人依其外兄吏部王絲以學以子衡登朝爲大理評致仕後贈尚書刑部侍郎 蘇魏公集

王先生世則

王世則長沙人冠歲辭親入南嶽讀書其父遺錢一千居數年還家寧親出二千封識如故人以爲異太平興國八年御試進士以六合爲家賦擢第一人雍熙初官右正言與右拾遺洪湛等請立許王元僖爲太子太宗怒出知蒙州至道二年爲永州太守 湖南通志

彭先生乘

彭乘字和建華陽人大中祥符五年登進士第授漢陽軍判官與同年生游相國寺門顧望皆有從游之樂先生獨曰綫老矣敢舍晨昏之奉乎翌日遂乞侍養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除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天禧初用寇準薦復召試爲校勘遷祕書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蕭制蜀人不許赴蜀官特恩自先生始父卒既葬甘露降墓柏上人以爲孝感起居注闕中書擬人先生在選中仁宗指其名曰此老儒雅有恬退稱遂用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羣牧使卒年六十五家聚書萬卷多先生手自校正質重純孝特爲文少工 隆平集

梓材謹案 實氏氏族譜云國史載乘爲華陽人繁華陽皆隸成都而乘實以太平興國八年生於繁見於故待制韓公駒所爲跨竈先生李公新集序曰繁上則彭乘之文詞云

黃先生敏求

黃敏求懷安單鹿鳴山人祥符五年以爲本軍助教先生明經術嘗著九經餘義四百九十篇轉運使滕涉以其書上進帝命學士晁迥等看詳迥等言所著撰可采故特有是命 會要

魏先生京

魏京高安人天禧進士博學能文鄉里以魏夫子稱之名其所居曰儒榮坊姓譜

文孝張先生觀

張觀字思正絳州人以資政殿學士知相州徙瀛州河壞縣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移北原以避水先生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徒卒塞之堤完水亦尋止趣歩悟曉持廉仁宗嘗飛白書滿字賜之以寶其節姓譜

梓材謹案小學外篇載先生官參政時教劉器之等三人勤謹和緩四字晁氏客語呂氏雜錄皆以爲李若谷事小學蓋誤

雲濠謹案隆平集字思政初名正觀御去正字卒謚文孝

文孝公座右銘

怒者變常而逆德戕賊和氣和氣爲性命之本可不寶之和順積中大盈若沖保其宗施於公吾與之終

附錄

平生未嘗草書因自爲詩曰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性至孝爲祕書郎而父居業猶爲蔣職官請以官回授其父眞宗嘉其請擢居業京官遷尚書左丞丁父憂哀毀過甚既練而卒

陳先生希亮 附子悅恪恂恒門人宋端平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違難遷眉州青神之東山先生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先生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乃召兄子誨諭使學遂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儒初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再遷殿中丞知鄠縣老吏曹朕侮法以先生年少易之先生視事首得其罪朕叩頭出血願自新先生戒而捨之卒爲善吏累遷太常少卿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贈工部侍郎先生爲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好民猶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毋老子端平幼先生養其毋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登進士第四子悅度支郎中恪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愷字季常少時使酒好劍嘗從兩騎挾二矢與東坡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逐而射之不

獲乃怒馬出一發得之因與東坡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傑稍壯折節讀書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遯於光黃閒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簷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東坡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爲季常云宋史

附錄

胡一桂曰先生長於易謂韓康伯著十三篇徒釋音義

莫得尚象之制故作論以明之

陳先生庸 附族弟諭

陳庸字景回眉州青神人始與季父希亮族弟諭學於成都天聖中俱登進士第縣令名其所居坊爲三俊初授澧州推官累以太子中允致仕買田築室於淮汝間曰潁川吾故郡也宴居十年卒先生自首好學不衰以義將其氣喜作詩不加琢磨而能自達其意 黃琮 宋史

齊先生唐

齊唐字祖之山陰人天聖進士南雄州僉判歷職方員外郎 姓譜

梓材謹案鄭氏通志藝文略先生五經要旨五十卷經義考云佚

學士羅先生孟郊

羅孟郊興寧人生而穎異早喪父事母孝弱冠結廬羅嶺以學鄉子弟從之先生指授鄉至邑始有學者天聖八年舉進士第三人累官諫議大夫翰林學士乞歸養母前輦蕭然母冬月思膾先生解衣入池取魚供母鄉人目其池爲曾子湖 廣東叢志

林草範先生巽

林巽字巽之海陽人天聖中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慶曆中投匭論事仁宗異之除徐州儀曹不就南歸讀易舊書八篇曰卦元卦經卦緯讖辭起律吹管範餘敘和總名曰易範人稱爲草範先生 姓譜

宋先生堂

宋堂雙流人舉賢良方正成都府府學說書名載國史 氏族譜

陳先生之奇 吳卷一頁二十九全稱同

陳之奇字虞卿其先自長安徙吳先生天聖中禮部進

士廷試下第里居十年無仕進意後又以進士爲鄱陽尉歷丹徒泰興二縣令李璋尚公主詔舉經術行誼者爲隴西郡王宅教授卒以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開居十八年先生孝親信友約身篤行好學知道吳人言家行者必推之每出乘羸駒里巷見之斂然曰此吾陳君子也是時胡安定以經術教授諸生蘇子美以文章退居山林先生以德行棄官而歸名動海內稱吳下三賢人焉蘇志

黃先生孝綽 附子華

宋元學案補遺 附卷一

黃孝綽字公裕世居浦城自其父殿中丞覺徙居舒州之太湖爲太湖人自號潛山叟而舒人尊之曰先生先生於孝弟有至性居鄉與人子言必以孝與人弟言必以順所居人用化之至相詔語曰毋或作非使黃先生知也其子華居官每歸省必問今日治事何如使條其狀聞其當於義理則歡然爲之飲酒常謂曰吾所以不事察襲書其實仙遊縣志

仲先生訥

仲訥字樸翁定陶人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歷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卒年五十歟卒年七十四先生尤善書書其法本二王顏柳子自華以下五人皆服儒能如先生教華字任道自少奇穎有

爲詩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爲鄉戎議二篇王臨川文集

朱先生㮚

朱㮚口口人官祕書丞集賢校理春秋之學爲士林所稱苦心探賾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若干卷范文正文集

劉先生庚附子常蒙

劉庚字口口渤海人河中永樂主簿博學多識善教諸子門內講習自相師友長子中嘉祐進士輔祁州司理參軍幼喜讀書長益自刻苦寢食道次不輒廢書以爲天下之至樂在是而世所謂樂無以易性和靜而疏達與人交忠信不渝居官閒則與士子講學所以教誘之甚厚其弟蒙有文行被召試校書郎知唐州湖陽縣以不合投劾去劉忠肅集

崔先生謙禮

崔謙禮

李先生照

李照

附錄

金人論雅樂疏曰宋初亦用王朴所制樂時和嶺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望縣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上下一律或謂其聲弇鬱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閒楊傑參用李照鐘磬加四清聲下王朴樂二律以爲新樂元祐閒范鎭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閒魏漢律以范鎭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爲尺其所造鐘磬卽今所用樂是也

然以王朴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疑於太重其後范鎭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卽周喤所用鐵尺牛宏等以爲近古合宜者也

龍圖梅先生摯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起家慶曆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省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於春地震於夏雨水於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陸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

人民浙江隄防黃河淤塡所謂水不濁下陛下宜躬實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依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徙開封府推官遷判官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歷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知杭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中卒先生性淳靜不爲矯厲之行政迹如其爲人平居未嘗問生業喜爲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餘篇宋史

五瘴說

仕有五瘴避之猶未能也急征暴斂剝下以奉上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貪惡不白刑獄之瘴也晨昏荒宴廢弛王事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姜以娛耳目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疾之疾者殛之以示天戒雖日在輦轂下亦不可遑恤荒遠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瘴之過止歸咎於土瘴得不謬歟

梓材謹案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公儀景祐初以殿中丞知州昭州號二廣瘴癘水土惡弱處公常爲當書於座右亦可爲訓也

蒲先生遠猶

蒲遠猶字仲興劍南人少而能賦與女弟幼芝俱有聲幼芝嫁成都張俞學問文章與其夫抗衡先生登慶曆六年進士第詞賦甚嚴學詩易太玄皆從蜀之大儒講授有師法爲縣竹尉丁內艱益自刻苦於文學調河南尉薦爲臨晉閿令黃豫章集

楊先生構附子持瓌琉璋琛

楊構字起宗華州人始以蔭補官舉進士爲永州推官累遷判明州江寧河南未之河南而卒其爲臨安也以著作佐郎六遷爲職方郎中先生好學善屬文日誦數千言事繼母以孝聞所至其職以不廢民樂其政而利其所興作尤篤意於學者所至必興建學舍爲事士以此多從之遊在明州築錢湖儲水數千頃以救凶旱而民不以爲勞熙寧六年卒年五十有八子五人持寶應主簿瓌知中盧縣琉光州司理參軍璋琛皆世其學長興集

張先生翥

張翥字聖民濮州鄄人少貧力學爲文章起家應鄉舉爲州第一人獲試禮部復第一補江州司戶參軍遷餘

杭令縣初無學先生爲開堂廬盛勸迎之禮率其子弟
日講誦其間自是邑多學者繇國子監直講丞相潞
公監修國史以爲史官檢討歷拜諫議大夫知鄧州徙
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卒於官年六十有六沈
存中括增其門下少好讀易老而彌劭所爲文章凡四
十卷長興集

房先生昭庶 附子畬權

房昭庶蜀人洞曉樂道學仁宗朝以大臣薦得旨賜對
特受祕書郎有樂書行世國史有傳子審權著大樂演

就醫授管勾成都府玉局觀會改官制爲承儀郎終於
之注解共三十三卷 拙齋宣集

陶先生叔獻

陶叔獻字元之其先世爲廬江大族自其父杭州巡檢
官於蜀無所不讀而於詩易春秋尤能究達其義各爲
文章皆散亡獨所撰西漢文類行於世 西漢文集

王先生口 附子勉

王口嗌瑯瑯臨沂諸王在齊不遠遷者於其鄉有德卒
先生少好學能屬文以進士起家爲廣濟主簿恤親喪
去喪除六合主簿州部官長交薦之補揚州部官長交薦之補
延四方學者與之講學卒於官年四十生四子宋宇察
宰皆學於鄉先生察知烏程縣事 長興集

張先生公裕

張公裕字益孫蜀之江源人皇祐中應進士舉中甲科
爲戎州軍事推官歷改太子中允知定州唐縣以辭魏
公薦英宗選充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改判吏部丐
郡知嘉州遷太常博士以父喪哀毀致疾服除請閒官
就醫授管勾成都府玉局觀會改官制爲承儀郎終於
文吳越學者多從之竇祐元年登進士第卒於京師所
爲文章皆散亡獨所撰西漢文類行於世 西漢文集

王先生口 附子勉

王口嗌瑯瑯臨沂諸王在齊不遠遷者於其鄉有德卒

而其要歸與門人子弟誌其行曰恭睦先生子肱字力道游翁童子時與力道游是時恭睦尚無恙雨孺子同學閒相愛故雨家親亦相愛力道於書無不觀而尤喜易春秋而終以酒死黃溍文集

張先生錫

張錫漢陽人知新州初建學校於州自是人始知學統志

朝奉李先生渤 附弟巖

李渤字子文樂昌人世業儒有聲嶺表性至孝與弟巖事母張氏惟謹登嘉祐進士郡人尊之號爲李夫子嘗試南昌作閒伯庚之風頑夫廉賦中魁時人膾炙稱爲李伯庚有詩云嶺北書聞夫子號江西曾振伯庚風巖字子章皇祐四年以上書召見崇政殿特賜同進士出身官至朝奉郎子文知白州子章知象州粵大記

沈先生括

沈括字存中湖州人嘉祐中進士累官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置象器新歷轉太常丞時籍長車葉翫頗先生論止之使契丹閱其山川風俗上之拜翰林學士後謫

秀州李先生博學無所不通凡律學醫卜諸家皆有論

著述論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攟摭二卷王氏王荊作三卷又案宋志有左氏紀傳五十卷不著人名氏明氏通考作三十卷李氏壽滹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則亦先生之書矣

語錄解

人之情無節則流故長幼貴賤莫不爲之節制從流而下則狎於鄙慢從流而上則樂於僭侈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舜有事焉非以爲仁義而後爲之也人皆有是心舜能勿忘而已求仁義而爲之所謂正心與助長也

耳目能受而不能擇擇之者心也故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心則不然是則受非則辭此其所以爲大也從耳目口體而役其心者小人之道也

禮說

喪服但有曾祖齊衰三月曾孫緦麻三月而無高祖元孫服齊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連者則必爲之服喪三月故雖成

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視文無遠近亦皆曰曾孫儀禮喪服

夢溪筆談

知道者初未至脫然隨其所得皆有效驗

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蒼說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蒼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奇三少爲陽如爻之偶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

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　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　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蓋則變純少陽蓋純爲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多亦不能占之國語謂出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用爻辭酌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朱子曰諸家撰舊說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占與引國語之說爲誤爾

據唐人琵琶錄以爲調琴之法須先以右口合宇宙弦乃以宮弦下生祉祉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弦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弦舊定聲故其高下無準出入

臨時

朱子曰按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爲高耳說復如禮樂精微之際其爲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

附調絃法

散聲陽四而得二聲宮與少宮中徽亦如之而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按下散上得二聲其絃則同八徽陽三而得六聲與少角按上得三聲宮與羽商與羽按下得三聲　九徽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宮與少宮商與少商中徽亦如之而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宮與羽商與羽散上得二聲其絃則同八徽陽三而得六聲宮與少角商與羽角與變宮按上得三聲宮與羽商與羽按下得四聲宮與羽商與羽

角與少宮祉與少商爲四○內角聲在九十開四之一○少濁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少商與羽少宮與祉羽祉與商角與祉祉與少宮羽與宮爲五○內角聲在九八開四之一少清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少商與宮爲四○內角聲在十一徵少濁按下者隔二而得四聲少商與祉祉與少宮與角羽與商祉少宮與羽祉與少宮羽與祉祉與羽羽與少商爲六○內角聲在十三徵之左比絃相應而得六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少宮少商與少商凡六

附錄

李端叔爲畫像贊曰先天弗違聖時以乘人謀鬼謀其誰與能彼雖淵密我則撰敘萬目交張維綱之舉展也之往往化而博彊先生嘗曰學所以治性修身而充吾之所有非特誇論辨要利祿爲也能積乎中發而粹乎外則無媿爲君子若夫貴賤榮辱通塞險易當以義命之而已

吾人一世絕擬孰友多聞宛在中沚用此以通亦以是窮自崖反矣凜然孤風

侍其先生沔

侍其沔字國紀吳縣人爲學貫穿經傳與人交如濡薄遇其急奮義以往不避奸險屢不退爲鄉先生 姓譜

柯先生迪

柯迪字仲常南安人嘉祐四年登第元祐元符中兩知福州歷福建提刑湖南轉運使終朝議大夫直龍圖閣乾隆府志六年中進士第調青神尉移蔔州司理參軍累改祕書丞尋遷太常博士知鄭縣以疾分司西京卒年

馬先生口

馬口字損之其先蓋長樂郡菁姓後爲彭山人生而聰穎纔五歲聞鄰人誦書輒喜稍長遂好學讀五經尤專詩書探深抉奧志其本統泛閱古史百氏該綜得失舉進士不第退而講學誨人每正席橫經演明大旨凡訓傳之殊騁及其廣說則判是否歸於至當學者多信嚮之往往化而博彊先生嘗曰學所以治性修身而充吾之所有非特誇論辨要利祿爲也能積乎中發而粹乎外則無媿爲君子若夫貴賤榮辱通塞險易當以義命之而已

委之世俗所謂厄窮憔悴者安足累吾靈臺是以抗志孤行愈困愈篤口不出柔言目不顧令色不枉己以徇物不違義以求人簞瓢藜藿裕然自首云 呂滋德集

太博李先生彤 附師張中行

李彤字周伯晉原人少篤學時鄉先生職方員外郎張中行守岳陽往就正得易與春秋大旨朋友長其博聞又嘗摭前世忠邪事以類相從爲史斷十三篇以監治亂慶曆六年中進士第調青神尉移蔔州司理參軍累改祕書丞尋遷太常博士知鄭縣以疾分司西京卒年

于先生房

于房

趙先生承慶

趙承慶字祐之秦悼王之孫武信軍節度使天水郡公追封循國公謚康簡生平博覽墳典嘗註易十二卷極天人性命之理天子覽而嘉歎賜以金幣宋宗室著述自先生始楊無爲集

王先生岳

王岳字景申彭城人爲人剛毅少所屈下其父捐館時尙未冠治喪哀毀如成人終喪閉門讀書不履世故數年學大就進止屹然爲古儒者山東學士皆右之州以禮詩爲庠正其所教導弟子悉有師法治平四年登進士乙科試祕書省校書郎最後補東安尉夷人不知爲學先生爲新孔子廟使雄壯方秋與其令釋菜行禮禮成以書報沈睿達遼曰使後世有學者知是爲名教主焉遼回使後果於鄉二十有五再試禮部再不利益自刻苦治經術其所存如此元豐三年卒年四十有六雲巢編

楊先生從

楊從字存道江陽人累世以儒學著名爲於鄉乃登治平四年進士第爲人孝弟慈祥其文學鄉先生以爲可宗其爲吏不媿古之長民者年四十九而卒其葬也黃潛翁爲贊其畫像以教其鄉縣之子弟云黃溍章集

張先生俞

張俞隱居岷山七被詔命不赴賜以官又乞回授其父號曰白雲先生大節見國史事見先賢篇氏族譜

梓材謹案先生字少愚益州郫人祕書郎辭官歸隱居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性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涉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成而卒妻蒲氏賢而有文爲之誄云

費先生求

費求蜀人登熙寧第官止眉山令博學爲鄉先生氏族譜

胡先生堯卿附子遵度遵道遵義章

胡堯卿字宗元新喻人少孤自力問學年十九以進士薦於鄉二十有五再試禮部再不利益自刻苦治經術行客游高安太子中允蔡仲舒口其孤立以兄子屬操行容游高安太子中允蔡仲舒口其孤立以兄子妻之爲闢書館館與朋其學旁近士家多就之者已而講授常數十百人年四十築草堂於高安之舊公嶺捐

十萬錢買官碧無所不讀終日與其徒辨析義理初不經意時事熙寧癸丑里人殫赴之迺行臆詔授臨江軍長史而歸猶讀書不休子遵度遵道遵義章皆力學遵道登第仕太和主簿黃孫章集

余先生燾

余燾字元輔方舍法欲行上書引成周事力贊之因命以官累遷至正郎後復上書改洪範篇自王省惟歲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乃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之下謂凡九疇皆有衍文惟四五紀無之至於八庶徵之後既言肅時雨若止蒙恆風若意已斷矣而又加王省惟歲以下之文則近於贅或者是其說然爲臺諫所彈不果行龔明之紀聞

句先生居體

句居體成都人登熙寧第官至朝請大夫王素使東蜀知其賢請權領懷安軍事卒懷安先生素號鄉先生著書爲多諸生從之廣多知名氏族譜

李先生傑

李傑邵陽人熙寧進士歷知永綏二州四川提刑湖南行崇信讓雖鄉曲一無所私自是人才輩出宣和三年

提學劉先生暐

劉暐韶州翁源人登熙寧庚戌進士第博學洽聞百家九流之書無所不窺崇寧中置廣南東路提舉學事司舉州縣學政歲巡所部以察師儒優劣生員勤惰而再舉則之任以先生爲之其教士子立課程懸賞罰賞賞

龍歸士林稱之祀邑鄉賢翁源志

大中呂先生防

呂防字大防龍游人熙寧中進士有學行龍游士子發舉自先生始累官至大中大夫明一統志

附錄

嘉祐末於縣南雞鳴山設義學士之慕道從游者眾一日登山見雞鳴棘叢中張羅伺之得白金數十鎰輸之官

員外姚先生舜仁附兄舜哲

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一

姚舜仁字會由歸安人元豐八年登第爲太學正召對稱旨除館職遷庫部員外郎進明堂定制圖并序上賜褒奬又譔明堂訓解一卷擬上之而疾作後兄舜哲表進以成其志西吳里語

提舉韓先生謹

韓謹字去華蒼江人崇寧二年進士累除處州教授著詩禮義解上之辟雍長貳稱奬拔之朝召爲國子博士改廣東東路提舉學士龍歸以所著義理數篇見當路居錢唐至宣和七年除端明殿學士再領宮祠建炎二年始歸延平抗章乞致仕轉正議大夫卒程珦爲之碑

黃先生裳

黃裳字勉仲其先金陵人五代時遷延平元豐五年登進士第累官太常少卿徽宗朝遷兵部侍郎又遷禮部侍郎求外任差知潁昌府移河南未行留爲禮部尚書歷知青州廬州鄆州丐宮祠提舉杭州洞霄宮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居福州復以提舉杭州洞霄宮居錢唐至宣和七年除端明殿學士再領宮祠建炎二年始歸延平抗章乞致仕轉正議大夫卒程珦爲之碑

經術深明旨趣醇正且其履行高介不羣張榘全文集

周禮講義自序

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矜盈以邀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王之於愚眾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是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耶適丁斯時人僞

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爲易也智足以闡微適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爲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爲心以質爲體文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焉二書之效使人知有聖初以薦授左劄散郎知連州元符三年轉朝散大夫賜緋魚致仕卒年七十三先生性廉潔與物無忤而政號剛明博學多識退藏若愚鄉鄒稱其長者知廣州蔣

議討之先生言於朝以爲天下之患莫先其大者苟知所豫防則纖芥之患可不勞而除契丹猖猾積有年所朝廷未有以制禦之此元昊餘孽之所以敢肆而不加懲也請休士氣養精銳儲財聚粟意北邊以爲豫備之計則西賊之膽落矣然後以餘力討之未晚也當國者惡其言出爲桂州學教授訓迪有方人材多所造就紹聖初以薦授左劄散郎知連州元符三年轉朝散大夫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周禮講義六卷存又周易濾州講義一篇存載演山集

朝議丁先生璉

丁璉字玉甫番禺人少有才名杜門讀書講明經學遠近受業者羅爌於外元豐二年進士授融州司戶遷宣教郎尋拜太府丞改朝議郎元祐六年夏人侵靈州廷

之奇以才自負每輒蔑前士大夫嘗泛舟與之同游九曜石劇談至三鼓驚曰君學問精博中州士不如也廣州人物傳

杜先生唐卿

杜唐卿宜章人元豐進士調浮梁主簿首興學校未幾芝生於學有善政百姓德之累官司農卿姓譜

王先生格附陳軒

王格字伯庸長汀人家貧授徒與陳軒厚元豐閒軒來守郡割俸錢五十萬餽之先生悉歸諸郡庠置田百畝以終憂經年始領端溪之命以疾卒於官舍繹官至桂州永寧令鄭西

膳生徒汀學有田自先生始福建通志

俞先生易直

俞易直字平叔歙縣人元豐登第為彭澤尉以母老歸清修節臨歿郡守曾謂命其屬往視問以後事答曰棺已具衣已浣方屬妻子附葬先塋不為齋具此外無所須也曾遣吏齎錢五萬供湯藥不受曰吾平生貧豈以五萬變吾志哉江南通志

運使李先生熙載

李熙載德廣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任廣西運使致仕

稱為夫子德廣州志

林先生綯附弟繹

林綯字伯素廣州懷集人少敦敏順悌其交不妄而篤於好善閉其戶以讀書為文至忘寢食母弟繹與之偕名皇祐中同日擢第先生之教也繹褐授潭州長沙攸賓州嶺方簿兼令遷桂州修仁令先生忘倚高潔其臨政惠愛撫循其民而教之以善猶子弟也故所莅稱治差韶州恭城令以父喪歸歠粥面墨廬居以終憂經年始領端溪之命以疾卒於官舍繹官至桂州永寧令鄭西

遷於城東番山之前日與學士諸生講論六經嘗告諸生曰夫學不力不足以成德善不明不足以擴充其性誦孔孟之書學先王之道苟無至誠好善之實而不知性命死生之說外禍福富貴則何足以爲君子儒哉文章可學而工也議論可講而到也魏科殊級可以力取也富貴利達可以苟達也皆世俗之所貴彼所謂貴者非良貴也君子之所異於人者以其存心心之所存四端而已不誠其意不足以正心不正其心不足以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之道一本諸心而已矣諸生其勉焉

夫喪良心而逐外物君子謂之戕循虛名而忘實行君子謂之盜盜可爲乎哉戕可久乎哉諸生其與師友朝夕講論德誼息心以明善變如魯之國是太守之所望先生平素以文人自負其爲是論士人翕然稱之後以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 廣東黃志

梓材謹案先生嘗爲游景叔墓誌篆額謝山題跋以先生爲元祐黨人之同岑則先生亦一學人也

楊先生恕 附師王由

楊恕字寬之河東人居於蜀爲兒童日誦千言師以爲不煩稍長酷愛春秋左氏有王由先生者砥礪名節以

勤悉服公以恬正事上以和信得友作樂養軒於廨東以奉二親兄弟六人皆服儒其已仕者皆在左州右邑之近安否之問日至庭闈閨門中怡聲安節先意恭順婦子侍御亦化其誠孝相與以給其力 劉忠肅文集

李先生常寧 附子弼

李常寧字安邦廣延人結髮學問晚而彌勵元祐三年上始臨軒策士數百人而先生爲第一時年踰知命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以疾卒子弼有學行 泰淮海集

元祐對策語

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

林少穎曰某嘗三復斯言以爲得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晁董公孫之策皆不及也

史先生通

史通字子深青神人以貢舉不第退居楠溪之上杜門著書絕人事者數年得易醬若干卷乾坤別解三卷禮記義一卷詳說四卷律呂氣數十二卷書義八卷詩義若干卷論語孟子解各若干卷史論若干卷其書旣出學者翕然稱之後中元祐三年進士第歷達州通州尉資州磐石令 唐子西集

王先生定民

王定民字口口亳人元祐中知湘陰縣時州縣無學肄業之士惟歸書院先生始拊學宮於南浦於是居業有所又知衡陽縣兼權教授修葺學宮撰勸學文以告多士一時士皆知奮 一統志

知州宋先生守之

宋守之不傳籍貫慶曆間知瓊州教諸生讀五經於先聖廟建尊儒閣暇日親爲講授置學田以資膏火由是州人始知好學 廣東郡志

郡博藍先生奎

藍奎字聚文程鄉人性強記書不再閱家無圖史或假於友越宿則歸之問之輒能成誦嘗有詩云懶思身外無窮事願讀人間未見書其志學如此元祐三年第進士官文林郎郡博士嘗授詔校文福州文章氣節人稱爲藍夫子云 廣東黃志

吳先生偕

吳偕道州人元祐六年登第王履道謫道州屢造其廬名其堂曰聚德嘗爲賦詩有田園九世四百載儒學一門三千人之句宋州府志

郭先生大昕父紘

郭大昕字方進臨邛火井人父紘聚徒教授於富義因家焉先生幼少機警能文韓獻肅公守成都大興學學者至數千試進士以泮宮服淮夷賦先生年十六考第一名聲傾西州登進士科調遂州法曹參軍歷知成都

縣元祐初政以議法忤使者移蜀州永康縣累官知蜀州卒有家集三十卷先生好學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在蜀州士多從之學黃溍章別集

林先生虙

林虙字德祖其先福清人後爲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教授潤州常州揚州擢河北西路提舉學事除開封府左司錄一日上章請老夜自書牘旦報可家人無知者即自東裝出國門士大夫走餞皆不及既歸杜門與宗族故鄉嘯詠山水閒無一言及世事所著有易說詩義

書禮解 陸友仁說

孝子仰先生忻

仰忻字天貺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禮躬自負土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聖中郡守楊傅表其里大觀二年以八行取士郡以先生應詔未幾卒贈將仕郎史傳

梓材謹案孝子著有訓蒙規鑑永嘉百題詩集

附錄

嘗有富室欲與通婚先生舊同姓圖揖之曰姬周鄭江

與仰同姓後世論氏不論姓非也

樓攻媿書孝子行實後曰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

唐先生瞻

唐瞻字望之丹稜人子西長兄後名伯虎字長儒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先生兄弟居母喪於丹山先生夜半蹴子西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有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與朝夕吾趨瀘南子西未及應先生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

川儆毋三日半至廬南父果病甚見之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病少閒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子西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先生臨邛井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子西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治之先生性眞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爲不可及仕於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於家宋史

州守古先生華

古革字仲通梅州人紹聖間進士教授瓊州訓士不倦洞蠻多遣子弟受學會黎人叛奉檄往諭蠻素敬先生遂率服狀聞於朝擢守潮州有惠政梅州志

曾先生存

曾存字存之口口人與吳垌先人同官秦邸靖康初以公之存子孫悉從吏部選無詣堂者

劉諤春日嘗得公過書所謂竄謫瘴鄉之累日深惟既往之是非易定而當時之毀譽難公也少蓬召與垌再見於京師一日語垌曰余在林下二十七年僅與世絕但每知朋厚善者長進則爲之寢食有觀前輩奏篇至毀譽之際雖元祐忠賢猶惜其是非之未定焉而公手書具存繫以時日皆可依據至所薦信必天下鉅人所排黜必其自絕於善人之類者非唯當

附錄

朱勝非嘗國故卿監官至都堂亦使趨庭自列公不肯入堂言多採用

王先生綰

王綰字子雲分水人崇寧五年進士自侍御史遷右司諫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尤宜爲朝廷愛惜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以得諫臣體稱之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之先自桐廬家於明而處者爲分水人先生卒年八十七張宣公誌其墓

時迫今實然而後知公之所言蓋有見於中非苟然也

林先生震

林震字時勇莆田人崇寧二年進士累官左正言權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鎮江府移守汝州召入除起居郎遷祕書少監卒自號介翁所著禮問三卷易問五卷易傳十卷 閩書

劉韓門人

知州李先生南仲

李南仲英州滎陽人少穎悟日記數千言閱數月師友詰之閩書朗誦一字不差十歲舉神童遂中童子科授從事郎歸省其母自以學未大成遁於羅浮誦讀不輟提舉儒學司韓謹劉暐皆重其文行大觀初授奉議郎知康州以治行聞 英州志

知州廖先生君玉

廖君玉字國華荊州人元祐閒三禮出身以朝請郎知英州素好學建書堂於桂山名曰紫桂堂偃仰其閒時作吟詠而政事未嘗廢也遂於理學未嘗手釋經史人多效之 廣東通志

參軍何先生大正

何大正大庾人博通諸經尤邃於易元祐閒入國學雖老師宿儒莫不推遜時稱上庠三傑先生其一也官至南雄州司理參軍治獄察情根於所學後致仕卒於家 廣東通志

唐氏家學

唐子西先生庚

唐庚字子西丹稜人善屬文舉進士稍爲宗學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先生亦坐貶病卒年五十一先生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安置惡州創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悯俗存舊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 宋史

子西文集

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嘗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 存舊論

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義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

有也有則不容於時

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 以上槲俗論

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爲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爲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涘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 正友論

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爲不眾日夜講究治道以遊於世者亦不爲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爲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 名治論

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

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猖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該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該者而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

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買田後魏以來弊法也是以版籍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兼井之漸

附錄

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陳及之曰林勳本政書云凡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爲聯歲輪一人祇役一月其九人各于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則民無道路之苦官無交番之冗周官所五人爲伍十人爲聯者大概如此若每人用之三日煩擾已甚

林先生幹

林幹字國材温州人崇寧初士皆以舍法論秀益名先生獨不與舉業閉門著書居木榴山因號木榴子著洲通四十八篇單思十三篇邑令鮑輝進先生書謂讀單思知古大體人治心養性盡于此矣洲通一書理學精微非曉學能窺涯涘一日見先生草衣木冠進退疏野

增十五萬若周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于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

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買田後魏以來弊法也是以版

兼井之漸

附錄

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

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役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其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悉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通四十八篇單思十三篇邑令鮑輝進先生書謂讀單思知古大體人治心養性盡于此矣洲通一書理學精微非曉學能窺涯涘一日見先生草衣木冠進退疏野

始知爲遯世士益尊事之 浙江舊通志

聘先生猷

蔣猷字仲遠金壇人政和宣和間直言人也謂今日羣臣無他能唯以善侯伺人主承望大臣爲向背者謂之才又言內侍省不隸六察又言三省吏官至四品又言近倖建墳寺論趙良嗣獻平燕書爲狂妄論范之才謂滁水有鼎可出爲狂妄論徐揚等進奉後苑建炎三年避兵明州卒于昌國縣蓬萊鄉鄞縣瞻學黃氏日鈔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見四明延祐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汪洋溪誌其墓曰其爲文一本經術無益于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似其爲人

蒲先生壽 附子正奇正章正立

蒲壽庚陵人天資樸厚博極羣書三舍法行以明詩賦充辟雍繼習戴氏禮名益彰國子先生才之會天子命妙簡諸生粹于學問者俾以經訓諭諸王遂膺其選宣和甲辰春始特奏名選辰州士曹遷斷州推官以卒子正奇字端偉偕弟正章正立懋營雪癯示以矩矱二弟

沈山講道其中 徽州府志

李先生申之

李申之湘陰人政和二年進士知灌陽縣未滿乞致仕轉承仕郎歸杜門讀書號永退居士州長辟之不納 湘陰縣志

朝奉陳先生諶

司法陳先生慥合傳

陳諶東莞人少博通羣籍政和五年登進士官朝奉郎署縣居官清廉勤慎以文學飾吏治興利治害切切以民生爲念尤加意學校一時人士蒸蒸向化旋以親老解組歸生平廉介自持不爲阿徇然與人和易偕從弟應辰往來青紫峯亭講學論道夜分不輟足跡不至公庭邑令慕其賢往往造廬商決正言侃論主於便民邑人賴之同邑陳慥隆興元年特奏官司法生平學行

極爲人所推重後邑令陳琦建思賢堂以祀翟傑與二先生邑人祁順有詩曰卓犖三夫子才名重一鄉東莞縣志

汪先生杞

汪杞字堅老建陽人政和二年進士以御史致仕里居年聲震京師同舍生去爲公卿者秩相屬而公始僅得一第既仕矣遭時艱難妄男子往往起閭巷取美官公又棄不用則亦何樂哉及讀所作至樂庵記自道其胸中恢疏不欲滯所以樂而忘憂者文辭辨麗動人有列禦寇莊周之遺風然後知公蓋有道者

正議傅先生凝遠父嵩

傅某字凝遠其祖始居泉州晉江縣父嵩以累舉進士等然猶幾二十年乃以上舍登第調漳州安溪縣丞徙南劍州順昌縣府調泉州安縣丞遷知晉江縣安撫使張忠獻公聞于朝特減磨勘年遂爲奏事司幹辦公事秩滿赴銓得通判南劍州而歸卒年六十有八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

疾革猶戒子孫曰吾平生無愧頫仰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收族主恩造次顛沛必至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爲有德君子不然雖取光顯奚爲哉

語終遂瞑陸放翁集

附錄

陸放翁傳正議至樂庵記曰正議傅君在學校二十年聲震京師同舍生去爲公卿者秩相屬而公始僅得一第既仕矣遭時艱難妄男子往往起閭巷取美官公又棄不用則亦何樂哉及讀所作至樂庵記自道其胸中恢疏不欲滯所以樂而忘憂者文辭辨麗動人有列禦寇莊周之遺風然後知公蓋有道者

陳氏家學

推恩閉門教子不肯仕先生幼有美質讀書日數千言

陳先生與義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爲洛人先生天資卓偉爲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並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召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

年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閒提舉洞霄宮卒年四十九先生容狀儼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于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于詩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宋史

張先生志行

張志行字公澤東陽人力學砥行鄉閭推仰以祿不逮親遂不事科舉州郡屢辟不應紹興三年浙東宣諭使洛人先生天資卓偉爲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並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召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

親遂不事科舉州郡屢辟不應紹興三年浙東宣諭使洛人先生天資卓偉爲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並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召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

欲睹其全未之得政和中閒外兄關繪藏書始得而讀之星曾見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稊莠之候羽毛鱗羸蠕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遷陟降離隕鳴呴之應固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志時之有是物往往以見言之豈謂據人所見者辭固當爾耶

關本戴禮皆以夏小正錯諸傳中洋洋之書雜以漢儒文辭醜駁弗類且所訓疑有失本指者乃放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爲四

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閒本簡編失倫悉以大戴禮是正兩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同則擇其善者從之明注其下而閒其可疑者太戴禮無注釋閒本注釋二十三處懼其與今注相棁則云舊注別之來者宜詳焉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是書提要云是書之分經傳自傅氏始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經傳宜沿其例其詮釋之詳亦自傳氏始全氏通鑑前編所註實無以勝之于是書可謂有功儒者盛稱朱子考定之本與全氏纘作之注而不以創始稱傅氏非公論也又案纘先生而考正經傳者又有句東史季教見靜修學案補遺

直閣王先生冏

王冏字壽基無錫人父軾築室舍旁儲書數百千卷于里迎師教其子凡累十二封至通奉大夫先生少時已疑自立讀書書文出語驚人既冠得太學上遊所爲文章讀之曰吾可以一出矣則贏糧往從之元符三年辟進士主睦州青溪縣簿累遷左司員外郎早以文藝遊場屋爲名進士故終徽宗朝五更內外學官之選而未嘗任事建炎初召服浩大相召爲尚書郎先生嗜書尤長于易嘗著論以黜先儒之謬晚年深明春秋左氏之學考質諸侯卿大夫之功罪以推明當時得失理亂之故傳經爲說反覆貫穿切于時務之要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屢讀卿奏指事據經皆本春秋之旨居亡何引疾自去除直祕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徙台州崇道觀上書告老守本官左朝散大夫致仕卒年七十有五鴻慶居士集

鄭應庵先生銓

鄭銓字應權宣春人學通于六經宣和閒兩貢上舍不偶棄歸學者踵門日眾嘗號應庵因稱應庵先生姓譜

上舍毛先生徽父通彥附子宏宣

毛徽其先括蒼人父通彥元祐間以經術詞賦三與計偕後徙樂清先生有文行受詩學試爲上舍優等以久謁告不及貢居鄉以賢德稱與邑大夫交雖毫髮不干以私縣起新學先生治其事學成邑令俾爲之長以表率後進子宏字叔度資稟不凡幼與兄宣俱有儁聲俱能世其家學當時目之曰二毛公入太學繼試禮部以春秋魁天下士中紹興第授寧海簿沈毅有守民莫能犯甫半歲而政教大行會丁父憂居喪過制尋以毀卒兩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字微居父母祖父母喪一十二年禮不少變云

宋先生德謙 附子洪孫禧曾孫和

宋德謙名某太原樂平人宋宣和時進士博學多能名與趙國器坰三晉以西皆宗之遷近學者輻輳故晉之言師道者必首宋氏子洪在金爲名進士父子以家學相傳自樹益茂敬敏公禧其子也禧子和字君和幼值亂離轉徙雲朔猶著書不舍晨通六經大指慨然有及物心刻意而方無所不習元至元二十七年卒年七十八以子超封燕寧郡公謚文康程雪樓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雷先生度

雷度字世則臨川人靖康初爲舉首然無意利祿研精之白其誣母病風攣保持若嬰兒祖適廁必按就之三十年不懈自先生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先生在時至大四年旌表門閭 浦陽人物紀

范先生弇

范弇河南舉究居嵩山道中小市曰金店貌古性直君子人也鄰有酒肆詩云喫飲二升羅麥一斗麪五斤可飽十口遇歲時歌樂喧集鄉人競觀先生讀書閉戶自若也又有戒訟詩云些小言詞莫若休不須經縣與經州衙頭府底陪茶酒贏得貓兒賣了牛鄉人畏而服之范公稱過庭錄

馮先生安國

馮安國字彥修順昌人時行玉氏學先生晦迹于家聚徒講經建炎中范汝爲據尤溪籍民降附先生不屈死

福建通志

唐先生日宣

唐日宣邵陽人爲武岡軍教授建奎文閣倡明正學雖深山窮谷中素不知書者皆遣子弟肄業 邵陽縣志

鄭先生綺 附六世孫文嗣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自其祖居浦陽先生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以非罪繫獄當入死先生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晏穆誌其墓云傳家學以春秋爲宗其所篤好獨在穀梁氏乾道中賜號曰沖素處士

浦陽人物紀

李先生邦獻

李邦獻懷州人太宰邦彥之弟官至直敷文閣著有省

心雜言一卷其書切近簡要質而能該于範世勵俗之道頗有發明 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四庫提要又云是書在宋有臨汝刊本題爲林逋撰或又以爲尹焞撰至宋濂跋其書則謂逋固未嘗著焞亦固和靖之號偶同而誤皆非其實而王伾所據當定爲沈琳陶宗儀說沈道原作之文必有所據孔錄其數條仍署爲林逋所作迄無定論今考永樂大典具載是書共二百餘條蓋依宋時槧本全帙錄入前有祁寬鄭望之沈濬汪應辰王大實五序後有馬藻項安世樂章三跋并有李氏孫書岡及四世孫景初跋三首皆謂此書邦獻所作又考王安禮爲沈道原作墓誌具列所著書傳論語解等並無省心雜言之名足證非道原所作實朱子語錄之外誤宋濂載而定論亦考之未審矣

省心錄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天下有甚于饑渴飲食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己或以爲能事哀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孔子以文學爲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于學是非聖人强人以甚難蓋以愛欲汨其心而妻子爵祿爲賊忠孝之具問有得臣子之道者宜乎表出于世苟以孔孟之道求諸己則知捨孝悌不足以爲人移孝悌爲忠順則立身行己之道當然世何稱己何能之有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可易其守乎惟知有親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人以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己之當爲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于人也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至于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非但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

知不足者好學恥下問者自滿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自取如何耳

爲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利不可言況可爲乎孟子答梁惠王之言至矣

語言動凶德休僞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知此爲君子昧此爲小人

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溥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思義之志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現在者不可失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我乎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犯而不校難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誠無悔怨和無仇忍無辱

華藻見乎外者謂之文古今積于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所以在德行政事之下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喜是非者檢人思憂患者檢身

綺語背道雜學亂性

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誠能踐履雖非聖賢其亦聖賢之徒歟

和以處眾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

前輩論醫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其出而用藥療疾知今古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力極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失二三也則止至于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上之學問人皆有好生惡死之心人皆有捨生取死之道何見善不明耳

爾謀不臧悔之何及爾見不長教之何益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

君則無往而不思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師無犯無隱聖人不易之論也古之所謂犯者以己所見陳于君不以犯上爲狂也後世所謂犯者處卑位而言非其職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直前詆訐無益于世愚以爲若能以事師之道事君無隱則不敢逢君之惡無犯則不忍暴君之失諫可行言可聽膏澤可下于民不亦美歟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張鮑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者反思之

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笑樂莫大焉

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舜耕于歷山伊尹耕于莘野聖賢力田見于經傳後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于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哉

附錄

程積齋曰應天朱氏正名賾隱自要并敘論不拘類例專取經意

林先生立之

林立之字叔恭仙遊人 儒林宗派

龐先生安仁 附門人張正孺周道卿

龐安仁字宅道晉陵人通五經尤長于易張正孺周道卿皆在其門 儒林宗派

奉議查先生許國

查許國海陵人梴于六經以奉議郎贊帥幕僑居荆南開門教授一日從容書曰七十三年聖師之壽許國何人敢繼其後唯是平生恪遵善誘故從門人敢子足手即端坐瞑目加朝服而終姓譜

周先生武仲

周武仲字憲之浦城人歷官吏部尚書以朝請大夫致仕著有春秋左傳編類三十卷閩書

附錄

楊龜山志其墓曰公嘗病春秋左氏傳敘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于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覽焉

朝奉家學

通直陳先生應辰

陳應辰東莞人爲人謙和舉動不妄少時從師獨處一室夜半讀書忽有鄰女越垣潛至先生呼蒼頭明燈兀坐女慚而退黎明即遷于他室居邑之紹興橋與翟旦爲比鄰有以屋前之田來售者將立券先生曰此田跨吾二家之門吾全售則不便于翟遂與翟分售之且割田之當翟門者與翟而自取其兩傍磽瘠者其厚德多此類初任南恩司法再任龍川丞後改連州推官兼署僉判改遷通直郎致仕家居作清講亭延師訓子孫年八十餘卒廣州黃志

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一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儒博考下

張先生大同　附子敬修從子聿修

張大同蜀人登紹興進士嘗教授成都解官不復出三嘉尉東陽丞韓元吉鄭伯熊薦之知瑞安以忤權貴罷奉祠祿多蓄書號淡齋先生子敬修從子聿修皆登科故邑人推爲儒家氏族譜

方先生萬

方萬莆田人宋進士留意經術朱子名其堂曰一經紹興間邑人鄭裕爲之詩曰莆之甲姓實爲大方紫囊錦帳閥閱簪裾有子盈之乃其最良心志乎道視之如忘博究六藝并包五常東家尼父北牖羲皇日相討論兼收並藏五經在笥一經名堂謙以自牧雖晦而光實浮于名雖抑而揚伊昔孟氏排墨與楊斯文羽翼吾道棟梁豈特詩書獨稱其長諸儒之說于孟何傷吾子命名既擇而詳賁而通之輝涵汪茫剖破藩籬無門無旁默契韶濩能宮能商正蒙折滯起廢鍼肓以一知萬名實孔彰人知同好絺句繪章玄酒太羹子獨先嗜經術之尤精以周禮爲周公經世之書凡民極所由立日用之

鮑先生祖文

鮑先生祖武　合傳

鮑祖文字獻夫黃巖人紹興二十七年特科進士歷永嘉尉東陽丞韓元吉鄭伯熊薦之知瑞安以忤權貴罷通判興化軍陳參政駿又薦之平居奉養甚薄至周人急惟恐不厚弟祖武字承夫志尚亦高與兄相爲師友里中稱二鮑云台州府志

太學鄭先生汝諧

鄭汝諧字厥繩平陽人操行純固言動必謹于禮博學强記老不釋卷經史百氏器數刑名之書無所不覽舉輒成誦時號武庫紹興中入太學會東朝稱壽覃恩封其母乃曰吾母爲命婦吾復何求于是歸隱後格當推恩卒不就兩浙名賢錄

架閣林先生椅

林椅字奇卿麗水人登紹熙進士淹貫經術而於周禮尤精以周禮爲周公經世之書凡民極所由立日用之

常誠僞之變莫不區別纖悉畢備乃隨類條列之名曰周禮綱目謂紹興府教授時翰林學士樓鑰禮部尚書閻風而至又築陂瀦田民蒙其澤稱張侯陂云一統志倪思表其所著進奏除刑工二部架閣兩浙名賢錄

知州黃先生牧之附師徐世英

黃牧之字稱卿樂城人八歲喪父十歲喪母哀動弔者父澤將仕郎自幼不孤女兄歸浮梁之李氏族長戶部侍郎椿年主席先生年十三機警詳雅李舉以訓其子弟遂志學鄉人工部侍郎徐深以女妻之從臨川徐世英傳春秋學經子百家無不貫穿踰冠求監南嶽廟宿其業秩調江陵府司戶參軍累擢知均州並管內安撫

卒年六十周益公集

周先生淳中

周淳中字仲古瑞安人及進士第乞監南嶽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改知台州寧海縣歷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淳熙十年卒著文集十卷春秋說約六卷葉水心文集

華先生鎧

華鎧口口人秀才著六經解楊誠齋以長句書其後云華鎧晨趨孔子堂今日覃思彫肺腸又云毛穎爲君禿

斑髮問君何時放浪歌 楊誠齋荊溪集

廖先生庚

廖庚字西仲大冶人有喪服制度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朱子稱先生爲廖丈則其行輩較長于文公

侯先生宣

侯宣衡山人少遊四方好與名士交還家築室一區俾遊學者往來館焉時湖南道學最盛遊學之士踵至如歸先生館延之二十餘年不倦遠近稱松林處士 統志

羅先生無競

羅無競字謙中廬陵人仕爲建寧主簿卒門下客謚曰孝逸先生有經解數卷 胡澹庵文集

劉先生元迪

劉元迪字德華玉山人隆興初進士知德安縣爲政一本于儒術以惠愛得民後居家建義學以教族子弟及鄉人之願學者累官至朝奉郎參議沿海制置使軍事 姓譜

雲濠謹案朱子文集有玉山劉氏義學記

章先生元崇

章元崇字德昂歙人博通諸經尤長于春秋兩冠鄉書待次於潛簿築讀書堂于杏城溪人號環溪先生有著述數卷名盤盤集終奉議郎 歙縣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周易釋傳經義考云佚

何先生逢原

何逢原字希深世爲溫州人擢進士乙科累官至中書舍人乾道二年除金部郎中丐祠除福建提點刑獄事長于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集解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 王梅溪集

羅先生棐恭

羅棐恭字欽若廬陵人武岡軍太守坦廣左氏指蹤春秋盟會圖二卷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 苕溪漁隱叢話 文集

唐先生閱

唐閱字進道山陰人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乾道間爲浙東檢察盜以左氏春秋倣遷固史例以周爲紀列國爲傳又爲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于世 紹興府志

張先生淑堅

張淑堅字正卿其先自開封遷于衢官止承節郎有詩

書解合三十卷 呂東萊文集

謝先生英

謝英字楚華寧鄉人隱居教授著書自娛孝宗時屢辟不就 一統志

姚先生宋佐

姚宋佐字輔之桂陽人少嗜學登乾道八年進士官靜江府教授性廉公家極貧有詩名 湖南通志

張先生栻

張栻字伯尊臨海人乾道八年進士歷太學錄博士樞密院編修官宗正丞權金部右侍郎遷祕書丞知徽州不赴奉祠終朝散大夫有六經講解藏于家 陳簣窗說

鄭先生公敏

鄭公敏字明之龍溪人幼孤苦學篤志乾道己丑登第歷福清簿有政聲以薦調古田教官嘗謁憲使楊萬里大奇之以理學見重于時著文集語錄傳世 道南源委

葉先生汝士

葉汝士餘姚人乾道間爲鄉先生仕而歸老邦人高之特舉鄉飲酒禮以賓之 孫燧湖集

黃先生定

黃定字泰之三山人乾道壬辰對策謂以大有爲之時爲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于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于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願盼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于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疏外之心何不因羣臣之所其邁而察一己之獨徇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閩學紀聞

陳先生研

陳研字叔幾晉江人乾道進士官臨汀令時權貴欲排擊故相將引爲御史先生曰公議不可犯故相不可彈以忤去提點湖南刑獄還起居郎卒著有易詩書禮記解 泉州府志

通直劉先生輿祖 附門人藍廷堅

劉輿祖字孝先大庾人習易春秋旁通聲律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以春秋授藍廷堅先生初調韶之錄參因感陽膚爲士師之言遂五仕爲冷官以通直郎致仕 姓譜

毛先生晃

毛晃著有禹貢指南二卷未見

梓材謹案禹貢指南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奮字韻陽入有周禮精意刊行周禮訂義四卷提要云宋史無傳其始末未詳世傳其增註禮部韻畧于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自畧曰衢州充解進士蓋高宗末年人也又言其書大抵引爾雅周禮漢志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證于古今山水之原委頗爲簡明雖生于南渡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蹟一一統核其眞而援據考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後來蔡氏集傳多用之又案四庫著錄增修互註禮部韻畧五卷提要云宋毛晃增注其子居正校勘重增諸家所稱增韻卽此書也又稱其父子繼以成一書用力頗爲勤摯云

張先生大任附子華

張大任湘潭人貢上舍嘗注春秋學子爭傳之予迺刋之幽風陳王業之由不出乎夫耕婦饁烹葵剝棗之事孟子論王道之始不過魚鼈材木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德行藝皆析而六之恐難以盡其才之全則凡于六者之中得其一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才也

鄧華能傳其業楊誠齋集

鄧先生何

何字漢規瑞安人登乾道丙戌第宰連江縣晚始登朝監進奏院遷太府簿時方誦道學世以爲諱雖六經語故周官羣吏之治治此而已三歲之計計此而已後世課羣吏者貴辦賦稅與夫簿書獄訟之末至民生之厚與否田野之闢與否不恤也安識成周計吏之意哉孔孟語亦避之先生獨奏疏論中庸及皇極偏黨之義語意懇切慶元丁巳有事南郊攝太常卿行禮自受誓戒至飲福細大無遺聲名驟起以不肯謁當路積二年出守袁州 温州舊志

李先生叔寶

李叔寶字景齊莆陽人有周禮精意刊行周禮訂義仲長統以爲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禮記作于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蓋禮記所記多春秋戰國間事不純唐虞夏商周之制曾未若周官之純乎周禮也古人自抱關擊柝而上皆以下士爲之無非鄉里選德行道藝之人此成周建官之良法美意幽風陳王業之由不出乎夫耕婦饁烹葵剝棗之事孟子論王道之始不過魚鼈材木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德行藝皆析而六之恐難以盡其才之全則凡于六者之中得其一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才也族師聯比其民而歡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法而于刑罰亦相及則苟有一不爲善者必爲衆庶所棄而其心不得以自容聖人善俗之道端在于此財之虧者有誅裕者有賞則吏急于規君之賞者毋乃

法外剝民如後世所謂羨餘之進乎不知賦民自有定制成周之世安得法外恣取所謂長財者不過調度有方則財常充裕耳

利之出于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之而有厲禁何也利之所在人競趨焉官爲之守禁然後無紛爭力奪而利乃均及于民

劉先生庭老 附師歐陽彥文載仲弼

劉庭老字季齡安福人娶安福名儒桂陽丞歐陽彥文之女而從之遊又從通直郎載仲弼講習切磋學進進

而文增增然試輒不售年四十而歸隱曰此豈古人爲己之學耶嘗其堂曰養浩謝良齋爲之記杜門讀書卒年五十有一 楊誠齋集

主簿徐先生孝恭 附兄孝寧孝友

徐孝恭字季中淳安人與兄孝寧孝友自邑郭遷河溪杜門讀書五經皆精究而先生尤深于易人號五經徐氏隆興淳熙間兄弟聯登進士第先生主德化簿政教兼善士多從之 嚴陵志

參軍潘先生預

潘預字誉卿博羅人也篤學該洽以古文爲鄉黨推重而尤邃于易三山林東甫時名少許可及抵羅浮見先生論易遂爲之屈乾道中以特科授宣州司法參軍時龔茂良帥廣聘至番禺訓迪諸生南州經學自是日盛 廣東戴志

李先生元綱

李元綱字國紀錢塘人號百練眞隱乾道間居吳興之新市力學好古雖困窮操履益堅怡然自得不爲外物所搖奪撰聖賢事業圖集說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

行編諸書 兩浙名賢錄

譚先生世選 附兄子知言

譚世選字勤之零陵人世業儒永州郡博士策上等者自先生始兄子知言字養正嗜學明經再中選試嘗築一堂藏書千卷謝良齋爲書學林以扁于楣 楊誠齋集

梓材謹案先生有毛詩傳二十卷經義考引陸元輔說以先生爲茶陵人云初以上書獻策補官凡五薦潛心舉首詩傳羽翼漢儒茶陵或是零陵之訛湖南通志份爲二人未必然也

句龍先生傳

句龍傳字明甫夾江人精于春秋三傳博習詳考又分

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譜其義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蓋皆古尊經之士碻乎其能自信者也 劉後溪集

唐先生人鑑

唐人鑑字德明零陵人楊誠齋解零陵法曹任假寓先生齋舍稱其莊靜端直有聞于道齋首種竹萬竿誠齋名曰玉立以見其爲人 楊誠齋集

唐先生如晦

唐如晦字幼光零陵人博學無所不通易山齋題其書

堂曰善齋 姓譜

周蠹齋先生孚

周孚字信道濟北人居京口淳熙初眞州學教授自號蠹齋 顧湄說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春秋講義一卷經義考云周氏講義止及隱公凡一十六條附載蠹齋鉛刀編又案先生書又有非鄭溮仲詩辨妄一卷凡四十二事經義考云存

周蠹齋語

聖人之經其以爲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爲易書之爲書詩之爲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于春秋則猶三經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錯舉四時以爲之名聖人何加損焉

非鄭氏詩辨妄自序

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于醫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書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其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大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之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

易山齋祓 附門人陳章

易祓字彥章號山齋寧鄉人淳熙十一年上舍釋褐出身慶元六年除著作郎知江州所著周易總義門人陳章季重序之又著易學舉隅于先儒所未發發明尤多春陵樂雷發謁山齋詩云淳熙人物到嘉熙聽說山齋亦白髭細嚼梅花看總義只應姬老是相知蓋先生于易周禮皆有總義也 經義考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周易總義二十卷提要云祓人不足重其書于經義實多所發明與耿南仲之新講義均未可以人廢言也又案宋史藝文志載周禮總義三十六卷讀書附志作三十卷四

周禮總義

建子爲時王之正月示萬民以更新之意故太宰縣治象于月吉而後斂于挾日建寅爲民時之正歲吏治于是乎始故小宰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于己斂之後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不拘乎縣治象之時也

九嬪見于外觀其證之變而有通塞之二候故曰兩九藏藏于內察其脈之動而有孚中沈之三部故曰參

家宰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月終受月要而

無日成之文宰夫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財開散在有司而總匯于司會自宰人以上又遞職其要焉以上天官

以六鼓聲用攷之唯雷鼓專用于天神鼖鼓專用于事若靈鼓用于社祭鼛氏又用之以鼓猛獸路鼓用于鬼享大司馬又用之以教戰太僕又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遣會矣以至辟雍作樂鼖鼓唯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鼓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聲用各有所主不可不辨

利之所在奸弊百出既禁之又會之又從而巡之然後

士人聚之而入于職金以上地官

小子職曰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牲並與肆師之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刉珥奏犬牲後鄭因皆改祈爲刉謂毛牲曰刉羽牲曰珥案刉珥惟見士師職祈珥凡三見不應盡改爲刉又劉氏中義云珥當爲弭祈謂祈福弭謂弭災然則社稷五祀曰祈曰弭山川曰侯曰禳落成則曰釁各有倫矣

考之傳記災祥所應多不誣者然亦有可疑焉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有周之分野蓍指鶉火爲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之東周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公而其分星乃謂之鶉首如燕在北而配以東方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方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于西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于東北此皆稽之分野有不合者賈氏以古者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以爲分次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之占妖祥可也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之辰乎以上春官

挈壺之制不可改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晝注水始自夜天池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入于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爲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銅烏行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則晝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景無差

守之以水則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火則知其漏箭之遷易

禹貢揚州之域東距海北據淮故曰淮海惟揚州殷人以淮入徐故揚州止謂之江南周人復以入揚循禹之舊

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殷之荆州其北境曰漢南以地理志考之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漢水又在其北正屬襄陽言漢南則跨荆山之北至周復以荆門之北屬豫州復禹封域

禹貢荆河豫州其封在大河之南南倂荆山之北故曰荆河殷之豫州則南境距漢北境接河故曰河南周人于豫州亦曰河南而南境則仍禹貢之舊

禹貢有青有兗有徐殷并青于徐而徐兼揚之淮故江南曰揚州周復以淮歸揚而并徐于青正在濮東故曰正東

夏殷皆言濟河惟兗州謂東河之東濟水之北也周人以青兼徐而兗州又越濟之東南故徐之岱山職方以爲兗之鎮山徐之大野職方以爲兗之澤藪也故曰河東

沛水經及漢志字皆從水從屮說文沛字註出兗州之川惟禹貢從水從齊又案漢志從水從齊者其水出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乃別一水名則此二字音同實異後世雖例以從水從齊者爲兗州之川其實乃字之誤當以古文爲正

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爲正西而雍爲西北殷周皆省梁入雍故雍州爲正西

舜十二州本有幽州水土既平因冀爲帝都省幽入冀殷人南都河南之亳復舜幽州之名用人又以幽州兼殷之營州貢禹貢青州隔海東北之境故曰東北

舜時十有二州有幽有并有冀水土既平之後以冀爲

帝都省幽入并焉以餘州準之則知禹貢冀州東西南三面距河而北境則越乎常山今之燕雲營平諸州皆其地也殷人以冀州北境復舜之幽州而東西南北皆禹跡之舊蓋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故曰兩河間周人又分冀而復舜之并州故曰河內而已

舜時有并州禹貢以并入冀殷因之周復分冀立并州以天下之勢言冀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西河之西而并州在冀州之北故曰正北以上夏官

古者有五刑而無五罰觀士師職左右刑罰則有五禁此記復有裘氏亦猶春官有典瑞此記復有玉人耳以上考工記

韋氏所掌用于弁服之類云耳

裘氏亡篇亦不可考天官掌皮爲大裘以至良裘功裘先後刑罰則有五戒周公建典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無罰也司圜職罰不虧財不過爲虞書之贖刑施于宜加鞭扑者而已至穆王作五刑之罰視司刑所掌者增至三千而宮及大辟皆得以金贖觀其迹亦近于矜恤而究其實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害義傷教甚矣

大荒大札天地有菑王者爲之不舉所以爲內省自疚之道至矣于是歉者而殺禮抑亦以其自處者而待賓客也以上秋官

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

附錄

魏鶴山曰易彥章周禮漢軍制端足補先儒傳記之所未及

林先生拱辰

林先生應辰合傳

林拱辰字慤起平陽人淳熙武舉換文登第歷太府丞工部尚書累知揚州婺州廣東經畧安撫立朝剛介不附史韓有詩傳刊于平江春秋傳刊于婺州弟應辰字渭起同榜進士監尚書六部門藉有易說騷解 溫州舊志

駱先生季友 附子士宏

駱季友字觀國寧海人能清晨暗誦易全帙大寒暑如一日至老不廢先生嘗讀佛書有感逍遙林壑詣數年專以達性爲事後通悟幡然而歸曰吾乃今知天地萬物初無二致儒墨殊塗而同歸求其體用具存者莫大乎吾聖人之事業精義入神所以致用由是求爲有用之學年近五十不復作出仕念讀書必研究至極嘗自歎曰若欲窮理盡性知時識勢開物成務無出于易非圓機之士孰可與論是哉其子士宏至前問取卦爻象躍如也先生撫几三歎且令掩卷曰此正孟子躐拔人處既不待發尙思其所躍如者何以得此此不可以口耳章句求之語之數四士宏聳然因名以躍而字以子發後始改焉淳熙間高宗巖霤封迪功郎致仕非其志也 樓攻媿集

楊先生起宗 附子訒參

楊起宗字振之臨湖人卯角能文徧誦六經累試不就中扁曰景言居鄉授業操履可導人稱勿庵先生 台州府志

敎子長嗣參登進士先生戒之曰入官自學古始汝宜

陳造字唐卿高郵人淳熙二年登科官淮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自以無補于世置江湖乃宜遂號江湖長翁申屠駉志其墓有陳氏易說首无妄次屯次同人次大有次豫次蒙次需次夬次姤次小畜大畜次復次噬嗑次革次比凡十五卦 經義考

雷先生淵

雷淵長沙人淳熙九年知宜章縣建學宮給廩課世士多就其成就歷官吏部郎中 姓譜

李先生作乂 附子曰南孫之傳

李作乂字彥從瀏陽人淳熙間官迪功郎與其子曰南擇縣南建遺經閣藏書萬卷朱仲晦及張敬夫數十人賦詩美之後燬于火復于閣址遞北改築未成父子相繼逝孫之傳踵成之三世以學行稱 楊誠齋集

包先生履常

包履常字適可昭陵名臣孝肅公七世孫也居樂清登淳熙八年進士乙科平生力學有得于絜矩之一言教授盱江盱士之無所于館也首闢講堂繼又闢諸齋增廩生徒至五六十人其在豫章亦然鄉壤之士亦相與

貢笈從遊弟子員益幾數百晚得倅吳門未至而卒其將卒也猶以學之所得者爲從子言之俾勿忘眞西山誌其墓眞西山集

黃先生雲

黃雲字鼎瑞吳郡人居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既冠入太學文義益通達吳中大書會稀少至先生學早成後生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口耳之習淳熙八年特奏名歷官監酒以通直郎致仕卒少師由其子也少師爲嘉王府直講時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以賜先生成齋者先生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 葉水心集

汪先生雄圖

汪雄圖字思遠休寧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歷建昌軍教授所居據平坡植李四方學者築室其旁號李坡先生所著有李坡集 徽州府志

御史曾先生躍鱗

曾躍鱗字子龍南恩州人少警敏博通經史素善講讀人多從之遊淳熙五年登進士第受知于學士李彥穎

薦入祕書少師陳俊卿尤器重之拜監察御史廣東黃志

莊先生夏

莊夏字子禮永春人淳熙進士知寧國縣慶元六年大旱應詔上封事言抑後宮戚里內侍爲抑陰助陽之術召爲太常博士累除兵部侍郎累疏乞閒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贈少師先生邃于經學著有禮記解遺文二十卷國史大事記十帙興故備記五帙宋史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陳元龍輔云先生自號藻溪老人

楊先生炳

楊炳字若晦晉江人少力學精左氏傳登淳熙進士以薦爲國子監錄遷左司諫論治贓吏當自大吏始又乞節宮中浮費嘗曰大臣不爲私則小臣不敢干以私臺諫不爲私而後可責人以私歷官權吏部尚書丐外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卒年八十一著易說禮記解西掖類稿諫垣存稿泉州府志

梓材謹案閩書云乾道二年進士號儀溪居士

陳先生震

陳震字省仲晉江人淳熙進士令新建以裕積儲券代下戶輸租歷知韶州遷太常丞梓材案閩書作太府丞

梓材謹案宋有二陳震其一金華人何北山師也

胡先生權

胡權字經仲縉雲人爲鄉先生能以其學行奔走數州之士往往以不得從其遊爲恥嘗官太常寺主簿陳龍川集

梓材謹案同甫與周參政書有云左宣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媿若置之講勸之地當有以增助君德

徐先生侗 附門人趙與訔兄弟

徐侗字子材蘭溪人爲鄉先生趙與訔侍伯氏殿撰梓材案宋史宗室世系表燕王後與訔兄名與厲受易于先生集諸家之長著爲直說一編授與訔兄弟殿撰守嘉禾與訔繼領郡紱經義考

沈先生棐

沈棐著有春秋比事二十卷史志

梓材謹案春秋比事本名春秋總論陳同父爲更其名而序之云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陳直齋書錄解題不以爲然謂湖有沈文伯名長卿號櫛齋居士爲常州博亦以同父爲誤棐也吳正傳亦以棐爲文約都穆聽雨紀談據嘉定辛未廬

陵譚月卿序又以爲前陽刻頗誤請月卿覩見劉氏家本四庫書目提要只同父去裘世近始從所序仍舊裘名而錄之

黃先生惟直

黃惟直字德申永豐人自少以博習修潔爲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甍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曠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爲義塾聚英材教育之以樂吾志迺建龍山書院而眞西山爲之記眞西山集

吳先生元士

吳元士朱子答其書論律及琴甚詳黃氏日鈔

雲濠謹案朱子續集答黃直卿云吳元士曾相識否昨看王伯照雜說中間有段理會不得或云渠嘗學于王公恐能知其說云

通判徐先生次鐸

徐次鐸東陽人負才尚氣登紹興間進士通判衢州嘗倣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音訓總二百卷中興兵防事類留之西府姓譜

樂先生思忠

樂思忠字仲恕號祝融居士所著周禮攻疑七卷永嘉

戴溪有望豐城劉德秀伸洪爲之序趙希弁讀書附志

薛先生舜俞

薛舜俞字欽父同安人紹興進士除南劍州教授未上三府交薦差江西漕司幹官尋罷起江東常平幹官與其長李道傳賑荒多全活改知金華縣罷歸卒著有易鈔詩書指文集行世道南源委

柴先生翼

柴翼字鴻舉三衢人著易索隱若干卷周益公曰可謂勤且博矣講解會粹之學有功于道豈小哉經義考

子家子

家頤字養正眉山人嘗著子家子一卷黃氏日鈔

家先生頤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考：精一則流而雜矣

不食無妄之粟不衣無妄之帛皆誠心也

附錄

黃東發曰子家子多律己處世之言有補世俗惟其言理義勿于傳註中求但於性根上求卻恐未安

梓材謹案四庫存目著錄子家子一卷提要云衛湜禮記集說當引其語則亦研經之言又言此本載宋樂大典中蓋語錄之類亦頗明白平正而率皆習語云

薛先生高

薛高字寧仲永嘉人任連城簿兼官而隱讀書作文至老不休家有讀書樓郡守樓鑰爲之記陳益之贈詩有萬卷編鈔高似屋一門師友重如山之句溫州舊志

易氏家學

易先生茂附弟閎森

易茂字中甫寧鄉人祓從子以嚴整律身卒居危坐終日榜其居曰靜吉與弟閎森開舘居官俱有能聲寧鄉縣志

彭先生宗茂

彭宗茂字尚英湘陰人隱居好學作易解吳獵吳旂序之漕使鄧汝讜寘之學宮經義考

王先生蒙附子與權遷

王蒙字養正號雙巖先生番易人以訓行孝謹著于州閭再舉禮部不得尺寸之位以行其學而義理之養華皓不渝二子與權遷皆以儒學發身魏鶴山集

蘇先生竦

蘇竦字廷儀海澄人潛心理學博通經史慶元中登進士授肇慶府推官公餘集先儒詩易二傳折衷己見從遊者數百人福建通志

李先生起渭

李起渭字肖望三山人家世長者先生幼苦學夜不解帶旦不漱水者數年十一能屬文逾冠入太學未幾擢慶元五年第歷澧州戶曹教授辰州安豐令就知縣事辰故夜郎國士弗嫻文藝博士舍距學遠師弟子不相親先生斥校士所得合俸餘更粉之始朝夕與士接改宣教郎佛守意句崇道祠官以歸築屋城東時時召親友舉觴賦詠或道古今談性命以爲樂改奉仙都祠紹定三年閭疾屬家人曰死生夜旦爾何怛爲以正大忠孝四言勵其子正襟危坐而卒年五十九眞西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春秋集解經義考云佚

余先生克濟

余克濟字叔濟安溪人慶元五年登第爲浙西常平幹官終梅州知州其學邃于春秋舊通解十五卷閩書

許先生奕

許奕字成子衢州人慶元五年進士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劍南節度判官累除權禮部侍郎遷吏部侍郎知遯州改知遂寧府進龍圖閣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致仕詞章雅健兼通篆籀書其所裒粹斷稿僅得毛詩說三卷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十卷所逸多矣 魏鶴山集

知州應先生鏞

應鏞字子和蘭溪人登博學宏詞科仕至知開州所著有書詩義禮記纂義傳于世 姓譜

應子和說

父子異宮固各有西南隅之奧然親在而自主之亦有不安焉非特以同宮而避之也若同宮則父自主之矣且道路之間豈父之所統哉而行不敢中者蓋無往而不寓其敬親之意也

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于擊迎殺氣之徵也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于壁迎涼風之徵也

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本于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之象焉

情者心之動也養之不善則荒穢不治而可欲之善塞矣然仁義禮智根于心其善端本無窮也聖人以人情之不治爲己責猶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則固其自具之理而加以順治之力禮之有序猶耕之有畊義之有節猶種之有列書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是也學探千古羣聖之奧而思索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穫之斂敛而收取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既穫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皞自如也

禮運自天子祭天地至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

家凡八條皆以明諸侯之失禮而大夫之失禮居其三
郊特牲自庭燎之百至爲君之答己也凡十餘條皆以
明大夫之僭禮而諸侯之僭天子居其三焉世愈降而
失愈甚亂愈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
失矣信哉
冶鑄難精而莪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
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于難自粗而至于精習
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是之謂有
志矣

同里有禮樂之理親敬者禮樂之效流離者禮樂之偏
內合其精而相與交致其親敬外飾其貌而不使偏勝
于流離此禮樂之見于事爲者
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卽物而觀其理尤實卽其身之所
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于仁止于
孝也蓋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
聖賢豈能加毫末于此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

曹先生絳 附子沂

曹絳字思厚瑞安人築鄉校于鳳岡歲延名儒爲師與
人無競里稱長者遇歉歲率族眾減定里中穀價以便
之嘗著家訓四戒以示子孫年九十卒子沂字文起能
繼父志晚以特奏利入官終長興丞 温州舊志

楊先生齊賢

楊齊賢字子見寧遠人慶元五年進士頗悟博學試制
科第一再舉賢良方正官通直郎 寧遠縣志
吳先生之巽 父良弼附子中孚

吳之巽字先之中江人受小戴氏書于其父良弼自幼
禮檀弓禮運禮器學記樂記祭義中庸大學諸篇篤信

而質行故事親以孝著處兄弟友居家內外無間言與
人交色莊而氣怡士之受業者各厭所欲教授于廣漢
王氏鄰郡守率諸生造焉逆曦嘗欲以季春聘士豫令
就聘者詣縣書行義年先生叱吏曰此何時耶義形于
色無所撓奪賊平始應聘後就養于鄂其子中孚被郡
符授博士弟子員先生以書趣之歸語以齊家持身之
法而卒年六十二先生于歷代史口誦數四讎校于國
朝故實天文地理字書罔不精治有諸經講義五卷中
庸口義三卷通鑑類十卷國典二十卷中孚嘉定十年

進士官鄆縣尉魏鶴山集

汪先生晫

汪晫字處微績溪人不求仕進結廬曰環谷取六經諸子百氏之書日益鑽研眞西山德秀欲薦之未果而西山卒所著有環谷存稿及編纂曾子十二篇子思子九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圖考錄並藏于家葉水心集

徽州府志

鄧先生驥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所編曾子一卷子思子一卷又案先生三世孫夢斗號杏山嘗與葉李等議上書劾丞相賈似道宋亡元世祖特召赴京卒不受官著有北游集

鄧先生驥舊有春秋指蹤二十一卷宋志

梓材謹案程積齋云延平人字德稱

李先生伯湛

李伯湛字若水宣章人嘉泰二年進士調永新尉改德慶府教授日與學者講明道德之旨辟恩州僉判擢尚書吏部郎湖南通志

李氏經說

李嘉會字子華

許先生文瑞附弟人瑞

許文瑞福清人家貧不娶與弟人瑞以道自樂解論語步七步乃止齊焉武侯八陣進皆進止皆止所以不可破也荀子云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終不可以

閩書

莆泉之士稱二許先生

徐先生定

徐定字德操晉江人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歷處州合州教授知邵武縣判太平州知潮州葉水心銘其墓稱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贍諸子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解十

當桓文之節制者以此
用刑雖貴當其情然必以事之所尚爲重如治主僕之
訟必以名分爲先蓋大體所關若不論其所宜尚則一
情之得一法之行未必不妨其餘

楊先生景隆

楊景隆字伯淳晉江人開禧進士宮建寧司法參軍博
學通經兼授經史學者常數百人著有春秋漢唐通鑑
史論等書 道南源委

黃先生棨

黃棨昭武人開禧九年以朝奉郎知靖州論事有風節
政和先務營建作新書院以講學一統志

孔先生拱

孔拱字執謙口口人孔子五十世孫也少孤好學篤意
義方鄉黨賢之有習經讀史名三卷錫山草堂集五卷
村居雜興三卷 閩里志

孫先生之翰

孫之翰字文舉慈溪人少志學天性孝友母病劇割體
取肝爲粥以進越日母如醉自醒乃底于寧里人以其

尹先生沂

尹沂鄞人積學好古嘉定中建鄞山書院延明經以教
署

夫出知濠州光州尋召爲吉州刺史仍改知江州乃辭
不赴丞相鄭清之制置司史嵩之以書留之不從曰士
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再授閤門舍人遷淮
西馬步軍副總管差知高郵軍壽昌軍改蘄州遷書丞
相杜範乞沿江置三城以備邊寇不報尋卒有玉溪集
行世嘗訓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世尊稱之 金華徵獻

士並畫田百二十畝贈之姓譜

鄭先生士華

鄭士華瑞安人好學尚義動必由禮築書塾招名儒以教子孫壽一百十歲咸淳戊辰東朝慶壽優禮耆年郡應詔以聞特賜迪功郎致仕郡守鮑成祖于其里建南山坊以表之溫州舊志

彭先生進附門人彭沂劉東父彭拱辰彭淳彭子與劉希傳章貴彭談

彭進字子龍口口人有謙德粹然古君子風通書詩業詞賦晚精于易禮四試國子監魁從學者多前彬倅彭

沂興國宰劉東父靜江尹彭拱辰國學士彭淳秋官彭子與祁陽監酒劉希傳鄉貢士章貴彭談皆從學之顯者姓譜

秦先生疆

秦疆字公肅安仁人嘉定中進士深于理學學者尊為南澗先生湖南通誌

林先生駉

黃先生履翁合傳

林駉字德頌學德人穎悟力學九經註釋默識成誦下至山經地志稗史小說釋老之書無不通曉尤習當代典故領嘉定九年鄉薦鄰邑爭迎為師歲聚徒以百數著有皇鑑前後集源流至論行世同邑進士黃履翁覆彙別集十卷補至論所未備福建通志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以林先生爲德祐進士儒林宗派以林黃二先生皆入元儒攷博考黃字吉甫

林德頌說

聖人六經與天地並漢自中世以來上以表章自任下以授受名家朝廷之上非經不能立事搢紳之間非經不敢建議賈捐之語勿擊珠崖王商則曰經義何以處

龔勝之奏王嘉公孫祿則曰君議一無所據一時君臣相與從事于經學亦善矣董仲舒以元年謹始之意勉時君之初政猶不疑以蒯聵出奔之事辨一時之疑獄以此立論豈不為聖經之幸若夫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詩雖有是言初無關于邊功也乃援之以頌陳湯之功何泥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詩雖有是語初無關于郊祀也乃取以定南北郊何鑿也甚者欲附姦臣則援不語怪力亂神之言張禹傳欲行權酤則援有酒酤我之文欲奪民利則援周禮五均之法王莽傳假託以文姦援引

以濟私是先王學術至爲禍天下之具也

聖經不幸于後世者三曰議經曰僭經曰叛經夫以聖人之經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諸儒也孔子不敢議夏五郭公之疑游夏高弟不敢一辭之措莊周異端之流猶知尊聖人之教君子以是知議經僭經叛經者之罪矣

周先生恩誠

周恩誠臨川人嘉定間知桂陽縣嘗正學興文教民歌思之湖南通志

史先生彌寧

史彌寧鄞陽人嘉定中知武岡軍見軍學頹腐葺而新之增學田行鄉飲酒禮文教大興一統志

進士王先生用亨

王用亨字子安崇德人少孤事母至孝嘉定初舉進士志欲盡讀天下書手鈔口誦至忘寢食鄉之登仕籍者多出其門作二記于座右以不欺不貪自警焉姓譜

吳先生自牧

吳自牧字益謙歙之溪南人嘗取鄉薦三上春官不利退講究問辨自信其所得作講義史評雜著數百篇執經來學歲百餘人歙縣志

吳先生自中

吳自中字益欽嘉定中以鄉薦授福州學教授教人有方學者多所造就同上

任先生直翁

任直翁知眉州著易心學魏鶴山說

林先生叔清

林叔清三山人爲周易古經解依上下部叙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臚分彪析而證以古今善惡是非之事魏鶴山集

毛氏家學

毛先生居正

毛居正字義甫號柯山蕃有六經正誤校監本經籍之誤所欲刊正者魏鶴山爲之序而刻傳之大抵多偏旁之疑似者凡六卷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魏鶴山序六經正誤曰義甫以其先人嘗增註禮部韻

奏御于皐陵遂又校讐增益以申明于寧考更化之日其于經傳亦既博覽精擇嘉定十六年會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義甫馳書幣致之盡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之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辭旬歲間刊修者凡四經乃猶以工人憚煩詭鼠墨本以紿有司而板之誤字實未舊改者什二三也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義甫以病自移告其事中輟或者謂縱令有正其誤而諸本不同何所取證豈若錄其刊誤之籍而刊傳之後學得以參考余觀其書念今之有功于經者豈無經典釋文六經文字九經字樣之等然此書後出殆將過之無不及者其于後生晚學祛蔽寤疑為益不淺因從臾其成而序識之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學者其毋忽于斯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六經正誤提要言先生字誼父或曰義甫葛古字通也衢州人兒解進士晁之子又言先生承其家學研究六書場萬里為作序述其始末甚詳今觀是書校勘異同訂正訛誤殊有補于經學云

趙先生若燭

趙若燭字竹逸宜春人寶慶二年進士知光澤縣事朱亡不仕教授于鄉袁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書經纂註物通又毛詩粗通經義考並云佚又云姓譜作趙思誠大理邱先生迪吾附師尚克濟弟秉嘉

邱迪吾字惠叔安溪人少與弟秉嘉受春秋學子鄉先生余克濟見推高第遂冠鄉試登壬戌第調永福尉改武康先世松楸在焉清謹至不敢與宗人往還教授潮州融州知侯官縣增城縣通判循州累除大理卿卒年七十三戴後村集

林先生子雲

林子雲字質夫福安人寶慶間進士除融州教授潛心聖學躬行實踐多所自得學者尊為鄉先生著易說十卷福寧府志

翁先生永年

翁永年字可尚永嘉人少篤學登寶慶第教授沅州有峒猺田姓者來學或疑不類先生納而教之改知仙遊縣輟俸新義塚除武學博士及判福州不赴景定推恩加朝奉郎年九十三卒溫州府志

傅先生寶之

傅寶之字莊父清江人登寶慶第調袁州分宜簿淳祐中授承事郎學書稱南齋先生 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春秋幼學記經義考云佚

蔡先生元鼎

蔡元鼎漳浦人不登官籍以文自豪所著有中庸大學解論語孟子講義洪範會元 閩書

賈先生蒙

賈蒙字正叔梓材案台州府志作叔正天台人著禮記輯解集二十卷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 別附卷二

六家之說視衛湜岳珂爲要舊有鈔本在儀眞見黃氏書錄 天台縣志

文清程訥齋先生元鳳

程元鳳字瑞甫梓材案歙縣志作申甫 歙縣人紹定中禮部第一

歷監察御史右正言兼侍講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御書清忠儒碩昭光六字襄之進封吉國公卒贈少師謚文清所著有訥齋集 姓譜

劉先生景山

劉景山莆田人有教學詩四十九韻諄諄然教弟子職小學書之意而無韓子利祿之誘 劉後村集

方先生岳

方岳字巨山號秋崖歙縣人紹定五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罷歸先生初忤賈似道繼忤丁大全氣節嚴正才幹凌厲尤工駢體有秋崖集 南宋文範作者考

包先生整 附于泰明泰亨泰有

包南堂先生整字口口涇縣人號南堂居士孝友嗜學訓子方嚴貯書爲萬卷堂子三人泰明泰亨泰有兄弟子姓聚居八十餘年有靈芝產其舍舍人王芾名之曰芝堂 寧國府志

宋元學案補遺 別附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龍先生淼

龍淼吉州人著春秋傳端平三年李鳴復奏舉狀云伏見吉州布衣龍淼會萃經傳科列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己見多所發揮如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于名分所補貢多 經義考

葉先生得象

葉得象舉海人登紹定鄉榜宋亡隱居教授徵辟屢至竟不就 台州府志

蕭先生山

蒲山沙縣人舉端平二年特科仕長溪縣丞性穎敏于書無不讀究理精奧嘗有讀書傳論語講說讀易管見遊南源委

梓材謹案閩書云一名石舊有詩傳

樂先生雷發 附門人姚勉

樂雷發字聲遠寧遠人少穎敏書無不讀尤長賦詩累舉不第門人姚勉登科以讓第疏上理宗召親試對選舉八事策嘉納之特賜及第因數議時政不用歸隱雪磯一統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雪磯有雪磯叢稿

黃先生楠 附子和中得中

黃楠上虞人居東門性孝弟刻志問學善誘後進不喜聲利惟優遊林壑二子和中爲餘姚學正得中爲沿海制置幹辦官常從名士馬申學並有文名上虞縣志

儲先生國秀

儲國秀字材文寧海人端平進士歷知江陰軍事乞侍養親歿哀毀骨立未葬時從學者數百人稱曰理所先生台州府志

趙先生汝灌 附師王子明

趙汝灌字文浩宋宗室太宗之後也篤學能詩文初尉定海歷遷通判建昌軍攝軍事值水後盜起鎮撫不遑力忌者反以爲言遂杜門不復出自號假庵讀書養性終其身少學于華容丞王子明子明既死先生出仕若滿解而歸必酌其墓世多其厚德咸淳九年卒年六十七東發文集

賈先生鑄 附師劉口

賈鑄字君成著有考信錄三十卷劉氏序畧曰成己少

余十三歲未嘗舉子累且教授生徒所至坐席常滿而能歷年篤以成書考諸古而信諸心又以質于余而證于後世用意遠矣文獻通志

程氏門人

汪先生儀鳳

汪儀鳳字祥甫歙人師事程文清公元鳳兩中江東漕試又連中浙漕以薦賜文學出身爲丁大全所陰中而罷賈似道嘗以治詩納交爲伸前奏度宗即位議以史館處之謝不顧以通直郎致仕卒著有山泉類稿四十

祥材謹案歙縣志載先生六歲能文師吳自牧程元鳳又云晚築山泉亭人稱山泉先生

程先生洙 附子徹

程洙字口口休寧人淳祐十年進士授貴池縣主簿調上元縣撫字盡誠及代民請留不得發元兵入建康百官投牒降附先生仰天歎曰吾受官二十餘年忍移所守以偷生乎自縊死子徹能世其學一統志

邵先生士英

邵士英字子實貴溪人淳祐進士理宗朝官翰林檢閱判以歸惠倅單崔明者嘗學于先生至是盛飾車騎往拜之先生不懌自是崔明造其廬必屏導從其嚴敬如此惠大記

王先生奕

王奕字子陵瑞安人研覃該博杜門著書不求聞達淳祐間有旨下州索所著書太守趙汝騰爲繕進且薦之朝竟不應所著有六經語孟說中庸本義周禮答問成周大事譜西漢通志補正漢天文志釋地理志復漢錄武侯遺事多識錄瑞安縣志

車先生景壽

車景壽字雪叟黃巖人寶祐四年進士任信州教授宋于占對鄉先生陳少微異之曰此子必立身揚名因命

亡不仕以文學授徒稱龍淵先生台州府志

柴秋堂先生望

柴望字仲山號秋堂江山人承務復曾孫甫成童博通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研究理宗嘉熙間爲太學上舍除中書省奏名淳祐元年丙午元旦日蝕詔求中外直言先生素明象數每夜瞻星斗時復慘怛悲歌慷慨左右莫知其所爲也及聞詔乃撰丙丁龜鑑十一卷起周威烈王五十二年丙午止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自秦漢五代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年爲丙午丁未二十有一數其凶吉禍福于前指其治亂得失于後正月書成上進忤時相意秋七月詔下府獄逮詰幾不免時大尹尚書節齋趙公素知其忠直上疏言柴望忠誠懇切所述根據史傳未可重以爲愆得旨放歸田里京師之人謂其讜論不容無不嗟惜在時名公設祖道湧金門者蓋百不一二也但其間所以有可存者則以感時對物撫景傷情于發不恤緯之心彼忝離離之懷非此無以自託有不可已者在焉是則猶有取也

揭仲宏序秋堂詩集曰知公之詩者要當知公之心則去辨西江趙崇嶓曾原一盱江黃載汶陽周弼咸在焉既抵家和淵明歸去辭以自遣性至孝早喪父母毛氏李白少陵不足問矣

詔許出獄星京尹節齋趙公詩曰臣子狂愚獻直言聖明寬大度如天十封應詔皆焚稿一片憂時祇似弦數彖逢丁陽九厄元龜爲鑑後千年今朝有旨從天下知召長沙到席前秋堂學侶

通判柴先生隨亭

柴隨亭字剛中登寶祐四年進士知建昌軍守己愛民時稱循吏當革命之際與其兄國史筆弟制參元亨察推元彪俱隱于櫟林九磵之間自以宋室遺黎恥事二姓並不應徵辟而感憤激烈于弟兄唱酬中見之

梓材謹案通判先生自號鑒岩居士

附錄

李襄敏爲建昌郡大夫柴公墓碑曰蓋君子之仕也以行君臣之義是故或遠或近或死或不死蓋均有見于義無所逃而分當自盡耳彼以爲爲利祿而效忠者亦淺之乎知士矣建昌公審已揆時守貞遂志識微于幾先而允蹈乎事後雖志節未彰抑亦文謝之流亞也

制參柴先生元亨

柴元亨字吉甫秋堂弟以監丞參江陵閫秋堂送之詩云北虜縱閫郭子儀上流決有退師期諸公但醵臨江酒老子祇圖別墅棋露布夜傳誅鞮靼蠟丸便遞破符離書生已辦平淮表先寄鶴鴒原上詩

梓材謹案前層戊子刻柴氏四隱集其十一世孫復貞序云四隱公者宋國史秋堂公建昌大夫贈船公制參吉甫公察推澤臞公也又云吉甫集屬經兵火無復傳焉張紫垣序云隨亨元亨一誕以神童科登文文山榜進士宜其爲宋遺臣不愧爲文謝之流歟

察推柴澤臞先生元彪

柴元彪字炳中甫秋堂弟官察推號澤臞居士爲宋遺臣自序襪線稿詩集云襪線無寸長見者短之余兄歸田翁泛沅渡淮遊赤壁登廬阜客西湖三十年以吞吐山川之奇麗與乾坤情氣諸老交盟以詩晚年僅僅得刪餘二百篇曰道州台衣猶未免乎短而疏劣之嫌也余侍歸田翁吟几間凡三十年雖家庭短褐粗縕三尺其如伎倆短之又短何非詩之難而工之難也

梓材謹案四隱集

附錄

其爲人心吟曰長江萬頃深風靜波自止人心僅僅一寸

日夜風波起桑田倏滄海汨沒勢未已安得令人心常

如古井水

何先生宏中

何宏中字子宏樂安人以博學善教爲鄉先生其家懷幕緩而歸拜者前後四人安輿就養召以廉勤爲訓所至諄諄不舍故仕學皆優云程雪樓集

梓材謹案先生諸子森字商佐景定進士理分宜訟決旬數百牒皆盡轉衢州錄參次希之字周佐咸淳進士甲科所著有雞肋集次莊字周佐咸淳進士舊有草亭漫稿深衣圖說小學提綱繫係羣賢詩選次夢午字魯佐亦登進士第見江西人物志雪樓誌先生墓則云宜章令森永州教授希之道州判官堯廣昌主簿夢午則諸子官職可考矣

樂氏門人

姚先生勉

姚勉字述之一字誠一高安人寶祐元年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終太子舍人先生受詩法于樂雪樓發奏劄亦侃侃不阿有雪坡文集商宋文範作者考

方氏門人

吳先生龍翰

吳龍翰字式賢歙縣人咸淳元年貢于鄉以鷹授編校

國史院實錄院文字宋亡不仕家有老梅因以古梅爲號受詩法于方岳有古梅吟稿同上

齊先生天覺

齊天覺字莘夫青陽人少好學讀書倦暫隱几而臥三十年未嘗解帶就枕由是經史子集靡不淹貫舉于州屢贛州僉判江南通志

別附

宋先生知常附師虛嶠叔

宋知常字久道號此山金華人也通儒學爲黃冠師主祐聖觀開慶間賜左街道錄先生少學于鄉先生盧端叔後得易說于池陽周元舉遂以見聞集爲一編進之于上遺籍藏此山道院金華赤松山誌

李先生君錫

李君錫字宗禹永嘉人博綜經籍援筆成章尤精于禮登寶祐第歷遷諸王教授司農時禮經自王氏倡新學訓詁皆穿鑿先生學正而博由是擢太常丞除直祕閣有雜稿溫州府志

劉先生應登

劉應登字堯咨安城人景定間漕貢進士宋社將危隱居不仕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舊有詩經訓註經義考云佚

葛先生炳奎

葛炳奎字晦叔寧海人理宗時任慶元司戶參軍條陳五事累萬言宗社既屋斂跡家山益究心理學所著有煙村漫稿台州府志

黃先生從龍

黃從龍字伯雲廬陵人爲儒先生專門毛詩學深于六

義舊書盈篋其所獨悟出毛鄭遠甚江丞相揖紳大儒獨推先生善學元至元中吳會雖平寇盜竊出先生一日攜所著有所詣賊妄意袖中之藏斃以一矢卽之書也程雪樓集

梓材謹案時永豐有與先生同姓名者嘉定進士爲郢州推官元兵入襄峴郢當要衝守將潛遁推官抱印登城大呼曰張巡許遠之事正在今日與子力戰而死

戴先生景魏

戴景魏口口人舊有中庸大學要義黃東發爲之序稱二書發明先儒未及處極多眞是有功後學云東發文集

郭先生新

郭新寧遠人咸淳元年進士因亂築龍玉書室以耕釣自適隱居不仕寧遠縣志

汪先生注 附子胄文從子昌壽從孫惟賢

汪注字東之旌德人咸淳四年進士官池州青陽簿六年棄官歸益肆于學經史百家無不該洽書有中庸演說大易衍義子胄文溫州路儒學教授從子昌壽字伯敏咸淳元年進士先以能賦聞既讀易心會其微初調金陵戶曹改秩浙西帥司主管機宜文字杭州失遂歸崖自娛集東林叩角集講義雜文數十卷其子惟賢徵至元中請與鄉校與先生協志訓誘書有心易詳說鐵科眞西山奇之其學九長于春秋魁鄉薦會試下第不復出積書數萬卷自娛晚薦入史館致仕年八十餘讀書不輟溫州府志

常博湛先生若 附錢起錢演

湛若餘姚人博雅以鴻碩稱時舉子各占一經或詞賦
便足先生于六經詞賦無不通解伺邑呂次姚建義學
聘爲師諸生常數百人每執經問難辯若懸河汎濫百
家諸子然後折衷聖經諸生無不解頤自終太常博士
時有錢起及其子演亦相繼教授學徒常與相等兩浙名賢
錄

陳在湖先生益新

陳益新東莞人博通羣書尤邃性理之學補貢不就遂
教授舊有春秋指南一卷春秋摭實二卷春秋要論十
隱東湖之上邑人尊之曰東湖先生廣州黃志

季先生致平

季致平青田人治詩書易傳會其要領著精覽歸一圖
解括蒼彙記

邵先生桂子

邵桂子字德芳淳安人咸淳七年進士第任處州教授
棄官歸隱鑿池構軒其上名曰雪舟作忍默恕退四卦
以自警姓譜

方先生公權

方公權字立道莆田人咸淳元年進士歷廣東教授太
常丞景炎後不仕人稱石巖先生閩大記

巖先生蕭

巖蕭吉之太和人所著橫山易說十四卷咸淳中江丞
相萬里馬丞相廷鸞皆好其書爲獻之天子徵爲祕書
省校勘宋亡之歲三月亦以疾卒揭傒斯說

翁先生夢得

翁夢得字景說壽昌人端平咸淳間兩中詞科尋隱居
教授舊有春秋指南一卷春秋摭實二卷春秋要論十
卷春秋記要十卷壽昌縣志

俞先生酉發

俞酉發字明叔德鄰之弟咸淳中以明經試太學後隱
居不仕鎮江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舊有經傳補遺三十卷經義考云佚

鄭先生君老

鄭君老字邦壽長溪人咸淳四年進士元初交薦不起
學者私謚曰靖節先生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舊有五經解疑經義考云佚

王先生介

王介字文卿吉水人咸淳進士授邵陽主簿談經論道各極旨趣致仕歸聚徒講學于山堂書院學者稱山堂先生吉安府志

林先生一龍

林一龍字景雲永嘉人在太學不就月書以求捷進登咸淳辛未第累祕書郎並說書性直諫樂道人善工古文有石室文集溫州舊志

陳先生敬叟附子貴伯

陳敬叟字炳然臨武人博學工詩文咸淳進士授耒陽縣學錄德祐北狩遂隱居不仕子章伯字奎龍亦棄諸生不治生計茅屋數椽釜盎亦無完器臨武令薦之帥閫以司教玉林不赴一統志

汪先生維岳附兄維崇

汪維岳歙人宋咸淳庚午省元入元不仕隱居教授建友陶書院以淵明自況兄維崇字賢甫性忠孝見宋祚不振有志恢復福王與芮聞其賢妻以女授承節郎歸語先生曰昔金人犯淮甸先監丞尚慨時危主憂抱憤以終我今受恩國亡不死何以見祖宗于地下遂不食卒歙縣志

徐先生文鳳附師陳存

徐文鳳字伯泰壽昌人從吳興陳存受春秋咸淳問釋褐權知象山縣至元革命隱居教授著有春秋捷徑十卷嚴州府志

王先生所

王所字翰叔號南峯黃巖人咸淳乙丑進士宋亡致高郵軍事歸營書院于溪之濱中藏圖書旁藝花竹翛然有陶靖節風黃超然題其墓曰宋進士元逸民南峯王固窮君子云台州府志

王達觀先生珏

王珏字叔寶號達觀臨海人登咸淳戊辰進士授國子博士德祐丙子權知本州事伯顏南下先生與兵部侍郎仙居陳仁玉集義民增陴浚隍堅壁以守力不能支乃以郡章屬楊芳春者大書忠烈二字于門投左池以死台州府志

逢觀同調

邵先生囧

邵囧字叔魯臨海人咸淳元年進士歷本州教授德祐丙子元伯顏統兵入臨安謝太后詔屬郡無與元敵台守楊必大率先請降先生與權知州事王珏不奉旨伯顏以偏師徇之城陷火侵學宮先生端坐而死同上

張先生伯文

張伯文著有九經疑難十卷其自序曰予自幼年趨庭先君鱓堂授以麟經涉獵之餘亦嘗取五經三禮與夫語孟講究其大槩凡平日得于先儒之議論者寸長片治言則溢美其君豈得爲詩夫子安得存之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豳冶未純于正胡用之于樂章況七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何也詩太小雅以治言則受命作周伐商繼代爲政之大燕羣臣嘉賓燕兄弟朋友爲政之小嘉魚山臺菁莪卷阿棫樸均爲養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大小六月采芑車攻江漢常武均爲宣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大小周魯商三頌以盛德成功爲主則周頌之爲宗廟告神明稱述祖宗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惟予小子閔予小子曾孫篤之皆謙沖退託而商頌言假祖之孝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有美有刺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棫樸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衛鄭與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合于治之正豳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不終悉難曰正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復興變雅不始于厲王而始于宣王何也若專以

善靡有不錄云經義考

戴先生埴

戴埴字仲培桃源人著有鼠璞一卷書中楮券源流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弊知其爲南宋末人故書錄解題著錄而讀書志不著錄也四庫全書總目

雲濠謹案四庫提要稱鼠璞云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審又云其他辨正如謂詩序綠衣篇引高子靈星之言知有講師附益之類率皆確實有據足裨後學其曰鼠璞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

湯孫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君周頌簡嚴商頌數暢已非一體魯頌稱美之辭益侈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于霸主之號令惴惴自保不暇乃誚其懲荆舒服戎狄修復伯禽之法度與經傳大率相戾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稱又何也謂言天下之事刑四方之風則關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關何以有頌予謂求詩于詩不若求詩于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後拜韓于以捨其大拜其細爲閩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寘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即樂章之小大也以言于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雖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之音考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其論得之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于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解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

欲被之弦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刖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爲官陳先生孚 附師宋貫之學得官以歸自是瓊

陳孚瓊山人從太守建陽宋貫之學得官以歸自是瓊

人始喜習進士業 輿地紀勝

黃先生宙

黃宙字繇仲晉江人居鄉講授有論孟解 閩書

楊先生翼之

楊翼之三山人爲永州教授訓諸生以躬行實踐州人

士翕然向風 湖廣通志

李先生彖

李彖字材叔南城人居藍田山于諸經無所不說 江西通志

范先生酉新

范酉新字孟中滁陽人學者稱之曰青山先生仕嘗贊

閫席教郡庠其設教于鄉閭也患後生小子凌虛蹈空

而不省乎孝弟之實乃爲詩三十篇惻切而理明讀之

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誠有補于世教云 王忠文集

王先生昕 附子紹忠經忠

王昕字明之睢陽人母韋氏常逸其夫于事而勞其于

于學先生以儒飾吏初試浙東宣慰司令史考滿授將

仕佐郎累轉承務郎杭州路推官紹忠經忠父教也聞

于父教而復以教其子孫云 林薌山遺文

趙先生震揆

趙震揆著有春秋類論四十卷 宋志

應彌正上饒人從永嘉張挺之學春秋後添倅徽州方

春秋類論

左氏之害義未有甚于記女寬之論蓋弘也自昔聖人未有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爲違天則亂臣賊子爲順天矣而可哉

鄭先生與叔

鄭與叔字希默寧海人仕至從政郎宋亡教授終身台州府志

顏先生堯

顏堯號唯庵永春人弱冠游江湖篋于經學詞藻豐贍書法尤精嘗開塾以教後學閩書

張明善先生雄飛　附子炳鐵

張雄飛字宏甫欽縣人聚徒三四十人竹籬爲門門之下篇至于巽以行權而聖人之用意微矣語見朱楓林易註寧國府志

林先生大年

林大年字壽卿龍溪人初試太學以詩賦中選年八十二以書義再預鄉書不赴南宮爲州學正日與生徒討論終老湖山卒年九十有六福建通志

謝先生升孫

謝升孫南城人舉進士爲翰林編修官朝士稱之曰南
應先生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謝氏升孫詩義斷法佚四庫全書存目錄詩義斷法五卷不著撰人名氏推爲謝氏之書提要云蓋揣摩弋取之書本不爲解經而作

推官傅先生崧之

傅崧之字宗山壽昌人刻志好學通詩書戴禮弱冠以兩經領鄉薦鄉人尊之稱平齋先生咸淳四年與子明龍同登進士第而先生爲榜眼授廣元觀察推官以內艱不赴服闋丞相馬廷鸞言于朝調平江觀察推官以勤政卒嚴陵志

宋元學案補遺 別附 卷二 七十四 明嘉靖書 約園刊本

隱君胡先生應璣

胡應璣字粹翁淳安人講明性理之學隱居教授不求仕進著理髓三卷學者宗之嚴陵志

應先生浩然

應浩然口口人藏刻源過先生墓云人間萬卷雁眉老眼見堂堂入草萊行客須當下馬過故交誰復裹雞來山花不語如聽講溪水無情自薦哀猶勝黃金買碑碣百年名字已煙埃藏刻源集

陳先生宗說

陳宗說茶陵人建汲古堂藏書萬卷人有以逋負繫獄幾死先生爲代償之茶陵州志

王先生南美

王南美字乙道安化人隱縣之伊谿博洽經史尤邃于易執經問難者不遠數百里而至置義莊以養族屬之孤貧者所居有釣月樓耕雲堂一統志

盧先生元亮

盧元亮安化人積學能文操行純固兄弟九人先生盡以產業分給己纖毫無所取一統志

登仕李先生心道父彌世附于泰亭

李心道字聖傳淳梁人父彌世業舂秋登進士乙科以端方舊爲鄉評器重先生生而穎悟稍長從傅受易學耳熟緒言其從父兄原尤邃于易先生與爲師友益鈎決玄奧適事之變若中理解最受知于尚書朱雍孫京尹吳益奏補登仕郎先生治家嚴不惑異端子泰亭嘗長幼安書院及再仕襄樊先生勉之往曰子是教忠愼

勿以親遠增離憂也自號疏嫺翁扁其室曰善軒有詩
藁藏于家鄧巴西集

許先生炳

許炳字仲明平江人通春秋好學不倦篤志力行及卒
無以爲殮一統志

張先生師禹

張師禹字虞佐口口人天資耿介不苟口不求仕進從
之遊者莫不敬畏號鄉先生及屬纊其友張具贍來視
疾先生指心示之曰血氣枯竭矣而一點不動言訖溘
然而逝姓譜

李先生關

李關字子羽海陽人早喪父事母至孝通春秋餘經諸
子皆知其大習隱居不仕以教授郡邑子弟貧者助其
筆札尤精醫術鄉人賴之號北源先生有文集同上
梓材謹案廣東藏志載先生至正間元兵逼城先生乘夜負母避難歸外族從陞曾氏云

顧靖夷先生權

顧權字用衡崑山人力學博通羣典爲文刻意有古作
者矩度隱居不仕門人諡爲靖夷先生同上

張先生飛一 附子彬甫鄰甫孫復禮

張飛一居番禺之黃岐通周易能會萃諸家之說而折
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二子彬
甫鄰甫皆善傳父經父既葬晝夜念之弗置構堂曰永
思兄弟躬耕以爲歲時祀事彬甫次子復禮字禮庭蕭
炙家庭之教而于易學尤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
入程朱二氏無乖盤者宋文憲集

蔣先生嚴

蔣氏說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有是道而不能言故託諸聖人言
之易書詩禮樂春秋此聖人之言而天地之道也非易
無以立天地之心非書無以紀帝王之迹詩以導風俗
之美春秋以嚴王霸之辨禮以節民樂以和人用是訓
天下萬世一日不可廢豈無用之空言哉

以通書讀易可以會太極以經世書觀洪範可以建皇
極中庸之愼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大學之致知可以
齊家治國平天下論語一書無非言仁孟子七篇無非
道性善

陳氏講友

李先生如雷

李如雷臨武人與陳章伯友善時衡陽興石鼓書院欲得士有司以先生與章伯往宋亡隱居力學所爲詩文甚富嘗貝溪山水之奇結廬于上自號貝溪居士湖南通志

馮先生彥玠

馮彥玠永嘉人岳飛開幕成之孫博學多才畧有祖風李守芾表其廬曰嘉忠宋亡入山不出年九十餘卒溫州舊志

鄒先生次陳

鄒次陳字周弼一字悅道宜黃人宋末中博學宏辭科院以講學誘掖後進當路以爲書院山長一統志

褚雪巖先生口附門人馬虛中

褚口錢塘人號雪巖先生博學卓行之士也執古刀尺裁量晚得馬虛中從之學盡其微妙其居家篤于孝弟涛勤恬雅動以古人自飭暨出家舊道士服隱約西湖之濱士大夫慕與之交仇山村遺集

葉先生冠

葉冠麗水人宋季再領鄉薦善言性理而尤深于易文獻集

隱君劉南翁先生準附子汝舟

劉準鄞人自幼好學長而有成宋末隱居教授絕仕進意卜築青山之原日以教子讀書爲事學者稱南窗先

雲濠謹案吳文正誌其墓云取龍德公遺子孫以安之義榜書室曰遺安

附錄

張雲章曰書義斷法亦科舉書以其流傳久存之後附作義要訣新安倪士毅所輯也

田先生希呂

田希呂字志舒慈利人宋末守節不仕居天門山拗書

生子汝舟字端父碓守父訓平居無戲言恬容郡之名士大夫相繼來居一時林下衣冠爲盛姓譜

汪先生懋卿附弟森卿子瀚瀚師陳鳳伯

汪懋卿奉化人與弟森卿同學同貢並因宋亡不仕杜門著書子瀚字幼海受家學治易春秋躬耕孝養季彝嘗從海陰陳鳳伯講學幼海薦授衢州路學錄辭不赴寧波府志

江先生友直

江友直字德正歙人以薦爲經學長陞本州教授以節義自負伯顏入臨安恭帝被執先生升堂痛哭示諸生以大義不食數日卒葬梅口之原書其墓曰餓殺塚歙縣志

曾先生元圭

曾元圭號礪峯江西人宋末屏居教授有春秋凡例大學演正藏于家王逢說

李先生思正

李思正德興人生于宋季入元不仕黃庚稷說

著思正李先生也思正蓋其字爾

吳先生浩

吳浩休寧人隱居不仕著直軒大學義歙州府志

趙先生若煥

趙若煥字堯章進賢人年二十餘宋祚訖賦草之茂三章援琴而歌以當黍離麥秀年八十而卒江西通志

徐先生偉

徐偉臨湘人宋末舉孝廉累辟不赴去之野潭中山隱居教授依以居者三百餘家歲荒貧不舉子者悉資給之人感其惠子多以徐爲名有子八人後皆知名號徐氏八龍一統志

李先生薇

李薇字元明臨湘人博學通經性至孝喜養浩園隱居不仕自號默堂居士授徒數百人晚年尤精內典著詩文五千篇一統志

練先生耒

練耒梓材案或作來字彥本建安人宋遺民閉門著書有大易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中庸圖說中庸輯釋各一卷經義考並云佚朱佩林中庸旁註云有融會之妙

陳先生煥

陳煥字時可豐城人兩與鄉薦入元隱居不仕學者稱爲疇山先生 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易傳宗詩傳微禮記解經義考並云佚

葉先生夢鼎

葉夢鼎建安人應聘赴臨安少帝北行遂隱于西甌以講學爲事有經史旨要及文集 姓譜

梓材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稱其人元不仕

俞時齋先生金

俞金字叔器號時齋金華人少好學書自程督一試不合有司創退修于家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宋亡之邑人亦尊之曰月橋先生年七十九卒鄉應木表其墓曰生爲一邑之儒宗沒爲一鄉之善士可謂有德君子矣弟紀字景元以周禮領咸淳癸酉鄉薦宋季與先生皆退隱于家以賦詠自娛有越吟斐稿傳于時號淡軒先生 廣州黃志

林氏門人

宋先生眉年

宋眉年字壽道永嘉人少從林一龍學領胄薦元初都使者完顏貞徵爲郡學錄陞學正轉興化贛州授政和簿頗有能聲著有存稿集 溫州舊志

邵繼賢番禺人天資明敏究心理學早年篤淳祐三年

邵守邵先生繼賢

邵繼賢番禺人天資明敏究心理學早年篤淳祐三年

王氏門人

杜先生文甫

杜文甫臨海人號南峯山民師事王達觀珏登咸淳辛未進士歷瑞安軍推官德祐初除國子博士迄元代宋翰林學士趙與懃薦于朝守令爲勸駕先生自謂宋臣辭以疾御史程文謙奉召終不起台州府志

林先生起潛

林先生起濱合傳

林起潛字用夫弟起濱字顯夫黃巖人少時同遊達觀王先生之門已而相與曰人各有貴于己者與其雕篆以干人爵孰若釋靡踐實求聖賢之所爲學者以適吾志哉遂辭歸築室同居以經籍相切劘進退榮辱泊如也篤于行誼鄉人高之稱東皐西墅二先生云台州府志

熊先生朱

熊朱建陽人寧武州參軍入元不仕著易講義書說姓譜

歐陽先生應求附子良

歐陽應求字仲俊世爲廬陵永和人先生有賢父兄而又弱不好弄夙悟少成于書無所不覩尤深于易早舉進士以母老不行建炎間嘗類試漕臺一出不合卽退居開門授徒且學且養無復進取意與其徒道堯舜孔子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爲可用之說夷猶陋巷中蕭然藜羹自以爲天下至樂也學者心服而誠尊之鄉人無少長咸稱之曰先生嘗著著課子每曰人強爲善尙或罹禍況爲惡乎譖而罹禍正猶秋蘭之厭風霜雖若槁矣而芳不輟于歲時惡或徼福亦猶朝薺之蒙雨露卽苟榮矣而質不能于晦朝吾寧爲譖而罹禍可爲惡而徼福乎其言切理類此喜吟詩字畫道勁雖造次不作處順似黃叔度至耄期稱道不衰似及門于孔氏殆未下游夏輩也卒年七十有六子良好學有立蓋申鮮虞之傳摯云胡澹庵集

何先生先覺

何先覺字民師桂陽人建炎二年進士紹興中知橫州弭盜除姦勸農訓士刻夫子小影夫子行教二石置寧浦縣學爲之記改知連州治行尤著士民愛戴如父母廣西通志

謝先生致平

謝致平字康谷零陵人建炎二年進士博學有聲于時從學者衆席舍至不能容（零陵縣志）

邱先生稅

邱稅字爲高南豐人入太學建炎初伏闕上書乞徙都金陵以圖恢復所著有詩解義（江西通志）

周先生日章

周日章永豐人操行介潔開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嘗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少致餽

時時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人隆冬披紙裘客有就之亦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議論莫不聳然慚肩辭而去

又年譜一卷（字如晦累遷大理丞兼右部右曹官請祠歸）

酌唱二卷（當獨集十卷芻蕘編十卷南征錄二卷自警錄四卷編集祖宗訓典五十卷編註杜少陵詩十八卷）

左迪功郎餘杭縣主簿歷進太常少卿兼權大理少卿除直敷文閣江西轉運副使徙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又徙閩路力請奉祠得主管台州紫道觀遂致仕積官至朝請郎淳熙三年卒年七十有七先生力學强記入京師太學每從儒先質疑義聞見日廣刻意古文喜論天下事廷對述安危治亂邊防形勢甚備雨上萬言書極陳利病當官務行所學平居喜稱人善而獎掖其短貌莊氣和輕財重義嘗述有易說二十卷論語解十卷蒙溪已矣集四十五卷後集二十卷須江雜著六卷會稽錄四卷編集祖宗訓典五十卷編註杜少陵詩十八卷又年譜一卷（字如晦累遷大理丞兼右部右曹官請祠歸）酌唱二卷當獨集十卷芻蕘編十卷南征錄二卷自警治郡得池州坐罷起知眞州初築通隱至是改曰遂隱蓁喜釋氏書晚自謂有所悟家範整整子孫奉行之睦天性嗜書少老如一有文集三十卷摸紀考異十二卷集皇朝要覽一百卷又嘗進江淮表裏圖上邊防十二事嘗將攷古驗今自見于功名也（周益公集）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自號冷齋子可宗以進士世其家又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太常卿）

子力教以學先生與兄智同登紹興五年進士第起家

曾先生畋

曾畋字彥和爲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畋爲肢 困學紀聞

附錄

朱子曰曾彥和說書精博其解禹貢夢額呉才老甚取之

畢先生良史 附門人李師魏良

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 梓材案直齋書錄解題以良史先生爲知盱眙軍東平人紹興初陷金居汴閉戶著春秋正辭論語探古書有宋城李

師魏良執經師之好事者寫爲繙經圖繪先生坐榻上兩生執卷而前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呵冬者坐其間先生之季子也 楊誠齋集

附錄

紹興十三年獻春秋正辭二十卷詔諫議羅汝楫司業高閌薈詳來上特改京官 玉海

惠夔治以最稱人稱醴陵先生 湖南通志

司封鮑先生彪

鮑彪字文虎龍泉人精史學以戰國策失實爲之註定時有論說以正其謬又有書解杜詩注爲司封員外郎

歲凶活百七十萬人知與元府奏罷和糴之法梁洋間
繪像祀之通太府少卿先生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
有桃溪集百卷 姓譜

梓材謹案魏鶴山誌先生墓云早有志節嘗游秦
客大梁浮淮泗江浙道荆楚其所交皆一時名流
又云讀書有春秋機關春秋集解經
史子集無不覃思研精晝鈔夜誦自號桃溪先生
又言其薦進人才如宋若水楊大全李舜臣楊甲
輩炳蔚裳范蔡馬鳳呂商隱張子慶王咨賈士戣
其後各有以
自見于時云

夏先生休

梓材案胡庭芳謂先生以篤學名于鄉年
夏休會稽人 中興時紹興府進士

八十餘無一日不讀書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
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道局謄寫幾千卷春秋
易有解律曆有書周禮井田有譜以上書補官一試吏
而止 樓攻媿集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周易講義九卷周禮井田譜
二卷並見宋史藝文志四庫存目本未樂大典
錄井田譜提要言其考訂舊文多出新意又言所
陌既開以後井田廢二千餘載突雖以聖人居天
子之位亦不能割裂州郡劃平城堡驅使天下久
安耕鑿之民遽奪其所有使之蕩析變遷以均貧
富一二迂儒又竊竊然私議復之是亂天下之術
也使果能行又豈止王安石之新法哉同時瑞安
黃叔乃為作問答一篇條舉或者之說一一爲之
疏通證明殆不知其何心矣又引陳止齋之序謂
其多泥于度數未必皆叶言永嘉之學雖
頗涉事功而能熟講于成敗此亦一證矣

附錄

中興藝文志曰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于義未安者
乃援禮經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馮厚齋曰夏氏周易講義其說以言動制器卜筮四尚
之說綜而通之以乘承比應爲例

朝散黃先生勳 附從弟熙

黃勳字有功南海人也幼有至性鄉鄰異之紹興二年
登進士第始授永福丞累進朝散郎知雷州以賢能遷

去改知新州學田不足缺膳羞乃以俸資增置之政暇
即與諸生講解士子樂從之當時號循吏云終朝散大
夫致仕卒先生爲人博洽而有深沈之思最明經義凡
聖賢格言皆自鈔寫字如蠅頭少讀書患無以爲燈乃
取烏桕子或油子仁榨爲油人多效之借人書每于斷
缺處留意補緝士故樂假之觀以此積學著名于時從
弟熙後一科進士攝新興令爲韶州推官胡寅極稱之

廣州人物傳

提刑譚蛻齋先生惟寅

諱惟寅字子欽高要人紹興二年登進士第讀書一覽終身不忘應博學宏詞科用參政襲茂良薦除太學博士出倅靜江容州提舉廣西驅鐵事尋遷廣東提刑改江西提刑卒于官有蛻齋講學大學中痛行于世廣東藏志

夏先生沐

夏沐撰春秋素志三百十五卷凡三百萬言謂出于元聖素王之志名曰素志又略其文而約說之爲麟臺獨詩十一卷玉海

謝先生湍

宋元學案補遺 劉附卷二 八光四明續書 約園刊本

劉端成都人雖不第從之游者甚衆氏族譜

章先生采

章采字延仲平陽人少孤事親至孝執喪如禮每諱日俗用浮屠先生獨誦孝經曰吾聖人之教也葬日舟行過風濤曩作伏柩哭曰采罪當逆殞吾親何辜俄而風息溫州舊志

劉先生翔

劉翔字圖南福州人通諸經尤注意于易官蘄春尉紹興十五年上所著易卦辭授福州教授再授潭州教授

卒于官閩書

州倅卞先生圜父大亨

卞圜字子東其先泰州人父大亨字嘉甫主懷寧簿未幾隱居家山自號松隱居士著松隱集二十卷尚書類數二十卷先生于書無所不讀入太學有聲人稱卞夫子登紹興三十年進士授揚州倅著論語大意二十卷行于世姓譜

徐先生珣

徐珣字温甫上饒人高宗朝進士除辰州教授轉池州判官所著論孟易解學者多宗其說號止齋先生江西通志

彭先生與

彭與字帝錫興化人自言于易有見處其易圖最多有一圖謂之地中圖以六居中縱橫十八以與河圖爲對蓋河圖五居中左三右七戴九履一四二爲前八六爲後天中圖也地中圖則每位加一焉六居中右八左四戴十履二五三爲前九七爲後此亦自然之數林之奇說

附錄

紹興二十七年上周易義解十卷神授易圖四卷太極

歌一冊易證詩一冊易義文圖二軸館學看詳謂潛心象數訓釋淵貫詔補上州文字王海

蘭先生廷瑞

蘭廷瑞字惠卿口口人漁樵易解十二卷自序稱白雲溪籛釋上下經六卷繫辭二卷說序雜一卷圖說二卷外編一卷自謂于先儒未嘗蹈襲未嘗求異惟其是而已始于紹興己卯成于淳熙己酉三十餘年又撰日月運行二圖說一編胡一桂說

陸先生鴻

陸鴻字嘉材一字元禮金溪人紹興中進士官江西帥司參議奉祠平生好蓄予因舊製孟音解嘗過豐城僑居南禪寺綠筠軒愛其名與已協遂留不去江西通志

卒先生靜重廉介篤學嗜爲文所著號仙雲集者二十卷又有任氏春秋十五卷春秋五始五禮論五卷篆隸石刻譜三十卷周益公集

劉先生季裴

劉季裴字少度長溪人舉紹興進士官至祕閣修撰乾道間進十論上大稱賞上殿奏事勿偶跌碎徐收碎勿

附錄

初主貴溪薄閻邪說而正官廳王右史詳爲之記厥後廈城焚縣相戒獨留簿廳其感人心如此

陳先生雲

陳雲字世望吉水人所居鄉名折桂凡數十百家溪山清曠可樂自國初以來未有登名于天府者先生喟然曰吾雖不能如歐陽生化閭俗獨不能化一鄉乎卽取毛鄭詩日夜業業遂博涉羣書且語兒輩古之學者不但章句而已行必顧言乃可故尤切切于管遒雖渠之義館名儒以爲子師間遊游宦四方計一歲經費之助悉資東脩至典衣市書以遺之胡澹庵集

州守任先生繽

任繽字似之鄞縣人起家爲雒縣尉又尉永川求監南

嶽廟中進士第選澧州州學教授晨策一蕨焉從一僮負書襆守澧州易景州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命至而卒先生靜重廉介篤學嗜爲文所著號仙雲集者二十卷又有任氏春秋十五卷春秋五始五禮論五卷篆隸石刻譜三十卷周益公集

劉先生季裴

劉季裴字少度長溪人舉紹興進士官至祕閣修撰乾道間進十論上大稱賞上殿奏事勿偶跌碎徐收碎勿

逐一數陳謂今日之事有不可忽者即如此笏上悅曰
季裴膽大如身每延顧問皆稱旨著論孟周易解頤齋
遺稿山川形勢論司馬溫公傳道南源委

鶴先生敏修

開敏修龍游人紹興中進士官至朝奉郎著論語解詩
號中口先生 吕學佺說

宋先生藻

宋藻字去華莆田人紹興初試禮部等進中興十君論
高宗稱善以布衣召見授廬陵尉指斃敵人形勢擢知

江陰軍孝宗立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察猾胥六百
餘人龍之率旨賑恤來嘉發粟覓租錢稅坐彈劾溫州
守臣爲權貴所擠力丐休致卒贈太中大夫著羣經滯
穗道南源委

縣令黃浣溪先生開

黃開字必先諸暨人博學好古窮于經術所論著有語
孟發揮周易圖說孟子辨志麟經總論春秋妙旨六經
指南諸史決疑暨陽雜俎浣溪文集共二百六十餘卷
舉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官崇安令 紹興府志

沈先生作喆

沈作喆口口人壯歲嘗作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
淫心生當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萬

王先生悅

王悅字習之莆田人紹興進士調漳浦尉嘗佐浙西憲
幕有負鹽繫于獄者歲久莫剖先生決以非辜縱之守
懼不敢先生請獨任其咎官終南外睦宗院教授著春
秋解五經贅疑道南源委

喻先生思然

喻思然蜀人捫膝先生子也有家學官奉節縣令治邑
有能聲 王梅溪集

李先生長庚

李長庚字子西江華人紹興進士歷官五十年仕至朝
議大夫廉潔有守不事生產惟積書數千卷號其讀書
之室曰冰壺卒年八十六 統志

王先生義朝

王義朝字國賓麗水人登進士第主光澤簿調紹興教
授因家上虞嘗進易論十二卷高宗下其書國子監命

元儒博考

幹先生道冲

幹道冲字宗聖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先生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番漢教授譯論語注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于國中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卒夏人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畫先生像列諸從祀

虞道園說

馬先生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在平人皐昌初齊王豫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自號齊堂先生中州集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大戴禮辨一卷經義考云佚

附錄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

正甫燕王墓辨

徒單先生鎰

徒單鎰本名按出猛安人大定九年策女直進士及第者二十七人先生與上選授中都路教授官至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先生明敏方正學問贍博名士多出其門胡沙虎之亂賴先生一言而宣宗立宗社以安著宏道集今佚金文雅作者攷

梓材謹案先生論爲政之虧疏謂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其二曰導學者之志云

蕭先生貢

蕭貢字眞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由涇川觀察判官仕至御史中丞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謚文簡先生博學能文人比之蔡正甫官右司郎中時修泰和律令爲帝嘉歎以蕭何比之著有史記注五聲韻譜文集今皆佚金文雅作者攷

王先生建中

王建中遼陽人沃縣尉安中之兄學問仁義暴白于天下與王拙軒寂莫逆餘三十年始終如一王拙軒集

王氏講友

王先生寂父健

王寂字元老玉田人系出三槐父碏字鎭之金初名士仕至歸德府判官先生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年六十七謚文肅有拙軒集北遷錄傳于世中州集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編先生拙軒集六卷提要稱其詩文清刻鏤露有戛戛獨造之風在大定明昌間卓然不媿爲作者金代知名之士見于中州集者不下百數十家今惟趙秉文王若虛集尚有傳本餘多湮沒無存獨是編幸于沈沒晦蝕之餘復顯于世而文章體格亦足與滹南詩老相伯仲趙秉文王若虛行云又案集中有拙軒詩易齋詩又爲先君行狀稱其爲唐縣令時大新廟學延集諸生親爲指校檢責其日課又云自號退翁喜三教學則其學不純矣

喬先生口

喬某上黨通守權鎭正隆間學者多困于征役不暇修習其學舍漸至摧毀先生下車之始首議興修及告成集僚屬郡儒于議道堂大合樂以落之而申員佐爲之賦金文雅

劉先生迎

劉迎字無黨東萊人初以蔭試部掾大定十四年進士有詩文樂除幽王府記室改左學司經自稱無諍居士有府號山林長語詔國學刊行今佚金文雅作者攷

梓材謹案先生衛輝人濟南孫夫子養素抱經識孫宋知其名

馮先生璧

馮璧字叔獻別字天梓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官至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先生在太學有聲其學長于春秋宣宗朝臺以使指斡大獄權貴有跋扈而朝廷不能摧伏者能以法制之詩筆清峻如其人趙周臣李之純王從之皆重之金文雅作者歿

梓材謹案元遺山爲楊文獻神道碑溯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有云張太保敏甫雨趙禮部周臣庭玉馮毫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則先生之學問可想矣

王先生渥

王渥字仲澤以字行太原人興定二年進士調晉州司候不就高庭玉節度武勝軍辟爲經歷官至權右司郎中天興元年出援武昌爲元兵所殺先生博通經史其辨博爲李之純所稱天下談士三人之一也同上

王氏學侶

陳先生彝

陳彝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尚行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貞祐中先生年二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歿入北中先生南渡河試謁衛中邏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御安平行帥府事奏先生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仲澤爲經歷官故先生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吳下阿蒙矣安平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以鎮防千戶葛宜翁妻訟于朝乃繫先生方城獄先生聚書獄中而讀之會赦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北兵犯大昌原張平章問誰可爲前鋒者先生出應命奏功第一不四五遷爲中郎將官世襲及鈞州陷北人欲降之不爲屈時年四十一元遺山集

梓材謹案遺山文集有良佐鏡銘序云良佐忠于事君篤于事長嚴于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爲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雷先生琯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以薦從事史館調入作司使亂後

南奔爲兵士所殺先生博學能文與井州李汾善金文雅作者攷攷

張先生弼學

張弼學口口人平章萬之父座右銘有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此格言也歸潛志

白先生賁附孫淵

白賁汴人自號決壽老自上世以來至其孫淵皆以經學顯客有求觀先生孝經傳者感而賦詩云跋涉經險阻鑽研閱寒溫仰觀及俯察萬象入見聞不勞施弁鑿

筆下生煙雲高以君唐虞下以覺斯民中州集

趙先生質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弦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闕命之官固辭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金史

宗先生端修

宗端修汝州人大定進士爲節度副使汝州司候游彥執將之官問爲政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敬不逢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爲政之術盡于此矣金史

王先生口

王口永平人南宮舍人從義之曾大父也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子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于兵火道園學古錄

胡先生景崧曾祖晉祖益父仲容附從弟義

胡景崧字彥高其先威州人曾祖晉避靖康之亂爨武安祖益家累鉅萬父課之讀書涉獵經史工于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償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之起萬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絕賓父仲容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先生幼有至性十歲喪父哀毀成疾嘗泣謂其母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舊嘗學以成吾父之志弱冠有聲場屋間擢大定詞賦甲科累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管事年五十有九卒于雒陽之傳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伯族屬餘百口同居先生卹睦之小大無間言從弟義幼孤賴之教督繼擢高第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故先生所在必課諸生學委曲周至始終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皆

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人許之元遺山集

文懿尙先生野

尙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滿城先生幼穎異祖母劉厚資之使就學至于十八年以處士徵爲國史院編修官累遷國子助教諸生入宿衛者歲從幸上都丞相哈剌哈孫始命先生分學于上都以教諸生上都分學自先生始俄陞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時學舍未備先生密請之行屬其同年友李純甫爲志

御史臺乞出祭藏所積大建學舍以廣教育至大元年除國子司業延祐元年累改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二月夏移疾歸滿城四方來學者益衆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六追封上黨郡公謚文懿先生性闊敏志趣正大事繼母以孝聞文辭典雅一本于理元史

程先生震附兄鼎

程震字威仲東勝人長兄鼎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候先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以其廉能抗章薦之屬江陰饑江浙行省委先生賑之先生不爲文具皆躬至其地而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五

千餘人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荀宗道聞而韙之舉其名上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擢廣西肅政廉訪副使大德元年遷江西六年遷浙東九年除廣東肅政廉訪使先生至是既老且病乃納祿退居杭州以湖南宣慰副使致仕及至元元年卒先生博學洽聞爲時名儒然不少迂腐而敏于政事其操守尤爲介特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嘗自號魯山大夫稱之者不以官皆曰魯山先生云元史

臧氏遺文

混沌未鑿鴻濛茲萌固未有圖也自宓犧氏之王天下也河出龍馬負圖焉聖人以此發造化之機闡鬼神之祕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生不窮之理實肇于此于是易有圖一百二十有二書有圖七十有七詩有圖七十有六禮有圖一百一十有二記有圖九十有八春秋有圖一百二十有六而六經之圖備矣其他五行有圖天文有圖地理有圖三禮有圖紹運有圖器物制度亦各有圖圖非不多也惟四書章句集注未有爲圖者林隱程君生文公之鄉志文公之學而自得乎孔曾

思孟之心用力四書闡微析幽分章纂圖畫三十年而書始成又間出己見以發明文公未盡之說名曰四書章圖纂釋後學之士苟能因圖以求解因解以求經則四書義理瞭然于胸中矣豈非後學之指南讀書之捷徑也歟程氏四書章圖序

儲先生能謙附子惟賢惟志惟仁惟德

儲能謙字有大宜興人生宋季少有能詩名尤愛黃文節公詩至長能力學閎衍深博靡所不窺然于詩最工事父孝謹御子孫嚴而能教庭序之間不聞譏笑聲諸生從之游越月踰旬輒異于人在元不仕名其室爲樗巢語其子曰余生無用于世死必樹吾墓以樗所以志也力排異端作私論二篇楮錢辨一篇文十卷詩十五卷樗巢集一卷子四人皆通春秋學惟賢任安定書院山長惟志廉州路儒學正惟仁常州路豐積庫副使惟德入明爲國子助教宋文憲集

歐先生道

歐道字性之寧鄉人宋德祐初舉進士不第隱居讀書于泉溪元兵破潭州欲屠城先生杖策入軍門勸勿殺

行省阿里海牙納其說後辟爲荆湖行樞密院掌書記遷中書令史卒世祖憐其才深悼惜之 姓譜

寇先生靖

寇靖字唐臣中山安喜人力學爲士元既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辭十九年得官居懷孟先生別業在溫縣故有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或問爲治先生曰必有忍乃有其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治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元史

仕先生善甫

杜善甫東平人以道游齊魯名武惠公之門時中原南定武惠方握重權爲外屏先生從容其間切磋琢之德善謭不虐之道詩人所以美武公者武惠有焉則先生之行其道也 任松鄉集

康先生樂

康樂字濟甫番陽人資性靜愼敬事重親從祖茶陵主簿必厚禮部進士夢鷹以鄉先生教學當往受業詞藻有詞采追書經宋季領鄉薦元初絕口不言仕進隱居教授延祐間郡守趙鳳儀請分教郡庠從游甚眾 溫州舊志

趙先生貫卿

趙貫卿女直人世祖十一年同僉書樞密院事屢以疾辭十九年得官居懷孟先生別業在溫縣故有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或問爲治先生曰必有忍乃有其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治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元史

王先生澍

王澍胙城人有儁材弱冠貫穿經史于書無所不讀而難容事斯濟矣 元史

姚先生樞

姚樞字公茂嘉人少聰敏書一過目終身不忘爲文以聖賢爲歸文無不習而以明理爲主年二十二卒 程雪樓集

曹先生理孫

曹理孫字悅道瑞安人博涉經史談性命道德之旨粹然成章郡守趙鳳儀延至學宮模範後進立教嚴而有法尤善古文得韓歐家法著有心遠齋筆記讀書史要略類編杜詩訣同上

黃先生石澗

黃石澗永嘉人博通經傳宋末早奉鄉書不就元初授徒從者如雲集趙守鳳儀延至郡庠分教多所造就同上

程先生思廉附師白口

程思廉字介甫上世洛陽人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因著籍東勝先生始知讀書從樞判白公學故文筆論議皆有師法中統建元用太保劉文貞公薦事裕皇于春宮累轉同知溫州事力辭養親至元二十六年雲南立行御史臺擢拜中丞改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雲南舊有孔子廟朔望長吏便衣拜謁而已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先生乃舉釋菜之禮先于所治中慶府集行省臺以下諸官百餘人公服以行禮事屬城化之有遣子弟受業者其不鄙裔夷推誠數教如此平居不事生產惡衣菲食無難色卒年六十二元文類

劉先生繩武附子楚調

劉繩武泰和人宋亡隱居講學學者稱琴軒先生長子楚爾字芳叟至元初舉茂材授建昌文學陞吉水教諭以親老辭祿歸養益肆力于學尤深于易畢土結茅名玩易齋其後擢鄉校凡親承議論者悉有宏益世稱深林先生海桑集

湯碧山先生彌昌父暉老

湯彌昌字師言梓材案先生號碧山虞熊云其先自瀏陽徙居于蘇父暉老咸淳進士父于授受皆以周禮發鄉解先生及元舉教官由長洲崑山儒學教諭鄱江清獻兩書院山長建康路學教授轉從政郎瑞安州判官致仕生平篤志義理之學以文名于時著有周禮解義碧山類稾湘江樵歌若干卷姑蘇志

劉先生蒙正附子文廷

劉蒙正字聖功長沙人八歲能文號曰奇童元初廢科舉制先生以負才卓犖用不適時游衡湘間悒悒不樂既而發百家六籍旁及盤盂隱奧虞初稗史靡不搜挾

乃大肆力于文四方學者爭造其門爲文渾厚條達不事奇澀下筆輒數千言多裨益世教切中治體晚年科舉詔下歎曰吾已老而復見場屋豈非天乎卒年五十有三子文廷登第調臨江錄事有惠政遷國子助教事稱其稟以善教名 歐陽圭齋集

楊先生如山

楊如山字少游蜀嘉定州人宋末游江南四請漕舉宋亡不仕大德間起爲淮海書院山長因家京口著春秋旨要十卷 鎮江府志

季先生復初 附孫德基

季復初號月泉祖儼登宋淳熙進士任龍游令因家焉四傳至月泉以道學鳴世避元兵擾攘還溫之瑞安鳴珂里置別墅于簣簹山中以自晦其地多種竹故名著有月泉詩派孫德基有簣簹書舍記德基字武抑能詩文明初以善書薦母老乞歸所著有竹所集 溫州舊志

自知問學侍經歷居浚都爲士子經師尤長于詩歌試浚都文學掾辟江東道宣慰司令史進將仕郎宣城縣簿建孔子廟築壇祟祉飭其牲器以興邑人行事未幾擢江浙行中書省掾曹無留事歷監黃池務祝卒年六十七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篇陶詩注三卷詩一卷馬田集

通議先生脫烈海牙父徹爾克齊

脫烈海牙輝和爾氏世居巴什伯里自其祖始徙眞定父徹理克齊性純正知讀書先生幼嗜學警敏絕人性整服雖居忽卒未嘗見其急遽喜從文士游犬馬聲色之娛一無所好由中書宣使出爲寧晉主簿累陞右司郎中贊劃之力居多仁宗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祕府經籍及聖賢圖像以賜時人榮之歷遷淮東宣慰使以疾卒于廣陵贈通議大夫追封恆山郡公 元史

鄉薦蘇先生大初 附師李玉溪

蘇大初郎蘇滿翔樂昌人宋末兵亂日則躬耕夜則讀古聖書赴江西鄉試不第留撫州受業李玉溪之門入元更名大初領鄉薦能以義邮宗族 樂昌志

黃先生巖孫

黃巖孫□□人儒林宗派

參政黃先生秉彝 附師畢丙

秉彝蒙古人一名加台寓居澧州受學于畢丙舉進士官至河南省參政 姓譜

俞先生希魯 附師陳鵬

俞希魯字用中其先平陽人大父始遷鎮江季父酉發宋太學生有學行先生師之復受學于陳鵬志超氣明融會清發以茂才舉授處之獨峯書院山長移饒之長曰吾家學也遂專經春秋當授室鄉先生宗訥奇其願立女焉事父母有純孝嚴味道自腴悟忽勢利生三子延師私塾務知修己治人之要以篤其成才不事記覽爲詞章誇逐時好晚愛廬山故人號之廬山先生 姚牧庵集

陳先生德儁 附子棣孫孫廷臣

陳德儁閩縣人長樂儒學教諭有文行學者號爲端質先生子棣孫孫廷臣皆儒學 宋文憲集

張先生克讓 附師趙省齋

張克讓字允恭清苑人受業趙省齋之門博極羣書不事章句由體認而得者居多生平敦義行有德惠於族世居其上宋嘉熙中祖嚴起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先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 道園學古錄

潘先生迪

潘迪元城人博學能文歷官國子司業集賢學士所著易春秋庸學述解及格物類編六經發蒙行于世 畿輔通志

董先生珪

董珪字君實靈壽人以江都嘗著玉杯繁露發春秋微曰吾家學也遂專經春秋當授室鄉先生宗訥奇其願延師私塾務知修己治人之要以篤其成才不事記覽爲詞章誇逐時好晚愛廬山故人號之廬山先生 姚牧庵集

里及將卒謂家人曰人之爲學苦節唯在死生之際死而不亂學之力也言訖而逝 臨海縣輔通志

許先生嗣

許嗣字繼可天台人自曾大父時以子孫眾盛俾人專一經故許氏明經者代不乏人先生少受尚書而于經無不通朝益暮習皆爲已之學父喪哀毀骨立諸弟尚幼撫育訓誨至于成人其教子尤篤癘疾病之三月預爲詩示長子廣大詩僅百四十言而處已接物之道靡所不該卒年四十五贈文林郎有詩若干卷因其自號 宋元學案補遺 別附卷三 二十四 明嘉書 約園刊本

名之曰得靜齋 黃文獻集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得靜山人

示廣大詩

吾家詩書閒天運遭中歇雖乏兼濟功尚守清白節汝亦諄切囑此爲庭訓汝宜踵前哲

楊先生巽

楊巽口口人知武岡軍申明孝弟勸學興禮提刑王亞夫表其事 湖南通志

劉先生聲之 附門人羅士弘

劉聲之口口人以經學教授于錢塘其門人羅士弘集其遺文劉師魯序之 黃文獻集

許氏家學

許先生廣大

許廣大字具瞻天台人性至孝年十七父卒未葬值鄰火呼天號慟抱棺欲與俱焚天爲反風登元統進士授慶元路昌國判官其地接海人乏禮讓爲興學校作岱山書院毀淫祠以取材賦圭田以餼公一時尚風慕學者甚眾陞武義尹值水患漂民居躬率吏民築堤以捍之號許公堤廉能著聞調知鄞縣鋤豪猾平差役丈程隄有訴訟必親辨析吏莫能售其奸 台州府志

許先生魯瞻

許魯瞻天台人嗣從子母徐守志撫之成立適寇逼城

徐年八十有四臨病不能起諭之行子伯通亦請屬與避難先生曰垂白高堂豈能勝劒閣之勞乎妝盡子情我亦自盡子道勿多言侍毋不去竟死元旌其門 同上

陳氏門人

嚴先生敞

嚴敞章貢人篤志嗜經博覽深採于書有說略述梗槩如金屑花片雖未底渾全然鑒鼎一臠已可知矣 吳草廬說

文穆張先生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章邱人延祐中進士第一累官御史中

丞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穆 姓譜

推官楊先生載

楊載字仲宏其先建之浦城人後家于杭少孤博涉羣書年四十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中舉進士歷寧國路推官先生爲詩文以氣爲主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于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與虞伯生揭曼石范德機齊名世稱虞楊范揭云 姓譜

楊氏學侶

應先生本

應本錢唐人初揭仲宏未弱冠先生父普德施諸其爲佳士俾與共學 黃文獻集

推官王先生景賢

王景賢字希賢別號愚如梅康人延祐閒登鄉舉爲昌州路教授歷天河縣令壽四十四路推官致仕學富行修著作超逸皆抒自胸臆 廣東戴志

文忠許先生有壬 父熙載

許有壬字可用湯陰人父熙載博古通今爲會福院照磨嘗開義學以教鄉人先生幼穎悟一目讀書五行延

祐中進士累官中書左丞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所著有至正集卒謚文忠 姓譜

梓材謹案 湖南通志載先生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殁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材之地云

附錄

至元元年徹爾特穆爾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議罷科舉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祭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帝不允詔徹爾特穆爾仍出署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翌先生入爭之太師伯顏怒曰汝風臺臣

言徹爾特穆爾耶先生曰太師以徹爾特穆爾宣力之
改擢寘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毛豈有壬
權重于太師耶伯顏意解先生乃曰科舉若罷天下人
才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
先生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于舉子
舉子不可謂無過較之于彼則少矣伯顏因曰舉子中
可任用者惟參政耳先生曰若張夢臣馬伯庸丁文苑
讓皆可任大事又如歐陽原功之文章豈易及耶伯顏
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學豈有

不至大官者耶先生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爲事其
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
先生曰古人有言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于通事
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
歲餘四百五十六人謂德齊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

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
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
科舉于選法果相妨耶伯顏心然其言然其議已定不
可中輟乃爲溫言慰解之且謂先生爲能言先生聞之

隱君何滋川先生體仁 附師宋梅洞

集 湖南通志

高先生芝

高芝濟南人大德中知新州愛民禮士修整學校嘗于
驛路栽松以便行人風流善政久而猶存 一統志

何體仁字德元毋極人幼穎悟隨父官新淦師名儒宋
梅洞博通經史尤精於易延祐間舉茂才授本縣教諭
教人去浮華敦本實學徒感化及滿隱居不仕修空谷
齋終日端坐其中自號滋川佚逸 嘉靖通志

馮先生翼翁 父魯山

馮先生奭翁合傳

馮翼翁字子羽永新人與弟奭翁幼受學于父魯山先生兄弟繼領延祐鄉貢袁所居坊爲雙桂先生授漢陽縣丞歷官撫州守于經有春秋集解大義士禮考正性理羣書十七卷于史有通鑑小錄考索類要正統五德類要三十四卷于子傳有古書正僞讀書纂要法家源流異政錄十一卷子文章則合左國史漢韓柳歐蘇八家爲文章自要八卷自撰集又二十卷奭翁字子將未第而終亦以學問與兄齊名廬陵劉岳申志其墓謂永新以三馮瑞其鄉云永新人物志

張先生士元 附師黃口

張士元字宏道山陰人生宦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稍長從鄉先生黃君受毛氏詩以延祐二年歷鄞縣丞貴池縣尹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鎰山州事命下而先生已卒所學務平實其居官以樂易稱黃文獻集

黎先生顏叔

黎顏叔醴陵人延祐進士調大冶縣尹博學多聞尤邃于春秋學者多出其門 醴陵縣志

易先生炎正

易炎正湘鄉人延祐中進士調寧鄉丞善政著聞尤邃于學四方受經于門者甚眾 湘鄉縣志

何先生元同

梁先生印孫合傳

何元同瀏陽人以易學領延祐丁巳鄉薦同邑梁印孫以書學領鄉薦與武昌邱堂同列文苑 楚紀

參政韓先生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歷拜侍御史以剛介爲時所忌罷去復起參議中書省事授饒州路總管凡境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嘆服先生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宮求宿儒學行俱尊者列爲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訂課試以示勸勵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詩經義由是人人自力于學而饒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爲多拜中書參知

政事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遷西行臺中丞歿于官

台州府志

尙書先生布咍

布咍河西寧夏人楊朶兒只子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爲學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天曆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値陝西諸軍拒詔見殺至順二年贈禮部尙書以褒其忠元史

王覺軒先生瑛附子敬仲德子明

王瑛字子英義興人襄愍五世孫覺軒先生宋亡後以文儒起家官至蘭溪州判官當盛年卽委政歸子子敬與其昆季仲德子明皆克力學以世其家正思齋文集

區登洲先生適子

區適子字正叔南海人幼爽邁通經史能文辭及長重厚寡言笑以博學多聞稱里人慕之多造門求講從游者數百人號登洲鄉里稱爲登洲先生世食宋祿先生以宦家子抱道不仕優游里閈嘉遯終身有詩文若干

季先生立道

季立道字成甫世居處之龍泉先生爲湖州歸安尉推恩擇山水勝地便祿養祖妣授臨汝書院山長未赴而卒嘗手鈔春秋左氏傳考據史記國語諸國名諡同異及論著事變頗末名曰春秋貫串鄧巴西文集

吳先生方

吳方

鄧先生桂賢

鄧桂賢字國望零陵人少聰敏好學大德間任本路儒學正調潭州路不赴講學授徒總管以下皆師事之延祐間編輯郡志置祭器于學宮零陵縣志

舒先生天民附子慕趙宜中

舒天民字飭風鄱縣人著有六藝綱目二卷取周禮保民六藝之文因鄭玄之注標爲條目各以四字韻語括之其子慕爲之注同郡趙宜中爲之附注俱能考證精核于小學頗有發明慕字自謙號說齋宜中字彥夫四庫

陳先生廷言

陳廷言字君從寧海人舉鄉試授上蔡書院山長舉進士除慶元路教授累官國子司業及提舉福建學校事士多造就預修三史除集賢待講以疾還道錢塘時方國珍據有三郡遂止寓宗陽宮號蓮屋道人著書自晦尋以漁陽營田復召入議出知順昌謝病歸寧海 台州府志

王先生介

王介字萬石上虞人學博行修司教臨海天台並著教之語爲題名繫以論而史事爲多芟六十篇四庫書目提要

歐陽氏說

聖經未作吾道一天地也斯時也六經之道藏于人心

聖經既作吾道一日月也斯時也人心之道藏于六經

秦人累詩書而畀炎火孔子周室之藏始灰吾道一晦蝕也然而六經之藏未始灰漢人嗤聖經之燼而復然孔氏屋壁之藏始出吾道一吐氣也然而六經之藏未始出六經之道先太極而始後太極而終無古無今無顯無晦道無不在也

程先生一飛

程一飛字翀甫歙縣人精于詩教授天台郡守林洽延致郡齋即問政體隨事據理以對早孤事祖母孝晚得病竭力朝夕侍湔濯必身親之自辛酉下第後絕筆詩文專以經學訓誨鄉閭子弟負笈來自遠方所居至不能容一經指劃皆爲名士 歙縣志

劉先生光

劉光字元輝歙人幼孤力學工詩賦性恬澹不與物競閉門授徒五十餘年郡守許楫深敬之暇日輒訪語終日家故貧勉主鄉邑文學行省差充寧國路學正不赴

有曉窗吟稿 歙縣志

梓材謹案方桐江集有跋劉光詩

歐陽先生起鳴

歐陽起鳴元進士著有論範二卷其書雜取經史諸子

歐陽氏說

聖經未作吾道一天地也斯時也六經之道藏于人心

訓諸生專席廣說耳領心會爭踵門受業初爲郡史燕公嫺爲大司農辟以自近歷婺州純孝慶元丈亭廣德陳楊村杭村巡檢至大三年卒年五十二所爲文若干卷纂言行編曰鉤元五十六卷其見于用也不卑于簿領而志足以展用王尚書厚齋爲文餞之曰闕里高第再有用矛樊遲爲右士弘爲此官文武通方之道也清容居士集

純德郭梅西先生墅父正子

郭墅字德基長樂人父正子嘗著春秋傳論先生幼孤

力學至元中舉遺逸授泉山書院山長遷興化路教授改吳江州再遷興化未任卒爲人易直修潔學者謚曰純德先生著有梅西集閩書

梓材謹案程雪樓爲先生墓碣云父正子第進士教授廉州是爲存齋先生又言先生改吳江州教授代還邑長貳執弟子禮相從問學又爲先生阡表云于經又粹易與四書皆有述其雜著曰梅西先生集又案長樂縣志載先生宋紹定進士有春秋傳論十卷誤以其父之科名著作爲先生事矣

王先生幼學

王幼學字行卿望江人生于宋季幼罹兵禍俘掠至河南陳氏養以爲子乃命之學勤苦博覽業遂大進元至元間歸望江耕慈湖之坂講道不輟所著有通鑑綱目集覽始于大德己亥迄于延祐戊午積二十年七易稿而編始成卒年九十三安徽通志

學正馮東陸先生復

馮復字振文信都人少穎敏該貫經史世祖時舉茂才異等授廣平學正以母老病辭嘗條上時政十事不報退居鄉里以奉親講學爲事所居東陸學者稱東陸先生畿輔通志

張先生淳

張淳字子素南樂人志趣高遠學識宏博以善述爲業至元中徵辟不就有四書拾遺及文集行世同上

陳先生潤 附子樫孫煒

陳潤字澤民號勉齋歸海人至元閣以德行聞于時集賢院錫襄高明處士善吟詠其臥病述懷三章爲時傳誦子樫字師聖號納齋通經史敬行孝悌教諸子以義方同門士多登顯要勸之仕終不應至正庚寅方氏兵起達參政兼善受命治師聘納齋居賓容咨劃多所裨益既死于難納齋顧天慟哭曰吾安得從公地下乎

竟憤懣以歿士大夫高其義納爾子煒亦館學不仕創館授徒尤工于詩台州府志

程先生翔

程翔字鵬舉廣平人以孝友聞于州里二季以雍樂表著皆先生之教先生淳家治生服其勤勞俾弟悉意向學聚書延師靡密蒙雜一不使亂意弟則曰匪我之能維吾兄之成其事父承接意指日侍食候可否或卻食即不敢食懷甘割鮮斥幼者避席以立佐治湯液時其寒燠卒能以上壽終既除喪謹上冢禮脩誠屬行分寸以推恩贈奉政大夫磁州知州滿谷居士集

不使越緬墨鄉國尊之年七十有一卒于元貞二年後

李先生孟

李孟字道復上黨人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先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至元十四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爲掾不赴後以至京師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閤徽化裕聖皇后皆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爲太子師

蔡書院山長擢禮部郎中尋歷建德衢州兩路治中召爲翰林待制卒追封臨海郡公謚文惠所著有觀光集

交州稾玉堂集 赤城新志

陳孚字剛中臨海人至元中以布衣上大一統賦轡上

文惠陳先生孚

雲濠謹案先生詩文有秋谷集許中丞有王爲之序

附錄

幼清峻額悟讀書過目輒成誦終身不忘

梓材謹案先生爲安州鄉學記云初余少即與裴子游相好也壯而行四方皇然三十載歸始聞翁子之鄉學翁子當是仙居翁森

台州路總管府治中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殣相望江浙行省檄浙東元帥脫

歡察兒發粟賑濟而脫歡察兒怙勢立威不卹民隱驅
脅有司動實重刑先生曰使吾民日至孳死不救者脫
歡察兒也遂詣宣撫使慰其不法盜民事一十九條宣
撫使按實宣其罪命有司亟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
眾而先生亦以此致疾卒于家
陳氏同調

待制馮海粟先生子振

馮子振攸州人博洽經史其爲文當酒酣耳熱命侍者
二三人潤筆以俟先生據案疾書隨紙多少頃刻輒盡

仕爲承事郎集賢待制號海粟姓譜

文忠張先生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章邱人以省薦爲東平學正改堂邑令
致淮祠息盜賊拜監察御史疏時政萬餘言累官禮部
尚書以父老乞歸養召爲吏部尚書不拜父喪未終復
以吏部召不起關中大旱民饑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泣
如鄉校及長其父貧之游京師爲符寶典書徽政殿照
磨調眞定錄事凌州判官改將仕院照磨先生皆漠
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滄南張養浩
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舉文字
文忠經說
庶子卿大夫士之子也以其眾謂之庶子以其爲父之
副貳謂之倅以其受教子國學謂之國子以其未仕謂
之游倅周官多以庶子繼士而言庶子未受爵故後士
習以爲卽庶子官未是庶子官何以反在士下耶君臣
燕飲以洽情也今日之庶子卽他日之卿大夫士也故
凡爲國子而屬于庶子官之職者皆得與以觀禮焉
正獻主于行禮行禮則有節旅酬主于和樂和樂則易
流立司正以董之則不至于流矣

張氏講友

王先生執謙

王執謙字伯益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
盡羣兒所授嘗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賓坐側羣兒
無敢與並因勸其父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紬其同舍生
如鄉校及長其父貧之游京師爲符寶典書徽政殿照
磨調眞定錄事凌州判官改將仕院照磨先生皆漠如
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滄南張養浩
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舉文字
卒贈柱國濱國公謚文忠著三事忠告歸田類稾御史
儀諸書 姓譜

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年四十八先生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願語妻子以爲常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閣案上書趣嗅其友楊載杜本來而後瞑道園學古錄

邱先生應辰

邱應辰字詠聖黃巖人博極羣書元貞間舉青田教諭不就作正異端復井田諸論有憂憂集藏于家台州府志

康里先生脫脫

康里脫脫蔓中王阿賚克布從子歷拜御史大夫改江

南行臺御史大夫卒贈太師義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和寧王謚忠獻先生嘗即宣德別墅延師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爲設學官其沒也即其中祠焉子九人其最顯者鐵木兒塔識建識帖睦邇元史

景憲先生齊諾

齊諾約勒伯里巴約特氏莊肅和尚子以御史大夫伊博諾延薦入見大安閣世祖念其功臣子即以其父官授之拜武德將軍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歷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延祐五年乞致仕退居濮上築先聖宴居祠堂于歷山之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給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而卒年七十一追封衛國公謚景憲

景先生厚

景厚字□□濮陽人僑鄉薦至京師中書左丞許有壬師事焉姓譜

俞先生漢

俞漢字仲疊諸暨人撰春秋三十卷進呈書付禮部刊行辟爲儒學官不就卒友人私謚曰文惠紹興府志

王之才先生之才

王之才官編修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于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劉靜修記之劉靜修集

鮑先生完澤附師蕭□門人寇□

鮑完澤字信卿杭人涉獵經史過目輒不忘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習詔所在州郡並建學立師貴游子弟及民間俊秀皆令肄業先生受業其師

蕭氏悉究其精奧乃攟摭史傳中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以爲書曰朶目反覆應對曲折論難最爲詳密又記其師所授之言爲書曰貫通集又採粹精微妙之言門分類別爲書曰聯珠集又取蒙古及偉兀爾問答比譬之言爲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豪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爲蒙古學未有出其右者隱居教授至順初翰林寇學士早從先生學薦其學行于朝力勉之出先生以養母辭王忠文集

王先生廷

宋元學案補遺 別附卷三 四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廷字美宗南陵人元貞二年除益州教授創置學宮廟廡及祭器士民悅服先生性寬和友愛葬祭一遵古禮稱貸不能償者舉券焚之有古君子風邑人尊之曰南澗先生寧國府志

白先生景亮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由征東行省譯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陞柄陽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衡州路總管郡學之政久弛從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膳祭服樂器有缺先生皆爲備之儒風大振先生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斐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改授蠹州路總管卒于官元史

鍾先生過

鍾過字改之永豐人其學源本六經動循古昔爲文精深渾灝著述甚富性理大全多采其言吳草廬跋其詩云未冠時聞改之先生爲世名儒今見先生所著書深歎斯人之不可復見也永豐縣志

于先生欽 附師吳特

于欽字思容其先自東海徙文登父又僑家吳中先生少學于吳特其哲力自進弗懈宿儒先生皆折節與交自國子助教至兵部侍郎卒 柳待制集

宋元學案補遺 別附卷三 四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汪先生文龍

汪文龍字淵卿太平縣人弱冠舉茂才任旌德銅陵文學掾歷當湖鉛山等教諭循循誘與人言若不出口而踐履多弗能及同時歐陽虞揭輩皆贈詩推重汪文節澤民比之漢伏生云所著有韻書撮要寧國府志

周先生何之

周何之字東揚豐城人至治元年擢丙科授將仕郎雩

陵縣丞調上猶縣尹年六十一卒其學根柢六經旁出入諸史百家需次里居來學者常數十人著有禮記集義過言扈言毄音等書 柳待制集

薛先生勉

薛勉字口口貴溪人故儒家先生益以儒自勵居鄉黨教授名不靳彰築室宜陽爲堂曰寶善以示子孫泰定三年卒族黨嫻戚私謚曰文清 清容居士集

倉先生振

倉振眞定人延祐中知新州時猶賊蠭起先生諭以威福鑿猶帖然眼日召諸生講解經義又于驛路夾植松榕先是高芝守新州有善政及先生繼之故州人歌曰高松倉榕一道清風 統志

教授薛處靜先生觀

薛觀字鼠初一字處靜鄞人在宋時聚族千指同居合食者五世號義門薛氏先生于至治癸亥以書經登賢書分教平江之常熟後遷杭州教授攝沅江縣事既而引年致仕 寧波府志

謝先生源父 附子應辰

謝源父定海人閉門讀易能古文詞而尤邃于理學晚年好游山水興至則吟詩以自遣子應辰字濟明受父易得其指要薦爲太子說書改無爲州學錄至正初解官歸隱于山而老焉 寧波府志

戴先生石玉

戴石玉廬陵人所著三禮亦謂之治親書虞道園序之曰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雜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 道園學古錄

張定軒先生疾運

張疾運字子敏安鄉人號定軒先生幼聰悟能卓立生十三年元兵下江南先生蒙犯鼙鼓奉親避兵天門山會父喪山中展轉護柩歸窆故里喪葬如禮制廬舍燬蕩鼯勉葺理還定安集式慰母心遂力田以厚生讀書以養德事親教子淨慧里社若將終身者或勸之仕曰名教中自有樂地爽不出 鄭石巢

裏先生鑌

方先生回孫合傳

夏鎮袁州人方回孫鉛山人皆名進士長子春秋李稷兼得其傳元史

王氏門人

鄉薦陳義江先生杞

陳杞字楚材號蘭畹海康人學于舅氏王景賢淹貫經史領鄉薦不仕讀書山中究性命之學遠近學者咸受業焉所居里曰義江元末盜起過其鄉相戒勿犯曰此陳先生居也一統志

周先生鎏

周鎏字以聲瀏陽人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冶縣尹治行爲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修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修官乃出爲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便道還家無何盜起賊至欲推以爲主先生惟瞠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元史

達魯花赤札忽進義先生

札忽進義香山縣達魯花赤恤民勸農察民貧者給以牛種且減其租刻大學孝經以教民子弟皇慶二年陞南恩州既去民思之不置廣東黃志

況先生逵

況逵字口口廬江人泰定末爲光澤令下車日邑中富豪素爲長吏信從者悉不聽入謁獨延見諸生與講學建雲巖書院有兄弟爭田者授以伐木之詩親爲諷詠解說皆感泣去後爲高安令平反冤獄姓譜

廉訪賈先生煥

賈煥字世南大梁人天曆初爲海南海北廉訪使愛民厚俗嘗著勉學說以示士子廣東黃志

周先生鎏

周鎏字以聲瀏陽人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冶縣尹治行爲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修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修官乃出爲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便道還家無何盜起賊至欲推以爲主先生惟瞠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元史

隱君趙先生慶祚

趙慶祚永年人博學多識邃於名理隱居不仕教授于潭湘之間學者多宗之畿輔通志

羅先生履泰附子文節

羅履泰字以通廬陽人藏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爲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脩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爲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聞其名薦東湖書院山長世號通齋先生于文節字仲正從宦良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

為忘年交問學日進用國子助教姚登孫薦署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孟傑府列纛夷子弟曉之以君臣父子之誼醉氣激烈聞者聳然後以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宋景濂以為剛正之士宋文憲集

黃先生元實

黃元實字廷美泰寧人嘗學凝重循矩度終日危坐不少傾倚天歷間試浙闈乙榜授郡文學以歸至正癸巳邑妖民亂令延議討賊賊衆至遂遇害女貞奔哭罵賊賊殺之道南源委

林先生泉生

林泉生字清源居永福章山治春秋獨得微旨天歷庚午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福清州事累擢翰林待制退居召入為翰林直學士卒謚文敏先生文辭居海內選于春秋為四方學者所宗其著述有春秋論斷閩過齋集

梓材謹案廣道圖為先生記書曉堂云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蓋天歷末年卽至順元年也

郭先生翼 附師衛培

郭翼字義仲崑山人少從衛培學遂于易為文詞必欲追古作者先生素有大志嘗出策干時貴不能用遂歸耕婁上老得訓導官竟與時逆忤寇以終自號東郭先生又自稱野翁所著有林外野言姑蘇志

劉先生畊孫 附子碩

劉畊孫字存吾茶陵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仕郎臨武縣尹臨武近蠻獠先生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士也今為汝邑尹爾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眼則事詩書無自棄以干吾政乃為建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設俎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曆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讞疑獄其政績卓然者甚衆轉寧國路推官會長槍瑣南班等攻寧國城陷先生力戰遇害子碩為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死之元史

陳先生士元

陳士元字元仲東陽人性沖淡嗜學善文尤長于詩歌隱居不仕開門授徒學者甚衆更其所居之山曰峨眉作亭于麓名曰玉雪皆自為記刖號玉雪著有玉雪亭稿行于世隆慶東陽志

劉氏講友

陳先生嗣道

陳嗣道字可儀臨武人廉謹苦學縣尹劉耕孫以耆儒特奏名授本縣教諭令其弟纂孫受學焉臨武縣志

游先生酋養

游酋養字正卿永嘉人自束髮即好讀書經史百家語無不得其要領嘗曰科舉法行理學不明將何以探思賾而盡修齊治平之道哉識者以爲格言隱居求志寘踐而盡修齊治平之道哉識者以爲格言隱居求志

視聲利淡如遠近咸敬慕之詩文典實詳贍有集若干卷溫州舊志

吳先生子美

吳子美字世英泰順庫村人博通古今授徒講談理學尤喜吟詠所著有怡情集多出于性情之正其詠詩諸作卓有監戒莆田林建邦爲之贊曰志不慕顯而爲塾師學不今人古人是師詩不苟吟監戒所資身不徒鞿鴻羽之儀溫州舊志

康里家學

文忠先生鐵木兒塔識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國王脫脫子資稟宏偉補國子學諸生讀書穎悟絕人專明宗於曆邸文宗初由同知都護府事累遷禮部尚書平章政事卒年四十六追封冀寧王謚文忠先生天性忠孝高學術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所研究帝嘗問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帝時修遼金宋三史先生實爲總裁官多所協贊云元史

司農先生達識脫睦邇

達識特穆爾字九成幼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學爲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學書初以世胄補官爲太府監提點再爲大司農張士誠自立爲吳王先生飲藥而死同上

樊先生執經

樊執經字時中鄆城人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諗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先生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爲歷官至侍御史至正十年授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魯國公謚□□台州府志

項先生可立

項可立臨海人少穎悟好學通羣經大義時迕不仕一

時名公碩士若金華王文獻輩多與之遊台州府志

薛氏門人

提舉劉木石先生希賢

劉希賢字仲愚鄞人少嗜學長從鄉先生薛景荀學春秋博習強記爲文敏捷至順進士歷太平路天門書院山長信州白石書院山長郡牧邑長咸就講焉後改會稽教諭陞江浙儒學提舉致仕所著有春秋比事瓶窩類稿自號木石子人稱木石先生成化四明志

周先生之翰

周之翰華亭人博究羣書通象數之學其著述有乾坤闔闢天地生成陰陽變化山川流峙四圖并贊以發明其蘊與講授于鄉以壽終姓譜

張先生延

張延字世昌號節齋先生家蘇城以薦除眞定路教授著周易備忘十卷蘇滋溪集

林先生廣發

林廣發字明卿龍溪人嘗謂陳淳號北溪高登號東溪蔡汝作號南溪自號三溪將兼而匹焉生平孝友以詩禮訓家庭規言矩行通貫六籍融會百氏爲後學矜式郡學三聘爲師以部使薦授安溪學職邑僚師事之著有三溪集道南源委

文穆曹先生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通五經大義用郝彬薦爲鎭江淮海書院山長元統初同僉太平禮儀院先生習典故達古今議事援據禮經君子多之仕至禮部尙書卒謚文穆畿輔通志

夏氏門人

李先生稷

李稷字孟幽滕州人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其父官袁州師夏鎭又從官鉛山師方回孫泰定四年中進士第授淇州判官淇當要衝先生至能理其劇歷命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除副詹事出爲陝西行臺中丞未行改山東廉訪使得疾上章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一追封齊國公謚文穆先生爲人孝友恭儉廉愼忠勤處家嚴而有則與人交一以誠恪尤篤于鄉鄰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既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多

成先生遵

成遵字誼叔穎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業于戛鎮遂入成均爲國子生時陳眾仲旅爲助教喜其文數以語于虞道園道園亟欲見之眾仲令以己馬俾之馳諸道園道園方有目疾見其來迫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生當自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歷陞中書左丞分省彰德用事者嗾賊鍛鍊成獄竟皆杖死中外冤之元史

陳氏門人

劉先生燾孫

劉燾孫茶陵人畊孫弟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先生爲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元史

翁先生德修

翁德修字本敬黃巖人以五經教授于家游其門者甚眾其教恆以實行爲先文藝爲後講經至要處嘗諄諄爲諸生言之及門如趙由欽郭公葵輩皆以文行著名有忍齋集台州府志

衛先生謙

衛謙字山甫華亭人嘗建義塾以教學者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讀易嘗窺三十卷經義考云佚又引黃虞稷曰元進士號有山

徐先生應虎附子季泰

徐應虎金華人人稱爲文蔚先生通諸經尤長于詩善

書碑碣授徒以終子季泰善讀父書以文學稱宋文憲集

黃先生植附兄樟彬

黃植字國輔臨海人其先虞姓後避難而以黃易虞兄樟彬以文學名皆爲郡教授先生刻意爲學名聞參出二兄間甫十一補上蔡書院直學既而郡守欲辟爲掾力辭之後調青田縣儒學教諭迄不就年五十二無疾而卒其學以六經爲本以明行爲務以文藝爲末始以此自爲亦以此淑諸人學者稱之爲鄉先生六子皆士行宋文憲集

李先生守成

李守成東安人承旨士瞻子官至翰林檢討有德望河朔學者多師之有一山文集 姓譜

王先生吉才

王吉才字口口龍溪人篤志古學尤明典禮郡守延爲弟子師後爲泉州學正親終皆及期顧先生年老哀慕痛毀有如早喪雖在家庭亦冠衣斂容未嘗見其遽言怒色學者稱益齋先生道南源委

呂先生枋

呂枋字汝芳旌德人工詞賦至元間避地新安辟紫陽書院山長又辟攝錄事並辭不就後以文行舉采石書院山長設教詳明士皆悅服著有桂芳家集采江吟稿 寧國府志

鮑先生德賢 附師陳孚仲

鮑德賢字性善黃巖人少從鄉先生陳孚仲學舉子文及律曆衍數舉明經除福州路教授積學庾之餘買田三百餘畝以給貧士昏喪老疾者號義士莊里人爲建祠學宮調長樂簿卒 閩書

王先生以道 附門人劉承直

王以道字則臣太和人殿中侍御史贄之後也自幼學

詞賦已而棄去曰此非所以爲學也欲求聖賢之道其
在遺經乎于是潛心窮研晝夜弗之倦從祖父遂初自
國學還所交多宋季名士日業其門相與談前朝文獻
先生聽之心領神會學遂大進自號三槐隱士浙江部
也者方回嘗受經于先生先生卒爲之請銘于潛溪
宋文憲集

葛先生洹

葛洹字敏問滁州人刻志典墳善文辭至正間有司舉
爲清流訓導克以師道自任學者尊之姓譜

張先生紹祖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聞授河南路儒
學教授至正中奉父避兵遇賊執其父將殺之先生泣
請代且曰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
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
乃釋之元史

王先生經附師余貞

王經字孟遠金溪人習業甚勤松滋陳氏建義塾曰墨
溪聘余太史貞爲五經師先生徒步往從悉傳其二戴

禮之學至正取江右鄉貢文解值亂不得上南宮退隱
漆溪發禮記疏爲纂要若干卷其于名物制度多有折
衷入明徵起擢爲刑部司門員外卒著有金溪縣志唐
詩評雜詩文其一卽纂要也宋文憲集

錢先生義方

錢義方字子宜湖州人嘗舉進士周易圖說二卷成于
至正六年其說謂河圖爲作易之本大傳云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乃聖人卽理推數二者可以相通故並
言之非謂作易兼取洛書又引朱子之說謂圓圖有造
作且欲挈出方圖在圓圖之外又謂朱子易本義于先
天後天卦位必歸其說于邵子似歉然有所未足是以
不揆其陋而有所述云云其說較他家爲近理四庫書目提要

夏先生瑨

夏瑨湘陰人博學篤行以氣節自負領鄉薦歷湖南行
省都司布素如寒士至正間棄官入迫爲亂賊所劫不
屈自經死孫元吉爲明少保贈如其官湘陰縣志

劉先生朝端

劉朝端茶陵人至正間拜翰林學士方正嗜學多所建

白也先帖木兒贊其像曰選居分署觀國之光鞠躬盡瘁羽翼朝綱 茶陵州志

楊先生翰

楊翰字梓夫慈利人居彌勒山通經史工詩登進士任茶陵州同知總管阿思蘭海牙最尊禮之歷翰林待制明初隱居建聚奎書院講學其中 一統志

李先生文仲 從父世英

李文仲長洲人蓄有宇鑑五卷自署吳郡學生從父世英以六書惟假借難名因輯類韻二十卷以字爲本音韻內字畫倘有未正者先生因續爲是書依二百六部之韻編次之辨正點畫刋除俗謬于諸家皆有所駁正之大旨悉本說文以訂後來沿襲之謬于小學深爲有裨 四庫書目提要

庶齋老學叢談

前輩云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先儒謂貞志苦心之士如饑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忘醫流落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而不可得豈肯悠悠歲月耶又曰日用應酬無非是學但有主則明無主則昏又曰下學而上達其事則下學之事其理則上達之理先儒云詳于法者有法外之遺姦工于術者有術中之隱禍

趙先生良震

李師道高郵人學者稱月河李氏嘗爲通州教授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大學明解一卷經義考云佚

汪先生泰初

趙貢農字伯起別號東谷于宋宗室郡勤孝王宗惠為八世孫家不豐讀有易書二經通旨陳高為之總序而不第為府訓導卒葬橫雲山秦裕伯銘其墓 經義考

薛伯衡銘其墓

鄭先生元琥 附門人盧彥文

鄭元乘餘姚人賈藥以養老母且聚子姪讀教之通經學古是務里中子弟知學問者亦皆受業于其門其一人氣貌嚴重所辨質落落皆經史大義則太守魏郡盧公季于彥文旨也宋庸庵集

陳寧極先生深

陳深字微靜吳人號寧極先生沈潛學問淹貫羣經年已髦會諸先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 正思齋集

附錄

宋懷仁代諸生祭陳寧極先生文曰嗚呼先生粹德之精吳邦之英學究遂古心傳至誠講貫之切字盡之精左圖右書至老益砌念昔髫齔橫經座隅共盥正席禮學之初泥埽振裙先生之居朝夕獲誨言論孔敷勉勉循循作我範軌誰為師生情若父子先生既往我徒孰倚尊盛在前有淚如洗臨風三奠先生以起

王先生文澤

王文澤字伯雨別號梅泉家風涇遷上海鹹魚港累舉不第為府訓導卒葬橫雲山秦裕伯銘其墓 松江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尚書制度圖纂三卷經義考云佚

朱先生雪 附師何執中

朱雪字元白天台人幼能屬文六經子史靡不通貫往處州何執中受尚書年十九登座開講徐伯顏薦授國子助教固辭不赴閉戶讀書著有雲齋集三十卷人號清脩先生且性至孝執母喪甚哀侍父往東莊父指石失足後過其處必長號人因名曰孝思巖 台州府志

宜桂可字可山湘潭人博通經史及門受學者以百計

宜先生桂可 湘潭縣志

羅先生懋

羅懋字敬德茶陵人讀書好古多醇德有盜數犯其家一夕捕得先生諭之曰此非可治生也乃厚遺之其人愧受而去先生終身不言其姓名 茶陵縣志

曾先生圭 附子堯臣

曾圭衡山人世業儒爲零陵縣尉慕唐顏眞卿元結風節文采命其子堯臣捐家資建浯溪書院祀之又割私田三百餘畝以贍學者 一統志

張先生希文

張希文字質夫瑞之新昌人初爲吏以薦授百丈尹不赴所居積書圖四壁若巢然人因號書巢先生著有十三卦考一卷傳若金爲之狀 經義考

周先生馳

周馳號景遠先生名能文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呼吏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爲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爲御史不可絕人理吏服然而退 輟耕錄

胡存齋先生曰

胡曰號存齋江右人官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扁故南北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不虞閽人不爲通刺苟不出曰卽于門首挂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同上

副使劉浮雲先生鵬

劉鵬字楚奇永豐人皇慶間以薦授揚州學錄官累陞廣東副使守韶六年厲卻強寇民賴以安後分兵討洞獠賊寇數萬猝至職守力盡城陷被執不屈還贛之慈雲寺自分必死乃書曰生爲元朝臣死爲元朝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古不食而終嘗建浮雲道院以教鄉族子弟學者稱爲浮雲先生 廬陵縣志

俞先生長孺 附門人顧德玉

俞長孺字覩光越之新昌人寧國路儒學教授構李顧德玉字潤之自幼從之學先生無子嘗與人曰吾昔癡疾于杭憫之侍湯藥性至切若父子醫爲之感動不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旣而訪醫吳中疾且革趣舟歸潤之進次尹山下卒時後至元閏三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構孝潤之奉其尸斂于家衰絰就位邦人士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鹽近扉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斂之于家禮歟曰吾聞之師

哭諸艱又云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非家斂之則將
師尸委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人心者弗
爲也曰師無服而衰絰固近于掠美者矣曰疑衰加麻
之絰帶禮也故曰二三子絰而出至葬除之心喪戚容
終三年夫民生于三師居其一父子也何異今吾則加
一等以行蓋出于人心天理之本然若之何其戚也問

者歎服輟耕錄

應先生恂

應恂字子孚永康人純朴好古博涉詩史治家勤儉一
介不苟取子人訓誨子孫教授門徒必依子禮義忠信
嘗自戒曰不能執中與過于厚不能有爲寧過于守所
著有純朴口稿藏于家金華府志

翁氏門人

趙先生由欽

趙由欽

郭先生公葵

郭公葵字秉心貢巖人元末翰林編修夙負才氣博覽
載籍工詩文張承旨蛻閻舊評其文整密高古詩雅趣
絶俗所舊有謂軒集朱長史右爲序台州府志

陳氏家學

陳慎獨先生植

陳植字叔方寧極先生子能以文行學術結知士林尤
篤孝力學其爲文以經爲準貫穿諸史百氏裒其菁華
以立言其爲詩尤刻苦精練自號慎獨叟朋舊私謚曰
慎獨處士正思齋集

劉先生祖衍

劉祖衍平陽人至正間建交川義塾于縣治北之半塘
捐己田三頃山二頃延師以訓鄉之子弟御史孔訥薦
之朝授溫州路儒學教授溫州舊志

惠先生希孟

惠希孟江陰人家居如對大賓趨蹌進退動合矩度兄
希顏弟希葴皆無嗣先生奉兄如父撫弟如兄嘗雜禮纂
要家範五卷毘陵人物記

梓材謹案先生又著易象鈎玄經
義考云佚又引黃虞稷云號秋崖

顧先生潤

顧潤字德輝鄞縣人祖應春鄉進士父叔川號學海皆

名士先生幼承家學六歲卽善屬文旣長肆力經傳閉門卻掃默索精思甞夜孜孜垂三十年著書數百卷宋濂集

張先生夢臣

張夢臣陳留人居華亭之城東門日與子弟數十人講春秋經或勸之仕不應自號林泉民貝清江集

朱先生玨

朱玨字子厚壽春人孳孳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墮于一曲晚而學易終日默坐人以爲迂則笑曰主靜乃吾學也舉署安豐路儒學正辭不赴鄉子弟摛經從之游日談道德仁義刮摩其故習以子貴贈榮陽縣男宋文憲集

杜先生瓊 附師陳繼

杜瓊字用嘉吳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爲文和平醇實而必本于理性至孝所居在城西有隱居之趣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九私謚淵孝先生姑蘇志

吳先生浩

吳浩字義夫休寧人隱居不仕專務性理之學所著有直軒集大學口義諸書明永樂閒纂輯大全多採錄焉徽州府志

提學洪先生欽

洪欽字元成溫州人博學能文詞平居議論必依名節至正中爲長洲縣學教諭會張士誠陷平江欲用之先生抗節不屈居數日乘機脫走見丞相達識貼睦邇言其狀丞相重歎以爲臨難不撓眞師儒出也用承制授將仕郎江浙儒學副提舉雖當亂世化導不衰元亡歸卒

于家 兩浙名賢錄

同知邱先生世貞

邱世貞字子正其父由台州徙錢塘先生幼穎悟讀書過目輒解父喪奉母以居日益貧教授市中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蒐究用薦爲海鹽州教授復學田千餘畝秩滿除杭州路教授旣代授慶元路總管府知事先生所定文牘吏不敢舞文法爲奸仕終松江府同知所著有梯雲集六卷隨筆三卷同上

曾先生貫

曾貫字傳道泰和人以易經爲學者所宗所著書有易
變通四書類辨周學標旨爲紹興路照磨後家居遇亂
鄉郡推舉率義兵禦寇兵敗守節死楊士奇說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易學變通六卷提要謂是書純以義理說易剖析微細往往能作前儒訓解之外間有互體立說兼存古義尤善持平且其成仁取義無愧完人而元史忠義傳失于記載殊傷漏略云

李先生恕

李恕號省中先生廬陵人與龍麟洲劉水窗同聲行著有五經旁注六卷五經考易書詩論孟旁注簡明切當

便于學者楊東里說

雷先生杭

雷杭字彥舟建安人授儒學提舉遷潮陽縣尹以死事贈奉化府知州嘗著周易注解行世時稱雷氏易

浚先生茂翁

浚茂翁字口口吉安人安鄉縣尹講明理學有五經注解湖南通志

張先生適

張適字子宜長洲人幼穎悟十歲能賦詩彈琴時稱奇童元季隱居不仕洪武中官水部郎中病免後復以明經薦爲滇池宣課司大使卒先生博學攻詩文與高啓楊基齊名姑蘇志

陳先生思禮父德祥附師鍾士懋

陳思禮字用和四明人世爲士族生七歲父名儒德祥歿母石氏夙夜勵以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以往母病卒先生操刃欲自剄家人奪之環守至旦其醫解之乃收涕謝之入郡庠從名師學明經母未死時爲擇配石氏至是欲成昏請緩之其師鍾士懋持之益不得已從之洪武六年入成均升上舍生朱文端集

張以仁政和人元季隱於蓮花峯下與魏伯堅謝坤孫蘊余應相友善旦夜講論經史至忘饑渴後俱以文行知名而先生與伯堅終隱不仕政和縣志

曾先生勖

曾勖倖材案原本作旭此從文憲集字旦初臨川人元末三舉解元以薦歷五經博士召見問郊祀之禮條對無不稱善由是數承顧問除禮部主事卒有文集宋潛溪序之撫州府志

田先生子仁

田子仁寧遠人元末隱居耕讀與劉三吾友善三吾徵赴行在首薦先生徵授本縣儒學教諭敦尚教化儒風大振明一統志

陳先生士桂

陳士桂號西郭生崇德人元季奉其父螺室先生辟地于外者十年既定而歸謝客讀書受業者恆數十人貝清江集

胡先生存道

胡存道字師善會稽人嘗以春秋經試于有司官松江訓導張士誠之入吳也江浙行省以參政揚完者禦之入分兵擊叛將王可權于松江兵遂大掠至夫子廟執先生賣其金先生叱曰若不討賊而反爲賊耶衆怒刃之尋卒初先生分教裁兩月而可權至內外舉火烈燄亘天先生亟命閉門防寇徒蘄辟火火且逼西北垣乃率諸生李復貫兼善吳克敏宋起潛尙德卿升德大呼注水沃之又令民撤草坊而火乃反風 詳上

周先生天祐 附師宇文子貞

周天祐字思順杭州人好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後受易于吳興宇文子貞居家以孝聞薦授崇德州州倅不赴築室漁溪之上耕釣自適洪武四年卒與之遊者私爲之謚曰貞孝處士 同上

羅先生蒙正

羅蒙正字希呂新會人縣尹沈壽創古岡書院禮先生于師席一時學者聞風雲集未幾領湖廣省檄爲高州文學秩滿歸仍授徒于書院遭元季亂避地郡城館于憲史趙式家式薦子有司授南恩州教授未幾卒有詩

集數卷傳于鄉 廣州藏志

附錄

資稟秀拔勤學强記諸史百家無不成誦甫弱冠聞繼慶羅斗明工詩往拜之斗明嘉其誠悉以詩法授之一載而歸大有詩名

吳先生海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元季以孝行稱值四方盜起絕意仕進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免既而徵諸史局復力辭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猶商申韓治道之賊稗

宮野乘正史之賊支詞蠹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敕通經大臣會諮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藏坊市不得輒粥如是數年學者生長不涉異聞其于養德育才豈曰小補著書一編曰書禍以發明之與永福王翰善翰嘗仕元先生數勉之死翰果自裁先生教其子俾卒底成立平居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因顏其齋曰聞過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世 福建續志

梓材謹案先生論辯之失其語甚詳潭溪公載之古文雅正

宋元學案補遺 別附卷三

湯先生志賁 附門人錢用壬

湯志賁廣德人隱居求志行式鄉閭明錢用壬出其門其學皆志賁所造就 廣德州志

殷先生奎 附師楊淮

殷奎字孝章崑山人少從楊淮校授春秋洪武初以薦先生因取經傳之言作辨疑編以警之自號巽巢又請作顧元公廟世咸惑于異端邪說故名其集爲巽巢藁云 盧熊蘇集

梓材謹案先生巽巢稿朱逌然先生輯詞云前朝工習雅尚巧先生詞章風格老功名到手陵谷變雲霖竟作商山皓駢花綴葉墜秋風獨抱遺經自探討嗚呼一歌兮懷我師平生淵奧今爲誰其三元憶年十五受經學先生眷之雙眼青每隨杖履訪朋舊耳聞目擊皆儀刑是逌齋其師也其祭唐仲傑文云公之子吾之門弟子也

附錄

有道學統緒等書 姓譜

尚書余先生煇 附師陳潛夫

余煇字茂本昆山人少有俊才從陳潛夫學得春秋之傳洪武初歷遷政司參議拜吏部尚書 姓譜

楊先生學可

楊學可世居蜀之新都相傳爲關西夫子之後父某有隱德弗仕惟讀書課子鄉里稱爲善士先生自卯角好語孟既長從鄉先生某受詩書春秋三經了元季世遞入雲南之昆明士君子爭設皐比席以延之尋歸西蜀適遇明氏強盛以國子助教遍之先生辭不就職遣明

道學之明教經座下無慮日來幾蜀即就召先生爲國中士子矜式賜田宅于國之大安門外駟馬橋特書流水畫橋題柱容滿風精舍讀書人十四字于先生之門從學者皆稱爲清風先生云全蜀藝文志

孔先生克堅

孔克堅平陽人至聖五十五代孫登元至正戊子進士洪武癸丑辟爲翰林修撰博學篤行尤精于史上命釋奠存周廬田數十畝朝耕暮讀雖際屢空裕如也洪武

縣志

王先生俊華

王俊華名伯寧海人元末教授于鄉執經者履滿戶外洪武甲寅薦任衡州府學教授改紹興府學適以星變求言先生被召疏對詳明上悅時稱江南書布袋尋陞右春坊右贊善以撰寫洪武故事忤旨見黜性至孝在衡有嚫璽集親歿哀毀過制負土爲墳鄉人以孝子稱

台州府志

張先生由益

張由益名進以字行號淑西黃巖人篤學好古尤長于詩常曰文以五經先秦爲準詩以唐人爲準性理之學以宋儒爲準庶罔謬盭識者以爲名言所著有淑西集

同上

訓導陳先生與延

陳與延名延以字行鄞人也記覽該博而尤熟于春秋當元季盜起人不聊生悉散資產以贍諸親舊之貧者僅存周廬田數十畝朝耕暮讀雖際屢空裕如也洪武二十七年邑大夫多其賢薦授本邑訓導開誘諄諄先

義後利一言一行唯恐或後古人故當時從游之士接其模範者率知敦尚古道云 陳派名賢錄

隱君張先生景仁

張景仁寧鄉人世業儒性敏好學日記萬言經史百家無不閱覽元時隱居不仕郡守以文教廢弛士不知學特聘爲諸生師三十餘年多所造就郡使者檄進之固辭不赴當行市上見遺鈔一囊守之不去失鈔者至詢其實還之竟不受謝其廉介如此 廣東郡志

舒氏門人

鄭先生本忠

鄭本忠鄞縣人少爲學從舒卓受書元季方氏據浙東杜門絕仕進意益務記覽爲文章洪武六年舉明經以親老不起郡學教授趙思盛薦授昌國訓導未幾縣革會稽郡延爲訓導秩滿陞秦府保安王教授講論純正卒于官王甚傷悼遣使致祭贈則優渥 成化四明志

張氏門人

莫先生轅 附師易恬

莫轅字巽仲吳江人少從張適易恒學洪武初父繫詔

王先生俌

王俌字孟揚永福人洪武中爲國子生永樂初授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修大典爲總裁官爲人氣節高勁議論英發詩有唐人風文章雄偉宏博深爲解學士所知所著有虛舟集姓譜

王氏講友

鄭先生旭

鄭旭字景初閩縣人居家孝友有信義貫通五經百家諸史與王俌林鴻友善以學行辟爲國子掌儀後謫戍

雲南起爲高安訓導所著有詩經總旨初學提綱咏竹稿福建通志

武先生口

武口官博士元遺山銘其墓曰博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授之萬金良劑以滌浣歙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爲文儒鈎距化而眞純庚桑無羽山之年鄒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元遺山集

理學備考

洪洞范徵君舊有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家亦世寶言其所取不盡嘗然此書曾邀仁皇帝庶鑒矣擬之諸史傳亦足益儒林補道學也宜選載書取此而更訂之凡從祀者已備載學宮斬茍者已備載名宦此不復登又續以　本朝人雖微君亦必焉其餘亦間有增減即彷學宮輯畧及闕學編例但載其傳不載語錄文章至闕學編所載之人不盡錄非不欲詳語鄉也以此書亦宇新編毋使闕者以爲複爾時

宋

質夫劉先生

先生名絢常山人以醇爲壽安主簿長子令榷公家通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屬財行賦絢力爭不得封還其牘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爲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爲大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爲人言他人之學徹則有矣未易

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見宋史道學傳

端伯李先生

先生名籲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焉見宋史道學傳

上蔡謝先生

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慶爲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頴有沈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見宋史道學傳

定夫游先生

先生名酢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頤與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萧山尉

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錄選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爲博士僉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見宋史道學傳

思叔張先生

先生名繹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爲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從

之時周行已官河南警之曰何爲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顥還自涪乃往受業顥實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顥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見宋史道學傳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贇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督永興路義勇

攻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又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謂得師後爲臺官交章論之謂進伯可令與劉忱使遼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于長城北遼使竟屈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

龍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刑獄尋部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涓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爲州簽判初呼狀元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既無用脩身爲已之學不可不勉

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謂得師後爲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爲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大鈞大臨兄弟四人皆爲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

垂簾聽政者八年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

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舊紹興初贈太師
宣國公謚正愍 見閩學編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
投秦州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
原移巴西又移知候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赴丁外艱
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
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
成而致用久之以大臣薦爲諸王宮教授當獻文作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壽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
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既出塞轉運使
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粮使先生請于种諤諤
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粮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
耳先生卽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
父乎諤意折彊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
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
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
德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徽先生盛氣詬諤稷且不測

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爲人質厚剛正
初學於橫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爲
已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爲同年友及聞學
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爲學者倡後進蔽于習
尙其才俊者急于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寂寥無有
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潛
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生法度
以爲宗範始父喪葬麻斂奠比虞祔一裹之于禮已
又推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兄
進伯徵仲弟與叔率鄉人爲鄉約以敦俗其略云德
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燦然可
觀自是關中風俗爲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
有力又嘆其勇爲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
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嘗
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
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
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漸然氷釋矣故
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

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千
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
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
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
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
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
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已復禮之用盡
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
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囘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

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
先生治比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
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于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
德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鄉約今爲
合甲見關學編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
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元祐中爲
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
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
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
考工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
官未及用而卒先生學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
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賤俗少從
橫渠張先生游橫渠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
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以識
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已銘以見意其文曰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
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攖攖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
初無吝驕作我蠱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
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
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其餘亦旣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號曰天下不歸吾仁
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睹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醇若
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
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婦翁張天祺語

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而其學尤嚴于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彌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義理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側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

遯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緩氏閒居中某常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攷古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於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季明蘇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橫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於二程子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彥明大悟先生令請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爲太常博士後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彥明曰然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邪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先是橫渠正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

表章之行于世令刻二程全書中 見閩學編

敬子李先生

先生名燔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閫射圃令其習射廣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長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疏未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燔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嘯聚土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潰燔白子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變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黜籍而民禱張持空券盜

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滛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者由楮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飾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劄入漕司即弛禁詣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倉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眞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

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
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元
至道宮燔自謂居閒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
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了翁補葉宰龔維藩徐僑劉
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
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術
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
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
陛下誠能强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
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恭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
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
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
但隨力到處自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
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
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
齊攀不止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
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人仕凡四十二年而
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

黃李孫鑛登進士第見朱史道學傳

元德張先生

先生名洽臨江之清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讀異從
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
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
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
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求斯
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
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
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
奬曰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
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于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
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州
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
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
之有盜贓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
曰訟于官祇爲胥吏之地且胃法以求勝孰與各守
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

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脇詰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兼之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豪也嘗求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棱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

都吏而免所籍之家郡永新縣一日謁告閩獄中榜笞聲益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縣之湖南劉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權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屢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仲宏而得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疑狀於

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主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嘗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主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慶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至固辭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川力於敬故以

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攄感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閎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

魏了翁李壁趙汝譚陳貴謙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
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
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
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槨樫賜同進士出身見宋史道學傳

果齋李先生

先生名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編謹
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
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
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熹定七年廷對擢第

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
郡政大小咸資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
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來爲守以書遍是求也時
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
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
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
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焉然
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
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潰衛其工
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見宋史道學傳

商伯黃先生

先生名灝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耕業荊山僧舍
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
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行振給有方王商劉頴薦于
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
闕請勑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
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
秀州海鹽民伐桑朽毀廬屋萃薙盈野或食其子持

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戄然時有言
倚閣夏稅遂奉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
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
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問若素隱者起知
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
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
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
去者久之見宋史道學傳

知道葉先生

先生名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少
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
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
曰此必僞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
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
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
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
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
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
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宜則力
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爲講官乃授太學
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
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諸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
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
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
曾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
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
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於是爲之

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
益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
說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浸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
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揣
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
尋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
一言不開導引諷求切於君身勞司折旋推致於治
道邊秘書著作佐郎面奉詔問帝震悼出內帑銀帛
興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
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

事講義見宋史列傳

元靜修劉先生

先生名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元史列傳世爲儒家
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兼
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俱俱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
先生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
性理之說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

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
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
戴一兒玉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
龍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
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市
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
聖解國子司業硯弼堅教授眞定因從之游同舍生
皆莫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
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

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訂其學之所長而曰邵
玉大也周玉精也程玉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
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盛喪父事繼母
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惕而助
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
義一介不取家君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鬮
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
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
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

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賛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痼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疚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

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勞無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備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遲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貢踈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者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強致帝問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賛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公嘗賛因畫像曰微

笑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鳳鳴而六典作麟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有四書標要三十卷詩五卷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諸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先生名燧字端甫先本柳城人後遷洛陽元史列傳燧生三歲而父恪亡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酬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

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薈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爲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與等路學校十三年以秦王命安輯肅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論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錄囚延

武宗面諭燧燧拜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讎得三誤焉序於表首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

歲改元在興慶存亡之際以前爲正當從建本於建
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大
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爲無
終徽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
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刋正也當於
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
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竇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
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爲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

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鈎失而建發之取
至德之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
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燧
之學有得於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
爲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
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
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
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豈惟知之讀而能句
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
乍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
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

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
害於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
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
得者每爲愧恥故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勳顯行盛
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
無濫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爲之喜而援筆大書否
則弗易得也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資結

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
贈謝儐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
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
皿燧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瀋邦小國唯以貨利
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
過人類如此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
子以是少之平生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
子三壎圻城

道江張先生

先生名翥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
元史儒學傳金華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

台之上蔡書院璒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璒游戚閫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璒氣宇端重音吐

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說說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璒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据博貫穿縱橫儼然朝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眞州守臣以璒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眞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定宇陳先生

先生名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元史儒學傳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師

涉猶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强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受業者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

先生名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元史儒學傳其父方平一桂生而頴悟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于世其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辯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峰先生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閩溪州學正

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儲爲家無儲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巷時蕭與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玉順二年卒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其所著曰榘巷集二十卷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師蕭斟弱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宇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脩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之曰靜安先生

西莞安先生

先生名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元史儒學傳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間熙力於爲已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遊熙則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軫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莞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廟之以高明屬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天慵熊先生

先生名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元史儒學傳朋來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四人授從仕郎寧慶府簽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謀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爲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辭名不在龍澤下然不肯委禄尚進隱處州里間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

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孫章爲江西會府行中書省提刑按察司皆在焉凡居是官者多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湖湖廣皆卑詞致禮請爲主文朋來屢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朝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謙希憲之子悰爲黎知政事以師禮事朋來終身稱門人劉宣爲提刑按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使尤加禮敬朋來和而不肆介而不猾與羣賢講論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職記者又鮮朋來屢往應之及對大廷其經義無慮日儒者咸倚以爲重焉會朝廷遣治書侍言益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御史王構銓外選于江西於是黎政徐玫李世安列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衮冕祠薦朋來爲國子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太廟銳意於制禮作樂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虞言于朝以朋來爲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朋來動止南儒學之士唯福建盧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爲兩郡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既滿考以當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視之漠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自號稱爲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著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爲聞人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時科舉廢已久有司咸不知其典故以不稱明詔爲懼行省官主其事者詢問於

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精究子太古鄉貢進士

龍岡董先生

先生名朴字太初順德人元史儒學傳朴自幼强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朴

年已踰八十詔以翰林脩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朴所爲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志養交主其爲人清而遍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岡先生云

韓先生　程端禮端學附

先生名性字明善紹興八元史儒學傳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忠獻王琦其八世祖高祖左司郎中膺昌扈從南渡家于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不戴爲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墓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爲文辭博達儁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履至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

先生名性字明善紹興八元史儒學傳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忠獻王琦其八世祖高祖左司郎中膺昌扈從南渡家于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不戴爲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墓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爲文辭博達儁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履至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

文集十二卷當牲時慶元有程端禮端學兄弟者端禮字敬叔幼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爲學者式仕爲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僊居縣丞葺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後以子

徐貴贈禮部尚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正傳吳先生

先生名師道婺州蘭溪人元史儒學傳師道自羣小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湧溢發爲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儒眞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已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和之說質于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爲先務

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錄事會歲大旱飢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爲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之即爲按其圖籍悉以歸於學建德素少茶而榷稅尤重民以爲病即爲極言于所司榷稅爲減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列薦之召爲國子助教尋陞博士其爲教一本朱熹之言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丁內憂而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師道同郡又有王餘慶字叔善仕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以儒學名重當世云

台州周先生　同郡孟夔倘諸人附

先生名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元史儒學傳仁榮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王栢以朱熹之學主台之

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廷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廷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後辟江浙行省掾吏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脩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其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仁榮同郡有孟夔恂者字長文黃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廷陳天瑞夔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抹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濮

維斗蕭先生　伯充居民附

先生名斗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幼趨楚不凡長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葦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千是博極羣書凡天文地理律歷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爲識字人學者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孚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自城暮歸者途遇寇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先生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先生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魏謝之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遣一從史先往先生方灌園從史不知其爲先生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客從史見有懼色先生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

尊以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何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壽終于家謚貞敏劉致謚議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候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

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斡士君子之趨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徵帝聰鶴書天出薛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褊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蹙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動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忘曰敏請謚曰貞敏詔從之

先生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闕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呂思誠南陽宰木魯翀爲最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時有呂璉字伯充其先河內人金末父伯避亂關中因家焉伯充從許魯齋學魯齋爲祭酒舉爲伴讀輔成教養其功居多至元間爲四川行樞密院都事勸主帥李德輝不殺巴人感德祠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

成效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大德中河東闕雨地震月餘伯充與維斗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古禮魯齋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爲楊元甫之亞云

理學備考　正編　時齋重輯　門人石金澗南峯　參訂

明　范葉兩先生　何壽朋汪與立附

范先生祖幹字景先金華人明史儒林傳祖幹從同邑許謙遊得其指要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以愼獨持守之功太祖下婺州與葉儀並召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是書太祖令剖陳其義祖幹謂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議祖幹以親老辭歸李文忠守處州特加敬禮恒稱之爲師祖幹事親孝父母皆八十餘而終家貧不能葬鄉里共爲營辦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聞命表其所居曰純孝坊學者稱爲純孝先生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於許謙謙誨之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趨之其語學者曰聖賢行誼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代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太祖克婺州召見授爲諮議以老病辭已而知府王宗顯聘儀及宋濂爲五經師不久亦辭歸隱居養親所著有商陽雜纂紕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守死不變門人何壽朋字德齡亦金華人窮經守志不妄干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艾殺合所居宅易地以葬學者因其所號稱曰

歸全先生同邑汪與立字師道祖幹門人共德行與壽朋齊名而文學爲優隱居教授以高壽終

子陶謝先生

先生名應芳武進人也明史儒林傳應芳自幼篤志好學潛心性理以道義名節自勵元至正初隱白鶴溪上搆小室顏曰龜巢因以爲號郡辟教鄉校子弟格言古今明鑒爲辨惑編有舉爲三衢書院山長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吳中吳人爭延致爲弟子師先賢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飭疾異端惑世誣民輯聖賢於許謙謙誨之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

久之江南底定始來歸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蕭然髮如也有司徵修郡志强起赴之年益高學行益彌達官縉紳過郡者必訪於其廬應手布衣韋帶與之抗禮議論必關世教切民隱而導善之志不衰詩文雅雋蘊藉而所自得者理學爲深卒年九十

七

德一汪先生

先生名克寬祁門人明史儒林傳克寬祖輩受業雙峯饒魯得勉齋黃氏之傳克寬十歲時父授以雙峯問答之書輒有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專

勤異凡兒後從父之浮梁問業於吳仲迂志益篤元泰定中舉應鄉試中選會試以答策伉直見黜慨然棄科舉業盡力於經學春秋則以胡安國爲主而博考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則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四方學士執經門下者甚衆至正間嘯黃兵至寶慶財盡遭焚掠簞瓢屢空怡然自得洪武初聘至京師同修元史書成將授官固辭

老疾賜銀幣給驛還五年冬卒六十有九

東山趙先生

先生名汸休寧人明史儒林傳汸生而姿稟卓絶初就外傅讀朱子四書多所疑難乃盡取朱子書讀之間九江黃澤有學行往從之游澤老以精思自悟爲主其教人引而不發汸一再登門乃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後復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雖初鳴輒起澄心默

坐由是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貫而尤邃於春秋初以聞於黃澤者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廣之爲春秋集傳十五卷因禮記經解有屬辭比事春秋教之語乃復著春秋屬辭八篇又以爲學春秋者必考左傳事實爲先杜預陳傅良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乃復著左氏補注十卷當是時天下兵起汸轉側干戈間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懈太祖既定天下詔修元史徵汸預其事書成辭歸未幾卒年五十有一學者稱

東山先生

一德陳先生

先生名謨泰和人明史儒林傳謨幼能詩文遂於經學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犁然要於至當隱居不求仕而究心經世之務嘗謂學必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亦不可不講習一時經生學子多從之游事親孝友於其弟鄉人有爲不善者不敢使聞洪武初徵詣京師賜坐議學學士宋濂待制王禕請留爲國學師謨引疾辭歸屢應聘爲江浙考試官著書教授以終

正學方先生　盧原質諸人附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明史列傳孝儒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輩朗翰、蘇伯衡亦自謂弗如孝孺頎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已任嘗臥疴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誅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既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樞薦召見太祖見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爲仇家所連逮至京太祖見其名釋之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及惠帝卽位召爲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時脩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爲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聞齊黃已寘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孝孺建議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選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燕罷兵歸

石金澗曰正學之稱先生不愧

潛文爲宣諭數千言授帛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北王帛匿宣諭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詔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擾燕餉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俯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未幾燕兵掠沛縣燒糧艘塡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又饋餉道絕孝孺深以爲憂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譎有寵於燕王嘗欲奪嫡謀以謀聞之使內亂乃建議曰帝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齎璽書往北平賜世子世子得書不敢封并安送燕

軍前聞不得行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於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說燕王不聽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而陳瑄以戰艦降燕燕兵遂渡江時六月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朝事不濟嘗死社稷乙丑金川門啟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領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頗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鼎沸由奸臣得計兮謀國非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

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厥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孝孺有兄孝閏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求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稐潛錄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仁宗卽位諭禮部建文諸臣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戚邊者

留一人成所餘放還萬歷十三年三月釋坐孝孺謫
戍者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千三百餘人
而孝孺絕無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洪武三
十五年嘗上書闕下請減信國公湯和所加軍海賦
請戍慶遠衛以軍籍獲免孝復子瑰後亦得釋爲民
世宗時松江人俞斌自稱孝孺後一時士大夫信之
爲纂歸宗錄既而方氏察其僞言於官乃已神宗初
有詔褒錄建文忠臣祠於南京莒徐輝祖次
孝孺云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數百人其

門下士有以身殉者盧原質鄭公智林嘉猷皆寧海
人原質字希魯孝孺姑子也由進士授編修歷官太
常少卿建文時屢有建白燕兵至不屈與弟原朴等
皆被殺公智字叔貞嘉猷名昇以字行皆師事孝孺
孝孺嘗曰匡我者二子也公智以賢良舉爲御史有
聲嘉猷洪武丙子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入史館
爲編修壽遷陝西僉事入燕邸知高煦謀傾
世子狀孝孺聞燕之謀實嘉猷發之胡子昭字仲常
初名志高樂縣人孝孺爲漢中教授時往從學蜀獻

王薦爲縣訓導建文初與修太祖實錄授檢討累遷
至刑部侍郎鄭居貞閩人與孝孺友善以明經歷官
肇昌通判河南參政所至有善績孝孺主應天鄉
貞作鳳雛行最之諸人皆坐黨誅死孝孺仲理燕兵起
試所得士有長洲劉政桐城方法政字仲理燕兵起
草平燕策將上之以病爲家人所沮及聞孝孺死遂
嘔血卒法字伯通官四川都司斷事諸司表賀成祖
登極當署名不肯投筆出被逮次望江贈拜鄉里曰
得望我先人廬舍足矣自沉於江成祖既殺孝孺以
辭歸語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其夕遂自
經或曰草詔乃括蒼王景或曰無錫王達云

月川曹先生

先生名端字正夫澠池人明史儒林傳端永樂六年
舉人五歲見河圖洛書即畫地以質之父及長專心
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宋儒太極
圖通書西銘歎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不著足處
兩靴皆穿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釋氏端爲夜行燭一

書進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從之繼遭二親喪五味不入口既葬廬墓六年端初讀謝應芳辨惑編篤好之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上書邑宰毀淫祠百餘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年荒勸振存活甚衆爲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鄰人皆化之恥爭訟知府郭晟問爲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謾廉則吏不敢欺晟拜受遷類歸滬池霍諸生多就墓次受學服闋改葬蒲州學正霍蒲兩邑各上

章爭之霍奏先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宣德九年卒官年五十九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貧不能歸葬遂留葬霍二子瑜琛亦廬端墓相繼死葬墓側後改葬滬池端嘗言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志士勇士始又曰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又曰孔顏之樂仁也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淵不違仁而不改其樂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卽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初伊洛諸儒自明道伊川後劉絢李籲輩身及二程之門至河南許衡洛陽姚樞講道蘇門北方之學者翕然宗之洎明興三十餘載而端起峭滬間倡明絕學論者推爲明初理學之冠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存疑錄諸書霍州李德與端同時亦講學於其鄉及見端退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達事變末學鮮或及之古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諸生得人師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誼命諸生延致之講明正學初端作川月亥映圖擬太極學者稱月川先生及殁私謚靜修正德中尚書彭澤河南巡撫李楨請從祀孔子廟庭不果

崇觀劉先生

先生名觀吉水人明史儒林傳觀正統四年成進士方年少忽引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終不出杜門讀書求聖賢之學四方來問道者坐席嘗不給縣令劉成爲築書院於虎邱山名曰養中平居飯脫粟服澣

衣翛然自得每日端坐一室無懈容或勸之仕不應又作勤儉恭恕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子家族有孤嫠不能自存者周之或請著述曰朱子及吳文正之言尊信之足矣復何言畏與弼其鄉郡人也極推重之觀前有眞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雖未與與弼相證要其學頗似近

晦德陳先生

督學南畿人稱爲貞孝先生又有李中吉水人官副都御史號谷平先生在觀後是爲吉水三先生

王維戊曰晦德自是程朱之學

克菴陳先生

先生名選字士賢臨海人明史列傳選父員韜宣德

五年進士爲御史出按四川黜貪獎廉雪死囚四十餘人正統末大軍征鄧茂七往撫其民釋被誣爲賊者千餘家都指揮蔣貴要所部賄都督范雄病不能治軍皆劾罷之歷廣東右參政福建右布政使廣東僊黃蕭養亂後而福建亦寇盜甫息員韜所至拊循教養得士民心選自幼端懲寡言笑以聖賢自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有陳選廣施流入贛州

耶吳復鴻臚卿齊政救修攄羅倫學士倪謙錢溥言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已督學南畿頒冠婚祭射儀於學宮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註以敎諸生按部常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名之陋曰已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成化六年遷河南副使尋改督學政立敎如南畿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曰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敢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

懌好語進之久之進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爲空治尚簡易獨於贓吏無所假然受賂百金以上者坐六七鍰而止或問之曰奸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賂以貨娶人即法捷矣歷廣東左右布政使肇慶大水不待報輒發粟振之二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撒馬兒罕使者自甘

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飭往滿喇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帝納其言而眷憾選甚先是番舶知縣高瑤沒眷逼番資鉅萬選移檄奬之且聞於朝至是眷誣奏選瑤朋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訊之選有所黜吏張璽眷意其怨選引令誣証選璽堅不從執璽拷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王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

爲選治喪驗之璽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口能鍊金戕足銷骨竊見故罪人選抱孤忠子虔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治之選移文奬厲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怯勢養奸致眷橫行胸臆穢蔽清流勸官行顓指煆煉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骫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厚賂嗾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額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

選勘災不實擅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其姜爲夏姬詬伯夷爲韋躋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亟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壽一至於此臣撿點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爲聖朝累也不報員齠父子皆持操甚潔而員

韜量能容物選務克已因自號克菴遇物亦稍峻人謂員韜德性四時皆備選得其秋焉嘗割田百畝十畝贍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貧還之戴不可而止宏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忠愍按先生註小學是大有功於聖學者

容思段先生

先生名堅字可久蘭州人初號稻軒後更號容思義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生而剛方頴異讀書卽知正學年十四爲郡諸生見緱山陳先生書銘于明倫堂有羣居愼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爲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發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於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奧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儗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莫廟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得閻子與白良輔輩定交焉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篆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

圃依岩作洞以爲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卽形於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眺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絲楊烟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越五年爲天順已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講誦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闊不能行先生獨謂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鳥嘽漈漈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廼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如治福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仰言志咏歌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禫不遽北上乃訪周廷芳于秦州訪張立夫于鳳翔講學求友孜孜不暇其于功名利達澹如也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稽諸階富貴士鮮知聖

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爲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倫由未預教乃遴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書俟盈科者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簡義祠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厲郡俗尤嚴迸巫尼不使未居言路而厥有建白如請修龍逢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

鑿鑿有關國體補風化蓋先生之學近宗程朱遠遡孔孟而其功一本于敬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率僚屬師生往弔爲具棺斂卜地合葬已又奏表其閭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爲感化先生爲政持大

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心之理卽天地之理吾身
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于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
而不可自暴自棄以常人自居有負爲人之名所至
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論芳羅僉憲磨彭
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懋山西董僉憲齡福
山張同知璨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黎紀
張孝廉景純皆門墻尤著者郡人陳祥贊云距釋排
聃吾道是遵士趨歸正鄉俗以淳繼往開來遠探濂
洛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碑云先儒謂道自

堯舜以來至孟子沒失其傳焉匪道不傳學者託之
言語文字而無深造力踐之功也至宋周程三夫子
出至晦庵朱先生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
孟之統元魯齋許文正公我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
實輝光之學繼其絶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
太守容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踐
之學者歟論者以爲知言所著有容思集楠軒語錄
行世

小泉周先生薛敬之孝錦諸人附

下第一宏治九年遷金華同知居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四所著有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思菴墊錄諸書思菴者敬之自號也其門人呂柟最著自有傳錦字名中咸寧人舉天順六年鄉試入國學爲祭酒邢讓所知讓坐事下吏錦率衆抗章白其非辜幼喪父事母色養執喪盡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俊欲延爲子師錦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所居僅蔽風雨布衣糲食義不妄取成化中選松江同知卒官爲字錫之泰州人宏治初由國學生授保安州判官

有平允聲其教門人必務以誠敬爲本

一峯羅先生　涂棐附

先生名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明史列傳倫五歲嘗隨母入園果落衆競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及爲諸生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成化二年廷試對策萬餘言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冀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爲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爲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册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制史書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

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他君不敎臣
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
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
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
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
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
陛下無謂朝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
水之方圓孟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
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

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
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
何待遑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
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
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
下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
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
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
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
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臣已者不能直人忘親
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不能直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
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羣臣不以爲非且從而贊之
以爲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
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
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
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

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
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
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
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申救帝切責之尚書王
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
廷吾不可以效之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
復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倫爲人剛
正嚴於律已義所在毅然必爲於富貴名利泊如也
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或遺之衣見
道殣解以覆之晨留客飲婁子貸粟鄰家及午方炊

不爲意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年卒年四十八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方倫爲提舉時御史豐城涂棐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黃賜延平人也請見棐不可泉州知府李宗學以受賕爲棐所按訐棐自賜解從中主其奏棐宗學俱被徵詞連倫當并逮鎮撫司某曰羅先生可玉此乎即曰鞫成上之倫得免棐亦復官棐天順四年進士成化中嘗言祖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自先帝幼冲未能

裁決柄國者慮其缺遺假簡易之辭以便宣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輒曰所司知之此一時權宜非可循爲定制況批答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尤乖祖制乞復而議杜蔽壅之弊憲宗不能用終廣東副使

文懿章先生從子以道附

先生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明史列傳懋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冬授編修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昶疏諫曰頃諭臣等撰鰲山煙火詩詞臣等竊

議此必非陛下本懷或以雨宮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以爲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思爲職鄙俚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煙火細故不足爲

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慎小謹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煙火停止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惡懋等妄言竝杖之闕下左遷其官修撰羅倫先以言事被黜時稱翰林四諫懋既貶臨武知縣未行以給事中毛宏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踰三年遷福建僉事平泰寧沙尤賊聽福安民採礦以杜盜源建議番貨五通貿易以裕商民政績甚著滿考入都年止四十一力求

致仕吏部尚書尹旻固留之不可既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專以讀書講學爲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資無供具惟脫粟菜羹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爲楓山先生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部檄屢起之以親老堅不赴宏治中孝宗登用羣賢衆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起謝鐸於北監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懋方遭艾憂不就時南監缺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爲之而虛位以待懋十六年服闋懋復固辭不允始泣任六館士人自以爲得師監

生尤樾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泣懇遣之歸曰吾寧以違制獲罪武宗立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正德元年乞休五疏不允復引疾懇辭明年三月始得請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又起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皆力辭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請加優禮詔有司歲時存問世宗嗣位即家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其冬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爲學恪守先儒訓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子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茍其繁可止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雖進易退世皆高之生三子兼令業農縣令過之諸子執經者曰益釋耒趨迎人不知其貴公子也子省懋於南監徒步往道爲巡檢所笞已知而請罪懋慰遣之晚年三子一孫盡死年八十二生少子接後以廕爲國子生從子拯字以道幼從懋學登宏治十五年進士爲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下詔獄謫梧州府通判瑾誅擢南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工部尚書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拯曰海運雖有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濟海者議遂寢南北郊議起拯言不可失帝意諱坐郊壇祭器缺供落職歸久之復官致仕卒

未軒黃先生

先生字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明史列傳潛祖壽生翰林檢討有學行父嘉東鹿知縣以善政聞仲昭性端謹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學登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諫懋莊昶同以直諫被杖謫湘潭知縣在道用諫官言改南京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

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爲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御史縱子弟取賂刑部曲爲地仲昭駁正之有羣掠民婦轉鬻者部坐首惡一人仲昭請皆坐連遣父母喪不離苫塊者四年服除以親老不遂養遂不出宏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薦吏部尚書王恕檄有司敦趣北至恕逆之大門外揖讓升堂相向再拜世爾高之除江西提學僉事誨士以正學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述學者稱未軒先生卒年七十四仲昭兄深御史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剌加殁於海乾亨子如金廣西提

學副使希雍蘇州同知仲昭孫懋南京戶部侍郎

定山莊先生

先生名景宇孔暘江浦人明史列傳景自幼豪邁不羣嗜古博學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疏諫內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尋以言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三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薦其廬辭之景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邱濬素惡景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宏治七年有薦景者奉詔起用景念瞻砦國不出且得罪强起入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濬聞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爲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身歸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屆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啓初

追謚文節

國賢邵先生門人王問炎子附

先生名寶無錫人明史儒林傳寶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暠古博學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疏諫內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尋以言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三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薦其廬辭之景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邱濬素惡景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宏治七年有薦景者奉詔起用景念瞻砦國不出且得罪强起入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濬聞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爲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身歸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屆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啓初追謚文節

國賢邵先生門人王問炎子附

先生名寶無錫人明史儒林傳寶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暠古博學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疏諫內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尋以言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三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薦其廬辭之景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邱濬素惡景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宏治七年有薦景者奉詔起用景念瞻砦國不出且得罪强起入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濬聞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爲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身歸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屆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啓初追謚文節

國賢邵先生門人王問炎子附

先生名寶無錫人明史儒林傳寶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暠古博學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疏諫內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尋以言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三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薦其廬辭之景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薦章

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却之後宸濠敗有司核勘獨無寶跡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使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寢其事進湖廣布政使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擅政寶至京絕不與通瑾怒漕師平江伯陳熊欲使寶劾之遣校尉數輩要寶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張綵曹元自內出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耗十二三以父老乞便養改南京職方遷車駕郎

中廣東僉事行未半道乞養歸父卒遂不復仕築室湖上讀書三十年不履城市數被薦不起工詩文書畫清修雅尚士大夫皆慕之卒年八十門人私諡曰文靜先生子鑑字汝明嘉靖末年進士累官吏部稽勳郎中念父老謝病歸奉養不離側父殁久之進尚寶卿改南京鴻臚卿引年乞休進太僕卿致仕鑑亦善畫有言勝其父者遂終身不復作

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甫十歲母疾爲文告天願減己算延母年及終養歸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

莊渠魏先生門人王應電諸人附

先生名校字子才崑山人明史儒林傳校先本李姓

居蘇州葑門之莊渠因自號莊渠宏治十八年成進士歷南京刑部郎中守備太監劉郵黨劉瑾勢張甚或自判狀送法司莫敢抗者校直行已意無所徇改兵部郎中移疾歸嘉靖初起爲廣東提學副使丁憂服闋補江西兵備副使累遷國子祭酒太常卿尋致仕校私淑胡居仁王敬之學而貫通諸儒之說擇執尤精嘗與余論性畧曰天地者陰陽五行之本體也故理無不具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又曰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其一性與習對言但取生字爲義非性之所以得名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先儒因性相近一語遂謂性兼氣質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纔着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皆言滑亂必折之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論性之所以得名則前後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見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爲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得以其說亂

之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所著有一學指歸六書精蘊卒謚恭簡唐順之王應電王敬臣皆其弟子也順之自有傳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受業於校篤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著書指摘其瑕纍至數十萬言而余壽翁吳澄則以爲冬官未嘗亡雜見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已意更定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單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編維統體之極因繼以探微因細而繹大成周禮傳詁數十卷以爲百世繼周而治必出於此嘉靖中家燬於兵甕流寓江西泰和以其書就正羅洪先洪先大服翰林陳昌積以師禮事之胡松撫江西刊行於世應電又研精字學據說文所載譌謬甚者爲之訂正名曰經傳正譌又著同文備考書法指要六義音切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卒於泰和昌積爲經紀其喪歸之崑山時有李如玉者同安儒生亦精於周禮爲會要十五卷嘉靖八年詣闕上之得旨嘉獎賜

冠帶王敬臣字以道長洲人江西參議庭子也十九爲諸生受業於楡性至孝父疽發背親自吮舐老得瘥疾則臥於榻下夜不解衣微聞聲欬聲卽躍起問安事繼母加事父妻失母歡不入室者十三載初受楡黜成之旨嘗言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居常杜口不談自見耿定向語以聖賢無獨成之學由是多所誘掖弟子從游者至四百餘人其學以愼獨爲先而指親長之際祖席之間爲愼獨之本尤以標立門戶爲戒鄉人尊爲少湖先生萬歷中以廷

臣薦徵授國子博士辭不行詔以所授官致仕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士价復薦吏部以敬臣年高請有司時加優禮詔可年八十五而終周琰字梁石莆田人成化五年進士知廣德州以善政聞賜敕旌異遷南京禮部郎中出爲撫州知府調知鎮遠秩滿省親歸宏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起琰四川參政久之進右布政使咸有善績尤勵清節給事御史姜章薦大臣亦多知琰而琰以母喪歸服除遂引年乞致仕孝宗嘉之詔進一階正德中卒年八十七琰始與陳獻章

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琰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爲主敬則心存然後可以窮理自六經之與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窮積累既多則能通貫而於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謂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也學者稱翠渠先生子大謨登進士未仕卒

後渠崔先生

先生名銑字子鍾安陽人明史儒林傳銑父陞官參政銑舉宏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孝宗實錄與同官見太監劉瑾獨長揖不拜由是忤瑾

其親未聞僅得一二人之心者也嘗之適自章其私
呢而已夫守道爲忠忠則逆旨希旨爲邪邪則畔道
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亂邦況可使富哉帝
覽之不悅令銑致仕閱十五年用薦起少詹事兼侍
讀學士擢南京禮部右侍郎未幾疾作復致仕卒贈
禮部尚書謚文敏銑少輕俊好飲酒盡數斗不亂中
歲自厲於學言動皆有則嘗曰學在治心功在愼動
又曰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
之本也若去良能而獨挈良知是霸儒也又嘗作政

議十篇其序曰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
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況沿而下
趨至今日乎然人心弗異係乎主之者而已凡篇中
所論說悉倣此意世多有其書故不載

涇野呂先生　諸弟子附

先生名柟字仲木高陵人別號涇野學者稱涇野先
生明史儒林傳柟正德三年登進士第一授修撰劉
瑾以柟同鄉欲致之謝不往又因西夏事疏請帝入
宮親政事潛消禍本瑾惡其直欲殺之引疾去瑾誅

以薦復官乾清宮災應詔陳六事其言除義子遣番
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是年秋以父病歸
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疏薦適世宗
嗣位首召柟上疏勸勤學以爲新政之助畧曰克已
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庶太平之業可
致大禮議興與張桂怜以十三事自陳中以大禮未
定詔言日進引爲已非上怒下詔獄謫解州判官攝
行州事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興水利築隄護鹽池
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求子夏後建司馬溫公祠

四方學者日至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三年御
史盧煥等累薦陞南京宗人府經歷歷官尚寶司卿
吳楚閩越士從者百餘人晉南京太僕寺少卿太廟
災乞罷黜不允選國子監祭酒晉南京禮部右侍郎
署吏部事帝將躬祀顯陵累疏勸止不報值天變遂
乞致仕歸年六十四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
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
賜祭葬柟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
窮理實踐爲主官南都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

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脩容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藁渥野詩文集萬歷崇禎間李禎趙錦周子義王士性蔣德璟先後請從祀孔廟下部議未及行柟弟子渾陽呂潛字時見舉於鄉官工部司務張節字介夫咸寧李挺字正五皆有學行潛里人郭郛字維藩旧舉人官馬湖知府

藍田王之士字欲立由舉人以趙用賢薦授國子博士兩人不及柟門亦秦士之篤學者也

鄠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三原人明史儒林傳理同里尚書王恕家居講學著書理從之遊得其指授楊一清督學政見理與呂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馬生呂生之經學皆天下士也登鄉薦入國學與柟及林慮馬卿榆次崔銑張士隆同縣秦偉日切劘於學名震都下高麗使者慕之錄其文以去連遭艱

不預試安南使者至問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為外裔所重如此正德九年舉進士一清為吏部尚書郎擢理稽勳主事調文選請告歸起考功主事借郎中張衍瑞等詠南巡詔跪闕門予杖奪俸未幾復告歸教授生徒從游者崇嘉靖初起稽勳員外郎與郎中余寬等伏闕爭大禮下詔獄刑予杖奪俸屢遷考功郎中故戶部郎中莊繹者正德時首導劉瑾覆天下庫藏瑾敗落職至是奏辨求復當路者屬理理力持不可寢其事五年大計外吏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陝西副使唐龍理力爭曰三人者學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請先去理乃止明年大計京官黜張璁桂萼黨吏部郎中彭澤璁萼竟取旨留之理擢南京通政參議請急去居三年起光祿卿未幾告歸閱十年復起南京光祿卿尋引年致仕三十四年陝西地震理與妻皆死理學行純篤居喪取古禮及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折衷用之與呂柟並為關中學者所宗穆宗立贈右副都御史天啓

粹夫何先生

先生名瑭武陟人明史儒林傳瑭年七歲見家有佛像抗言請去之十九讀許衡薛瑄遺書輒欣然忘寢食宏治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閣試克已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則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宿學咸推服焉劉瑾窃政一日贈翰林編修人而拜見者瑭時官修撰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拜謝瑭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瑭直應曰修撰何瑭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誅復官以經筵觸忌諱謫開州同知修黃陵岡隄成擢東昌府同知乞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以艾憂不赴服闋起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少卿與湛若水等修明古令三司官撫諭之遣人獲吏生而朝廷免調兵轉餉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議廷臣多主用兵於是西南驛騷瑭獨默如嘗言陸九淵楊簡之學流入禪宗充塞仁義後學未得游夏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此吾道大害也里居十餘年教子姪以孝弟忠信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毀後諡文定所著陰陽律呂儒學管見柏齋集十二卷皆行於世

椒邱何先生

先生名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明史列傳喬新文淵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東四川烏蒙奸民什伽私其知府祿珦妻懼誅誣珦反詔發軍討文淵檄止所調軍而白其誣宣德五年用薦佐鷹揚敕知溫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賜璽書以胡濙薦擢郎部右侍郎督兩淮鹽課正統三年兩議獄不當與尚書魏源下獄皆得釋朝議征麓川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守將屯金齒令三司官撫諭之遣人獲吏生而朝廷免調兵轉餉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議廷臣多主用兵於是西南驛騷動僅乃克之而失亡多其冬以疾乞歸景帝即位起吏部左侍郎纂進尚書佐王直理部事東宮建加太子太保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檢邪左庶子

周旋疏言其枉聰幷劾旋御史曹凱復廷爭之遂與旋俱下獄聰疏有囑內臣語太監興安請詰主名聰不敢堅對乃釋文淵命致仕英宗復位削其加官而景泰中易儲詔書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懼而自縊時喬新已登景泰五年進士官南京禮部主事奔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訐稽爲巡撫時嘗鷹黃

鉉且代草易儲疏皆被徵比對簿父妾斷指爲諸郎訟寃獄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已復丁母憂服除改刑部主事歷廣東司郎中錦衣衛卒犯法捕治不少貸都指揮袁彬有所囑執不從彬怒使人搒撫無所得由是名大起成化四年遷福建副使所屬僉事尚敬劉源稽獄請敕天下斷獄官淹半載以上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盜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拔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閫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

喬新剛正出爲南京刑部尚書沿江蘆洲率爲中官
占奪託言備進奉費喬新奏還之民初喬新之出中
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閣言新君踐阼當用正人
胡爲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銘罷輦望
屬喬新而吉代安爲首輔終恳之久不補弘治改元
用王恕薦始召喬新代銘奏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
捕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驗視乃行近止用鴈
啣不合符宜復舊制以防矯詐帝立報許時吉仇正
大頻與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吉愈啣恨數摭他事
奪俸二年夏京城大水喬新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
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吉悉格不行大理
丞闕御史鄒魯覬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
家與鄉人訟魯卽誣喬新受賕曲庇吉取中旨下其
不復起十五年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爲彭韶
及喬新請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
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
老而彌篤御史鄒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辨恬然退歸
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
以壽吾師耳喬新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
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福建市舶中官死鎮守者

矣胡紘張嵩誣奏朱熹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
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傑復以爲
言乃贈太子太保予廕明年賜謚文肅喬新五世孫
源萬歷初爲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父紹宗號蓮峰
成化戊戌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學識才品當世
推重先生幼靈俊異常承訓過庭即有志聖學爲諸
生治尚書時即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略律吕直解見

者驚服宏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正德戊辰成進士
拜吏部考功主事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
私袖小帙竊視先生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
帙爲乃奪其帙封貯不檢都御史爲遜謝衆皆失色
謝文選太宰托意爲官擇人欲發視獻封先生執不
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
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瑾以鈔數
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歛餽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
其歛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堅假飯僧數千人
爲嘆服會
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鑲人聞之復大譟

先生迓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信之始獬梨日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爲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謫南太僕寺丞已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宜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九軍需衙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以學問相爲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爲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椒山楊先生

先生名繼盛字仲芳容城人明史列傳先生七歲失母庶母妬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親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節異行而識慶汪然涵養宏深持守堅定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未喻諸書傳世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二十一與先生同第進士爲工部主事權稅武林比及瓜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遣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既遷郎中以建言逮獄爲民嘉靖改元起山西左參議以病免尋卒年僅三十有六汝慶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爲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爲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椒山楊先生

先生名繼盛字仲芳容城人明史列傳先生七歲失母庶母妬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親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

業國子監徐階亟賞之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躪京師咸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爲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鬬繼盛抗疏極論盛以爲警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寇詭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興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羙衣媮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弊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陰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子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拔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竿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聶豹張時徹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宣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

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
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
之暨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貲諸生縣有煤山爲番
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
楊公即須我曹窰帳亦舍之況煤山耶番人信愛之
呼曰楊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
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謂南
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
事恨鸞歿已心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

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一歲四遷
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
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懼思
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
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
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
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
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
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
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
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
是懷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
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
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
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
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
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謀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
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

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擬
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
義子趙文華輩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
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
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
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
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鴫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嵩
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
鴫襲兄職又冒璦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

蹈掌工部總兵陳圭淳統後府巡按黃加桂亦縱亞
太僕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
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鶚先已下獄論罪贖
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鶚冒禽哈呀兒功世蕃亦得
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鶚矣及知陛下有疑鶚心復
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鶚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鶚是引
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倭答深入擊其橋歸此一
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
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紿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誤我

是候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
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紿事腐汝進劾嵩論
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
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
擢不論可否但衙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
得不廢制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捃剋百姓士卒
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
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
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諂疏排者黜逮夷齊守法度

者爲迂疎巧彌縫者爲才能厲節介者爲矯激善奔
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
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皆尚諂源之弗潔流
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
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
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
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
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
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
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婿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
賊嵩之瓜葛也長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
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
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饘相屬所有
愛憎授之論劾歷俸五六年無所匕鬯白郎擢京卿諸
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
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
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

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搆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於是尚書何鰲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領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

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聞人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霆霈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爲驅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頌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邽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窳盌手割腐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

斛山楊先生

先生名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人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二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晷資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每

之隴上耕卽挾册往意欣欣也居恒念人當以聖賢爲師一切不稟古昔何所稱宇宙間兄靖以掾誤羅法先生獨步百里外申厥寃遂並繫獄先生從獄中上書辭意激烈邑令見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講理學躬輦米往拜其門公聊先生貌行行壯也欲卻之久蓮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詮曰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既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門學者皆自以爲不及後與楊椒山稱韓門二楊云年踰三十督學澈石唐公始首拔爲邑諸生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食館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付以金客謝寡取先生峻不允乃敦請家止宿焉是秋卽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蒲國餽贈俱讓不受或以爲矯先生曰彼雖禮未幾母殁痞踰禮廬墓三年有冬筍馴兎之瑞來賓名重天子使吾獨不知自重天子使邪聞者嘆服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草疏將劾俱箠死獄中守益戒嚴人益爲先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公德洪工部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之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止者乃移疾歸

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
驩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錢先
釋獄先生願有以爲別錢曰靜中收拾精神勿使遊
放副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
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而乃日與周劉切劘修諸不
少輟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於易著周易辨錄及中
庸解若干卷諸所著作畧無憤悱不平語詩文倡和
亦世頗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二日上以受
蠶故放先生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
路水講學舟中逾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等

忤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卽日就道
親朋揮淚爲別先生無幾徵見顏面身幽圄扉者又
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上建醮高奕殿災火闌中
恍聞呼三人名氏者次日釋歸爲民上之聖明保全
諫臣如此旣歸教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疏粥敢
屢怡然自適已酉冬十月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七
病革時援筆自誌又憮憮以作第一等事做第一等
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誼先生爲人徑直不阿而內實

忠淳自少至老孳孳學問以韓苑洛馬谿田爲師以
楊椒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洪濱諸君子爲友
險夷如一初終不貳磨礲精光展拓胸次其所涵養
者誠深以故鼎鑊湯火百折不回完名全節鉥一
代不偶也彼世之浚夏寡蓄琭琭以氣節自多者視
先生當媿死矣先生沒若干年莊皇帝以世廟遺詔
贈光祿少卿錄其後萬歷時用禮官議諡忠介

先生名琛晉江人杜門獨學蔡忠介溝見其文異之
詹道嘗請論心烈曰孔門求仁未嘗出事外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清泉鄭先生

先生名曉字窒甫海鹽人明史列傳曉嘉靖元年舉
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職方主事日披故牘盡知
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强弱之數尚書金獻民屬撰九
邊圖志人爭傳寫之以爭大禮廷杖大同兵變上疏
極言不可赦張孚敬柄政畀之欲改慎勿輸林及言路
曉皆不應交惡歸久之不起許讚爲吏部尚書謂之

吏部歷考功郎中夏言罷相帝惡言官不糾劾部考
察去留大學士嚴嵩因欲去所不悅者而曉去喬佑
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大憾曉調文選嵩欲用趙文
華爲考功曉言於讓曰昔黃瞻爲文選謂李開先考
功皆山東人詔不許今調文華曉避位而已讓以謝
嵩嵩欲以子世蕃爲尚寶丞曉曰治中遷知府例也
遷尚寶丞無故事嵩益怒以推諝降官周鈇等貶曉
和州同知稍遷太僕丞歷南京太常卿召拜刑部右
侍郎俄改兵部兼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大江南北皆

中倭漕艘幾阻曉請發帑金數十萬造戰艦築城堡
練兵將積芻糗詔從之中國奸民利倭賄多與通通
舶人竄表者尤桀黠爲倭導以故營砦皆據要害盡
知官兵虛實曉懸重賞捕戮之募鹽徒曉悍者爲兵
增設泰州海防副使築瓜州城廟灣麻洋雲梯諸海
口皆增兵設堠遂破倭於通州連敗之如皐海門襲
其軍呂泗圍之狼山前後斬首九百餘城潰去錄功
再增秩三賚銀幣時城多中國人曉言武健才謫之
徙固無所逞甘心作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
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于其間禍滋大矣洪武

時倭寇近海州縣以高皇帝威靈兼謀臣宿將築城
練兵經略數年猶未乂安乃招漁丁島人鹽徒蜑戶
緒爲水軍三數萬人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之倭
始不爲患今江北雖平而風帆出沒倏忽千里倭特
華人爲耳目華人借倭爲爪牙非詳爲區畫後患未
易弭也帝頗採納之尋召爲吏部左侍郎遷南京吏
部尚書帝以曉知兵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尋拜刑
部尚書佈若圖大同右衛急帝命兵部尚書楊博往

督大師乃以曉攝兵部曉言今兵事方棘而所備龍
征京軍三萬五千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
歸之營伍帝立從之尋還視刑部事嚴嵩勢益熾曉
素不善嵩而其時大獄如總督王忬以失律中允郭
希顏以言事曉並子輕比嵩則置重典南都叛卒周
山等殺侍郎蔡懋官海寇汪直通倭爲亂曉置重典
嵩故寬假之惟巡撫阮鶚總督楊順御史路楷以嵩
曲庇曉不能盡法議者譏其失出云故事在京軍民
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問拟諸司有應鞫者亦參

送法司無自決遣者後諸司不復遵守獄訟紛拏曉奏循故事帝報許於是刑部間捕囚畿府而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檄州縣法司有追取毋輒發曉聞率侍郎趙大祐傅頤守故事爭存仁亦據律執奏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上曉疏辨激帝怒切讓遂落曉職兩侍郎亦貶二秩曉通經術習國家典故時望蔚然爲權貴所扼志不盡行既歸角巾布衣與鄉里父老遊處見者不知其貴人也

既卒于履淳等訟曉禦倭功於朝詔復職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履淳自有傳

按先生著述多若學錄徵吾編今言三書夫子爲下不倍之意也其古言有曰橫渠學術純于伊川子厚文者又譏朱儒大過又曰橫渠學術純于伊川子厚文章優於退之似皆爲公論又曰教即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此即本商書緝學半之意

仁卿唐先生

先生名伯元澄海人明史儒林傳伯元萬歷二年進士歷知萬年泰和二縣並有惠政民生祠之遷南京戶部主事進郎中伯元受業永豐呂懷踐履篤實而深疾王守仁新說及守仁從祀文廟上疏爭之因請黜陸九淵而躋有若及周程張朱五子於十哲之列祀羅欽順章懋呂柟魏校呂懷蔡清羅洪先王艮於鄉疏方下部旋爲南京給事中鍾宇淳所駁伯元請海州判官屢遷尚寶司丞吏部尚書楊巍雅不喜守仁學心善伯元前疏用爲吏部員外郎歷考功文選郎中俾尚書孫丕揚澄清吏治苞苴不及其門秩滿

推太常少卿未得命時吏部推補諸疏皆留中伯元已前言賢愚同滯朝野咨嗟由臣擬議不當所致乞賜罷斥帝不懌特允其去而諸疏仍留不下居二年甄別吏部諸郎帝識伯元名命改南京他部而伯元已前卒伯元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爲嶺海士大夫儀表

涇陽顧先生

先生名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明史列傳憲成萬歷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

若正病朝士羣爲之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
成手削去之若正卒改吏部主事詰告歸三年補驗
封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
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坐是失執政意給
事中陳與郊承風旨竝論起鳴自修實以攻自修而
庶起鳴於是二人竝罷并責御史科起鳴者四人憲
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被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稍
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廉第一
擢吏部考功主事歷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竝封王

憲成偕同官上疏曰皇上因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
三皇子竝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
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
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是也
待將來則非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
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自竝
封命下叩閽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
聖之上乎有天下者稱天子天之元子稱太子天
子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體也
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竝封三王元
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難乎其爲名有所係則
難乎其爲實皇上以爲權宜云耳夫權宜者不得已
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諸子爲藩王於理順於分稱
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逼所由生皇
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創其所
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
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
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啟萬世之大患乎皇后與皇上
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即
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
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爲母而後稱
子哉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召
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曰待嫡是未
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自竝
封命下叩閽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
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
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趣召乃排羣議而順上旨豈
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眞擔

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皇上神明天縱非瀏寵狎暱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即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悉在是矣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並封議遂寢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及南星被斥皆曰官聲穀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既而淮撫李三才被論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謝淮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王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餽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三百金不辦會時必設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即有志聖學暨倒籍里居益單精研究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泰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聲穀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

令改圖及受黃正賓賄其言絕無左驗光祿丞吳炯
上言爲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
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
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
事也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歿攻者猶
未止比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衞國本者發韓敬
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
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無
虛日借魏忠賢毒倭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
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
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弟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
耿介厲名節舉萬歷十二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
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冊爲皇貴妃廷
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
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
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
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二此厲之
專遂與陛下二二則易間一難圓也執政駁且恚置

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御史
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
之畧言寰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臣等自幼
讀書卽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汙聞瑞之
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
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
肯譙讓及得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
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
妄言時政南京大僕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

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
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
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諫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
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
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
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
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璁並以書生建
言未聞以爲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
三人遂廢寰復誣瑞及思孝其言絕狂誕自是獲罪

王畿講學舉萬歷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部
生平尚風節鄉邑有利害輒爲請於有司而後已東
林書院之會納陞與焉又與同邑史孟麟吳正志爲
龍澤大會東南人士爭赴之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
爭三王並封又爭拾遺事者戶部主事滌人貢嚴亦
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啟中贈允成納陞光祿少
卿嚴尚賓丞諸壽賢字延之崑山人既釋褐上疏願
放歸田力學十年然後從政章下所司寢不奏既斥
歸久之起南陽教授爲國子助教擢禮部主事戚

里中貴干請輒拒之遘疾請告歸授徒自給久之卒
彭遵古麻城人終光祿少卿

忠憲高先生

先生名攀龍字存之無錫人明史列傳攀龍少讀書
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歷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
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誣程朱章句請頒天
下攀龍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
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咎大學士王錫爵攀
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些大臣則孫
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
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頤曾乾
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
官張棟空署而遜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
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
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覲望
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
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
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
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
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
斥即使非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
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
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
諫諍之諝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
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者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
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罷斥果以爲
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

得毋內波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竟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魏鄭養性言張差梃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父閹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主劉保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人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僨原供明言李泳芳約如楨以應若崔文昇素為鄭氏腹心知先帝症虛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之罪與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文昇與刑用章國法疏入貴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繙孫慎行以紅丸事攻葵丘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引春秋首惡之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為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

賢爲惡而攀龍爲趙南星門生並居要地御史崔呈
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銜急
走忠賢所乞爲義兒遂摭謝應祥事謂攀龍黨南星
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
爲知府訐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
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
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
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閒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
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

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宮校因遣之出石戶移時諸子
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
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猶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
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
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其死
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
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謚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
仁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爲
主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
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攀龍創官之秋詔
毀東林書院莊烈帝嗣位學者更修復之

貞子曹先生

先生名于汴字自梁安邑人明史列傳于汴萬歷十
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淮南推官以治行
高第授吏科給事中疏劾兩京兵部尚書田樂那珍
及雲南巡撫陳用賓樂珍遂引去吏部郎趙邦清被

誣于汴疏雪之謂告歸僦屋以居不蔽風日起歷刑
科左右給事中朝房災請急補曠官修廢政遼左有
警朝議增兵于汴言國家三歲遣使者閱邊盛獎邊
臣功伐蟒衣金幣之賜官秩之增未嘗或靳今廢防
至此宜重加按問邊道超擢當於秩滿時閱實其績
毋徒備資俸坐取殊牙開府進吏科都給事中給事
中胡嘉棟發中官陳永壽兄弟奸永壽反訐嘉棟于
汴極論永壽罪故事章疏入會極門中官直達之御
前至是必啟視然後進御于汴謂乖祖制洩事機力
請禁之三十八年典外察去留悉當明年典京察屏

湯賓尹劉國縉等而以年例出王紹徽喬應甲於外其黨羣起力攻于汴持之堅卒不能奪以久次擢太常少卿疏寢不下請告又不報候命歲餘移疾歸光宗立始以太常少卿召至則改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佐趙南星京察事竣進左副都御史天啓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延推馮從吾以于汴副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從吾名位先已義不可越四辭不得遂引疾歸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辭不拜時紹徽應甲附魏忠賢得志必欲害于汴屬其黨石三畏以東林領袖劾之遂削奪崇禎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敕僚吏臺中肅然明年京察力汰匪類忠賢餘黨幾盡仕路爲清溫體仁訐錢謙益下錢千秋法司訊不得實體仁以于汴謙益座主也并訐之于汴亦發體仁欺罔狀帝終信體仁謙益竟獲罪先是詔定逆案于汴與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刑部尚書喬允升平心參決不爲已甚小人猶惡之故御史高捷史蘭素檢邪爲清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光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惡其人久弗咨

有古大臣風

忠節呂先生

先生名維祺字介孺新安人明史列傳維祺祖母牛氏以守節被旌父孔學事母孝捐粟千二百石振饑兩旌孝義維祺舉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兗州推官擢吏部主事更歷四司光宗崩皇長子未踐阼內侍導幸小南城維祺謁見慈慶宮言梓宮在殯乘輿不得輕動乃止天啓初歷考功文選員外郎進驗封郎中告歸開封建魏忠賢生祠遣書士大夫戒勿預忠

賢毀天下書院維祺立芝泉講會祀伊洛七賢崇禎
元年起尚寶卿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明年四月廷
議軍餉維祺陳奏十五事其冬奏防徼八事言陛下
初勤批答今或留中留中多則疑慮起當防一初虛
懷商榷及擬旨一不當改擬徑行豈無當執奏當防
二初無疑厭疑厭諸臣自取今且共襄並進當防三
初日御講筵今始傳免當防四初寡嗜慾慎宴游今
或偶涉當防五初慎刑獄今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頻
擊恐長偏詖風當防六初重廷推今開用陪非常典
當防七初樂讜言今或譴訶時及當防八帝優旨報
之三年擢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設會計簿鈎
考隱沒侵欺及積逋不輸各數十百萬大者彈奏小
者捕治立法嚴督屯課倉庾漸充條上六議曰稽出
入以杜侵漁增比較以完積案設本科以重翻覆時
會計以覈支收定差序以杜營私禁差假以修職業
帑家亦破弟維祜字泰孺由選貢生爲樂平知縣者
帝稱善卽行之六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浩
冒伍八千餘名請申飭江防鳳陵單外爲憂弗省八
年正月賊犯江北遣參將薛邦臣防全椒趙世臣戍
浦口世臣潰走南京震動鳳陽亦旋告陷大計拾遺

先生名龍正字惕龍嘉善人明史列傳龍正父于玉福建按察使龍正遊高攀龍門祟禎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宼蓋十一年五月燮蠲守心下詔修省有衷懇上帝語龍正讀之泣上養和好生二疏畧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皐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

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庸加派自可盡除然是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得耕若此數處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衍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果諭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云其冬京師戒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顒舉龍正从之刑部主事趙奕昌請訪求天下真賢才帝令奕昌自舉亦以龍正對帝皆不用龍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見是歲冬至大雹雨雹十三年二月

京師大風天黃日青淡旬不解龍正皆應詔條奏大指在毋言省刑十五年夏帝復下詔求言云拯困避殘不知何道龍正上言拯困避殘以生財爲本但財非折色之謂以折色爲財則取於人而易盡必知本色爲財則生於地而不窮今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皆損下之事聚斂之刑名也民日病國益由足臣謂宜專意繼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畿輔河南山東救災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糴或拜

爵或中監國家命脈不專猗數千里外之轉運則民龍正執常理而已翌日復進用人採本疏帝皆優答馬給事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言僞而辨又以進銀荒議爲陵競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爲吏部御史黃澍以僞學詆之十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用爲祠祭員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按龍正學言理醇而文粹范彪西謂作語録當以先生爲法

先生名善繼字伯順定興人明史列傳善繼祖父徵萬歷中進士授息縣知縣時詔天下度田各署上中下壤息獨以下田報曰度田以紓民乃病民乎調襄垣擢御史以言事謫澤州判官遷榮澤知縣未任而卒父正芳節自礪縣令某欲見之方輦田投鍤而往急人之難傾其家不惜遠近稱鹿太公善繼端方謹慤由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內艱除起故官遷左僉中絕廷臣數請發帑不報會虜東進金花銀善繼稽舊制金花貯庫備各邊應用乃奏記尚書

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汝華然之帝怒奪善繼俸一年趣補進善繼持不可以死爭乃奪汝華俸二月降善繼一級調外汝華體卒補銀進秦昌改元復原官典新餉連疏請帑百萬不報天啓元年遼陽陷以才改兵部職方主事大學士孫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閱視關門以善繼從出督師復表爲贊畫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將卒相勞苦拓地四百里收復城堡數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關四年累進員外郎耶中承宗謝事善繼亦告歸先是楊左之獄起魏大中子學洢左光斗弟光明先後投鹿太公家太公客之與所善義士客城趙善繼門詩入覲奄黨大譖謂閹部將提兵清君側嚴肯阻之獄益急五日一追賊搒掠甚酷太公人孫奇逢謀持書走關門告其難於承宗承宗善繼謀借巡視薊門詩入覲奄黨大譖謂閹部將提兵清急募得數百金輸之而兩人者即皆已斃矣王是善繼歸而周順昌之獄又起順昌善繼同年生善繼又爲募得數百金金入而順昌又斃奄黨居近善繼家難家子弟僕從相望於道太公曰吾不忍也崇禎元年逆瑞既誅善繼起尚寶卿遷太常少卿管光祿丞事再請歸九年七月

太清兵攻完與善繼家在江村白太公請入扞城太公許之與里居知州薛一鶚等共守六日而城破善繼死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曰嗟乎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死吾復何憾事聞贈善繼大理卿謚忠節敕有司建祠子化麟舉天啓元年鄉試第一伏闕訟父忠踰年亦卒薛一鶚字百當由貢生爲黃州通判荆

王姬誣他姬酖世子一鴞白其誣奄人傳太妃命欲
竟其獄卒百之遷蘭州知州州北有田沒於番吏派
其賦於他戶後田復歸為備卒所據而民出賦三十
年一鴞核除其害至是佐善繼城守遂同死

陶菴黃先生

先生名淳耀字蘊生嘉定人明史儒林傳淳耀為諸
生時深疾科舉文浮靡淫麗乃原本六經一出以典
雅名士爭務聲利獨潛溟自甘不事徵逐梁禎十六
年成進士歸益研經籍繼衲糲食蕭然一室京師陷
哭吉保舉知府未任卒享年僅四十有九其學于宋
尊宗考亭于明尊宗河津集明理學羣陽明於待入
之列嘗改陽明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
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語曰有
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求知善惡是格致存善去惡是誠意又嘗曰吾
學自有所受論心不雜佛老論政不道申韓論文不
昔班馬孔孟門中自作主宰著有論語說孟子說養
心錄心譜經世石畫諸書學者稱文敬先生

竹溪范先生

先生名宏嗣宇燿昆山西洪洞人萬歷壬子副榜崇
禎戊辰貢士官德州通判陞湖廣都察院經歷致仕
崇禎丙子奉旨起知縣辭歸講學教人專心讀書身
必書之凡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用自省改

體力行不急急語言文字所言皆布帛菽粟嘗曰世間除非人類不可化誨若具人體衣人衣食人食誰不願爲天地間好人幼而失兒教之壯而師友成之老而禮義維之今日能爲好人異日必爲好官能爲天下第一等人更勝爲天下第一等官著有人鏡三晉正學編晉國垂棘孝友集聰聖志雜俎諸書年七十餘設學肴稱正學先生

楊園張先生

先生名履祥字考夫一字念芝桐鄉諸生生明季早

向道初聞山陰劉念臺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既歸專肆力於孔孟程朱之書識日益精學日益大德業日益純大抵生平以切實爲已爲務庸言庸行慥慥不息間有所論皆關係社稷蒼生之至計陸稼書曰張考夫極稱實錄識陽明警敏機械之學使許孫荃造廬持金幣爲壽不受贈以詩請和亦不答題其門曰眞隱同里張讓伯枏成進士始受業爲弟子其學以主敬存誠爲功窮理守道爲務所著書皆端楷細字有大學直解一卷兩論輯說一卷詩經會編五卷尚書要義六卷春秋要義四卷小學句讀六卷

諸朱子與湖南諸公歸於思不出位莊敬持養涵詠有課程體驗有矩矱日用之間無非聖賢精義蘊爲思慮而見於動作也著有備忘錄經正錄近古錄見聞錄願學記訓子語喪祭雜說農書諸編

清　復齋王先生

先生初名建侯後改建常字仲復號復齋朝邑人明發撓擊案贈刑侍之孫從子父之寵鎮撫散官生先生十歲見背三歲已失母事繼母以孝聞年二十爲諸生學使汪喬年試取第一食餼三十時乃棄去

銳意聖學閉戶讀書凡六經子史濂洛關閩之書無不詳究家貧常不舉火而泰然自得造次必於禮與疏顧寧人寓華下慕之數以疑義相質富平李子德因爲華陰王山史宏撰數稱其名於當道作書責之學使許孫荃造廬持金幣爲壽不受贈以詩請和亦不答題其門曰眞隱同里張讓伯枏成進士始受業爲弟子其學以主敬存誠爲功窮理守道爲務所著書皆端楷細字有大學直解一卷兩論輯說一卷詩

先生名光地字厚菴號榕村清溪人人稱安溪先生
早歲志道由進士官大學士事業爲一代偉人終身
沈潛卷籍而自得於心箋疏六經各自成書其論學
有曰學之大綱凡三存實心明實理行實事又曰學
者自也自者聚也子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傅
說曰人求多聞學于古訓乃有獲孫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覓古之言學者如是
何近世之異也豈非釋老之餘酷乎又曰敬爲知行

之要先儒言靜不在敬之外外敬言靜者其放於寂
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是靜之本主一無適
靜在其中矣觀先生之言知先生學術之醇故學者
翕然師宗之昔以爲安溪先生今之程朱也其孫侍
讀清植梓其書凡四十二種門下多著聞人得正傳
者楊賓實先生爲最先生名時先世出關西後徙
江陰先生由翰林官至禮部尚書言動措施一不外
於孔孟嘗以事被譴人懼且不測而先生搆殘火治
詩禮如平時文貞薦以爲第一流人卒贈大子大傅

魏環溪先生

先生名象樞字環極蔚州人官刑部尚書謚敏果每
與孫徵君鍾元辨論理要初未議躋稼夫嘗劾之已
復舉爲御史上疏多闕靈興范庵西對
聖祖言先生與于北溟皆 本朝理學觀其與同年
張伯珩書云足下位居大僚宦成而歸移風易俗是
分內所當爲然必有事焉以修德爲體以講學爲用
以徙義改過爲工夫可以擴充德性可以維挽人心
可以變惜光陰可以啟發後學以此答天地之生成

酬君父之知遇報祖宗之培植謝友朋之期望足知
其學行矣著有寒松堂集

北溟于先生

先生名成龍山西永寧人康熙己卯副貢先生素以
帖括無益經濟遂專精經史之學于程朱源流尤多
發明爲諸生時已負大儒之望初授羅城令以清介
留歷陞貴州郡丞值麻城賊勢甚張有司惶懼議會
兵勦之先生獨慨然曰皆吾赤子也城不過數人耳
奈何因數人而殺千萬人宜撫不宜勦因單騎直造

賊壘責以大義賊皆投戈呼曰子青天玉我輩尚忍反乎皆就撫東山之亂先生則率義勇衝鋒力戰擒其巨魁餘黨悉平由是朝野欽爲異人及湖南干戈既息招集哀鴻使安畛隙供億軍旅不致驛騷既歷試大藩若楚若閩若燕悉稱　上旨撫直隸一時有包孝肅海忠介之稱節制兩江貪墨望風解印豪強梗化者徙境外奢侈踰者皆屏跡其戒餽贈禁加派輕火耗嚴保甲懲奸拐清營伍防盜役剔蠹政平鹽價種種良法皆在人耳目而於多士則純以愛養

爲心設立書院訓諸生以品行爲先卒之日士民若喪父母男婦童叟皆入署哀臨先生周身布被一牀而已所在皆建祠以祀訃聞　賜祭葬謚清端　上親譔文以表神道毛鶴舫曰公始仕羅羅烟瘴雜猺獞苦甚僕從皆死散公亦幾斃堅忍與民休息卒獲卓異麻城賊本妖人黃金龍匿劉君宇家聚衆已十萬先生往諭入門大呼曰太守來活爾山中人君宇避匿責之曰老奴豈有客至不設酒者君宇見泣訴盡降後獲金龍斬之平東山則勵請生吏卒鄉民擒何士榮等餘名籍悉焚之按察閻中叛逆新定下令募賊難民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著中公退食爭索果餌爲笑樂及長皆遣歸在兩江雖大位猶數微行諸豪見白髮偉軀者輒疑公公益自刻苦有于青萊之謠其歷任發奸伏尤如神黃州大盜竊宅野廟中公敝衣顓入伍憂姓名曰楊二旬日盡得其狀俱擒之賊至見狀皆驚服公酌酒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獻與訣別免刑汝舁棺至皆活埋之又營弁有弟夙無賴適寇歸而是夜軍餉盡劫執弟笞掠誣服連引十餘人問賊皆曰廉費已罄公謁撫軍曰數千金不應遽盡撫軍委吏鞫公秘其事越二日引衆因盡釋之見撫軍曰前盜非真因指麾下一校曰是盜窩餘盜進香木蘭山行且就縛亡何縛盜至訊賊果發之梭家封識尚如故子按先生以識胆輔其忠勤廉介百鍊之金已成於羅城爲令時實早成於讀書時閱政書八卷固皆理學之實用也

婁山范先生

先生名鄜鼒字彪西山西洪洞人竹溪先生孫也康

熙辛丑進士以奉母郁未應殿試丁未始試三甲需次知縣然受祖訓兼得辛文敬之傳又以侍母不急急仕進戊午名試鴻博辭弗赴日杜門理性命之業著其齋曰聖人可學而至閻希賢書院訂期講學四方從遊者甚衆康熙四十二年　聖駕西巡過洪洞名見　賜山林雲鶴四字一時大臣留贈甚多先生終身布衣礪食而砥行於鄉每冬施布施炭過歉施粥米族姻多賴以舉火有事鄉黨依爲保障又嘗增邑庠學田四十二畝並增隣邑趙城岳陽學田各十畝本里義田六十畝多刻勸善文警醒愚頑其著述最留意者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宗薛胡而閻王陳邑大姓爲助刻之後遂得呈　御覽其卒也門人私謚文介先生

榕門陳先生

先生名宏謀廣西桂人歷官兩粵及東吳總制所至虛心勤政尤以振興書院教士爲急撫陝西時延孫酉峯主講書院日與講四子書孫酉峯稱之曰先生隨地講學不爲高論每就科舉制義引後進漸入

因有覇商之志謂人疑此由看得志字小講四勿章復禮禮字即爲國以禮之禮其說之洞澈多如此爲制藝似西江而精密則自成一子爲古文似廬陵有逸氣著有蘭山明道閫中諸書院講義誤解康對山武功志注刪定對山集郡陽縣志成就閫中人士甚衆各以其才嘗曰吾門治古文之學者有韓城某某維商某治義理之學者則有臨潼某某云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頴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傅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綿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道遠攻與國軍未上會湖南荼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攝舊有議祉以備寇郡縣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

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與國地濱大江俗儉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主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實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閤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質處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華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不造于至精至粹之地

弗措也弟九部字子美其學淵粹晝之所爲夜必書其家累世同居制皆九部所定著有文集及州郡圖

明 康齋吳先生諸門人附

先生名與弼字子傳榮仁人明史儒林傳與弼父溥建文時爲國子司業永樂中爲翰林修撰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中歲家益貧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不倦正統十一年山西僉事何自學薦於朝請授青照堂叢書 初編 理學備考 副編 叁

以文學高職後御史涂謙撫州知府王宇復薦之俱不出嘗歎曰官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景泰七年御史陳述又請禮聘與弼俾侍經筵或用之成均教育胄子詔江西巡撫韓雍備禮敦遣竟不至天順元年石亨欲引賢者爲已重謀於大學士李賢草疏薦之帝乃命賢草敕加束帛遣行人齎勑徵聘與弼辭曰與弼山野之人不識時務過恩厚而與弼僻益力又疏稱學述荒陋不足以當之帝曰宮僚僊聞不必辭職文綺酒米矣實不能官也

族譜自稱門下士士大夫用此皆與弼後頗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與弼門人後皆從祀而與弼竟不果所著日錄悉自言生平所得其門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陳獻章婁諒次曰胡九韶謝復鄭伉胡九韶字鳳儀少從與弼學諸生來學者與弼令先見九韶及與弼發門人多轉師之家貧課子力耕僅給衣食成化中卒謝復字一陽鄖門人聞與弼倡道棄科舉業從之游身體力行務求自得居家孝友喪祭冠婚悉遵古禮或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詁訓

矣晚卜室西山之麓學者稱西山先生弘治末年卒年六十五鄭伉字孔明常山人爲諸生試有司不偶即棄去師與弼辭歸日究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事親孝設義學立社倉以惠族黨所著易義發明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多燼於火

克貞婁先生　子及諸門人附

先生名諒上饒人明史儒林傳諒少有志絕學聞吳與弼在臨川往從之二日與弼治地召諒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諒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身親之景泰四年舉於鄉天順末選爲成都訓導尋告歸閉門著書成日錄四十卷三禮訂訛四十卷謂周禮皆天子之禮爲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爲家禮以禮記爲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者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者總附二經之後其爲諸儒附會者以程子論斷之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採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棄書吳其學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爲居敬要旨然其時

胡居仁頗譏其近陸子後羅欽順亦謂其似禪學云子忱字誠善傳爻學女爲寧王宸濠妃有賢聲嘗勸王毋反王不聽卒反諒子姓皆捕繫遣文遂散軼矣門人夏尚樸字敦夫廣信永豐人正德初會試赴京見劉瑾亂政慨然歎曰時事如此尚可干進乎不試而歸六年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歲饑條上救荒數事再遷惠州知府投劾歸嘉靖初起山東提學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與魏校湛若水輩日相講習言官劾六學士桂萼諂連尚樸吏部尚書方獻夫白其

無私請引疾歸早年師諒傳主敬之學常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稱之所著有中庸語東嚴文集王守仁少時亦嘗受業於諒

方振楊先生

先生名兼豐城人明史儒林傳兼父崇永州知府受業吳與弼門人胡九韶兼承家學早以文行稱舉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卻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明年京師地震劾用事大臣五年以災異上六事一經筵停罷時宜日令講官更直待問二召用言事遷謫官不當假臺諫及登極以後三治兩浙三吳水患停額外織造四召林下恬退諸臣五剛法司條例六災異策免大臣末言遇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給事御史隨入駁正帝頗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兼請斥讒邪無爲所惑母喪服闋起任刑科請祀薛瑄取讀書錄貯國學明年三月有詔以下旬徇經筵兼言故事經筵一月三舉若以月終起以月初罷則進講有幾且經筵啓而後日講繼之今遲一日之經筵倒壞一旬之日講也報聞以父老欲便養復改南京兵

科中貴李廣死得廷臣逼賄籍言官劾賄者帝欲究而中止兼率同官力爭竟不納已請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居漢唐諸儒上闕里廟當更立木主大成本樂名不合誼法皆不果行遷南京光祿少卿正德初就改太僕歷順天府尹時京軍數出車費勒數千金兼請大與遞運所餘銀供之奏免夏稅萬五千石慮州縣巧取民財置歲辦簿吏無能爲奸乾清宮災極陳時政缺失疏留中明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上疏諫南巡不報帝駐南京命百官戎服朝見兼不可乞用常儀更請謁見太廟俱報許世宗即位就遷尚書兼與羅欽順善爲居敬窮理之學文必根六經自禮樂錢穀至星歷算數具識其本末學者稱月湖先生嘗以帝王之道莫切於大學自爲給事即上言進講宜先大學衍義自是首進大學衍義節畧帝優詔答之疏論大禮引程頤朱熹言爲證且言今異議者率祖歐陽修然修於考之一字雖欲加之於濮王未忍絕之於仁宗今乃欲絕之於孝廟此又修所不忍言者報聞入疏乞休至嘉靖二年賜

勅馳驛給夫廩如制家居二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克恭賀先生

先生名欽義州衞人明史儒林傳欽自少好學讀近思錄有悟成化二年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已而倆事陳獻章既歸肖其像事之卽治改元用閣臣薦起爲陝西參議機未至而母死乃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謂今日要務莫先經筵當博訪眞儒以資啟沃二薦檢討陳獻章學術醇正稱爲大賢宜以非常之禮進士奉使廣東受業陳獻章之門獻章語以主靜之學退而與張詡論難作靜思錄尋授吉安府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衣凍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朴陋乘一疲馬入望而敬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不辦一帷治眡汲水身自操作太守聞其營三日遣之還吏部以其貧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書言臣素貧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今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

聚衆劫掠顧相戒曰毋驚賀黃門欽聞之急諭禍福以身任之亂遂定欽學不務博涉專讀四書六經小學期於反身實踐謂爲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卒年七十四子士諮鄉貢士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終身不仕

時周陳先生

先生名茂烈莆田人明史儒林傳茂烈年十八作省克錄謂顏之克已曾之日省學之法也弘治八年舉進士奉使廣東受業陳獻章之門獻章語以主靜之

學退而與張詡論難作靜思錄尋授吉安府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衣凍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朴陋乘一疲馬入望而敬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不辦一帷治眡汲水身自操作太守聞其營三日遣之還吏部以其貧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書言臣素貧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今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

心力尚恐不及上頻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毋卒
茂烈亦卒茂烈爲諸生時韓文問莆田人物於林俊
曰從吾謂彭時也又問曰時周且曰與時周語沉疴
頓去其爲所重如此

元明湛先生

先生名若水增城人明史儒林傳若水弘治五年舉於鄉從陳獻章游不樂仕進毋命之出乃入南京國子監十八年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爲考官撫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此置第二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講學若水與相

應和尋丁毋憂廬墓三年築西樵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嘉靖初入朝上經筵講學疏請聖學以求仁爲要已復上疏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爲寒心亟請親賢遠奸崇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報聞明年進侍讀復疏言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崩川湧人饑相食殆無虛月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後親

賢之訓明醫不以深錮之疾而廢元氣之劑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以神聖學已遷南京國子監祭酒作心性圖說以教士拜禮部侍郎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上於朝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南京俗尚侈靡爲定喪葬之制頒行之老請致仕年九十五卒若水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獻章年九十猶爲南京之游過江西安福鄒守益守仁弟子也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憲老而不乞言慎毋輕有所論辨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爲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爲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爲求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物之說不可信者四又曰陽明與吾言心不同猶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說爲外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湛氏門人最著者永豐李懷德安何遷婺源洪垣歸安唐樞

懷之言變化氣質遷之言知止樞之言求眞心大約出入王湛兩家之間而別爲一義垣則主於調停兩家而互救其失皆不盡守師說也懷字汝德南京太

僕少卿遷字益之南京刑部侍郎垣字峻之溫州府
知府樞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事罷歸自有傳蔣信
字卿實常德人年十四居喪毀瘠與同郡冀元亨善
王守仁謫龍場過其地偕元亨事焉嘉靖初貢入京
師復師湛若水若水爲南祭酒門下士多分教至十
一年舉進士累官四川水利僉事邦播州土官賄貴
妖道士於法遷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廩羣髦士
其中龍場故有守仁祠爲擅祠田坐擅離職守除名
信初從守仁游時未以良知教後從若水游最久學

得之湛氏爲多信踐履篤實不事虛談湖南學者宗
其教稱之曰正學先生卒年七十九時宜與周衝字
道通亦游王湛之門由舉人授高安訓導至唐府紀
善嘗曰湛之體認天理即王之致良知也與信集師
說爲新泉問辨錄兩家門人各相非笑衝爲疏通其
旨焉

龍溪王先生

先生名畿字汝中山陰人明史儒林傳畿弱冠舉於
鄉跌宕自喜後受業王守仁聞其言無底滯守仁大

喜嘉靖五年舉進士與錢德洪並不就廷對歸守仁
征思田留畿德洪主書院已奔守仁喪經紀葬事持
心喪三年久之與德洪同第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
進郎中給事中成賢等薦畿夏言斥畿僞學奪賢職
畿乃謝病歸畿嘗云學當致知見性而已應事有小
過不足累故在官弗免干請以不謹斥畿既廢益務
講學足跡遍東南吳楚閩越皆有講舍年八十餘不
肯已善談說能動人所至聽者雲集每講雜以禪機
亦不自諱也學者稱龍谿先生其後士之浮誕不逞
者率自名龍谿弟子

心齋王先生　傳授諸人附

先生名艮字汝止明史儒林傳艮初名銀王守仁爲
更名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父竈了冬晨犯寒
役於官艮哭曰爲人子令父至此得爲人乎出代父
役入定省惟謹艮讀書止孝經論語大學信口說說
中理解有客聞艮言詫曰何類王中丞語艮乃謁守
仁江西與守仁辨久之大服拜爲弟子明日告之悔
復就賓位自如已心折卒稱弟子從守仁歸里歎曰

吾師倡明絕學何風之不廣也還家製小車北上所過招要人士告以守仁之道人聚觀者千百抵京師同門生駭異匿其車趣使返守仁聞之不悅艮往謁拒不見長跪謝過乃已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僇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說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於二氏艮傳林春徐樾樾傳顏鈞鈞傳羅汝芳梁汝元汝芳傳楊起元周汝登汝登蔡悉樾字子直貴溪人舉進士歷官雲南左布政使沉江士論邓鑑反詐降樾信之抵其城下死焉詔贈光祿寺卿予祭葬任一子官春宇子仁泰州人聞艮知之學曰以朱墨筆識臧否自考動有繩檢尺寸不踰嘉靖十一年會試第一除戶部主事調吏部縉紳士講學京師者數十人聰明解悟善談說者推王畿志行敦實推春及羅洪先進文選郎中卒官年四十四發其篋僅白金四兩窆友棺斂歸其喪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太湖知縣召諸生論學公事多決於講座遷刑部主事歷官國知府民兄弟爭產汝芳對之泣民亦泣訟乃已期開元會罪囚亦令聽講入觀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階遂大會於靈濟宮聽者數千人父艱服闋起補東昌移雲南屯田副使進參政分守永昌坐事爲言官論罷初汝芳從永新顏鈞講學後鈞繫南京獄當死汝芳供養獄中鬻產救之得減戍汝芳既罷官鈞亦赦歸汝芳事之飲食必躬進人以爲難鈞詭怪猖狂其學歸釋氏故汝芳之學亦近釋楊起元周汝登皆萬歷五年進士起元歸善人選庶吉士適汝芳以參政入賀遂學焉張居正方惡講學汝芳被劾罷而起元自如累官吏部左侍郎拾遺被劾帝不問未幾卒天啟初追謚文懿汝登揀人初爲南京工部主事榷稅不加額謫兩淮鹽運判官累官南京尚寶卿起元清修姱節然其學不諱禪汝登更欲合儒釋而會通之輯聖學宗傳盡採先儒語類禪者以入蓋萬歷世士大夫講學者多類此蔡悉字士備合肥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常德推官築郭外六隄以免水患指南京吏部主事累官南京尚寶卿移署國子監嘗請立東宮又極論礦稅之害有學行悟官情

仕五十年家食强半清操亮節淮西人宗之

瑞泉南先生雲林尚氏附

先生名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幼穎敏絶倫稍長讀書爲文即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并之語窮冠以古文辭鳴世人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如

京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貳之嘆曰此非眞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乃時時就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卽是我言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王公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于是閣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爲傳習錄序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

王公讀之嘆曰此非眞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推服因而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爲論良知肯甚密謂閣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溽溫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空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滄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投戎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涯涯前訪周公跡後編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

此相將而尤惓惓于慎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立蓋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爲宗旨以慎獨改過爲致知工夫飭躬厲行惇倫敘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略檢柙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必稱渭南元善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泉集若干卷行于世時有同州尚公班爵字宗周弭治甲子經魁次衢爲浙江參議公隨父任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縣鄠田先生謙通誌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著有小淨稿雲林集

門人及後嗣附

謙之鄭先生

先生名守益安福人明史儒林傳守益次賢字峻才弘治九年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數有條奏歷官福建僉事禽殺武平賊渠黃文勝焉家以孝友稱守益舉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出王守仁門以廷對第三人投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謁守仁講學於贛州宸濠反與守仁軍事世宗即位始赴官嘉靖三年二月帝欲去興獻帝本生之稱守益疏諫忤旨被責踰月復上疏曰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羣臣會議羣臣據學考滿入都即引疾歸久之以薦起南京吏部郎中遷南京禮部郎中州人立生祠以祀聞守仁卒爲位哭服心喪日與呂柟湛若水錢德洪王畿薛侃輩論

召爲司經局洗馬守益以太子幼未能出閤乃與霍
韜上聖功圖自神堯茅茨土階至帝西苑耕稼蠶桑
凡爲圖十三帝以爲謗訕幾得罪賴韜受帝知事乃
解明年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出掌南京翰林院
夏言欲逐之也御史毛愷請留侍東宮被謫尋改南
京祭酒九廟災守益陳上下交修之道言殷中宗高
宗反妖爲祥享國長久帝大怒落職歸守益天姿純
粹守仁嘗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
里居日事講學四方從遊者踵至學者稱東廓先生

居家二十餘年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
莊先是守仁主山東試堂邑穆孔暉第一後官侍講
學士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孔暉端雅好學初不
肯宗守仁說久乃篤信之自名王氏學浸淫入於釋
氏而守益於戒懼慎獨盡兢兢焉子善嘉靖三十五
年進士以刑部員外郎恤刑湖廣矜釋甚衆擢山東
提學僉事時與諸生講學萬歷初累官廣東右布政
使謝病歸久之以薦即家授太常卿致仕子德涵德
溥德涵字汝海隆慶五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張居

正方禁講學德涵守之自若御史傅應禎劉臺相繼
論居正皆德涵里人疑爲黨出爲河南僉事御史承
風指劾之貶秩歸善服習父訓踐履無怠稱其家學
而德涵從耿定理游定理不答發憤湛思自覺有得
由是專以悟爲宗於祖父所傳始一變矣德溥由萬
歷十一年進士歷司經局洗馬善從子德泳萬歷十
四年進士官御史給事中李獻可請預教太子斥爲
民德泳偕同官救之亦削籍家居三十年言者交薦
光宗立起尚寶少卿歷太常卿魏忠賢用事乞休歸

所司將爲忠賢建祠德泳塗毀其摹籍乃止

德洪錢先生 徐愛諸人附

先生名寬字德洪後以字行改字洪甫餘姚人明史
儒林傳王守仁自尚書歸里洪德偕數十人共學焉
四方士踵至德洪與王畿先爲疏通其大旨而後卒
業於守仁嘉靖五年舉會試徑歸七年冬偕畿赴廷
試聞守仁訃乃奔喪至貴溪議喪服德洪曰某有親
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畿曰我無親遂服斬衰喪
歸德洪與畿築室于場以終心喪十一年始成進士

累官刑部郎中郭勛下詔獄移部定罪德洪據獄詞
論死廷臣欲坐以不軌言德洪不習刑名而帝雅不
欲勛死因言官疏下德洪詔獄所司上其罪已出獄
矣帝曰姑朕命刑官毋梏勛德洪故違之與勛不領
赦何異再下獄御史楊爵都督趙卿亦在繫德洪與
講易不輟久之斥爲民德洪既廢遂周遊四方講肄
知學時士大夫率務講學爲名高而德洪畿以守仁
高第弟子尤爲人所宗德洪徹悟不如畿畿持循亦
不如德洪然畿竟入於禪而德洪猶不失儒者矩矱

云穆宗立復官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神宗嗣位復進
一階卒年七十九學者稱緒山先生初守仁倡道其
鄉鄰境從游者甚衆德洪畿爲之首其最初受業者
則有餘姚徐愛山陰葉宗逵朱節及應良盧可久應
典董澐之屬愛字曰仁守仁女弟夫也正德三年進
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良知之說學者初多未信愛
爲疏通辨析暢其指要守仁言徐生之溫恭葉生之
沉潛朱生之明敏皆我所不逮愛卒年三十一守仁
哭之慟一日講畢歎曰安得起曰仁九泉聞所言乎
率門人之其墓所酹酒告之葉宗逵字希淵正德十
二年進士官至四川提學僉事朱節字守中正德八
年進士爲御史巡按山東大盜起顏神鎮萋州縣十
數驅馳戎馬間以勞卒贈光祿少卿應良字原忠仙
居人正德六年進士官編修守仁在吏部良學焉親
老歸養講學山中者將十年嘉靖初還任伏闕爭大
禮廷杖張璁桂萼翰林爲外官良得山西副使謝病歸
卒盧可久字一松程粹字養之皆永康諸生與同邑
應典皆師守仁粹子正誼歷順天府尹應典字天彝

進士官兵部主事居家養母不希榮利通緝三十年
在官止一考可久傳東陽杜惟熙惟熙傳同邑陳時
芳陳正道惟熙以克已爲要嘗曰學者一息不昧則
萬古皆通一刻少寬卽終朝欠缺卒年八十餘時芳
博覽多聞而歸於實踐歲貢不仕正道爲毘安訓導
年八十餘猶徒步赴五峯講會其門人呂一龍永康
人言動不苟學者咸宗之董澐字子壽海寧人年六
十八矣游會稽肩瓢笠詩卷謁守仁卒請爲弟子子
穀官知縣亦受業守仁

先生名德泰和人明史儒林傳德甫冠舉鄉試之薦
州從王守仁學不應會試者再嘉靖二年策問陰詆
守仁德與魏良弼等直發師訓無所阿竟登第除知
六安州建龍津書院聚生徒論學入爲刑部員外郎
六年詔簡朝士有學行者爲翰林乃改德編修遷南
京國子司業作講亭進諸生與四方學者論道其中
尋改南京尚寶卿召爲太僕少卿以便養復改南京
鴻臚卿父憂服闋留養其母與鄉守益聶豹羅洪先

日講學以薦起故官累遷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
事府母憂歸服未闋卽用爲禮部尚書喪畢之官命
直無逸殿時儲位久虛帝惑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
說諱言建儲德懋請會有詔二王出邸同日婚德以
裕王儲貳不當出外疏言曩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
處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出外府今事與太祖
同請從初制帝不許德又言會典禮詞主器則曰承
宗分藩則曰承家今裕王當何從帝不悅曰既云王
禮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竟行冊立耶德卽具冊立
儀上帝滋不悅然終諒其誠婚亦竟不同日裕王母
康妃杜氏薨德請用成化朝紀淑妃故事不從德遇
事侃侃裁制諸宗藩尤有執或當利害衆相顧色戰
德意氣自如當是時德與徐階聶豹程文德並以宿
學都顯位於是集四方名士於靈濟宮與論良知之
學赴者五千人都城講學之會於斯爲盛德器宇溫
粹學務實踐不尚空虛晚見知於帝將柄用而德遽
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族人瑜字汝重亦學於守仁

守仁教之曰常欽然無自是而已瑜終身踐之舉於
鄉不就會試曰老親在三公不與易也母死廬墓側
虎環廬嘷不爲動歷官四川參議所至有廉惠聲年
近九十而卒

達夫羅先生　程文德附

先生名洪先吉水人明史儒林傳洪先父循進士歷
兵部武選郎中會考選武職有指揮二十餘人素出
劉瑾門循罷其管事瑾怒罵尚書王敞敞懼歸部趣
易姜循故遲之數日瑾敗敞乃謝循循歷知鎮江淮
安二府徐州兵備副使咸有聲洪先幼慕羅倫爲人

年十五讀王守仁傳習錄好之欲往受業循不可而止乃師事同邑李中傳其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即請告歸外舅太僕卿曾直喜曰幸吾壻成大名洪先曰儒者事業有大於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洪先事親孝父每肅容洪先冠帶行酒拂席投几甚恭居二年詔勃請告踰期者乃赴官尋遭父喪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遭母憂亦如之十八年簡宮僚召拜春坊左贊善明年冬與司諫唐順之校書翰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時帝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洪先等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遂除三人名洪先歸益尋求守仁學甘泉泊錄寒暑躍馬挽彊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至同年生楊名劾汪人才吏事國計民情悉加意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賦多宿弊請所司均之所司即以屬洪先精心體察弊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十石率友人躬身振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爲畫策戰守引

去素與順之友善順之應召欲挽之出嚴嵩以同鄉故擬假邊才起用皆力辭洪先雖宗艮知學然未嘗及守仁門恒舉易大傳寂然不動周子無欲故靜之言以告學人又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惟無欲然後出而經世識精而力鉅時王畿謂艮知自然不假纖毫力洪先非之曰世豈有現成艮知者耶雖與畿交好而持論始終不合山中有石洞舊爲虎穴葺茅居之命曰石蓮謝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戶初告歸過儀眞同年生主事項喬爲分司有富人坐死行萬金求爲地洪先拒不聽喬徵諷之厲聲曰君不聞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祿少卿益支莊程爲嘗之固辭不可隆慶初卒贈光祿少卿益文莊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初受業章懋後從王守仁遊登洪武榜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坐同年生楊名劾汪鋐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鋐罷量移安福知縣遷兵部員外郎丈憂廬墓側終喪不入內起兵部郎中擢廣東提學副使未赴改南京國子祭酒母憂服闋起禮部右侍郎俺答犯京師分守宣武門盡納鄉民避

冤者調吏部爲左巳改掌層事府三十三年供事西
苑所撰青詞頗有所規諷帝銜之會推南京吏部尚
書帝疑文德欲遣巳命調南京工部右侍郎文德疏
辭勸帝享安靜和平之福帝以爲謗訕除其名既歸
聚徒講學卒貧不能殮萬歷間追贈禮部尚書謚文
恭

思誠吳先生子仁疫附

先生名悌金谿人明史儒林傳悌嘉靖十一年進士
除樂安知縣調繁宣城徵授御史十六年應天府進
士試錄考官評語失書名諸生答策多議時政帝怒速
考官論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詔獄既官府尹孫懋
等下南京法司鞫得還職而停舉子會試悌爲舉子
求覓坐下詔獄出視兩淮鹽政海溢沒通泰民廬悌
先發漕振之而後奏聞尋引疾歸還朝按河南伊王
典樸驕橫悌遺書稱爲友悌報曰殿下天子親藩
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王愈憚之
夏言嚴嵩當國與悌鄉里嘗謁言衆見言新服宮袍
競前譽之悌邦立不進言問故徐曰俟談少問當以

政請言爲改容及嵩擅政悌惡之引疾家居垂二十
年嵩敗起故官一歲中累遷至南京吏部尚
胡松毛愷並以耆俊爲卿貳與悌稱南都四君子隆
慶元年就遷刑部侍郎明年卒悌爲王守仁學然清
修果介反躬自得爲多萬歷中子仁度請恤吏部尚
書孫丕揚曰悌理學名臣不宜循常格遂用黃孔昭
例贈禮部尚書謚文莊鄉人建祠與陸九淵吳澄吳
與弼陳九川並祀曰五賢洞學者稱疏山先生仁度
字繼疏萬歷十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三王並封議
起抗疏爭之久之擢吏部主事歷考功郎中稽勳郎
中趙邦清被劾疑同官鄧光祚等嗾言路憤激力辨
清被論後言路訐不已都御史溫純恚甚請定國是
以剖衆疑而深爲仁度惜仁度尋補南京刑部郎中
擢太僕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祗廉隅務蒸
愛與魏允貞齊名屆四年以疾歸熹宗初起大理卿

進兵部右侍郎復稱疾去再起工部左侍郎天啓五
年魏忠賢以仁度與趙南星楊漣等善勒令致仕尋
卒仁度名父子克自振勵鄒元標亟稱之

何黃兩先生 劉邦采等附

明史儒林傳何廷仁初名秦以字行改字性之黃弘
綱字正之皆雩都人廷仁和厚與人接誠意益溢而
弘綱難近未嘗假色笑於人然兩人志行相準廷仁
初慕陳獻章後聞王守仁之學於弘綱守仁征桶岡
詣軍門謁遂師事焉嘉靖元年舉於鄉復從守仁浙

東廷仁立論尚平實守仁歿後有爲過高之論者輒
曰此非吾師言也除新會知縣釋菜獻章祠而後視
事政尚簡易士民愛之遷南京工部主事分司儀真
權蕪湖稅不私一錢滿考卽致仕弘綱由鄉舉官刑
部主事守仁之門從遊者恒數百浙東江西尤衆善
推演師說者稱弘綱廷仁及錢德洪王畿時人語曰
江有何黃浙有錢王然守仁之學傳山陰泰州者流
弊靡所底極惟江西多實踐安福則劉邦采新建則
魏良政兄弟其最著云邦采字君亮族子廸受業守

仁歸語邦采遂與從兄文敏及弟姪九人謁守仁於
里弟師事焉父憂蔬水廬墓免喪不復應舉提學副
使趙淵檄赴試御史儲良才許以常服入闈不解衣
檢察乃就試得中式久之除壽寧教諭擢嘉興府同
知棄官歸邦采識高明用力果銳守仁倡良知爲學
的久益敝有以揣摩爲妙悟縱恣爲自然者邦采每
極言排斥焉文敏字直充父喪除絕意科舉嘗曰學
者當循本心之明時見已過刮磨砥礪以融氣稟絕
外誘徵諸倫理事物之實無一不慊於心而後爲聖

門正學非困勉不可得入也高談虛悟炫末離本非
德之賊乎曉字伯光舉於鄉後爲新寧知縣有善政
良政字師伊守仁撫江西與兄良弼弟良器良貴咸
學焉提學副使邵銳巡按御史唐龍持論與守仁異
戒諸生勿往謁良政兄弟獨不顧深爲守仁所許良
政功尤專孝友敦朴燕居無惰容嘗曰不尤人何人
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舉鄉試第一而卒良弼
嘗言吾輩見師伊輒汗浹背其爲兄憚如此良器字
師顏性超穎絕人雖宗良知踐履務平實良弼自有

傳頁貴官右副都御史

南皐鄒先生

先生名元標字爾瞻吉水人明史列傳元標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遊自有志爲學舉萬歷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兇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爲災民有竊蒿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獸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紿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僚與居元標處之怕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謫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疏劾罷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爲荆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奪荆州城北沙市地學謨力抗不予爲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荆州人德之稱沙市爲徐市居正素與厚萬歷中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召爲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禮部尚書自卯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

席書以言大禮故出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拜尚書延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撰壽宮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爲奪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災元標復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宴謂元標刺已怒甚降旨譴責首輔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學謨亦心慊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幾萬言文選郎缺員外郎尚書宗纘請用元標久不獲命纘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爲言帝怒詰責纘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譴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鉤黨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繼子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蹕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當讓特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

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識其首鼠元標
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
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支撐其間臣
嘗語朝士曰方今止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
濟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
無偏無黨之路柰何徙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
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
益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
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

有物議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
人竝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已請收
錄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沉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
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
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漸注三品崇秩昭陛下
褒尊耆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
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
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
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猝然
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既入都爲
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瀰留
大事令人闔棺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
輔方從哲不仲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
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
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訊問誰秉國
成而使先帝震驚奸人闖宮豺狼當路檢邪亂政從
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
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黃克纘希內廷意羣小和之而

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內格
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慎行及王紀俏逐元標
疏救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
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
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
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
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
忠賢方竊柄傳旨謂朱童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
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興治及允厚復交

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榮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童蒙等既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遷及忠賢得志三人並召還歲餘尤厚至戶部尚書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母死不持服爲忠賢建生祠與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並罷逆案云

子楠王先生　陳嘉謨附

先生名時槐安福人明史儒林傳時槐嘉慶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禮部郎中福建僉事累官太僕少卿降光祿少卿隆慶末出爲陝西參政張居正柄國以京察罷歸萬歷中南轅巡撫張岳疏薦之吏部言六年京察祖制也若執政有所驅除非時一概謂之閙察時槐在閩察中羣情不服請召時槐且永停閙察報可久之陸光祖掌銓起貴州參政旋擢南京鴻臚卿進太常皆不赴時槐卒同縣劉文敏

及仕徧質四方學者自謂終無所得年五十罷官反身實証始悟造化生生之幾不隨念慮起滅學者欲識眞幾當從愼獨入其論性曰孟子性善之說決不可易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更何從生且人應事接物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非善而何又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廢一要之居敬之精明了悟而言謂之窮理卽考索討論亦居敬中之一事敬無所不該敬外更無餘事也年八十四卒廬陵陳嘉謨字世顯與時槐同年進士爲給事中不附嚴嵩出之外歷湖南參政乞休歸專用力於學凡及其門者告之曰有塘南在可往師之塘南時槐別號也年八十三卒

瞿塘來先生

先生名知德梁山人明史儒林傳知德幼有至行有司舉爲孝童嘉靖三十六年舉於鄉二親相繼殁廬墓六年不飲酒茹葷服除傷不及祿養終身麻衣蔬食誓不見有司其學以致知爲本盡倫爲要所著有省覽錄省事錄理學辨疑心學晦明解諸書而周易

集註一篇用功尤篤自言學莫遂於易初結廬釜山學之六年無所得後遘客求溪山中覃思者數年始悟易象又數年始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之意又數年始悟卦變之非蓋二十九年而後書成萬歷三十年總督王象乾巡撫郭子章合詞論薦特投翰林待詔知德力辭詔以所投官致仕有司月給米三石終其身

汝極鄧先生 劉元卿等附

先生名元錫南城人明史儒林傳元錫十五喪父水

漿不入口十七行社倉法惠其鄉人已爲諸生遊邑人羅汝芳門又走吉安學於諸先達嘉靖三十四年舉於鄉復從鄒守益劉陽諸宿儒論學後不復會試杜門著述踰三十年五經皆有成書閎深博奧學者稱潛谷先生休寧范涞知南城時重元錫後爲南昌知府萬歷十六年入覲薦元錫及劉元卿章演於朝南京祭酒趙用賢亦請徵聘如吳與弼陳獻章故事得旨有司起送部試元錫固辭明年御史王道顯復以元錫元卿並薦且請倣祖宗徵辟故事無拘部試詔令有司問病痊可起送赴部竟不行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秦大夔復並薦二人詔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敦遣上道甫離家而卒鄉人私謚文統先生元錫之學淵源王守仁不盡宗其說時心學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卽無餘蘊力空九思四教六藝皆桎梏也元錫力排之故生平博極羣書而要歸於六經所著五經繹函史上下編皇明書並行於世元卿字調父安福人舉隆慶四年鄉試明年會試對策極陳時弊主者不敢錄張居正聞而大怒下所司申時

且令人密詢之其人反以情告乃獲免既歸師同邑劉陽王守仁弟子也萬歷二年會試不第遂絕意科名務以求道爲事歸累被薦乃召爲國子博士擢禮部主事疏請早朝勤政又請從祀鄒守益王艮於文廟釐正外蕃朝貢舊儀尋引疾歸肆力撰述有山居草遠山續草諸儒學案賢奕編思問編禮律類要大學新編諸書潢字本清南昌人居父喪哀毀血溢牖此洗堂聯同志講學輯羣書百二十七卷曰圖書編又著周易象義詩經原體書經原始春秋窺義禮記

劉言論語約言諸書從游者甚衆數被薦從吏部侍
郎楊時喬請遥投順天訓導如陳獻章來知德故事
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家卒於萬歷三十六年年八
十二其鄉人稱潢自少迄老口無非禮之言身無非
禮之行交無非禮之友目無非禮之書乃私謚文德
先生自吳與弼後元錫元卿潢並蒙薦辟號江右四
君子

孟仲許先生

先生名孚遠德清人明史儒林傳孚遠受學同郡唐

樞嘉靖四十一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就改吏
部已調北部尚書楊博惡孚遠講學會大計京朝官
黜浙人幾半博鄉山西無一焉孚遠有後言博不悅
孚遠遂移疾去隆慶初高拱薦起考功主事出爲廣
東僉事招大盜李茂許俊美禽俊黨七十餘輩以降
錄功賚銀幣旋移福建神宗立拱罷政張居正議逐
拱黨復大計京官王篆爲考功誣孚遠黨拱謫兩淮
鹽運司判官歷兵部郎中出知建昌府服闋集諸生
講學引貢士鄧元錫劉元卿爲友尋以給事中鄒元
標薦擢陝西提學副使敬禮貢士王之士移書當路
并元卿元錫薦之後三人竝得徵由孚遠倡也遷應
天府丞坐爲李材訟寃貶二秩由廣東僉事再遷右
通政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倭陷朝鮮議
封貢孚遠請敕諭日本禽斬平秀吉不從呂宋國酋
子訟商人襲殺其父孚遠以聞詔讞罪人厚犒其使
福州饑民掠官府孚遠禽倡首者亂稍定而給事中
耿隨龍御史甘士价等劾孚遠宜斥帝不問所部多
僧田孚遠入其六於官又募民墾海壖地八萬三千

有奇築城建營舍聚兵以守因請推行於南曰彭湖
及浙中陳錢金塘玉環南鹿諸島皆報可居三年入
爲南京大理卿就遷兵部右侍郎改左謫北部甫半
道被論乞休疏屢上乃許又數年卒於家贈南京工
部尚書後謚恭簡孚遠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
入佛者知建昌與郡人羅汝芳講學不合及官南京
與汝芳門人禮部侍郎楊起元尚寶司卿周汝登竝
主講席汝登以無善無惡爲宗孚遠作九締以難之
言文成宗旨原與聖門不異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

艮艮知即是未發之中立論主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時廓然寂然者而言之止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語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彼此論益龂龂而爭違撫福建與巡按御史陳子貞不相得子貞督學南畿遂密諷同列拾遺劾之從爭違遊者馮從吾劉宗周丁元薦皆爲名儒

西川尤先生　張後覺等附

先生名時熙字季美洛陽人明史儒林傳時熙生而警敏不羣弱冠舉嘉靖元年鄉試時王守仁傳習錄始出士大夫多力排之時熙一見歎曰道不在是乎向吾役志詞章未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授元氏教諭父喪除改官章邱一以致良知爲教兩邑士亦知新建學入爲國子博士徐階爲祭酒命六館士咸取法焉居常以不獲師事守仁爲恨聞郎中劉魁得守仁之傳遂師事之魁以直言鋼詔獄則普所疑時時從獄中質問尋以戶部主事權稅潼關課足而止不私一錢念母老乞終養歸遂不出日以修已淑

人爲事足未嘗涉公府齋中設守仁位晨興必焚香肅拜來學者亦令展謁晚年病學者憑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越繩墨自恣故其論議切於日用不爲空虛隱怪之談卒於萬歷八年年七十有八學者稱西川先生其門人孟化鯉最著自有傳張後覺字志仁茬平人父文祥由鄉舉官廣昌知縣後覺生有異質事親孝居喪哀毀三年不御內早歲聞良知之說於縣教諭顏鈞遂精思力踐偕同志講習已而貴谿徐樾以王守仁再傳弟子來爲參政後覺率同志往師之學益有間久之以歲貢生授華陰訓導會地大震人多傾壓死上官令署縣事救災扶傷人胥悅服及致仕歸士民泣送載道東昌知府羅汝芳提學副使鄒善皆宗守仁學與後覺同志善爲建願學書院俾六郡士師事焉汝芳亦建見泰書院時相討論猶以取友未廣北走京師南游江左務以親賢講學爲事門弟子日益進凡吏於其土及道經茬平者莫不造廬問業巡撫李世達兩詣山居病不能爲禮乃促席劇談飽蔬食而去平生不作詩不談禪不事著述行宇

遠近學者稱之爲邵山先生年七十六以萬歷六年卒其門人孟秋趙維新最著秋自有傳維新亦莊平人年二十聞後覺講良知之學遂師事之次其問答語爲邵山教言性純孝居喪五味不入口柴毀骨立杖而後起鄉人欲舉其孝行力辭之喪偶五十年不再娶嘗藥垣得金一簏工人持之去維新不問家貧或併日而食超然自得亦以歲貢生爲長山訓導年九十二無疾而終

鄧張兩先生

明史儒林傳鄧以讚字汝德新建人張元忭字子蓋紹興山陰人二人皆生有異質又好讀書以讚幼見父與人論學輒牽衣尾之問出語類夙儒父閔其勤學嘗屬之斗室元忭素羸弱母戒毋過勞乃藏燈蓐中侯母寢始誦十餘歲時以氣節自負聞楊繼盛死爲文遥誄之慷慨泣下父天復官雲南副使擊武定賊鳳繼祖有功已賊還襲武定官軍敗績巡撫呂光洵討滅之至隆慶初議者追理前失亡坐逮天復赴雲南對簿元忭適下第還萬里護行髮盡白已復馳詣闕下白冤當事憐之天復得削籍歸隆慶五年以讚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而元忭以廷試第一授修撰萬歷初座主張居正枋國政以讚時有匡諫居正弗善也稍疾歸久之補原官旋引退詔起中允至中途復以念母返再起南京祭酒就擢禮部右侍郎復就轉吏部再疏請建儲且夫斥三王並封之非中言中宮鍾愛元子其願早正春宮視臣民尤切陛下以厚中宮而緩冊立殆未諒中宮心況信者國之大寶建儲一事屢示吏稍將使詔令不信於天下非所以重宗廟安社稷也會廷臣多諫者事竟寢尋召爲吏部右侍郎力辭不拜以讚登第二十餘年在官僅滿一考居母憂不勝喪而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潔元忭嘗抗疏救御史胡涛又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修二南之化皆不省萬歷十年奉使楚府還過家省母既行心動輒馳歸僅五日母卒元忭奉二親疾湯藥非口嘗弗進居喪毀瘠遵守古禮鄉人多化之服闋起故官進左諭德直經筵先是元忭以帝登極恩請復父官詔許給冠帶至是復申前請格不從元

朴泣曰吾無以下見汶井矣遂悒悒得疾卒天啟初追謚文恭以讚元朴自未第時削從王畿游傳良知之學然皆篤於孝行躬行實踐以讚品端志潔而元朴矩矱嚴然無流入禪寂之弊元朴子汝霖江西參議汝懋御史

少墟馮先生

先生名從吾字仲好長安人明史列傳從吾萬歷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閹人修敕謁拒却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不去史廷議三案從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梃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訾之從吾言朱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閤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守仁當兵事倥傯不廢講學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擊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慮勿以人言爲不足畏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繼告歸起巡長蘆鹽政潔已惠商奸究歛迹既還朝適帝以軍政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慈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寶卿進太僕少卿竝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啓二年擢左僉都御史尋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梃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訾之從吾言朱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閤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守仁當兵事倥傯不廢講學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擊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慮勿以人言爲不足恤

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及爲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招撫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謚恭定

孟氏兩先生

明史儒林傳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孟秋字子成茬平人化鯉年十六慨然以聖賢自期而秋兒時受詩至桑中諸篇輒棄去不竟讀化鯉舉萬歷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時相欲招致之辭不往權稅河西務與諸生講學河西人尸祝之南畿山東大饑奉命往振全活多改吏部歷文選郎中佐尚書孫鑨黜陟名籍甚時內閣權重每銓除必先白化鯉獨否中官請託復不應以故多不悅都給事中張棟先以建言削籍化鯉奏起之忤旨奪堂官俸謫化鯉及員外郎

以南未有也我疆者秋別號也後起官刑部主事歷尚寶丞少卿卒秋既歿廷臣爲請謚者章數十上天啟初賜謚清憲化鯉自貢入太學即與秋道義相勗後爲吏部郎而秋官尚寶比舍居食飲起居無弗共者時人稱二孟化鯉之學得之洛陽尤時熙而秋受業於邑人張後覺時熙師曰劉魁後覺則顏鈞徐樾弟子也

子寬盛先生

先生名以弘字子寬潼關人萬歷中進士選庶常授

檢討八稱小翰林父訓字敏叔隆慶辛未進士入詞垣八稱大翰林少從馬文莊公游性仁孝年十七以父都尉德劉洛南盜死誓不與賊俱擒之歷官吏侍時議封倭訥抗言倭不退而求欵非情宜控要害集兵糧爲自治計倭果復叛訥文章爾雅節操清正主試最稱得人著有玉堂日記百餘卷定敏軒集八卷卒謚文定子覽承家學又嘗問業馮恭定既早發歷官國子監祭酒神宗末引疾歸光廟踐阼起吏部侍郎慨然以除濫才爲已任核名實抑躁競起用廢棄諸賢汲汲恐後嘉廟登極充日講官數陳經義因事開導能以至誠動人主有奏奉天毋教進自鳴鐘諸奇器者一切屏斥並勸帝鑑圖說講筵以貢法戒是時魏瑞竊政朝紳脂韋趨附致鯁鉉先生正色自立故不得以閣員用晉禮部尚書歸里憂鬱卒先生性孝友有休休之度尤嚴取與一介不苟兩世宗伯卒之日家無長物人咸稱之著鳳毛館帖四卷紫氣亭集十二卷中正學曲學眞儒僞儒辨實有補於道統

二曲李先生

先生名　字中孚盩厔人學者稱二曲先生父可從明季隨制府汪公喬年征闖賊戰亡於河南之襄城時先生尚幼家貧甚母彭撫之成人教以忠孝節義母子相依或日不舉火恬如也年十六閭里塾師無納聲樂之白母亦欲從師讀書而脩脯不具塾師無納者乃刻厲自學逢人問字正句家無書從邑藏書家借讀過目輒能解記經史諸子及二氏書數年無不貫穿忽悟曰學之道吾心而已豈他求哉由是學一以躬行實踐悔過自新反其性眞爲主嘗曰下愚與聖人本無異但蔽於物欲積而爲過其道在悔悔則改改而盡則本原復復則聖矣然悔過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必改也吾人不能如顏子必靜坐觀心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生平坎壈百端志略不移其始人多怪之至不敢與近久乃莫不信之雖兒童亦稱李夫子康熙乙巳母棄養哀毀骨立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服闋後之襄城求

交骨不得致祭招魂哀動閭邑邑人爲置塚立祠先生取塚土升餘還後裹人于其處樹松栢楸楊成林竪碑題曰義林春秋丁巳宰致祭士大夫歌詠其事有義林集生平足不及城市雖達官貴人造廬頗問無答拜者惟應同州諸耆儒請至同應前邑令駱公鍾麟守常州請至常應總制鄂公善閻中書院聘至會城其在同也李文伯馬仲足等年倍先生北面執弟子禮党兩一八十餘員雪履氷徒步就學一時極人文之盛問答載東行述其在常也講學明倫堂會者千人郡人詫爲江左百年未有盛事問答載南行述于是鄉郡爭邀仰若山斗毘陵鄭公珏有詩云斯文幸未喪絕學起閻西逖矣李夫子南遊震羣迷其在閻中書院也鼓蕩摩厲士習丕變論者謂其力破天荒默維人紀視馮少墟功爲尤鉅時鄂公以地方隱逸薦牽　旨促起以疾辭後數年當路又以海內眞儒薦又以疾辭辭不允絕飲食者五晝夜諸公知不可强乃以疾具覆歸至家下楗不復出戶竅壁以遏飲食即家人亦多不見已而　天子西巡欲見之以廢疾辭不至　特賜閻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亦終不肯而家貧如故督學許公孫荃劄俸爲易負郭田如顏子之數先生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既以無當身心不復示人而門下士錄其講學語爲二曲集鄠縣王心敬又錄其講四子書反躬切已要語爲四書反身錄

穆堂李先生

先生名紱字巨來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出李文貞公之門官直隸總督生平論學篤嗜象山得王文成公校定象山集爲之評點其言曰明陳建等詆陸子爲禪學實未究觀朱陸二家之書不知朱子晚年之教盡合於陸子先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門人包顯道傅子淵等而未及盡見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之說故其所疑爲過閒皆懸空立論未嘗實有所指其實指而出之者惟論對季隨書耳季隨書之駁出於語類門人所記容有僞舛而五劉之言履見筆札宜傳之俾天下後世公讀而並觀

且亦陸子經國大猷不可畧也若無極之說爲朱陸異同之始實則兩先生可以無辨益非辨其理特辨其辭耳此亦調停之說然於朱陸固見其詳也先生嘗劾奏李衛被譴刃加頸不易其辭此亦足見其學之所得矣著有穆堂初集二集

宋譜箋要

柘城王　錂長穎著

正宗

周敦頤　茂叔　道州營道人　濂溪　知南康軍

程顥　伯淳　明道先生　權御史

程頤　正叔　伊川先生　崇政殿說書

呂希哲　原明　榮陽公

邵伯溫　子文　大名府教授　著皇極經世註

張載　子厚　橫渠先生　崇文校書

謝良佐　顯道　上蔡人　與游酢楊時呂大臨號

程門四先生　著論語說

游酢　定夫　建陽人　監察御史　著中庸論語說

楊時　中立　將樂人　龜山先生　工部侍郎

文諫

呂大臨　與叔　藍田人　秘書省正字　著中庸

解略

尹焞　彥明　洛人　和靖　處士

張繹　思叔　河南壽安人

羅從彥　仲素　甬劍人　豫章先生

胡安國　康侯　崇安人　文定

劉子翬　彥沖　崇安人

胡宏　仁仲　五峯先生

李侗　愿中　南劍人　延平先生

張九成　子韶　開封人徙錢塘　宗政少卿　崇

國公　文忠

朱熹　徽國文公

張栻　敬夫　南軒先生　知江陵府

呂祖謙　伯恭　成公

陸九淵　子靜　金谿人　象山先生　文安

蔡沈　仲默　建陽人　九峯先生

楊簡　敬仲　慈谿人　慈湖先生　寶謨閣學士

眞德秀　希元　浦城人　西山先生　參知政事

文忠

吳澄　幼清　崇仁人　草廬先生　翰林學士

文正

薛瑄　德溫　河津人　文清

河東之學

張鼎　自在　侍郎　張傑　默齋　廣文

周蕙　小泉　布衣　李錦　芥庵　郡丞

呂潛　媿庵　司務　李挺　正立

楊應詔　天游

段堅　容思　郡守　王鴻儒　凝齋　文莊

薛敬之　思庵　郡丞　呂柟　涇野　文簡

張節　石谷　郭郛　蒙泉　郡守

三原之學　關學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名以氣節著

王恕　石渠　端毅　馬理　谿田　光祿

楊爵　斛山　忠介　韓邦奇　苑洛　恭簡

王之士　秦關　徵君

崇仁之學　康齋倡導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必敬義挾持明誠以進而後爲學問之全白沙亦出其門

吳與弼　康齋　聘君　婁諒　一齋　教諭

鄭伉　孔明　魏校　莊渠　恭簡

夏尚朴　東巖　太僕　胡居仁　敬齋　文敬

謝復　西山　胡九韶　鳳儀

余祐　訒齋　侍郎　潘潤　玉齋　廣文

白沙之學　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與陽明最爲相近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

陳獻章　白沙　文恭　張詡　通所　通政

鄒智　立齋　吏目　林光　緝熙　長史

李孔修　抱眞　布衣　何廷矩　時振　文學

李承箕　大厓　舉人　賀欽　醫閭　諫議

陳茂烈　時周　御史　陳庸　秉常　州同

謝佑　天錫　史桂芳　惺堂　運使

姚江之學　致良知之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門下各以意見擬和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學問思辨

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分曉之非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當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格物窮理之訓先知後行而必自爲一說耶天泉問荅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有善惡亦是善念惡念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卽此兩句也

王守仁　陽明先生　文成

徐愛　橫山　郎中　朱節　白浦　御史

王畿　龍溪　郎中　黃綰　久庵　宗伯

陸澄　元靜　主事　黃宗明　致齋　侍郎

程文德　松溪　侍郎　嵩表　鹿園

張元忭　陽和　侍讀　蔡宗兗　我齋　提學

錢德洪　緒山　員外　季本　彭山　郡守

董澐　蘿石　布衣　顧應祥　崇仁　僉事

張元沖　浮峯　中丞　徐用檢　海門　太守

王宗沐　敬所　侍郎　胡瀚　江右相傳之學

鄒守益　東廓　文莊　歐陽德　南野　文莊

羅洪先　念庵　文恭　劉邦采　師泉　郡丞

劉曉　梅源　縣令　黃宏綱　雒村　主事

陳九川　明水　郎中　魏良政　師伊　解元

王時槐　塘南　太常　陳嘉謨　蒙山　參政

萬廷言　思默　提學　鄒元標　南皐　忠介

宋儀望　望之　中丞　章潢　本淸　徵君

聶豹　雙江　貞襄　劉文敏　西峯　處士

劉陽　三吾　御史　劉魁　晴川　員外

何廷仁　善山　主事　魏良弼　藥湖　處士

鄧以讚　定宇　文潔　魏良器　盧山　臬長

劉元卿　瀘濱　徵君　胡直　衡谷　徵君

羅大紘　匡湖　給諫　鄒元錫　瑪應京　慕岡　僉憲

南中相傳之學

黃省曾　五岳　孝廉　朱得之　近齋　明經

薛應旂　方山　提學　查鐸　毅庵　副使

唐鶴徵　凝庵　太常　楊豫孫　幼殷　中丞

周沖　靜庵　長史　周怡　訥谿　太常

薛甲　畏齋　副使　唐順之　荊川　襄文

徐階　存齋　文貞

楚中相傳之學

蔣信　道林　僉憲　冀元亨　閻齋　孝廉

北方相傳之學

穆孔暉　元庵　文簡　孟秋　我疆　尚寶

孟化鯉　雲浦　尚寶　南大吉　瑞泉　郡守

張後覺　宏山　教諭　尤時熙　西川　主事

楊東明　晉庵　侍郎　馮從吾　少墟　恭定

粵閩相傳之學

薛侃　中離　行人　周坦　謙齋　縣令

泰州之學

王艮　心齋　處士　徐樾　波石　方伯

林春　東城　文選　羅汝芳　近溪　參政

耿定向　天臺　恭簡　焦竑　澹園　文端

方學漸　本庵　明經　祝世祿　無功　給事

陶望齡　石簣　文簡　王襞　東厓

王棟　一庵　教諭　趙貞吉　大洲　文肅

楊起元　復所　侍郎　耿定理　楚侄

潘士藻　雪松　尚寶　何祥　克齋　郎中

周汝登　海門　尚寶　劉塤　沖倩　太僕

甘泉之學

湛若水　甘泉　文簡　何遷　吉陽　侍郎

唐樞　一庵　主政　許孚遠　敬庵　侍郎

唐伯元　曙臺　文選　王道　順渠　文定

呂懷　巾石　太僕　洪垣　覺山　郡守

蔡汝楠　白石　侍郎　馮從吾　少墟　恭定

楊時喬　正庵　端潔

諸儒之學

方孝孺　遜志　文正　曹端　月川　學政

羅倫　一峯　文毅　莊昶　定山　郎中

陳選　克庵　方伯　張吉　古城　方伯
蔡清　虛齋　司成　羅僑　東川　參政
趙謙　考古　瑗山　黃潤玉　南山　僉憲
章懋　楓山　文懿　張元禎　東白　侍郎
陳眞晟　剩夫　布衣　周瑛　翠渠　方伯
潘府　南山　太常　舒芬　梓溪　文恪
羅欽順　整庵　文莊　崔銑　後渠　文敏
王廷相　浚川　肅敏　張邦奇　甬川　文定
徐問　養齋　莊裕　汪俊　石潭　文莊
何塘　柏齋　文定　黃佐　泰泉　文裕
張岳　淨峯　襄惠　李經綸　大經
顏鯨　沖宇　副使　郝敬　楚望　給事
李中　谷平　中丞　薛蕙　西原　考功
來知德　瞿塘　徵君　曹于汴　自梁　臺長
鹿善繼　乾岳　心節　呂維祺　豫石　忠節
吳執御　朗公　諫議　金鉉　伯玉　忠節
朱天麟　震青　閻學　盧宁　冠巖
黃道周　石齋　忠烈　金聲　正希　中丞

正修之學
李材　見羅　中丞
東林之學
顧憲成　涇陽　端文　錢一本　敬新　御史
顧允成　涇凡　主事　劉永澄　靜芝　職方
葉茂才　園適　侍郎　耿橘　庭懷
黃尊素　白庵　忠端　吳鍾巒　霞舟　宗伯
陳龍正　幾亭　中書　高攀龍　景逸　忠憲
孫愼行　淇澳　文介　史孟麟　玉池　太常
薛敷教　元臺　學政　許世卿　靜餘　孝廉
劉元珍　本孺　光祿　吳桂森　覲華　貢士
華鳳超　允誠　文選
夏峯之學
孫奇逢　鍾元　徵君　耿介　逸庵　僉憲
湯斌　潛庵　尚書　魏象樞　庸齋　尚書
許三禮　酉山　侍郎　張沐　仲誠　知縣
田蘭芳　簣山　文學　竇克勤　靜齋　檢討
蕺山之學

劉宗周 念臺 忠端

黃宗羲 梨洲 處士

宗譜纂要跋

道學列傳始於宋史至有明一代則梨洲先生明儒學案括其全茲自宋元以及 國朝支分派別綱舉目張名曰纂要良不媿也余藏之篋衍久矣今以蓄錄蓀猶是吾邑張損持太史手鈔本云乙丑仲秋震澤楊復吉識

珠中梓爰琴校字

觀感錄

盩厔李　容二曲編

心齋王先生鹽丁

先生名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業鹽不事詩書惟以販鹽爲務年近三十同鄉人販鹽山東經孔林謁孔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邪于是歸取孝經大學置其書于袖中逢人問字質義讀論語至顏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爲孔門高弟歎曰此

孔門作聖功夫非徒令人口耳也爲笏書四勿語朝夕手持而躬踐之里俗好奉佛先生準古乘禮思以易之令廢佛像崇儒教既而正德南巡太監矯旨索鷹犬于里橫甚里人惶惑追咎爲慢佛之報先生曰毋怖吾自當之躬往見太監爲先生言論丰儀所感嚴戢其下更與先生交驩擬薦先生于上尊顯之先生婉辭謝避焉一夕夢天鑒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手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次遂整布如故萬人歌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因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閒居仁三月半此先生悟入之始也是時陽明王公巡撫江西倡明致良知之學四方學者雲集先是塾師黃文剛江西人也聽先生議論詫曰我節鎮陽明公所論類若是先生訝曰有是哉方今大夫士汩沒于舉業沉酣于聲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論學如我乎不可不往見之吾將就其可否無以學術誤天下即買舟舜親往江西持悔濱生刺謁陽明至則由中甬踞上坐反覆辯論遂縱言及天下事陽明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某雖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陽明曰舜居深山與鹿豕木石游居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先生曰當時有堯在上陽明然其言先生亦心服陽明坐漸側講及致良知先生歎曰簡易直截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師事之舜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闇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先生復上坐陽明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爲苟從予所樂也乃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先生始大悅服竟下拜執弟

子禮陽明謂門人曰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爲斯人動心矣居七日聲歸省親既而復詣江西過金陵至太學前聚諸友講論時六館之士具在先生曰吾爲諸君發明六經大旨夫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心卽道道明則經不必用經明則傳復何益經傳印證吾心而已矣六館之士皆爽肰自失大司成汪咸齋延入問先生治何經先生曰吾治總經也聞者悚然至江西日侍陽明會陽明以外艱家居四方學者日聚其門先生爲構書院調度館穀以居而鼓舞開導

多委曲其開囿念與人爲善仁人之心一夫不向于善過在我也思以其道易之于是製輕車將周流天下先詣京師沿途講說人士聚聽多感動朝士以先生車服言論悉與時異相顧愕眙陽明聞之以書促歸還會稽自是斂圭角就夷坦嘉靖初陽明起制兩廣卒于師遺孤方二歲內變外釁禍機叵測先生往返數千里經紀其家爲之議姻托孤多方保全而還開門授徒遠邇皆至上自當道下至農賈莫不羣侍聽講人厭其欲有遜坐者先生曰坐坐勿過遜廢時

因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旨謂百姓日用條理處便是聖人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易失學者初見先生便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而生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欬顧盼使人意消巡撫劉節巡按吳悌皆特疏薦聞御史洪垣搆東淘精舍以居其徒御史陳讓按維揚訪先生至泰州病目不得行乃作詩呈先生稱海濱有高儒人品伊傅匹先生覽之笑謂門人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門人曰何謂也先生曰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又曰吾人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已大本達道洞然無疑有此權柄在手隨時隨處無入而非行道矣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使天下明此學則天下治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則遺其末矣皆小成也郡守托先生門人欲隆禮敦迎先生謂門人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致師而學

則學不誠矣往教則教不立矣使其誠能爲善則當
求于我又何以召言哉時大儒太宰湛公甘泉祭酒
呂公涇野宗伯鄒公東廓歐公南野咸嚴重先生而
羅殿元洪先尤數造其榻請益一日涕近時悔恨處
求正先生不荅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立此身便能
位天地育萬物病痛將自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
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
位天地育萬物欛柄明日復入見因論正己物正先
生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若
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已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
了百了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以安百
姓而天下平因爲大成歌以贈之略云始終感應如
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
隨時踐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
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洪先大喜而別亡何先
生寢病猶力疾與門人論學不懈諸子泣請後事先
生顧仲子襞曰汝知學吾何憂又問顧諸子曰汝兄
知學吾又何憂無一語及他事遂卒年五十有八門

人爲治喪四方會葬者數百人大學士趙貞吉誌其
墓戶部尚書耿定向傳其事提學御史胡植祀先生
于鄉賢馮天馭置精舍祠祭田定祀典兵備副使程
學博奉督撫檄建專祠于州西巡撫王宗沐吳桂芳
各捐俸置崇儒祠祭田大學士李春芳巡撫凌儒撰
祠記總督李燧修塋域尚書孫應魁祭酒敖銑給事
中黃直林大欽戚賢都御史耿定力周寀張元冲總
督毛愷廉使胡堯時太常卿郭汝霖巡鹽御史彭端
吾陳遇文謝正蒙張九功提學御史楊廷筠宋儀望
巡按御史黃吉士修撰焦竑知府朱懷幹推官徐鑾
等相繼置田肖像表章私淑萬秝十三年右諭德韓
世能工部郎中蕭景訓題請從祀孔廟二十七年大
學士沈一貫郎中田大年給事中王士性復請旨從
祀三十七年給事中曹于汴胡忻請旨待謚後欽謚
文貞四方縉紳凡宦于其地者莫不晉謁瞻禮祠宇
以時葺治春秋二祭有永無替

門人王棟曰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
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

其餘則皆樸茂無文之流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
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于是指此學
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
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崛起海
濱慨然獨悟直起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
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
見不煩口耳而二十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先
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

天臺耿氏曰先生爲學其發志初根本于誠孝以
悟性爲宗以格物知本爲要以遷善改過反躬責
已爲實際廓彼聖途至易至簡囘然孔氏正脈其
師表公卿下逮樵竪陶工有以也

或問南皐鄒子曰泰州崛起田閒不事詩書一布
衣何得聞斯道卓爾鄒子曰惟不事詩書一布衣
此所以得聞斯道也蓋事詩書者理義見聞纏縛
胸中有大人告之以心性之學彼曰予既已知之
矣以泰州之天靈皎皎既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
建明師證之宜其爲天下師也

東溟管氏曰道之至者曰惟仲尼以匹夫明明德
于天下無所倚焉故耳心齋之學蓋得諸此嗟嗟
以泰州一布衣直窺正脈師當代而風後賢彼獨
何人也哉彼倚勢傍吻者可以惕然省矣

海門周氏曰先生其東海之聖人矣乎先生自信
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
心同此理斷乎其不惑也豈不既聖矣乎吾觀
先生初過關里便奮然太息正德六年閒居仁三
月半此何等悟入乎力行孝弟體驗經書行住語
默俱在覺中此何等修爲乎陽明子曰此眞爲聖
人者也眞爲則眞聖矣又何疑哉

容按心齋先生不由語言文字默契心宗一洗
俗學支離之陋毅然以堯舜孔孟以來道脈自
任當是時雨化風行萬衆環集先生抵掌其間
啟以機鍵導以固有靡不心開目明霍然如梏
得脫如旅得歸門人本府同知周良相本州知
州朱簽刑部郎中董燧給事中聶靜文選郎中
林春等無慮數十百人咸承傳其學轉相詔導
而布政徐子直布衣顏山農尤最著子直之後
爲內閣趙文肅山農之後爲參政羅近溪何心
隱近溪之後爲少宰楊復所心隱之後爲錢懷
蘇爲程後臺後先相繼至今流播海內火傳無
盡先生之道彌近彌尊嗚呼盛矣先生嘗謂大
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立其身以爲天下國之
本則位有不襲時位者其樂學歌有云人心

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艮知還自覺
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示會純夫云只心有
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
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艮知一點分明明停停當
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皆本諸此言言透髓字字切實吾人所當服膺也

朱光信名恕草堰人受壓安豐日樵采易麥精擇精者供母而裹其糲粞爲糗以樵一日過心齋先生問
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裹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先生聞而奇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遡言可省也
道病不求求則得之不求則近非已有也恕味其語

感化遷善者甚衆有欲棄役就學者珠曰苟實心爲善在公門尤易施功何必棄役閒者歎服珠事親極孝母歿不能葬及期數日前啟壙得天全錢百緡珠號天泉適與錢合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後配享崇儒祠

道無往而不在學無人而不可苟辦肯心何論傭類若明祥者可以鑒矣安得各衙門吏書盡如明祥之操慨篤信則有益于官民有造于地方匪勞孰謂公門非行道之地耶

韓樂吾 窯匠

韓樂吾名貞宇以中興化縣人居蓬屋三間陶甓爲生理計給衣食供朝夕如常學使胡植數招見之匿不見學生常假貸于人爲甓甓坏爲雨壞負不能償并其蓬使故假往役詣下檄督之急乃勉用齊民禮服短衣

屋失之居破窰中聞樵者朱氏風從之學朱卒復受業于心齋仲子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嘗自咏曰三閭憂如也年逾三紀尚鰥仲子倡義屬門徒醵錢助之婚婦初歸與之約曰吾志希梁鴻吾不鴻若非汝夫汝不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買蒲令織鹽囊易糈以給朝夕久之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頗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畢與羣弟子班荆趺坐從容論學數日

興盡則拏舟偕之賡歌互咏往別村聚講如前踰數日又移舟隨所欲往蓋偏所知交而還見者欣賞若羣仙嬉遊于瀛閬閒也有縣令某聞而嘉賞之遣米二石白金一鋌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略曰儂窶人也承明府授餐拜領一石瓶貯以給數月饔飧餘一石分給親友以廣明府惠金惠過渥非窶人所堪承也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輔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也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太師李公春芳時休沐在里數招

春秋特祀仍從祀鄉賢有樂吾集行世

以陶工而提身號召隨在提撕翕然孚化者至千餘人非其與人爲善之誠烏能如是使士之知學者類皆如韓則斯道何患不若晝日世風何患不若陶唐邪噫

林訥商賈

林訥字公敏福建莆田人初卜賈淮南占者曰此去

平平乃有奇遇林異之遂往賈久之不甚售將歸途
逢韓樂吾聆其語有契于是再拜受學執侍左右隨
之棲陶嘉靖甲寅倭寇閩舉家就燼無所歸卒業于
仲子獨得其傳倡學海甸老而忘倦年八十有四卒
于東臺場門人劉源宅王嘉第壬元鼎等爲之持服
治喪謀葬安豐里配享崇儒祠

斯人頗有
韓氏風
夏雲峯農夫

夏雲峯名廷美繁昌人素事耕稼聞心齋之風而慕

之或教之讀書乃日取學庸論孟反身尋繹覺有會
處讀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者人也人原
是天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
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
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
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得曰日餘二
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
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人請其師曰小人
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詺復告曰我本以賣油
作此分別吾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
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一日自
下同志會有友詢艮知指意一友曰艮知非究竟宗
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廷美忽然起立抗
聲曰艮知曾有聲臭邪聞者霍然有省是時士大夫
咸知重學遞迎廷美澈會至則因人開發多所興起
耿尚書天臺一日問之曰子得此學如何作用對曰
某一農夫有何作用然至于表正鄉閭則不敢讓耿
爲之儼然及卒四方會葬者甚衆後崇祀鄉賢

剩夫陳先生賣油傭

先生名眞晟剩夫其字也泉州人父爲打銀匠攜先
生執業主人密爲防先生時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
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得曰日餘二
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
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人請其師曰小人
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詺復告曰我本以賣油
皆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也又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
苟不能自信本心剿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
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學道
之始不假外求

代父之業備日養耳專一于學則累我父須每旦二
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從進士唐泰治
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如吳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
舉子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
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
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
大學始知爲學次第讀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
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
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于
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

于一靜而主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
主于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
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
嘗語人曰人于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
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得旨禮部
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
竟寢問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
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
曰泉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太史張元禎止
布衣寤叩其所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
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如吳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
見也遂歸鎭海教人專以靜坐爲事卒後十年提學
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道傍以表題曰
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
學副使姚鏌祀于鄉賢

賣油傭自奮自立知行並進爲後儒知行合一
之倡卓哉又有王元章者以牧羊癡子見擯于
父執策映佛燈讀之躬修允蹈亦成名儒由斯
以觀迹曷嘗限人人自爲迹所限耳苟志于道
誕登
奚難

小泉周先生 戊卒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衞人後徙居泰州因
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成蘭州守
墩聞容思段公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
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坐講旣而以爲畏友有
疑與訂論焉段公勗以聖賢可學而至示以進修之
方段公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
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
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遂爲一時遠邇學者之宗

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
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
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其侯亦不能強遂親
送二子于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
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啟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學其
感發人如此後隱居泰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
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嘗遊
西安與介庵李公錦論學介庵由是大悟遂爲關西
名儒應州知州渭南薛思庵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
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觀感錄 卷第五 十七 世楷堂藏板
眙其議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
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段公至小泉訪之不遇留
以詩有歷盡嶢巖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
又贈以詩云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
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採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
須信無窮自古今欲攷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
尋又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
涵珠泗脈源源鼓動洛川波風涘些子無由入寒玉

一汎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何
大復謂先生于段公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
後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歷險
蹤訪沒于揚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後
崇祀鄉賢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思庵秦
州王爵

按小泉先生崛起行伍之中關洛閫絕詣以振
頹俗遠邇鄉風賢愚欽仰思庵薛子不遠數千
里從之學每晨候門躬掃坐榻跽而請教事之
唯謹卒得其傳爲一時尊儒其後呂文簡公又
問道于薛以集關中大成淵源所自皆先生發
之有功于關學甚偉然其初特一軍卒耳甚矣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觀感錄 卷第五 十八 世楷堂藏板
大人貴自立也

朱貧士綱巾匠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與
妻子織網巾爲生嘗併日而食晏如也從學少墟馮
先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獄
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奄奄待盡矣時獄廟有大戶
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爲粥以食蘊奇
知其故心計以爲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
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衆素詡蘊

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爲不可及因出其食
食之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孝廉劉必達
聞而異之因白于衙官始出其子子獄當路諸公及
士大夫有高其節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
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
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網則舉家縣罄矣
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甚欲分其一爲謝蘊奇
竟不之受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幾滅性秦
俗人死多用青鳥之說嘗于某日某時避殃殃謂死
者之魂來辟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者也而罹之者
凶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秦人多惑之蘊
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
此殃也吾又何爲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卒亦無
恙年五十一以布衣終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苟人
共稱之歿之日貧無以爲斂葬聞義而賻者幾數百
人始克襄事有子五人貧不聊生長安令修齡楊公
爲構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藍田令思軒梁
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廉憲祥宇李公各捐金

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行範俗閭者
莫不咨嗟太息以爲爲善之報而諸公之高誼尤近
世所罕覩風世勵俗功蓋不小云

馮子曰學問之于人甚矣哉朱生操行如是固天
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每赴余實慶之
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誚之以爲貧至此不聽講可
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當鮮衣華服以
飾觀美矣誚者語塞嗚呼死生亦大矣朱生死且
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哉傳云見利思義見危

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之矣

按天啟閒華州有張本德者初習釘鈸戮拜後以
彈帽爲業聞馮先生談學有感遂購先儒語錄以
潛體密玩每有所會輒舉以告人惟恐不同歸
于善嘗從都憲曹眞予先生學曹亟許可晚遊
憲副張忠烈公之門禮待有加張之諸子以德
非士流頗怪之張大聲斥曰汝輩名爲士流實
不知學渠雖非士流卻知學汝輩不以爲愧乃
反以爲怪邪德閎之愈感勵樂善慕義終身不
倦余自童年聞其人後質之同
蒲諸友信然聊附于此以示勸

二曲先生論學以清修苦行爲宗言性理出入朱陸閒所著觀感錄皆取儒先之砭礪學行而奮起于側微之中者首篇載新建高第弟子心齋王先生事甚詳所記夢扶天墜手整列宿覺而汗溢如雨心量洞明因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閒居仁三月半自此悟入云云此與金谿言鏡象整巷見黑帝慈湖聞竹聲而識萬物一體景逸宿旅店而悟宇宙皆心者蓋無以異然其紀錄之旨固實在于人倫日用閒精思力踐昭代叢書戊集補觀感錄跋 卷第五 而不墮于空虛是則讀書者所當盡心也癸卯季冬

吳江沈楙惠識

王世楷堂藏板

南行述

鄠縣王心敬爾緝纂

康熙九年冬十月既望先生赴襄城招魂
崇禎壬午二月太翁隨汪總制征闖賊于河南之
襄城師覆殉難是時先生尚幼母子不得凶問猶
日夜望其生還及聞賊入關乃始絕望居恆抱痛
思及襄城流涕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惟奉太翁
遺齒晨夕嚴事母歿奉以合葬曰齒塚服闋欲往
苦無資斧至是貸于鄉人得四金齋沐籲天哭告

母墓啓行

十一月初七日抵襄

是日抵襄之北郊訪太翁原寓主人求其指引不
得則訪襄人昔所痤戰亾之骨繞城徧覓滴血無
從乃爲文禱于社晝夜哭不絕聲淚盡血繼觀者
惻然邑宰張公諱允中聞而哀之詢知爲先生亟躬
迎入城飾館設宴先生以齋戒堅辭宿于社張公
亦爲文禱于社神越三日先生爲位于太翁原寓
致祭招魂以太翁出征時尚未命名自呼乳名以
告聞者莫不泣下哀動閭邑祭畢欲返適駱公遣
使來迎先生倡道于南先生意不欲往而襄之官
紳方謀爲太翁舉祠起塚以慰孝思先生念非旬
月可就遂南行以俟其成

二十五日宿六合

是日遇雨宿六合之南郭邸主劉安石色目人也
覩先生氣貌異之與之語則大驚徧告同類之掌
教者曰客學淵源洞天人之蘊者也相與瞻禮致
恭邀遊所奉之禮拜寺入門眾共拜天先生從容
散步而已因語以事天之實在念念存天理言言
循天理事事合天理小心翼翼時顧天命此方是
眞能事天若徒以禮拜勤渠爲敬天末矣然則拜
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繁則瀆終日欽凜勿縱此心
此心純一便足上對天心天無心以生物爲心誠
遇人遇物慈祥利濟惟恐失所如是則生機在在
流貫即此便是代天行道爲天地立心則其爲敬
孰有大于此者乎眾憮然拜謝歎未曾有于是退
而易席以待作禮問道徹夜不散黎明就程依戀

遠送

二十七日至揚州南郊謁范文正公祠祠有黃冠長眉皓髯與眾談道見先生入遜座揖談因問先生亦好此道乎先生笑曰日用常行之謂道吾性自降衷來五德具足萬善咸備率性而行自然愛親敬長保此不失自然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惟其自然所以為天下之達道切于人身日用之間無一時一刻而可離豈非常行之道乎若夫五金八石服養以練形抽坎填離結胎圖沖舉違天地常經乖人生倫紀雖自謂元之又元卻非可道之道眾謂先生所論固正然修行亦未可盡闕先生曰修者修其所行也檢點治去之謂修必有事焉之謂行吾人身心本粹白無染只因墮于氣習失卻本色若欲還我本體必須用功于日用常行間有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之行便是吾身之玷一一治去使所行皆天理此修行之見于外也反之一念之微覺有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之私即是吾心之疵必一一治去使念念皆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是脩行之密于內也內外交修行誼無忝存順沒寧何快如之眾躍然而起黃冠亦斂衽曰此中庸之道也

十二月朔抵常州

駱公出城郊迎館于府治之左先生喜寂厭囂移寓郡南龍興院郡人見其冠服不時相顧眙愕既而知為先生漸就論學至者日眾憧憧往來其門如市一時巨紳名碩遠邇駢集荅問汪洋不開知見戶牖不喧語言蹊徑各隨根器直指要津于是爭相請益所寓至不能容郡人詫為江左百年來未有之盛事宿儒吳野翁先生諱光太息曰斯道晦塞極矣今日之盛殆天意也巨紳有治宴延款者例不赴亦不報謁其荅眾要語從遊之士各有紀錄散言數則附此

千古聖賢皆從兢業中成吾人不眞實為已則已荀眞實為已須終日乾乾如涉春氷如是則天理常存而此心不死故區區嘗謂堯舜十六字心傳

須濟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十二字工
夫方有下落
此事須盡脫聲華一味收斂斂之又斂如枯木寒
灰一念不生則正念自現故學問不大死一番則
必不能大徹
先生因在座士友語及陽明之言天乃日人之一
身皆天也請問其故曰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持
足之運奔馳爲之哉自然而然莫非天也入宗廟
而生欽過邱壠而興哀知孝知弟知仁知義以至

應事接物皆非人爲事至念起自有照應不學不
慮本自渾然參以人爲則僞矣故僞字從人昔象
山門人侍坐于象山象山起門人亦起象山笑曰
還用安排否此正所謂不學不慮之實乃吾心本
有之天也若求天于天便遠了
一夕月下及門咸集茶罷請誨先生默坐良久眾
見其不語又請乃莞爾笑曰吾已講矣夫講之以
言何如其無言講之以口耳何如講之以身心之
爲得邪
今日吾儕切磋非是學聖賢講理學只要各人時
時澄心皮觀自認自勘自認則主人不昧自勘則
疵吝不容
先覺倡道皆隨時補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症不同
故投藥亦異孟氏而後學術墮于訓詁詞章故宋
儒出而救之以主敬窮理晦菴之後又墮于支離
葛藤故陽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當下有得
及其久也易至于談本體而略工夫于是東林顧
高諸公及關中馮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若

夫今日吾人通病在于昧義命鮮羞惡而禮義廉
恥之大閑多蕩而不可問苟有眞正大君子深心
世道志切拯救者所宜力扶義命力振廉恥使義
命明而廉恥興則大閑藉以不踰綱常賴以不毀
乃所以救世而濟時也當務之急莫切于此着腳便
義命廉恥此四字乃吾人立身之基一有缺焉則
基傾矣在今日不必談元說妙只要于此着腳便
是孔孟門下人否則萬語千言字字足以成經而
傳世吾不欲觀之矣

于出處進退辭受取與飲食男女閒見操持此處
不苟方可言道方可言學
一友謂世路崎嶇日趨日下柰何曰世路固日趨
日下而自己跟腳則不可不堅定中立不倚毫無
變塞方爲强哉能矯否則人趨亦趨隨俗浮沉見
紛華靡麗而悅遇聲色貨利而移如是則雖日日
講道德談性命不過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其可恥

爲何如邪

康熙十年正月朔設祭謝客

自寓龍興即以襄城公所製寬牌爲位安奉晨夕
焚香瞻禮是日設祭飲泣終日槩不見客

初三日吊烈婦海氏

海氏拒奸而死故吊之

初九日謁唐襄文公荆川祠

荆川曾孫雲客先生諱宇昭 間川先生諱宇量 咸隱居
不仕數詣龍興會先生請益是日集親知于祠宴
次問學

十一日駱公偕張別駕諱楠邀先生遊虎邱

姑蘇人聞之相與問學者甚眾二日始別眾依依
不舍顧雲臣寫先生像鄭素居諱珏題贊云其服
甚古其容舒其情甚深其心虛博聞多識不讀非
聖之書存誠主敬不求當世之譽遡洙泗之淵源
而繼濂洛之正統者斯爲二曲先生與

十四日旋寓

是時問學者絡繹不斷先生晝荅夜批暇無片晷
終日不暇一餐當事以其太勞約閒日統會于府
庠明倫堂及武進縣庠明倫堂上自府僚紳衿下
至工賈耆庶每會數千人旁及無慮數千人編流羽士亦環擁拱聽
教授王君諱邁教諭王君諱劉公錄兩庠稟語梓行
二十七日無錫宰吳公諱典莅同教諭郝君諱峻毓肅啓
奉迎

其畧云人南則道從而南幸紹前賢之蹟教善則
學從而善允稱多士之師無辜倒屣以迎其切摳
衣而待先生允焉月晦舟發二月朔至錫謁文廟
畢邀高忠憲公祠適公姪前學憲彙旃先生諱世泰 世
來謁遇之途遂陪先生瞻禮忠憲遺像徘徊徇難

止水不覺泫然學憲具宴以待先生以學憲克承家學紹東林墜緒遂相懽如平生

初二日吳公偕郝君設座明倫堂請先生開示是日闔邑紳衿咸集堂上庭墀環擁稠疊門外眾庶莫不遥望竊聽講畢吳公暨郝君梓其語以傳是爲錫山語要

初四日高學憲偕邑之名宿又設講座延先生大會于東林書院略具東林會語學憲梓行

初五日遊惠山

山麓有邵文莊公祠因便晉謁學憲語及文莊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之言先生曰斯蓋一時有感而云也假道學固可恥然使士夫而弗從事于學學焉而弗由于道立身行己無道無學亦豈得爲眞士夫乎自此言出而士夫之不學者得以借口自便流俗之醜正者得以借口肆詆矯枉過直所關匪細故言不可不愼也

初六日講學于淮海祠

燈巖秦子 諱松 偕 潛心陽明之學構願學齋肖像嚴事

事志篤力勤闇先生講學明倫堂趨赴拱聽又會講于東林徘徊不忍去是日同其兄對巖太史 諱松 暨諸同志各質所疑先生隨機響荅莫不灑然有契講畢具宴以待賡先生因曰常人本是聖人聖人亦是常人眾語次先生因曰常人本是聖人聖人亦是常人眾請其故曰常人不學不慮之良原各完完全全不少欠缺豈非是聖特各人隨起隨滅自汨其良自甘暴棄是以謂之常人聖人之爲聖非于不學不慮之良有所增加只是隨起隨著不使乖戾耳信得及時自然不枉了自家時在座有辨經書解義者謂之曰經書所載莫非修己治人之道皆前人苦心爲吾人晰疑指迷作路引也講明一程即行一程行了一程不妨再講一程若閉門安坐盤桓不行講了又講解過又解片刻可說萬里其實末移跬步此學人通患願相與力矯其弊

次晨秦子詣寓所致謝以緣表忱先生固辭秦子曰昔董蘿石之北面陽明夫子也捨一緣而前日某之誠積若茲縷矣乃許以師友之閒偕不敏獲

奉教于先生慰二十年之風心竊不揣鄙陋願附
斯義故亦以一緣爲敬而先生辭之其未許我乎
退而與陳子介夫諱世叙其荅語爲梁溪應求錄
梓行
初八日應江陰官紳之聘
瀕發吳公偕邑紳餞行于東林語及史學上下古
今靡不折衷吳公歎曰昔元明善謂與吳草廬言
如探澗海今先生不啻過之非世儒所能測也再
拜惜別傾邑瞻送是晚次澄江念及門徐斗一起

張子遂濬生吳英武邵公甫等追隨啫學爲立學
程數則陸孝標先生諱鍾鄉梓行次午抵縣邑宰周
公諱瑞岐偕學博郊迎
十一日開講于明倫堂聽者雲擁其荅問語要原冊
偶失僅存數則
孟子謂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余亦謂逸居而
不學則近于禽獸
學則天理常存而人欲弗雜不學則人欲易迷而
天理難復人禽之判判于此而已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必朝乾夕惕存
所固有日淘月汰去所本無一有縱逸便非及時
斯德無由進而業無由修人道或幾乎息矣
初八日應江陰官紳之聘
瀕發吳公偕邑紳餞行于東林語及史學上下古
今靡不折衷吳公歎曰昔元明善謂與吳草廬言
如探澗海今先生不啻過之非世儒所能測也再
拜惜別傾邑瞻送是晚次澄江念及門徐斗一起

孩提之不學不慮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
也
一士問格物曰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而知
爲主炯炯于心目之間具衆理應萬事與天地合
德而曰月合明運平晝夜而知即章首所謂明德
也格物格此而已此物明則知致知一致而意之
發動有善有不善便一一自知實實爲善去不善
便是明明德于意心有正有不正亦惟自知正其
不正便是明明德于心以此修身便是明明德于
身以此齊家便是明明德于家以此治國便是明

明德于國以此平天下便是明明德于天下若如
世儒之論格物要物物而知之是博物于天下非
明明德于天下
問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諸物故能知周乎萬物繼
算格物曰言及知周乎萬物甚妙蓋必智周萬物
始能經綸萬物物物處之咸盡其當而後可以臻
治平之效然遠取諸物必先近取諸身知明善誠
身爲本而本之本既格方可由本以及末察于人
倫然後明于庶物使萬物皆備于我何樂如之

十三日靖江尹鄭公 諱重 偕教諭袁君 諱元 來迎
是日宜興紳士從吏邑令學博肅啓奉迎先生臨
其邑講學而鄭公先至毘陵諸紳以江澗水險爲
慮深不欲先生行鄭公再四固邀次晨先生遂渡
日昃抵岸紳士迎者相屬于途抵館謁見者踵接
十五日鄭公設座于明倫堂延先生登座開示闔邑
紳衿畢至鎮將戎卒亦瞻禮傾聽門外觀者如堵
墻錄其荅問爲靖沙語要鄭公梓行
邑宿儒鄒錫簠 諱隆 號梅隱子聆先生講言私語

同志曰區區七十年來閱歷談道宗匠多矣痛切
蜚快言言血脈未有如關西夫子者也眞學人指
南不可以失俟衆退復偕同志趨館就教以所著
三教貌呈正先生閱訖笑曰三教貌貌也三教之
神非貌所能貌也即貌其神而一一畢肖究于自已
安身立命何關翁年踰古稀此非所急盍于當急
者是急乎鄒竦然再拜請示遂告以反已自認之
實于是深慶晚始有聞知所歸宿附于及門之末
先生連旬講授晝夜無暇勞劇疾作次日紳衿公
席請講力辭旋郡屬邑惜別送至江岸江陰官吏

師生維舟南岸以待固邀入城弗許父老擁舟請
留一言以當晤對先生大書安分循理并勤儉忍
三字以貽之衆懽呼而退
無錫江陰靖沙之講會畢邑宰及學博鎮將并士
大夫感先生闡明絕學大有造于地方各具禮幣
展謝先生槩卻未嘗納一錢一物衆引交以道接
以禮雖孔子亦受爲言先生笑曰僕非孔子況孔
十子家法吾人不效者多矣豈可偏效其取財一事

眾不能强

十八日抵龍興舊寓疾

客至槩不之見其往來楊前盤桓者唯楊雪臣先生諱瑀龔浪霞先生諱百藥陳椒峯先生諱玉基馬一庵先生諱負圖潘易庵先生諱靜觀楊陟瞻先生諱球暨弟逢玉先生諱珊唐雲客崑玉并吳野翁鄭素居諸名德既而疾日甚門人吳濬長發祥率其弟發育子英武晝夜侍側延醫調理藥必嘗而後進扶掖備極勞瘁陸孝標以客猶不止遂密昇先生至其家塾聲言業已歸陝于是來者始息得以意靜養其子士楷偕甥張涵生濬生躬侍湯藥楷姻楊孝廉亭玉諱珂時時過從証學其弟虞玉諱琯善醫因爲之診調居旬日疾愈士楷以聖學宗傳一書海門周于著傳呈正先生謂之曰聖學宗傳一書海門周于著也周子學見其大故其論撰多于向上一機三玅意焉是編上自羲皇下自明儒凡有得于性命之微而不依傍前人口窃妙發心得者咸纂入之而評釋于其下其梏梏于文義者驟閱之固足以解

縛而啓悟顧去取弗嚴引叙失中中閒如趙文肅之生憶宿命及無垢慈湖諸人過高之論初學見之未免滋惑其爲勸者固多而其爲害者亦復不少余嘗謬不自揆欲刪正而未遑後之覽者尚知鑒哉

涵生季父兼山北面問道持所錄愼獨說就正先生笑曰愼獨乎獨愼邪知愼獨獨愼之義而後愼可得而言也請問之曰愼之云者藉工夫以維本體也獨愼云者卽本體以爲工夫也藉工夫以維本體譬之三軍然三軍本以聽主帥之役使然非三軍小心巡警則主帥亦無從而安非主帥明敏嚴整則三軍亦無主誰爲之馭因問主帥曰卽各人心中之一念惺惺者是也此之謂一身之主再無與偶故名曰獨愼之者藉巡警以衛此主也然主若不明雖欲愼誰爲愼吾故曰愼獨獨愼之義明而後愼可得而言者此也兼山躍然曰由先生之言觀之覺從前紛紛之說眞苦射覆而今而後知所從事矣遂再拜而退

初三日朔旋龍與舊寓
杭州西湖比邱素懷春初嘗謁先生于虎邱聽講
有感自是徘徊不舍隨卓錫龍興寓先生舍旁時
時竊聽荅眾之言繫節嗟歎自謂生平偏參名宿
至此方獲聞韶言言透頂語語當機儒由之固足
盡性至命釋由之未始不可明心見性範圍三教
而無遺金湯五常而愈峻老僧法嗣雲仍雖不能
如德公之見化于魯齋謝遣生徒然從此佩先生
大中至正之訓不敢于日用平常外別涉荒幻矣

是日接見喜甚慰問畢次晨告別持卷丐題以識
不忘先生雅不與二氏作緣辭焉退而求得門人
所梓先生傳心錄珍襲以歸
鄭素居吳野翁咸年倍于先生時趨侍問道執禮
甚虔至是又偕其同社四老晤言先生諗之曰流
光迅速歲月有限緊做工夫勿自悠忽所謂工夫
非是無生有只要有歸無惟將平日所蘊一切放
下閑思雜慮盡情屏却務令此中空洞虛豁了無
一物便是工夫便是得力若再有工夫可進得力

可言非誑即妄諸老感謝
學人有寫先生像者唐雲客爲之贊曰粵我襄文
斯文是仔追我奉嘗先訓克持或聞或見小子竊
有感自是徘徊不舍隨卓錫龍興寓先生舍旁時
時竊聽荅眾之言繫節嗟歎自謂生平偏參名宿
知五十餘禩此道寖微守先待後乃在關西亶曲
先生三千里至異代同方特咨先世嗟余後昆感
惶無似仰止泰巖望洋海澨古貌古心主靜爲事
詎敢讀辭庶託聲氣疇附姓名曰毘陵齊謝遣生徒然從此佩先生
先生邱壠與思擬期西返駱公自正月中旬丁內
艱不獲時至龍興唯時令子婿通起居至是哀服

稽顙函丈泣留郡人聞之如有所失咸皇皇挽留
潘易庵亦出山固留繼之以書曰竊聞大道之興
廢全賴唱導之一人此一人者固造物篤生以爲
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一切人起死回生者也先
生嵎起閩中倡明正學從姚江旰江以溯濂洛關
閩以遡源于洙泗其制行之高任道之勇不啻泰
山喬嶽豈非造物篤生以爲後學倡導之一人哉
道駕甫到敝邑春風一披勾萌畢達上至達官貴
人下逮兒童走卒無不傾心歸命自非一點眞機

致舞何以致此此山野觀所竭蹶而未遽望塵而
恐後者也夫斯人皆吾與宇宙總一家亦何必終
日戚戚思戀故鄉棄從遊于中道邪先生告以久
違先壠痛切于心言與淚俱易庵亦泫然無語眾
知不能留相與惜陰款聚晝夜盤桓
時餞者環擁纔纔自寅至未始獲解維操舫而送
汎蔽水面先生力辭次晨始別陸孝標率其子士
楷甥張濬生隨至丹陽大慟分袂吳濬長獨涕泣
追隨逾京口渡大江歷瓜洲抵維陽始肯像拜別
嗚咽不自勝

諸名公撰文賦詩以記其事者甚眾不能備錄聊附數首以見其槩餘具全集

嘗厓李先生之來毘陵也毘陵之人從之者如歸
市是何毘陵之人聞道之速向道之篤乎抑先生
之德有以人人之深而聞聲響應不介以孚也竊
而送先生者有裹糧買舟而送于數十里或百里
之外者有牽衣泣下不忍別去者有願隨至關中
受業者非先生之德果有以人人之深而能至此
靜爲基以敬爲要以返已體認爲宗以悔過自新
邪先生以康熙九年十二月朔來毘陵以十年三

月六日去勉留于毘陵者凡兩月往來于梁溪荆溪陰靖江之間凡一月毘陵之人物大略可覩矣自此毘陵人士循循好學慕道不倦人心風俗一大變焉則先生與郡伯功豈在孟子下乎

岳宏譽

古今有治統有道統治統不可一日無人而道統與治統嘗相爲盛衰而終不可一日無人而道統與治統始故治統開道統始開而道統盛治統盛道統愈盛治統之大成集于孔子至程朱而繼其統然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而道統之中又有治亂焉正學出而反經與行道統之一治也僞學出而近理奪朱道統之一亂也道統亂而以學術殺人心孟夫子所以不得已而好辨也近今以來學之不講知有利不知有義偶一齒及不以爲迂則以爲腐眾少年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卽求一假道學亦不可得矣況乎其眞者邪遁鄙性實迂且腐不能詭隨生歸而與關中諸子力扶正學以天下爲己任道統盛治統愈盛猗與休哉光敬書此俟諸同人拜

世楷堂藏板

生倡道關中一掃從來支離破碎舛空寂之病以致知力行爲教而敎行俗美馮翊翛翛皆爲鄒魯我郡侯駱公正誼明道嘉惠江南後學敦禮先生來遊于茲俾人人沐春風化雨中甚盛典也而先生之以省墓遄歸攀留無策諸同人謀所以送先生者而問于余余曰孟子之在當時道統有其寄先生之在今日道統又有其續而天下之山東有岱宗西有華嶽抑吾聞山曲曰盩水曲曰厔二曲之閒先生產焉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太華石樓蒼巖翠璧層折而盤旋澧涇河渭碧水澄瀾滽洞而滄蕩其靈秀淑清之氣滙聚于斯則岱宗之生孟子華嶽之產先生豈非卓然兩絕千古者哉而予夢想數十年尙不得登明星玉女之峯搔首問青天悵迷途罔知適從也而一見先生如見太華焉異日策杖而往執圖書一卷問津于二曲先生其攜我上希夷之峽乎先生歸矣治統開道統始開先生歸而與關中諸子力扶正學以天下爲己任道統盛治統愈盛猗與休哉光敬書此俟諸同人拜

送先生而爲天下賀

吳光

辛亥履端有告予者曰關中李先生至此郡之人爭識之子獨無意乎予曰李先生爲誰曰太守所師也予聞而謝之既又曰先生幼孤克自樹立北方之學者也予聞而異之既又曰衣冠極古操履甚嚴斯世之砥柱也吾道之楷模也且曰郤葉太守之聘幣辭白撫軍之薦剡者也予乃聞之而起敬曰異哉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將識之雖然猶未敢以人言而遽信也及得先生所著匡時一冊則以講學爲首務也其言多推許陽明子之言也予作而曰異哉講學之事末世所諱乃以爲匡時之要耶陽明之學尤今人所諱乃舉其言而是信是崇邪李先生者吾將識之矣雖然猶未知其所自得者何如也既而又得先生所著學髓則以本原示人而繼之以持循之法者也予更作而曰異哉言學者多矣求其爲知本者幾人哉知本者閒有之矣求其知而能行且亟以之覺人者又幾人哉然則李先生者雖在數千里外猶當閒關以識之況儼然在望而可咫尺失之邪于是齋宿而造其館舍望其容益如也即其言粹如也觀其動作威儀彬彬如也聽其語則又秩秩而莫可淆也浩而莫可窮也其所論學上者語上下者語下老者壯者少者各隨其宜因人以立教者也予不覺恍然自失退而歎曰異哉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黨之幸也于是往而聞之兄聞之弟聞之友生攜吾子若侄日就教子先生先生亦以瑀所志所學皆同而加之以惘款之辭且以吾二子之少而可進也又往往于稠人之中而申之以策勵鼓舞之辭異哉吾毘陵之去蓋屋不下數千里胡乃天作之合使吾父子得見先生而蒙先生之惠愛如此也逾五旬而先生行溯行執吾子之手而諄諄語之曰吾行矣不復時時晤言矣雖然此心神交千里如一日也吾十餘年後聞東南有人傑必二子矣吾父子聞言感而欲泣胡先生屬意至誠惻怛至此也因顧二子曰小子識之其勿忘先生之言

嗟嗟先生行矣後晤何期有叩先生之所居之區爲
他日造訪之謀者先生不荅但曰吾茲之出不獲
已也今而後當處亂山虎豹之中閉戶不出以全
吾身不復爲世所物色相見之期未可量也嗟乎
哉先生之藏修也以不求聞達爲心先生之此出
也以覓父遺骸爲念先生之甫出而遽歸也斯實
遯世不悔不見是而無悶者其爲人顧何如哉于
先生之歸敬述瑀之所以見先生與先生之所以
加意瑀父子者亦以見一旦傾蓋心在千秋非偶
然也

壬 世楷堂藏板

楊瑀

尼山天縱後道統在布衣秦焰不能灰六經炳朝
暉漢儒拾餘燼聖學存幾希唐人重詩賦文盛質
乃稀訓詁日以廣與聖漸相違斯道原不墜有宋
學重煇濂溪見其大明道得其歸象山徹其源考
亭集其徽鵝湖義利辨千古聖狂機明興尊制藝
朝夕詩書依後人競工巧志道皆依稀高士擅文
名下者惟輕肥卓哉王文成良知闡道微功名副

壬 世楷堂藏板

鄭珏

大道在千古相續如薪傳形異性本同皓月落萬
川此理苟不失今古無愚賢其如習悟殊所賦暗
能全聖哲別性反知覺分後先矧茲初學儒能不
恃蹄筌義文啓精蘊集成尼父宣漢唐鮮眞儒晦
蝕數百年濂洛接遙緒光煇發殘編時則有闢學
周程共聯翩西銘明理一仁量稱如天風氣自此
開血脈今獨延赫赫忠孝胄道統獨仔肩湛然原

本際智識都可捐學崇禮愈卑夕惕朝乾乾上公
勤式廬邑宰問道虔東吳菰蘆中引領踰蓁荃賴
我五馬交千里而憲恭親炙匪聞風猥蒙道契堅
示我東行述爰及南行篇學髓宗伯安窺見精一
源憶昔我毘郡講學賢駢聞是維賢牧倡淳風故
淪漣夲也來大儒侯德洵映前會講集黌宮輿義
星日縣柰何吾祜薄仁君泣粥饘深恐大君子興
思邱壠旋儀型忽已遠稀聞璧水紘諼諼天上風
冷冷山下泉文德藉之懿養正需言詮麗澤倘不
繼頻復其可湔皎彼空谷駒遐心倘無遄願言執
鞭隨佩服尤拳拳

楊球

始信當年立雪甘發矇開曠有微談一揆先後欣
親炙歷世箕裘愧未堪緜峽斜陽看冉冉停桡時
鳥聽喃喃不知杖履安西去果否還稱吾道南

唐宇昭

忽枉名賢共訂盟離羣此日悵遄征皋比江左初
談道夫子關西舊有聲長夜發蒙雙眼豁千年希
聖寸心明春深無恙歸帆穩綠樹青山贈遠行

潘靜觀

鹿洞重開大雅存成蹊桃李發孤根春江浪靜人
初渡華嶽雲深道自尊魯國多言最端木漢庭曲
學戒公孫他年負笈遊關洛立雪還承時雨恩

賀麒徵

聞公德業類文成繼倡良知道復明概昔通家文
舉謁願今得御李君行墮餓愧乏安行孝避雨猶
難不踞情冀返吟風并夷月免歌白露水盈盈

仙人初下訛經臺濂洛風宗世共推贊序虎皮留
講易離亭麈尾佐衙柸衣冠不讓商山老詞賦眞
輕鄴下才極目函關春色遠何時紫氣更東來

鼎成

離人昨夜哭庭闈仗劒從戎去不歸血染殺場愁
皓月魂飛故國吊斜暉荒原草長銅駝沒上苑花
深戰馬肥今日孤兒眞義士同仇還與賦無衣

天

爭看車馬出咸陽又送西行返建章古寺頻過情
轉切孤舟欲別語偏長雲開嶽色千峯綠日落河

流萬里黃我亦關西稱後裔清風應許漢廷楊
十年牢落掩柴荆謬竊江東處士聲敢向千秋論
大業寧于一日比浮名才非命世羞年少念切匡
時仗老成海內同心能有幾歌殘折柳不勝情

右別言四章

楊昌言

秦中自古稱神州黃河九曲東北流其源高高天
路修龍門直下乾坤浮砥柱兀峙狂瀾收碣石倒
瀉奔滄洲先生學海何湯湯我欲遡之苦無梁

右河流一

宏農之西褒谷東增盤者矗秦離宮梦撩複閣相
周通嘉葩碧樹鬱灌叢朝霞爭絢春融融御溝流
香香咽風光生門墻奕李多我欲攀之遠若何

右秦宮二

太華削削高亘天蓮峯岌業陰崖緣泉飛夜月寒
生烟屑氷積雪凍欲堅中有仙人高枕眠漫漫極
目迷其巔先生結廬青雲端望之戔戔情所歡

右太華三

楊文言

邑宰張公聞先生至大喜遠迎時祠碑已就唯供
案未竣是晚先生齋沐宿于隍廟祠在南郭工徒
十餘人砌案夜分將寢忽鬼聲大作眾皆震慄次
晨闔城喧傳公聞之愕然遂爲文以記其異率僚
紳陪先生致祭起塚西郊鐫太翁字諱生卒年月
誌壙共樹松柏楸楊森列成林仍豎碑林前題曰
義林先生斬衰以奠恭取塚土升餘同魂牌捧歸
公同鎮守遊擊將軍王君諱天錫教諭馬君諱奪
闔城鄉官舉貢生員祖餞于十里鋪泫然而別其
遠鄉紳衿有未及見者追至郊縣謁送襄城紳衿
詳具招魂記
及義林誌

四月初四日抵家詣太母墓告旋擇吉以版所奉塚土
附墓致祭斬衰持服如初喪

南行述跋

南行述一書關中李二曲先生招其尊人之忠魂于襄城而其門人王爾緝所詮次也其閒足跡所經莫不倒屣以迎環擁侍教其學以居敬主靜爲基以致知力行爲要崛起關中昌明正學卓然爲一代大儒借寵山楊先生自洛而南闡道毘陵越數百年而先生自秦而南主講東林聞聲響應後先同揆所謂遡洙泗之淵源而紹濂洛之統緒者微先生誰與歸癸卯十二月吳江沈枡惠識

世楷堂藏板

東行述

□□趙之俊□□述

丁未春先生餞邑侯駱公赴京師始東行登華嶽先生性不喜遊足未嘗踰邑境是時因餞駱侯東行始爲華麓之陟駱侯者浙人涖邑有異政尊賢敬士詳見河汾賈發之養賢記中故先生遠送之先是蒲城有高士省庵王翁者耄而篤志歎就先生質所學至是復詣盩厔盤桓者二旬歸而偕黨生盤桓者二旬歸而偕黨兩一王思若白含章奉候先生于同蒲黨爲少墟先生及門年踰八旬樂善不倦王高尙其志坦夷樸潛有陶靖節之風白博洽羣籍爲月旦所崇重咸稱先生心契于是過黨齋王園及白氏軒白貯書數屋先生覽而樂之抽所未見借之以西

戊申夏四月含章省庵肅禮幣專黨生惟學奉迓二十八日至下邽謁寇忝公祠弔其遺址十九日惟學至盩厔拜呈書贄二十九日至蒲城謁橫渠張子祠時有邑紳素雲老二十四日先生徘徊妣墓泣奠告行

二十五日別姊乃發晚宿興平之定郵明日迂道詣茂陵謁漢武帝也又東五十里至畢郢謁周文王爾德武成康四陵及太公周公二塚二十七日次涇干之瓦郵會逸士王介潔有守數詣盩厔先生念其年逼桑榆恐難再覿故往會之逸士喜甚請曰儆邑士人斗仰先生久矣曩有託先生姓字寓茲古刹行誼者儆邑至今以爲談柄願先生少留以慰衆望先生以旅次疲劇辭焉逸士追隨遠送至高陵之北境而別

不必支離葛藤義襲于外舍眞求假空自擔閣
又白此固有之良本自炯炯本是廣大妄念一起
即成昏隘然光明廣大之實未嘗不存要在時覺
時惕致愼幾微
一友謂連日深荷先生之誨頗知打點身心自尋
歸結先生曰肯尋歸結足徵所志但恐立本不固
世俗富貴利達之念乘間發生不知不覺漸爲轉
移日復一日大負初心須是勇猛省克拔去病根
俾心若死灰不致緣境出入方有實際昔姑蘇有
盛寅者入以椒寄其家十五年矣一旦夢有客急
欲用椒啓其封取少許覺而痛自咎責豈吾義利
有不明邪何以有此夢亟整衣冠而坐數日猶不
釋然噫人能若此用功何患無歸結也

是時在侍諸友有自多其知者則廸之以忘知有
自雄其抱者則詔之以放下一友談鋒甚暢論辯
泉湧先生憮然歎曰默而存之希顏之愚爲曾之
魯到寒訥不能出口時纔是有進若神馳于舌恐
非所謂蹇兌之學也其友慚謝先生在車都不惟
土友因咸生奮多所興起即農商工賈亦環視竊
聽精神躍勃有農民李正父祖三世從事白蓮教
正遵其教戒葷酒虔焚修者已歷數十載先是奉
旨厲禁異端里鄰恐禍連保伍相與力勸力攻正惟
刑戮是甘終不少變至是有咸即日對衆焚毀經
像飲酒開量幡然歸正閭里醵酒相慶傳爲美談
詞蒲士大夫多爲詩歌以嘉之
十七日先生赴同之戶軍里館于白君書屋是日也
車都士民擁車瞻送李正等追隨至同之白君書
屋再拜垂泣而別先生在白君乃延客別館晨
夕對簡編閉扃謝客客弗止也白君乃延與之談必坐久氣定
起入揖相與一會會時不遽與之談必坐久氣定
心澄方從容商量所疑意懇旨暢詞平氣和士之
承警咳者各亹亹有當于心者儒馬翁逢年輩或
年踰古稀或壽屆八旬咸甘心北面焉
六月初九日先生遊州城東關之廣成觀郡紳張襄
陵諱珥 李淮安諱子燮等執刺來會
張李俱世家蓄書甚富延先生臨觀先生例不履

顯達之門辨之城東有廣成觀幽邃甲一郡張邀先生遊暑于中于是士紳聞風爭造雖少長叢雜而規模靜定天時酷熱渾若涼爽會閒或謂聖人本是生知衆人止是學知稟來便不同先生言衆人俱是生知聖人方是學知稟來箇箇同咸訝其言先生曰孩而知愛長而知敬見赤子之入井而知惕一切知是知非知好知惡之眞知日在人心敢問此眞知衆人與聖人同邪否邪咸曰同日敢問此知學之而然邪抑不學而然邪曰此原不待學而然則此非生知而何非稟來箇箇之皆同乎聖人肯學所以蔽業保任能全此知是以謂之聖衆人不肯學所以隨起隨滅自負其知是以謂之凡是聖凡之分在學與不學之分非知之有分稟來之原不同也

或又言聖賢之道不外孝弟事親從兄莫非實學舍此無學可言曰能孝能弟固是實學然此能孝能弟之端從何而發滿孝滿弟之量賴何而充侍父兄而可以言事言從有時離父兄之側則將何若有父兄而善事善從是學無父無兄又將何或無以對先生曰聖賢之道雖不外于孝弟而知孝知弟則必有其源源濬則千流萬派時出無窮萬善猶裕矧孝弟乎故不待勉子孝遇父自能孝不待勉于弟遇兄自能弟存則或事或從自然盡道亡則立身行道大孝顯親隨在是心隨在是學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非春則安得萬紫千紅非識東風而又安知萬紫千紅之總是春也

是夕乘涼坤成閣樹鳥時鳴清風徐來相與默坐久之先生因詢曰此際俱各神閒氣定冲融和平不審各人胷中自覺何若襄陵云此際殊覺輕活暢適生意勃發清明洞達了無一物先生莞然首肯曰惟願無忘此際心

一時之清明無物便是一時之仁體呈露趁此一時之清明延之時時皆然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年綿綿密密渾然罔間微於始徹終表裏湛瑩如是則形骸肢體雖與人同而所以覩聽言動渾

是天機可以達天可以補天矣珍重珍重毋自辜負

十六日赴朝邑謁韓恭簡公祠明日觀于河遂歸廣成觀

同州距朝邑僅舍恭簡公祠在焉故先生特往拜謁至次日邑南諸同志及學博劉先生咸來見且東請俱辭遂臨河觀渡而歸

十次日觀蓮于九龍池晚抵沙苑

九龍池在東城南十里蓮花盛開李淮安固邀先生臨觀是日環池人士先期集候叩學質疑先生隨資開發脫去見聞聽之者骨悚神豁喜溢顏面

薄莫將別咸慫恿李公挽留而沙苑馬立若馬仲任等力請之西臨是晚遂抵沙苑

至白君居有三路一由七里村一由銅堤一由沙苑先先生之至馬仲任等會人偵望先生先生之至馬仲任等會人偵

苑先是沙苑人日望先生之至馬仲任等會人偵候筮之其兆為大過咸喜曰大過大者過也大人必過無疑至是馬族生儒二十餘人接見維坐榻傍爽燭請教夜分就寢

十九日謁馬二岑先生祠閱遺集

二岑先生為大學士文莊公之從孫兵憲之家嗣明末建書院開講倡學慨然以師道自任從宦山東死于國難大忠大節人共追慕先生拜其遺像從先生長子馬秭土索其遺集覽焉

秭土致審于經書同異之辨先生為之逐段析疑既而問六經大旨先生默然示之以寂秭土頓醒拜謝或詰其故秭士曰無聲無臭六經之所以出亦六經之所以歸也在座諸君咸請開示先生為之直指大本令各反身潛體洞識眞我諸拘方守轍炫文飾義者莫不如寐獲覺盤桓數日而西秭士即席賦詩三章以誌感其一天地無終極大道日蓁莽鄒魯不復作千古懷令想嗟吾關中士絶學嗣邁往橫渠啟趙宋高陵復振響長安少墟翁芳躅為世仰誰能嗣徽音復使斯道晃夫子特地起天授非人強奧徽危微機探穴千聖朗從茲盪屋功直駕姚江爽其二人為萬物靈靈者詎形骸大立小不奪此語良不乖天清夜月明纖翳何容

排所以陽明子良知採聖涯此理固非誣何事獨塵埋上下千載間師也豁其寵願言誨無倦先覺迪吾儕其三十年勞夢想神交仰山斗投契斯須間此遇良非偶所恨多間濶親炙苦未久白駒不少停空谷頓成乖何以慰吾情相對一杯酒後會諒無遐跡踟躕徒搔首

二十七日歸于白君書屋立若仲任祉上等隨侍

明日李習之王思若張襄陵王盛伯等至爾時從容商議朝夕不輟先生邱隴興思歸心頗亟衆弗能留肅餞奉餞李孝廉李淮安等聞之傷晚馳三十里渡雒來送

七月初六日先生別歸

別之時諸老依依相戀有泣下者王省庵惙惙垣等遠送其僕王昭泣不自勝遂偕白僕執御以西

初八日至高陵調呂涇野先生祠次于涇干之文塔寺

塔在涇野先生祠之西二十五里爲關中第一勝槩故過而陟眺適高陵于翁憩息大雄殿遥見先生即具衣冠趨迎曰此必盩厔李先生也不才方疑入冬造訪不意邂逅于此此巾夫有機緣殆天作之合也亟潔館安置披瀝衷愫

初九日兩邑名流聞之者咸來拜謁盤桓塔下禪師琳我亦環視傾聽歎未曾有一士酷好內典細質所擬先生一一響荅凡楞嚴圓覺心經壇經涅盤止觀廣錄宗鏡錄大慧中峯諸語錄要旨及三藏中眞似是非之辨咸爲拈出既而喟然嘆曰吾儒之道至簡至易至平至實反而求之自有所得故不必借津竺乾索之無何有之鄉空虛莽蕩究無當于天下國家也遂作別衆苦留爲之再宿而行

十一日下午抵咸陽北郭學博湯君譚日暮閒先生過訣喜亟延以館餼苦留不可

十二日至興平甯維垣別去

是行也先生偶患痢維垣追隨調侍至是別焉

先生既歸語俊以諸君高誼俊于是述厥始末如左

蓋先生素未遠行茲其發軔故謹誌之吾輩其尚堅乃志守乃心服膺所聞不以合離生作輟庶無

負先生敗涉之意云

東行述畧

曾子言靜定周子言主靜程子嘗教人靜坐朱子亦言半日讀書半日靜坐誠以此道本原必非憧擾者所能體會常人于夙興夜寐間萬念輪轉若驟若馳自當虛閒靜一獨覩怡曠之原然後學問有所歸宿東行述所記二曲先生語大抵脫略文字以靜爲宗觀其與學者問荅亦無新奇可喜之論然一時綱者出縛者解望風企慕景從響荅豈非涵養充粹所以感動夫人者深而非特語言文字間邪人果能遵守

程朱讀書窮理而以其閒收攝身心則是編亦程朱之羽翼矣癸卯季冬吳江沈楙悳識

武林高僧事略

續高僧事略坿

吳慶坻題耑

光緒辛巳錢唐丁氏校梓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僧元敬元復同撰初西湖僧了性採自晉至宋高僧卓錫錢塘者二十四人建閣祀之功未竟而去元敬嗣藏其事因屬東嘉僧元復摭二十四人行實爲此書後又續得六人元敬補爲傳贊詁丙辰吳郡莫子文爲之序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序

人生五濁惡世根塵濡染昏迷沉著其能出離火宅者蓋寡至於翦髮披緇而爲僧固已高於衆人矣然僧之爲僧豈若是而止哉識心見性超出死生精持戒律眞積力久詮演教法垂範將來百千萬僧中間見一二表表偉偉卓乎不可企及舉世佛徒莫不宗仰之此高僧所以有傳也作者有人讀者有人修之者又有人然未有思其人追其蹤想像其高致即其曩昔經行宴坐之地崇飾傑閣而嚴奉之紀述行業而傴贊之圖繪頂相而瞻敬之者瑪瑙講師元敬節

庵乃克爲之也閣始拓於前主僧了性工未就而遷住他剎節庵實踵成之始會萃名宿嘗駐錫於錢塘者得二十有四人命東嘉僧元復摭其事實而繫之贊續訪求又得六人焉節庵併述而贊之圖其形置之閣又慮不能流布四方乃合而成書名以西湖高僧事略鋟梓以惠學者噫佛法盛於東南異人輩出前人既爲後人所高矣燈燈相傳續佛慧命將使後人而復高後人深有望焉

寶祐丙辰長至日吳郡莫子文序

晉三藏理法師　齊玉泉超法師
隋下竺觀法師　中竺千歲和尙
唐徑山欽禪師　唐虎跑中禪師
唐下竺標禪師　唐圓澤和尙
唐韜光禪師　唐鳥窠林禪師
唐招賢通禪師　唐無著喜禪師
五代白雲翊禪師　五代長耳相和尙
五代永明潛禪師　五代智覺壽禪師
五代五雲逢禪師　宋孤山圓法師

宋慈雲式法師　宋明教嵩禪師
宋眞悟堪律師　宋功臣山政禪師
宋海月辨法師　宋辨才淨法師
宋南屏臻法師　宋大智照律師
宋三藏道法師　宋妙行瑾律師
宋僧統甯法師　宋晉水源法師

瑪瑙元敬東嘉元復仝述

晉三藏理法師

師名慧理西竺人也東晉咸和初來遊此土至杭見山巖秀麗曰吾國中天竺靈鷲山之一小朶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時多爲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耶洞舊有黑白二猿遂呼之應聲而出人始之信飛來峰由是得名師卽地建兩刹先靈鷲後靈隱常宴坐巖中因號理公巖今瘞塔在焉

贊曰一峰飛來自西而東師亦戾止爰指其蹤呼猿洞冷宴坐巖空花開花落幾度春風

齊玉泉超法師

師名曇超姓張氏淸河人也身長八尺蔬食布衣獨宿山林虎兕不傷建元末棲錢塘靈苑山夏常講經有一老人來聽詰其姓氏曰我非人乃龍也居富春鹿山之下鄉民鑿山侵龍居龍忿不雨今累月矣屈師一往誨化羣龍師允其請且曰吾此地亦無水汝能致之乎老人卽撫掌泉自湧出今玉泉是也師乃往彼結壇爲龍受戒浮舟講經兩大霑洽嘉定三年賜號靈悟大師

贊曰身世兩忘以道自勝靈苑談經有龍來聽求泉
泉生求雨雨應龍何爲哉惟師是令

隋下竺觀法師

師名眞覩字聖達錢塘范氏世本顯仕師生有奇相
舌紫羅紋手左右掌爲仙人字出家通經律論時諺
曰錢塘有眞覩佛法當天下一半尋謁天台智者請
受禪觀智者以師齊年止爲法兄弟開皇十五年於
靈隱山頭陀石室宴坐眾於南去建南天竺寺請師
居焉是爲開山始祖常講法華以爲心要感皐亭神
請講捨祠宇爲佛殿每盥洗餘滴地不爲濡人尤異

之師有雅操文帝三徵秦王兩延皆以疾辭大業中
因山行自標葬地末幾示寂夢與智者同輦翼佛還
山覺而歎曰吾六十二應終以講法華刀延一紀今
七十四生期畢矣中夜入寂塔在東岡久廢不治天
禧中慈雲重修

贊曰一乘妙法闡自台祖年齊道同宜襲其武徵命
頻繁弗移砥柱清風凜然可激千古

中竺千歲和尚

師名寶掌中印土人魏晉間東遊自云六百七十二
歲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生左手握拳有珠在掌中
因以爲名始抵峨嵋五臺南返衡廬入建鄴與達摩
遇於梁朝遂扣法焉洎來二浙愛天竺之勝結茅而
居者四十五年復往四明天台及諸名山遊歷將遍
唐貞觀十五年還竺峰久之移居浦江寶巖顯慶二
年正旦手捏一像九日而成與其貌無異卽告徒曰
吾誓住世千歲自來支那忽四百歲今已過七十有
二年矣說偈而化世稱千歲和尚遺記滅後有僧來
取吾骨勿拒越五十四年剌淨長老至彼作禮塔戶
倏開得其骨皆連鎖金色因持來別建塔藏之爲中
竺開山始祖

高僧事略 三

贊曰人壽幾何朝露逝川生周涉唐本誓則然東遷
達摩心印始傳孰云佛法獨在西天

唐徑山國一欽禪師

師名道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世服儒業年二十八
卽貢于禮部道由丹徒遇鶴林元素禪師得指入道
之要遂出家大悟宗旨久之辭去素曰汝乘流而行
遇徑卽止師至臨安東北山下問途於樵者曰此徑
山也師自東北而登涉重岡西至高峰北巖中據石
床而坐俄有老人素衣拜於前曰我龍也自師至此
吾廬五百皆不安居當挈歸天目願以此地爲立錫

之所言訖不見北峰之陽有草庵可居蓋龍所造也大厤三年代宗詔至闕下禮遇有加一日在內廷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賜號國一逾年辭歸杭州卽其庵所建寺是爲開山始祖示寂後謚號大覺

贊曰代有覺士出于文儒宴坐雙徑龍讓厥居珠淵鱗屋化爲精廬國一之號帝賜不誣

唐大慈山中禪師

師名寰中姓盧氏蒲坂人也生有異相其聲如鐘出家於幷州童子寺受心印於百丈海禪師結茅於南

嶽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卽便會莫忉忉泉拂袖而出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掃地師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師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箒拱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師後住浙江大慈山上堂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語只能識病又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時學者甚衆山素缺水師擬飛錫夜夢神人告曰勿他之我移南嶽小童子泉就師取用詰旦見二虎以爪跑於地泉自湧出味甘如飴有僧自南嶽至乃曰小童子泉涸矣故東坡題詩云亭亭石塔東峰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趁行腳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灌濯罷臥聽空階環佩響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咸通三年三月十五日無疾而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僖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贊曰履踐眞實心悟無際南泉趙州激揚酬對居之寒泉虎跑以濟惟德斯彰風清日麗

唐下竺標法師

師名道標富陽秦氏七歲神氣清茂有沙門過而識

之勸令出家至德二年詔通佛經七百紙者命爲比丘師首中其選得度居南天竺寺讀戒甚嚴永泰中住持奏賜寺額居十二年其徒多歸之常於靈鷲峰之南西嶺下葺茅爲堂號西嶺草堂怡然養浩不干人事尤工詩章搜鍊精巧與吳興皎然會稽靈徹齊名時人有洞冰雪摩雲霄之譽稱西嶺和尚一立齋聲時名公如李益白居易陸羽之流皆敬之長慶三年示寂葬於山中

贊曰出塵異相挺見垂髫業眞空法怡然養高遁意吟詠配雅與騷名標當世可摩雲霄

師名圓澤居慧林與洛京守李源爲友約住蜀峨嵋禮普賢大士師欲行斜谷道源欲泝峽師不可源强之乃行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襁負甕汲水師見而泣曰吾始不欲行此道者爲是也彼孕我已三年今見之不可逃矣三日浴兒時願公臨門我以一笑爲信十二年後錢塘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言訖而化婦既乳兒源往視之果笑尋卽厄舟如期至天竺當中秋月下聞葛洪井畔有牧兒扣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用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

異性常存源知是師乃趨前曰澤公健否兒曰李公眞信士也我與君殊途切勿相近唯以勤修勉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卻回烟棹上瞿唐遂去莫知所之

贊曰京洛有約峨嵋是行機先一語洞達三生汲甕事異扣角詩清永懷陳跡山空月明

唐韜光禪師

師號韜光莫詳族里穆宗時結茅於靈隱西峰巢枸塢與鳥窠林公爲友刺史白居易重其道嘗具饌飯之以詩邀云白屋炊香飯簞瓢不入家漉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來伴喫齋罷一甌茶師答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堪飛錫到恐驚鶯嘷畫樓前其高致如此庵以師號得名宋丞相陳公堯佐留題庵中賡唱者甚眾紹興中宗正少卿馮楫作修庵記

贊曰道藏於身所存異轍或入市廛或居深樾翳翳巢枸牧守折節豈曰韜光若揭日月

唐鳥窠林禪師

師名道林富陽潘氏母夢日光入口有娠誕時異香滿室遂名香光幼出家詣長安西明學華嚴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謁之得法南歸抵西湖秦望山有大松樹盤屈如蓋乃止其上時人因以鳥窠名之復有鵲巢其側自然馴狎元和中刺史白居易入山訪之問曰師之住處何其危險耶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余忝郡守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公悅以偈問曰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叩禪翁爲當夢是浮生事爲復浮生是夢中師答曰來時無跡去無蹤去與來時事一同何須更問浮生

事祇此浮生是夢中衣衲穿弊寒暑不更經歷年歲未常下山長慶四年入滅塔于北山喜鵲寺

贊曰去險就平世俗同律璇室雕宮傾危相襲至人無心險平如一謂余不信巢鵲可質

唐招賢通禪師

師名會通本郡人姓吳名元卿德宗朝爲六宮使方春韶陽花卉盛發翫賞移時忽聞空中有言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視之因大感悟自是忽忽不樂帝怪而問其故以願從釋爲對帝召相者視之曰此人當紹出世法遂放歸見韜光光指

其謁鳥窠求度三請不從乃先創庵事既成韜光力言之鳥窠乃爲祝髮服勤數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丈發白光垂樹同色建塔靈隱之西塢

鳥窠曰汝何往曰諸方學佛法去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鳥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師卽豁然大悟於是不復他行常居左右世號布毛侍者今招賢寺乃師道場

贊曰金貂職近紫禁春濃割棄富貴瞥如輕鴻求師慕道勞苦在躬不具智勇豈悟眞空

唐無著喜禪師

師名文喜嘉禾語兒溪人姓朱氏開成年間進具初習四分律兼講法華常往五臺山禮文殊大士夜投古寺遇老僧問南方佛法住持眾數師皆答已卻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僧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又問多少眾僧曰前三三後三三師罔然喫茶畢令童子送出門俄失所在但見高林深谷而已後參仰山契悟命爲典座一日見文殊跨獅子緣竈側師訶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掌之文殊湧空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卻被老僧嫌咸通中築室千頃山居之光啟三年錢武肅王請住餘杭慈光院奏賜紫衣及無著號光化三年移住無著院是

冬夜半告眾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跌坐而化時方丈發白光垂樹同色建塔靈隱之西塢

贊曰未見仰山五臺遭責既見仰山何勞緣竈物罕爲奇客頻招怪咄咄文殊草賊自敗

五代白雲翊禪師

師名道翊不知何許人石晉天福四年卓庵天竺山西北草衣木食高行絕塵一夕見前峰有光燭天跡其所起視之得異木焉人莫能名之者師乃取之命匠者孔仁謙刻爲觀音大士像夜夢白衣人曰雕像已就明日有僧自洛陽來隨身有古佛舍利當求之

己而僧果至如其夢求之得舍利三顆納於大士頂
門自是靈異大著吳越時忠懿王始一新道場而奉
之宋天聖中詵寂二僧又遷殿東南直乳竇峰治平
二年郡守蔡公襄表其事上之曾魯公奏賜靈感觀
音院額
贊曰大士心光奇木斯寓眾胡不見心不應故師心
佛心同體顯露現白衣身永福皇祚

五代長耳相和尚

師名行修號法眞泉南陳氏家本豪右尚儒學師獨
存心清淨不樂處俗十三出家遍參諸方得法於雪
峰禪師存公師生有異相耳垂至肩上過於頂下可

結頤時號長耳和尚後唐天成二年自天台國清寒
巖遊錢塘吳越國王待以賓禮居南山法相院平昔
常募人作福或問和尚募人作福未審有何形段師
曰能遮百醜乾祐四年仲冬二日錢氏以誕辰飯僧
問永明此會有聖僧否永明曰長耳和尚乃定光如
來化身也既而永明預戒侍者曰長耳或來但云我
寢矣師詣永明侍者依戒告之師取永明革履覆之
而返翌日坐逝門人漆其全身至今存焉崇甯二年
賜謚崇慧大師

五代永明潛禪師

師名道潛河中府人姓武氏初謁清涼法眼一見異
之許入室一日問曰子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
法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
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法眼曰空具六相否師不能荅
法眼曰子卻問我師如語而問法眼曰空師言下開
悟法眼曰子作麼生會師云空法眼然之後因四眾
士女入寺法眼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

今覩金銀朱紫雜還是破戒否師曰好箇入路法眼
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而爲王侯所重在師尋辭往
三衢古寺閱藏經錢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
化定慧之號周顯德元年建慧日永明寺請師居之
爲開山始祖眾常五百果符法眼之記永明至宋改
名淨慈
贊曰巍巍法器孕靈河嵩空華嚴相紹法眼宗名冏
霸府覺玉致恭永明祖令杲日當空

五代智覺壽禪師

師名延壽字沖元餘杭王氏少爲華亭鎮將以官錢

放生坐死及市顏色不變文穆王異之放令出家居龍冊寺執勞供眾日唯一食長坐不臥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初住雪竇尋歸西湖建隆二年忠懿王請爲永明第二代居十五年眾常二千署智覺號移天台所居夜施食朝放生六時散花行道日課一百八事未常暫廢餘力誦法華經計一萬三千部別號抱一子先是師於禪觀中蒙觀音大士以甘露灌口獲大辯才著宗鏡錄百二十卷以會天台賢首慈恩異同之弊詩偈幾千萬言傳播海外高麗國王致書敘弟子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晶數珠金澡瓶爲獻開

寶八年示寂塔于淨慈山

贊曰佛無異法取舍不同我以一鏡照彼三宗甘露所灌淵流莫窮宜爾異國翕然嚮風

五代五雲逢禪師

師名志逢餘杭人氏生而惡葷膚體香潔出家於臨安之東山通貫三學晉天福中參天台韶國師契悟一日入普賢殿宴坐倏有神人跪膝于前師問爲誰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慮宿愆未珍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常輒棄之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悉飲之吳越王聞其名賜召紫衣署普覺號命住功臣山開寶初忠懿王建普門精舍請揚宗要爲開山始祖四年以老固辭時大將淩超以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施爲終老之所出入攜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

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

贊曰葷血之味生所弗知虎不得肉猶己饑之妥尾出林迎載而歸孰云異類感化一機

宋孤山圓禪師

師名智圓字無外錢塘徐氏八歲出家傳天台三觀於奉先源淸師嘗歎荆溪沒後微言墜地於是留意撰述作十疏通經師蚤勤儒學兼涉老莊自號中庸子居孤山瑪瑙院有高世之節時王文穆罷相來牧郡僧悉迎於關外慈雲遣使邀師偕往師以疾辭笑謂使者曰爲我致意慈雲錢塘且駐卻一僧聞者歎服師少抱羸疾多杜門獨居惟與處士林逋爲鄰友相好以詩文自娛雜著五十一卷題曰閑居編乾興元年二月十七日自作祭文挽辭越二日示寂門人奉遺訓斲院之後山歛以陶器合而瘞之後十五年積雨山頹啟陶覩師眞身不壞爪髮俱長其唇微開齒若珂雪謚號法慧治平二年改名寶勝院紹興二

十一年創延祥觀有司新師所居以廣之移額山北
併塔遷焉
贊曰鴻毛貴勢蟬蛻塵囂羸然一榻疊簡飛毫屹屹
孤山雲林寂寥跡則刻矣弗夷其高

宋慈雲式法師

師名遵式字知白台州甯海葉氏母夢嚥明珠而生
出家於東掖山傳天台教於寶雲通師未幾繼其席
祥符八年刺史薛公請居靈山天竺寺寺久廢師按
其舊而新之王文穆出守重師之道奏復天竺名尊
請賜慈雲號章獻太后遣使賚白金命修懺師著金

光明護國儀文上之因奏請天台教文入藏又依經
撰集諸懺法盛行于世常行三昧以九十日爲期師
力行之感應非一凡爲法祈禱必然指唯存三焉及
建光明懺堂每架一椽一甃必誦大悲咒七遍屢經
兵火巋然獨存願力致也師詩文典雅有金園靈苑
天竺別集天聖九年歸東嶺草堂明年十月十八日
夜有大星隕於山師示寂累證法寶禪慧淨祐八年
其徒明禮禱晴獲應上御宸翰加證聖應淨祐十一
年明禮禱晴復應上御宸翰加證正覺
贊曰台嶺一宗興於法智師出寶雲金昆玉季示無
生忍住不退地徽號異旌終古不墜

宋明教嵩禪師

師名契嵩字仲靈藤州鐔津人姓李氏七歲出家既
受具常戴觀音聖像誦其名號日十萬聲經傳雜書
靡不博記得法于洞山聰公慶厤中至錢塘樂湖山
之勝遂稅駕焉自號潛子一室翛然閉戸著書作輔
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一貫又著定祖圖正宗記抱
其書入京師因府尹龍圖王公素以書獻仁廟嘉歎
詔付傳法院編次旌以明教之號賜其書入藏韓忠
獻公歐陽文忠公皆稱道之由是名振海內已而東

還屬蔡公襄爲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於靈隱
永安精舍熙甯五年示寂闍維六根不壞者三日眼
曰舌曰童眞幷頂骨數珠五物存焉所出舍利紅白
精潔狀如大菽葬於永安院之左門人編其書曰鐔
津集
贊曰閉戸著書引古連今披誠帝闕眞氣森森名馳
海宇道振禪林百煉不耗斯表精金

宋眞悟堪律師

師名允堪錢塘人年九歲有客指小桂試之答曰始
生巖谷畔早有月中香辨博精通撰律宗十二部經

解經傳并法門贊序等文慶厤七年賜號眞悟大師
崇甯間加謚智圓嘉禾陳舜俞撰行業記元瘞西湖
湧泉山後遷塔西湖
贊曰三無漏學以戒爲先至人不生宗其誰傳援筆
作記宏範人天寥寥千古寶月高懸

宋功臣山政禪師

師名惟政字渙然華亭黃氏幼有卓識十八具戒卽
遊方問道凡三十年罷參居功臣山淨土院出入常
跨一黃牛慶厤中侍郎蔣公堂與師契密嘗贈詩云
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掛瓶盂有時帶笠穿雲
去

高僧事略

去便好和雲作畫圖蓋實錄也或問師何不談禪曰
徒費言語吾懶甯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戴演耳性
簡率冬不附爐惟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
特好翫月每盤膝坐大盆浮池中自施轉之吟嘯達
旦率以爲常詩峭拔思致甚高一日蔣公曰明日府
中讌客別設素饌延師願同清話師諾之明日留一
偈而去偈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
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又山中偈曰橋上
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又送
僧偈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
持贈君常自贊其像曰貌古形疏倚杖藜分明畫出
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人皆傳
誦焉筆法有晉人風秦少游尤所愛玩凡見其筆跡
必取蓄之世稱爲政黃牛

贊曰高韻超俗清吟絕塵一笠牛背林間水濱貌癯
趣淡莫得而親何以自怡嶺有白雲

宋海月辨法師

師名慧辨字訥翁華亭富氏子受業普照從天竺韶
及浮石矩傳天台教觀部將老命師代講夢章安以
金篦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辨智久之率繼其

席嘉祐中翰林沈公遘帥郡以嚴爲理察師道行獨
異之俾涖僧職遷都僧正東坡時爲通守嘗與師爲
方外之游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常千人無何歸隱草
堂但六事隨身而已熙甯六年冬旦起盥濯別眾而
化遺戒須待東坡至方可合棺四日坡始抵山中見
其趺坐如生頂尚溫煖作三絕哭之師沒二十一年
東坡追序其事云余去杭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
彌勒下生故人海月辨師之流皆行道其閒乃作贊
辭額濱銘其塔
贊曰滄海孤月生于雲間飛輪竺嶺萬象光寒知之

者誰眉山老仙有如不信銘贊皎然

宋辨才淨法師

師名元淨字無象於潛徐氏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
條八十一日乃誡父歎曰是宿世沙門也自幼出家
受業于慈雲日夜精勤慈雲沒後復事明智年二十
五賜紫衣及辨才號太守沈公遘謂上天竺觀音道
場以音聲懺悔爲佛事非禪那居請師以教易之師
至吳越競來繫山增室幾至萬礎學者數倍十七年
有利而奪之者逾年奪者敗復以舁師趙清獻公贊
之云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越二

年謝去老于南山龍井之上平生精修淨業行成力
具著應非一嘗與僧熙仲同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
螢攬之得舍利後常有於臥起處得舍利者元祐八
年示寂壽八十一果符初生肩痕之徵塔成東坡誌
其行事頴濱爲銘

贊曰法苑將興棟梁攸屬揮麈白雲雨花飄簌維趙
及蘇式是高躅龍井風清過者必肅

宋南屏臻法師

師名道臻傳四明法智之道初住金山龍遊侍讀吳
公倅都閫師名革興教禪居請主之學者朋來師每
講次會文集義貫穿始終浙西台學大振自南屏始
嘗述二偈贊妙宗鈔曰佛許六即辨蛣蜣何不通知
一不知二失西又失東三十若果成一切皆常樂蛣
蜣不究竟諸佛斷性惡後與淨覺岳公辨教門陳詞
有司乞築高臺豎赤幡倣西竺聖師與外道角勝以
幡標顯處義墮者斷首截舌懸之府尹杜而不從聞
者凜然初吳公多於休沐請講盛服止閤外師未登
座不輒入東坡云與師語羣集有所遺忘師則應口
誦之袞袞不休東坡祭辨才文云講有辨臻即謂師
也崇甯中謚寶相

贊曰維南有山天設翠屏師講其下鬼神來聽法戰
之勇氣肅千兵坡言不泯尚爲典刑

宋大智照律師

師名元照字湛然餘杭唐氏少依祥符東藏慧鑑師
學毘尼及見神悟謙公講天台教觀遂摳衣出門博
究羣宗以律爲本又從廣慈受菩薩戒戒光發見頓
漸律儀罔不兼備南山一宗蔚然大振常披布伽黎
杖錫持缽乞食於市楊無爲贊之曰持缽出持缽歸
佛心常在四威儀初入塵時人不識虛空常有鬼神
知四主郡席晚居靈芝凡三十年眾常數百嘗言化

當世莫若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資持濟緣行宗應法住法報恩諸記十六觀小彌陀義疏及刪定律尼本共百餘卷芝園集二十卷自號安忍子政和六年秋命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漁人皆聞天樂聲萬行論集諸乘芝園西邁天樂來迎

宋三藏道法師

師名法道舊名永道順昌毛氏出家宗唯識百法二論又受西天總持三藏密咒軌及傳圓頓戒法於圓寶覺林靈素以左道罔上宣和初詔改僧爲德士服冠巾天下從之無敢後師獨毅然抗詔竄流道州後七年還僧建炎三年賜圓通法濟號紹興間賜對上面命欲爲之去其涅跡師曰雖感聖恩然先皇之墨不忍除也上曰這僧到老倔強許自便故事道場僧左道右崇觀以來遂易舊制師不能平詣朝廷與道士劉若謙論辨卒獲改正十七年秋說偈端坐而化茶毘舍利無數建塔九里松

贊曰維古至人爲法亡身身既亡矣涅奚足云蠻鄉瘴甸補座恩新等視無礙太虛浮雲

宋北關妙行淨律師

師名思淨錢塘喻氏子好畫阿彌陀佛臻其妙楊無爲呼爲喻彌陀世因以稱焉棄家學佛就北關僦舍飯僧不二十年及三百萬移妙行額廣所居爲寺至今接待不絕屬離亂寺獨不焚師造賊壘願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竦然爲之少戢或者問師能畫彌陀何不參禪師答曰平生只解念彌陀不解參禪可奈何但得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師兒時遊西湖多寶山輒作念曰異時當鐫此石爲佛後果爲彌勒像侍郎薛公問彌勒見在天宮說法鑿石奚爲師答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其隨機應答類如此師平生務實不事虛飾紹興七年冬趺坐而逝侍郎無垢張公九成銘其塔贊曰永脫世塵不爲物轉本有彌陀毫端發見缽飯流香石像符願無垢爲銘師其可見

宋僧統甯法師

師名贊甯姓高氏其先世渤海人天祐中師生於吳興郡之德清金鵝別墅出家杭之祥符習南山律宗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文學日茂聲望日隆武肅

諸王公族咸慕重之署爲兩浙僧統賜號明義宗文興國三年太宗聞其名詔對滋福殿延問彌日改賜通慧詔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又詔撰三教聖賢事一百卷初補左街講經首座知西京教門事咸平初加右街僧錄師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內翰王禹偁作文集序極其贊美及有書稱其文辭末云所謂時雨降矣日月出矣灌溉爛火復何爲哉至道二年示寂葬龍井塢崇甯四年加謚圓明

贊曰學富道充名聞邦國綸巾屢膺爰寵其職史館

譯場削浮纂實曰古曰今光明罔極

宋晉水源法師

師名淨源字伯常姓楊氏生而敏慧依東京報慈寺海達大師得度奮志參尋初見華嚴承遷次見橫海明覃後見長水子璿盡得華嚴奧旨聲譽籍甚住泉之清涼蘇之觀音杭之祥符湖之寶閣秀之善住左丞蒲公守杭尊其道以慧因院易禪爲教命師居之所至緇素景慕師筆力遒勁合華嚴證聖正元二疏爲一以便觀覽製華嚴楞嚴圓覺三懺法及作法華集義通要十四卷又疏解仁王般若等經高麗國王

子爲僧曰統義天航海而來問法於師朝廷遣侍講楊傑館伴化及外國其道可知矣元祐三年冬示寂茶毘得舍利無數瘞于慧因院之西北壽七十八先

贊曰法界無盡一心洞明奮厥餘力詮釋羣經作式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

垂範聿有駿聲慕法者眾海國揚舶

正集起於晉止於宋元自後無續之者乃補入元季國初得五師焉而中峰本禪師相傳今吳山雲居庵有師所著麻履尚存然考之行狀誌銘及與廣錄曾無住持雲居之事不敢徇俗增補又正集中國一欽禪師始末皆在雙徑未見住武林西湖實跡似爲可刪姑存之以俟再考所補五師雖一二誕生於元而出世涅槃大都在洪永間故獨以國朝標之嗣有作者可更續云雲棲沙門武林袾宏識

續補諸師目錄

大明性原朗禪師
大明楚石琦禪師
大明空谷隆禪師
大明毒峰善禪師
大明雪庭某禪師

後學雲棲袾宏輯

大明性原朗禪師

師諱慧朗字性原別號幻隱生於元世台州府之黃巖縣項宅毋陳氏七歲患疽幾死道牀上忽不見已而求得之問其故曰頃睡中有四童子舁至此無他也翌日疽愈識者已知師爲天神所祐矣既長不甘處俗乃往依永嘉樂清寶冠寺魯山東公出家後詣徑山參元叟端公端云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草鞋云此是三文錢買得端云未在更道師云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端云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其旨久之究盡底蘊既而出世鄞之五峰皇明洪武五年詔建佛會於鍾出召高行沙門師與季潭泐公與焉後住靈隱逮十寒暑無何遭无妄之災逮捕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鞫卽瘝下說偈端坐而逝

大明楚石琦禪師

師諱梵琦字楚石明州象山人朱姓毋張氏元貞二年丙申六月丁巳生在襁褓有僧見而謂其父曰此兒必當振佛法照耀濁世九歲從海鹽天甯訥公

受業十六爲僧二十侍族祖晉翁洵公因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於此有省然於向上一著尙有滯礙元叟端和尙主徑山往參謁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震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已而應書寫大藏之選至京師崇天門一夕閒綵樓上鼓聲豁然大悟東歸再參元叟叟笑迎曰且喜大事了畢未幾出世海鹽之福臻至元乙亥遷杭之報國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徵師說法於蔣山上大悅又明年七月復被召二十六日偈

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端坐而逝閱維齒舌數珠不壞有語錄二十卷及西齋淨土詩行世

大明空谷隆禪師

師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姑蘇洞庭龍山陳氏子父月潭居士母金氏生於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爲童時不茹葷趺坐若禪定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尙受學參禪雖家居而潮海禪伯如古拙和尙輩靡不參謁庚子出家虎邱宣德二年詣杭州昭慶受戒遂依師往靈隱七年住天目禮祖塔憩錫一載刻苦參究忽有省因造懶雲剖露雲印可之懶雲臨濟下二十四世也師所著有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機辨峻拔儒釋通貫事理交融大理卿吳公誌之師存年五十二時自作塔銘於武林西湖之修吉山院名正傳有正傳十景之咏在集

大明毒峰善禪師

師諱本善祖鳳陽人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父姓吳母鍾氏稚小以佛事爲兒戲十七歲出家初投源明和尙請益明示以無字公案正純八年入閩參無際師聞鐘聲有省次見蒙隱次見楚山次見月溪溪印

可之從前打七掩關曉夜無怠歷盡百倍苦功乃得大徹復蒙古庭重授衣拂天順庚辰趙氏建西湖三塔寺請師開山繼興天目昭明繼興吳山寶蓮繼興南山甘露成化庚子掩關石屋寺壬寅慈雲嶺有山日登雲寺曰天眞僧宗綱請師興建事竣卽掩關杜人事涵養陶汰有四十餘年祇掩關之句示寂後門人悟深戒新等輯師言論行實名昭明甘露天眞三處語要錄云

大明雪庭某禪師

師號雪庭一號梅雪隱人籍貫浙省杭州府仁和父

姓桂名徽母徐氏昆仲三人師最少以景泰丙子生
毀齒喪父患痘風因得目疾數求出家十五尋師唯
益卯解成化癸巳參休翁於郡城仙林寺一見契
合受無字公案十七祝髮日夜研究滯沈寂之境座
元某勉使看教因閱楞嚴至一毫端上現寶王剎有
疑後在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崢嶸於眉宇
間偶會得毛端現剎之句宏治改元除夕聞鐘聲數
年行履忽爾活脫信口偈云員響心非聞大千同一
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元妙乙卯又隨休休翁於淨
慈寺乃蒙印可所著有詩益警進拈古頌古擬寒山

和永明詩偈等凡二十卷號幻寄集行世

余藏汪槐塘沆小眠齋讀書日札中列西湖高僧事
略一卷宋瑪瑙寺講師元敬節庵輯寶祐丙辰吳郡
莫子文序元季兵燹舊本散逸明虎跑僧無已重爲
開雕正統戊辰武林汪通後序今從蓮師續輯本復
刊汪氏後序渺不可得記此俟訪求之錢塘丁丙記

雲南叢書子部之二十九

滇釋紀

共四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中南海平功

滇釋紀目錄　雲南叢書子部之二十九
卷之一
法源一則
慧化十一人
隋釋一人
唐釋四十三人
後晉釋一人
後周釋二人
宋釋十三人
元釋二十四人
卷之二
明釋上六十四人
明釋下三十一人
卷之三
清釋上二十三人
清釋下十一人
卷之四
雜科十七人
補遺八人

滇釋紀引證諸書
白古通
指月錄
廣輿記
朝野集
夢遊集
竹窗集
風曜集
清泌集
谷響集
滇釋紀引證諸書
雞足山志
中庵廣錄
明高僧傳
中溪雜記
雲南府志
大理府志
楚雄府志
夢語摘要
永昌府志
重修滇釋記一滴錄

山雲公石集
潛確居類書
禪宗決派錄
大明一統志
溪山法句錄
楞巷導後序
曲靖郡志乘
歷代律祖傳
雲南古本通志
雲南新本通志
滇釋紀 引證諸書
雲南諸祖紀略
高僧塔碑銘記
列朝高僧詩集
滇南古刹碑記
韻署易通稿序
諸家禪師語錄

蒼山比丘釋圓鼎初空編集

法源

雞足摩訶迦葉菩薩摩伽陀國人也姓波羅門父號飲澤母號香至梵語迦葉此云飲光炁以身光名禮世尊於竹林精舍出家因世尊在靈山會上有六梵天王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請佛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眾是時百億人天皆默然唯迦葉菩薩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於汝世尊至多子塔前命

摩訶迦葉分座令坐持僧伽黎以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讓持傳法將來一日因阿難問曰世尊傳袈裟外別傳何物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剎竿著既付法已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淩虛徧至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往辭阿闍世王入雞足山席草而坐自念我今持此僧伽黎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彌勒世尊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及阿難來汝當爲開去門復合時王知菩薩已入雞足山乃請阿難同往山果爲開見菩薩入定僵然王禮乾欲以香湯茶毘阿難

曰未可燔也大迦葉方以肩定持身俟慈氏下生乃般涅槃王聞驚歎與阿難辭山合如故自世尊於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入滅迦葉菩薩接化住世四十五年卽周孝王丙辰歲也彼時阿難親刻菩薩像一尊遺於華首門今迦葉毀所供小像是滇南佛法自斯爲始

應化

小澄尊者又曰華嚴古和尚未識何許人時與二僧在雞足同住一巷後澄往大理乞食南詔王問識何法澄曰能令死者生極樂國王令國中但有死者請澄起棺如此十餘年不臣謂其妄者願入棺以試之王如言屬澄至開棺視之則死矣王遂代怨丐活澄諸之其人乃甦言所見境界與澄言同後還舊菴問食二僧僧曰汝在城乞食許久不裹糧來反欲食耶澄遂走叩石門門豁然中開澄便入二僧追至門已閉矣乃大悔恨焚身門外後於焚處生柏二株復有泣泉袈裟石等蹟謂澄乃迦葉之應化也

楊波遠大士不知自何至相傳爲東漢時人常以神異救世人乃號神名大士年數百歲出沒無時至唐永徽間常騎三角青牛沿遊以遊善觀風化凡今滇省

鹽井寶處皆遠所示後遊蒼洱間偶遇迦葉波於三陽峰下爲設一供睹石作案石長丈餘闊六尺遠以一手持之石今猶存于上去墓數後不知所終

妙香國老僧未識名姓今大理也亦曰鶴拓古者人民稀少陸寶水多生[illegible]羅刹所據好啖人時有張敬者爲巫覡羅刹憑之一日有老僧自西來詣敬家託言欲求地藏修徵以告羅刹刹問須幾何僧身披袈裟手牽一犬指曰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羅刹諾僧曰既許合立符券羅刹又諾遂就洱河岸上書券石間於是僧展袈裟縱犬一跳已盡羅刹之地

勢事人未爲信東川距此二千餘里安得即至不知其有神力也乃以衣授之曰汝送與兄可將舊衣來女如其言果取舊衣至自是送餉日以爲常後一日謂家人言兒回矣次日兒果歸及大理有一樵人每以食供山神一日神現身問曰汝奉吾多年欲何所致樵曰我欲到極樂世界一觀耳神曰此非我所能白崖有一擔桶引豬女人汝往懇之彼方能致汝極樂樵人遂往尋之果見其女貌其所云女即唾罵遽之愈切女允便以衣袖納樵人且誡勿語於刹那頃即見七寶宮殿池沼園林皆如經說及大身菩薩世

人偪玉其足忽自思家不覺身居故地女曰何人告
汝樵曰山神耳女曰小神餓舌遂乘白豬化爲白象
忽爾天衣寶冠瓔珞從空而降彩雲簇擁昇空漸沒
乃謂衆賢大士之化身也後土人卽其地建寺曰谷
女又曰高嬪又曰谷鳥云
蓮冠老僧未識名美鬚豐頤戴赤蓮冠身披袈裟持鉢
至衆舍細叹邏家乞食時叹邏父子耕巍山下姑婦
往餉見僧乞食遂食之再必往餉僧坐不去持饌前

行而僧業已先在復向乞食姑婦驚怪亦食之返而
復炊持饌具至巍山則見僧坐盤石上覆雲氣雲中
有二童子一執如意一持金鏡前一青牛左有白馬
右有白象各馴伏姑婦見而驚喜再拜僧問何願二
女不知僧曰葉葉相承二女趨叹邏所邏至但見五
色雲中一人持鉢而坐彷彿見二童子唯餘盤石上
衣痕及象馬牛之跡時叹邏者卽蒙氏祖也乃磨永
楸間事
持錫老僧未識名亦不知從何至乃持錫捧鉢牽一白
犬乞食於開南郡鶐石邨村素爲盜憎殺人僧犬爲
其盜食僧謂衆曰汝邨盜吾犬村衆詈僧爲誣僧乃
呼犬犬遂嗥於衆人腹中衆謂妖孰而殺之解其肢

體須臾復生謂衆曰人不可殺死必有生終爲讐對
衆仍斬之仍復生又殺之焚其骨爲灰盛以截竹棄
之江心須臾僧復裂竹而出形體如舊執柳瓶著屣
履向山而去邨主王樂等乃走馬追之亦不能及以
箭射之皆落悉變蓮花始稽首謂服罪村衆自是悉棄
刀弓乃務農業今洱河東有上滄湖產蓮花菜是其
跡也亦謂觀音菩薩之應化云
道安大士大理河東驗人也弱年出家住大常寺師欲
建浮圖記洪水自蒼山漂木石至工遂成又於洱河
東玉案山羅筌島結菴河多蛟龍爲害一夜見童子
百餘人語曰師至吾屬不安盍遷去師厲聲曰是法
住法位安可遷明日水浮死蟒百餘海患乃息遂建
寺焉後化寂之夕室放毫光五色遍覆山林及闍維
日頂骨現皎室利伽訶阿六梵字人以寶瓶盛之遂
化爲水或謂文殊大士所化迹也
鷲陀崛哆尊者又云室利達多西域人也自摩伽陀國
來又號摩伽陀遊化諸國至鶴慶乃結菴峯頂山邨
地舊爲澤國尊者欲逼道莫由方徘徊岸側見女浮
匏於水語尊者云能呼匏至水當得渡尊者呼之不
至女以爲道力未充言已不見尊者遂入山後石室

面壁十年六復至曰匏可呼矣遂浮匏令呼呼之果
至尊者即卓錫象眼山下擲念珠於水俄山石迸開
凡百餘孔水遂奔波至今民得其安爲建立化寺云
今若水道閉塞仍以錫振之即疏通矣爾時尊者爲
蒙氏所重亦與成眉李賢善發善時王豐祐富主進
香崇聖許歸至城西爲乘白馬金甲神人攝去尋之
不獲王乃告於尊者尊者曰此蒼山神也乃設燈照
之果在蒼山下尊者怒欲作法移山於海神懼願獻
寶珠王從之遂止異時復有李某者畊田得一銅佛
像僅徑寸許沈之水中立再炙之則晴雖陰天其

家常曬穀麥世傳佛像者乃尊者所遺也又於騰越
州住錫寶峯山長洞山二處闡瑜伽法傳阿吒力教
聖師李成眉賢者中天竺人也受般若多羅之後長慶
間遊化至大理大弘祖道時南詔昭成王禮爲師乃
建崇聖寺寺基方一里塔高三百尺時王室競爲欽
檀宮塔寺殿廡成王問曰般中三像以何爲中答眾
未及對賢者厲聲曰中尊是我王怒其不遜流之南
甸未幾坐化甸人瘞之塚時有光後生靈芝一朵大
如傘蓋有盜者竊其骨乃金鉞骨也遠貨之商人購
造佛像其光如故王聞而異之頒取其骨即奉崇聖

寺以作中尊臟腹志云賢者乃西天三祖商那和修
之應身也
禪陀子西域人也天寶間隨李賢者遊化至大理時賢
者建崇聖寺命師詣西天畫祖圖精念圓通回以圖呈賢者賢者曰汝將得靈鷲山圖來麼師曰
將得賢者曰在甚麼處師乃遠賢者一回而出寺
成欲造大士像未就師於城野偏募銅斤隨獲隨見
溝井便投其中後忽夜雨旦起視之逼寺皆流銅
屑遂用鼓鑄立像高二十四尺像成餘銅鑄小像一
千尊像如吳道子所畫細腰跣足時像放光彌覆三

日夜至今春夏之際每現光云世傳雨銅觀音也

唐釋

智照法師演遍教乘大弘律部蒙氏肅宗帝禮以爲師
時帝興兵犯唐師諫不止乃懸其勝負殺戮之多遂
撰封民三寶記以進之即歸隱深山後不復出時代
未及對賢者厲聲曰中尊是我王怒其不遜流之南
甸未幾坐化甸人瘞之塚時有光後生靈芝一朵大
如傘蓋有盜者竊其骨乃金鉞骨也遠貨之商人購
造佛像其光如故王聞而異之頒取其骨即奉崇聖

元釋

貫順禪師楪榆人也從李成眉賢者薙染屢有省發賢
者語師曰佛法心宗傳遞已數世矣汝可往秉承然

是走大方見天皇悟和尚問如何是玄妙義悟曰莫道我解佛法好師曰爭奈學人疑滯何悟曰何不問取了也悟曰去是汝棲泊處師不覺點首悟曰汝徹矣師遽以手作掩悟口勢悟曰益州無相禪師嗣法五祖下資州寂禪師行由未詳

道清和尚雲南郡人楊氏子童稚出家嬉研肉與密操苦行殉道忘軀曰課經法夜坐牌思宏感觀音大士現像遍遊欽風者蒙化導漁者焚其網罟家嘆其器而逝有彩雲磅礴出於火中舌根不壞色若紅蓮花瓣者建塔奉之

覺印號脫空安寧虎丘寺僧也精研戒律密行後母亡廬墓刺血書經遂遊大方學禪於五臺遇錫滇池結菴以居名曰樂道晚年再歸五臺沐浴焚香而化三日異香不散茶毘獲舍利數百顆焚處產靈芝三莖

其大如箕

北院遍禪師乃南詔蒙氏王第三子也生而不樂世榮頭頭破乃出嬰兒漁人異之不敢加害兒能食即解

常喜寂靜遂辭王出家遍遊天下初參太山和尚次

證眞禪師

益州雙流尉遲和尚父乃唐敕臣也師兒時父奉敕到滇建梵刹浮圖師即隨之見僧必禮面像則拜每趺坐靜觀遂於大理崇聖寺禮師剃度既而杖錫雪水遍越山川因過武陵參德山暨禪師證明心地後居雙流終焉

荊州惟忠禪師大理張氏子乃傳六祖下荷澤之派遊法滇中餘行無考

益州如一禪師嗣法惟忠禪師專蹟未詳

滇僧法師倚李賢者至大理每有神異師與買順禪院基師爲受是時南詔奉佛賢者徒眾千人惟師獨出侍行後賢者寂師返永昌開化道不知所終

泉弄繼往交趾大行化道不知所終

閻羅和尚南詔酋武王弟第也多有神異師常率人馬出入於滇河岸得鵝遺卵收之有頃破乃出嬰兒漁人異之不敢加害兒能食即解

種種伎倆長而爲僧居崇模莊人呼爲崇模聊及曰

崇保能幻變風雨善呪禁驅役鬼神補異莫測嘗
館雕偉伏猛龍猛虎時南詔異牟尋延禮以爲師後南僊
城都軍衆之糧師即呪水爲酒呪沙爲米以我濮蠻皆
飽食而去皆得醉飽後唐師我濮蠻皆苦苦阻者宗之昇拱
間蠻獠攻之擁師入營師即默念呪
楊柳師居洱河東羅拳壽詩前有田四千畝每栽秧約
一百傭者戲師曰若能栽師即默念呪
能衣食萬衆皆取諸宅中蓋神化也
清牓法師大理楊氏子行實未詳每誦經時當有雨華
之瑞異云
道南和尚不知何許人　古志有題玉案山房三律云

松鳴天籟玉珊珊萬象常　應護此山一局仙碁蒼石
爛數聲長笑白雲閒乾坤　不蔽西南境金碧平分左
右班萬古難磨眞蹟在峯　頭鶴幾時還美人高隱
樂從容宅近滇南第一峯　喧枕泉聲常似雨傍簷雲
氣或如龍長鑌破雪尋黃　菊曲几看山蔭碧松此趣
料應知者寡抱棄何日逐　游蹤
峴陽白當法師大理人也每　談經論常日吐白光時現
佛儼人皆皈敬欽仰焉
無言和尚永昌李氏子世爲　蒙氏清平官生時不哭兩
手皆拳垂髫猶不能言後　有僧語其父母曰可造大
石亦隨舞後寂土人時之至今山崖下時有飛石過
者驚趨謂之催行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飛

土像則能言矣遂造之像成果語拳亦隨開掌有文
曰無言因以名之年十五依圓淨法師剃染精研律
論融貫大乘常書大乘般若經千餘卷後遷化日得
五色舍利無數建塔於棲賢寺
道超法師永昌段氏子童丱出家戒行清苦常於岩間
入定有巢鳥銜花麋鹿馴馹之異年四十五歲示寂
語其徒曰勿用闍維三年後當移葬我西山之陽遂
如言及期啟視顏色如生眾歎異之乃爲立塔
智慧禪師未詳行由居大理大慈寺時寺舊水師以錫
卓地泉隨湧出也

保唐寺無住禪師大理人王氏子遊中州嗣法五祖下
無相禪師云
釋富畔新興人生而敏悟幼不茹葷乃依天常寺祝髮
受戒遊逼海陵秀山相水脈於東北石筍叢起處以
杖穿之水隨下洩後化寂於山
長松山馬禪師超禪師淨眾寺神會禪師同嗣五祖下
無相禪師
益州南印禪師嗣六祖下荷澤禪師
益州義俛禪師嗣南印禪師
西睦和尚嗣趙州祖
布水巖和尚嗣曹山祖
東秀禪師嗣德山密禪師
崇福演教禪師南禪無染禪師同嗣香嚴閒禪師
淨眾歸信禪師嗣青峯楚禪師
崇眞禪師嗣鹿門眞禪師
詔叔青公禪師瑞溪瑞禪師玄峯通禪師愚溪智禪師
隨尊宿以上十七人未詳行實

後晉釋

清涼弘修大師大理段氏裔名思英即文經王也乃神
聖文武王之子爲世子時隨王入寺問寺僧曰佛是
何方人僧曰西天又曰西天在何處僧曰佛生處問
曰這裏還僧曰佛住處便微笑遂淚念苦空不樂於
世請爲僧王未許乃嗣位示幾即讓與叔思良便爲
剃度大獲解悟子證宗乘○按南詔野史曰段氏據
雲南三百五十年僧二十四位中有禪位爲僧者七
曰文經曰隆義曰存德曰保定曰文定曰宣仁曰正
康第六代昭明王述有傳燈錄續其雲南之禪證云

後周釋

壽海法師洱海周氏子有道行通經史時南詔三年不
雨王請天竺神僧白湖師禱之雲布無雨湖以竹竿

撥雲甫隨筆注不能遍及湖曰汝國必有聖人盍往
覩之王跡之無有或告南天祠有一僧時在內禮拜
王召不赴遂同湖師往請卽海師也湖師一見卽禮
王驚問故曰吾師也王問何據曰其額上有五字印
王乃禮之湖師因請於海師曰願得甘雨救民海曰
昔湯旱七年以身代禱六事自責天乃雨之此人君
有道格天之驗也今主殺及無辜天地閉鬱不知悔
過何從得雨王遂悔罪誓不虐民已而果雨

天竺白湖神僧事由見上

宋釋

慈濟和尙大理人未詳姓氏洱海東北有危石懸立峻
壁下臨淺淵師日拜佛其上功行精嚴屢有感應至
今呼爲禮拜石足跡猶存

二如和尙昌禪師同出唐李賢者後

二塔道悟禪師

二塔玄凝禪師嗣道悟禪師

崇聖凝眞禪師嗣玄凝禪師

淨妙澄禪師演池人姓高氏襲大理段氏國公因讀楞
嚴經至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處有省遂卽玄凝禪師
爲建再光寺請師居師常夢與清涼國師華嚴諸祖
共語遂譔華嚴懸談會玄記四十卷今在藏帙又誦

以上五人未詳行實

塔於本山

蒼山再光寺妙觀雪庭普瑞禪師榆城趙氏入也童時
日記萬言因讀華嚴至若有如是知是如是維則有如
是如是顯現處皆開心地後見皎淵禪師印可南詔
爲建再光寺請師居師常夢與清涼國師華嚴諸祖
共語遂譔華嚴懸談會玄記四十卷今在藏帙又誦

金剛經有白光如輪久而不散師雖印心於南宗而
鞍閘華嚴爲業時於水目講經遂感金甲神人現像
巢有楞嚴纂要註十卷金剛方語二卷餘有華嚴心
鏡元談補翼及外集諸書皆發明宗旨開解後學者
嘗夢於興光寺講經乃有陸地生蓮之瑞後無疾而逝
塔瘞舍利頗多瑩然耀目建塔奉之
黃龍無相禪師嗣妙觀瑞禪師行實未詳
阿猻頭陀洱海人未詳姓氏因問皎淵禪師心經無智
亦無得義淵曰你但恁麼參去看是甚麼道理時段
氏王於山建寺標爲工匠都養日則奔走勤勞夜則
集普寺梁　逆賽蠶逼乃嗣法於皎淵禪師標常挈筐
入市貨物雖去二三百里者食頃便至人竊窺之但
見閉戶默坐置筐於前諸物自盈見者喧於衆標遂
絕於世矯矯龍泉豈擇地而行吾其南歸遂詣擅生
以其言告於帝師乃爲奏書以賜之曰洪鏡師具大
猛志而歸其國國人號雄辯法師馬師解峽人之宿
鴛著其書盛傳習者益衆時梁王爲雲南王以天曆
之會事師甚謹師乞符以惠爲本衆人歸之意缺如
也後師逝於大德五年十一月初九日世壽七十有
玉僧臘四十有也其寂時現有五色舍利分他處甚

崇奉塔於玉案山陽
端無念法師未詳行由至正間居京都宗唯識論時謂
唯識巨魁天下無出其右者師素與普喜吉祥法王
相善每互論辯妙理祥師時稱吉祥彿焉二師俱爲
辟禪皇帝所重常入內召對弁數敕講諸經論云
玄堅霽菴宗主姓王氏古滇龜城人年逾童善屬文遂
以己所見聞解法韻爲歌訣獻於雄辯法師師一覽
而異之由是諸方企仰推尊以其所作爭傳誦焉至
元甲申乃禮雄辯法師披剃親授指南而師曉夕惟
勤學業講習摩訶衍四絕論弁圓覺等論又受宗教

禪師衣鉢嗣爲講仁大德庚子雄師復興以山門法
席俾繼承之時梁王爲雲南王有高僧節思朮爲王
師乃頒令旨弁法旨命師住持玉案山至元癸巳雲
南行中書省平章蒙古普顏實創大德寺奏聞於
朝延師爲大德寺主師廣演教乘宣示法音庚戌南
省大臣奏請大藏以新荒服特旨於古杭命僧鋟司
篤巴領琅函三藏傳至善闡分供筇竹圓通報恩三
刹以畀僧尼轉閱乃命師主教法門護持經藏延祐
己未三月十七日雲隱四合雨霽霏霏師乃召眾謂
曰人世幻軀如露電泡影一切生滅亦復如是禪教

臨濟二十世孫後遷滇祖示以詩二首詩曰狂心未歇爲禪忙萬八千程過遠方喪盡目前三頓棒揮開腦後一尋光陳年故紙渾無用今日新條亦頓忘見說雲南田地好異時歸去坐纏牀衲僧用處絕羅籠拶著渾身是脫空輾破一塵如有旨撥開萬象覓無蹤德山焚疏情先死艮遂敲門路已窮積劫塵勞忽吹盡黑龍潭下五更風纔至滇曲靖眞峯山構菴棲息菴有龍湫墮葉觸波必遭風雨師安禪制之龍徙去遂建正法寺尋入會城梁王欽崇殊勝爲拂佛嚴寺居之及雲南行省平章達理麻等力贊其事時當

道諸權宰官以及還邇四眾無不皈從盛行化導爺子數百得師心者五人遂示寂閣維日梁王親至其所世壽三十七春獲舍利舉舉於靈骨門人建塔於寺之左天目中峯本祖復有祭文致師曰佛祖之道未易墜兮吾無照遠逾一萬八千里江山以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無照負三十七春秋而云歸生耶死耶果離合兮非智眼而莫窺祖意教意果同異兮惟神心其了知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眞機歷掌其誰敢欺謂無照於吾道無所悟兮太方極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分何取拾之紛馳鄙民遂之歸罷講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不然兮卽之歸罷講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不然兮卽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而無虧出入兩宗大匠之門脚後一尋光陳年故紙渾無用今日新條亦頓忘見分孰不歎美而稱奇屈指八載之相從兮庵有間其毫釐我閱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亦稀我不哀無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鑪熏於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

照本禪師未詳姓氏夙具慧根徧參名宿後詣天目謁中峯祖師將至祖語侍僧曰當有客自雲南來汝可持鏡迓之師至見鏡曰師教我也僧問故師曰吾名照本師令我照見本來耳僧白祖祖奇之遂服勤左右者數年盡得法要而歸祖常語曰雲南僧者眞堪荷負照本爲其一也

德存普遍禪師趙州人也童年出家遍遊講席演大小乘後叩中峰和尚囿聞三乘十二分教明得與祖師意是同是別峯曰汝舉教意來看師曰恁麼則汝講的經論呢師擬議峯便喝師不覺汗下因茲服膺峯爲示法語有參玄上上人須識巧方便之句後南歸結菴雞足山一日聞僧云水自名逸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恍然開悟

太華智福講主蒙化人後遷楚雄郡幼薙緇壯遊方同
道元師爲友雖弘經論而常慕南宗一日謁鑑師
印心中峯遂往參峯一見便問座主何處人師曰雲
南講甚經論曰法華如何是佛法不現前曰即今現
前了也現苒事如何曰不可以聲求色見峯曰座主
大似會講經師曰某甲到這裏一辭措不及峯於是
示法語而歸并題菴名即心蓋取大梅見馬祖即心
即佛義也遂歸滇隱山不出

蒼山道元講主永昌人也參訪行由同上
大休禪師不識何許人嗣法雪巖禪師至元十五年師
祥雲羅焉
飛錫南來住圓照山興祖寺時梁王也先等欽崇飯
敬大開法席弘闡宗猷御賜藏經幷賜大休大禪師
之號又重建圓通普照等刹至延祐丁巳順世法授
無念禪師
蒼山念菴圓護禪師大理人也因讀證道歌契入段氏
景乃建盤龍寺山舊有龍池師建寺已龍乃徙去至
稱爲弘辯大師後遊大方見中峯和尚師初號無念
峯以羅什捧盌永嘉無念無生之旨扣之師曰我之
無念異乎其所聞什師過在絕念不起永嘉過在任
念自起二皆有念也我無念者心體靈明湛寂不動
如鏡鑑像如燈顯物未嘗亳髮隱也惟洞徹法源者
叵測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峯乃肯之爲作無念
字說并授三聚淨戒而歸廣錄稱爲護藏主也師夢
神授書法與趙孟頫筆力同世三昧爲世所珍師右
守自肘至腕洞徹如水晶然則筆力之精妙殆非偶
然故世號爲玉腕禪師所著有磨鏡法并所書證道
歌二碑傳都二大字乃師眞蹟
妙空和尚楚雄人三歲能誦佛號及長遂入薇溪山爲
僧後遊九重崖經月絕粒一日端坐而化茶毘之日

祥雲羅焉
蓮峯宗照禪師會城晉寧段氏子生而異質天性越倫
年十八禮雲峯和尚薙染每以七日參空菴一等一
一日偶聞伐木聲大悟遂杖錫操方參空爲印證了達宗
十八員大善知識後即中峯和尚乃爲印證了達宗
源發明祖義至正間回滇遊晉寧東山謁似曹溪風
景乃建盤龍寺山舊有龍池師建寺已龍乃徙去至
正二十一年八月望日沐浴召眾乃書偈曰三界與
三途何佛祖不遊不破則便有能破則便無老僧有
吞吐不下句門人不骨用心切忌切忌遂擲筆趺坐
而逝身體溫柔七日如生有彩雲虹氣貫天者三日
門人塔全身於本寺師以八月十七日生至今每年

八月四眾咸往禮敬香供如山林辯若市明末譏號大慧禪師○按南詔野史載時梁王宮中有怪左右啟王請師治之師呪畢怪息王喜禮謝留宮中夜分潛至榻前問國事師但嘆息不言王曰興敗乃天意師言何礙曰二十年後國亡矣至期大明兵下果應其言黑井有毒龍與水溢鹽井損民居師建寺書呪沈水害息宇川虎隧人師噀水限遠去次日果去自是二地感師德每歲納貢畊牛引鹽永爲常例

太華戒融侍者未詳姓字童眞視髮素性生知以沙彌侍玄鑑禪師因二僧入室請問遂有省後遊諸方次

蓮普陀於彼立化

無念禪師人名未悉禮大休禪師剃落住興祖寺至順庚午下京參學主正庚寅秋歸演後至洪武定鼎師乃詣闕進詩龍顏大喜召入便殿賜之璽書和之龍章寵渥之盛無越此也及南歸重興本寺金碧燦然

性海禪師桂城石旗楊氏子禮無念禪師落綃次往京都冰霜其行水月其心三藏羅胸煥乎星斗至正癸巳聞浩師聆其才德嘉之以法旨云二師碎記與祖猶存

大理蕩山水晶海印禪師嗣法杭州斷崖義禪師餘行

未詳法授無極天禪師

定山和尚未識何許人大德間卓錫崇寶山戒律尪病貓素向慕每見塵俗茫茫悍然不顧師喟然曰非以正法覺之莫能化人於善遂開正覺禪林而教導之歸者益眾法道盛興

悅顏和尚滇陽人姓李氏齠年禮定公出家戒香芬馥定水冰澄內外墳典咸悉研通梁王慕德旌之璽書至洪武王戌寺毀兵燹師重新之越五年順世壽七十四春行臘五十八年

慶禪師居姚安妙光寺山舊無泉師以杖卓處谷之陰佛日圓照普覺大師高昌人與大休大禪師弘覺大師普圓講主廣慧太師同錫中慶圓通寺皇慶元年壬子天子特賜璽書嘉其軌範高潔德業誠曠至延祐六年己未重興其寺大啟弘猷時滇南法道宗風大振焉

蒼山比丘釋圖鼎和空編集

明釋上

應文大師俗謂文和尚明太祖長孫故鄧文太子之子也建文四年時燕王棣舉兵南伐有內臣出高帝遺命得度牒三曰應文應賢應能即僧服如之於是師及御史葉希賢爲應賢吳王教授楊應能爲應能並爲僧編修程濟爲道人遂從複道出歷遊吳楚黔粵大滇居永昌白龍山復結菴於鶴慶滇寧聞又錫氏定獅子山遺像猶在在滇數十年常疏法華楞嚴等

經間多題詠後東歸壽八十餘坐化宮中葬於西山稱爲老佛

蕩山法天無極禪師大理名家楊氏子年十六禮蕩山海印禪師出家印師受法於杭州斷崖禪師崖師受法於高峯禪師師自幼徧閱諸方參明明眼大悟宗旨上接臨濟正宗爲禪門宗匠時大理宰官延師爲山住持師以宗印心以教化人常講華嚴法華等經根之無翳去諸塵而清法界制外道以樂人天斯行斯修而歷劫無量乃降兜率至於梵宮既舍金輪而閻浮入覩史師獻山茶一本龍馬一匹征南賊一通進覲詩二章詩曰錫杖飛來自黔蒼心舍葵赤向春陽棵棕罨縣初由漢南詔封王卻是唐世祖北來還宵段天兵南下便除梁累朝未有今方有萬國來朝仰聖皇六龍御宇道隆昌海不揚波奠大荒開土神功同五帝開天聖德媲三皇滇山氣壯鴻圖闢日月光綿鳳曆長澤及空門無以報敢將芹曝獻君王上御殿納之忽馬吻花放天顏喜顧左右賜號并敕遊諸名剎又御書乘春詩二章賜之詩曰春遊草木盡青青覓法年年會未寧石徑雲穿霞入榻江波煙罩氣橫汀芒鞋馥郁山花嫩頂相聲香汗水清試問去來人指路上方雲谷幾程程春行風暖

漸寒輕華蓼馨香雨路青一盞養生黎藿飯五天合性玉王經黃梅嶺畔人猶集白鶴林中刹愈增幸際此時僧敬日杖挑雲衲下巍層敕授僧綱司都綱之職世世勿替敕曰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固大慈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所不被論性原情談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而清法界制外道以樂人天斯行斯修而歷劫無量乃降兜率至於梵宮既舍金輪而已之大覺而欲盡覺諸法界衆生其爲慈也大其爲

悲也深可謂無上者敷世人宿有善根者皆蒙佛力
寘中之修者甚廣今大理僧無極博修佛道善闡宗
風俗人感化宜授以大理府僧綱司都綱欽哉特諭
師辭歸上復制詩十八章擬師跋涉之況并敕大學
士李溯僧錄如玘等各各和贈御製詩序曰朕朝天
下來八荒之庭者皆荒徼諸蠻觀其威儀進退服色
制度飲食詞語一切盡異非重譯不能通其情所以
異於中國者爲此也洪武十七年冬南大理府等州
縣名刹高僧相率來朝朕甚嘉焉今諸僧居京師日
久敕禮部宜以僧禮送歸其僧生本雲南學起土俗

經通佛旨語善華云誠可謂志人矣特諭以詩仍敕
翰林諸學士僧錄司諸首僧各和以詩贈行又敕建
大雲殿并創三十六院爲師處之時洪武癸亥也師
回山之明年上復命方伯張純臨山慰勞達上存注
之意十九年師復進表稱謝二十九年丙子八月遣
徒交熹進法華註解七卷二十二年己卯法授文熹
住持永樂四年丙戌六月二十七日知時已至告聞
當道檀越別眾而逝住壽七十四僧臘五十八後五
日四眾雲集香薪茶毘煙雲五彩光現人相藝於本
寺西北蕩山之原師禪教兼弘旁通外學至於儒書

道典無不貫知見聞者似雷驚耳無不開悟師常率
眾數百闡法者四十餘人
董伽大師趙州人也生於鶴巢董氏撫養而成幼慕禪
染卽剃染遂感觀音大士法施得省面目洪武間遊
滇都太祖召對頒賜法藏并敕建法藏寺
杜墅大師趙州人乃嗣董伽師爲徒雅致幽閒密行深
異時有虎傷人師呪之民乃安後遊燕京成祖召對
復賜大藏歸南
吉泉鏡潭和尙昆明張氏子八歲禮節竹關公爲師日
夜參究開解發明卽杖錫遊方參信庵證禪師印可

并秉具歸時征南將軍沐公請開法於玉案山
雪舫不知何許人形跡不羣語言亦異永樂時常住獅
子山振衣千仞處朗誦吟咏人以爲梵典也就探之
見袖中一册人至輒貯袖避之每深秋海晏則登眺
誦讀經年乃去不知所往
宗琰號商巖得法於玄鑑祖初住雞山士官高鳳請住
鐵甕創活佛寺興總鎮繼軒沐公爲方外交名著一
時沐公贈有詩曰諸妄已消除一冠獨自如舒之彌
大千卷之無欠餘鏡界亦何有湛然靈以虛心境兩
相妄寥寥冥漠幽居後諸方濡德而集者七百餘人師

又遊僧偈曰正是叢林搖落時出門相送步遲遲明
朝玉案山中寺逢著仙人莫看棋
無邊智海禪師先祖官陝西右都督父趙公母許氏因
從征南生於滇童年辭二親依華亭雪窗和尚剃落
力究宗乘遨參磐山出文和尚發明宗旨師爲嗣法
後遊於羅漢山之妙應寺古庭祖爲之記塔今存
古庭善堅禪師姓丁氏永樂甲午年二月二十五日子

時生於滇城南廓其夜紅光盈室異香彌戶七歲乞
出家十歲入五華寺禮慈宗和尚爲師易名善賢自
是坐習不輟師異之勉持觀音聖號宣德二年巡按
御史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師曰此子非凡閒八年三
十後當佩祖印爾老僧輩亦當加額年十六走金陵
覺義徹堂禪師滇城倪氏子幻不茹葷長依無邊海禪
師薙染遂遊諸方遍參知識回滇乃爲海師印可卽
嗣其法舉揚宗旨
覺明絕機禪師滇城李氏子祝髮遊歷大方回滇謁古
庭祖印證與義師同嗣海禪師一日相與言笑忽竝
儼然化寂乃共爲一穴銘曰雙月塔有大巍禪師爲
銘古詩一章云塔目何緣起作雙月名道人高行堪
將評虛懷彼彼冰霜清小朗大朗爲兄三十壽黃
壽曰吾法自乎大興於世照號古庭將袈裟拂子付
之作臨濟正眼二十三世先師囑命勿令斷絕珍重

把春風耕有時對月陶幽情有時坐石談無生此身不啻一點晴雲輕身外何事能營營虛空無繩藏枯形卻把雲根苦鑿成巖壑合虛兩鏡明海天鴻影雙珠擊碧雞午夜空山鳴溪頭眠霽泥牛驚肯似南陽一點話頭行千古萬古遺嘉聲

雲山和尚昆明人幼祝髮精戒律宣德間召至京都演菩提妙諦授僧錄司左覺義後歸滇大學士金幼孜諸公咸著詩贈之

悟本字眞空俗呼栄齋和尚嵩明邵甸秦氏子童稱進修超然迥出塵表嗣法白齋禪師慧機洞徹建邵甸龍潭祝臼爾諸施我鮮煮膾則竟夕不能入口或濯足洗穢者立驗其患師神通感應其他類是後於昆明官渡復創妙湛寺著有韻畧易遍編行世

普賢寺盍攝神龍於崖下泉源清冽儻遊人汲以烹茗

眞圓禪師昆陽楊氏子幼出家及長參遊遂冊無際祖發明後返滇居普照寺大行化導每入定常至數日父母殁廬於墓側精修題曰松風巷示寂日預知時一葉遂孰茶毘得堅固七粒瘞於浮圖後人名其壁曰波羅巖山勢巉巖登者凜然風吹草木皆作禮佛聲至今不息所禮之石手足印紋恍然如生塔於蕩山蘭若猶存

淨月和尚弘治間人曲靖世族胡氏子年十九出家曰唯一食積八道重人以白齋呼之無不敬仰遂歷遊海內復回滇詣雞足山先憩峯頂住靜後於明歌坪創寺掘地得碑有迦葉入定八大明王歌頌相送之說卽聖峯寺也

鏡中長老莫詳名號姓氏俗曰鏡中長老正統間住曲靖眞峯山苦行四十餘年夜以念珠撒地一一探之仍貫成串常竟夜不寐侍者問曰何苦如是師曰不苦吾以伏魔耳一夕有盜入室勒取衣盆師欣然并與飲食遺之比曉尙旋繞廊廡間相率羅拜還其物乃慰歸後建寺卜地得一龍潭祝曰爾諸施我

辰謁大方天順癸未參古庭和尙於浮山一日庭問爾從大方不憚遠來所爲何事師曰特來市瓶和尙庭曰老僧與閣黎甚麼時會相識來師曰將謂和尙忘卻庭曰卽今事作麼生師乃偈曰叢林處處播春風此日尋師到別峯末後聲前句非句寫在山河大地中庭喜遂入室授法爲臨濟二十四世蒲團工夫極盡玄旨成化乙酉車錫都城創萬福禪刹宗風大著緇白來者無虛日戊戌謝事癸卯登五臺丙午飭僧弘治庚戌復遊五臺王子歸竹室閱藏不但爲宗門山斗而又傍通儒學凡所著作士林見之莫不起敬起慕師年六十有六乃別眾說偈而逝所著有竹室集皆宗門語隨藏傳世僧行五十二臘

佛力大用和尙昆明人面黑色有大膂力人謂之黑金剛辭親禮太華玄公剛染遍參名宿開悟復歸太華時都督沐公默獲其助遂請執都綱職云

鐵封慧固和尙昆明石氏子年禮湯泉光公剛染戒行泳潔曉夕精勤脇不至席恆持金剛經多年不輟因而發明後參古庭祖印證時有異人頗善幻術欲以授師師卻之不受年屆七十餘乃述偈坐化偈曰

老僧七十餘年自修自揣脇不至席兩腋精進肉眼

消落半頭清淨粉碎虛空無邊明鏡遂爲浮渡山大華巖寺本智朗目禪師初字慧光曲靖府石喇村李氏子生而倜儻不羣負出塵之志曲城之陽有朗目山師之父出家居此號白齋和尙師年十二卽往從之遂剃髮爲驅鳥後行腳遇黃道月舍人與語投機更其號曰朗目云白齋以華巖爲業師乃以閒熏發起卽從事焉居常以生死大事爲懷切志向上年十九受具白齋將順世師請益曰是惡知不旦暮爲人壻也師發憤卽決志操方北遊中原徧歷名山參訪知識足跡半天下氣吞諸方八九矣南北法門諸大老若伏牛之大方印宗南嶽之無盡廬山之

大安緜門之遍融月心皆乃禪教師匠咸及其門經爐冶鉗錘故若宗若教得其指歸第於參究已躬一著以未悟爲切於是立禪一十二載始得心光透露由是機辯自在行脚北遊過六安太夫劉公爲新中峯華嚴蘭若屏之未幾去白下給諫宇淳鍾公爲吠儀物素少法門無擾其鋒者一日至天界寺問主者推師出鍾曰請問禪曰善逝法門可石禪者麼主者推師出鍾曰請問禪師天界寺還在心內心外師曰寺且置借問你把甚麼當作心鍾默然師曰莫道天界寺卽三千諸佛只在山僧拂子頭上鍾良久作禮自是始知法門有人

陶公允宜官比部相與莫逆陶左遷廬州別駕署篆六安創鏡心精舍以待師皖之東九十里曰浮山昔達公與歐陽公圍棋說法處有華嚴道場古剎爲一闡提所破廢太史觀我吳公每恨之欲興而未能也師自淝水翛然一錫而來吳公一見與語相契再拜而敝曰浮渡因爲九帶宗乘近緣古庭演化遨蓁嚴道場卽重豎剎竿也今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其如茲山何古庭爲滇南人師豈後身適來理前願耶師聞悚然請入存心殿設香作禮請問法要因問華嚴梵行品云身語意業佛法僧寶俱非梵行畢竟何者是梵行師曰一切俱非處正是清淨梵行王聞歡喜遂浮渡不知卽此山也因思華嚴乃出家本始皆若宿

執弟子禮所供種種獨受一柴伽黎及水晶念珠留鎮浮渡山門王亦竟爲華嚴檀越師雖往來都門與柴相老人未接面於癸丑冬老人示寂王難惑者驚眩師歎曰柴柏不唯逝行方便超脫生死甚爲希有即以一死酬世主四十年崇教之恩法門無此者豈不盡埋沒於一盞中耶識者謂師親見柴柏吳太史曰知師者何必在弟子耶自法門一變京師叢林震驚人人自危即素稱師匠者皆鳥飛魚潛獨師宴坐金剛地爲魔障之毀然竟無知師微意者詎非代柴柏一轉語耶居三年乙巳冬慈聖周三百六十甲子建法會於都南廣慈寺爲增上祝延懿旨請師轉演楞嚴師初不應命强之及講二軸未終至同別妄見處忽告衆曰生死去來皆目睹所見耳吾行矣華嚴莊嚴吾所圖也今歸矣以水盟掌跏趺而逝眥萬歷乙巳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距生乙卯歷五十期而符其月日師得力俗弟子唯璽池王舜鼎宮兵部職方郎中先三日前以書報別云行圖一晤了此寥廓且託以後事王荅書云滴水滴凍時目下如何逾日而化訃聞聖母悼卹有加賜金若干返靈骨於浮渡妙面門放光出入逈稱叢林白眉矣翰林吳應賓爲之銘曰臨濟之宗遠錄橫谷曹洞浮山之帶古庭混入

華嚴人境俱忘兜率兆冤之薪盡事理妙叶兮山
雲水石之火傳天目之返掬兮顯法身向上之用歸
化之出定兮了昔人猶在之緣支那建剎兮看殘棋
於局外微塵經卷兮聽搥鼓於聲前開示眾生兮從
來一十九路莊嚴佛土兮向後百千萬年有搭湯地
有舌彌天帝網重重而無盡金輪剎剎以俱圓其斯
以爲朗公之禪
法建號悟機戒行精嚴通教旨能詩交正德間居石屏
諸天寺沐浴坐化
逸遁和尚武定人正德間祝髮獅子山有土婦鳳氏往

謁不爲禮師曰汝不修當爲廁蟲矣鳳怒夜遣人刺
之至則爲巨人所縛鷄鳴時更使往視亦被縛轉貌
於師乃釋之因拂衣去鳳又使人邀之業已渡金沙
江矣遥顧使者曰汝主眞當變廁蟲俄失所在
寶月和尚燕人棲白崖小王寺每入市輒憩於張某家
因來寄居張不解師歸語徒大光送涉是日張婦産
一男額有頂珠左臂肉隆起如念珠痕徒往視兒一
見如舊識三歲殤又生於千戶侯家狀如前甫六歲
倏令就館以待襲職兒曰我前世爲僧但願出家耳
一日忽失所在

正玉廣通人也常精祕行道德深蘊每入定於僊羊山
古樹下後悠然化去
德住寶山和尚劍川張氏子童行超然於嘉靖癸亥入
雞足山聖峯寺出家向上堅剛膀不至席究心宗學
後一笠飄然行腳中州至伏牛山北僧貌其南人懦
弱不爲納單師卽隻足立於山門彼僧乃布灰驗其

左右師寂然一定經七晝夜至期長往眾皆驚慕遂
額立處雲南鐵脚羅漢云名振大方參訪有德還演
隱幻住菴後至壽而化

志登和尚永昌馬氏子童年剃染戒行孤潔常修禪定
住菴龍泉門外時有盜十二人夜入寢室師禪定不
動盜周視之見案上蔬食具列皆新炊者盂箸亦如
人數盜驚駭師徐云昨已頒知諸君至故囑徒備之
耳勸令飽食仍爲開示果報因緣及諸妙義羣盜聞
已皆悔泣罪拜而去

結菴僧未識名嘉靖間自遠來亦不知何處人往投雞
足華首門結菴以居自約苦行住三年滿而後去至
期滿日夢石門忽開中有多僧延之命入見殿宇金
碧門上各有金字匾聯惟正殿乃金鎖封固右堂眾
僧皆默坐左堂如齋廚設供眾謂僧曰汝勿去得乎
僧曰吾有願欲遊名山尚未得也言已而寤猶記對
聯識而藏之此亦猶匡廬之竹林寺也

如滿號月輪馬龍人姓易氏出家雞足山華嚴寺爲月
潭師法嗣年十八祝髮即謂萬行爲菩提初基博學
高行志念曠達遊歷諸方參叩知識既至燕都習演
經論住二十六載蒙賜紫衣後請藏回山

圓省陝西甘州人年十六出家伏牛山後歷五臺峨眉
遍參知識嘉靖間來滇至雞足覩華首勝蹟誓爲建
寺李中溪遊山相植大有夙契乃與創焉師住山三
十餘年一眾仰德遂成放光寺也時蒙神宗頒藏賜
敕奉供本刹

定堂本帖禪師尋甸楊氏子於嘉靖間禮秀嵩山白齋
和尚剃度領參萬法歸一旨有省後住雞足金龍潭
屢見金龍出現又見椒樹放光故初創菴名花椒後
易寂光寺師臨化日書偈而逝偈曰性無加減豈悟
迷本非來去巧妝奇幾回力盡心圓處坐脫嬝生鐵
面皮

如意號寶峯蜀人也入滇以五利起家已而變起室中
遂祝髮於會城大德寺禮佛三十餘年足跡穿石時
直指李柄親即法要遐邇謁者日無一虛師不勝煩
擯徒無候往伏牛山年八十餘謝眾說偈而逝

南嵩和尚不知何許人依印光和尚出家習杜多行雞
足檀花菁素爲盜藪師獨坐結茅路旁晝夜經行三
十餘年盜盡感化常餽供養本鄉善士請師建刹師
拈香祝曰若此地當興請示靈異祝罷即金光照徹
林埜半日方散因建金華庵師後於菴之東石洞中

禮佛十三年繇是大聖翔龍寺等九剎因金華之異而繼掛錫師將逝命門人具齋邀諸二眾師沐浴趺坐盆中而化茶毘之日覺有異香

眞語字默庵賓川李氏子生而喜佛事於嘉靖癸丑禮師正宗墮髮創止止菴師初不識字日夜惟禮華嚴不輟經七載慧性頓開誦華嚴如夙記後李中溪請師崇聖寺開堂繼於白崖建徧照寺又於洱海創般若寺萬松庵著有翻經註行世時萬歷十七年慈聖太后遣妙峯大師齎藏供雞足山賜師紫衣世壽七十五歲坐化乃於雷音萬松二處建塔

興徹大空和尚洱海人依定堂和尚祝髮誓立禪不座臥後往孤鳥寺參天竺公竺令師烙餅連燔六枚一一被呵因跽請曰某甲作食不住願賜指示竺曰試汝耳纔又掩關蕩山學楞嚴於印光師每定三日光訊曰得法喜乎曰如是翹一足立全無敲斜晚住獅子山一日報眾違別香煙起處聞空中念佛聲漸向西遊

寂定旨如法師劍川人幼雜髮長參方受戒於三昧和尚及參顯愚大師博通經旨深明教義後南歸住雞足名著一時乃建勘際庵居之時劍川段氏仰師德教請住石寶山遂終焉

嶺梅江人姓鄧氏年十二過異人授以無爲之旨長爲諸生復棄去一日閱壇經有省聞道川禪師拈金坐盆中而化茶毘之日覺有異香

道林禪師凡宇內名山無不遊歷後不知所終

立禪和尚諱祖復號野山姓朱氏系出晉藩裔幼厭俗榮萬歷初年遊匡廬茅山遍越名勝尋祝髮遊滇至楚雄府請雨救旱士民德之乃建紫頂禪林未幾入永昌養臺山再創金光梵宇赴京請藏置山供奉師焚指供佛十之八九平素不設單帷故人號云立禪後足不踰戶者數年及聞明祚告終遂斷食唯飲淸水者三七日乃集眾說偈端然而逝偈曰野山無邊際陳在虛空住祖復入中流與諸佛同趣遺命貯全身於香桶有桶箍三裂吾卽再來之識今已二裂法

屬乃封其塔

明鑑無臺和尚大理李氏子年十八禮聖峯寺白齋師出家後隱波羅崖草衣木食戒行冰清七日忘餐亦無饑色遂參叩諸方究明宗旨中溪先生嘗贈詩云貝葉翻巴藏曇花作一燈又云袖雲一旦別羅月幾時圓至萬歷十五年九月初九日沐浴端坐召眾誦準提呪而逝及茶毘日室有異香

法光和尚未詳姓氏定堂師法嗣也賦性孤高不染世緣住山遇白額掉尾而來見之輒伏年八十餘無疾坐化

道裕字天心幼稚出家戒德日新行腳諸方至南海普陀山常定三日一時明德莫不欽之後回雞足中溪與之爲方外友耆年無疾坐化

眞澄所庵法師尋甸張氏子年十五慕玉龍法光和尚常思見之適園中柿熟欲取作供甫登樹遽墮地昏昏如夢中赴光座下光曰汝事辦否曰辦及甦猶卧墮處遂悟生死不在色身裹即往禮光受五戒年十八復禮古梅和尚於曲江方爲薙髮具令遍參天下法師至北都居于佛寺依徧融和尚多所發明遂乃嗣之後住五臺山弘開教席恆爲近代法師之冠復回雞足於金龍潭建那蘭陀寺

淨定號一菴昆明人姓姚氏父海母張氏生而常有出世之志乃禮圓照山無傳師剃染習天台教名著一時重興祖寺

清虛和尚曲靖人稚年六雞足山禮月輪師祝髮歷遊諸方參訪知識頓悟心宗廓徹源底後弘法廬山大興宗旨四方衲子雲集者常數百人謂其一時法道之優盛云

本庵號無心承天人姓舒氏父蚤喪幼隨母至燕不茹葷辛遂祝髮於法海寺年十六受戒道行昭彰眥藹

歷已丑慈宮降敕頒藏各省名山命師與妙峯師同齎寶藏至雞足山奉供華嚴寺并賜師紫衣敕命遂開大覺禪林

如正和尚廣西桂林人姓周氏萬歷丙子來遊雞足住山四十餘年或棲草庵或掛樹下齋繒皆蔬自供得施以遺寺主凡經行處鳥不亂羣獸不亂行後無疾坐化粵東希印禪師爲其銘曰師之生年花甲四百七十有零師之僧臘水邊林下七十餘齡木人花鳥葉苦水清雪衲補處密行圓明翻然示寂空花死生形影不弔聲響分明筆頭隻眼舍利歸寧窣堵波前

山色青青明明千秋月照西陵
區區和尚不知何許人常居雞足百節橋土龕中日惟
種菌夜則趺坐每以草席爲團跏趺其中故人呼爲
區區和尚或傳師持緊那羅王呪時有劫賊之擾殊
不介意及攖之甚師曰何乃如是遂默坐持呪是夜
劫容數人旋繞團旁迷謬不能去天明諸盜叩頭求
釋師以手揮之遂散去又鼓山嘗有妖魅至夜卽出
人不敢行師以呪制之妖患息豎有降妖坊於法華
菴旁
可全和尚號扁舟大覺寺僧也鶴慶李氏子年十六入

雞山依月輪師時值妙峯無心二師捧藏來山議安
華嚴寺由是開闢大藏創場百期於眾中選師披剃
侍無心老人既妙峯復命而無心老人居大覺師隨
侍數年感雲邑楊公後成大覺法席門下百八如徹
廣慧野愚和尚嵩明人嗣法水月禪師行脚江南數十
載既歸滇居無定處著有頌古百則漚花集等行世
題詠頗多有雞足觀風一絕云遊遍蒼崖盡法身誰
云門內更藏眞相逢欲問拈花事千古空傳獻笑人
聚洲王太史以師禮事之後於昆明示寂闍維獲舍
利數顆手骨赤如珊瑚辭世偈曰一句原無踏倒太
初非凡非聖萬象如如

始師素履朴直舉止有古人風初修苦行後習禪那
兼以淨土導人年近耳順夢生西方見一池皆大蓮
花花上皆坐偉人已亦與焉遂亦寂合掌向西而遊
傳慧野愚和尚嵩明人嗣法水月禪師行脚江南數十
載既歸滇居無定處著有頌古百則漚花集等行世
題詠頗多有雞足觀風一絕云遊遍蒼崖盡法身誰
云門內更藏眞相逢欲問拈花事千古空傳獻笑人
聚洲王太史以師禮事之後於昆明示寂闍維獲舍
利數顆手骨赤如珊瑚辭世偈曰一句原無踏倒太
初非凡非聖萬象如如

居之耆年無疾而終
幻空和尚北直人入滇至雞足住大覺寺次住迦葉殿

諱玄號如如滄江張氏子幼業儒因看楞嚴維摩等經遂有出塵之志後徃雞足禮幼空和尚祝髮矢志參究了明宗旨有問法者隨機而道應荅如流所著三教直指金剛定衡性學正宗等書行世并建拈花寺如桂蘭宗和尚黔中畢節人姓王氏年十八投所菴法師出家徧參海內精通教乘遂徃雞足獅子林三十餘年專修華嚴法界觀諸山欽仰後端坐而化鄰僧聞有天樂之聲及茶毘日異香襲人

道隆字永亨昆明人住山三十餘年專以參究爺明示旨後示寂火化獲堅固子無數

慧心妙空和尚通海人姓馬氏初母氏夢遊寺持金像歸覺而孕二七月乃生幼慧父早逝採薪織履供母途中拾遺金百兩偵其主而還之母有疾割股療之母歿廬墓側每感異徵後之秀山湧金寺禮智曉和尚祝髮唯拜法華爲業感圓通得定七日方起即發言中理衆莫不驚異自是道聲嘖嘖矣行遊城市士大夫及兒童奴隸皆歡喜尊奉時通邑大疫師足跡所至病者俱起去縣數里曰東華山有洑窟龍甚獰暴樵牧若往即爲雷電所擊一方患之師策杖入窟跌坐龍乃現形若吞噬狀大震雷雨七日方霽忽有偉服士三人謂師曰神龍所據何苦在期固不懼害乎師曰吾欲服此孽耳語竟遂失三人所在鄉人以師必攖龍害聚衆百餘人持炬而入見師趺坐咸羅拜權呼遂建寺焉又於雞足盤龍二處飯僧數盈二億暮年遊笻竹樂其地清閟乃重修之不日煥然一新師未至時途人皆見韋馱現像晨霧中後示寂召門徒囑後事畢坐化世壽六十五僧行四十奉全身於塔會葬數千人哀動澗谷既空之三日忽發異香乃息

天祥不知何許人居大理郡李中溪先生通志載詩二首云 聞角

十年遊子在天涯半夜秋風又憶家恨殺葉榆城上角曉來吹入小梅花 龍關水樓此樓登眺

好終曰俯平湖葉盡村村樹花殘岸岸蘆漁翁晴獨釣沙鳥晚相呼何處微鐘動雲藏島寺孤

同塵 睿和尚滇南人萬歷間遠至北都親歷講肆久之盡棄所習南參知識遊新安之黃山愛其幽勝遂隱約其間一鉢往來無定棲止然以華嚴大經爲課誦天啟壬戌仲夏參憨山老人於匡山求受大戒拜明釋下

廣度大師臨安人會氏子舉於鄉仕盧溪令棄官歸號卓然子閱梵典有省遂祝髮住郡之香林水月二刹萬歷庚子遊峩眉普陷諸勝隨至杭聞蓮池大師弘法雲棲往依之從前疑滯渙然冰釋及歸道出盧溪邑人以舊令挽留居數日忽云逝期至矣及期別眾而化黙撫郭子章爲之誄

洪相字應機雲南縣人幼入雞足禮法光師披緇遂行腳諸方遍參海內既聞朗目和尚開法浮山往參有省後歸朗贈詩云孤身遊萬里一錫振千峯心花開處片慧日演重重踏破曹溪旨參明少室宗訊謁諸

方去歸家扣石鐘歸住石鏡寺遂登九重崖棲靜二十餘年後寂端坐合掌而化

芳琚玉峯和尚昆明董氏子年方齠齔祝髮於正覺玆公侍師惟謹抱道亦深宣德壬子赴杭受具歷覽大方參叩尊宿乙丑歸滇遂結友把茅掩關於妙高之北峯乃重興其寺不日而巍然大備矣至天順己丑告眾坐化壽五十二臘四十三

文璽河南人年十三祝髮繼參諸方天啟間遊錫雞足九重崖究一誰字不出戶者二十餘年忽聞鐘聲有悟偈曰一竅玄關在此時世間曾有幾人知若還開了通天眼步步頭頭合祖機師道行愈高開導愈廣四眾欽之後寂日書偈而逝偈曰我本元無我人亦且無人會得老僧意大地現全身

眞利和雅和尚昆明大樹營人石氏子幼禮徹明師剃染發志參方遂至金陵受戒於古心和尚傳教於三槐蘊璞諸法主講經三百餘會律徒數千人隨至楚峴王禮以爲師及返滇錫雞足宏開講席律堂濵之戒法自師始廣壽八十餘無疾坐化有不佞陶公寄懷詩曰吳楚煙波幾萬重金鱗掉尾許誰同歸來罷釣雞山窟高唱漁歌捲碧筒

洪度姓李名宗堂臨安人萬歷甲子舉於鄉試仕原武令蒞歸昆明高嶠太史祠祝髮後乃住天目山深悟宗乘化日門徒問曰師今西歸有何偈示師卽寫聲曰我自念佛於爾何與遂化寂

周續字惟燈葉榆人幼依雞山大覺寺徧公出家壯而遊諸名勝後還山專修淨業晨夕念佛寒暑不間忽一日聞牆角西有喚聲云當得中品往生遂集眾念佛竝化其手中數珠拄杖不墜及茶毘數珠亦不燬視之乃木質也

印寬雞山僧也昆明人有戒德與還源友善師常於齋

後熟睡源曰齋後即睡無乃閣乎師曰我睡在虛空
裏何閣之有後於一日忽囑寺僧曰我來日午時當
別眾矣即散衣盆至次日午時索楮毫畫蓮花畢而
書偈曰緣合則現緣離則寂體自眞常了幻如是命
慧鑑鎮南州白土城人祝髮本處繼往雞足念佛三年
次住獅子林三十載不設牀榻晝夜跏趺然頂燈者
計三千餘盞而頂骨瑩白如玉世壽八十終於石鐘
圓易義印大師廣東人也萬歷末年遊止雞足師才德
均備宗教兼通落筆千言恆爲道俗所仰

眞全燕人也萬歷間至雞足留大覺寺篤志精修常置
一木缸日夜趺坐其中二十餘年無懈至崇禎丁丑
冬夜坐缸中大聲念佛次蚤視之乃知化寂也
陝西僧未詳姓字萬歷間遊禮雞足至迦葉殿偶將主
主神負之而去寺僧大駭逐而奪之僧曰尊者道場
何可容神牲酒作汚我已告官淮斥此神下山矣寺
僧以其妄誕孚持不已僧遂委像而去寺僧舁之歸
重不能舉是夕夢神曰我已爲某僧所逐命移下山
今亦無顏居此次晨忽聞山下居民鼓樂來山詢之
云是夜土主神示夢欲來山下下居故村老相約迎

之耳後訪陝西僧果於大理遛道具詞告神酒體牲
牢穢辱名山乞以法治之官曰彼神也我何能禁僧
曰但乞淮我詞我自能治也遂批淮移下山僧故來
移之耳
眞懷孚沖虛昆明黃氏子出家盤龍寺初不識字乃遊
大方至峩眉苦行二載住五臺九載學諸經論拜參
蘊璞憨山諸大知識及遍雞足建不二軒以居之後
住傳衣十五年專修淨業誓欲往生將遷化七日前
預邀合山耆宿告別至期跏趺合掌念佛而逝
程蹄本無和尚昆明張氏子早失父稍長就異途復棄

之業儒偶一日游昆明池有青蓮浮於水面同侶不
覩獨師見之眾咸異焉年十九禮通海秀山妙空和
尚祝髮受法於所菴法師稟具於大方和尚於雞足
放光寺大究經藏二十餘年及所菴法師應徵傳衣
命師同註肇論筆授之際議論飚舉一字未安當仁
不讓惟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一日托盆洱海城中忽
聞室內人語曰張豆腐李豆腐柰豆腐忽爾打破漆桶豁然貫通萬歷丁巳
來依舊賣豆腐忽爾打破漆桶豁然貫通萬歷丁巳
沐公增題建悉檀寺延師開山初乏巨材前爲大龍
潭古木參天人莫能近近則雷電大作師述文以告

躬操斤斧率諸匠作於是棟樑長材取足於此龍乃
假形飯依像地而遷讓之沐公爲請大內藏經蒙光
宗特允頒賜兼授紫衣并僧錄左善世之秩其所著
述有老子玄覽楞嚴懺法風響集禪林佛事因明論
隨解標釋并詩文偈頌等師生萬歷丁丑秋掩室崇
禎壬申秋三月前簡逛相知二眾話舊譚心大欵佛
事而囑累之遂微疾焚香拈偈曰蓋天匝地本齊平
萬象森羅極有情只在當人高著眼波騰鼎沸見無
生語畢而化

懷晟月峰大師昆陽楊氏子幼失父母撫而成尤好佛
寧因從義天和尚剃落住正覺寺成化丙戌往杭昭
慶圓具及遊五臺曾陀鷹宕天台禮諸聖蹟凡名山
勝刹罔弗遍履當代知識亦皆遞參後南歸時值大
空和尚開堂蓮受其衣法一日謂諸門人曰吾今七
十年已老矣去日在邇汝等各以己躬大事爲重無
他囑也時諸門人爲建塔堵請師著銘師曰生死一
夢骨塔奚爲然即幻明眞法性儼然耳佛祖何曾涅
槃老僧亦不生死於大圓鏡中覩面相見西來祖意
兩手親傳且道傳箇甚麼哦直待虛空開口時方向
汝道即衆毫書偈曰這箇邨僧不會眞往來三界幻

成身心空及第誰能委耕遍鐵牛圓滿春書竟置筆
而逝

周理禪師初號徹融雲南縣蕃甸杜氏子家世力農不
習儒業生於萬歷十九年某月日生眥見白氣出屋
鄉人異之啼泣不止時有二僧登門賜名慧九啼止
之九歲喪父十一入雞足山大學寺禮徧周爲師於
是夕周夢有大蓮花生於殿庭覺而周異之乃
爲祝髮但語音蹇澁不明因禮觀音聖號三
夢白衣人入室授藥三丸命吞之自是聲無暗塞
之患也每作務時便即入定常爲執事所
城參密藏大師遂有省發週不退陶公等欽陶公乃
談及華嚴與中庸義師多所發明爲眾所
易融爲庸也即延住妙峰山山有龍湫人
則割牲以祀崇禎辛未夏日師方亭午宴
大作山林撼動合眾驚駭侍者持杖立前
曰龍作孽耳師掌曰你見甚麼須臾水溢
坐不顧至暝方霽前後林巒五十里壞山
勝紀惟寺宇靜室毫無損焉是夕師夢二
而至告師求書乃書善德禍也俄又一老
子形容妖冶將欲近人師呵曰汝前生作
孽今尚如

此當截汝首壹舉忽手伸一劍而老嫗與女人哀跪於前因爲授戒而去自是境物清安無復擾矣崇禎甲戌僧徒洪然參叩請方并於南都請藏貝葉雲和尚說法天童師往參童一見便問萬里到此卻費多少草鞋錢師曰某甲乘船而來又問來此作甚麼師曰有事借問得否童曰你在甚麼處曰和尚還見麼童擬取杖師便喝童打師接杖一送童曰你作甚麼師曰和尚要杖便送還童喜遂許入室則氣吞諸方咸稱吾道南矣欲留之不可遂歸滇南自古庵後二百餘年祖燈再續者實賴師焉弘法妙峯著有曹溪

一滴谷響集夢語摘要及語錄等行世化寂日召眾書偈曰生也如是死也如是夢幻空花物恆順常如是世壽五十七春僧行四十六臘

海量大千和尚河南南陽人七歲披緇不識文字惟以禮誦華嚴爲恆業凡所到處皆感檀施於崇禎初年遊滇至曲靖三岔荒山樵牧罕到處刈草爲菴復禮華嚴感王虎伏聽夜則擊柝遶山待旦虎亦隨行隨止其菴苦汲惟遥未久泉湧出越期年樵者跡之方見募菴咸驚異怪歎罷耕飯崇發心送供大創禪林令玉龍寺也未幾師欲遊雞足至祿豐縣獅子口時野盜出沒行人畏之師架茅壘石出盜中之粒以飯往來僧由是商旅驛使望而依歸遂開山建寺直指姜公額曰文殊并題詩以贈盜悉斂形乃成坦途師又於縣治西去孔道之山半復建淨蓮寺山初乏水師就道禮經不期月泉從地湧但不可洗穢烹腥犯則立竭師之高行非筆可悉也後寂世緣百歲僧臘九十三

無住洪如禪師定遠鄧氏子居家門素恆持金剛經遂逃白雲窩插茶枝爲誓若道業成則茂不成則萎乃生今則合抱矣時曉夕研參不暮月而有悟乃禮大千和尚剃染隨參微庸老人庸命師住定遠之福城飯眾一夕忽聞鐃聲倏爾桶底脫落大事了明即成偈曰通身是遍界是處處逢何曾避後侍庸走金陵請藏徧叩諸方次謁天童六雪諸大老還滇於水目山創寶華寺弘開律學宗風凜然皆謂法道之盛也法囑非相大師康熙甲辰歲季夏六月二日示微疾召眾囑累畢書偈跏趺而逝壽緣七十三行臘四十塔全身於本山所著有蒼山集空明集苦海慈航集及宗門語錄南燈續燄等行世

如唐西來寺開山僧也關中人結菴於雞足羅漢壁崖

下日禮法華既久泉自甘根莖流每齋罷以手摩
念佛一聲羣鳥集肩而食殊行種種後不測其終
寂觀法界和尙葉榆人姓陳氏年卯角母及哀泣幾滅
乃曰劬勞罔極非目連無以盡心往白父欲出家父
難色後許之
往蕩山禮印光剃度光於宗教善知名
見卽識之謂曰名汝寂觀字法界及種種開示久之
乃辭光曰南歷百城差別之境期覓衷邁萬里難獲
之法可求詎敢坐迷所寘宰貝此生光解顏而遣之
曰吾道行矣遂越諸方名山大都履薦殆遍徧融和
尙開法漾邨門庭峻卓師類沃崖肉三印可時萊榆

繙紳數倍咸在朝堂嚮師名德俱具菩致請師曰吾
爲法來卻之不赴後聞光寂回滇過鷲山值虎師視
之虎俛首而去次錫雞足傳衣昔寺滅師惟危坐松
下不日興修而十倍於昔師嘗庶務鞅脞之際而不
釋卷終日跏趺而事不稽憍焉
淨寬法界和尙西蜀人也萬歷初年至滇游錫騰越拂
建雲峯菴福三剎師爲人剛直不時時犯方台宿
後化曰忽聞天鼓震響兼有紅光東邁之瑞異云
圓旭號萬松通海人宇內名勝遊歷幾週徧叩知識緇
匠而宗教咸通崇禎間返滇居鄒竹寺行止頓如狀
類癲癡時入酒樓飯肆或歌或舞旁若無人或衣婦
女服遨遊市廛了不爲媿一坐數日風雨寒暑不避
人莫能測焉一朝遍辭親友還山沐浴禮佛竟告眾
作別眾猶未然遂跏趺嚴坐索筆書偈而逝偈曰萬
松松尙癲癲模樣昨日街頭今朝回向
來秀號雪愚河南人苦行自持住雞足四觀峯搆建金
頂寺住山數十年精勤不懈戒行少倫至崇禎末年
蓄壽坐化
圓彩白雲和尙昆明劉氏子年十歲禮筇竹十方公得
度日事苦行後從所庵法師受具持律森然專修念

佛三昧凡皈敬者惟示以淨土法門遊雞足住錫念
佛堂時寺乏水師禮華嚴三載以祈之遂感靈泉泛
湧一日三潮有諸名宦并蜀王劉公等俱慕師德入
山禮敬乃於甲午季冬二十三日定中忽見紅輪墜
懷至暮集眾示以後事畢云吾今夕有難可酬宿殃
合掌去矣至次晨果離世壽七十有三云
洪上梵庵和尙貴州普安儒族趙氏子母夢白鶴翔屋
而生幼喪父
事母篤孝時值世變入滇遊覽漸達騰
越毘盧寺禮
大藏和尙於天啟六年祝髮切志生死
曉暮不怠因
讀楞嚴有省遂虔禮觀音大士二夕夢

中見菩薩金色千手眼恍然在目異香滿空授之以
一手眼自是心地清涼十倍有進遂參妙峯野愚諸
宿各皆指示諦理次遊薄甸鍾靈見靈巒拱秀乃刈
草爲菴越數載回黔改宅爲寺名曰慈雲以飯往來
返滇時會城當道延住斗光弘開法席至已亥春游
錫易隆即微恙付授衣盔後事并開示諸衆諸衆請
偈偈曰十方三世總無明會徹無明無不明隨緣應
物無他事只在當人善用心語竟索水沐浴嚴坐而
逝春秋六十二行緣三十四茶毘靈骨榮白有光
如然字本寶昆明人姓尹氏禮正覺善公落染并將田

宅入寺而重建之受戒竭志苦行惟勤每見田園枯
澗誓禮華嚴三載以祈靈澤忽爾寺左右寶紺沼清
澄不泛不竭旱潦常然一方稼穡之所賴也甘直指
姜公額曰華嚴甘露至今不易師寂崇禎乙亥七十
五壽五十二臘

海源圓品字蓮輿昆明人稗年禮筠竹本公剃染參究
爲懷行業冰霜愼重招提而恪遵聖制時黔國沐公
及諸當道嘗往謁談心并重新其寺至崇禎庚子冬
微疾召眾焚香念佛而逝

雲峯和尚未詳名氏行止自由脇不至席常與大千和

尚友善不事世務人皆目之崇禎甲戌旱六月不雨
直指姜公命擇高僧祈禱乃延師師曰我無他術惟
知念佛耳公曰任師行持師遂於海源寺龍池之上
趺坐磐石已而雨果均滋姜公感德建菴以奉名師
云

性壽三宗和尚蜀僧也崇禎初年至滇錫白馬山卽建
寺甫欲開基之日祥光屢放內現大小二金獅基成
乃感沐黔國賜鈞諭傳括蒼題寺額助修興緣卽成
巨刹今傳經寺也師世壽七十九齡終於本寺謂開
山第一世也

清宣法雨和尚父族王氏四川順慶岳池人生萬歷內
午幼神穎及長依華銀山空谷大師剃落初習教乘
講名遐布崇禎元年參福庵和尚習禪有省遂受衣
法時蒙懷宗敕住燕京彌勒院及賜御製手卷大與
清席宗教宏焉稱爲當代第一座主也繼而杖錫諸
方至庚午屆滇受黔國沐公請入覺照寺結制明代
末永歷襲諭并賜紫衣命住定遠照之白馬山建遵
城寺弘開爐冶德嚮諸方時稱滇南師匠迨康熙癸
卯預前一月囑累後事至期微疾說偈端坐而逝偈
曰來從此處來去從此處去來去不離此遍在一切

處及茶毘日長天無雲而雨候爾彩氣彌空舉眾威
覩建塔於本寺龍岡世壽五十八春著有堆雲集等
行世而師之神異應感者莫罄殫焉

師行狀忽禪師雲南宜良縣人俗姓谷父思節母時氏
年二四歲禮竹子山竹林寺順語師剃度十七歲住
雲臺山拜楞嚴經題至年十九忽動無常之想偶有
僧自雞足來茶次話及生死大事師聆心喜至夜分
請單前作禮長跪乞垂開導僧示以趙川狗子語師
門歷究五載了無著落後至黔遇濟凡禪師諭之曰
參禮參到無可奈何處方是得力處猶如戰士失却
寶刀雖則赤手以勇健故不顧利害拍馬直前奪取
敵人手中器械便能殺出去也師於言下忽然見得
趙州老人鼻孔偶將濟師藏口一摑推之門外次至
染山參破山和尚師禮次問不違千里來見吾師干
里內即不問千里外一句作麼生尚曰兩眼對兩眼
師禮而出一日砌墻腳偶見一蜈蚣師曰一條蜈蚣
尚回顧師以石擊爲兩段尚見兩頭齊動問曰你道
他性命在那頭師踢脚曰一舉兩得尚曰亂統師即
偈曰者個蜈蚣太煞奇戰場不怕斷頭皮攔腰一擊
重開眼正是當陽施毒時尚肯之命爲座玄乃書源

流付之偈曰蚊子喁喁上鐵牛無容下嘴處難酬紛
紛一夏歸山後過虎逢龍携出頭嗣曹溪正脉二十
六世住錫衡州府開峰山南雲寺又于雲南會城妙
音慈雲等刹及諸方開堂後至康熙甲辰臘月八日
示微疾子次日午沐浴易衣命僧鳴椎集眾眾集時
澹巖監院請垂示最後法語師囅然曰猶嫌少那便
乃右脇而逝生於萬歷丁巳之十月二十二日世壽
五十有八僧臘二十有一嗣法門人學蘊眞一禪師
等二十餘人著有語錄傳世

蒼山比丘釋圓鼎和空編集

清釋上

寶華山隆昌寺讀髓見月律主滇南白鹿郡許氏子父
游昌母吳氏感異而生師師生神敏好遊覽善繪事
所至山水佳處多留墨妙尤工大士像人爭寶之父
母早逝年二十七伯指揮使艱嗣欲以其官官之師
介然不屑痛念生死慕赤松子故事去爲黃冠三載
因遇一老僧授以華嚴師披閱有悟尋捨去禮賓洪
山亮如法師乞度先一日法師夢一人身著袈裟後

隨大眾無數跪求剃度明旦見師與夢符喜爲再來
人遂與薙髮時三昧大和尚以當代律匠弘戒兩都
化被南北師不憚艱辛往求戒法凡兩渡大江繭足
萬餘里始獲圓具於海潮且穎慧過人悟不由師未
預僧倫便能爲眾數演大乘至納戒日昧師即命代
座教誡後學道誼日高謙牧日卑遂乃廣繙律藏直
究根源焚膏繼晷思惟深義或文有隔閡者則禱佛
求解由是毘尼一宗躬行精練其推大法幢也師爲
黃冠時嘗夢至一大寺金碧交輝比丘濟濟欲進而
限以閾躍身以入顧其身爲僧相一老僧朱衣高座

笑顏招師而上授經命講眾皆跪聽汗流而覺至隨
昧師弘戒金陵報恩寺登壇境界恍然前夢也師恍
剛正不阿遇事不如法者讜言無隱昧師嘗曰老人
三十年戒幢若非見月幾被摧折乙酉昧師歿以衣
盆付師師心喪三年慨法門秋晚正制久湮乃立規
十條與眾同守是制必遵非法必革凡授戒安居自
恣等規模法範皆按律藏依制而作難行難忍之事
率身先之　時見聞者咸謂南山再出法運當興四
方學者翕然從風國初山寇竊發所在震動師杖錫
開導遂解散之時有譖於大將軍者謂華山匿賊怒
甚率數百騎執師與大眾至軍前劍戟森森師咸議
整肅應荅安詳一軍敬服山林遂安師以心爲戒體
舟循般舟三昧爲眾標榜九十日晝夜壁立不坐不
臥不倚如是者凡兩度焉師依制結戒立壇已十
六年處木難久垂復建石壇層級欄楯種種莊嚴開
基之夜感擅殿放光五色直沖霄漢眾山羣樓明如
白晝莫不駭異讚嘆華山當昧師時修建尚未完備
師爲庀材重興殿樓寮閣佛像供具色色堅緻雕琢
丹堊之華鋪飾莊嚴之盛大江南北所僅見者又爲
創慈庵禪林重建天隆吉刹王子江南饑師募導賑

粥五十餘日凡活數萬人師每振錫出山四方風動
遐邇縉紳奔禮恐後至輿乘塡衢香花塞巷莫不稽
山航海供養致禮福報之盛從未有比師相殊特聲
若洪鐘登堂說法林木爲振暑必結衣寒必露頂素
無疾病戊午歲除示微疾已未正月既望力疾集眾
以衣盆付定菴基主持法席囑累後事畢云七日然
後行至二十二日午時誡眾以精勤行道語畢端坐
而逝及茶毘日遠近四眾不期而集塡溢山谷佛聲
震天皆遙見光彩上騰蓮花佛相結冢煙際火滅獲
舍利五色者升餘師世壽七十有九僧臘四十有四

坐夏三十有三傳戒七十餘期門弟子以數萬計所
著大乘玄義等若干卷行世至於馬陵之枯泉自溢
龍眠之三世冤消冥界皈依龍神讚法諸跡靈異種
種未易殫述云方早咸爲之傳

讀徹蒼霽法師初字見曉雲南呈貢趙氏子童年隨父
祝髮於昆明妙湛寺至雞足山寂光寺爲水月大師
侍者慧性敏達若生知然年二十五於崇禎間飄然
參訪行脚諸方次達吳門爲一南法師座元乃嗣法
焉住中峯山繼席講演聲遍南北紹長干十衆者數
十年道風凜然詩名藉甚大興支公道場海內宗之

時謂慈恩再出皎然復生與眉公玄宰牧齋梅村諸
公友善師著述頗富筆蹟猶珍後於寶華山講楞嚴
經次遂告眾踞坐而逝書有遺誡十章無端講席應
寶華老病人扶上小車南國遠鐘蕭帝寺東陽古井
誌公家蒼茫不盡江邊葦狼藉空餘臺畔花一自雪
光登說後獨憐沽酒送煙霞南朝帝業幾經衰碧眼
無人辨劫灰山抱玉泉荒寺在峯標金地大僧來針
鋒一撥山河轉棗葉重移殿閣開衣益相仍誰繼武
法筵龍像見宏才閉門莫怪老山僧打睡從來接上
乘十日庖羹咽未下千人講席病猶登皷將風力聲
難轉散入煙霞氣不勝如是我聞知未及奉行倍受
已先膺最初方便請開經未後圓通擇性靈我自無
心聊爲說誰人有耳不能聽蘸乾海墨收佳句縮小
江山入淨瓶珍重莫教遮祉冷天涯諸子各飄零到
岸乘風實快哉親迎遺像幾還回香花夾道羣情肅
旛蓋摩空宿雨開人亂雙虹天上去泉飛百道樹頭
來儼然未散當年會想相荊溪入五臺慶喜憤啼拋
止葉飲光解笑示拈花而今哭笑俱非是何啻宗乘
辯正邪試問此便會白否可憐雙眼果青耶剎竿倒
却門前久大廈將傾賴木支蠹蟲漉水細微事粒米

同餐展盆巾雖足傳衣猶在定壽頭開戒徧分身鄉
音莫辨難兒乳老景無多借主賓搏取大千憑手掌
陶家游戲轉雙輪多聞誤墮示兒曹作飯蒸砂事枉
勞欲漏未除習漏重愛根不斷命根牢無心婬女能
成佛父手屠兒早放刀道眼淪桑何足問雲霄萬里
一鴻毛晝長無暑夜無蚊帷幔虛擎擲扇巾好與時
人談笑語任留知已訴辛勤難辭鐵羽投林鳥强作
無心出岫雲一自金經讀破久柰何洩漏盡東君毛
端五色障開經勞久狂花淨眼停刁斗更聲催歷歷
明星煙火散熒熒交光攝入川源影網相盤回樓閣

故紀於此

形何物無情頭解點也須說與衆山聽師選當叙在明因寂於清

曾行非相和尚景東長摩邑孫氏子父尚志母章氏夜
夢老僧投寄遂誕師年五歲喪父隨母往田遥望水
目後山白雲覆嶺問母何所母曰佛寺也遂有出家
之意年十四喪母同善士胡公往雞足朝山乃禮德
周師剃落戒德日進後謁無住老人示以參究即有
悟入師年五十五乃秉受于住老人焉繼席寶華開
堂弘戒宗律辰滇時皆舉證四衆皈依及授龍
戒于洱河導幽魄于榆郡非常情所易測也康熙庚

午秋某月曰鳴槌集衆沐浴點香付衣盆後事竟自
入龕中說偈畢喝一喝寂然壽八十七臘七十三
學徧知空禪師受開峯密行禪師法嗣臨濟宗三十三
世洱海王氏子父母曰爾命似不可處族當出家以
永天年師聞之喜十四歲送入寂光寺禮上和和尚
剃度師以生死大事天年不永憂悶眉目不展同列
皆笑之時值大力野愚徹庵及西蜀了凡諸位知識
皆力恿開示各承其教惟參禪士著倍加敬信遂參
萬法歸一話四五年間疑情不發後遇亮如和尚聽
講法華諸經力參不是心話又十餘年苦無入處後
禮薦佛名經至三卷南無二字忽地身心脫落內外
圓明如一輪皎月即說偈曰虛空是佛身我本世間
人我性與空合非佛亦非人隨往參無住和尚欲付
其法師却之入九臺把茅三載而大方廣法席巍然
起於萬山密箐中開峯老人神契百城之外忽命僧
持囑至山師欣受之於是開堂傾衆常數百人忽一
日喚諸門人囑以後事乃辭佛謂衆曰三日後天雨
時可相報吾好去也至期果雨衆集有侍僧問曰和
尚向來說禪說教呵佛呵祖正恁麼時作麼生示師
震威一喝衆禮拜師乃拂衣口遶殿三匝復座趨

一足而寂然端坐如生嚴供三日容顏不易手足如
綿遂封全身於塔世壽七十七春僧行六十五臘
本寧半生禪師蜀北閬州南郡張氏子師幼襁褓不茹
葷及長多病父母許捨入給孤寺其病即脫父白予
觀此子有出家分年十三即捨披緇一夕聞是日已
過不覺悲感交集悟世無常十九從應時法師受具
聽講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勃起疑情至
夜分入室請問其旨畢竟是箇甚麼法師曰既無眼
耳鼻舌身意還有口麼要汝自信自悟始得自是舉
步忘形胸中如結甲中寇讎蜀避秦中遂上嶽州訪
玄素友偶聞漢中文靈和尚門庭孤峻於已丑往參
命知浴事一夜於護法堂經行撞倒磨架碎磬作聲
廓然疑情頓破乃呈偈曰蓼直行將去虛空撞脚跟
磬破元是鐵窟家聚頭生大骨之遂授杖拂源流偈
曰龜毛拂有騰龍勢兎角杖支南斗雲山水悉歸布
袋裏昆明池上月華殷康熙甲辰師自蜀入滇庚戌
重修青門大興佛事四月佛誕日上堂拈香午後受
張善信請齋畢師合掌謝曰繼陀妙供愧我無文侍
僧諫曰受人供養焉出讖辭師叱曰非汝境界初九
日示微疾至戊時跏趺而坐謂眾曰我有一偈當問

汝等生亦何苦寂亦何樂苦樂兩忘是甚活潑眾無
語師震威一喝良久垂手而逝延供三日儼然若生
荼毘後獲珍色堅固子頗多權宰爭持分供其頂骨
復具五彩塔于節竹之巔師凡九坐道場五剎結制
五十九世壽四十僧臘
靈藥慧宗禪師楚澧州趙氏子幼失怙依叔氏長年十
八禮龍潭智弘祝髮時聞密雲老人開法金粟師往
參圖具授以萬法歸一語參之服膺未幾密遷天童
命師往小北河作菌頭師忘餐歷究忽一日執鋤定
去同寮尋至問曰你在此作麼師舉鋤打云非汝境
界即說偈曰孃生眞面目處處不會藏塞滿虛空界
隨緣自主張遂呈密密曰你主張個甚麼師喝密把
住再道看師云棒下無生忍當仁不讓師密連棒師
連喝而退遂有省後因修築眾多疾病密命師執主
藥寮時凡經師治者皆愈遂號靈藥後遷管塔院密
一日拈梅一枝與師曰是甚麼師接擲地云莫惑亂
人好密一喝歸師隨往作禮密偈曰東南嶺下一枝
梅葉落枝焦切莫摧九九逢春寒艷發也因令汝摘
花廻已而遍遊名山後入滇主席五華寺次開石屏
之天寧山寧州之海鏡寺重修新興靈照寺于康熙

壬寅年乃創當民之九峯山西華寺法席逾盛道聲
逾遠至庚戌四月二十三日集衆上堂垂語云人世
無常終當有盡吾道從虛體寂爲眞又云法身非短
亦非常堅持四大放毫光復命歸根末後句諸人直
下好承當至念八日復上堂誡衆囑別說偈曰東倒
西歪世人難猜了無一法何必安排語方竟忽侍僧
報曰侍者心安不忍見和尚遊世他先坐化矣師曰
他何得太忙遂擲杖寂然而逝閱世六十六僧行四
十塔樹九峯之陽并有語錄傳世

知止道瑞禪師西蜀順慶府廣安州王氏子生於萬曆
庚戌二月念四日寂於康熙壬戌六月十九日世緣
七十三坐夏五十七師年十六時乃依本州奉聖寺
惟遠大師剃落每隨遠赴講席乃聞楞嚴七處徵心
之旨起疑遂發志參方數禮名德并謁徑山語風老
人次叩天童密祖時直祖七十誕辰龍象咸嚴棒喝
如雨甚是疑難一日于衆中出問如何是木人看花
鳥密云但自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師曰恁
麼則紅輪杳日又重新密便打師曰虛空粉碎大地
平沉密連打師當下有悝禮拜而退遂遊普陀諸勝
復歸奉聖掩關三年時聞象崖和尚演法五龍山乃

出關往叩象曰聞道汝南方去來師曰江山雖有別
古鏡甚分明象曰帶個甚麼物來師展兩手象諾之
後于甲申年付法源流偈曰一燈分點百千燈燈
續欲自層層有誰下手親挑撥纔此宗風獨汝能遂
于諸方開導弘演宗乘至順治癸巳到滇住曲靖東
山報恩寺于是道聲遐布宗風漸然兼于迤東諸郡
并會城重興古剎十餘所付法妙隨等十餘人後玉
康熙壬戌春命衆誦大涅槃經至三月望日設供上
堂示衆曰今日乃釋迦世尊涅槃之日衆當精勤思
報佛恩老僧之去來亦未遠也至五月五日示微疾
起坐如常又至六月十日乃付衣盔後事畢舉拂說
偈曰臨末稍頭一句子十方諸佛口難宣老僧露個
眞消息凡聖從茲識本源語畢擲拂汩然而化停龕
五日其顏若生手足綿軟送歸交水龍華寺茶毘是
日雲陰四合雨似盆傾四衆數千連絡三十餘里至
闇維時忽爾八表無雲一天紅日乃建塔于寺右後
數日往來者見塔頂火光洞然衆疑灾俱執具往視
乃知光也如是者半月方息

道足六藏禪師姓韓氏昆明人年十六削髮于雞足山
蘭陀寺師事蘭宗受戒于野愚愚導之參學時江淮

間法席之盛無如金粟博山師先依金粟後歸搏山數年有省而山法道嚴峻不輕付授身後留六偈傳六弟子師其一也聞道粵尚書熊公文燦服師之德而迎之住粵東之七星巖後歸滇住雞足于癸巳年蜀王劉因事入山求高僧或以某應召之問達摩面壁作麼生事時機不契將毀其寺後聞有師召之不來就之復舉前問師應聲曰等個英雄來觸機劉忽下拜曰公我師也法以不滅康熙初住昆明白衣庵庚戌七月初二日早微疾夜命摹弟子侍曰老僧將與諸人別矣索茗飲之申言明心見性之道甚悉

鷄餽鴨遂端坐索茗再飲而終龍眠方亭咸序錄方

孝標銘塔

海航濟舟和尚曲靖孔氏子幼不茹葷二十得度戒行高潔宗律兼弘住覺照庵遐邇共仰康熙十五年八月初四日集眾示偈云虛空非大我身非小要知面目明月皎皎寂然而逝

福慧野竹禪師蜀之長壽人嗣法磚鏡和尚天童法裔也康熙初年至滇開堂于昆明嵩山寺集眾常數百人時諸官庶皈依恐後一期法道之盛諸方衲子多所仰焉

大慈印我禪師川南人姓何氏年十八披緇崇禎壬午參破山和尚受具庚寅乃謁昭覺醉老人康熙庚戌至滇住香國寺師賦性孤梗見地超脫後壽耄年寂于本寺

懶石聆禪師蜀之重慶忠州人父姓張母趙氏夜夢吞月覺而生師幼剛染初參象崖和尚受戒次參破山老人得法于丈雪和尚康熙初年受請至滇住商山之斗光寺開導數年後歸蜀法授自協大師主席普勻平若和尚尋甸洪氏子七歲祝髮于鐘靈山篤志參持弘開律學主席本山三十餘年康熙辛未冬遊

錫臨安大乘寺傳戒之次乃召眾曰吾今不待眾當精勤遂授衣益囑畢喝一喝偈曰當陽一喝出凡塵任運逍遙撒手行分付精勤三學者人天相外覓無生索茶一盞飲竟而化

普荷擔當和尚雲南晉寧人俗姓唐名泰字大來以明經選不赴遍遊吳越初參雲門湛然和尚乃法名通荷歸滇禮無住老人祝髮多往來雞足點蒼水目寶臺諸勝康熙癸丑冬一日微疾趺坐乃書偈曰天也破地也破認著擔當便錯過舌頭已斷誰敢坐置筆寂然而化壽享八十一舂所著有倚園橛庵二集及

拈花頌百韻行世

道明心安和尚四川川北道人姓潘氏崇禎初遊學至滇後到騰越雲峯山見山秀出幽深遂有出塵之志即禮法界和尚剃度住山四十餘年戒行精嚴一方所仰年八十七微疾忽見青衣二童子持旛跪前迎請吉祥而逝臘行四十五年塔於本山

謝見號一微黑井李氏子年十四往依徹庸和尚祝髮習聞毘尼年二十四隨師詣江南請藏至金陵時大報恩寺方丈示寂眾爭不決拈鬮定之唯師三拈三得遂乃居之三年後歸妙峯山篤志精修及開別峯

庵日誦金剛經二十五卷如是者五十餘年生平無病一日微疾謂侍僧曰可傳知內外執事及遠近諸檀三日後吾欲逝矣遂付衣盞後事至期具香湯澡浴嚴設威儀眾集復遣去次日辰命僧鳴鼓設座集眾師禮佛踞座卓拄杖云當日馬祖道離四句絕百非是有是無諸人速道一語眾無對師曰大眾不道老僧自道去也遂擲拄杖云昔者趙州左跏趺而逝今日老僧則不然欲使右跏趺而逝也乃將左足垂下右足卓膝而寂然面忽發赤正當午也四眾悲嘆留供三日儀容若生遂貯全身于塔壽緣八十一行臘五十八

如法無窮和尚嵩峨人族蔡氏子母載氏夢日輪而娠將誕父夢老僧至庭而生離襁褓性不嗜葷猶好趺坐年十三自感即有出家志未蒙允至乙亥二親歿遂棄家遊諸名山參訪知識丙子遣滇以居士於諸刹研閱內典會眞定大師言談有契乃導之謁止言和尚寺北城梭園尚門庭高峻不輕接人久之方爲落髮由是全身放下竭志力參三日聞風動樹聲有省即述偈曰日出月出風清水清看破個甚麼直眉橫遂呈數偈尚俱大喝一日尚偶問師曰汝作甚麼

遠遠道來師近前默然而立尚肯之白此遠近皈誠無盡旨也辛卯閒復遊雞足水目諸勝歸省時諸權宰慕德延師主席覺照乙未結制盤龍乙巳武陽緇紳請錫獅子山不期年而百廢頻興矣丙午秋示微疾遂移書以別緇素相知命設齋以示眾即索湯沐浴眾請偈師却之再懇拈筆書竟而逝世壽五十有九僧臘三十少二從闍維樹塔本山嚴奉

洪中字惟敬俗呼二和尚黔之普安趙氏子也避亂遊滇入騰越依大藏和尚祝髮嚴持法華生死爲念居晨夕提究一日閽聲

聲大悟乃曰始知今日通身是佛不假修持漸感檀
施成大法場今音吼也至康熙戊申夏微疾召眾付
授竟端然而化闍維日異香滿谷合眾悉聞云
陳拙性德律主壽匋白氏子幼子嵩明觀音寺落紺參
雞足白雲和尚示以念佛法門日事招提眾務時夕
繼晷行持時聽講於暈如法師遂與見月和倫結友
行腳漸至京都則值世變師往五臺詣見南師既師
訪至華山求戒則見師已居教授矣乃執弟子禮同
錫寶華弘法教誡則千僧供仰而律行倍嚴即嗣為
兒老人之上足座元也及受請于天隆等數剎並弘

律部諸方秉戒者不可勝計後回華山靜居而老大
二寂定公主席焉二日定公下山師代以方丈事忽
召眾集踞法座位即付授衣盞謂眾曰汝輩好住吾
合去也遂瞑目寂然而逝世壽七十有四僧臘四十
有餘

擒文字弘念嵩明李氏子誕日母夢白鶴翔廬生而性
潔有出塵志幼事歸化天如公落染篤志律學言論
敦簡兼恆課華嚴為業四十年不爽不怠師生明萬
歷初寂于康熙丁巳世壽六十六春

永豐本實和尚諱性空壽甸氏子也生而岐嶷顒異
父早逝母撫而長習儒書有空門志禮古林大師薙
髮誓誦法華跪持十載次依和雅律師圓具一日閱
授寬端然而化闍維日異香滿谷合眾悉聞云
陳拙性德律主壽匋白氏子幼子嵩明觀音寺落紺參
雞足白雲和尚示以念佛法門日事招提眾務時夕
繼晷行持時聽講於暈如法師遂與見月和倫結友
行腳漸至京都則值世變師往五臺詣見南師既師
訪至華山求戒則見師已居教授矣乃執弟子禮同
錫寶華弘法教誡則千僧供仰而律行倍嚴即嗣為
兒老人之上足座元也及受請于天隆等數剎並弘

身遂坐蛇蛇徐徐而去有僧問曰和尚具何神通蛟
不敢縛師曰若有神通早被他縛却了也師直視問
僧曰會麼僧不會師曰神通也不識僧禮而退康熙
壬子冬忽謂眾曰吾明日去矣眾愕然有總戎王公
留師再住師弗可次日午集眾眾集書偈云吾年六
十九生死何會有今日撒手歸嘯破虛空毋書竟默
然而逝壽六十有九僧臘五十塔建永豐之陽

廣陵眞州五臺律院書禎靜觀律師祿豐人也族姓王
父之麟母高氏少岐嶷長業儒忽志離塵曰吾曩所
為塵世法也塵世何著出世之大遂禮翠峰山西林

寺心田大師而祝髮焉即晨鐘暮鼓梵唄靈文無寒
暑間內典既徹志在參學滇俗士子多之聖水三潮
求見金蟾以爲科甲兆師亦往觀無移晷蟾現金色
三足有光師曰吾素志禪那今睹此無乃法門有望
乎遂決志南詢遊黔地歷楚黃漳章而之金陵時崇
禎甲申也師年三十六值長子奉皇旨開壇於報恩
寺乃得戒於昧祖突長千法圖聳峻霄漢二日師經
其下忽覩其瀕紫欲飛騰霞光旋繞心竊異之不知
何瑞偶問一僧曰奇哉希有此我世尊舍利最勝頂
光也人所罕覩子今睹此得非精誠感格乎即約同

戒五百餘人共禮之嘗見祖嘗云此五道獅子兒耳
繼此錄白下詣中峯遍遊講肆兼叩禪宗一時禪教
諸師競奇之無何昧祖三週期迫師思法乳之恩欲
設壇場之供遂飛錫虞山托監錢門豈意構異隙於
防弁中奇殃於已身師處之坦如也唯朝暮持誦曹
門諸祖悉由是異蹟著於一邑聲
聞播於三吳脫此橫逆依止于華嚴淨毘尼築修律
部見祖弘戒每屆臨壇或任教授或司羯摩左之右
皆若是也嗣因見祖示寂省視歸山蒲坐未暖復有
之輔翼蓋有年矣而僧伽黎之付允稱克當然師非
眞州吳許兩大護法洎郡之紳商以五台法席敬延
師駐錫後春冬傳戒逢夏安居學者從之如水赴壑
獨專精律藏也閱覽習禮無一不徹蓋律宗善開相

得戒者千餘計而授衣鉢法者則道馨桂公等六燈而慧燄續矣復建五楹大殿曷革肇飛新立三聖法像圓滿莊嚴由是道風丕播遐邇均瞻時王公大臣聘自都門太守邑令親爲倪躬此人所深望而不可得者師反卻之所謂師撞破名利網而虛空粉碎乎師年登古稀而閎闡法海正自未艾而衣被天下澤及後昆者則莫久大於著述者也著有隨機揭靡疏鈔六卷毘尼甘露擇要十綜律學日雲要本教蓋軌式歷代律祖曇傳各一卷尸羅依師之心印也師述具於見聞傳之晚乃述於此因茲皆佛祖之眞基乃

逝享年六十四行跡五十

弘宗宇眭守毘明藏氏平巢鄉誠佳翰林侍讀後棄官

隱雞山碧雲寺禮誦研窮歷數十載始知檀越遂持珠嚴坐念

大理海東鹽山佛有崖棄滴珠如雨創庵以居名曰

雨珠隱辭二十餘年壽像湧

命沙彌致別諸山師友旌相

佛而逝壽七十餘僧行三十九集有雨珠餘吉云

普灼號中也太和人也幼業儒

悟性敏達過目成言機謁無

理崇聖寺掩關十年合郡德

而歸敬者不可勝計一日微

戲曰和尚平日修行此際還須斟酌師厲聲一喝遂

得戒者千餘計而授衣鉢法者則道馨桂公等六燈而慧燄續矣復建五楹大殿曷革肇飛新立三聖法像圓滿莊嚴由是道風丕播遐邇均瞻時王公大臣聘自都門太守邑令親爲倪躬此人所深望而不可得者師反卻之所謂師撞破名利網而虛空粉碎乎師年登古稀而閎闡法海正自未艾而衣被天下澤及後昆者則莫久大於著述者也著有隨機揭靡疏鈔六卷毘尼甘露擇要十綜律學日雲要本教蓋軌式歷代律祖曇傳各一卷尸羅依師之心印也師述具於見聞傳之晚乃述於此因茲皆佛祖之眞基乃

弘宗宇眭守毘明藏氏平巢鄉誠佳翰林侍讀後棄官

隱雞山碧雲寺禮誦研窮歷數十載始知檀越遂持珠嚴坐念

大理海東鹽山佛有崖棄滴珠如雨創庵以居名曰

雨珠隱辭二十餘年壽像湧

命沙彌致別諸山師友旌相

佛而逝壽七十餘僧行三十九集有雨珠餘吉云

普灼號中也太和人也幼業儒

悟性敏達過目成言機謁無

理崇聖寺掩關十年合郡德

而歸敬者不可勝計一日微

戲曰和尚平日修行此際還須斟酌師厲聲一喝遂

洪舒字印文楚雄楊氏子年十

雞足石鐘後閉禁足篤誦彌陀七十餘年未嘗一日

閒重建教義閣從眾數百人

悟禎友山和尚姚安高氏子棄

洪舒字印文楚雄楊氏子年十八投法光和尚剃度住

雞足石鐘後閉禁足篤誦彌陀七十餘年未嘗一日

閒重建教義閣從眾數百人年九十而化

悟禎友山和尚姚安高氏子棄職出家開創曇華寺精

索楮書偈曰來時無一物去時沒拘束撒手事如何
脫下孃生袴擲筆而逝壽六十六臘僧行四十
妙庵宇石樓昆明張氏子初母氏夢遊寺一僧授桃而
娠生不茹葷年十二詣節竹禮師得度卽有生知之
性遂歷叩諸方名宿授以狗子無佛性語矢志勤攻
乃有悟入機辯如流德業精雅常爲士庶所欽重興
古刹數所壽五十九僧臘三十五

淨極號達一山東兗州曹氏子崇禎甲戌遊南嶽投學
明師祝髮後參諸諸大師有省康熙癸卯入滇初至
臨安修迎恩寺庚戌始住雞足重建迎葉殿炳然更
新戊午冬一日集諸徒衆囑以後事趺坐而寂世年
五十一歲
道顯號本初鶴慶人幼剏落于雞足山次屆騰越復禮
法界和尚參學受具後年至耳順精勤彌篤忽一夕
設茶別衆次晨禮佛端坐而逝
德潤香谷禪師姓俞氏生萬歷己未正月二十一日師
生黔省新添時有僧到門云元正三七眉橫穿直目
月同明川流不息其父問之僧不答而去長習儒常
親近寶華和尚後隨父任滇每嘆世路恍然了酉抵
騰越入雲峯山從心安師剃度精勤不怠後謁阿山
和尚示以無跡跡三字話頭晝夜參究遂發願行頭
陀行乃建剎接衆常百餘人誓于門外打坐誦呪募
糧以安衆心經四十餘日一夜聞鐘聲靜中一驚汗
流浹背覺無踪跡三字始相洽矣庚子歲斗米數金
繼以大疫師憫之復募衆賑饑率徒掩骼不可億計
宰官某額其寺曰普濟師自是參叩諸方親承妙諦
後謁牟生老人於昆明五華寺機緣有契授以杖拂
源流偈曰五華山上有株藤帶雪經霜幾萬春今日
拈來親付汝撐天拄地震龍庭庚子正月二十一日
師率衆爲破老人拈香祝聲忽悟前僧遺偈日月同

明之語與師生辰相符壬子冬方伯崔公之英延師
住錫常樂丙辰感國忠張公拱極倡公重修大殿新
建廊廡寶塔合尖招撮覽備又壬戌冬昆明邑令官
蓮李公延住勝因癸亥復感鎮安將軍馬公重經修
飾畢本年九月二十七日率衆復歸常樂先期謝諸
檀越及遠近二衆皆致書辭之當是日復院禮僧次
乃微疾次日午時趺坐囑以後事遂口吐白氣安祥
而逝壽六十五臘二十四
性融三昧和尚湖廣漢周氏子師童時見朝黃梅者
卽起信心願往及長遂禮普陀回船遇風濤大作合

眾漂沒獨師負屍得渡望海禮謝而去父母歿詣黃
梅求度因事不果後至黔遇本空和尚剃染乙未遊
滇參無住和尚遂入定遠白馬山結茅潛修時士官
李仁捨宅爲庵延師供奉繼子獅子寓開建妙吉祥
寺數十年間紺殿巍然三藩畢備康熙甲子咸綏遠
將軍蔡公爲請大藏鎮山師年六十無疾告眾囑累
而逝
德曙字啟止太和孫氏子世業儒好幽閒喜游覽善繪
事多吟詠至年知天命乃禮雲峯心安和尚祝髮受
戒學業盡捐精修淨土遂徵疾吉祥而化著有詩文

偈頌并和宗本和尚山居百韻行世

雜科　蒼山比丘釋圓鼎和空編集

南詔師摩矣太后乃景莊帝之母持觀音呪遂得圓通

隨帝往至羅浮白城后建一寺南壁畫一龍是夜龍

動幾損寺后復畫柱鎖之方定

釋大幸西師西域人也遊滇以善提珠九子種子善鬪

至今存焉所譯有方廣經行世

釋羅浮顯如禪師臨安李氏子年十二乃辭親祝髮初

攻密部後遊大方遍參知識次謁太陽玄禪師有省

遂爲印可

釋羅荃大師大理人也稚年剃染壯歷諸方遂獲靈運

了明心地後歸大理海東羅荃寺或隔海遇火或作

船師渡其風浪往往靈異莫測云

唐張建成大理喜州人也入覲京師時上賜以浮圖經

像及歸過成都大慈寺寺適鑄鐘寺僧誡曰擊鐘一

聲施金一兩成連叩百乃十僧驚問故曰南使張建成

也僧曰佛法南矣遂爲更號成化授以心宗而歸至

滇于趙州勝道勝寺後不知所終

明楊周行號耕心迷渡人登崇禎癸酉鄉試仕河南息

縣尹致仕歸年耳順忽喚子謂曰吾將去矣汝等知

天竺示以蓮臺信見爲火坑不敢渡僧貽土一撮水

一瓶以歸久之大悟宗旨居二十餘年化後人取土

塑像傾水於地遂溏甘泉至今不竭

明道安居士洱水人久參古庭祖萬法歸一築室於水

目因聞水聲大悟再見古庭祖一見便曰可喜居

士這回穩坐家邦也士曰某甲自來不出外祖曰家

中事若何士曰倒却四壁祖骨之士禮拜後祖寄之

詩曰機前一著虛空笑說與吾家居士知洱水味同

滇水味今人眉似古人眉春巖鳥語陳心賦靜夜猿

聲繼祖辭鐵壁銀山這放倒叮嚀珍重莫狐疑士年

七十臨終說偈而逝偈曰慣用龜毛頻拈兔角今日

分明趙州舊物

明李元陽覺林居士大理郡人生而敏達過目成誦登

進士初得方士授導引之術以爲神仙必致後因讀

楞嚴經乃大悟曰世有如是書乎遂留心內典常遊

法席乃參雲谷法舟等諸善知識自號見林居士兼

與默庵定堂二公深契大有悟入所著有禪源記壽

九十無疾而終

明楊周行號耕心迷渡人登崇禎癸酉鄉試仕河南息

縣尹致仕歸年耳順忽喚子謂曰吾將去矣汝等知

吾前生事否吾乃四川銅龍峽神也因汝祖於萬歷元年爲四川教授時署縣事奉上均糧則盡心躭丈減去賠糧若干將吾賜與爲子歷官二任以旌其功因吾在路留連母終失奉遂削一官今止於此仍赴龍神之任時長子素信佛乘遂舉白樂天語吾學眞空不學仙之事勸以念佛求生西方父聞言頓起深信卽大聲念之知是數日不輟忽曰我已見西方勝境矣又一日喚妻子並婢僕等命取淨水一盞各進三匙行禮作別次及親隣亦如之時長子問曰此時還有做龍神念頭否曰吾視他化天如塵芥耳遂書一擊而卽趨白主人願皈三寶乃禮僧示以淨土

法門日則周旋飼馬夜則一心念佛如是年餘預知時至卽囑別諸人遠佛七匝端坐而化

清趙尚義四川人住姚安初皈敬妙峯徹和尚乃示以參究念佛法門遂篤志精修數年後亦預知時至禮別諸人正身端坐合掌謂眾曰佛來接我汝等見否遂白光滿室高聲念佛而化

明焚身比丘尼昆明人未詳名姓于崇禎末年欲募薪自焚眾猶未信至期于佛誕日詣歸化東積薪爲臺自登其上趺坐念佛遂秉炬移時而化見者無不感歎讚揚或悲或喜焚後眾仰之爲建庵名薪傳爲立

塔以崇供時諸名士達者並皆題詠挽悼焉今載四絕以紀之云今日優曇花茂發淨梵王宮生悉達只從這裏便承當性火眞空阿剌剌痴冷沉寒骨一束十方普現光明燭靈龜脫殼已多時無位眞人火中浴萬孕祥雲匝地飄漫空枝葉一肩挑今朝贔担兩頭折千日癘柴一日燒糾糾塵塵懸寶鑑鑑中烟燦飛赤電三千世界盡遭焚九品金蓮開爛熳

妙德比丘尼呈貢人姓趙氏乃蒼雪法師之胞姊也童年祝髮於昆明城南清淨寺履止敦朴惟戒確守衣盔之餘分寸不蓄篤志精修十無虛日常領眾數十

時謂滇南尼眾之善知德也每為大族所重世壽七十餘終於本寺

補遺

鐵封和尚乃昭信校尉石嵩世家子也幼薙髮於湧泉寺盤圖寶以遍法食旬浹聞冷風颯起見黑神晦燈掩口呵責而去自茲脇不至席誦金剛經至阿耨菩提皆從此句出即悟一切法皆從此心出遂輟誦越二年炙燈夜坐見白衣大士至問曰汝塵苦空欲求何事師曰固求無上菩提大士曰當以一跌三藐師恍然汗下遂獲龍斷三昧由是道風振起禪報驟至

乃覺漸繁即誅夢陸山葬窄堵波曰寶坐其中上曰絕以紀之云今日優曇花茂發淨梵王宮生悉達只從這裏便承當性火眞空阿剌剌痴冷沉寒骨一束十方普現光明爛靈龜脫殼已多時無位眞人火中浴萬孕祥雲匝地飄漫空枝葉一肩挑今朝贔担兩頭折千日癘柴一日燒糾糾塵塵懸寶鑑鑑中烟燦飛赤電三千世界盡遭焚九品金蓮開爛熳

庚寅僧臘五十零世壽七十越師之出世修持實謂季運之紀綱繩門之龍象也

見曉和尚行畧見前師著有法華珠髻并同麗府志參補華嚴海印懺儀四卷在藏今傳世師之詩文媿世宇內獨之慨滇寓聞未詳所集今錄詩四五再紀畧以補云

首處夕陽江影片帆斜（鐵橋）自墮黃塵每慨然故鄉鄉
相我無緣眼前兒畫思雞足夢裏尋家渡鐵蓮苗庶
尚酒諸葛洞儒臣不去小西天料應難得今生見先
過此橋五十年（送唐大來還滇）小艇難禁五雨風雞山有路
幾時遄殷勤爲我傳鄉信結箇茅團在雪中（送元白之燕）
一帶燕山色常時入夢間平生未到處今日送君還
客路無時盡秋心不自閒寒潮牽鴻思早已出江關
挂瓢抱膝向空坐偶然同許由一瓢還似累何物更須
留澗響懸孤影風翻入夜秋幾時從空出猶見在枝
頭（送朗瓚入匡山）獨向匡廬去安禪第幾重九江黃葉寺五

老白雲峯落日眠蒼兕飛泉挂玉龍到時應爲我致
意虎溪松（別吳中諸子）相看了無意臨岐還黯然回看吳
苑樹獨上秣陵船暮老還山路江昏欲雨天白鷗頗
怪我聚散緣波前
性香號飄然尋甸人薙髮於鹿溪淨樂菴次依五雲法
師聽講習唯識相宗著有圖相兼究梵綱心地法晚
年精修篤尚淨業康熙辛酉避兵爲酋賊傷趺坐儼
然人至撫之方知化去丁卯冬本庵災洪鐘巨棟悉
皆鎔燼柱礎灰裂惟師宜興盔廣宜爐田石章三事
錫曲靖玉龍菴年五十矣夜誦經虎嘗守戶後壽百
歲無疾而逝（師與淨蓮大千和尚同號法名不同初不及考今訪聞尊宿詳知郡志始得其
竟於赤礫中掘出鏗然有聲宛然無損非夫戒力定
力所持孰能有斯異感故紀之
寂舜字無語洱海陳氏子年十四往依雞足徹融和尚
祝髮歷五載行腳居富民之慈勝後山隱靜四十餘
年足不下山履止端嚴志尚淨潔野雉馴以栖席依
歸神龍戒之茹齋止殺師生崇禎乙卯圓寂康熙庚
申無疾安祥拈偈而逝
普猷號贊若尋甸人童年落染敦質寡言深修禪觀一
坐數期人罕爲知事母篤孝母歿常於塚側跏趺雨
雪不避二神蕭然人皆欽德後無疾別眾而逝顏若
生者云

密參禪師諱古山四川重慶長壽趙氏子冲年祝髮雲
臺山長則參學諸方後得法於靈隱（老人）駐錫陸涼
州之鑑海寺師生萬歷丙午寂于康熙庚戌六月二
十九日午時端坐說偈而逝闍維靈骨有光建塔鑑
海之左塔號靈明嗣法門人爍吼六和尚等
午正和尚五代時人居大理津梁寺段恩平興復會預
知之
大千和尚不知名山西大同人七歲出家明間來滇住
錫曲靖玉龍菴年五十矣夜誦經虎嘗守戶後壽百

後跋

爰夫震旦大法自漢摩騰竺法蘭二尊者始禪宗正脈自梁菩提達摩大師始淨土法門自晉遠公大師始五教諸祖碁布寰中輔梵同尊天人共禮如吾滇之法源自周摩訶迦葉菩薩雞足華嚴守衣始較之歷代其來苟知也滇雖國隅高僧間出而神通叵測學解難倫惜少傳記表彰故多時沒其脉時代遼遠漸覺無聞从懷私感實爲慨嘆而吾儕有力者不以爲念有志者又無自爲緣觀夫三藏聖典歷代譔述若非攻學相傳詎能至於今日耆哉如唐之宣祖續僧傳并吾滇徹庸和尙之曹溪一滴等書如是傳記方册載在諸祖竹由非可悉詳屈指逸若不由其著述又曷焉能知之鼎媿學業蓁蕪復不揣疎庸仰憑諸書引證亦以請教諸方敬集滇南從肯知識高僧或隨喜見聞而詳錄之特編是集亦不避其高明庇吐聊爲諸祖宣播遺觀以備後之好賢者或採或撫其可其否竝在茲乎竝在茲乎圓鼎薰手敬跋

西華仙籙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西華仙籙

錢塘王言慎旃著

新安張松如先生放劉向之傳列仙凡以女子身證仙道者亦采七十二人名曰龜臺琬炎猶覽之下不知身之在塵世也偶翻載籍復簡得三十六人具列于左非敢云補張氏所未備亦猶神仙傳後之有續仙云爾

紫微夫人

紫微夫人名靑娥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寶神經與清靈裴眞人行之得道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六月與九華安妃二十三眞人十五女仙降句曲授道於眞人楊羲

九華安妃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名鬱嬪太虛元君金臺李夫人少女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上女仙作緣愼毋輕贈凡夫也心齋張潮識

宮九華眞妃賜姓安

靈照夫人

北元中位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小妹受書爲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居華山食玉漿白日昇天

太陰女

太陰女虞全智慧過人好玉子之道苦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賢會太陽子過之飲酒見女禮節恭修遂授以道要及煉丹之方丹成服之得仙時年已二百歲猶如少女顏色

王觀香

王觀香爭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於子喬爲別生妹授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緱氏山中後與子喬道成白日昇天

二魚

有魚道超魚道遠者皆秦時女眞隱武夷山後人常見之其地四圍皆生毛竹故人因毛竹而亦呼此二魚爲毛女

李眞多

李眞多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一日八百見眞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劍揮之眞多倏凌虛波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

周爰支

周爰支漢河南尹周暢女暢汝南安城人好行陰德斥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太上虔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爲明晨侍郎

韓太華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漢武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得道在易遷宮中

張微子

張微子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之女少好道因得尸解師東海東華玉妃淳支其受服霧氣之道云霧是山澤水火之精華金石之盈氣久服之則能散形

入空與雲氣合體修之得仙

傳禮和

傳禮和爲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北地人舉家奉佛禮和常月日灑掃佛前誓願仙化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仙去善爲空同之歌歌則禽鳥相舞而集其前以聽之

劉春龍

劉春龍漢宗正劉奉先之女以先世有陰德故皆得道入華陽易遷宮中

郭芍藥

郭芍藥漢度遼將軍郭蹇女也少好道篤誠眞人因授以六甲而得道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榮于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盼山澤以自足

黃景華

黃景華本司空黃瓊女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事終授蛾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宮位爲協晨夫人領九宮諸仙女

張桃枝

張桃枝漢司隸校尉朱寓母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以陰德久聞在易遷爲明晨侍郎

趙愛兒

趙愛兒者幽州別駕趙該姊也好道得尸解後又受符見居東華方諸臺

王魯連

王魯連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剛女也剛得道于元洲魯連見父昇天遂勤志修道入陸山遇太乙眞人授以飛昇之法行之白日昇天

郭叔香

郭叔香者王修母得道在易遷宮中

孫寒華

吳人孫奕女寒華師杜契授元白之要顏容少艾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得仙道一云卽吳大帝孫女也于茅山修道道成冲虛而去因號其山爲華姥山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晉樂平太守李惠祖母也奚子每專一志務救人大雪寒凍常積稻布穀于園亭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居華陽洞中

魏存華

魏存華字賢安住城人晉司徒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好道清嘿恭介讀老莊黃庭三傳味眞耽元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二十四適太保掾劉文生二子乃離隔齋于別寢後得道咸和九年仙去

薛鍊師

女眞薛鍊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寧有道之士多棲嵩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眞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嘗騎白豹遊者闐峰黃鳥白猿不離左右

茶姥

廣陵茶姥不知姓氏晉元帝南渡後耆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色不改嘗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買者極多器中茶常如新熟曾不減少

女冠薛錬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寧有道之士多棲嵩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眞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嘗騎白豹遊者闐峰黃鳥白猿不離左右

徐仙姑

徐仙姑者齊僕射徐之才女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

盧眢娘

南海盧眢娘年十四眢如線且長故名幼卽慧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更善作飛仙蓋唐順宗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至元和間眢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爲道士放歸仍賜號曰逍遙及後化去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卽徹其蓋惟存二舊履而已後人往往見乘紫雲遊于海上

張仙姑

張仙姑南陽人人有疾姑輒瞑目潛爲布氣攻之俄病者腹熱如火鳴響如雷雖沉痼立愈宋沒不復見

戚元符

戚元符者冀州民妻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慟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爲神仙適氣厲耳衣帶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謝道士曰我北嶽眞君也此女可名元符後得昇天之道言訖不見遂以爲名及爲民妻而舅姑嚴酷侍奉益謹夜有神仙降之授以靈藥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昇天

蔡女仙

蔡女仙襄陽人幼善刺繡忽有父老詣門請繡鳳一雙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老父指視安眼俄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女仙各乘一鳳昇去

魯生女

魯生女長樂人初餌胡麻漸絕火穀凡十餘年少壯色如桃花一日與知故別入華山後五十年有識者逢生女乘白鹿從王母遊復還家謝其親里知故而去

班孟

孟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服酒餌丹年四百歲色如少女能飛行能坐空虛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全體盡沒不見以指刺地即成井可汲指人屋瓦即飛嘗取人桑果數千株聚之如山十餘日吹之各還故處又能含墨水噴紙成文字皆有意義後入大冶山中

書仙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生四五歲好文學每展卷能通大義及笄姿艷絕倫尤工翰墨自幼素外至羅綺牕戶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人號爲書仙筆法爲閨中第一尋得岷江任生詩遂喜以爲偶後五年忽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雲霞閃爍鸞鶴繚繞于時觀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爲書仙里

楊正見

楊正見益州楊寵女食人形茯苓容狀益異光彩射

人歲餘白日昇天

王子愼旃爲丹麓先生令嗣年纔終賈而好學不倦能讀父書立德之餘惟以著述爲事蓋其家學然也偶閱檀几叢書見張松如先生所錄寵臺塊炎愛而慕之遂復旁搜遠輯得女仙若干人手錄一通置几上予適過其齋讀之恍疑身在瑤池元圃間與羣仙相對因謂之曰子其神仙中人耶十洲三島諸君咸謂子爲知已矣豈獨與張氏之所錄稱合璧已乎 仁和項杰文山跋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

若之爲言蓋云非眞處子不過似之云爾今籙中所載諸仙悉現女人身而得道者其綽約之態不益深可想見哉心齋居士題

昭忠錄

光緒丙申仲秋

鄒在寅謹署

錢唐丁氏重梓

自古人臣懷仁義蹈忠節以事其上也或遭沮抑於一時而聲光卒白於萬世此蓋係諸其時與人也譬之寶玉汨沒於沙礫荒煙野草中而久必遇其人爲之發越見重於世況人有仁義忠節爲世之至寶而可久而不遇哉若唐石僕射積公遂貞是也公杭之仁和昇平里人以文學相太宗高宗於貞觀永徽之閒蓋心端政以康天下太宗有疾謂太子治曰汝與李勣無恩先黜而後用遂難勣爲豐州都督公與无忌受顧命立治是爲高宗卽召勣爲左僕射次年武尼禍作公知其牝晨麃聚悖道已甚有諫必死或謂

无忌諫當先公曰太尉國元舅又謂勣當先公曰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不忍使上有棄親廢功之誚當是時公豈無逆料二人有異議之足沮乎乃獨先引義固諍至叩頭還笏以激帝怒何不撲殺此獠之言一出而累貶愛州之死已形勣以家事一言成其惡无忌雖陽救而陰受其賂噫何太宗託孤三人而惟公一人不負其國如此哉落落九百年閒人徒重公遺墨如臨闕亭等帖而不知其獨殉受遺之節知公助聖有廟爲鄉人所崇奉而未嘗獲祀於有司一旦際我聖明顯白忠貞之日公之里儒周璟具始末徒步至京請於朝得命有司春秋二祭於其廟仍裒公章疏列傳暨古今詩文有關於公者爲昭忠錄而後公之孤忠大節凜如秋霜烈日照徹人心而廟臣道於無窮也錄既成浙之藩伯昌黎杜公延平劉公憲使陽城楊公相勸壽諸梓而璟復寓書託舉人傅景貞乞余序夫昔人臣以諫而死始殷之比干孔子嘗取微子之去箕子之爲奴並稱爲三仁見自靖自獻而各得乎其心之安後公有陸宣公諫沮延齡貶忠州以沒而祀於嘉興岳鄂武穆王以精忠報國見殺於逆檜而祀於錢塘公之死與宣公同而忠亦無愧

於武穆何祀獨後焉蓋所遇有久近爾自是之後吾知三廟義烈然並耀於浙西一水之上豈無達者稱之爲異世三仁乎又奚暇以久近計也故從璟請而僭爲之序成化十四年歲舍戊戌長至前一日賜進士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左侍郎前翰林侍讀學士國史總裁直文華殿賜一品服東吳錢溥書

抗儒周璟彥充既奏舉褚公遂亘祠祀人皆樂其成而歌頌之璟因錄奏疏史傳遺文及古今著作爲一帙題曰昭忠所以志恩典也錄成以首序見屬按公自起居郎至尚書右僕射直道犯顏盡忠無隱其言諫之見於載籍凡數十事惟雉集一對指陳故實餘皆抗直剴切洞觸機諱今讀之猶使人心悸色動惟太宗樂受其言用康大業此貞觀之所以治也及受顧命立高宗與長孫无忌同心輔治庶幾前烈不幸遭武氏之變竟以力諫去位永徽之業遂衰然則公進退用舍實與唐國運相隆替非一人事也方其召

問時公當次對顧乃卻止无忌李勣毅然獨任其難公之本意誠不欲致上有殺動戚之名而其幾微所在豈嘗推見至隱審覺二氏爲利權所脅不果終事與此其所以執節不回義形詞色而置死生禍福於度外也當是時借使高宗優納其言從而不改公亦必不苟榮其祿括囊待斃矧欲使之從之哉公去未旋踵其間立廢黜防朝章國政皆若爲武氏驅除布設天下之勢駸及堅冰而唐之綱維亦凜如朽御公爭老投荒憂傷危懼若此宜其不久而下世也平生忘身殉主至死不變之心至是而後盡矣傳曰忠也者中也一其心之謂也此殆與韓琬稱公一德無二之語互應公之忠豈直感激赴難之士哉琬傳載公死後中外以言爲諱者餘二十年天下蓋未嘗一日忘公則亦未嘗一日忘易后之事而實未嘗一日忘唐不但諱言而遽已也唐之再造實其所繇故易后之諫復辟之圖時雖不同事亦相須云耳公之功當不在狄仁傑之下君子不可以成敗論也今去公九百餘年故蹟遺聞世已不復經念至於表章秩祀之請猶獨出於鄉人士大夫於父母之邦信不可不厚其所遺也公善遺矣徵彥充則其名節不彰人將混

視爲吳越閩涇祀無文之鬼士之自失於鄉先生者不已甚乎予未逢彥充即頃益可期蜜也願爲之御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秋八月望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福建汀州府知府前禮科都給事中賜一品服吳興晚生張寧謹書於方洲草堂

有唐名臣褚公遂良仕貞觀宗徵閒其故實可考見者具載新舊唐書暨通鑑文公綱目甚詳公世有家錢塘在郡城東北平安里本其故號褚家塘者志公姓也其廟曰助聖者肖公之像尸而祝之又以禦邪人無窮之思也今去公將九百餘載矣廟祀既久屢經兵燹之餘莫詳厥始要之未嘗請諸朝則近於私私則褻不秩在祀典近瀆則不敬褻與不敬君子不由也矧可以奉公乎里有儒士周璟彥充氏有見於此乃考故實具本末陸行川涉四千里稽首闕庭

皇上特賜俞允命有司春秋有事如儀秩祀與伍員岳飛朱泚金祝二尉司聯輝儷美相望於東西蓋員忠於吳公忠於唐飛泚與金祝俱忠於宋人臣盡忠所事宜崇祀典永爲風化無窮之觀豈小補哉茲彥充又搜輯公製作之可槩見者錄諸書所載及古今賦詠有關於公者聯爲巨編請於江浙僉憲滁陽錢公諏夫忻然出公帑羨餘給工匠之費刻之梓以傳嗟夫士有曠百世而同符歷萬變而不泯者不過此心之理耳中國所以異於裔夷異類者亦惟在是經爲三綱紀爲五常即九疇所謂皇極也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安危實相倚伏可僞爲哉公雖謫死遐荒而所以不死者將與日月爭光照耀萬古而謂與草木同腐可乎彥充以韋布卓然有成可謂有志之士百世之侯芭也僉憲公又將新公廟貌求以上補國家崇明祀翼風敎之體典甚盛舉也余也跧伏草萊衆仰覩歟成其能已於言乎不揣蕪辭僭書首簡庸俟後來俾永永無斁時成化十五年歲己亥春三月既望賜進士第中順大夫雲南廣南府知府前南京工部郎中里生沈富書

于讀古史書於諫諍之臣獨有取夫唐之尙書右僕射褚公遂良不忘太宗託孤之命諫高宗之立武氏是知武氏之爲禍水恐其橫流氾濫以滔天沃日也使高宗慧而納之寢其議則人道可扶綱常可立妃后不羅其慘宗室不被其毒陽不爲陰所乘唐不爲周所篡鍾虡有守宗廟固若有以免國祚中絕釀成雜夷之名馴至乎亂之極也其切有不在夫仗義克敵光復舊物之下忘家徇國莫公爲甚事雖不成而忠則可尙報功之典合伸而血食萬千世也無有不宜況在太宗朝爲諫議大夫及黃門侍郎之時推誠佐治直言極諫有無媿祀典者又非一端唐及五代宋而元九百有餘年之閒無一人言及之無一時舉行之何耶以去就論慨想伍員以成敗論不啻岳飛吳山之顚合祭有廟西湖之濵旌忠有墳何公之祠掛自鄉人依依故址而屢廢夫社鼓鄘歌耶不遺明時徵何以顯闡何及幽欲其忠之表暴於天下後世也難矣鄉儒周璟彥充上其事聖天子允其請有司奉行之廟貌一新肇祀事蓋千載之一時焉詞客過臨詩滿四壁亦天理人心有不可泯者彥充欲終迺事集而成錄私竊名之曰昭忠首曰編音日月晃

耀繼之以星斗燠燥之文章珠暉玉瑩之篇什昭莫過焉公其翩然被髮下大荒來以明鑑之云成化十五年歲在己亥春三月既望後學仁和張震書於東園草堂

昭明也詩曰昭明有融忠無隱也傳曰自盡爲忠昭忠云者因其有所晦故昭而明之也褚遂良之在有唐由魏徵之薦以道藝而輔太宗太宗因其諫而成美政記載大書不一而足謂其不在房杜下而太宗亦謂其爲多學君子自是而後日見親任而有託孤之寄因謂曰太子仁孝汝宜盡誠輔之夫以誠事君而致君之寄託有理之常也然亦有變焉常者原於天變者由於人常者天之定變者人之勝常者人之所同百世而人心爲之不死變者徇一時而人慾有所詭隨遂良不忘顧命以誠而事高宗克成永徽之治矣高

宗欲立武后事乖綱常遂良亦以此誠而救正之一諫不止而再諫之再諫不止而死諍之無何漸於內變惑於外姦反謫遂良爲潭州都督尋貶遠惡之地雖遂良陳情之切終以讒阻而竟死焉死之後又殺其二子此皆人之所爲非天定也人勝之也申包胥曰天定則能勝人此之謂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此吾所以以天定人勝之理以擬乎褚公之事而爲昭忠錄言之非惟彰明其理實欲以勵乎人者極矣變極而亦未嘗不復於常皇明受命肇修人紀德禮興行風俗淳美乃若杭之儒士周璟彥充生於褚公之鄉喟然歎曰崇德報功清朝盛典舉墜闕幽儒生本心吾於褚爲同鄉褚之忠忍終泯乎於是

備具當時之事陳請於朝果蒙俞允命下有司修其祠廟歲致祭焉維時藩臬諸公欣然贊助而左方伯進賢楊公維高則捐已祿恢拓廟宇宏敞煥然有嚴祀典屹爲具贍於是杭人莫不感激而悲遂良之忠爲當時獨至也彥充又錄褚之諫疏與凡爲褚之言者皆集而彙之名曰昭忠錄夫自唐以至於今九百餘年褚之忠泯泯已今陳其事於朝則褚之忠有以昭於今之朝矣爲其祀於郡則褚之忠又將昭之郡矣而又有昭忠錄以傳於人則褚之忠有以昭於今之天下與後之世矣嗚呼伸忠魂於千載之餘

發潛德於既幽之後彥充於褚之忠誠昭之至矣囘視向之羣姦則如芥通土苴徒穢乎青史而無所聞焉然若是者非有所矯也乃理之常也天之定也申包胥曰天定則能勝人此之謂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此吾所以以天定人勝之理以擬乎褚公之事而爲昭忠錄言之非惟彰明其理實欲以勵乎人經曰見賢思齊不賢自省此邦之人見此昭忠之錄而鑒常變之理尚當以理之常者自守而無忧乎理之變況變亦未嘗不歸於常惟守其常則亦未嘗不勝其變傳曰順理則裕人能順理則隨所遇而皆裕

矣所遇皆裕則君臣父子皆得其所矣君臣父子皆得其所則天下有不治者乎若然則昭忠錄之於治道小補云乎哉宏治八年歲次乙卯秋七月吉旦承德郎湖廣荆州府通判致仕鄱人鄧林崇高書

凡例

一錄名昭忠者所以侈朝廷之恩典也人臣盡忠於國不藉後世昭揚於世何以風厲天下爲士之勸耶故云然

一唐書列傳通鑑郡志及貞觀政要綱目諸書所載事實詳略不同或正言僕射公者或旁及者與夫他論忠義有相關者今悉依本文全錄庶備參考

一僕射公所遺章疏文辭與夫古人題詠見聞不多所錄僅此滄海遺珠矣能無憾尚賴四方博

雅君子裨益未至以垂教焉

一國朝名公鉅卿與凡賢士大夫題詠惟以所得爲先後搢紳章布俱收並錄不敢去取蘧爲一卷後之仁人君子更冀續作用廣博聞

一附錄者所以志奏請祀事之始末非敢誇美炫名也拙作寓其間巧無所取第紀其實而已詩云乎哉文云乎哉續貂之誚固不可逭厚德君子觀之不以辭害意幸甚

一通聖廟碑僕射九世孫藏嗣也附錄以資觀覽

唐僕射褚公遺像讚

湛然方寸經國之憂何深烱矣雙瞳未朕之虞何諶使衡山之雲可開寤我君心使湘水之流可挽沃我塵襟悠悠蒼天萬古丹忱遺像歸然有肅其臨成化

乙亥錢唐朱鏞謹讚

溫溫璨璨顒顒昂昂瑚璉之器金玉其相踐歷台鼎從容廟堂經綸治道黼黻文章匪躬是守顧命弗忘額血還勿凜然綱常甯見忤於嗣主誠無負於先皇使當時之君苟能聽言而納諫則後日之禍安得以周而易唐其操也巖巖乎並山嶽而屹立其志也皎

皎乎與日月而爭光宜夫流芳於百世廟食於一方也宏治五年上元日錢塘莫璠謹讚

公之壯氣能批亢龍之逆鱗公之直言不能救牝雞之司晨唐祚中絕毒流懿親斯皆天數夫豈由人還笏之言皇天共鑒愛州之貶與鬼爲鄰誓不負託孤之遺命故甘心坎坷以終身今拜公之像皆識其爲吾鄉之先哲讀公之傳然後知其爲有唐之忠臣也

噫宏治壬子春二月仁和馬迪拜讚

顒顒阿衡之才偉偉濟川之器秀靜美目彪外之英華胖體廣心任重道遠之宏毅望之玉潔而溫

就之春融而麗鎔畫銀鉤染翰騁六書之藝雲錦天葩詞發千古之祕丹心昭日月浩氣塞天地一時諫諍大臣事君之忠義一身進退世道安危之攸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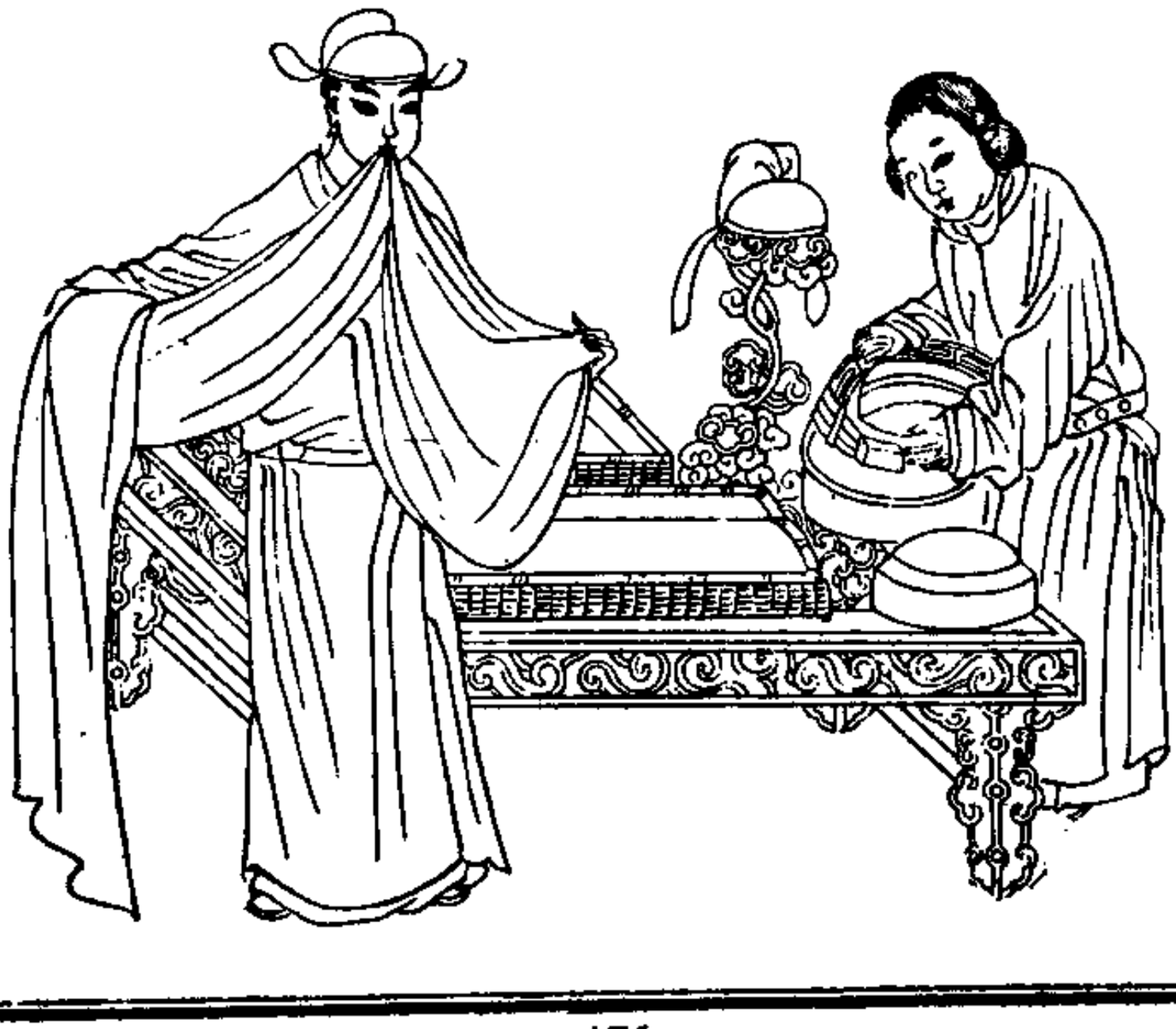
吁兩朝百揆不足爲之顯榮三湘九疑不足爲之瞬滯淩煙翰書不足肖其巍巍之匪躬金匱史書不足紀其謇謇之風致嘻公之生前望重三省名高四裔公之身後廟食一方芳騰百世孔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云以安社稷爲悅匪徒空言公之謂歟成化

辛丑六月望日三山林士淵拜讚

唐儀射褚公遺象

受遺老臣立朝孤忠
事有至難遑恤戎躬
逐睨沐水貽禍漢宮
笏光摩蒼穹
表詔贊

唐褚僕射退朝圖



貽忠録圖象二
子昂

奏詞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仁和縣平安坊儒士臣周璟謹奏爲陳言敦崇風教事洪惟我朝列聖相承胥以風教爲重肆於先代忠貞之臣莫不首崇褒卹重禮輕羊甯繁無缺如岳飛既祀之於所生之鄉而錢唐西湖復有墓祭文天祥既祠之於所卒之地而廬陵學宮亦與烝嘗自古敦崇之典莫盛於斯臣竊惟唐諫議大夫褚遂良本臣杭州平安里人少

有大志博洽經書忠孝天成彌老彌篤自貞觀中歷官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參綜朝政尋受顧命後遷尚書右僕射忠言讜論啟沃良多永徽間直言極諫遂被棄逐韓瑗上疏稱其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百世之下莫能閒然今其遺愛猶存鄉土褚塘之號郡邑同稱不知何時何人即其私第立祠祀之扁曰助聖廟蓋舉其精忠大節之著者以爲名也第以未經奏請著在祀典鄉氓遂至不顧禮法妄於本祠左右雜以釋道神祇之像近年以來又於七月十三日謬傳遂良生辰擊舉神像沿街誼迎

四月初九日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仁和縣平安坊儒士臣周璟致祭勘合

禮部以字玖百玖拾號勘合爲陳言敦崇風教事該浙江布政司咨呈據杭州府備仁和縣申據平安坊一等圖里老沈義等會同各圖里老李良等從實勘得褚遂良原係本縣平安坊人住在本坊三圖昇平巷北在唐貞觀及永徽年間正色立朝直言諫諍竭誠殫慢不經無此爲甚臣惟遂良誠有唐社稷之忠貞後世股肱之表則事雖與飛等不同忠實與飛等無異愛州是其死所未知有無祭祀而杭州本其故鄉臣切以爲宜隆恩典兩浙爲天下名藩杭州實兩浙重郡搢紳之士出佐皇明爲朝廷毗倚天下觀望者固代有人矣而接武於今奮跡於後者臣謂其當日盛一日此典一行關繫無量如蒙准言乞敕該部計議將本祠廟額并春秋祭祀典禮請爲著令行令浙江布政司著落杭州府依敕奉行永永無斁不勝幸甚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右謹奏聞成化十一年

本處立祠設像遞相崇奉扁其額爲助聖之廟鄉人耆老崇奉香火不絕今蒙查勘謹按郡志等書所載褚遂良委係仁和縣平安坊人其助聖廟原是本官舊祠實唐代忠臣相應祭祀理合申覆施行中閒不致扶捏爲此本縣將官吏里老人等不扶結狀申繳到司咨呈到部按照先於禮科鈔出浙江仁和縣儒士周璟奏前事成化十一年四月初九日該通政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已行本布政司轉行查勘去後今呈前因考之載籍唐忠臣褚遂良由起居郎遷諫議大夫拜尚書右僕射始

佐太宗繼輔高宗凡事率皆直言極諫奮不顧身卓然一代忠臣也今既人悅崇奉相應祭祀合無行令有司備少牢酒果每歲春秋致祭如儀以表忠義緣係崇祀忠臣事理未敢擅便本年八月初八日本部尚書鄒幹等於奉天門題奏次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合行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行杭州府著落仁和縣當該官吏照依奏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每歲春秋致祭仍仰本府正官行禮如儀施行

大明重建唐右僕射褚公助聖廟碑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致仕郡人朱鏞撰文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滁陽錢山書丹

左參政旺江左贊篆額

維杭爲江浙首郡郡城之東北昇平里褚家塘者舊有廟曰助聖祠唐右僕射褚公遂良累著靈顯邦人事之特嚴惟公以顯慶二年秋八月累貶愛州刺史明年戊午冬十一月卒於貶所嗚呼公位宰輔相高宗救永徽之治未幾以諫立武昭儀關宗社安危大

計齎志遐荒以歿其神宜與名山大川煜煜列星昭乎宇宙無所不至矣奚獨眷然茲土乎蓋公郡人也自公以上累世有家錢唐公雖逝矣而其不逝者又安知獨不翩然大荒君高懷慷慨赫然闡然於素所耕鈞之地乎茲去唐將九百載矣郡有水旱則禱之疾疫則禱之出入起居吉凶災祥又無不禱之其孚祐宏庇於吾人者尚矣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則公之神合於祀典宜永血食於斯土者無庸議爲矣而公之大忠大節宜白而未白者不揆諸大訓昭示來

世其奚以風厲天下永作大閑也哉謹按子朱子通鑑綱目及新唐書公姓褚氏諱遂良字登善通直郎散騎常侍諱亮子也唐平薛仁杲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八年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太宗稱遂良忠誠范太史謂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已酉與長孫氏忌同受顧命高宗卽位无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之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治百姓阜安有貞觀遺風則公爲輔臣可謂無忝職業者矣甲寅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乙卯又將進位中宮朝議未決上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甯及公入公曰今陛下立后天下安危繫焉此社稷大計非外人所宜知也无忌勣志甯皆以爲然公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无忌勣等固爭不已上變色曰卿不欲吾家有此物邪公曰臣非不欲陛下家有此物恐此物不利陛下耳上默然罷朝武氏聞之入泣訴於上曰上所以不決大臣者以妾之故也願陛下自爲家計何必問人上由是決意立武氏爲后公之言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其意蓋以爲上之家事大臣不可與知也然則上之家事大臣不可與知則大臣之家事上又豈可與知乎公之言其意深矣然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入見首對以皇后無大故不可廢明日又諄諄言之又切切以死爭之不少回撓蠭爲潭州都督卒立武氏累貶愛州以死斯時也无忌非特不死且又沒於厚賂李勣又從夷之決於其言而唐之宗社大計自是墮矣嗚呼昔商辛失道三仁始謀自靖自獻於先王既而各得其所孔子稱之觀於遂良內殿入對之時四人者偕在而公獨毅然心安於義不食其言卒以忠諫自靖自獻於先王何其光明俊偉哉上泝比干騰輝趾美有裨人極下視忌勣蕞眞唾鄙禽獸苟賤之不若矣而或者乃以公嘗事薛舉謂公爲劉洎爲疑嗚呼當隋之季天下大亂彼薛舉者果何人斯無名號無爵土與秦末項籍等爾陳平韓信始皆事楚後改事漢子房亦始事韓咸繼從沛公天造草昧名分未定各擇所主遷以君臣分誼責之不已過乎況謂洎之事先儒具有明辯是豈余之私言哉觀諸綱目大書愛州刺史褚遂良卒以不失其官全節予之比諸總章二年書李勣卒劾以勞勣言之兩同例則褚公忠義大節始終光榮備見於綱目華袞斧鉞筆削之閒矣曾謂不可與良平自孔子成春秋而後求公論予奪之正者吾謂取正朱于綱目斯足矣奚必紛紛致疑於睫哉成化十一年郡士周璟彥充輩走四千里具祠事本末陳請於朝肆惟我皇上纘列聖洪猷以綱常爲治特詔所司舉行祀典如儀僉憪廟宇隘陋未足以稱國家崇明祀之盛舉也將謀拓而新之江浙巡按御史維揚張公東魯李公與藩臬重臣及郡之守臣咸有志於翼贊風敎

詢謀僉同工料具舉以廟門麗牲之碑宜有文詳載
厥事乃畀鏞執筆鏞郡人也仰高於公非一朝夕矧
人心理義同然之天固自有不容已者敢輒詳列如
左用爲萬世告焉淮政是邦公卿大夫凡有事於祠
廟暨邦之搢紳樂善尚義之士預有勞勣資給祠事
者於義皆得牽聯序其爵秩邑里姓名永侈後聞列
諸碑陰仍系之以銘銘曰吳山之喬實自天目重湖

內涵滸江外沃朝潮夕汐陰陽盪摩維蕃維才孕靈
毓和侃侃褚公奮庸唐室貞觀直聲王魏比蹟託孤
顧命疇茲在廷孰逾褚公炳然丹青元勛維時伺心
輔政致治永徽夾輔之正司晨以牝敦我綱常猗公
死諍藐謫遐荒獻於先王之死靡悔神乎來歸吳山
之趾奕奕褚塘載錫之光廟曰助聖時雨時暘福我
人大豈緊朝夕春秋報祈倉箱萬億臣則勸忠子則
勸孝伐石刻辭來者視傚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
月　日立石

明重建助聖廟記

奉議大夫南京工部郎中里生朱義撰文
奉直大夫山東膠州知州仁和毛智書丹
奉訓大夫山西澤州知州錢唐陸偉篆額

名者於當時播之天下而享後世無窮之祀省必其
有絕倫之學出類之德高世之行而後能之不然漢
濟之水朝滿夕除雖欲名聞於一時且不可得況望
傳之天下後世也哉若唐右僕射褚公當太宗高宗
之時凡內外百執事不知有幾惟公之名不徒見重
於時而且爲天下後世之所景仰覩彼尸素伴食賄
賂公行諛悅取容逢君之惡者甯不顏厚於公哉杭
之爲郡甲於東南凡土神之祠又不知其有幾惟公
之祠顯靈素著或雨或暘隨禱隨應不獨爲鄉人之
所敬慕而朝廷亦崇祀之視彼徒肖廟貌比比淫祠

上無補於國家下無益於生民者又甯不愧於公
哉蓋公自少博涉文史尤工隸楷忠言讜論面折廷
爭生死榮辱置之度外則其學之絕倫德之出類行
之高世豈他人所能及哉此其所以名垂天地照耀
古今而饗祀於無窮也耶公諱遂良字登善生平履
歷言行之詳具載於史可考見已及其既沒鄉人慕
之立祠以祀廟號助聖在今仁和平安里朝廷著令
俾有司春秋二祀鼎新廟宇聳峙一方蓋從吾友周
君德輝之請也嗟夫天下之事有屈有伸有公有私
屈者伸之基私者公之反屈於一時者必伸於千百

載之後未有屈而不伸者私於一人者終不能勝天下之公未有私而能勝其公者惟在我所行不失其正既久而天自定耳如公以直言見黜於高宗不過一時之屈一人之私耳然而名重於當時著聞於天下後世享祀於無窮非千百載之伸天下之公顯德輝不遠千里以記見屬義忝生公之里閈自髫齔時嘗拜謁於祠下於時已有高山仰止之心矣重以德輝之請詎可以不文辭耶若夫立廟祀神之由歷代修復之故大參朱公記之詳矣茲不重述是爲記

募買鄰壤疏

伏以里有名人爲里之瑞國有正士爲國之楨恭惟唐石僕射褚公唐室孤忠猶百世高風凜乎如在武林故郡必千秋英爽歸於其鄉宜祀禮之孔嚴奈祠宇之弗稱儒士周璟伏闕上書咫尺天顏蒙恩賜允歡騰閭巷觀盛典之聿新光重江山起前修之仰止鄰有隙壤爰拓我基事必僉謀庶協公論郡邑大夫倡於上縉紳君子贊於傍揮金指麾樂有其人鳩工庀材始自今日挽回美俗振起頹風古人即今人之心有益非無益之作豈徒一方之壯觀永符二氣之

展能嘉禾周鼎謹疏

祭文

維成化某年歲次某甲子二月某朔越某日甲子浙江杭州府知府某等敢昭告於唐石僕射褚公之神曰惟神吳山英傑唐室諍臣直言極諫體國忘身義重綱常功存名教鄉郡有祠民思則效茲惟仲春以少牢酒果祇陳時祀尚饗

祭物

羊一羫　豕一口　香一炷　燭一對
乾食一卓　細餻五品　饅頭一分　粉湯三分
酒一尊　果五色　紙壹百張

唐書列傳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搏賭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眞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

方告成岱宗而彗孛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瘉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鑑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尙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柬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

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於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劾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致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二聖和梁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納太子承

乾廢魏王泰聞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
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
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艮
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
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
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
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艮等定策立晉王爲皇
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艮曰昔秦
文公時有雊子化爲雉雌雄鳴陳倉雄鳴南陽雊子曰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

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
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艮所
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
其聘復絕之遂艮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
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囊一俟
斤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
以爲餘寇不可以無酋長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負
荷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旣開許爲
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艮諫諍不可帝志取西域竇其
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艮勸我立
巂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

沙以比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比敗芮
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表之以德
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
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艮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
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
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艮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
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
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
失但遣一二偏將付銳兵十萬翔旆雲翬輶軺手可取
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撽高昌縛突厥陛下

止發虓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旄士
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遐而左
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立蒐海壤荒漫決非萬乘
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
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艮曰古者討殺君之
罪不受其賂魯納鄫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
貢不臣之儀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旣平高昌
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艮諫諍不可帝志取西域竇其
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艮勸我立
巂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

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潛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左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勳有不如意

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翼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賢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囚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冀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滕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竊謹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

敬宗李義府奏長孫无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沖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寧愛州二男一孫耐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陽翟即今河南鈞州也自卒後至歸葬凡二百二十有一年　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洪武杭州府志

稽遂艮字登善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
楷帝令侍書帝方博求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莫辨
眞僞遂艮獨論所出無外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泰
山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艮諫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
覩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
主不爲非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
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魏王泰禮秩如嫡無
有敢諫遂艮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嘗怪舜造漆
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艮曰奢靡之始危亡
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故諫諫者救其源帝咨美

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艮諫曰刺史民之
師帥也臣謂皇子未冠者且可留京師教以經學養
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遣帝嘉納魏王泰聞侍帝許
立爲嗣遂艮曰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曰我
不能卽召長孫无忌房玄齡與遂艮等宅東立晉王
爲皇太子帝欲自討遼東遂艮上言臣一諸身兩
京心腹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
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但遣一二賢將付鋭兵
十萬唾手可取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帝不省進黃
門侍郎、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艮曰魯納郜
鼎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
以其使屬吏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艮諫以
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滑愛者多愆宜許太子聞
還東宮近師傅帝從其言拜中書令帝疾召遂艮長
孫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
高宗卽位再歲拜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遂艮曰先
帝執陛下手詔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皇后無他過
不可廢冀日復言對曰昭儀昔事先帝今立之奈天
下耳目何遂艮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歸陛下此
笏帝大怒命引出武氏立左遷潭州都督顯慶二年

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歲餘卒

資治通鑑

貞觀二十一年丁未唐太宗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
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
成功過之自不論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
皆稱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
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嫉勝己
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
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
不肖則欲墜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

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出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爲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胡氏曰高宗欲廢皇后立武昭儀褚遂良諍之甚力帝意沮矣惟取決於李勣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是其意之所向尤欲從遂良之諫

也使勣助之一言則唐室之亂可以免乃曰此陛下家事何須更問外人此言一出而武氏之立遂定唐之滅亡蓋兆於此史臣謂其一言喪邦豈不信哉勣之一言不但致一時之亂而後世之亂亦有以致之觀明皇欲殺太子尤難其事李林甫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是李勣一言而林甫援之使唐室再罹禍敗也豈非後世之亂亦勣之一言之喪乎

朱鬱曰禍福有定命非人所可僥求而倖免也作意以徼福者未必逃禍惟盡性以聽天順理以成身或可以全正命也長孫无忌惡諸王以高宗所自出特保覆之以有天下自謂其子孫數世之福武氏王后屢立之際使无忌與志寧各盡忠而共爭之武氏未遽進王氏未遽廢也今受數車賂遺三妾子命曾不辭卻中立不語使遂良廢黜縱李勣諛媚以成武后之事其心自謂福未必得禍亦可逃也然亦身誅族滅一瞥不能保禍可逃哉遂良以身廷爭韓瑗來濟在外以書而切諫瑗與遂良得免於貶所來濟亦致死於敵竟免誅殺如无忌辭衰賞之請

固知兵在其頸矣然猶上疏論遂良之忠无忌觀武后初張之勢洶洶如此等不免死死於忠視萬世有光也今无忌受賂而不之謝中立而不之言雖一死不免固不如褚韓之光華也

胡氏曰詩三百五篇惡讒者居五六焉其義皆以自微而著積少而多如采苓采葛青蠅貝錦之喻是也孔子論譖愬之情亦以浸潤膚受況之蓋不如是則聽者疑而不能入也今許敬宗之讒无忌直以不軌動人主心值高宗懦庸不復參諦一二日閒片言而決不必捷捷幡幡然

後濟也吁可畏哉太宗每厭死刑謹重詳覆至於再三高宗親見而不知法也若盧祖尚劉洎張亮則以一時之怒不付有司而徑殺之於以啟後嗣輕用刑法之端施之元舅而不少靳也无忌諝事兩朝辭封國甚切拔立高宗甚力凡以爲身謀也而其效乃爾則曷若忠言直道與褚韓二三公同其禍福不亦榮哉

管見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也凡有天下者皆可行是爲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褚遂良魏徵王珪之徒上則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訐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之不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爲要也

孫甫之翰曰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太宗諭洎以輔翼太子之意諺也然伐遼之行太宗嘗謂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其疏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疏健之語何異儻爲遂良所奏太宗屢前怒殺之蹟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而擠之惟恐其無罪故洎之子訴冤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安可信乎蘇東坡嘗稱之翰議論暗與人合此論是也

通鑑總類

貞觀十六年九月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而擠之惟恐其無罪故洎之子訴冤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安可信乎蘇東坡嘗稱之翰議論暗與人合此論是也

陛下興兵舉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戍守屯戍成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調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途所經砂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

厚焉顧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
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
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太宗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
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東方自咎耳

唐太宗文皇帝 貞觀十一年冬十月安州都督吳
王恪免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
範彈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欲
罪之範曰房玄齡猶不能止陛下畋獵豈得獨罪
萬紀哉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
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後褚

遂良以爲諸皇子典州者多幼穉未知從政不若
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

庚子十四年十二月以張玄素爲銀青光祿大夫

上聞玄素在東宮數諫諍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
庶子玄素嘗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
深以爲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
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量其才擢至
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

按唐書張玄素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張
玄素在隋爲令史太宗嘗問玄素定官位所來深
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

自羞汗褚遂艮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靳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徒步顏色甚有慚恧量見者咸共驚怪唐家拂業任官以才卜視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

辛丑十五年五月有星孛於太微詔罷封禪從褚遂艮之請也

壬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泰月給賜於太子褚遂艮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上從之

九月以魏徵爲太子太師

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艮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艮對及之乃以徵爲太子太師用絕天下之疑

癸卯十七年夏四月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

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无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

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
事存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
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以嫡
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
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魏
王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
治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上憮然始
悔立泰之言獨留長孫无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
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
自投於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无

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
乃立晉王治爲皇太子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又
以李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勗高季輔張行成褚遂
良皆爲像屬　黃門侍郎劉洎言太子宜勤學問
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
希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詣東宮與
太子遊
六月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褚遂良上疏曰往者夷夏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
愛一女莫不懷德今一朝忽有改悔之心得少失
多臣竊爲國家惜之嫌隙既生必搆邊患彼國蓄
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
戎士也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
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
彼不在此耳上不聽
秋七月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
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
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
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
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　上又謂監修
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於前世帝王所以欲觀
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
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
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
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
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
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隱微謂玄齡
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

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譏焉即命直書其事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論之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賓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閒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川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

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上皆不聽

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卷十八年九月以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上謂長孫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无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无忌善避嫌疑徵於決斷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性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經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范氏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義

非徒以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而无忌納諫
以悅之其罪大矣然太宗論羣臣之得失亦豈
皆中於理哉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
比也而譬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高麗遣使入貢卻之
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曰此鄙鼎之類不可受也
上從之謂其使者曰蓋蘇文弑逆汝曹不能復讐
更爲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乙巳十九年十二月殺侍中劉洎
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行儲輔太子

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
罪臣謹卽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
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加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
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
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詔賜自盡
孫氏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遂良之譖也
然伐遼之行洎有誅大臣之對矣及太宗不豫
則洎初無是語也遂良不應以此譖之蓋遂良
後諫廢立被譴姦人從而譖譖之故洎子訴冤李
義府助之遂良譖洎之言嘗出於此又貞觀實

錄敬播所修號爲詳正許敬宗頗以愛憎改易
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胡氏曰遂良王魏之亞豈肯譖人者而洎又直
臣遂良以何事言之邪孫甫辯之當矣
尹氏起莘發明曰嗚呼是非天下之至理萬世
之公論果可以厚誣也哉劉洎之死出於太宗
一時之忿他時洎子誣訴褚遂良之譖先儒既
爲之辯明至高宗欲雪其冤樂彥瑋以爲若雪
洎罪則彰先帝用刑不當之失其事遂寢是意
蓋欲掩覆太宗濫殺之過耳然綱目於此書殺

是非天下之至理萬世之公論果可以厚誣也
哉

丙午二十年春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
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上
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
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十人
三月詔皇太子聽政
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詔太子開日聽政於東宮

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十二月幸房玄齡第

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爲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漸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汎埽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戊申二十二年九月以褚遂良爲中書令

己酉二十三年五月帝崩長孫无忌褚遂良受遺詔輔

太子還宮發喪罷遣東兵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无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天下又謂遂良曰无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祕不發喪无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

閻喪皆慟哭翦髮齊面割耳流血灑地

高宗初卽位召集朝使謂曰朕初卽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无忌謀反上立命殺之无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

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唐高宗皇帝 庚戌永徽元年冬十月以褚遂良爲同州刺史

辛亥三年春正月以褚遂良爲吏部尙書同三品

壬子四年秋九月以褚遂良爲右僕射卽右丞相也

癸丑六年九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

乙卯上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勳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

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勳稱疾无忌等入上曰
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
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
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
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
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
謂陛下爲何如主臣忤陛下意罪當死固置笏於
殿階叩頭流血曰遺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
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
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

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妲己傾
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意今日麾黷
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
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
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爲后卒使
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宅日李勣入見
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
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上意遂決

范氏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

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
勸成之親賢遭禍房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博
矣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
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
婦況天于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
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其後韓瑗上
疏爲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
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
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瑗復言

曰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紀綱不亂陛
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
尹氏起莘發明曰前書以无忌子爲大夫其責
在无忌此書貶遂良爲都督其責在高宗遂良
前日左遷同州不書貶黜今此特書貶者明其
無罪見貶以重高宗之惡耳高宗無故欲廢其
后而立先君之妾又以無罪而黜顧命大臣一
舉而三失具矣倘可與之有爲哉呼

丁巳顯慶二年三月以褚遂良爲桂州都督
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爲遠州刺史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
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爲外援遂皆坐貶
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柳奭象州　劉洎之子
訟其父冤言爲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助之給事
中崔彦璋曰劉洎自比伊霍不爲無罪今雪洎罪
則先帝爲用刑不當矣上然其言事遂寢
戊午三年冬十一月愛州刺史褚遂良卒時年六十三矣
晏璧史鉞

貞觀十七年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
問曰起居注所書可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過
惡庶幾不敢爲非未聞自觀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
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侍郎劉洎曰借
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
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羣小不受讒言
朕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太宗召長孫
无忌褚遂良同輔太子高宗卽位召无忌遂良李勣
于志寧遂良曰此召必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
太尉元勣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勣功臣之名
遂良受顧命不以死爭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
无忌等入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欲立昭儀爲
后何如遂良曰皇后名家先帝臨崩以朕佳兒佳婦
令以付卿皇后無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
言遂良曰必欲易后請擇令族武氏經事先帝天下
耳目安可敝也臣罪當死叩頭流血曰還陛下勿乞
放歸田里上大怒引出之昭儀曰何不撲殺此獠貶
潭州都督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暮年卒嗚呼太
宗有知人之明遂良有忠君之實惜高宗闇昧溺愛
養成內禍幾覆唐宗爲人君者所宜深鑒
吳兢貞觀政要
太宗嘗稱虞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

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爲詩一篇追思往古
理亂之道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毀琴朕之此篇
將何所示因令起居郎褚遂良請其靈帳讀訖焚之
太宗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
俎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曰
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
不止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
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曰卿言是也朕所爲
事或有不當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朕見前
史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爲之或道業已許之

竟不爲停改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

太宗嘗怒苑西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爲皇太子遽犯顏進諫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无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承閒從容而言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斯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給魏王泰

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尙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治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爭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臣聞傳曰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入謝出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恆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教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薰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爲我言之尙書右僕射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以禮義爲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關關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

貞觀中皇子年少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肯肉鎮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烈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人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爲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

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自餘皆沖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來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爲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羣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

貞觀十六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爲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諫議大夫褚遂良以爲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制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遠塞中國分離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鎖鑰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共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都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

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生事高昌人去者遇只遂路沙磧千里冬風冰烈夏風如焚行人去者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分張掖屯田及事乎終須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爲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今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

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紿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盛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至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急雖不足爲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爲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朕恒以此二事爲誠寧得忘所言者乎

貞觀十七年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爲得失以自警誡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耳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遣爲君以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置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弒君之朝貢不以爲慙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合受太宗從之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下議將討之黃門侍郎褚遂良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南蠻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惟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獲無以示威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眾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

張九成心傳錄

或問唐太宗欲觀起居注史官褚遂良不從庶可少阻其意而房玄齡乃刪定高祖太宗實錄上之此豈玄齡所當爲者先生曰太宗大抵好名必欲觀史其意安在賴遂良不從其說少阻其意故觀殺建成元

吉事多隱微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
戡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命削去浮辭直
書其事苟非此公正之於前太宗於此未必能發爲
此言而意忌之患爲史者往往必不免玄齡此舉深
有愧於褚

或問唐高宗欲廢后立武昭儀褚遂良力諫不聽而
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玄宗欲廢三王張
九齡諫不聽而李林甫亦有此陛下家事非臣所能
預之語何二君不信遂良九齡之諫而一旦決於李
勣林甫之一言先生曰人君每事必與大臣議以不

可私也高宗欲立武昭儀是其私也然不可以不問
褚遂良玄宗因武惠妃謂欲廢三王是其私也然不
可以不問張九齡當其問時二君之心猶有所忌不
敢自私而李勣以顧命大臣爲太宗所付託乃以私
情開其不畏識見淺陋操守不正又何貴乎大臣林
甫之姦得援以爲說勣之罪大矣

或問晦庵先生謂太白氣淩宇宙使高力士脫靴殿
上識郭子儀於行伍中不知永王璘之狂肆寢陋而
乃附之此必不然誠如東坡稱孫之翰論褚遂良必
不譖劉洎皆以人情推之耳

里生周　瑨彥充編輯

遺稾

安德山池宴集

狀撼丹霞外遮園煥景舒行雲迂層鼻散君平清漢亭虯奏趙瑟席比舞燕裾花落春陽晚風姚夏蕤初衰朋比闌薰雕藻邁瓊琚獨有狂歌客來蒸獻宴餘

唐太宗皇帝哀册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益十六日己巳大行皇帝崩於翠微宮乙舍風殿旋殯於東極

乙酉階粵丞月庚寅將遷座於昭陵禮也鳳紀凝秋龍輴將曙溢化同軫緬素哀爭闕鞏帝治覽風樹而增感攀鋪號而拊膺迫宗祧之是寄傷往駕之無馮奠鴈盈而悲原促靈景翳而愁雲興蕭鼓清徽方閟發韶司嶽徵圖龜諏瑣宗其詞閟禹徵固龜叵耀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勛族著茲牝家傳緒雲高祖配天垣次菊慶大行神武維幾作聖貤畫自得高汶成性夙表餘雄先懷友敬蒼兕發朱旗首令宴灞晉墜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被殺光啟霸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遯想神襟而騰英巍與筆而揚

翹龍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

平高昌疏

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返始皇遠塞中國分離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

國生事高昌塗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士者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雷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紿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也

與友人

遂良頓首得六月八日報書聞塗中侍奉安佳爲慰道州近還至東畿氣體小不豫承與醫療已卽平復彌深感慰遂良自南遷以來每思白首之年孤奉國恩觸事成悲何可言喻因高崔二姪白此緒遂良再拜

山河阻絕星霜變移傷搖落之飄零感依依之抑塞煙霞桂月獨旅無歸折木葉以安心采蘼蕪而長往魚龍起沒人何異知者哉褚遂良述

與薛人侍中錫

潭府下澄不可多時益深儻領況兼年暮諸何欲言疾患有增醫療無損朽草枯木安可喪乎自離王畿親故阻越每思宿曩寤愉於心承汝立行可謨出言成軌遷居要職擢任雄臺聞之嘉聲增以羨慕更得汝非重美吾誠因奏事間方便在意徙居此土深成要佳汝悉也五月八日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

與僧

家姪至承法師道體安居深以爲慰耳復聞久棄塵洋與彌勒同龕一食清齋六時禪誦得果以來將無退轉也奉別儳爾踰卅載卽日遂良羣黲盡白兼復

近歲之閒爰茲草土燕雀之志觸緒生悲且以卽日蒙恩驅使盡生報國塗路近止無由束帶西跳於邑悲悶更深因廷遷州慘塞不次孤子褚遂良頓首和南

上太宗辨陳元慶書

臣遂良奉五日敕賜觀陳元慶所上王氏寄東山書二百卅三字雖有齊梁著錄而其年月不合蓋安石泰和之元末歷中書王之去郡乃永和之末其非決矣且連城之寶光景殊絕於武夫芝蘭之芳豈薰菌而可雜旣經聖覽盍俟臣言明恩不遺辨列萬一侍

書臣褚遂良謹上

雜錄

大明一統志

褚遂良廟在湖廣長沙府湘鄉縣治北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邑洗筆池上後人爲立祠宋邑令爲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閒邑宰趙必稷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題詩云遠山嵗翠凝煙嫋嫋漫桐花二月天遊遍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掛海棠前餘皆莫辨

凝煙亭在湖廣長沙府湘鄉縣東北邑人取唐褚遂良都督詩詩遠山嵗翠凝煙之義乃建此亭

唐詰名臣德頌錄

褚遂良觀亮之心懇切之論誠多識之君子乃社稷之良臣

徐一夔杭州府志

褚家塘在慶春橋西昇平坊北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褚遂良廟記

唐永徽六年褚公以尚書右僕射諫立武宸妃幾爲所殺賴長孫太尉一言以免猶坐貶潭州都督一日行縣至湘鄉距縣治之北數百步有僧寺曰感應寺側有池公嘗濯筆若有浮雲翛然人異之卽其地祠公歲久弗治藩拔碑仆紹定二年邵君自信爲宰卽故隄遺址封畧而濬治之更爲祠堂其上斷碑所勒

有遠山齒牚翠凝煙之詩又爲亭榜曰凝煙爲大門
榜曰唐都督豬公洗筆池更爲隄以環之灌木脩蔓
蒙茸蔽虧蹬水橫陳鳳山對峙實爲是邦勝處書來
命記成事予惟咸以無心爲感良以不獲其身爲止
蓋感於所不繫感以虛也止於所不見以理也人
心之艮感而實見也方公之待罪長沙也梟婦之勢
如燎方揚而轍迹所沾民之愛也卑屈潭
買井儷芳齊榮況筆非有靈也卽思而成致愛而存
世之相後六百餘載尙懍乎如在也又奚感奚見而
然哉許敬宗李義甫擠善逢惡固無足言李勣何爲

者亦遷延獨對故陳喪邦之言自一忤一合升沈立
判升者信乎其得志歲月滔遷時異事遊浮雲急景
何啻朝菌暮蓂而是心之昭昭可以建諸天地質諸
鬼神者億萬人而一本千百載而一日著在史册寓
諸陳迹是非邪正瞭如目睫所謂得者初無毫髮加
益徒起穢以自臭而忠臣艮士流風所漸則雖殘碑
斷碣過其下者屏營彷徨周視太息莫敢前拜甚則
尸祝而祠祀之嗚呼是謂艮感而實見者非可幸而
致也敬宗旣陷忠艮復專史筆變亂白黑類非敬播
之舊史如謂劉洎之死褚公有力且洎子訟冤之事
義甫助之而敬宗書之公之大節如此人將公之信
乎抑許李之信乎然則士大夫以萬物皆備於身而
不以古人自任不以千載自期亦自遏其躬耳矣邵
君金華名閥也習聞詩書之訓故爲政知所先後其
必謂子言爲然也

蔡襄跋王羲之所書洛神賦後

向聞子敬洛神賦猶有數百字及今見眞跡乃知二
王之後論書者莫不宗尙其法褚遂艮得之最多丙
午三月廿八日

光弼題褚遂艮臨王羲之蘭亭敘

右唐中書令河南褚遂艮所摹晉右將軍王羲之蘭
亭宴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檢
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可謂三絕崇
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襄陽米芾書

米友仁題定武蘭亭敘

唐太宗旣獲蘭亭敘乃命馮承素趙謨諸葛正之流
鉤模以賜近侍令褚遂艮檢校而董之今嗜古好奇
君子尙有祕傳當日賜本近見一本已歸御府矣神
物護持斯爲萬古不朽之藏廣宇閒石刻莫可勝計
悉以定武爲最善此蓋是也紹興十九年九月十五

日懶拙老人米元暉書
黃涪跋褚河南書兒寬贊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爲河南
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眞跡自不
無少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陶宗儀評書
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官至尚書右僕射河南縣公
博雅通識工隸楷文皇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
者魏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羲之體遂召入
見令侍書文皇嘗購王羲之書天下爭以爲獻眞蹟

莫能辨遂良獨能區別如辨白黑遂良初師世南晚
造羲之正書尤得媚處論者況之瑤臺月露窗映春
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或又謂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法則渢雅美意多方蓋狀其豐豔雕刻過之而殊乏
自然耳遂良喜作正書其磨崖碑孟法師碑聖教序
皆世所著聞者
宋濂題唐太宗哀册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
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册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
翁家後有北燕喬貫成所題定爲唐人書詹君既自
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濂聞唐故事哀册國之大典
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爲之登善自貞觀二
十一年九月已亥爲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
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於含風殿
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
緝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册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
爲命藁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
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擢雲下無高祖
配天一人有慶八字遡悲風於長下缺術字然特其
缺文爾徵之大詔令韓圖琬琰集文粹文苑諸書其

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濂竊按正史雜史
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
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
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藁本之筆
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濱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
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
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
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爲登善所書登
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
二十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

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惟顏眞卿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贊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尙永寶之

楊士奇恭題

賜都御史虞謙蘭亭禊帖永樂八年上在右唐褚遂良所臨王羲之蘭亭禊帖永樂八年上在春宮得墨本命工刻之石時大臣及近臣侍監國者各賜摹本得者裁六七人非恭愼端厚有文學者不預蓋貴重之也此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所被

賜者閒出屬臣士奇識於後臣侍上最久蓋嘗竊聞賜帖之旨非獨矜重法書要在奬勵其人焉謙初爲大理少卿嘉其儒雅且明正罕見厚志存澤物有大臣體特奏太宗皇帝以爲右副都御史無幾又命署刑部尙書而諭之曰余知卿無忝也旣嗣大統廷臣雖有進官者然悉兼舊職獨以大理平天下刑獄非謙不可遂改大理卿謙感知遇之厚孜孜盡心若宋歐陽觀所爲求生道於死獄者謙蓋有焉凡人之麗於辟者往往心誠服之而無憾今九重惓惓夙夜圖惟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謙亦剴惟厥終用永彰皇上知人之明而不忝明良千載之遇則家藏此帖固子孫萬世之寶嗚呼尙敬之哉

楊士奇跋褚僕射所作哀册文

褚河南書太宗哀册文舊得之先友登州教授郭敬守先生書家論古名賢遺跡河南傳世之佳者三龕碑兒寬贊及此帖耳三龕碑未得見嘗見會稽鄧宗經有兒贊墨跡眞妙絕此帖亦今世所罕見者余家諸帖此當爲冠

楊士奇跋米南宮二帖

右米南宮二帖舊得之吾友陸伯暘陸論書法於唐主褚河南於宋主米余聞米最善臨晉觀後一帖則否當是唐人所臨豈褚河南之跡乎其用意於晉者可見也

楊士奇跋虞贊後

右帖得之王時彥僉事王忘其自得亦不究石刻存評者論河南書字裏金生行閒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觀此贊眞不虛也吾求數歲始得之謹珍襲之吾先世蓄河南書廉頗藺相如而下數十傳節文終以優孟遭世兵亂家墮於寇此書散落人閒雖或見

之力不能復後亦莫知存否舉家爲憾平州府君及劉子高先生之文具著其事故覽此益重先世之感

解縉書評

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官至中書令右僕射其書師逸少得其遒勁評者謂字裏金生行閒玉潤

薛稷字嗣通河東人官至少保其勇魏侍中徵多收薛稷字嗣通河東人官至少保其勇魏侍中徵多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

蘇軾擬杜工部律詩變體述懷

華髮蕭蕭老遂良一身萍掛海中央無錢種菊爲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疏正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

電影人飛閣風威淩吹臺長簷響弄溜清簟肅浮埃早荷葉稍沒新篁枝半摧茲晨悵多緒懷友自難裁況復重城內日暮獨徘徊玉階良史筆金馬校天才高夢通散騎復道駕蓬萊思君贈桃李於此翼瓊瓌

杜甫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盧仝題褚遂良孫庭竹

負霜停雪舊根枝龍笙鳳管君莫截春風一翻琴上

來搖碎金樽碧天月

常忠傳詠史

中宮廢立事非輕顧命無忘以死爭簾內大言將撰殺幸留殘喘愛州行

蘇軾酬柳氏二甥求筆蹟

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鬚鬢已成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

蘇軾擬杜工部律詩變體述懷

華髮蕭蕭老遂良一身萍掛海中央無錢種菊爲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疏正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

楊維禎詠長髮尼有序

武氏之禍以天論者不敢咎天以人論者子敢咎文皇之不明不斷也文皇既悟李太史在宮之言而又以疑似者置之於感業何也晚年又以李勣爲可託大事遂以太子治屬之而宅日武氏之立使唐氏子孫殺戮殆盡者迺成於勣言烏乎始王氏后以妬引武氏入宮婦人小慧不足咎也李義府請立昭儀貢諛脫罪亦不足咎也所可咎者無忌與勣爲顧命大臣而負國如此雖然以文皇明並日月智如蓍龜既能以佳兒佳婦付遂良而又可使无忌與勣以開之

耶外戚元舅不當使之奸政無賴賊徒不當以詐而黜使治復收恩以用遂使勣以陛下家事一言成其惡无忌雖救遂良未嘗力諫陽爲不許而陰受其賂亦從之者耳此則文皇託孤非人可咎之尤者也予賦武尼詩既備見王后及无忌勣之罪而於太宗亦不能曰無罪云

長髮尼唐禍水殿前秉笏臣獐死大野子孫幾絕祀吁嗟乎人中貓鼠中蛆何足誅請誅白髮山東夫勣自稱出東田夫再誅齊公老鳳奴帝作威鳳賜元舅文皇廟上來獻俘於戲文皇有知罪曰予太史評云末語平地賣上文皇一招此句鉅之可畏也

里生周　璟彥充編輯

士林題詠

夏明宗杭州

聖天子御祚之十一年夏四月之吉杭士周德輝以同里褚僕射公之在唐博學宏才孤忠大志始來自蘭州以事太宗龍姿日表之眞主故凡謀猷之善者則入告之其不善者則日閑之鞠躬盡瘁其其臣職他臣所不及是以貞觀之間治教休明黎庶安堵而慶聚之胎脫羅其羣允矣可哀卑黃尊綠亟國之諸臣縮項公獨有匡懲切弗受碎首玉階寧為草莽一

乎所以事太宗者事之以召永徽之美治泰何高宗昧安危治亂之相乘而進武氏於昭儀故於其欲正中宮之日公必慼陳先帝之遺意而切論之不納又必叩頭流血致殉欲歸於用里雖遺撲殺之詈有不違恤也然則臣之事君之忠亦其在於此歟若公之為臣不可不謂之難也其視勣與敬宗之徒不可不謂之忠誠也自宏道之後淫毒穢極虐燄燔穹赫赫之唐將為所滅公之所慮於此驗之公雖有為九泉不作矣然其見之之明又不可不謂之炯於幾先者也公為忠臣杭人無以過之禮宜享祀於久遠疏入

制曰可廼命有司立廟春秋以祀馬明宗杭之後進仰公之為人不為蘭州之臣實唐社稷之臣今日暴白公為大忠之旨特為小詩以頌其美其詩曰

於惟有唐以義興王四方臣服於漢有光公自蘭州以來旦之以風以夜中心勤之一得其誠必告于后衮職有闕猶已之撥既噬以翕千載奇逢上怙下熙萬福來崇猗與盛與公力多且功德兼隆以望唐虞貞觀之鳳施於永徽公實先臣亦與有輝隆極替生慶聚之胎脫羅其羣允矣可哀卑黃尊綠亟國之慶諸臣縮項公獨有匡懲切弗受碎首玉階寧為草莽

昭忠錄卷四　三

冥恤禍來惜哉君也舍其恫也乳虎在暵騏龍且神也狄公論之龍其神之公心不死得以伸之嗟嗟僕射唐之忠伯昭如雲溪會言宜釋有美德稱疏入彤闈帝曰廟之以勸其餘經之營之許許其勤欲宏其制以安公神既成奕奕有酒維香有牲維潔公其洋洋疫癘不興禾麥薦登以祠以嘗杭人是承

湯　溥介卿

唐相褚公吳山所鍾秉心正直姦莫能容輔翼國政祛祀雖蹤事有至要遑遑心胷富我文章如琛如琮雲漢昭回大廷加封春秋祀享恩沐九重民懷仰神

昂昂顒顒　衢州府學訓導沃　昌句章

於穆維公蹇蹇立朝讜言正論不讒不騫不驕天紀攸紊誰其匡翼一疏須臾周回臣極緬斯維潭去國悠悠吾心玉雪奚暇去留赫赫聖朝旌此忠赤用昭嚴祀百世無斁

浙江開化縣學教諭蔣　衡金陵

唐高宗欲納武昭儀爲后褚遂良爲僕射受太宗顧命定儲因納昭儀時遂良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歸田里被謫外邦而忠義可嘉在前代論斷昭如日月不待予之贅言視彼李世勣陛下家事何問外人之言之心豈不大有徑庭然若遂良者萬世之上萬世之下不多見也成化乙未仁和儒士周德輝氏詣闕請廟與祭百世而下方表遂良忠義之心矣廟成輯大夫士能吟詠者詩歌萃爲一集曰昭忠錄索予題予於熱中作迎送神詞欲歌侑祭以昭神格其詞曰

神之來矣雲馭洋洋聰明如在颺風英英忠義不墮巍然徜徉憶其顧命定儲孔慶世勣顏厚失燮陰陽神之來矣煙靄雲祥孤虹貫日地老天長孔思皇度手扶李唐叩頭流血被謫遐荒歿於愛郡生於錢塘身雖屈抑青史揄揚

刑部郎中項　麒

神之去矣廟在靈行旌幢飛舉星駕遙遙洋清魂聚散遊遨江鄉孤忠大節烈日秋霜高山仰止增其慨慷

神之去矣名馥心香倏焉無定震怖電光幽爽弗昧環瑋鏗鏘鄉儒請闕獲拜恩章廟貌嚴翼國庠無疆翳僕射之精忠兮貫通幽玄皎如日星兮金石與堅

邦人崇祀兮伊誰使然以心感心兮何古何今光承綸命兮大沛湛恩牲醪純潔兮炯其鑒臨乘蒼麟兮御祥氛翩其來兮倏以反叶贊元化兮杳冥冥假夢感兮闡明靈厲瑣瑣兮蒙帝命叶握虬蹇兮雷之神誅淫凶兮若蛆蠅磔儉壬兮猶梟獍叶庇柔良兮風化滔保藩邦兮維華昆留斯須兮念皇仁粲昭昭兮輸微忱肅以趿兮心怦怦飢以諫兮垂千春

史　鑑吳江

天蒼蒼兮九重神皇皇兮雲中乘飛龍兮翱翔覽宇宙兮無窮臨睨舊鄉兮顧懷載雲旗兮下來飄風屯

兮零雨慰我民兮夙思民思兮焉極意荒忽兮有奕
鼓鐘鏘兮和鳴神既留兮爲民飲食右迎
庭燎有煇兮夜鄉明雲掩冉兮光晶熒神具醉飽兮
欲旋流埃風兮上征駕雲車兮駟玉虯鳳長劍兮揮
亾矛斬夔魑兮誅蚩尤廓妖氛兮無外匪獨貢兮此
州右送
神

禮部侍郎李本西蜀

人臣事君上忠節在所先忠節人固有因物始棄捐
貪鬻富與貴緘口惟求全今來與古往此輩相牽連
褚公唐僕射家住錢唐壖文宗乃父學書與恭公肩

太宗出天策屹立冤旒前封嶽告星變征遼止水泉
魏藩犢割愛晉邸龍飛天高宗胡不亮弗念輔翼言
遂致文雉羽飛集宮樹顛牝雞既司晨玉葉多禍愆
使無李勣議安有中宮遷御階笏一置愛州路八千
封章訴天子胥漢徹雲煙惜天不唐祚使公不少延
諫垣絕直口國璽幾武傳當時人思公皎如白日懸
巖廊茂勳業陶甄協疇咨輔成永徽治不減貞觀時
浮雲陰白日真行紛詭隨靡然桃李中獨挺松柏姿
委身批逆鱗讜論扶綱維牝晨扇奇禍乃欲撲殺之
投荒竟齎志騎箕河漢湘豈不念桑梓來慰邦人思

山東按察副使張珩杭州

悠久配天地廟食同縣縣

浙江左參政賈旰江左

冠帶儒士邱浩莆田

光獄鍾英華乘時產人傑或樹鉅勳屬或著奇忠節
錢唐山水佳今古多貞烈褚公唐相臣肝腸剛比鐵
痛茲天倫乖極諫心墮磔年深祠宇頹邦人煖趨謁
周君好古儒起廢尊先哲以茲啟明王封章辭貶秩
我歌送君行扁舟返江浙記事垂千秋芳名難泯滅
俞允祀春秋牲牢更豐潔感激出都門便與章逢別
我亦風漢流慨慕心轉熱君志既可嘉君才當施設
下馬平安里言謁僕射廟升堂載展敬靈鼉忽淒其
千載尚友心三復麗牲碑公昔起寒素醞藉已襄奇
巖廊茂勳業陶甄協疇咨輔成永徽治不減貞觀時
浮雲陰白日真行紛詭隨靡然桃李中獨挺松柏姿
委身批逆鱗讜論扶綱維牝晨扇奇禍乃欲撲殺之
投荒竟齎志騎箕河漢湘豈不念桑梓來慰邦人思

歲時有廬祠肹蠁恒在茲世代既遼隔香火幾興衰
表章屬後彥公議咸曰宜綸音下雙闕特許弘舊規
江山若改觀草木生華滋秋春嚴祀事風節敦民彝
滄海自潮汐廟食無終期

吏科給事中 張晟 南塘

嗟哉唐忠臣鯁亮出天眞受遺輔嗣帝爲國能致身
不幸聚麀者牝雞客司晨萬死亦不顧三諫致生瞋
簾內聲已急韓琮言何伸謫向愛州死絕禮天不仁
忠義孰能泯立祠在鄉鄰名日助聖廟公論惟其人
鄉儒德輝氏私淑心偏親蒿山恒鄶止激義奏嚴宸

賜以少牢禮廟貌重雒新郡守躬與祭春秋格精禋
向使匪誠意感化何其神讒諂已縮首從匹明彝倫

廣子解元 李昱 杭州

褚公出杭郡佩佩多大節遭逢貞觀中論諫常劘切
儲宮得正名東夷止薄伐至誠秉一德志願恢玉業
寄託比光亮永徽政無缺鴻鵠有羽翰端流作舟楫
感激非常遇報効心力竭關睢風化本夫婦當有別
忠言雖棄捐三綱賴弗絕誰云殺思道彼謬患自掇
卓哉孫太史高議懸日月美瑜木無瑕太白何能涅
九原如可作奔走追遐轍鄉邦遺廟貌百世仰芳烈

錢唐縣學訓導 周璘 餘干

天地有正氣流行賦於人卓哉褚先正粹然得其眞
雲漢聳山斗郊數現鳳麟忠言裂金石赤手扶彝倫
棄菲不獻訣牝雞何由晨遺編讀至此怒髮欲指巾
如何百世下莫與孤臣伸念彼好古士具此聞帝宸
渙恩舉盛事立廟栖厥神春秋潔粢盛宇宙昭華勳
叅佞此經過惕然當自新

嚴存吉 姚江

日角受天命多士興草萊瀛洲詎足喻寘有廊廟才
一朝承付託元舅同割裁癡尼欲竊柄直言心已灰
宗也長君惡勤也罪之魁黃金十餘輛元舅安在哉
惟公奮英烈捨生如浮埃愛州幾萬里斯貶誠可哀
焚然一遺願寂寞寒塘隈里儒景公行上疏黃金臺
聖君下明詔天漢咸昭回自非表忠誼言路何由開

戴宗儒錢唐
公生欲捐生公死猶不死泣諫愛君心至今照青史
貶謫在當時褒顯來後世故祠喜重新享祀行典禮
佑啟我後人云胡不興起

張璞雲間
白日欲西淪素月將東上羣公意如何交贊希暫賞
若納不可言唐室豈虛傚褚公之高風褚塘水清爽
千載尚淵源後人猶渴想飲此恨何長上書乞恩奬
立祠得薦藾巖巖泰山仰白雲望遙遙懷古深悒怏

計武錢唐
忠義如元氣運行天地閒皇納武后褚和能犯顏
叩頭與選笏飄然欲歸山遠謫愛州史拂衣任躋攀
可笑英公輩諛諂列上班相同受顧命渝此國步艱
嗟哉元氣淺忠邪兩相關今已幾千載鄉儒奏金鑒

魏俛四明
天顏可其請廟貌魏人寰
唐祚將中絕妖尼肇禍基聚鹿濱倫理欲把坤軸移
國家關治亂社稷繫安危公時任肱股生死焉足辭
壯懷耿忠義逆鱗吐芬奇嘉言直骨鯁讜論赫秋曦
碎首殿陛間解組輕鉄錙帝心將感悟而猶尚遲疑
回天應有漸豈意佞臣墮牝晨竟成禍黜逐遂相隨
綱常斯大壞國步日多歧穢德汙宸極貪殘起百罹
公誠雖不售言驗焉可欺人心明節義千載與嗟咨
鄉人爲立廟肖像儼威儀日月多改化懇漫併陵夷
昭代崇忠義綸音下有司采棟翬飛架丹青葆羽施
祀典嘉纂豆功名揭鼎彝于焉答忠悃以詔無窮時
儼生恭企仰盥手爲題詩

哀命有司存式祀豐且潔窪宇嚴古塘懋勳載貞碣
桓桓僕射名吳山高嶽嵲

韓　蒙餘杭

自昔盡忠節寥寥幾何人龍逢殺股肱比干紂至親
惜哉出匪時適丁國步頻直言冒鈇鉞殺身以成仁
公也唐之彥秀鍾山嶽眞臣君慕前烈慷慨無逡巡
一朝承顧命挺然立要津辰彼蠢哲婦緣衣照青春
嗣君惑長舌割寵戕彝倫惟公念攸託懇諫批逆鱗
寧知詭隨子逢迎厥其陳王綱既已玷夙願終莫伸
雖云坐遠謫戀戀懷楓宸所以貫終始寸心恆弗悛

方今載崇祀廟貌聿以新忠昭並日月萬古誰沈淪

莫　璠錢唐

唐基肇晉陽王風無正始曹國紹巢封何其悖倫理
嗣傳迨永徽緣衣僭黃裏中宮位才人遂廢名家子
哀哀翠微宮遺言猶在耳吁嗟禍亂原虐燄由茲起
元勳受顧命廷諍寧容已謇謇褚尚書臣道直如矢
鑊血殿陛閒還笏乞歸里君心弗悔悟嗚呼竟斥死
忠赤上通天誰與逕干比休聲耿不磨煥耀垂青史
迄今九百載高山恒仰止維南古臨安實爲舊桑梓
當時表忠祠寂寞存餘址石沏麗牲碑塵閣楓神宇

盛代屬皇明旌嘉崇典禮祀事蕭春秋衣冠集庭陛
土章廟貌新窪殿丹青美具令四海瞻豈特吾娓喜
誰歟達帝聰邦人周博士

沈　周長洲

褚塘之水清漪漪褚公廟貌塘上頭鄉人千載舉祀
典天子曰可承春秋只應忠義在天地令人感激不
以異代休惟公定儲時一舌可障狂瀾流惟公正后
日叩頭出血言莫訓當時樸獠雖不死流離柱愛終
幽憂墾也居然竊大物危哉仙李僅如一綫之屬旒
賴有狄公幹地軸張公復金甌得非公於地下氣憤

發陰與二公相爲謀嗚呼公今香火崇杭州請看乾
陵風雨迷荒邱

褚　儀吳淞

萬年宮前水勢迫郎將驚呼失顏色諫疏不來君獨
巖仗下蕭蕭復顧誰水聲溫溫笑成涉僕射叩頭更
流血捐身不顧輕鴻毛直節勁氣干雲霄鶺鴒關睢
不同事冠屨倒持欲日熾同符顧命圖苟全李氏幾
墜三百年唯公到此直一死恕免漳州竟不起狐媚
交舜當道中輅車躡跡生夷風丹衷炳炳互天地泉
下無慚見先帝身沒於今名尚留垂九百年孰與儔

堂堂遺像奇且瑋草木生輝光宅里回視三仁僅一流皇明血食縣春秋

豆子甌中羣盜聚楊廣不君民疾苦儒生落魄將安歸斗祿暫縻西甸覇主黃旗西拂晉陽塵龍頭日角眞天人鄭公識鑒古來少一鷰遂作帷幄臣董狐去後無良史載筆咸稱得名士忠言懇懇回天顏無復東封與西祀晉王既定唐業興禎祥適兆雙雉鳴大臣有道義當重飛鳥相依何太輕和親已收强虜族卻貢能令遠人服貞觀顧命誰可承三尺黃麻揩淚讀

翰林侍書謝昭天台

妖尼竊寵仍還家野鳥欲奪青鸞窠君心一蕩竟不返頭血濺陛將奈何侍中斛麥言可鄙貞武誰知亦議語可憐韓琮泣且諫紛紛保祿奚足數君臣從此生嫌猜萬里遠謫不復回馳表訴天天不應丹心炯炯何時灰陽翟山高馬鬣畤春猿亂號秋鶴舞千年精爽應不磨乘風可能來故里聖皇御極崇忠貞詔許廟食於錢塘小儒好古近成癖泚筆作歌雙淚滂

夏質夫　杭州

羣雄走陸竊王柄四海分崩失其政龍姿日表奮天戈大統繼劉始爲正一時彝俊率賓王左右股肱公

獨當公才不負廟堂託千載雄爭日月光起居記事左右史載筆荷容臣實恥君舉直書臧與否一片赤心堪誓死一片赤心久不渝紛紛碎首玉階除棄勿還君解官去君意不回空太吁吁嗟主暗與臣讒牽制晨雞心愈偏妖花遲媚老松死大廈欲傾誰肯憐同里儒大仰先哲一封獨上黃金闕乞得褒章下九重千年鬱恨今都雪新廟巍峩侵青碧萬古春秋常血食聖明天子重忠貞背主愚臣應暗泣我讀公傳慕公深幾回掩卷淚霑襟作詩聊以誦高節才拙不盡懷賢心

王淮慈溪

唐家妖尼花作容曾侍文皇鸞閣中嗣君無端敗人道禍胎掇上坤儀宮褚公百鍛肝腸鐵不許妖蠙來嘲月舌根無力正乾坤額破秋風階上血英公出口助妖蠙遂使唐家變武家若非張王斬邪劍六郎未了紅蓮花褚公騎箕九百載誰拔英風起寰海周君奮力請天恩水底龍珠發光彩廟門奕奕煥新堂牲醴春秋嚴薦芳從今世上讀書眼始識萬古乾坤綱

周璟仁和

璟生僕射褚公之里家居甫鄰其祠宇仰其忠而夢

寐其儀刑者不朝夕矣慨襲事之闕典不揣側陋上疏於朝蓋良心之發有不容已焉者其士林作詩以頌美其忠義者何止十百雖有工拙之不同而其秉夷好德之心則未始有異善與人同者宜與人爲善可棟擇去取而不並錄諸梓以昭人而取媿夫明神之惟公也邪謹綴一詩曰

詩於後拙莫甚焉觀者不於其辭而於其意可也詩曰

呂家雉飛譬譬南風吹氣羶熱留侯戶牖口緘金茂先裴頠誰捫舌城南小吏著繡衣產祿欺天何莽劣卯金刀爲所缺典午山河幾迸裂李唐長髮尼由來出感業干亂天常肆說誦田夫姦狐侯邪說殿前諫諍老臣心硬似并州一寸鐵天不回兮臣敢死臣功臣名不泯滅机肉不臭神器狗苟蠅營思鼠綢鷄鵡兩翼夢末折白馬髡奴姣且猾婁豬艾豭鳳凰穴大野兒孫苦顯躓有開匡復挺英傑元忠知柔犬黨桀洛州司馬手扶天劍峰不深雖雞血考忠行賞大明朝祀典煥頒昭日月

山東臨淄　俞本政武昌縣知縣

邂逅錢唐彥稔論忠諫臣言危匡社稷力爭重彝倫偉績書前史清風起後人春秋崇祀典百世仰皇仁

慶后何劉諫曾承顧命來諛臣言易入明主意難回遠竄臨三徼孤忠播九垓儒生陳大節廟食表眞才

浙江按察副使王齊安成

盛代崇明祀忠良荷寵榮名存猶未死像在儼如生宗社謀猷著蠻荒歲月更褚家塘上水千古濯塵纓

錢塘　冤杭州

嘗宅中哀日尙書獨有功力能扶大義世不慈孤忠青史冤難白丹墀血尙紅鄉邦遺廟在秩祀沐恩隆

周洪謨錢塘　去

諫死惜龍軒難忘付託言明朝頒祀典大節著乾坤終古青編在至今生氣存忠懷常耿耿欲爲賦招魂

編修府學訓導義烏方　義錢塘

大宗遺詔日褚相位三台忠讜言難入姦邪讒已開亂朝基禍本青史誌良才立廟鄉人祀春秋二社來

同鄉馬襄南海

試問唐朝士如公有幾人託孤曾許國犯諫欲捐身正直難容世姦邪屢秉鈞誰知千載後廟食始維新

直隸松江府學訓導陸顯鄞邑

女禍起蕭牆綱常屬主張生前忠義盡歿後姓名彰

血食春秋遠皇恩雨露香威靈應不昧千古耀神光

山東茌平縣學訓導 金 鐸 錢塘

致治在綱常難將顧命忘立朝存大義進諫念先皇

聖世旌忠節鄉邦激俊良登堂拜遺像山斗仰餘光

唐紀將危日惟功力犯顏委身甘效死留笏願辭還

撲獬方扇禍遭誣竟履艱悠悠千載下直節照人間

兩朝全大節隻手障狂瀾勳業齊房杜忠誠並狄韓

讜言爲士式華構聳人觀聖代須恩典尊崇永不刊

金 鏜 楊梭

直道誰能及孤忠世亦稀一言匡社稷三篋爲宮闈

廟食誠無忝人臣實所依褚塘名益振萬古仰光輝

生員 陳 麟 錢唐

唐室有賢臣躬承顧命新忠言遭女禍大義正人倫

古屋鶯聲晚空階草色春天朝旌死節恩典下楓宸

釋曇秀 古杭

青史見遺芳應同日月光危言扶社稷直諫正綱常

一代忠誠盡千年姓氏香當今須郾典時禩肅烝嘗

山東安邱縣知縣 陳 璉 儀眞

忠義人臣本憐公獨異常危言何激烈殲海實凄涼

佳譽垂千古荒祠閟一鄉聖朝崇直節廟食有輝光

山東茌平縣學訓導 金 鐸 錢塘

忠孝人皆有先生抱負多一言遵聲教大節終難泯芳聲永不磨皇明昭史德千載沐恩波

生員 褚 雲 錢唐

惟公鍾正氣不媿廟堂臣面折因宗社廷爭爲大倫

三州何憚遠一節已能伸郡士陳封事春秋祀典新

梁 英 杭州

兩朝丞弼日忠諫一何劼自是綱常重親承顧命氷

衡雲開不易湘水挽難回廟享春秋祀榮光燭上台

朱 義仁和

兩朝丞弼士毅氣孰逾公險阻三州路綱常萬世功

精忠書信史大節播秋風廟享春秋祀千年荷寵隆

戴宗儒 錢唐

王化閨門始關雎重后妃公言雖切諫主意正睽違

千古事如此百年人是非聖明褒大節血食廟巍巍

仁和縣訓導 蔣 琮 山陽

寸心皎如日發出爲忠言自靖彝倫重推誠節義尊

一朝身得死萬古譽常存儒士陳封事明廷感聖恩

唐世多賢相惟公君子儒文章比房杜書法並歐虞
盛德鄉邦仰高名天壤俱何時謁祠下再拜效區區

直隸江都縣生員 蔣 沚仁和
縣生員 蔣 沚仁和

韋衣將易日邪正迴難謀天不興唐祚公方謫愛州
忠誠天地著節義簡編留盛代崇明祀光榮耀故邱

新城縣學訓科 方 鏞錢唐

惟公死勤事秩祀肅春秋遺愛三州重榮光萬古留
令名紅日皎新廟碧塘幽進諂姦諛輩空含地下羞

姚 智錢唐

唐室多豪俊公心自異常孤忠眞剴切直諫竄遐荒
身死名難泯祠興德不忘聖朝崇節義秩祀勵賢良

福建興化府推官 李 俊仁和

平生仗忠義死亦志如神勳業昭當代風聲表後人
春秋崇祀典禮樂動儒紳得藉敷陳力均霑雨露恩

沈 宣仁和

孤受先朝託名流九百秋力爭惟帝忤忠義更誰優
封疏晨方入華祠夕命修明廷恩浩浩光賁古杭州

鎮林 良五羊撫

維公鍾間氣直節佐唐家一語匡宗社三遷竄海涯
偷生違顧命諫死著聲華聖代旌忠義春秋荷寵嘉

鄉貢進士 方 溥新城

李 機仁和

永徽輔治力能任顧命親承捧德音氣壯不愁三謫
臣忠勤惟盡一生心伊周事業乾坤窄房杜功勳渤

海深血食我朝崇盛典芳名千古重南金
唐室賢臣邁士林每陳公道作規箴崇功偉績騰朝

福建延平府通判 張 昱仁和

野直節孤忠耀古今青簡流芳名不朽丹心憂國愛
何深我我廟貌重新處英爽翩然擬下臨

國子學錄 石 磐仁和

兩朝功業並伊周直諫誰知竄愛州克奮孤忠昭日
月允宜時祀享春秋英魂懍懍千年在遺廟堂堂萬

古留志士望風瞻北斗幾回擊節歎徽猷
平生勁節直凌雲耿耿忠誠四海聞蹟繼張良興漢

福建延平府通判 張 昱仁和

室功同伊尹相湯君當年貶黜心何愧此日褒揚思
不羣鄉士封章非小補敦崇風教著奇勳

福建興化府推官 李 俊仁和

荒陬遠謫路迢遙萬里英魂不可招太史特書昭日
月儒生高義薄雲霄古祠重搆光仁里盛典新頒荷

鎮林 良五羊撫

聖朝千古懷賢有遺恨異鄉荒冢雨瀟瀟
唐室中遭女禍危更看大廈力能支風雲事業生曾

國子學錄 石 磐仁和

建鐵石心腸死不移正論一時投遠域孤忠千古表
寄碑聖朝此日崇恩典廟祀春秋肅禮儀
赤心扶國正綱常九百年來表俊良直氣當時淩日
月恩章今代下祠堂大廷獨羨功勳盛青史猶存姓
氏香賢士上章敦古道頓令潛德發幽光
福建建寧縣學訓導徐　昭錢唐
赴義何須待折衷綱常欲正爭辭雄千年始表淩雲
節萬古相傳貫日忠儒士上章昭令德聖皇賜祭報
崇功當時簽佞今何在識者還應恨不窮
正笏垂紳坐廟堂氣鍾光嶽豈尋常龍顏不喜諍臣

舌鳳駕偏疑諫史腸李勣欺君眞可恨敬宗誤國實
堪傷平生大節今朝白廟食春秋萬古揚
朱　薇仁和
納笏歸田事可尊平生忠節至今存受遺恪守君臣
義直諫惟陳父子恩茂績著聞同日月芳聲傳播滿
乾坤明明聖主加旌異楚些誰招地下魂
生員彭　鑾南海
犯諫當時就與同曾看唐史識孤忠赤心欲報先朝
託決志竟圖後日功千載英靈今廟祀一生名節始
尊崇遙思海島雖艱苦贏得流芳宇宙中

平生素志負經綸不逐姦諛顧此身抗論已能全大
節即頭誰復識孤臣綱常亙古名猶重廟祀於今屈
始仲賴有史官公論在汗青耿耿照乾坤
同知林　弁南海
九百年來廟一新偉哉唐室舊忠臣心存職守曾簪
筆諫爲綱常欲殞身大地未教消正氣朝廷應許格
精禋褚家塘水空涵月山斗依歸屬後人
涂　暐番禺
仁和里內褚家塘舊是尚書僕射鄉閭里春秋供祭
祀朝廷恩典建祠堂持身勁節凌霜凜諫主孤忠貫

日先老我何時能遠謁自消香帛奠椒漿
馬　壽仁和
朱蘗斛泉酹古祠傷哉遠竄愛州時心忠豈顧身家
計事急寧看社稷墮耿耿崇功垂宇宙堂堂遺像肅
威儀高山仰止無窮思野鳥哀吟益可悲
同知金廷璽番禺
叩頭流血濺彤庭忠貫唐家日月星不立妖尼心已
白故辭元老德猶馨九天雨露垂新澤兩浙山川妥
舊靈廟食年年生氣凜煙雲松柏表丹青
冠帶舉人梁　煥五羊

忠事先皇不可言此心金石若爲堅昭儀發語珠簾
內僕射輕生玉陛前扶植綱常千古重鼎新祠宇後
人賢當時許李如公節安得移周二十年

州 黃 浩 五羊
同

鮑

先王顧命浩恩重大義孤忠誓不忘生死一身扶社
稷乾坤萬古正綱常朝廷缺祀爰修典英哲新祠載
有光獨喜丈夫能疏請寵榮今被蒲家塘

曹 富 杭州

一德匡君績最崇先王遺詔蘊丹衷諫爭內殿言何
切貶死退方譽御隆荒冢石麟悲夜雨古塘黃鳥怨

春風靈胥武穆忠無異三廟載崇享祀同
犯顏力欲正綱常牝雞晨鳴致禍殃三諫惟知扶社
稷九重何爲棄忠良奪刀定嗣憂心切置笏辭官大
義彰却憶姦回羞地下春秋誰得與丞嘗

河南中牟 倪海鼇
縣學教諭 陳

禪衣欲正奮精忠直諫當時獨有公遺廟尚由唐代
立嚴禋今藉聖朝崇奪刀愛國丹誠懇還笏歸田氣
槩雄暇日懷賢來弔古夕陽衰草恨無窮

浙江青田 戚 鼐昌樂
縣知縣

死諫難從實可嗟愛州遠謫渺天涯立綱陳紀共臣
節殉國忘身敢顧家耿耿心肖無愧作堂堂光華新
碑三復當年事駐馬西風到日斜

鮑

唐家王業已成空萬世綱常死諫功祠立故鄉元助
聖事聞明主始褒忠春秋祭祀陰陽順天地平成日
月中更羨鄉儒能獻納赤心應與古人同

祝

極諫高宗念太宗誰憐唐室廢中宮愛州客死孤韓
瑗杭郡祠興藉彥充君賜少牢崇禮教人瞻遺像識
精忠佞臣從此當緘口扶植綱常萬世功

受遺切切敢忘君竭盡忠誠志不分九死甘心惟自
處一言償事不堪聞也知四皓終成漢卻喜三仁獨
愛殷盛代推恩崇祀典高名萬古讓清芬

雁 俊 鹿門

高山仰止謁靈祠俯檻臨風動所思諫主惟知匡社
稷謫宵奚料罹蠻夷嘉聲美譽今猶在大節孤忠竟
不移千載鄉儒能抗疏堂堂血食聖明時

錢唐縣 薛
學訓導 誼 三山

義膽忠肝貫斗牛兩朝直諫著嘉猷千年遺廟歸杭
郡一語匡君謫愛州青史功勳昭日月皇朝思典祀

海昌 許 瑤 涇

春秋寫碑備載生前事贏得芳名萬古留

仁和縣學訓導胡學儉泰和

將易中宮召四人當時誰肯逆龍鱗奮忠直欲回天意盡節密能顧已身雲鎖長松吳嶠晚驚噓細柳褚塘春鄉儒乞得褒揚典蓋殺阿諛誤國臣

山東青州府通判陳翰光山

剛烈英姿好丈夫廷爭奚暇惜微軀期安宗社眞良策徵正綱常是美圖元舅自甘遭顯戮孤兒何爲受陰誅人心天理依然在丹詔褒揚下帝都

壹

沈孝通錢唐

掖垣黃閣久周旋青史高名日月懸聖主勸忠千載下寒祠新復故鄉前勿聲膽落簾閒雉蝗蟻生投瘴海煙徵向東風薦蘋藻黃鸝碧草思悽然

杜瓊姑蘇

名滿前朝謫遠夷勸忠故里有新祠冰霜之操誰能共蝘蜓餘生奚足悲投雀未容窺樹子聚麀寧肯負下寒祠新復故鄉前勿聲膽落簾閒雉蝗蟻生投瘴海煙徵向東風薦蘋藻黃鸝碧草思悽然

武隆雲中

佳兒功臣元舅皆塵土相業惟公宇宙垂

感業尼將儷紫宸火潛禍水屬斯人聚麀不媿膚才

主投笏徒爭顧命臣已分捐軀遊地下豈能中立負

先君春秋祀事修鄉邑聖主褒忠激後塵

萬璣杭州

功業煌煌佐有唐至今汗簡姓名香精書尙有遺風在垂祀那堪古廟荒奏請既霑新寵渥贊襄猶荅舊恩嚴廊堂堂儀表咸贈仰擊節令人歎不忘

舉人張詡南海

九百年來一羽翰隻身弘濟此艱難孤忠大節垂天地江水山花共歲寒放國東來雲杳杳遠州北望路漫漫李唐青史今無恙分付發諛仔細看

山東青州府通判陳翰光山

天目山高浙水深褚公名節到於今題詩顯慶于年跡走馬杭州萬里心滄海月明精衛哭紫宸楓落牧雞吟今人不記前人恨迎送神歌是楚音

肆

杜瓊姑蘇

忠臣廟貌面西湖烈烈英聲蓋八區叶夢未符鸚鵡冀受遺蜜負鳳凰雖忍言臧口眞膚婦攘臂傾心是丈夫直氣至今應不散常同日月照中吳

武隆雲中

僕射靈祠綠水潯褚家塘下路幽深一生恪守冰霜操九死難移鐵石心粹德奇才懷往昔精忠烈義表當今獨憐尸素同朝者慙顧身謀耶士林

山東青州府通判輔句容居

聖代旌忠禮數優綸音喜見出蠻頭成仁不畏天威

重盡節嵒辭瘴海投春雨蘋蘩遺廟薦秋風禾黍野
塘幽英魂千載歸何處應與龍逢地下遊

鎏師邵洛陽

風靜閒花落古祠傷心卻憶永嘉時秋霜春雨鄉邦
慕義膽忠肝天地知節操已書前代史儀刑堪作後
人師高山仰止無窮思采菊薲泉酹一卮

楊毓餘姚

貞觀忠臣繼永嘉千年青史有光輝誰知剛大讒姦
佞難把彝倫正后妃地下英魂應不泯人間祠宇久
堪依一朝恩自天家降祀典須知類岳飛

議論滔滔至夜分稽公忠義實超羣奮披心膽無纖
騎力正綱常有大勳臣道一生存直節邦人萬古仰
清芬發潛舉廢誰能任老眼摩挲獨望君

浙江按察副使張和昆山

義膽忠肝間世才精誠欲編主心開已成禍本終難
救既倒狂瀾不可回遺廟丹青昭世勸瘴江煙雨使
人哀東風無限懷賢意薇蒂棠陰又綠苔

右副都御史羅篪豫章

靜把唐書細細看君臣遭際古來難託孤受命漢諸
葛切諫剖心殷比干避禍上章非善計解巾還笏是
忠肝碑文黃絹辭臻妙一讀令人一楚酸

浙江按察僉事吳立貴溪

偶經祠下一攀躋慨想前賢孰與齊孤鳳未能從此
逝牧雞先已向晨嘶枌榆故社人何在松柏空庭鳥
自栖仰止高山無限意詩成不忍重留題

浙江右參政劉溥安成

嘉謀自靖重球琳那得忠良竟陸沈一死已堅安國
計九原猶抱悟君心文星耿耿明霄漢精爽英英耀
古今太史有銘書大節清名萬世並遙岑

孤臣何罪謫湘潭再貶炎荒分所甘殿陛危言驚左
右鄉邦遺廟重東南輸忠不負生前志獻佞徒懷地
下慙景仰先賢成浩嘆綠楊塘畔暫停驂

兵部尚書王恕三原

披傳鄒然慕令儀孤忠貫日有誰知初承顧命言猶
在一上封章禍已隨廟祀重修歸聖代湖山不改似
當時論功畢竟追房杜黃閣清風萬古垂

右副都御史羅篪豫章

正笏垂紳立廟堂共推氣節異尋常一心惟欲扶人

戶部尚書陳俊莆田

紀萬死從教謫瘴鄉祀亭春秋崇盛典忠昭日月仰
遺光他年歸老經祠下定擬椒漿奠一觴

翼翼祠堂老樹陰翻思往事獨沈吟但知大廈支危
急豈顧中宮搆禍深暗想丹衷空頓足細拔青史欲
霑襟南湖湖上團圓月照見當時一寸心

俞膺富陽

丞相精忠孰可過穹祠寂寂寄松蘿玉階叩首誰能
諫青史垂名自不磨正直要知無古昔姦邪奚暇顧
山河我來再拜瞻遺像仰止英風感慨多

國子助教明 輔四川

堂堂新廟對吳山峻節清風未易攀顧命難忘還冢
笏綱常欲正犯龍顏千年忠義雲霄上一代文章史
冊間儒士乞恩興祀典敦崇風教實相關

太常寺卿林 章錢塘

紀撲獠眞成貶地亡遺廟昔年忘祀典奏章此日稱
褒揚禧塘故里英靈在血食明明萬載長

光祿寺丞陳 綱錢塘

丞相祠堂故里間英風千古逼人寒肖將顧命忘心
志直使忠言出肺肝耿耿功名昭竹帛煌煌恩寵下
金鑾春秋二祀從今始老我歸田得與觀

直隸山陽縣學教諭吳 良仁和

危唐淩煙閣毀功臣名稱是褚家塘居人絡繹治綵
顧命難忘數引裾丹心惟欲正坤輿效忠前代千秋
始援亂雄才貫古今存歿褒封垂世遠春秋祭享荷
泯揚陋明朝一旦舒曲突徙薪空慮遠備員國位自
齊餘春秋秩祀敢風敦萬古恩光耀里閭

浙江都指揮僉事陳 文壽川

同是先皇顧命臣如何僕射獨酬恩司空有意阿中
禁太尉無言傀大閽事去唐宗幾爲絕罪遷臣節卻
能存從今聖主褒崇後血食千年世所尊

福建福清縣學教諭沈 約錢塘

共羨儒生獨敢言敷陳懇切乞君恩封章既進歸臺
閣祀典遙聞出帝閽千古忠魂知有在一鄉宗族恨
無存我來展拜新祠下載讀穹碑重仰尊

道節棱棱聳太徽幾多勳業在黃扉受遺獨定安儲
計還笏深言易后非白首終罹魑魅毒丹心猶並日
星輝昭茲祀典誰能擘千載鄉邦一布衣
四川按察使 高 瑛 黃巖
山東按察僉事 王 麟 吳興
奏對長陳屢有功叩頭流血膺尤忠累陞宰輔邦家
靖三降州司願命空陽翟墳園埋宿草杭城廟貌藹
香風聖朝恩錫春秋祀天意分明萬古同
大理寺卿 高 鼎 東甌

昭忠錄卷四

諫宗室多罹死後冤勁節精忠懸日月英聲茂實滿
乾坤皇明賜出裒嘉典百世重霑雨露恩
丁丑進士 鄒 和 東吳

力挽頹綱叫大廷君心昧昧竟誰聽一時直節摩霄
漢千古丹誠耀日星血食又承昭代祀文章重勒史
官銘祠前草樹含生氣歷盡冰霜色愈青
浙江都指揮同知 王 正 荊南

新祠翼翼樹陰陰下馬臨風慨古今天斷優游貽女
禍臣言懇切正君心三千里外浮家遠九百年餘抱
痛深聖代褒忠領祀典仰瞻遺像肅衣襟

力挽頹綱最有功毅然進諫幾人同正言謇謇扶皇
極直節堂堂振士風萬里遐荒心獨苦九重大業恨
無窮幸逢盛代崇明祀亙古高名並華嵩
右僉都御史 丁 川 新昌
新廟巍巍耀故鄉偉哉僕射盡忠良自拌一死共臣
節豈料千年沐寵光麥隴封封環古道梓林鬱鬱映
迴塘西風駐馬頻興慨忍把清尊酹夕陽
浙江左布政使 甯 良 祁陽

事變房幃惑已深盡言極諫老臣心忠肝義膽昭天
地瘴雨蠻煙痛古今大節無時忘北闕義聲直欲比
南金故鄉廟食光舜典奕奕褒崇播玉音
浙江按察使 楊 瑄 豐城

相臣志節世應無忠義堂堂丈夫還筑玉階伸教
氣盡言金殿翼坤圖九重自繫三綱重大廈終非一
木扶往事既昭公論在錢塘江上月輪孤
江西撫州府知府 沈 和 杭州

青史昭昭著令望兩朝輔相效忠良直言無愧居鄉
職獨諱窟辭斥遠方此獠得名譽已甚牝雞司曉變
非常於今廟貌新崇祀幸沐褒揚德愈光

士論推公第一流聖朝肇祀許
太僕寺少卿 張弘仁和

道白髮何慙諫愛州義膽忠肝
徒酬奮蠆煙瘴雨總

堪愁有功名教伊誰力慷慨鄉邦人姓周
廣西右參政 朱鏞仁和

永徽之治鄰貞觀愛奪中菁專事竟非春社伯勢栖樹
老隴山鸚鵡透籠飛祇將忠諫酬明主不顧危言觸

禍機幸際聖朝崇祀典故鄉桑梓重依依
禮部尚書 倪謙錢塘

趙璧負相如竟入秦萬里忠魂悲夜月百年廟貌重
明禋可憐風雨湘江路須爲當時一愴神
浙江都指揮僉事 張勇清河

豈圖伸節向昭昭先帝遺言未易消若使高宗能納
諫宵教武氏僞臨朝星沈愛郡邊隅日魂逐錢塘海
上潮從此九原無飲恨衰忠有命下雲霄
浙江都指揮僉事 崔肖雲中

諫 不聽羣迴荒方寸貞如百鍊鋼光嶽降神鍾直
氣玉階叩首見衷腸才華落落詞林重功業昭昭汗
簡 儒士上章崇世教春秋嚴祀感吾皇

士林題詠

圖謀易后勢將搖僕射垂紳正立朝力諫敢干唐主　四川眉州知州淩煜仁和

怒舍生何憚愛州遙牝雞晨語終成禍螻蟻餘生任　所遭千古芳名留信史孤忠大節麗清霄

參預才能迥出羣力扶唐室盡忠勤叩頭流血終移　后擲笏歸田不負君鳳闕豈知貽後禍雲臺端可紀

前勳天朝祀典加褒寵廟貌重施五彩雲

先帝丁寧輔嗣王職居僕射盡忠良中宮欲廢言何　杭州前衛百戶吳升武林

切顧命親承死亦當笏置玉階驚諂佞名留青史振

綱常璽書頒賜新祠宇重表唐朝一鳳凰　胡祐胥山

唐祚那堪屬牝雞叩頭流血諫當時吾儒上疏天邊　徐恕甬東

奏英爽蒙恩地下知廟貌幸遺封故里勳庸重見立

穹碑忠肝義膽何劃切萬古嘉名汗簡垂

遺詔親承豈偶然兩朝直諫獨爭先忠言不愧臣鄰　兵部郎中陳謙仁和

職公道難磨史筆傳顧命只因徐勣負議諫致有敬

宗宜褒崇共喜遭明盛廟祀春秋勵後賢

在八九百年恨未休亙古丹心昭日月重新廟貌祀
春秋由來死節男兒事豈在生封萬里侯
可怪唐家蓄髮尼顛危宗社甕中蛆叩頭直諫綱常
繫懇謄難忘顧命初史册萬年推節操鄉邦千古重
名譽題詩痛憶當年事賦罷令人恨有餘

杭州府都綱釋永顧四明

報國由來不顧身忠言懇懇正彝倫丹心豈敢違先
帝白髮從教辱老臣名冠古今齊華嶽光昭日月麗
秋旻皇朝重賜褒崇典廟食千秋與萬春

四川重慶府同知莫珮錢塘

尚書直節永徽間一片炎荒處世難自是庸君忘顧
命忍教賢相不生還千年廟貌留鄉郡萬古聲名重
泰山聖代殊恩新祀典姦諛地下亦何顏
青編讀罷思無窮唐室孤忠獨倚公直道匡時甘見
黜危邦劃諫一何雄英聲烈烈昭前史遺像堂堂儆
邃宮廟食千秋能有幾寫碑琬琰爲丹衷

江西宜春縣學教諭顧幸孫慈溪

共事先皇社稷臣如公忠誼復誰倫爭傳悟主因投
筭不見論功到從薪四皓有緣能定漢五王無術可
全身至今千載留遺恨始建春秋祀若人
解巾還筭進嘉謀豈料翻爲謫遠州亞父未亡終有
楚王陵雖贛郤安劉九泉遺恨忠良惜一片丹心簡
册留今日故鄉因廟在年年蘋藻薦春秋

中移唐祚牝司晨文武誰非舊侍臣同是三人承顧
命獨輕一死正天倫廟謨已見光前烈勳業猶能照
後塵翹首褚家塘下路百年草木盡迴春

吳定仁和

一自仙歸世幾更千年留得褚家名相唐功業渾無
玷謫刺遐荒益有聲忍見斷碑芳草合愁看故宅暮
雲橫若非後學陳忠悃安得春秋奠一觥

府知事鮑宣仁和

顧命親承輔弼臣中流砥柱冠羣倫抗顏端爲調元
化碎首寧辭犯逆鱗廟表明朝垂永祀名留唐史重
千鈞孤臣勁節男兒事景仰邦人續後塵

陳斡杭州

此心直欲振頹風面折君非不有躬縱見孤忠流謫

所漸看神器屬中宮鵲啅瘴嶺魂難返瓜落黃臺蔓
欲空賴有聖朝嘉節義恩頒廟食爲褒崇

湖南鹿潛 知縣 江震 杭州

孤忠大節貫幽明青史千年僕射名賜祭天邊頒盛
典上章林下賴儒生叩頭流血當時諫立廟栖神此
日榮風教敦崇非小補縉紳歌頌有休聲

直隸東安縣學教諭 曹 健 仁和

中宮輕易國將墮顧命留忠死不移直諫自知全職
業謫官誰料抵邊陲忠昭吳地超前古廟食錢唐際
盛時今日登堂成感慨臨風忍誦麗牲碑

劉泰 鄞邱

挺生唐室抱忠貞切諫時君分所當九死甯辭加斧
鉞一言直欲正綱常文身遠竄蠻夷境血食新祠父
母鄉千載不磨剛勁氣太虛日月共爭光

孫澄 杭州

唐室興王事雜夷奚能不立武昭儀人貓詔上欺天
奏奴鳳私忘顧命辭肝膽徒披忠在我精靈不散祭
憑誰鄉儒封事心偏赤肇禩修明出盛時

傅廷貴

文章事業已蕭條一寸孤忠恨未銷正論分明垂竹
帛逆鱗何惜卻金貂名留天地英魂凜祀享春秋聖
代昭從此臣忠并子孝四方風動協唐堯

湖南鹿潛 知縣 江震 杭州

綱常將棄賴何人僕射先朝顧命臣惟罄忠誠扶社
稷豈知姦佞壞天倫千年廟食歸公論萬世嘉謨仰
至仁老我題詩傳盛事要令風化盡還淳

南京武學教授 陳秋鴻 錢塘

自古忠貞幾陸沈惟公有像鑄黃金直言敢犯雷霆
怒遠謫難移鐵石心青史流芳千載下布衣陳悃九
重深鄉祠久廢今重振歌頌洋洋滿士林

馬 稹 臨平

聚鹿爲祠瀆天倫猥猥陳言不顧身中外但知稱二
聖海濱誰念泣孤臣陽虧陰亢情何極地老天荒恨
莫伸昭代春秋崇祀事萬年忠義表儒紳

徐奇 中谷

輕移坤軸繫安危冥與羣臣事詭隨要識批鱗探頷
日當思泣血叩頭時三遷遠竄文身地千載重鐫隕
淚碑故里天生忠義士封章請祀出彤墀

楊體秀 新淦

退荒遠竄事堪憐大節孤忠著簡編遺廟英靈猶赫

仁和縣 趙維禎 洮陽 知縣

赫古塘流水自潺潺鄉儒請祀趨雙闕盛典褒崇下
九天惆悵釣州埋玉處孤墳宿草銷寒燼

雜夷青史見譏唐后納昭儀起禍殃賢相赤心空諫
諍高宗盡志亂綱常愛州屈謫當時短廟食增崇此
日長不有鄉儒陳本傳九重何以表忠良

杭州府學訓導邱策三山

褚相才能著李唐惛惛惟欲正綱常犯顏直道同王
魏秉德精忠比信良烈烈心腸堅鐵石稜稜節操凜
氷霜春秋賜祭敦風教故里於今愈有光

顧昂仁和

牝雞聲裏惑楓宸直諫如公有幾人自是吳山鍾秀
氣故令唐室產忠臣流傳簡册名難晦扶植綱常志
未伸喜遇皇明恩澤溥褒崇血食廟重新

孫魯錢塘

白貶潭州竟不回丹心耿耿豈成灰吳山赫奕存家
氏唐室匡扶屬俊才廟貌正宜崇俎豆碑文不使翳
蒿萊欲知千載眞忠節青史昭然莫誤猜

甲戌進士杜烽姑蘇

時危擇主亦艱哉薛舉何人用此才關羽尚從曹操
去伏波曾事隗囂來輔儲遺詔謀先定易后孤忠諫
不回今日褚塘應廟食周郎能振義風頹

朱鑑錢塘

唐家多少策勳臣義膽忠肝有幾人顧命受來言不
負女妖欲撰志難伸愛州父子三魂冷浙地池塘一
廟新若使英公今日在厚顏何處避清塵

陳玉仁和

李唐事業總成空三百年間獨數公殉國委身存大
節奪刀還笏見精忠直言不諱其臣職顧命難忘簡
帝衷賴有元勳垂竹帛明時益惜重褒崇

戊戌進士陳震杭州

唐室中衰有二天綱常力正見公賢披肝瀝膽言何
切體國忘身老愈堅大節昭昭懸白日孤忠耿耿照
青編只今盛代春秋祀仰止高山爲憮然

張文獻錢塘

吳山毓秀李唐臣勁節當年得幾人直道犯顏知有
國即頭流血竟忘身鶴歸明月靈祠夜花落東風故
里春儒士上章情悃切昭忠恩禮重明禋

四川大足縣典史周能仁和

堂堂僕射古儒賢力正綱常獨敢先懋膽披肝期悟

主叩頭流血冀回天赤心身竄三千里青史名標九
百年昭代褒忠領盛典春秋秩祀永縣縣
　　范彝鑄撰
立朝堅正孰能同預政應多輔弼功執手託孤曾受
命叩頭致諫力攄忠愛州謫去炎荒遠陽翟還回祔
葬崇耿耿芳聲昭史冊重膺祀典沐恩隆
　　陳珮胥江
聖朝重整先賢廟往事堪傷僕射公載筆獨勞匡大
業舍生直諫易中宮階前老柏常浮翠門外春花幾
落紅遺像堂堂新祀典令人瞻企愴深衷

舊祠新葺郡城東追表唐賢政蹟崇易后有乖能獨
諫致君無僞竭孤忠千年香灺精靈在萬古雲霄氣
量洪可貴鄉儒興復處補陳當亦錫褒封
　　杭州府學教授傅鴻彭城
褚公極諫高宗語每讀令人心膽寒誤國姦諛嗟李
許同朝彌亮重來韓稜稜殺氣衝牛斗懇懇忠言出
肺肝一點精誠天地感褒章忽下五雲端
　　仁和縣學教諭胡賢武陵
僕射才名杳莫攀雨朝令望重如山椿誠耿耿昭前
史新廟堂堂耀市寰今古揄揚公論在春秋血食龍

犯顏諫諍寸心傾成敗當時赤可評流血叩頭應慮遠殺身報國肯偷生三州竟貶虧公道四海由來仰盛名激厲人臣功不淺何慚廟食萬年榮

親承遺詔罄丹衷極諫惓惓氣岸雄輔正剸邪陳大義叩頭流血見孤忠殺身不顧三州遠旌德寧辜萬世功今日聖朝追往事春秋祀享永無窮

禮部主事沈繼先仁和

先生付託命猶新義膽忠肝不顧身向使唐家遵達道肯教武氏入中宸故鄉士子陳忠悃聖代明君表節旌世千年荷寵光碧瓦朱甍新廟宇落花芳草舊池塘春秋庭憺煢煌夜遙想神輿下大荒

直臣廟貌增營崇祀典賢良悅懌詔阿翼

史志中　雍德

僕射遺祠存故里傷心惟有水潺潺山草色迷塵榻風雨鵑聲怨百蠻一死丹衷明似日兩朝倫紀重於山至今新廟丹青在留與人臣作大閑

福建大安驛丞陸　珵燭山

乾坤草昧失君臣唐社清明分始眞請立晉王培大本力排武后重彝倫貶潭移愛心常赤葬翟祠杭德不泯郡士疏朝頒盛典春秋牲幣及時陳

施　綸錢塘

欲縣唐祚厚彝倫曾解當時佩射弓命諫爭忤逆後宮入故園搖落荊堂舊盛世褒崇祀典新大節孤忠天地老汗青千古媿諛廟食萬年榮

沈　貞溧

昭儀元是舊才人欲匪君心敢愛親命一言奚料出訣臣墓遷陽翟舉秩有鄰烈首嚴霜悲炳炳聖朝恩典祀彬彬

紀典恩頒出建章墾皐明窘倒悲長授荒蕪葛死全臣節沒世千年荷寵光碧瓦朱甍新廟宇落花芳草舊池塘春秋庭憺煢煌夜遙想神輿下大荒

姚崇玉宗陽

欽承顧命念先皇直道匡君瑣細綱當日奮身頻諫諍至今馳譽愈光煬廟堂已喜新華棟鬼閒猶稱舊緒塘逢掖力能陳街事春秋賜祭寧寒窒從撲殺金階僕射精忠史筆傳當時獻諫獨爭先下願竭盡忠丕墜前徐勣亡詞違顧命敬宗千載沽青編寫碑煙煙書新廟萬世嘉欽仰後賢

一向簾前獨叩頭屈死無命事都休傷殘骨肉誰為主顧倒乾坤竟易周松葉凄清吳地曉桂枝涼冷楮

昌　松山

塘秋遞膽廟貌尊崇處欲瘞椒漿不自由

胡昇杭州

列職朝端數十年託孤耿耿寸心堅直言不避仇中

潘淯錢塘

獨毅節寧辭死瘴癘甘至多饑成大義豬塘有廟享

周璉杭州

明禴況逢聖主懷忠義祀事衰榮勵後賢

王覺仁和

唐室名臣獨我公直言極諫正中宮嚴嚴節操冰霜

鄉貢進士高璘黃巖

似耿耿心腸鐵石同功業一生追偉績秋二祭表

生員楊宗器杭州

精忠皇明哀卹洪恩溥萬歲千秋蒸寵隆

卤

唐易中宮啟禍由公能極諫有誰傳託孤不負先朝

命委質甘爲孽倖讐萬里炎荒羅遞謫千年忠節鎮

長留今逢聖代加禋禮奕葉恩光照故邱

迪功郎紹興府學訓導錢塘　鴻臚寺序班張　暉同妻

化雉晨鳴出後宮叩頭廷諍獨明公忠言性自身雖

竄直節厓苑事追隆朝著憲崇新祀典神儀猶凜凜

英風如何時議持殊見棄卻簾帟欲殺劭

江西贛州府學訓導高　震錢塘

撲獐聲中事已乖披鱗探頷屢吾儕二疏還欲乘金

屋九死卻妨叩玉階英氣飄然前史筆高風仰止後

忠節平生玉不瑕恥令夷俗玷中華簾間鸚鵡窺巢

鷹天上飛龍困井蛙切諫一身知有死投荒萬里任

無家故山遺廟新崇祀碧草黃鸝日自斜

義官周禮徐杭

蹇蹇王臣旣匪躬直言眞有比干風笏逆鱗陛心終

赤額叩龍墀血任紅威鳳無情迷國紀聚麾有語亂

天聰聖朝厚錫春秋祀千古重昭社稷忠

太學生任重僖餘杭

託孤誠意梶金堅面折廷爭敢向前晨牝有聲能蔽

日蓋臣無力可回天千年公道昭今古一點丹心照

簡編幸賴鴻儒興義舉春秋廟食永流傳

湖廣荊州府通判鄧林仁祖巧峰

昭忠錄卷五 五

心知二老非忠蓋自許孤忠可死生謫去遠方身不

計事乖倫理禍非輕祠堂舊有松杉古祀典新興禮

樂明千載邦人思往昔拜公遺像共含情

國子學正陳奎寶應

共羨錢塘老逸民抗章懇請表忠臣春秋有祀朝廷

重天地無私廟貌新千載丹心同僕射一生清譽藹

儒紳古今賢守知多少崇獎高風慨隱淪

靳宗明拙庵

廉介惟公仗義深叩頭直諫表丹心祇存正道全忠

節贏得聲華播古今山岳英靈鍾秀氣春秋廟食拜

綸音鄹生幾度瞻儀像回首寒雅噪日沈

釋辯公東吳如海

社稷臣非百里才夢魂知已入蓬萊擎天柱石超諸

佐蓋世文章壓總裁江上蘋風吹白浪廟邊松露泣

黃埃忠肝義膽今何在使我愁腸日九回

中書舍人錢鏞仁和

遂良唐室挺生才論事無端放草萊景行百年逢故

老衰忠兩度費封裁是非終古無私議名節當時絶

點埃祠下春秋崇祀日義聲雲漢並昭回

國子學正黃師貢莆田

天親唐室產賢英蓋世功動孰與平大展忠貞扶景

祚溥施德澤撫蒼生袞封廟宇儀曾舉享祭春秋禮

未行今喜鄉儒來上疏登名祀典萬年榮

范甯杭州

東南孕秀不生申唐室忠良得此人黃閣持衡兼庶

政玉階秉笏領朝紳累言未屏宮牆禍萬死無慙社

稷臣珍重鄉儒昭祀典布衣誰識是前身

中書舍人丁璣鎮江

褚塘風日喚愁生褚相祠前故老行地下猶傾宗社

憤人間誰識古今情賢臣自合承鄉祀聖代能無賜

敕名抗疏棚嗟出韋布義聲干載彰孤貞

唐室掄材遺棟梁零風震雨仗誰當忠言逆耳心空

赤鑾后臨朝兆已彰豪傑既歸功在眼姦諛雖死恨

刳腸千年助聖祠前月不照潭州照褚塘

鄉貢進士鄧震惠陽

僕射祠堂喜落成神遊時見下雲軿共看俎豆生光

耀又聽弦歌謳頌聲伯道無兒藏舊笏中郎有石勒

新銘鄉儒感慨陳封事廟食春秋荷寵榮

浙江浦江縣丞劉敬清遠

千年故跡褚家塘杜宇聲中幾夕陽里彥封章陳往

事郡侯奉詔建祠堂山川草木仍增氣人物衣冠倍

有光無奈同時爲相者釀成女禍欲傾唐

知縣周鎬吳淞

受命先朝老諫臣爲攄丹悃正彝倫叩頭闕下曾流

血置笏階前願乞身儀鳳卻憐難瑞世牝雞從此得

司晨立祠當代旌忠直遺像堂堂表後人

直隸府學訓導陸顯鄞縣

匡救何曾肯避疑孤忠勁節懍當時讒言懇懇陳天

愧公道昭昭已見推神像復隆千古地聖恩重整萬

年祠只今袍笏顯昂士回視能無曠世思

舉人姚源杭州

僕射垂名重若山忠言直節永徽間叩階流血誠尤

切齋志投荒死不還祀典聿修時有享廟堂崇立詔

新頒祇今徐許魂如在地下相逢必厚顏

生員嚴昭錢塘

封章請祀羨時髦大節孤忠北斗高九鼎重扶同華

嶽一身決死等鴻毛綱常不忍當年壞功德寧知此

日褒獨立西風懷往事荒祠寂寂草蕭蕭

知縣周賢南海

僕射孤忠紀汗青在天神氣儼如生鄉閭景仰雖云

厚袍笏趨蹌未舉行此日朝廷頒祀典萬年祠宇極

高明誰能建議今如此魯國多賢信可徵

中書舍人許瀚會稽

老向林泉不售才爲陳封事上蓬萊義聲已出鄉評

上哀錫還勞御筆裁白璧黃金眞有價清風明月淨

無埃何時歸到吳山路一酹忠祠獨棹回

沈隆杭州

心感先皇爲託孤披肝瀝膽進嘉謨忠言懇懇陳天

陛道路遙遙竄海隅汗簡有功常烜赫鄉祠無祀久

荒蕪皇明此日重褒顯萬古從知賴里儒

許　鵬杭州

受命託孤持國政竭忠秉直犯天顏綱常豈料終難振遷謫豈知竟不還遺像衣冠民物仰新祠血食聖恩頒登臨多少不平思都在西風夕照間

侯門　教諭陳　惠杭州

據忠死諍犯天閽遠竄眞因社稷亡四皓盡言終定漢三仁切諫冀存商從容自靖心何愧詭計同謀事可傷正氣懍然今尙在永如日月共爭光

直隸太平府通判　褚　琦海昌

昭忠錄卷五　三

佳兒佳婦言猶在姦黨姦謀釁漸深受託敢忘先帝命竭忠當究老臣心身投瘴地悲遷逐目極皇天可鑒臨故里有祠無祀典聖朝崇重降綸音

直隸夾河周知縣　錢　端

鎏　英仁和　那　彥和

忘身體國寸心丹自古明良際遇難付託已曾承顧命諫爭奚料左遷官鼎移武廟孤何在龍去乾陵土未乾聖主恩榮千載後要將忠義勵衣冠

沈　富夾城

高宗欲立武昭儀獨有先生已預知置笏解巾忠意切叩頭流血壯心悲謫官遠督潭州地受命空懷聖主私昭代故居崇廟祀雲仍嗟我起遐思

直隸交河縣知縣　周　端錢塘

英魂周郎義舉敦風教贏得芳名萬古存

江西建昌府學訓導顏　文仁和

牝雞晨唱欲傾唐顧命惟公獨力匡九死不辭陳切諫一身無慮謫遐方堂堂氣節淩雲表耿耿忠誠貫日光幸際明朝崇祀典靈祠千古倍煜煌

侯門　教諭陳　惠杭州

高宗欲立武昭儀獨有先生已預知置笏解巾忠意切叩頭流血壯心悲謫官遠督潭州地受命空懷聖主私昭代故居崇廟祀雲仍嗟我起遐思

直隸太平府通判　褚　琦海昌

昭忠錄卷五　四

唐代名臣獨數公皇天后土鑒精忠祇知盡節三綱內豈料流身九貊中遺命敢忘貞觀日法書眞有永和風聖朝詔錫春秋祭廟貌維新祀典隆

直隸夾河縣學訓導　周　端錢塘

英傑從來孕地靈逆鱗端不懼雷霆眞珠夜賜人皆醉象笏朝還己獨醒勁節光騰天上月羣邪豐蔀日中星姦回死後尤誅死惟有忠言在汗青

沈　鉉四明

秀奪乾坤出盛唐秉鈞柱國豈尋常心存節操因宗社身死炎荒爲紀綱忠士懷懷千古恨佳名贏得萬

年香祇今天子褒忠義賜祭春秋勵俊良

僕射忠誠孰與儔相朝勳業著嘉猷一心惟欲扶宗社三窟曾辭抵遠州大義堂堂昭日月荒祠寂寂閟春秋皇朝此日加褒典廟食無窮耀故邱

錢塘縣學訓導徐旭菟陵

綱常將棄進忠謀萬里還荒竄愛州屈子自沈求悟楚王陵持正欲安劉冰霜陽翟松楸老風雨湘江杜宇愁今日鄉園一卮酒江流千古共悠悠

釋惠廣四明

昭忠錄卷五　三

挺挺英豪出武林綱常力正秉丹心直言不畏加鉄鉞忠義能全冠古今閭里建祠恩渥重春秋享祀寵光深巍然大節昭星日百世令人仰德音

沈復純宗陽

丞相祠堂故里存聖朝重見下明恩阿諛可恨姦臣侵剴切惟知哲后尊念念忠誠憂社稷堂堂氣節隘乾坤題詩不盡當年事讀罷殘碑欲斷魂

壽昌縣訓術費璇錢塘

僕射當朝位最崇弘才無忝濟時功匡君有道全臣節進諫難回竭已忠簡册至今垂令譽鄉閭自昔仰高風千年闕典欣重舉廟食春秋荷寵隆

王麟仁和

為政由來在正名綱常將棄敢延爭但知國勢千鈞重不覺身流一羽輕病入膏肓醫莫療忠存肺腑諫難行靈祠塘下千年樹夜夜悲風憾不平

國子學錄謝震錢唐

僕射功勳著李唐鄉人立廟在錢塘閟殿庭還勿忠誠顯史館揮毫學行彰前代惜無崇祀典我朝欣有建明章隱君此舉眞超越足慰英魂啟俊良

景泰庚午貢士紹州府學訓導林士淵三山

昭忠錄卷五　三

嗚呼唐女禍莫異於武氏從古未有果天乎太宗末年信祕記所云隱憂深慮甚至誤殺李君羨及李淵風言徒歸諸天盍不思貞觀十一年丁酉聞武氏貌美召入後宮其年十四既為才人越十有三載己酉昭陵崩武氏出為比邱尼後高宗詣寺行香一見愛其黠慧未幾復納宮中永徽五年甲寅立為昭儀衆黜怙寵陰擠后如高宗惑溺召左右輔臣入內殿定議廢立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受先朝顧命遂良獨能極言力諫且請還勿辭位無忌元勳首相才識未稱臨利害不能無愧於同列韓瑗來濟延諍泣諫退上

封章引援切當皆弗之聽同時大臣于志寧輩患失
絨默徐世勣三朝勳舊出入將相三十年文皇嘗昔
嘉其不負李密可以託孤及高宗繼統之初擢開府
儀同三司未數月爲左僕射四年爲司空至是高宗
意猶未決特問以遂良固執事當且已世勣姦邪諛
佞片言誤其君禍庸室亂天下身沒未久亦爲武氏
亦其族蓋天也武氏正位中宮又四年爲顯慶已未
無忌既安置黔中竟爲詔使逼令縊死是年于志寧
亦遠貶大臣事君不以其道果奚益哉遂良左出于
潭移桂卒於愛州刺史韋芳名照耀汗青迨今幾千載

義感其鄉儒周璟彥充舊迹徒步疏陳往事請爲建
祠以旌其忠抑爲世勸際遇今上明目達聰特允所
言事下春官行屬立廟杭城長民者歲春秋祀以少
牢哀嘉忠魂義烈於既往風厲天下臣庶於將來由
是周彥充之義舉溢聞中外中外卿大夫士往往爲
文賦詩稱述盛美傳播無極適鴻臚序班同安張世
表公幹於杭既爲賦詠仍成其美助費錢梓以永其
傳予因世表而識彥充嘗賦近體二章聊塞所請吁
神遊宇宙不亦哂予拙於詩云

唐祚由來起晉宮永徽繼體行遵風牝雞聲裏綱常
壞撲獍叢中氣象雄還笏歸田全大節解巾流血見
忘身憂國獨忡忡願命同時志不同直諫朝端臣道

直隸金山縣儒學教授 張 濂 臨安
直隸陳州府淮寧縣學教諭 李 明昆明

精忠春秋廟食誠無忝魏殺宣言用舍翁
沈澄杭州

綱常將壞一絲懸不顧微躬諫獨先逆耳有言期報
國叩頭無計可回天中流砥柱垂今古社稷元勳著
簡編此日廟堂膺血食餘風留與後人傳
生員夏瑛杭州

忠言懇懇翼坤圖先帝臨終已託孤三顧可憐流海
嶠一言奚柰出蓁謨詭奇勳烈書前史大義堂堂啟
後儒廟享春秋歸聖代人臣萬古作規模
蔣祚安杭州

壷

牝雞爲孽起人哀藥石言難悟主回三諫祇知宗社
重一朝奚料義風殞攄忠自奮匪君計遠謫廿遺命
世才翼翼鬱祠歸祀典古塘人靜野花開
山東聊城縣知縣袁麟通川

召議中宮孰敢言惟公仗義獨爭先推誠悟主心甘
死徇節安邦志未全二李欺天眞可恨孤韓同德最
堪憐少牢賜祭恩何厚要自忠貞激後賢
廣東廣州府學教授蕭尙舜吉水

僕射匡君孰可踰職當輔導冒阿諛遺言不負絲綸
託議論靈僻斧鉞誅廟貌重新臨澤論嘗時祀表

忠讜追思往事誰能舉賴有同鄉美丈夫
廣州府學訓導秦欽象山

曾受先朝付託恩中宮欲易敢批鱗叩頭有血猪階
陛逆耳多言動縉紳精魄不嗟身去國英靈獨恨牝
司晨堂堂留得千年像尙有餘風激後人
生員夏瑛杭州

中壺將移志已堅尙書切諫究根源忍將骨鯁驅除
去忘卻先皇付託言讒佞一時雖獲幸忠魂千載竟
含冤於今享祀仁和里始有恩光慰九原
兩朝輔弼羨賢良勳業分明過魏房載筆曷嘗私善
惡犯顏端爲正綱常忠貞不逐春秋老聲譽爭同日
月光賴有高人知仰止請恩求付廣揄揚
吳鈍餘姚

諫議非辜諫議名因聽家事聚塵成進言固自分先
後直道誰能決死生千載忠誠垂簡册一朝祀典荷
皇明當年二聖空墳墓禾黍離離鳥雀聲
牝雞致禍欲司晨此日誰將大義陳才壓瀛洲諸學
士血流內殿一忠臣廟存舊址風霜古祀載明朝雨
露新千載精誠終不泯題絨寄與愛州人
朱應祥華亭

唐家三葉本支傳寵嵥誰知刖有天徒使忠臣懷屨

命忍將神器委殘羶佳兒世業綱常外此獠聲光日
月邊萬死敬宗狐媚鬼也宜李勣與同編

當年有詔易中宮直諫應期帝業隆還笏納官甘死
節叩頭流血秉丹衷忠肝義膽天心洽烈日秋霜史
筆公盛世卽今崇令典春秋祀事永無窮

廟貌新成嚴祀典定應魂魄返家林太宗顧命言猶
在武氏包藏禍已深力挽綱常中國事匡扶社稷老
臣心秦川渭水風煙外飛鳥依人餘好音

沈亨 漳溪遯庵

生員 張肪 雲間

拜稽封章上玉墀請褒忠義廢淫祠老臣還笏投荒
日古廟蒙恩改建時國史已看書大節鄉人爭欲贅
新詩美哉輪奐來牲帛昭代豈無賢有司

周鼎 嘉禾

顧命諄諄屬老臣忍看當亡敗彝倫叩頭不覺還流
血披頷寧知有逆鱗萬里蠻荒甘沒齒廿年雞牝竟
司晨九原尚恨當時語家事何須問外人

兩淮運司副使 金鼎 古塘

鄉貢進士 鄺安 廣東

聲名人日唐家相身後榮枯豈足誇荒冢雨中應一
笑庭梅春老未開花佳兒付我心空赤春色嫉人意
未涯千百年前分浙水封章此日自儒家

鄉貢進士 鄺 廣東

叩頭諫諍血漫漫遠謫遐荒去路難宮女自開新社
稷愛民誰葬舊衣冠夕陽流水橫塘在落葉秋風野
廟寒聖代只今崇祀典要留忠節後人看

直隸常州府知府 蔣忠 鑛塘

曾觀青史揔餘芳直節孤忠冠有唐願命受遺扶社
稷丹衷昭白

周濟華亭

日位隆威望懍秋風封章每上安邊策建議惟存報
國忠爭柰權姦陷非命鄉人懷感恨無窮

楊　俊儀眞

國勢顚危事切衷乞歸空歎老英雄叩頭若肯憐忠
諫大柄那能入後宮月照遺祠神儼在花殘古砌血
猶紅鄉賢景仰心殊甚千里封章達聖聰

義官楊　理錫山

舊是瀛洲鶴髮仙九重偏得聖君憐親承顧命紅雲
裏力挽綱常玉陛前一代功勳成夢蝶五更風雨泣
啼鵑皇朝寵錫春秋祀奕奕聲光日月懸

吳　竣姚江

尚書原是起居郎振肅綱常食廟堂受託已蒙君顧
命盡忠宜與日爭光叩頭流血心無愧垂老投荒事
可傷聖代即今崇祀典邦人萬古奠椒漿

高　直錫山

錢唐義士高風飾廟貌堂堂請一新世掌絲綸居密
勿晚承顧命見忠純小龍幽臥潛朱邸雌雉雄飛入
紫宸納忽不容憂憤死至今猶泣愛州民

直隸金山衛指揮同知　侯　寅濠梁

詔元舅無辭蘊大姦叩閽固應知死所投荒那復望
生還皇朝此日加哀顯千古芳名重泰山

費　縉

僕射寧祠立故鄉可憐埋玉在炎荒託孤保國承恩
重坐貶忘家去路長大節精忠書信史鴻儒激烈上
封章皇明有典春秋祀千載英靈沐寵光

謝方鼎新淦

勳戚同承顧託辭誰能直道諫君非獨扶天下彝倫
本竟屬宮中禍亂機萬死炎荒煙瘴帶千年忠義日
爭輝於今故里崇祠事華表巍巍白鶴歸

吳　竣姚江

唐祚當傾覆忠良諫不行可嫌鸚鵡鳥因甚隔簾鳴
叩首血淋漓投荒此謫離皇天應不負廟食萬年宜

俞　珩山陰

隔簾鸚鵡語喁啾移得文星落海陬千載香蘋一杯
酒已勝圖畫在瀛洲

陳　玉仁和

一言償事李家貓乳虎蒼鷹歎滿朝不是先生持大義三郎宗室番芻羌

漢唐得國苦不久底事皆罹女禍興恨殺終侯爲厲首人臣大義要王陵　山西山陰縣學教諭張　錫　杭州
臣言不用還此劾劾委身流言亦空勿謂空言只無後
用百年心事付梁公

誰諳一諸殺思道千古令人恨未平午夜輝澄還讀
史卻書有語救玄齡

昭忠錄卷五

陳福錢塘　三

忠義人臣實大閑嗟公忠義重邱山於今廟食昭忠
義地下應知亦解顏

丹心一片照乾坤千古稱爲社稷臣若使當時能納
諫化雞安得致司晨

遺像巍然殿宇高聖朝崇祀重旌褒晉陽宮闕秋風
裏禾稷離離半野蒿

吳山何處弔孤忠路入林塘見閣宮自是英巖常不
散神鴉飛舞下晴空

施綸錢塘

昭忠錄卷五

三

慕百花開落滿空庭　宋裴徹文天祥　元嚴寄庵唐劉禹錫

祇因進退繫安危大廈元非一木支欲采蘋芳酹椒
酒愁雲漠漠草離離　律詩類編宋王庭珪　元雅琥唐寶準王庭珪

舊於青史見遺功不昧丹心獨此公欲奠忠魂何處
問蕭蕭黃葉起悲風　律詩類編宋王庭珪　唐許渾元嚴寄庵

忠義先生素所知託孤受命有輕遺功留汗簡終難
晦祀典遙頒赤墀

題詩來謁唐賢相廟貌何書助聖行若說叩頭流血

事乎扶日月正綱常
相從薛舉世人議名分難分正此時惟有汗青留大
節直言不納武昭儀
極諫惟公大義存昭儀難册正宮尊當時若聽忠臣
語免得晨鳴禍子孫

山東青州府推官 朱 祥 鳳陽

王階還勞見高風一代儀刑獨數公想得春秋崇祀
後邦人萬古說精忠
巍巍新廟耀東南瞻拜無由祇自慚何日經祠能薦
藻豬家塘上且停驂

陳 珪 錢唐

骨埋陽翟廟錢唐忠義昭昭汗簡香天理人心湮不
得袞崇喜見沐恩光

山東按察僉事 楊 琅 莆田

披肝瀝膽盡忠言切切難忘顧命恩不是始終持大
節能存清譽滿乾坤
命落交南一羽輕疏朝猶自竭精誠餘生螻蟻如從
請那得于今不朽名

山東青州府推官 朱 祥 鳳陽

忠垂汗簡已年深始沐褒崇下德音多少武林爲宦
客如何獨感里儒心
新廟巍巍耀豬塘一朝故里倍生光春秋金紫褒樊
奠感激英姿下大荒
豬相忠誠貫古今力扶坤軸磬丹心一言僨事來姦
佞千載令人恨轉深
郡城東畔豬家塘新廟崔巍貢一鄉昭代褒忠崇祀
典年年金紫奠椒漿

劉 敏仁和

力正綱常不世功姦回誣陷已成空可憐千載鄉人
恨都付祠前一酌中

山東昌樂縣學訓導 蔣 芳 鳳陽

三州遠竄屈當時瘴霧炎煙實可悲萬古千秋崇血
食後人誰不仰風儀
豬相忠誠貫古今春秋致祭下綸音敬宗義甫居何
處地下應慙詔佞心

張 璡仁和

鄉儒書上九重天公議關心不忍捐千古忠魂伸未
得直教死日似生年
班班青史姓名香唐室忠臣豬遂良此日聖明昭祀
典錢塘山水有餘光

太廷極諫正彝倫遠謫交南歷苦辛聖代考忠行典
禮九原盍不愧諛臣
憶昔當初弁角年每披青史識公賢自慚官守無由
奠遙想英風爲悵然
三復新碑幼婦文兩朝諫諍著奇勳若非同里生賢
士安得忠良海內聞
難事廷爭志尚謙功臣元舅口誰箝於今聖代旌忠
義萬世嘉猷獨可銜

益都　劉　逋晉陽
知縣歐宏先四川

昭忠錄卷五終

辭神上京

曾披青史見孤忠幾度沈吟感慨中今日辭神無別意要將心事達宸聰

拜辭遺像上神京惟願冥冥鑒此情千載忠魂何自已雪重修祀典賴皇明

偉節精忠亙古今鄉祠零落已年深聖朝恩許春秋祀方表諸生景仰心

俎豆生塵實可傷春秋誰復舉烝嘗風霜水陸三千里但願無虞達帝鄉

到京

正陽樓閣倚蒼穹金殿重重氣象雄一代文章方極盛百年禮樂愈尊崇鳶魚共樂天淵下黎庶同歸德化中此日觀光無所報祝君萬壽等喬嵩

乙未四月初九日進本

丞相祠堂久已荒五雲深處上封章願頒盛典無窮紀喜近天顏咫尺光王漏時聞高閣報布衣新惹御鑪香寵恩乞得歸田里重覩靈巇耀故鄉

事下禮部

封章朝奏暮南歸何暇逢人較是非一脈斯文同氣誼千年遺廟再光輝春秋兩禩今如願草木重榮古亦稀遙想褚家塘下路從今車馬日騑騑

都門志別

收拾琴書出鳳城此行端不爲功名致身仕路非吾願託蹟侯門豈我榮千里何曾辭險阻寸心惟欲表忠誠聖皇特允春秋祭萬世揄揚有頌聲

六月十五移文至杭

四千里外返家林又覩虹光下德音百辟奉行當代典孤臣不負昔年心人情自合歸公論天意寧教久

陸沈況有斯文宗主在伫聽一諾重南金

丁酉十月十日喜勸合至

喜得綸音下九天愚臣不覺倍忻然道途跋涉三千里功業重昭九百年煜煜恩光生里閈巍巍廟貌壯山川拳拳此舉無他意要白孤忠勵後賢

戊戌二月七日與祭有感

皇恩纔見下彤墀守令欽承謁古祠忠義一生昭汗簡風雲千載際昌期牲肥酒旨陳嘉品日暖風和展盛儀多少賢良皆感激願攄忠悃答明時

初八日呈府

五馬翩翩使節臨一時榮耀貢祠林恭行盛禮親持
爵遐想高風每正襟起廢允懷先代德蓋忠能體聖
朝心作與多賴維持力千古幽明感頌深
答友
三年跋涉為昭忠已幸封章達帝聰喜逐鵷班行典
禮有將膰俎介心胷一誠耿耿英靈鑒萬古巍巍廟
貌崇寄語同儕賢達士莫言府吏不循公
求昭忠錄引呈提學憲副新喻胡公
淵源家學姓名香昭代爭先覩鳳凰時雨化人春浩
蕩文星照世夜輝光繩繩道統歸輿論穆穆風儀肅

紀綱先哲忠誠昭白日願揮椽筆為揄揚
戊戌八月十一日與祭有感呈郡侯淮陰陳公
郡侯臨祭肅衣冠五馬雙旌聳衆觀千古精靈猶不
死翩然應下五雲端
永徽之召四人同切諫諄諄獨有公身死也知名不
死千年血食表孤忠
功業昭然載汗青清風千古足儀刑願言世世芙蓉
出人傑由來以地靈
淫邪雜處是耶非乞得綸音下帝畿一自使君停五
馬祠前草木盡生輝
白頭父老話唐朝千載英雄恨未消不有皇明崇祀
典古祠香火竟寥寥
翠柳陰陰雨乍晴賢侯致祭竭精誠廣庭冠蓋如雲
集三奠神前大禮成
白蘋紅蓼褚塘灣翼翼祠堂對遠山忠義千年思不
盡恰如祠下水潺潺
天收積雨霽光開助祭紛紛總俊才豈料荒祠千載
下九重光降特恩來
春初草木尚荆榛五馬來時絕點塵不是賢侯敦古
道荒祠安得宛然新

紛紛秋雨暗江城天感精虔便放晴一路祥風回馬
處但聞里巷沸歌聲
己亥三月十三日與祭有感呈郡侯陳公
三載憂民急惠鮮更分餘念及先賢扶衰起廢眞能
事萬古嘉名與共傳
憶昔垂髫鄉校中每披唐史見孤忠靈祠幸有遺容
在夢寐常思拜下風
古祠寥落幾黃昏遺像堂堂今尚存過客登臨徒感
慨夕陽衰草酹芳尊
新構祠堂勝舊規重磨翠石勒雄辭昭昭忠節應難

泯景仰清風百世師

昇像暄迎遍四鄰無端市子瀆明神自公下馬崇嚴
祀薄俗從今盡變淫
新廟丹青已煥然松篁翠色滿庭前千秋願副邦人
祝時雨時暘大有年
自古功臣享大烝新殫盛禮表忠誠明公親與春秋
祭閭里爭看五馬榮
楷家塘在郡城陰冠蓋年來未始臨珍重朱輪從此
駐鄉人興起尚賢心
五馬駸駸過褚塘頓令里巷有輝光祠前新種蒼松

樹坐看清陰茁一鄉
子孝臣忠分所當聖朝恩典出非常要令後代爲臣
子仰止前修自激昂
呈方伯祁陽甯公以善書
惟先哲垂憲于後人實有關乎風教惟後人景仰于
先哲宜合奉平烝嘗須仗當道之扶持乃裨聖朝之
闕典伏念唐右僕射褚公遂良少有大志博洽經書
忠義天成彌老彌篤任諫諍於兩朝播聲華於四海
忠垂寓宙義薄雲霄鍾光嶽之正氣蘊聖賢之正學
引裾泣諫身遠竄於南荒持節臨窮心不忘於北闕

是以韓瑗上疏稱其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
鐵石其心生雖不得以遂朱雲之請而死則得侔比
干而友龍逢人雖云歿忠節攸存第子孫之淪沒況
世代之變更實有大功於名教敢希表祭於鄉邦瓊
賢之泯滅恭惟方伯大人先生閣下福星降臨仁風
丕播讀五車書擢魏科於蚤歲號萬人傑馳令譽於
明時冰清玉潔允存公正之心雷厲風飛綽有神明
之政斯文多幸黎庶無冤重道若邱山啫義如飲食
凡後學尚蒙敬禮在前修必克追崇弦誦之聲既作
美政良多俎豆之事兼行嘉名益振位增品秩名著
簡編璟也栖遲梓里景仰儒宗敢以古人重厚之風
請爲今日忠良之勸春秋有祭郡邑增輝民德以之
而歸厚吾道於是乎有光慰忠魂於九泉顯仁風於
萬世申明盛典鼓舞新民屹砥柱於中流回狂瀾於
既倒劉輿上瀆雨露均霑願賜贊揚天人交感成化
十一年十月既望仁和治生儒士周璟載拜

祭文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二日甲子
後學里生周璟率男應龍應瓊應芳謹以牲醴之儀
敢昭告於唐右僕射褚公之神曰惟神有唐忠臣功
在社稷體國忘家捐身徇物受遺託孤同心輔弼立
朝敢言直辭正色中閹之議死諍不屈信史所書秋
霜烈日愴壬共政屢遭擯斥勁節不撓心堅鐵石一
代英豪百世典則璟也生晚忝接祠鄰載瞻遺像太
息含羶淫邪雜處俎豆生塵不有褒顯孰勸後人私
情感激上疏請命帝謂忠貞禮宜展敬乃命守臣黜
邪崇正春秋二祭著以爲令於時守臣式克欽承駿

奔在位罔敢弗誠牲肥腯黍稷惟馨洋洋來格千
載猶生璟自垂髫慕公忠節壯而知書潛心舉業黽
勉進修冀循軌轍志與時違遂成中輟願表鄉祠用
昭風厲仰賴皇仁寵錫優禮恩加異代名動當世神
棲再新墜典斯舉豈于之能皆 上所賜人情苟安或
生橫議非神之明孰察予志神靈往來如彼元氣豐
年降康物無疵癘惠此邦人永綏世祀尚饗

雜考

按褚亮傳亮字希明杭州錢唐縣人在唐之時無仁
和縣至五代梁龍德二年錢氏析錢唐鹽官地置錢
江縣治錢唐隸吳越國宋太平興國三年改爲仁和
縣隸杭州出郡志　武德辛巳亮以文學膺選與房玄齡
杜如晦虞世南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
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
蓋文達許敬宗登文學館各以原職兼學士太宗公
暇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使庫直閻立
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大夫得預其選者
時人謂之登瀛洲○今多以遂良居十八學士者非
是按褚家塘郡志以爲在慶春橋之西堍北首第三巷乃昇
北橋西郎今榮昇平坊市橋也昇平坊今俗呼爲大路營口也唐褚遂良所居之地

今勗聖廟實其故第也　按僕射秦官史記始皇本紀有僕射周
青臣是也古者重武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射
者僕役於射也一云僕主也古有主射以督課漢因
秦事自侍中謁者博士郎軍屯永巷洎尚書皆有之
成帝建始元年初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此蓋其
始也獻帝建安四年以邵榮爲左僕射衛臻爲右僕
射至後帝有尚書僕射之名晉宋齊梁陳隋開亦皆
有僕射洎及唐太宗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左右僕射
謂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
也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

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太宗以
无忌皇后之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臥內進
尚書右僕射或言无忌權太盛者无忌亦自懼貴且
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
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
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又辭觀此則僕射之職至
尊至貴矣故玄宗癸丑開元元年十二月改尚書左
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宋仍有左右僕射至孝宗乾道
七年十二月辛酉謂羣臣曰僕射之名不正可考周
漢制易爲左右丞相明年二月癸卯御筆改僕射爲

丞相

按陽翟在河南開封府太宗封亮爲陽翟縣侯高宗
又進封遂國長爲河南郡公皆食邑於茲亮沒葬其地
厥後遂貞直諫易后三貶愛州期年終二子彥甫彥
沖流愛州尋殺之洎一孫皆葬其地咸通九年詔訪
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今鈞州是也

按愛州在交阯隸清化府轄宋江縣靈長海日巡檢
司靈長渠口巡檢司

按少牢禮記王制篇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
少牢嚴陵方氏釋之曰太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
畜之牲皆曰牢太牢具牛羊豕焉以其大故曰太
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
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
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別也　又按文公
儀禮圖少牢饋食禮篇注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
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
疏曰特牲不言牢但非一牲卽得牢稱公羊傳桓八
年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
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
士曰特豕故唐太宗以比干以死勤事祭之以少牢

焉

焚昭忠錄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四月乙巳朔越二十日甲
子里生周璟率男應龍應夔應芳謹以牲醴之儀敢
昭告於唐右僕射褚公之神曰惟公唐室諍臣王魏
之比正直剛方不偏不倚逆鱗犯顏臣道如矢忠言
讜論如蘭如芷貞觀永徽中流之砥肝膽徒披言不
我以三徙愛州今之交阯瘴雨蠻煙期年而死自唐
迄今九百年矣有祠棲神日就傾圮璟生也後乔同
公里家接祠鄰不遠伊邇出入敬恭奮然思企每讀

公傳嵩山仰止念茲在茲寤寐易已封章上聞天顏有喜蒙國厚恩春秋賜祀牲牷陳少牢肴饌酒旨郡守親臨煌煌金紫榮光赫然照耀庭陛風動儒林作詩以侈玉振金鏗不泯不靡公之忠義具在青史歲月茫茫碑碣殘毀私論公言得此遺彼靜言思之安敢坐視采摭考定一歸於理開卷之間見終始欲刻以傳爲範爲軌手自筆錄不辭寒暑請於憲臣滁陽錢氏太常張君同安佳士尙義尊賢欣然曰是各捐俸金命壽諸梓茲錄一出足裨綱紀忠士仁人感發興起讒諂檢壬見之則恥用勵人人豈徒觀美天下

後世爲臣爲子忠孝是規允蹈芳猷錄名昭忠大意在此給事大參曰張曰李各助紙資印傳於世裴潢既成百有餘紙跽以陳詞酌以清醴對公焚之公其鑒只鄉邑救災危息弭神兮洋洋永垂福祉敢告

褚家塘瓊花園通聖廟記

杭古吳越交會之地隋建爲州之平安里人貞觀永徽閒直言極諫有稗治道卒以諫立武氏貶潭州都督復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以死孤忠大節爲唐名臣里人敬而慕之立廟崇祀扁曰助聖復以公所居是里既久族屬衆大乃名其地爲褚家塘崇奉香火不絕迨宋高宗南渡駐蹕於杭詔移廣陵瓊花來植其里故吳慶忌居第舊基創飾園囿立神尸之先是遂良九世孫名載者性行端潔學問該博人咸敬仰其先家廣陵獲織綾錦法世襲爲業載歿厥後數顯靈於人復降筆曰今承上帝之命以吾忠臣苗裔平生立心正直有善無惡得以廟食本園汝輩知之於是里人相聞郡邑大夫立廟事之祠厥牲牢題曰通聖凡有水旱災患經營出入禱之無不響應迄今一鄉之人皆織綾錦爲業由于神之始也助聖通聖初皆有碑以紀厥事元季兵

燹居民剝徹廟宇坍塌碑亦顯仆瓜分獨遺神像風雨剝落士人李用沈深富虔奉香火年久永樂癸卯二君歎曰神爲有唐忠臣之後覆庇吾鄉人多賴之今之廟貌頹圮神何依焉倘義之士一十有八乃各捐貲鳩工重建以安精靈冀在神有所主靈有所施部境平康老幼安謐庶幾助聖與通聖二祠相附密邇一鄉之閒孚佑吾人香火傳之永久顧不美歟肇工於是歲六月甲子落成於九月丙戌二君又以不可無文以垂告來世乃具其實介予友金士宗徵言勒諸貞珉以侈其傳予既第其神之本末如右復繫

之以辭曰存爲善兮歿爲神保茲土兮仗神靈人樂
業兮里安寧替於昔兮隆於今香火永兮人之忱神
其靈兮恆來臨園之邃兮閟且深春秋祀兮神居歆

永樂二十一年秋九月辛卯吉旦賜進士出身從事
翰林承事郎直隸安慶府推官錢唐姚震起東著徵
仕郎中書舍人郡人朱暉書并篆額

後序

過劇賊之鄉而不掩擊捕取是爲不毅過君子之鄉
而不感發興起是爲不忠予嘗以忠毅自許志在慷
慨立朝以道匡君出補外藩政以旌善癉惡爲務歸
老故園址近唐忠臣褚公遂良之祠宇時與鄉人祭
之奠之老懷耿耿方欲奏請廟祀以報其乎生而里
儒周德輝之封章准行事例至矣予喜而不知手舞
足蹈德輝蓋生乎公鄉良心感發其嘉言善行而然
者焉年餘持朝野諸名公所爲詩文來俾書其後誦
之皆知由我德輝之倡有以見聖朝忠毅之多足以

申公爲天下士而不止爲一鄉之善德輝可謂有功
於公者矣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秋七月既望賜進
士出身大中大夫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
致仕錢唐江珉書

余友周君德輝郡儒家子也少好學攻詩績文善筆
翰得羲獻體博覽古今法書至褚公遂良所臨蘭亭
之精妙而心好之知其心正筆正之所至讀公傳慕
其爲人慨然有效之之意然而循相業者有人甘隱
林泉思公之忠義不可不傳之於後趨朝奏請新公
之廟以全祀典之缺然者非公以存心不屑人言者

能之乎且輯士林之作爲昭忠錄而與蘭亭並傳而不朽也無疑德輝名璟一字彥充云成化壬寅菊月朔旦賜進士出身南京戶科給事中郡人陳震書

褚僕射孤忠大節光照汗青不啻青天白日今古共見余雖復贅一言亦何足以揄揚之哉而彥充上章請補九百春秋之缺典積三載勤勞志慮益力必成其事而後已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滅其扶植綱常獎勸忠義之功殆與僕射同垂不朽矣然則是錄一出天下後世食人之食而不死人之事者讀之能不汗顏也邪余有所感書誌諸簡末云吳晚學

子菴張文獻書於徽庖書舍時歲戊戌黃鐘月六日

也

忠者人臣之大節昭忠者禦世之美稱臣非忠則切直之諫不聞忠非昭則爵祿之士何勸是以自古有大功於國者皆得祠於其鄉著在祀典享千萬世之血食蓋非特崇獎忠良實欲風厲後世之爲人臣者此昭忠錄之所由作也唐尚書右僕射褚公遂良本錢唐人立朝以忠鯁著稱介讀其諫高宗語猶使人心膽掉而毛髮豎則公之大節槩可想已舊祠在平安坊百餘年來香火寥寥過者莫知其爲公之祠也

諫伐而取容生爲忠臣死當廟食幾千萬禩與公相爲無窮也豈不偉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謂也夫勸臣爲忠勸子爲孝皆有關於風教之重也則是錄也豈小補云乎哉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十月既望儒林郎福建福寧州同知楚南晚生馬迪書

人生天地間均稟五行正氣全是正氣則治世爲良臣亂世爲忠臣經德而不回也所以爾者又貴乎問學以充之斯不昧於所見故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已正氣者何卽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亙古及今卓卓可考豈虛言哉予無似蚤歲讀太史書至唐太宗顧命諴祐遂良長孫無忌李勣佐高宗繼以立武后事觀之未嘗不以爲唐室所繫實安於褚公直諫危於李勣諛言惜乎高宗甘於危而違於安也所謂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可不愼哉寥寥九百年間是非安辨予忝生仁和有地名曰褚家塘少嘗質諸家君始知地名云者實公生長於斯鄉人不忘其大忠大節以是志之故也由是益仰公之忠言讜論正色立朝之日而更喜吾邦挺生此正氣之偉人

耳觀其易后之諫至於叩頭流血還笏乞歸斯念之發誠確乎金石凜乎秋霜烈日質諸鬼神而無疑者非胸中正氣之充素有定見能然乎當是時使高宗能從其諫則綱常正社稷安必無陰竊陽移之變奈何公猶一髮千鈞李勣方休戚其心武氏遂立而公屢貶遠州竟志以死嗚呼天不祚唐若此深可哀哉雖然公既逝矣吾邦猶稱褚家塘不以歲久而少衰者得非公之正氣在天地間有不泯亦人心理義同然之天不容己乎所憾者有名無血食有廟無祀典適予乙未會試於京吾邑處士周君彥充封章請公

南宮

褚家塘助聖廟肇自唐宋間明成化乙未里儒周璟
上於朝得請春秋入祀更編昭忠錄以記其盛光緒
二十一年冬忽得原刊本七周乙未洵非偶然敬用
周先生進本詩韻以代跋尾錢塘丁丙

閻史窮搜蹟半荒趙誠夫著褚堂閻史求之卅年不
工而此全今秋刊其攷證一卷纔畢
錄出矣神襟默賜舊封章承篆祀事修耆老還笏忠
誠沐寵光力竭三千餘里達用周先生
年香自成化乙未迄今上京詩意心留四百廿
四百二十年矣鯫生何幸逢靈睨敬梓遺編
式梓卿

江陰義略

今夫臣死忠子死孝亙古之常經爲此者非謂奇行高節可借以樹聲譽也自諂諛取寵背義苟活之輩林立宇內而一二赴湯蹈火甘死如飴者始卓以爲奇行高節雖無意于聲譽而聲譽必歸之曠烈矣其甚者名不挂通顯爵不膺一命雖列身儒林分與齊民等亦曰可以死可以無死者而必死下至販夫傭婦居恆齷齪不足道以爲無名義之責卽相率而爲壺漿之迎爲免死計亦應耳乃敵兵之來吾邑有斷頭民無降民有絕脰拒吭婦無辱婦嗟乎以若所爲爲名耶直以爲苟如此則心安不如此則心不安吾甯死而爲其心之安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夫各行其是耳安可也勉亦可也而湎涊者且曰忠而過夫子路先

軫獷瞻之死詎曰非忠之過以視夫崩角稽首則相去萬萬矣且婦人從一之道矢心靡慝夫豈無荼苦猶甘綸涼若煥爲不得于夫也者脫一旦爲橐强所奪卽屈志辱身焉可乎文姬哀怨之詞云薄志節兮忝生全不能爲其難又誹笑爲其難者之迂且拙是何異通國欲狂皋反以不狂爲狂也申酉之季亡黃易位燕都如范倪汪馬諸君留都如何高楊張諸君仗節死義人爭傳之史必錄予不識識夫不委質食祿而死不詰封而死死而爲鄙賤輩所笑其爲迂且拙者諸如此類吾江邑鄉墟閒指不勝屈姑就及見及聞紀十數輩以備風世者之採輯

云爾江陰張佳圖序

明江陰張佳圖止菴著

許用

許用字孝儒（按江陰縣志作縉）生而秀眉目白晳精舉業爲諸生試輒高等乙酉六月初一日聞薙髮令下孝儒語所知曰逝將及我吾髮且上指安可薙幸獲從子矜後奈何以三百年教養之身一旦淪溺耶聞者泣下先是鎭江降知江陰縣林□（按江陰縣志嘉定縣志作林之棨）解組去署與史某私以江陰册獻邑紳或知之士民不知也無何有方□（按江陰縣志嘉定縣志作方亨）者來長吾邑至是宗知府檄至限三日薙髮違者以逆命論孝儒率諸生庭謁方曰若來爲明乎爲清乎爲清則吾邑猶是吾輩甯戴髮死不能薙髮活也目憾方久之方唯唯曰吾不知江陰士民高義一至於此請兄具橐來卽爲移書郡侯於是諸生上橐挾方用檄趣上之書達宗大怒曰吾爲郡守役屬五邑一小邑抗命安用我卽檄進兵初六日狀方有難色是時諸坊廂民環立于庭咸屬聲曰相公言師次申浦孝儒率諸生哭夫子廟仍設高皇帝木主誓衆死守畿方知縣於市既迎請舊典史閻主邑事敵至益佈十餘萬相持數十日不下八月十五日孝儒乃作城守詩爲楚辭體教城卒於月下歌之悲涼壯激敵聞有酒遁者二十一日守稍懈敵以大將軍攻西北隅城陷縱兵入孝

儒歎曰事不可爲矣吾死分也而累吾母罪大母問甘之如飴孝儒閨門積誠抱母足痰死死者婁子婢僕共十餘人

止庵曰此余所謂不委質食祿而死者孝儒以名教爲己任死而後已視夫爲人臣而懷二心者相去遠矣吾友許上公素善孝儒悉孝儒事爲余述如此余嘗與孝儒傾蓋接言論見其悁悁若不勝衣心儀爲長者乃臨大節毅然不可奪如此人固不可測哉挽詩二絕已見痰草

張龍文

張龍文字掌霖其先世居邑西之立埭里祖口以武籍舉于鄉遂居郡之青果巷掌霖生而穎敏善記年十二工時義有聲弱冠爲諸生試高等食餼屢困場屋以窮愁著書益善古文辭旁及樂府詩詞雖不精妙以故大江南北無不知有掌霖者閒奇屨滿戶外念東脯所入不足供交游費遂挈妻子隱邑西僻壤依外父居焉聞時事恤歎息棄去舉子業命諸子學弈或問之曰舉業以博仕宦今非其時也創學弈猶賢耳與妻子言皆古今節烈事乙酉五月敵兵渡江金陵以東相率下已聞邑諸生須西來見殺於郡城妻某氏不辱死太息謂其妻于曰若聞弈流中有須秀才妻邪諒爲烈婦當如是矣閏六月敵兵攻江陰初五丙夜閒有聲自東來約各村落聚兵禦敵掌霖推其妻于起曰我不能爲異姓之民固當死天明當荷戈往格一敵首死有餘快耳于以爲書生慣語不甚信也初六日鄉勇大集于禪鄉寺未刻敵屯前歷山鄉兵圍之于父翼甫謂掌霖曰是無紀律不可往對曰誠然試一覘之命其僕荷鋤同往頃之敵以鐵騎馳驅衆披靡其僕自衆中逃歸失掌霖所在抵晚蹤跡不可得于泣曰死兵矣因逃夜來言至初八日得遺骸于某所手執荷草數莖神色不變止庵曰壯哉掌霖之死也投命之日有逃歸者述其語曰吾以數萬衆格數百人如狂風之捲秋蘀耳幸請君一乃心靜乃氣凡師之行宜進不宜退敵之來宜止不宜動否則敵且乘吾瑕此豈三家村窮措大語一蹶不振爲庸懦笑予悲其死而甚嘉其志哭之以詩見痰草

黃楷

黃楷字端伯治易爲諸生垂白不事家人產窘甚然性狷介恥從人乞貸繩樞甕牖意泊如也城破遂雉經止庵曰此予老友也治易知者以象辭據牘懸斷亦頗驗性迂惟迂故能死方諸儇薄稱古處矣哭以一絕句見痰草

劉宰

劉宰字□□弱冠補博士弟子櫓謫多智敵兵圍江陰宰率衆出戰卒遇難

閻典史

公諱應元字麗亭爲邑佐解任去已數年矣有惠政邑人

尸祝之敵兵攻城衆議迎公主邑事諸所展措同符將略斗大孤城守八十日不下者公力也敵以書射城中約公降許以安撫敘功公裂其紙士氣百倍城破猶率衆巷戰卒被獲敵將多方誘降公不許遂遇害

止庵曰此非曠昔以瑣職佐吾邑者乎大僚不死小吏死大將驕蹇無狀逃降相望而淹抑散秩者乃以忠勇智略特聞此神州所以陸沈也

程口 按江陰縣志書係程堃

名口字崑玉徽州人饒膂力善射有膽智挾巨貲僑居江邑累子母息六月初聞變散財聚衆倡義城守復製神砲火藥等物發必奇中凡所以佐閻公者不遺餘力敵將聞其名多方誘降不許七月中忽以計出之靖江變姓名他徙後遂不知所終噫此豈知事不可爲姑全其軀欲用其所未竟耶智以衛身傭然遁舉亦異矣哉

止庵曰以昔所爲假智以名乎節義然散財聚衆倡義城守錢膚肯爲之耶神矜欲保全身家不顧名義輒納款歸附方之蔑如矣況其智略更有足多者掠并附識于此

夏昆明

夏仲敏字昆明爲諸生鼎革後謁學院于城中慷慨縞衣巾出留一律于壁曰殷勤謝御破頭巾孀向公門再獻身草履蓑披山寺月木瓶朝汲洞庭春天涯雪嶺非梅嶺何處山門與水門雲鶴本來無住著逃禪非是爲逃秦文宗見詩介人追之已飄然不知所之矣後相傳爲成地仙云

石先生 按武陽志名士鳳字君翊

名口字口口習舉業不甚工爲童子句讀師閩敵兵渡江意忽忽不樂久之薙髮令下柅災曰吾非敢愛此髮慮不能爲親之完子卽爲明之罪人耳已復終夜哭旦起自沈于河

歐敬竹 按武陽志亦名竹溪製粽屢有名敬竹蓋其業

郡人寓府直街列肆市扇聞薙髮令下大笑曰吾率其教則胥人類而爲口口不率其教罰必及我吾甯受其罰耶抑爲口口耶言訖復大笑日夕具蔬酌延親朋號座笑謂曰吾爲太平之民七十年明之恩澤云渥矣不意垂老見此景行與諸君別幸自愛爲我老人滿引一觴已復大笑不止座客疑其他徙也觴意各辭去明旦戶扃不啟鄰人踰垣入則已投繯矣按是時人有傳笑殺歐敬竹可配享建文革除年之頑薾者石先生之語予謂歐敬竹可配享建文革除年之頑薾者石先生可配享崇禎甲申年吳中諸生許玉重予則處世至此笑啼俱不敢閣筆爲之三嘆

莫大猷

大猷字愼卿武邑之河莊人性任俠輕財好施不輕然諾以白巾倡義聚鄉勇數萬圖常州欲盡得薙髮者而甘心焉城民甚恐崇知府憫憫不自保會鄉民無紀律劇醉卧敵兵從閒道出由千畝岸趣北門格殺數十人鄉民奔潰

大猷卒以其智自全匿影湖海莫可蹤跡焉

止庵曰此閏六月初九日事也是役也識者鮮不以爲孟浪然博浪一椎大索十日事成則稱子房爲帝師功顯則指大猷爲嘯聚要爲韓爲明其出于義憤則一也以成敗論人陋哉

西山甿民　湖西鄉民

其地界武江而居敵始攻城以神將王貢統水師舟至山塘城中約鄉勇斬棘木柵水道而以銳卒纍其後斬王貢是役西山甿民功多莫大猷攻常州西山甿與湖西鄉民俱遥爲犄角卒以孟浪致敗惜哉

止庵曰周之頑民未始非殷之義士事久論定其人不可得而詳姑類記焉

北門人

邑民有自敵中來言敵營于君山陣獲我軍士一人軀幹甚偉敵將呼之曰遮薙髮吾貸汝軍上嫚罵曰砍卽砍耳吾頭可斷吾髮不可薙遂遇害心識其爲北門人而不知誰氏也凡若此類事傳而名不傳可勝歎悼錄竟爲之投筆

葛君誠妻張氏

張氏婉孌自好嫻閫則內言不出乙酉閏六月初六日隨夫避兵閒道走全歷山是時敵兵次姬墩山驛路適過黃土橋聞鄉兵屯禪鄉遂亦由閒道趣全歷山張適敵走匿田閒爲首一騎卒呵之曰從我否不汝貸張曰死幸耳不能從也卒知不可奪舍之去次亦然無何復一騎至呵如前張以死拒卒厲聲曰我從軍數年俘略子女不可計算何物村媼敢拒我趨下欲挾張上馬張誓死不辱卒斃之洞其腹腸胃俱出張臨死口口口口止庵曰烈哉張之死也所謂威武不屈者非耶具翦眉者恍矣

馬毓靈妻金氏

金氏性莊靜不妄言笑聞敵兵渡江女伴相謂曰設倉卒遇敵當若何金從容語曰吾聞人生止有一死快死則不能免辱卽不怯死而宛轉于刀鋸之閒以云不辱而刀鋸皆歎息閒六月初六日敵兵大至未刻敵營全歷山四出俘略馬居李莊去全歷山里許金遥見敵騎驟至卽出其襁孩兒授老嫗曰善視之此馬氏之後也言訖卽躍入河回顧嫗呼我兒者三敵騎至金已沒

止庵曰倉卒遇變以死踐言知勇弗可及已

吳逢之繼室楊氏女吳氏

逢之名德馨先世閶閭困鑿役家落爲諸生喜讀書嗜酒不事家生產中年家益貧楊來歸貲糈頗豐爲吳茹苦貧布衣操作晏如也七月初三日逢之挈妻女避敵不得爲卒所俘及楊楊抗聲曰吾可殺不可辱也卒怒槊之口

口下挾其女與偕上馬楊垂死大呼曰死卽死耳奈何爲而父玷女大哭從馬上顚而下卒同遇害

止庵曰猶憶六月二十三日逢之來晤予醉以濁醪而去不十日而凶問至爲大慟然妻死夫女死父亦足以不朽逢之矣弔以二絕見狡葦

吾友江陰秀才毛灝得其邑簒村明季廪生張佳圖以脩止庵狡葦于村民宇饒閒後附節義畧則記順治二年江邑城守死難者也記雖不多然大半爲江陰縣志忠義所不載又死難者或出其友或其友妻女語必考實亦閒及郡人郡無知其事者則此畧安可沒哉毛秀才以止庵書歸不佞有年矣凡爲詩文百餘紙刋木不

江陰節義略

易簀先取是畧印行之止庵館於江邑赤岸李氏赤岸李氏者明李忠毅公應昇家也止庵教授忠毅之兄之子云癸亥九月陽湖錢振鍠跋

右江陰節義略一書已刋入陽湖錢名山同年振鍠所輯叢書中予以鄉人著述所載又係明季江陰城守事爰再刋入陶社叢書以廣流傳原書缺字甚多如江陰縣林某方某以及徽州程某石先生之名某字某均屬空格同社謝君治盦一一考證明確爲之按語以便閱者訛字亦均校正較之名山叢書生色當不少云辛未季夏穀臣祝廷華識

江陰節義略卷終

後學謝鼎鍔校字

正氣歌 真字録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北京圖書館藏善本古籍 010頁 10-11版 JPG

序

高隱學雪交亭正氣錄十二卷爲明季死難諸烈作也分年爲紀自甲申迄癸巳爲紀八其紀壬辰書闕有閒凡任事尤著志不克竟者列之特紀其人晦而復明者列之附紀傳三百七十一人閒采其詩文及哀輓之作雖婦女方外靡不傳之用以愧夫苟生者顧傳聞異辭如王章傳記光給諫之類要其顯微闡幽實爲一代忠義所託命足補史乘之闕雪交亭者張公肯堂翁洲寓亭之名也張公閎門殉國亭亦隨圮隱學睠念故國取

以名其亭於鄞之萬竹嶼中因署此錄也予既獲何氏樹崙寫本讀而喜之謁奪錯簡觸目即是因與馮君孟顓去爲讎校補目於首亟刊布之此本爲隱學未定之稿即其書名復多不同鮚埼亭文集何樹崙本並題雪交亭集劉世珩徵訪明季遺書目並題雪交亭錄獨繆荃孫鈔本明季紀事錄十六卷謝山曾見手稿故今從之佚卷脫簡均仍其舊隱學自序題歲丁未距其歿歷二十有四年厥後滇中海上諸死事者亦當在甄錄之列謝山原編十六卷者今已闕其四而所謂必有續集者更無從訪求矣嗚呼有明之亡將三百載諷誦斯錄想志士仁人之嘉難百折蹈死如飴焉節義之在天壤斯正氣之長存也今夫天下不可無氣節氣節用事而天下衰故氣節之用在於無形至於有形而氣節衰矣此明之所以亡也校刊既竟用書數言以質夫有世道之憂者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後學張壽鏞序

雪交亭正氣錄校例

一續甫上耆舊詩全謝山所撰高武部傳曰晚年輯雪交亭正氣錄十六卷今十六卷本既不可得序言均作雪交亭集十二卷今十二卷本校補惟崴紀之中序言有鈔本而名稱仍定爲正氣錄以從其朔

一鈔本均十二卷不敢校補惟崴紀之中序言有鈔本所無及所略而續耆舊詩所有及所詳者均爲補之一分卷均從鈔本次第卷九壬辰紀有目無書今亦仍之

一文字之譌人名地名之誤凡可校正者均一一糾正之至其脫文缺簡爲原書不及補者均仍之以存其眞

一事之同異傳聞異辭野史往往如此今悉從原書其有從他書校證者均加按語別註於下

一空行脫句均仍舊貫不敢縮臆

一原鈔眉端所註有陳詠橋徵君語有張淵石語均一照錄但易書楣小字爲低一格大字註焉

一原鈔有何樹崙附註今仍其舊

一原鈔本有增句者以有關事蹟仍皆納入惟如原書句中有崇禎某年某某進士字樣仍將崇禎某年刪去以歸一律

一原鈔本有硃筆題書端者當是何氏校他書者或後人校者無從查攷統名附註用小字註於各傳事蹟之下

一斯錄貞孳壽鏞一再校勘又得李君繡川張君泠僧同爲細斠豫是有益悉皆甄錄顧廬山面曰久已因

後人之增改而失其眞武部原書或且以爲未完之稿茲抱闕文之意不敢爲補亡之文閱者亮之

序

前武部高公裒裙雪交亭集十二卷桑海開著述也自甲申以後分年爲紀至於癸巳而止又有特紀附紀凡忠臣義士烈婦皆有小傳并錄其人詩文之有關大節者而一時哀輓之作有關其人者亦預焉雪交亭者前閣部張公鯤淵之寓亭在翁洲其左爲梅其右爲梨每歲花開連枝接葉如雪閣部正命亭亦圮而浙東亡國大夫睠念不置故姚江黃都御史梨洲以名其亭於姚之黃竹浦武部以名其亭於鄞之萬竹嶼中武部生平著述極多其詩古文詞爲肘柳集其三度獄中得琴法於華公嘿農爲琴譜而所攷證鄉里故事爲敬止錄部帙尤巨今聞氏所作鄞志辨黃公林辨大禹廟皆本於武部顧藏於家無副本盡蝕於蠹琴譜亦不傳獨肘柳集尚無恙而雪交亭集手稿在陸先生春明家雖高氏亦不知有是集也雍正戊申予求故國遺事從陸氏得之爲之狂喜其後奔走京洛者十年乾隆戊午乃招武部之孫石華觀之石華肅拜手澤摩挲百遍潸然涕下因請鈔所有肘柳集見遺以易鈔此集予曰諾此約未及踐也而石華亦卒其子以大故無暇及此又不肯出其書將來肘柳集之得傳與否尚未可定則是集也武部之婆心碧血所成其可不廣鈔以傳之哉武部之大節讀是集者如將遇之顧所紀止於癸巳其後如滇中死事諸公海上從亡諸公尚多武部卒於康熙初年當必有續集而今不可得見矣嗚呼故國喬木日以陵夷而遺文與之俱剝落徵文徵獻將於何所此予之所以累唏長歎而不能自已也同里後學全祖望撰

陳詠橋曰辨黃公林大禹廟見宋袁質甫甕牖閒評不始於高武部敬止錄有傳鈔本想係後出

自序
以上原闕起兵夫大臣世戚義與位副復何庸言予正取夫可規避就而不規□□而不計者於冥頑域中孤行一意百人愚之能無一人憐之乎十人憐之能無一人愧之乎得憐且愧者十百於億萬人之中人心所繇而不泯故曰一脈張不可謂絕一目存不可謂亂一夫立志不可謂土崩此之謂也或又曰歐陽公之於死事死節也斤斤焉別之且有死而不之予也今之死者寧獨無聞乎雖然死則有聞矣其爲明而死則一也曷不觀夫背明而生者爲何如而烏得不亟予之哉抑亦有不忘明而存者尚得附於鉉翁所南之義況乎以身殉之也故所貴於王莽之世者龔勝劉崇之死是也其趙明崔鴻馬適求者流行事不概見班史標之以男子紫陽予之爲蔡傑矣文山當日僚將賓佐從死者六十人鄧光薦所紀者亦猶是也予悉其事者詳之否則闕焉以俟補然每敘一人寧止觸予故痛哉嗚呼愧矣乙未春日陬夫□□□鈞駕閣

校訂雪交亭正氣錄目次
全祖望序
自序
卷一
甲申紀
范景文二子
附錄 范氏弔方先生墓詩
倪元璐
附錄 倪氏初第同門集重五詩
李邦華
施邦耀 王家彥
孟兆祥子章明 妻鮑 馬世奇 妾朱氏 李氏 劉理順 妻萬氏 妾李氏
附錄 劉氏自贊辭
汪偉 妻耿氏 周鳳翔二妾 凌義渠
吳麟徵
附錄 吳氏遺囑
申佳胤 陳良謨 妾時氏 王章 妻萬氏
許直
附錄 許氏絕句 臨終歌

陳純德　吳甘來
金　鉉母章氏妾王氏弟錄
劉文炳弟文煜叔繼祖張慶臻
湯文瓊　王德化
俞志虞　顧　鉉
朱純臣　顧鑿迹
徐錫登　郭培民
鄧又明　孫惟藩
衛時春　吳遵周
王先通
楊崇猷
宋裕德
薛　濂
徐有聲
王之臣
鞏永固女某
成　德母張氏妻口氏妹某
李國楨
吳奎妻張氏
尹熙妻
金毓峒妻王氏
徐　標
方文耀
孔　四
魏學濂僕
魏　氏
余之瑤
王　氏姑口氏
張　氏　吳信妻王氏
朱之馮
徐　燦
張光祖　方履泰妻口氏　李鳳用
高時朋　褚憲章
方正化
張國元　徐允禎
鄭之俊子某
彭　琯　劉養貞
朱天顯
王鍾彥　劉有澜
施　溥
李若璉　高　宋
申湛然
徐　燦　蔪之垣
李國賢妻口氏
沈青黎　張世禧子懋賞懋官通州童生
周童生　東江米巷畫士夫婦
武慄僕
賈　氏
王　氏姑口氏
張羅俊弟羅善羅輔子伸
張履旋　劉永昌
蔡懋德　朱廷煥合家死
彭士弘　周遇吉妻劉氏
張羅彥妾宋氏錢氏子晉汝
殷　淵楊祥麟王明
許　琰

卷二

乙酉紀
淩駉姪潤生
附錄　淩氏遺豫王書　題白箭衣詩四首
玄性題內衣詩二首
左懋第僧祖心
附錄　左氏弔文山疊山詞　讀列仙傳有感
仍用前調詞　姜埰詩

劉洪啓　史可法
附錄　史氏上太夫人書　遺夫人書　遺叔伯兄弟書　付史得威絕筆　初上弘光帝疏
吳爾壎　任民育
許德溥
附錄　許氏絕命歌　臨刑詩
王士琇弟士璘士珍　高孝纘兄孝誌　饒　餘
馬純仁
附錄　馬氏自銘
謝一魯　高　偉
楊維垣　黃端伯僕某
附錄　黃氏臨刑詩
王台輔　吳嘉胤
韓贊周　黃金璽
吳可基
附錄　吳氏題衣詩
潘履素　陳士達
湯士麓　歐敬竹
陳用卿　倍承祖子世祿
邱德祖　麻三衡
附錄　麻氏遺詩
金聲
附錄　金氏過山溪有感留題石亭詩
江天一
附錄　江氏和金先生詩　赴金陵過蕪湖宿閔無作館詩　題驛一聯
王世德　程子皮
方國煥
附錄　方氏題壁詩
洪二魁　項千里
溫璜　馬嘉
附錄　馬氏題詩
王台輔　吳嘉胤
垂髻和尚　僧玄珠玄規雲白
黃蜚　沈自駉兄自炳　呂忠宣妻口氏
葛麟　文乘
魯之璵　孫兆奎
張錫眉　黃淳耀
徐摶
石仲祥
侯峒曾子玄演玄漼
吳應箕二妾
吳福之
僧景賢

附錄 黃氏書壁辭 馬權奇
黃淵耀 夏雲蛟
徐汧
附錄 陸秉爲徐氏作香草庵詩
項志寧 顧所建
附錄 陸氏遺子書 絶命辭 陸明永
夏允彝兄某子完淳
附錄 夏氏絶命辭
徐念祖 李待問
徐石麒僕祖徽李成
附錄 徐氏遺筆
朱大定 朱有鎰
陸培 顧咸建
附錄 陸氏絶命辭二首
王道焜 俞元良 祝淵
周宗鍊 張堅 唐自彩姪某
劉宗周 周卜年 潘子成
附錄 劉氏十哭詩十首 自哭詩 髭庶和
詩
祁彪佳 王毓耆
附錄 王氏惜時致命篇
梁于埃
附錄 梁氏寄植枋二字書 李瀾
王綱 王績 李待問
黎增 張氏女希韜子于震于陛
揚州女子
附錄 揚州女子絶命詩 宋惠湘題壁詩三首
周氏女某 錢氏女 汪氏女
戚氏 沈氏 陳氏
王氏 楊氏 俞氏
張烈女 顏氏 金鐸妻
張氏
附錄 王猷定貞女行爲張氏作
潘氏沈氏女
卷三
丙戌紀

袁繼咸
附錄　袁氏燕都寄歸手迹　易服詩　至日感懷四首　元旦詩　盧侍御傳不知何人所作疏及賤名非知我者鄉某以聞貽以告絕詩　北風詞二首　公無渡詩五首　烏柄六首　雪日詩　謝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感懷詩
忠憤詩　燕峯懷古三首并序
張國維　朱大典　余煌
陳函輝
附錄　陳氏寄同志詩二首并序跋　絕命辭
十章并跋　寄別文心大師書　棲庵弔寒山詩并序
陳潛夫
附錄　陳氏絕命詩
王之仁
附錄　王氏壁閒詩二首
沈履祥
附錄　沈氏絕命詞
李唐禧　張廷綬
王最　楊定國
張起芬　徐起睿
方士衍　何弘仁
潘集
附錄　潘氏絕命辭
高□□父某　鄒欽克
黃道周
附錄　黃氏過新嶺弔金正希詩　無題二首
難中雜詩四首　發南都詩　至南都示諸友詩　聽質禁中悵然寄懷諸友詩　後死吟
後後死吟　拌得詩二首　拌不得詩三首
吳士繡　毛玉潔
附錄　毛氏正氣歌
傅冠　曹學佺
鄭爲虹　張萬明張廷璧　洪翹烈陳龍
歐養初　吳闓禮
王士和　王秉乾
張鵬翌　弟繩榮
王最　楊定國
王之栻
張起芬　徐起睿
應騰蛟
方士衍　何弘仁
阮維新
潘集
附錄　潘氏絕命辭
趙景麟
高□□父某　鄒欽克
黃道周
附錄　黃氏過新嶺弔金正希詩　無題二首
難中雜詩四首　發南都詩　至南都示諸友詩　聽質禁中悵然寄懷諸友詩　後死吟
後後死吟　拌得詩二首　拌不得詩三首
吳士繡　毛玉潔
附錄　毛氏正氣歌
傅冠　曹學佺
鄭爲虹　張萬明張廷璧　洪翹烈陳龍
歐養初　吳闓禮
王士和　王秉乾
陳鼎臣

蔡光璧　陳元綸　曾口口
鄭　塤　楊文薦　莊以涖
劉曰佺　馬興明　馬芝
附錄　胡氏候機部楊老師書　與諸生問答
胡　縝　李　信　詹兆恒
涂伯昌
附錄　涂氏感懷詩三首并序
劉同升
卷四
丁亥紀
沈　迅　葉進晟　林　塗
附錄　林氏遺門人詩　出兵詩　別親知詩
林汝翥　黃毓祺
附錄　黃氏逢繼周薛長者橋梓詩　廣陵獄
贈大生詩　金陵獄中示諸兄弟詩　冬至日
口占詩　絕命詞　友人爲予治木口占博笑
詩　海寧獄中口占詩　生日詩　拈李卓老
焚餘詩十首今存三首　小游仙詩二首　槃庵弔
詩二首
陳子龍
附錄　陳氏秋日雜感詩十首　挽夏瑗公詩
二首
徐式穀　侯岐曾僕　夏完淳
附錄　夏氏別雲閒詩　拜辭家恭人詩　寄
內詩　寄荊隱女兄兼甥侯武功詩　簡半村
先生詩　聞大鴻仲熊訃詩　毗陵遇轗文詩
詩　七夕步蠡水先生韻詩　虎邱遇子高詩
錄丹陽入京詩　西華門與同難諸公待鞫
詩　細林野哭詩
錢　旃　沈廷揚
楊廷樞妻費氏　女觀慧
附錄　楊氏絕命詞六首　絕筆
劉　曙　陳萬良
張家玉　葉天章

洪有文　杜懋俊
施玠　林化熙
卷五
戊子紀　杜兆祐
華夏妻陸氏　林學舞趙牧
附錄　華氏對簿錄　與高玄若書幷詩　旦晨八韻詩　對簿受夾脛辱詩　檗庵弔詩一首
楊文琦妻沈氏
首
王家勤
附錄　王氏九慟詩一首
林帽　湯棻　王祁
王恩及妻李氏　朱繼祚
鄔正畿　林逢經　郁廷諫
卷六
己丑紀
劉中藻董世佾等　威虜侯二女　姜曰廣
鄒魁明
附錄　鄒氏絕命詩十首
卷七
庚寅紀
瞿式耜
附錄　瞿氏雜詩八首　自艾詩　問天詩
憶聖躑詩　閩北曆有感詩　自歎示別山詩
閏十一月初一夜放言三首　亡妻生忌楊
碩甫禮懺山中詩山慰之　囚中哭妻詩
張同敞　馮京第妻葉氏子頌
附錄　馮氏與吳霞舟書　小雪日集微詠樓
詩　宗忠簡公墓詩
張元　張夢錫　沈之棻
湯□□
卷八
辛卯紀
附錄　高玄若野哭詩五首

張肯堂 子婿沈氏妾周氏方氏姜氏
女孫茂滿僕張俊彭歡俊妻
附錄 張氏絕命詩 和黃介祉絕命詩 贈
無凡詩四首并序
蘇兆人
附錄 蘇氏絕命詩
吳士俊 林志粲 弟桂
附錄 吳氏歲寒松柏集摘錄二則 無題詩
二首 贈宋子猶詩 元夕詩 寫憂詩 端
午白華庵雨窗次韻詩 時傳北來恢復信詩
二首
朱萬年 朱永祐
李向中
劉世勳 林瑛
林世英
董志寧
附錄 槃庵勗董氏子士驤詩
李開國 母□氏 鄭遵儉
董玄
顧宗堯 江用楫
顧玠
王璽 劉朝
王朝相
顧名楫 朱養時 戴仲明
魯王元妃陳氏 貴嬪張氏 義陽王妃杜氏 范氏 子婿馬氏 □氏內姪
陳氏 王翊
附錄 王氏七月廿五日奉川詩 廿八寧波
詩 八月初一定海詩 初九定海詩 初十
祭右貳文 八月十一祭弟完初文
王翊 蔣士銓
附錄 蔣氏絕命詩
明 朱子必正
附錄 高玄若弔完勗詩 又悲山中義旅詩
傅鼎銓
附錄 傅氏四月八日張村被執詩 被執過
岑陽關詩 憶劒詩 岑滿將繫我過高州索
書作此并憶劒二詩示之詩 廣陵登舟詩
望一杯亭弔趙公汝愚詩 杜鵑詩 誓舌詩
弔家惕庵詩 拒招降詩二首
艾南英 曾亨應 陳之鳳
阮進 張弘謨
張名揚

揭重熙　吳廷猷　僧德宗
卷九
壬辰紀 原闕
卷十
癸巳紀
萬曰吉　楊卓然
余鵑鵬　朱昇
附錄　逸名僧詩一首
卷十一
特紀
熊汝霖　鄭遵謙妾金四如
附錄　鄭氏起義檄 佚
孫嘉績　錢肅樂
附錄　錢氏倣文山六歌　巢庵弔詩七首
翟輝
附錄　翟氏悲憤詩六首
馬思理　顧錫疇
黃斌卿二女　王朝先
附錄　楊氏山中聞王葵生先生不食死詩
石鑾
附錄　石氏雜詩三首
卷十二
附紀
吳勝兆　金聲桓王得仁李　魁
李成棟　王光恩
附錄　余氏畫馬歌　余鵑翔
萬曰吉
蔣德璟
附錄　蔣氏四言詩
附錄　萬氏庚寅初夏詩
詩　入閩詩　仙霞嶺詩　追哭艾千子詩　賦得春城草木深
癸巳春分日題雪交亭正氣錄後　高宇泰
明故兵部員外郎巢庵高公墓石表　全祖望
續甬上耆舊傳
何樹埏跋

雪交亭正氣錄卷一

明鄞高宇泰槃菴撰
縣後學何樹崙附註
後學馮貞羣補註
張壽鏞補註

甲申紀

槃菴曰嗚呼繇禍變之餘審事幾之漸氣數所趨人事召之豈其微哉先賢邱文莊有言世道本乎陰陽其氣各以類應因察神廟中年貂璫遍出鯨戮里閭豕縛守牧小民奮袂而興驅豺殪虎而寧與之俱斃

上變無虛日其易所稱一陰之始乎當是時天子春秋正盛王皇后未有所出王恭妃誕光宗鄭貴妃誕福王儲貳未定邪謀儻興嗣續憂危竑議忽發而大學士沈鯉去位中允郭正域幾中於危法矣中允者太子傅也初無錫顧憲成創東林講學一時從之者皆氣節之士屢彈射當世當世欲得而殺之於是東林之禁日嚴而沈相公郭中允則皆羽儀乎東林者也未幾有男子持梃至太子宮門被獲擊傷中官數人譴者僅以瘋癲奏諸君子發其奸於是有大東小

東之曰大東謂東宮也夫元良重本建儲大事至容
小人叵測伏戎奸謀屢見疑魅疑神莫可端倪感應
之理寧有休乎其明年東師乃稱帝建元遜尾之厲
於此時占之迫神宗崩光宗立一月而逝而李可灼
進藥之獄起繼熹宗登極而李選侍移宮之事起諸
君子將力挽傾危覬覦之奸然其立言也亦太苛矣
涇以渭濁玉以礫貞能免嫉乎況奮迅感慨又從而
與爲難也當是時脅方沸於盈庭戎已伏於祕禁虐
燄毒乳媼交鬨一時檢人遂得而逞其恨矣崔呈

秀列諸君子姓氏百數十人爲天鑒同志點將等錄
嗾魏閹按籍而誅之而海澄周起元初以不列已名
爲恥丑寅之際大獄煩興諸君子枕藉而斃何異朱
溫白馬之禍哉時東師正爲火然泉達之勢國家藩
離一決不可復收經略熊廷弼之旋廢旋起非小人
誤其成功耶當憂反樂有此一獄以之羅網正人諸
君子半死是中及烈宗即位巨慝幸梟甫逾年而中
原盜起運自否而之剝堅冰之象已成即以烈宗十
七載之憂勤茹荼集蓼莫可拯濟至社稷是殉爲億

出入且較詳焉附錄於左
嗚呼錄禍患之來審事幾之漸氣數所趨人事召
之豈其微哉先臣邱文莊潛有言曰道本乎陰陽
其氣各以類應因察神廟中年貂璫徧出豕縛郡
國鯨戮里閭小民奮袂而興驅豺殪兕而寧與之
同斃其易所稱一陰之姤乎當是時天子春秋正
盛王皇后未有所出王恭妃誕光宗鄭貴妃生福
王儲貳未定牝雞欲晨椒戚之覬心日滋黎邱之
狡謀橫起似續憂危宏議忽發而歸德沈相公去

位江夏郭侍郎幾中於法初顧涇陽創東林講學一時從之者皆氣節之士累彈射當世當世欲得而殺之於是東林之禁日嚴而歸德江夏則羽翼乎東林者也且江夏太子傅也未幾有男子持梃至宮門被獲擊傷中官數人讞者僅以瘋癲奏諸君子發其奸於是有大東小東之目大東謂東宮也夫元良重本建儲大事至容小人睚眦伏戎奸謀累見疑魅疑神莫可端倪感應之理寧有休乎其明年東方乃稱帝建元而春闈大典首名被黜

逖尾之厲於此占之迨神宗崩光宗立一月而逝而李可灼進藥之獄起熹宗立而李選侍之獄起諸君子將力扼傾危竊覩之奸而立言太苛涇以渭濁玉以礫貞能免嫉乎辱方沸於盈廷戎已動於祕禁虐焰煽毒乳媼交鬨一時僉人從而附之崔呈秀列東林爲天鑒同志點將等眾唆奄按籍誅之而海澄周起元初以不列已名爲恥丑寅之際大獄繁興諸君子枕藉而斃何異白馬之禍哉時遼左正值火然泉達之勢國家東籬一決不可

氣之微悠忽不能自振而國運以絕此先帝十七年中之所馴致令人痛哭欲絕者也或曰君子任事之性豈氣之足消歟曰非也人性有惡暑者當其寒不能不爲加衣有惡寒者當其暑不能不爲揮扇其皆氣之所爲非其性有失也曰然則無乃愈於處亂世而庸庸者乎曰豈有是哉君子之道可消而不可變以其不變故終有以自別又誰得而援以自便也雖然范倪諸公有靈其忍以氣數自安而遂瞑目於重泉乎哉貞臺案武部有甲申野哭詩見續甬上耆舊六 四明叢書

范景文字質公北直吳橋人癸丑進士吳橋陷一子死難一子拷掠亦死公自南京兵部尚書入閣甫月餘賊至公憂憤減食三日城破自縊爲家人所解乃賦詩二章投井死弘光朝贈太傅謚文貞 壽鏞案明史景文傳字夢章以萬曆四十一年成進士死事投雙塔寺旁古井忠節錄作字夢章號質公

弔方先生墓 凡諸公舊作有係一生品行者皆因所睹附紀於後

夷齊叩馬諫原不爲武王心憂篡弒者借口於伐商武烈當時變二子念天常各自具深心幷行豈相妨

效文山忍恥出外舉兵以圖恢復耶公厲聲曰血性男子乃爲此言曰謂太夫人在堂何乃淚下及顧曰吾母年八十四猶健夫復何憾遂捉筆題案曰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於壑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出廳事南向坐而自縊頃之賊騎至問公何在則已陳屍於堂愕然曰可惜明朝一好官僞兵政王公弼示於門曰忠義之門擾者罪復遣僞禮政鞏焴致奠而去弘光朝贈太保謚文正 壽鏞案明史作字玉汝罪惟錄作字玉汝號鴻寶

初筠同門集重五

他家簫管我填膺競渡人齊到曲池各出辟兵符一
道散爲續命縷千絲人如旦日寅方始節正中天午
未移葵作臣心蒲作酒百年莫負看花時
李邦華字懋明吉水人甲辰進士以忤璫歸田先帝起
之家歷官至都御史人望歸之者四十年都城陷公閉
門書版云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更
衣望闕叩首口占文山人生自古皆有死留取丹靑炤
汗靑之句乃自縊弘光朝贈太保吏部尚書謚文忠壽鏞
案史載邦華將死走循文信國祠賦詩曰堂堂丈夫兮
聖賢爲徒忠孝大節兮誓死貞謨臨危授命兮吾無愧
命庶無愧吾校此多四句

八 四明鈔書 約園刊本

吾遂投繯而死　又案忠節錄罪惟錄字孟陽號樵明
又案忠節錄作腰帶開有帛書贊曰云云蓋死靡渝
遵國不造坐貞謨臨危授
命庶無愧吾校此多四句
施邦耀字四明餘姚人己未進士左副都御史都城陷
問其僕曰倪尚書何在偵之還報云自盡矣公語曰若
等候此吾往視倪尚書入內久不出視之已縊死矣先
帝之變二公知之蚤故殉難最先絕筆詩有云慙無半
策匡時難雖有一死答君恩之句弘光朝贈尚書謚忠
介壽鏞案明史邦耀治陽明學文章經濟三分
其書讀之慕義無窮蒯崇禎帝崩即解帶自經僕救
之蘇恨曰是兒誤我時賊已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
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雜燒酒即遂中

四 四明鈔書 約園刊本

服之血迸裂而卒史記之如此與是殊并稱其字爾韶
又案忠節罪惟錄字爾韶號圓明又忠節錄亦稱自
縊爲僕所解
服信石道死
王家彥字尊五莆田人壬戌進士協理京營戎政兵部
右侍郎賊入城公時守得勝門飛礮擊賊忽見城東煙
塵起欲督兵血戰軍士不應望闕叩首哭曰臣無以報
陛下矣跳而下臂口骨俱折義男王權麾下將黃勤掖
入民舍公解帶自縊帶斷權涕泣曰老封君年高須爲
後圖公曰城破身死誰所當然但主上存亡未卜恨不
觸死御前以彰辱國之罰既不能承歡膝下惟一死報

九 四明鈔書 約園刊本

君父矣復縊俄頃而絕賊大索公屍縱火焚舍越三日
權等至故處覓屍僅焦半臂旁觀無不掩泣弘光朝贈
太子少保謚忠端壽鏞案史作家彥字開美得勝門作
錄亦作分守安定門　又案罪惟
錄字遵伍號開美忠節錄字開美
孟兆祥字肖形北直交河籍山西澤州人壬戌進士刑
部右侍郎初以忤璫削籍起歷今官賊入城自縊於守
城之所子章明亦同殉姑媳並縊弘光朝贈刑部尚書
謚忠貞壽鏞案罪惟錄
字允吉號肖形
孟章明字絅宜癸未進士觀政未選聞其父死亦自縊

贈河南道御史謚節愍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無錫人辛未進士歷官中允都城陷次日知先帝之變貽書其弟曰吾母衰耄之年聞此異慘自極不堪弟宜婉曲解喻不孝莫大於辱身忠孝非二事也即沐浴更衣設香案於庭取周易金剛經及印牙牌置案上北面稽首謝恩南向拜母家人環泣曰謂太安人何公曰正恐留此身爲太安人玷耳麾之出取紗帨自縊二妾朱氏李氏亦並縊壁閒題云馬世奇同二妾殉節於此弘光朝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兩

妾贈孺人

劉順理字湛六杞縣人甲戌狀元左中允都城陷亟命家人逃匿棺城既破妻萬氏妾李氏願先死公大喜視其投繯笑而拜之乃冠帶自縊冠不得入大笑取其冠翅既就縊仍正其冠須與乃殞有四僕公犒而去之不去亦同殉一時死者十二人弘光朝贈侍郎謚文正萬氏李氏俱贈淑人公居鄉極善里人皆德之城既陷賊有籍河南者數十人至云吾儕正來衛公不期全家死

科名豈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　又案忠節錄自書實云成仁取義惟錄作貽爾事府正爵事畢惟錄字復禮號湛陸

自讚

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山踐之吾何不然既擬魏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壽編案劉念臺有哭宮諭詩見念臺傳中汪偉字長源休寧人戊辰進士簡討二月賊犯三輔保定巡撫徐標死於叛帥公流涕曰國事其去矣或勸之乞歸曰知危而逃死如大義何三月十七日賊薄城次日將晡呼一老班屬以六歲兒并橐中金曰城破我當死以血胤累汝倘南北通得歸鄉里吾夫婦咸汝德九原之下矣老班泣諾挈兒去十九昧旦亟呼其夫人起繼室耿氏也曰日者所期在此刻矣乃書其衿曰翰林簡討汪偉妻耿氏趣云其加紉夫人唯唯退俄報夫人死公視其姪哂曰汝嬸成吾志因欲自盡姪抱公泣曰弟已得託嬸已死無妻子累曷圖自全公謬曰亘是須亟覓匿所姪舁出得一小空室歸告則公已自縊死投繯時偶在耿夫人右曰雖顛沛不可失序乃解懸正左右而斃題壁三行首行書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城陷東宮講官同繼室死節次行書身不可辱志不可辱降矣羅拜涕泣而去　壽鏞案忠節錄自書實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公踐之吾何不然既占

夫妻同死節義成雙末書新安汪偉絕筆弘光朝贈少詹諡文烈耿氏贈恭人公嘗書郎壁云看世不破爲身所弄看人不破爲人所弄看身不破爲人所看公之臨難從容蓋深有得於斯言（壽鏞案忠節錄字攷度別號長源）

周鳳翔號巢軒山陰人戊辰進士左庶子李賊檄百官入朝公勉強入有先俯伏呼萬歲者公忽大慟哭極哀於是羣臣亦多涕泗奔走者班大亂公疾歸邸作書別其父有云君辱臣死君死臣焉可生況男自居講職忝列侍從乎忠孝不能兩全矣以來生再圖奉養耳南都紿事拜太常少卿十二受事十五奉命守西直門十

向四拜遂自縊二妾同死弘光朝贈禮部左侍郎謚文節絕命詩有碧血九天從聖主白頭雙老泣忠魂之句（壽鏞案忠節錄作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　又案忠節罪惟錄字儀伯號巢軒）

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烏程人乙丑進士大理卿三月十九日昧旦聞召對疾趨長安門拱立達曙門竟不啓乃返就邸舍俄而城陷人馬聲嘶公端坐神色漫然鬚髮怒張無何聞先帝之變號泣徒跣舉首觸柱悉火其所評隲書并已所著述左右相視變色蓋公平日無他嗜嗜書今爰知公志決死因潛取繩械等物匿之公瞷

六賊突至城下礮聲震天矢如蝟集次日督從者載土石塞門是夕更深兵部尚書張縉彥遣二卒手令箭飛至求出公詰之語塞轉從德勝門去十八賊大至公急入朝請見先帝言狀已二鼓少宰沈惟炳禁出入排闥直入學士魏藻德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兵餉旦夕且集何患遂若是內臣佩刀出者數十人公度不得見叩首出迴總憲李邦華道不可爲狀泣而別十九黎明賊從德勝門入公距戶自經爲從者所解公曰若得一見天子吾無憾矣使人掖之走風塵撲面不能前遂入道

2版 816頁 10 38 B

左三元祠視屋梁曰吾終此矣索酒飲曰吾年五十二
鬚髮盡白以此衰病之身蒙皇上殊恩爵列卿貳愧無
尺寸以佐國事今國亡賊入何顏自立乎衆皆哭公止
之曰毋亂我方寸因睡約二鼓驟閒咯咯有聲僕張儉
覺起解之公復甦曰昔我苦我遂起作絕筆書又作寄
兄秋浦弟雉先及三子書次日其友祝淵至見公角巾
青衫項多纓痕涕泣不能仰視公笑曰毋徒效兒女子
爲引酒共酌語淵曰余壬戌登第夢一人又手向背吟
信公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雨打萍之句問之云
公曰既在外可以脫然公奮袂流涕曰京師兵力空虛

是隱士劉宗周時尚未識劉公後劉在儀曹相對爽然
今與劉同出而劉先隱山河破碎不死何爲子歸矣淵
別去逆臣高翔漢已受僞署素重公來勸公降厲聲卻
之復投繯家人抱持不釋奪身自捽東帛而逝白髮戟
張時三月二十日越三日含殮面如生弘光朝贈兵部
右侍郎謚忠節初公有撤寧遠守關門之議有吳將軍
可大用之疏又陳整飭江南爲京師應援皆格不行壽鏞
案忠節錄字來皇一字聖生別號磊齋罪惟錄字聖生號磊齋

遺囑

祖宗二百八十餘年宗社移旦而失上有龍亢之悔
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所匡救法
應碎服殮時用角巾哥衫覆以單衾墊以布蓆足矣
棺宜速歸恐係先人之望祈知交爲邪許焉茫茫泉
路耿耿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此也畢臣吳麟

徵書

申佳胤字胄號素園永年人辛未進士太僕寺丞甲
申二月奉使近藩賊勢漸亟朝臣多藉事引去左右勸
公曰既在外可以脫然公奮袂流涕曰京師兵力空虛

脫有不虞妄危與其之謂何乃星馳入都時甲申三月
十二日也知大事已去貽書其子涵光曰行己曰義順
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在朝在野無二道也天下
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死於房闈
鬬爭均死也數者寧死不惜遇君父大節繞首垂涕百
計求生此眞不善用其死矣吾受國恩誓以死報時公
母年七十迎養燕邸左右以此爲解公曰業以身許國
之者以平生蕃述付之曰吾作官無長物半生精力盡

此次日城陷或請易服匿他處公笑曰吾來此何爲者入而避何如避而不入乎已而聞先帝凶問仰天呼望北而慟明者三兩僕固守不去公紿曰吾欲有所往可隨行至玉公廠有井兩僕知其意急挽之斷袖而入兩僕呼號投之公在下呼曰急慰太安人有子作忠臣莫過戚也時年四十有三未幾賊從東關潰回肆焚掠予煜掖太安人奪門出僮僕皆從徐起鳳者備書從公十年號泣請留曰俱去柩誰與守賊將焚邸舍起鳳跪曰主以忠死柩在幸勿爇賊怒鞭之請愈哀賊感動乃不焚及虜至逐居民外徙鳳懼偏求其同里得鏇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舁柩至天寧寺得全弘光朝贈太僕寺卿謚節愍諱以身付國家寧又號濬源　又案忠節錄作贈太僕寺少卿

陳良謨原名天工字賓日鄞人幸未進士謁選得推官武部有哭陳恭愍公及弔時孺人詩見續甬上耆舊詩文集擬訪得重編其遺囑絕命詞公為孤子養母極孝榜後即題母節義立坊旌表甲申三月奉命巡視京營即請時止有雲南大理缺眾說公且緩期可避此逮地公毅然曰滇非王土耶四方惟命之謂何卒就選選四川道御史巡按四川督師楊嗣昌以荆州阻江路絕欲導賊入荆三面寨兵以困之賊衝蜀撫邵捷春一軍自夔入蜀於是捷春得罪公拮据禦賊無所失於是疏嗣昌失事於朝詔公再按蜀一年而還三月十九日聞城陷語左右曰吾為國死義不顧家祇此先君寇老母侍養中年無子嗣繼未定須一言因囑左右書絕命詞一章詞載在公詩文集中　公妾時氏新娶欲遣之歸曰相公有志盡忠詎謂妾婦人不能死耶乃先公縊公欣然就縶詢其友李芳泰曰安得有明巾泰卽以己巾易之從容整冠扃戶而絕弘光朝贈太僕少卿謚恭愍時氏贈孺人初公按蜀回里將復命行有日矣友人往見繪己像冠服儼然曰公何盛盛事此曰時事日非矣既以身付國家寧必生還耶聊作此遺後人耳赴京未半載而遇難貞羣高武部有哭陳恭愍公及弔時孺人詩見續甬上耆舊詩文集擬訪得重編其遺囑絕命詞公妾時氏新娶欲遣之歸曰相公有志盡忠詎謂妾婦人不能死耶乃先公縊公欣然就縶詢其友李芳泰曰安得有明巾泰卽以己巾易之從容整冠扃戶而絕弘光朝贈太僕少卿謚恭愍時氏贈孺人初公按蜀回里將復命行有日矣友人往見繪己像冠服儼然曰公何盛盛事此曰時事日非矣既以身付國家寧王章字漢臣號芳洲武進人戊辰進士陝西道御史按公郊泣歎行下曰賊漸亟矣餉匱伍虛如都城何惟有一死所憂者君國耳返邸中沐浴更衣家人訶之不顧登城十九日賊入各門砲聲並寂語同事科臣光時亨曰入荆三面寨兵以困之賊衝蜀撫邵捷春一軍自夔入蜀於是捷春得罪公拮据禦賊無所失於是疏嗣昌失

事急矣速死爲幸時亨曰如是死委同士卒莫若入朝詢帝行在不得則死死得所也因易青衣小帽勸公同易方可達宮門公曰汝之造朝者恐委同士卒期烈烈死也若易去冠服官不官卒不卒矣行數步賊騎掩至呼下馬時亨遽離鞍前立公曰視兵御史誰敢叱之賊槊中公股墮馬連呼降否時亨跪地乞降公大罵賊碎其膝坐地肆罵鋒刃交下受五創不仆賊棄去日暮家人徧覓於女牆邊得之張口怒目以一手據地以爲生也呼之死矣年四十四妻萬氏在家大慟卒于之杖死

丙戌之難公爲孝廉時授徒陳慕烈廟中夢神揖之升座曰忠孝吾與公共之後果謚忠烈贈大理卿壽鏞案光緒諫桐城軼事紀記之左侍郎光先又有野史辨誣公初墮陴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卒死姦人之手南山持論素止故尤可信　又案忠節錄一字屺雲別號芳洲

許直字若魯如皐人甲戌進士考功員外郎城陷訛傳先帝出齊化門諸臣擁駕直亦微服往從之甫出門見賊充斥道路即返曰駕必不能出也俄傳帝崩欲自盡家人守之或以家有老親爲言公曰吾自讀書時便有今日老父自幼以忠孝相勉前屢書云聞汝持己以廉

無忝厥職即此便是大孝有君死而臣生謂之厥職無忝者乎吾未見不忠而能孝者家有伯兄可以承祀弱子俾爲忠臣之裔足矣稍緩則虧體辱親併爾輩不可保也冠服北向再拜復南向拜父作家書并六絕句因諭僕翼日圖開道歸復呼一僕隨入室取麻命作環僕戰慄不能措手斥之去遂自縊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顏色怡然越二日始殮贈太僕卿謚忠節壽鏞案忠節錄字程玉亦字一箴別號若魯

絕句

擲筆翻然辭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名壽鏞案絕命詩凡六章此第六首也

臨終歌

吾君死兮宗社亡兮吾將何歸兮雖曰百年兮不可信兮

陳純德字澹玄零陵人庚辰進士順天學政將按遵化賊亟不得進亟退入京城陷自縊贈太僕卿謚忝節壽鏞案忠節錄字靜生別號澹玄

吳甘來字和受新昌人戊辰進士戶科都給事中與汪

偉約同死作絕命詩有到底誰貽四海憂之句遂自縊
贈太常卿謚忠節詩錄案忠節錄字節之
別號和受又號葦庵
成德字玄升號潛民霍州人辛未進士兵部武庫郎中
賊臨城以書約馬世奇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等不
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報國耳年兄忠孝夙稟諒
有同心預訂斯盟毋忘息壤及城破先拜母母縊次揖
妻妻縊又拊妹妹亦縊乃持鴆酒赴東華門梓宮前哭
奠觸階死贈大理卿謚忠毅母張氏贈淑人詩錄案忠
民一字元修別號玄升　又案史稱德與妹死母見子
女皆死亦投稷死又稱妻劉前卒　又案忠節錄作贈

大理寺
少卿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留守衛籍丁卯北直解元戊辰進
士兵部車駕主事負氣節初諫謫黃道周被逮廷杖賊
入城衣冠拜母入紫禁投御河死母蔡人章氏亦自縊
妾王氏弟諸生錄俱投井死弘光朝贈太僕少卿謚忠
毅詩鏞案忠節錄字在六別號
伯玉罪惟錄字伯玉號在六
李國楨字兆瑞襄城伯江西豐城人和卿籍總督京營
賊至百計綢繆科臣戴明說以私憾參之三月十六日
召入命內侍俱上城十九城破二十一見賊願觸死苦
爭三大事一祖宗陵寢不可犯一先皇帝當葬以禮一
太子諸王不可殺再四哀切賊從之賊先以柳棺殮帝
后因公言易以梓宮四月初二日爲帝后發喪葬於田
貴妃園百官無一送葬者公送葬回遂自縊贈太子太
師進侯謚貞武明說則附賊虜至又委贊焉詩鏞案罪
命列傳而忠節錄見於附錄其所載事蹟與
鮚埼亭外集略同　又案忠節錄作謚節愍

槥葬田貴妃園
此時君臣多見一刻是一刻事諸臣惶懼故曰城守
軍皆疲倦不用命柰何鞭一人起則一人復臥柰何上
召入命內侍俱上城十九城破二十一見賊願觸死苦
爭三大事一祖宗陵寢不可犯一先皇帝當葬以禮一
太子諸王不可殺再四哀切賊從之賊先以柳棺殮帝
后因公言易以梓宮四月初二日爲帝后發喪葬於田
貴妃園百官無一送葬者公送葬回遂自縊贈太子太
師進侯謚貞武明說則附賊虜至又委贊焉詩鏞案罪
命列傳而忠節錄見於附錄其所載事蹟與
鮚埼亭外集略同　又案忠節錄作謚節愍

槥葬田貴妃園
槥葬田貴妃園
槥葬田貴妃園

懿公之無道也其下猶有納肝之臣乃以先皇帝而不能得之於臣下三光晦精百骸走肉欲不淪爲異類也得乎襄城之死最晚其功甚鉅先後之際處死更全不然范倪諸公身列簿尾之閒亦必回首鼎湖恫心不已者矣貞鞏梁鮎埼亭外編辨李國楨事云戰史反謂國楨傳中當有論南遷之議則國楨力請南遷而槃桓此遷都之請而今無之當有脫文

謹案襄城係降賊後賊酋郭京重賄受拷而死非殉節也鮎埼亭外集有辨可攷後學何樹齡附訂

劉文炳字淇鵠任邱籍南直海州人先帝生母劉太后

姪也襲封新樂侯賊入語弟右都督文耀曰吾家世受國恩豈忍見此將脅屬十六口埋一大井閉之令餘丁悉入樓積薪環其室而焚之自赴火同死贈太師恆國公謚忠壯弟贈太保謚忠果其叔都督劉繼祖亦同殉張慶臻字鳳華永城人嗣封惠安伯賊入自縊贈太師進侯謚忠武世職之殉難新樂惠安爲最著諱鏞案忠節錄承襲別號鳳華

龔永固字鴻圖大興籍山東蒲臺人駙馬都尉先一年公主卒柩在堂生女數人城陷縛女靈前聚賜物及家貲於側舉火焚之然後自縊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不能得之於臣下三光晦精百骸走肉欲不淪爲異類也得乎襄城之死最晚其功甚鉅先後之際處死更全不然范倪諸公身列簿尾之閒亦必回首鼎湖恫心不已者矣貞鞏梁鮎埼亭外編辨李國楨事云戰史反謂國楨傳中當有論南遷之議則國楨力請南遷而槃桓此遷都之請而今無之當有脫文

謹案襄城係降賊後賊酋郭京重賄受拷而死非殉節也鮎埼亭外集有辨可攷後學何樹齡附訂

劉文炳字淇鵠任邱籍南直海州人先帝生母劉太后

速殯先帝乃復推戴新主耶大承將不食汝輩彥垂眉曰何與我事自有主之者公連批其頰以頭觸之遂被害謚忠愍壽鏞案王德化係秉筆太監見順治邸報與曹化淳等同冠帶固籍罪惟錄載其率眾迎賊德勝門且忠愍二字爲王承恩謚此傳恐誤

王之臣內監大興人先帝崩於煤山之臣從之同一繫先帝在樹上之臣跪旁墜之而死一云王承恩壽鏞案此爲王承恩事各史所紀皆同

龔菴曰國朝陽明之氣多蝕自北司振直瑾賢之禍敗我國家固矣而神廟時稅使徧於天下其糜爛又

可勝道哉蓋求善良於閨寺之中百不得一自古爲然今兩人之殉國斯又學士大夫所多愧死者而毅然自振豈必待教而興者耶唐室受宦者之禍爲烈後至草薙而爲獨之迫亞子之稱帝也張承業獨爲唐死歐陽公言五代全節之士三人而已而不及承業嗚呼又豈可以閹寺而忽之哉

又曰都城殉難之臣蓋有三蝕矣國變等錄鐫布紛傳見聞殊詞風影華實且有欲出入一二人而爲之者則蘇猶曷準也馬士英當國以政府爲市肆顯邶大典上下惟視金錢不必全節之臣開與襄崇彼燁燁者厄末諡矣寇氛正揚胡塵旋塞河北數十郡即淪異域汰訛袞實久之彌淆委巷沈忠其湮沒可勝言耶予於諸公最顯白之外餘有未悉其詳者僅列姓氏於左夫死者人之所難如諸公授命遂志在一日二日閒者上也審幾觀變未能自決勢窮而節見者斯亦無憾矣彼朝賊而被勒賄死者烏足語哉

俞志虞字華鄉新昌人甲戌進士御史城破之日自縊

顧鉉字青城成都人丁丑進士兵科給事中

徐有聲字聞復金壇人庚辰特用戶部山西司郎中案忠節錄別號月潤

以上三公弘光時並贈太僕少卿諡節愍

朱純臣字心翼成國公懷遠人

顧肇迹字超之鎮遠侯江都人

薛濂字中涵陽武侯膠州人

徐錫登字如蒼永康侯合肥人

郭培民字有穀武定侯臨淮人

宋裕德字克明西寧侯定遠人

鄧文明字見龍定遠侯虹縣人

孫惟藩字元輔懷寧侯大同人

楊崇猷字臨沂彰武伯六合人

衞時春字和宇宣城伯華亭人登州籍

吳遵周字鼎銘清平伯遼陽人

王先通字則陽新建伯餘姚人

張光祖字燦恆彭城伯永城人

方履泰字子安南和伯一元子應襲全椒人妻沐國公女亦死節

以上十四公皆世爵各贈加爵一級附祀

李鳳用
高時朋
褚憲章
方正化
張國元

以上五人俱內臣附祀

徐允楨字中玄定國公鳳陽人
鄭之俊字汝珍武安侯歙人同其子遇害

彭琯字予白四川永州人甲戌進士工科給事中
劉養貞字念衡大邑人辛未進士兵部武選司主事都城陷公詣貢堂官張縉彥謂某日會勸某處置防某日曾勸某處設堵縉彥不聽以及此禍公卒死之
宋天顯字平懷華亭人官生中書舍人不肯赴朝自縊
王鍾彥字六有華亭人丁卯舉人國子博士
劉有瀾字倚石南宮人庚辰順天司李被拘投繯死
案忠節錄字之別號漪若
施溥字素庵揚州人恩貢永清衛經歷

死節爲子當死孝諭其僕曰吾所有者財耳任若取之無貽賊也又曰吾有二女已嫁豈可令汙於賊乃遣人引歸同縊死一堂子有襁褓者二皆繫其母之膝死一門十六人無遺者壽鏞案忠節錄有高文采字奎所一傳
申湛然字口口燕中諸生有聲新樂侯兄弟從之學賊攻城急侯延湛然於家以祖母瀛國夫人拜而託之湛然引之家使之執爨庶免物色爲細人所首逮湛然拷掠備至終不言賊以木杌置湛然於上覆以木杌壓以礪石湛然故肥碩腹腦皆裂髓血俱流至死不言而劉

夫人得全至七月以壽終詩鏞

徐燝字口口順天人太醫院籍癸酉學院袁鯨取充弟子員爲人精悍多智試輒高等甲申之變闖門九口皆縊死

蕭之垣字衛卿大興人順天府學生家貧藉館穀以養親甲申之變具衣巾赴奎星樓縊死壁閒書絶命詞一首有養士三百年句惜未得其全也

李國賢字口口大興人少有才名順天府學生文多奇險故久困場屋有智略人有疑事就決之多愜所願賊

既入城慮兵少有變嘗令兵從某門出至暮復從他門入別屯各所揚言大兵數萬至於是大肆淫掠是日賢所居巷賊兵入人皆開門迎之賢獨閉門賊斫而入賢

貙妻有色賊犯之妻大罵賢以梃奮擊賊遂執至賊所稱劉國公處令之跪不屈左右強按之大罵賊怒殺其妻縛賢於柱裂額上皮覆目剜去兩乳及膝上兩骨令

方讀書問之拜母長歎出門赴水死州人俱哭之

周口口順天童生聞變悲憤搥胸嘔血數升死

最烈者惟公一人云

東江米巷書士夫婦二人聞變俱縊

武愾僕口口愾癸未進士受賊職索吉服僕慟曰奴閒

沈青藜逸其名宛平人順天府學生居崇文門之東南

隅性至孝家貧以星卜養母有勸其就館者答曰人生斯世得養親者久不過三四十年使就館而違吾親吾不爲也星卜所入必市酒脯奉母以爲常先帝之變乃泣拜其母曰兒有婦有男可以養母百年兒不能侍朝夕矣遂服衣巾自縊死

龔菴曰諸生而死節於義爲貴學校彝倫所自出也有言士未出身可以圓通者本原之地先失角喙爲此言者殺萬世之人心而有餘矣燕人余本爲蕭敏公子俊曾孫以世職隸錦衣身經甲申之變後避亂

吾郡爲余言燕中子衿數人事皆此張世禧松江人禮部鑄印局儒士子懋賞懋官俱順天府學諸生賊入京師父子三人並縊死

通州童生選其姓氏家貧親老力學不倦賊既破京師徇通州廢將魏廣乘與賊通出官糧餉之州遂陷童生方讀書聞之拜母長歎出門赴水死州人俱哭之

周口口順天童生聞變悲憤搥胸嘔血數升死

東江米巷書士夫婦二人聞變俱縊

武愾僕口口愾癸未進士受賊職索吉服僕慟曰奴閒

主辱則臣死今皇帝大變相公不哭臨反衣吉見新君乎叩頭出血慄不聽僕曰相公惑於名利不信小人言後必悔之李賊貪淫不久必敗小人不忍見相公之失所也遂不食死慄愛僞徐淮防禦使之任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

魏學濂僕口口年老長隨在京濂父大中死於魏閹兄學洢扶櫬歸號泣數日而卒賊陷都城濂以癸未新進士在京計不自決僕泣曰相公只思父兄昔日即可決矣濂曰若欲我死耶僕曰焉敢但恐隳相公家聲耳後復屢諫見不可易遂自縊濂遂受賊戶政散軍糧有一卒不願受曰小人明朝衛士烏可別領軍食耶濂投筆而起入內愧恨自殺

龔鞏字孟藝博學濂席先人之譽稟通越之姿嫻文博藝海內人望歸之如霜刃之新發硎也當機不斷隳家聲正人爲之短氣小人得以藉口不亦惜乎雖然是何頑於僕而歉於卒也前此免死之念勝故婉曲諷諫而不可入既而愧歉之心出矣是以瞥然觸之而無能以自容主於中者異故拒納之情變也嗟乎等死耳轉瞬之間蒼茫判矣蘭蒨讓於野卉鸞鳳逐於凡禽予能無三歎於斯哉

又曰武魏二僕未可以野卉凡禽目之也彝倫人所自致志士仁人豈擇地而成哉惜逸其名爲之憮然雖然厮養卒之歸趙王武臣史亦不存其姓氏李卓吾謂厮卽姓養卒名其姓名千載不朽矣二僕亦云

陳詠橋曰黃黎洲先生集有魏子一墓銘與此迥異可參觀

孔紹興人父選四川主簿沒於京失身爲優與勳衛常守經狎經鳳陽人工書畫京陷經與四窘其金而逃賊將官撫民獲之詰其藏四指窖處得免經被殺撫民留四自隨次晚四乘其睡取刀斫之誤中其股四知不免提刀闖曰我冀晚經故指汝窖金處若既得其資復戕其命我何忍惜他人財自免死乎我今爲經報仇恨不得中願爲鴟鴞鬼殺汝遂自刎首已斷身尚殭立賊懼眾推之乃仆貞翠案原本下空二行今仍其舊

龔巷曰以余所錄焉氏修劉湛六陳賓日汪長源諸人之妻若妾皆得隨周毋后之靈鞭雷電而啚風雨豈不烈哉其外又有宮女二人民閒之妻數人皎然不欺其志大學士魏藻德陳演大司馬張縉彥諸人視之果何如耶昔人有詠毛惜惜詩曰恨無匕首學秦女向使裹頭氈與卿然則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大冠哉義者至欲並於婦人而并不可得則如之何賈氏宮人年甫笄賊入宮投井賊知而出之見其姿互爭將曰我長公主也若輩不得亂必報汝主及見李賊天潢義難苟合望將軍憐之擇吉成家雖許之乃暗挾利刃伺其酒酣盡力刺其喉隨臼刎賊憫其貞烈葬之始知初欲見李賊者亦將給其收已剮之也

詰知非主賜其將羅姓者攜出又給曰妾年尚幼實出魏氏宮人賊入宮前後舁呼曰賊入必淨宮我輩必遭其辱有志節者須自決免致汙辱哭呼數四躍入河內死於是宮人投水死者數十人賊入果淨宮每賊將給宮女三十人

吳奎妻張氏有絕色奎爲燕中長班家雖貧室宇甚潔

張氏北京城外女子賊至見其美將淫之女佯無難色指井曰我渴先取水飲我賊至井所女奮力擠之墮井女得脫

王氏北京民吳信妻信居齊化門東貨綢王氏色麗而性剛賊縛信拷掠王知不免閉戶自經賊斫入解之強奸焉王力不脫乃嚙斷賊舌賊怒剖其腹死賊含血走口不能言諸賊以爲有祟棄之去信得脫賊斷舌不食死

金毓峒字鶴翀完縣人甲戌進士御史監督師大學士

李建泰軍建泰出都時賊已亟犇惟怯不進公乃奔赴勤王比至京師已陷公還師眞定嬰城固守賊至急攻數日力竭城陷械赴賊營見道旁井奮刀一作擊賊應手而斃乃破械投井死妻王氏亦自縊壽鏞案忠節錄字稱鶴號翀

巖菴曰先皇帝銳意平賊咨嗟四顧當時諸臣究無有出而副其望者楊嗣昌之辦賊也欲以荆州予賊盛兵四面迫而困之而獻賊輒踐襲府入蜀於是歸罪蜀撫邵捷春而殺之蓋初檄捷春守荆州蜀界而不能禦之也踰年賊既淨蜀於辛巳二月忽犯襄城

衛景瑗字帶黃韓城人乙丑進士大同巡撫賊至被執

然余所見野史多作傳庭

陳詠橋曰孫傳庭戰死並非渡河走明史作傳庭

令之跪不屈大罵賊磔之至死罵不絕口贈兵部尚書
謚忠毅

宋之瑛字勉齋大興籍徐州人乙丑進士宣府巡撫罵
賊不屈被殺贈右都御史謚忠壯

徐標字鶴洲濟寧人乙丑進士保定巡撫兵部侍郎先
是眞定知府邱茂華聞賊至預遣家屬出城公聞執之
下獄斬賊使說降者碎其僞牌適屬弁爭中軍官不聽
聞公登陴劫出城殺之叛降賊贈兵部尚書謚節愍請
具餉賊怒斬之懸首南門

案忠節錄字準則號鶴洲

周遇吉字萃菴降夷種錦衣衛指揮任三關總兵夫人
劉氏亦夷女驍勇多能賊勢亟公請益鎮兵三千報可
以副將熊通統之甫至河干叛將陳尙智迎賊過河通
歸鎮說公公叱出斬之傳首京師請援兵時甲申二月
十三日次日賊至寧武公列兵城外鏖戰夜則收兵入
城登陴礮擊賊死無算礮盡密令壯士伏巷開門誘賊
入將近萬餘亟下城閘巷兵四起殺之殆盡賊四帥礮
焉悪甚環攻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城中兵民感公義
俱不屈盡爲賊屠公傷重被執罵不絕口賊縛之竿首
亂矢射之其臠其肉劉夫人率家丁百餘據署悪牆力

贈右副都御史謚節愍

方文耀字懷口龍溪人庚辰進士河閒知府被執賊杖

射無一矢不中賊賊不敢近用火環燒之閻醬狹死及賊入京莫不齮指告人曰奸簡周總兵殺我兵數萬人若再得此一人我輩安得至此謚忠武祀旌忠詞

謹案公爲錦州府人性忠孝小說傳奇家比公於卞家父子以爲忠孝節義萃於一門至今優孟場中凜凜猶有生氣觀者皆咨嗟歎息有淚下者忠義激發人性皆善於此益信

千載如生

張羅彥字仲美保定清苑人戊辰進士稍遷吏部文選郎當光祿少卿保定自崇禎己巳虜入犯都城後屢被侵公多家居常任城守事十六年守城有給事奉勅過夜半呼城門不開給事怒劾張吏部擅司城鈐詔置不問十七年春李自成破太原擧武由居庸關入犯都遣劉宗亮等掠畿內諸郡而北期會都下保定鎮將帥兵出外新太守尚未至公語兄羅俊曰吾郡爲京師扞蔽重地今任事無人我里紳不出而圖之柰天子何若不克蕩則死固人臣之分也乃倡郡人登陴爲固守計二月賊定將殺都御史徐標叛降賊人心愈危宗亮下河閒欲北向京師聞保定堅守引兵至距守淶月閒部李

建泰至率親兵入城時建泰有異志其孔家丁爲賊閒公手擒之賊攻愈急建泰在城上阻放礮者同知邵宗玄憤爭之不能得因欲壇樸死公聞馳救之建泰乃下時聞京師陷公大慟盡出金帛犒士士無叛志宗亮以城久不下自殺其將數人示必克建泰乃密遣中軍郭中杰李勇入賊營約爲內應城遂陷京師破後六日也公歸家題壁以自誌其處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縊死井亭遂自經妾宋氏錢氏子庠生晉幼女一皆投井死壽鏞案忠節錄號二酉

張羅俊字元美羅彥兄癸未進士與弟同舉守城城破公從衆中出搏賊賊仆公扼其項而齧其面竟嚙一耳賊至益衆公呼曰我皇明進士張羅俊也汝等胥謂張吏部霸城者卽吾弟不干百姓事殺吾家足矣賊攢磔之初賊未至時聞羅彥揭守曰霸城不開者張吏部也及至叱名而罵故公云然子伸庠生投井死弟羅書庠生羅輔武進士及眷屬死者二十三人

殷淵字伯淞雞澤人廩生賊至淵與同庠生楊祥麟等守義以死拒賊三月閒先帝變志圖恢復約山中義勇

五百人乘夜抵縣三鼓斬關直入賊令秦植踰路出走
呼集國中父老子弟曉以大義發粟行哭臨禮士民感
泣賊復至叛將郝標等內應開門潮與家丁王明血戰
俱爲賊殺懸首城門（詩鏞案忠節錄字仲泓又秦忠節錄作事洩爲爲知縣手刃與此略異）
張履旋字口口陽城人吏部尚書張慎言之子口口舉
人贈御史
劉永昌字肇熙南京兵部撥勦總兵口口人甲申三月
率兵勤王至揚州九龍橋文信國祠前得先帝凶聞慟
哭仆地諸軍各懷貳心公夜坐徘徊帳中望闕遙拜稱
罪者四遂投橋下死史閣部疏於朝乃勒石旌其處
許琰字玉重長洲人邑庠生五月一日聞北都陷痛哭
呼天徧請當事起兵誓以身殉夜解帶自縊家人解之
復至呂仙祠自縊陸道士救免投胥江值潞藩舟援之
出贈以金不受之其徒丁鉞武家宿又欲赴水身臂遍
書崇禎皇帝四字宛轉哀號路人泣涕次日鉞武往報
其弟勸之歸進以飯曰聖天子如此慘亡我何忍下咽
嘔瞓吞之喉腫嘔血吐舌寸餘而絕琰生平志行矜卓

明鄞高宇泰槃菴撰

縣後學何樹嵓附註

後學馮貞羣補註
張壽鏞補註

乙酉紀

槃菴曰天醉之說邇來論者多詼之然以先皇帝而使之亡國天則醉矣然以酣淫貪戾之君若臣而能上之可參於建武次亦不失爲建炎亦必使天醉而後可也乃論者謂虜乘建瓴之勢卽非馬阮之奸恐

亦難支是殆不然漢忠武曰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然忠武已睹其敗且鈍曰漢賊不兩立不討賊亦亡是忠武已睹其敗且鈍矣而諄諄於親君子遠小人何耶明知其時之不可爲然必盡吾力以濟之故雖身死之後尙有公琰文偉諸才爲之周旋其後是以久而後失也若乖張恣縱反速之禍而爲之逆信其時勢之不可爲而恕之豈通論哉賈生言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宗社可以不絕而班固顧非之然以南都再造何至遂同子嬰之時哉如謂史閣部之分可當朱李伯紀而黃靖南足並蘄鄂余亦不謂必然但當時若得一有爲之主使二臣內外其閒振舉一切痛哭誓師上呼九廟之靈下鼓萬民之氣天下事未可知也唐宰相裴樞不輕以太常卿予人歐陽公信其不死尙惜一卿其肯以國子人乎今以兩人之殉節烈烈如此使其當國必不至苞苴公行小人彙進爲誤國貳君之賊也明矣論者又謂淮上諸鎭驁桀不用命史公亦何能爲僅據督師之空名於上而已夫史公無片言得行於朝復何能得展尺寸乎諸鎭中高傑

劉澤清賀甚傑密句虜於其殺也史公有力焉而馬士英誤之遂爲虜南下之由寧無恨哉初北邊夷漢丁總兵者史公舊將也聞南都立帝率兵入衛各軍疑其引虜至欲格之史公力保其不然因遣使齎手書往至則具香几迎以入跪而啓之因涕泣爲使道使曰公誠心入衛外人未知公心若單騎與我入見史公則公心益白矣於是如使者言令副將許定國將其軍而己自馳入史公大喜爲之奏請許自爲一軍以當虜高傑請護之歸遂殺之於無爲境上欲并

其軍定國懼以兵歸傑乃結傑左右營將日與高會盡得其歡心一夕定國命己腹心與傑營將飲己則與傑飲遂斬傑於酒間蓋史公密令之也傑妻訴於朝士英卽令其妻將傑軍又得其重幣厚邮傑定國乃自疑叛降虜初虜猶豫不敢前下定國輸以虛實力贊之遂大舉渡河矣小人之禍國也可勝道哉

壽鋪案乙酉紀序亦見續甬上耆舊詩傳與原文仍有出入附錄於左

天聽之說邇來論者多援之然以先帝而使之亡國則聽矣若以酣醉貪戾之君若臣而上可參於建武下亦不失爲建康亦必天使聽而後可也論者謂北方乘建炎之勢卽非昏主奸臣恐亦難久是殆不然諸葛忠武曰漢賊不兩立王討賊亦亡又曰成敗利鈍非所逆覩是忠武亦知漢之將亡而敗且鈍矣而諄諄於親君子猶小人何耶明知其時之不可爲然必盡吾力以濟之故雖身死之後蔣費諸公尙支其緒不至黃皓不斬也若乖張縱恣逆信時勢之不可爲而反速之君子反從而恕之豈通論哉如謂史閣部之才可當李忠定公而黃靖南足並鄂王輩予亦不敢信然但當時若得一有爲之主使二臣內外其閒上呼九廟之靈下作士民之氣振舉一切痛哭誓師天下事未可知也閣部爭福王之不可立危疑任事身已不安負人爭進益無所容焉士英挾定策之恩奔走海內阮大鋮輸數萬金錢以訂交破鐵案而起之當是時朽木寒灰咸冀生色三山鍾阜之下簞金而馳殺交擊也先帝自經隕身之慘乃爲臣子彈

冠結綬之慶痛何忍言河上數百萬甲兵仰顧縣官金粟旦不及夕而縣官方且飾觀遊蠶支費繁興午朝不宣庚呼不諾士英將以徇君欲而固其私彼小人曾不自計禍敗哉志爲貨劘神則汨矣於是閣部在淮兵不及淬其刃馬不及整其鞍而江流已斷或曰弘光福世子也逆案中人故先黨於鄭氏嘗欲立其父福王者故士英以之結其君予謂弘光何嘗知爲天子止知洿酣而已卽士英何嘗知爲宰相但知貨寶而已阮大鋮楊維垣之

徒何嘗知爲百執事但欲洩其從前之憤而已此
煌煌錄所由出也吾友黃太沖曰甲乙之變曾未
一年弘光之酒色幾何而東南之金帛盡入於士
英士英之金帛幾何而洛蜀之恩仇盡快於大鋮
豈知酒色金帛恩仇忽焉不知所有乎逆案之將
翻也士英就錢謙益而陷之曰黨人不謂不抑矣
今需人之日破格爲先必自公翻之當掃黃扉以
俟公也謙益欣然爲之出疏及虜兵至又受僞爲
嗟乎謙益且然其他尙何足尤哉乃又重之以左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兵避賊之變靖南幷不得死眞州而死蕪湖矣舉
案武部有乙酉野哭
詩見續甬上耆舊詩

凌駟字龍翰歙人原名雲翔初舉於鄉以磨勘黜後得
復改今名癸未舉進士李建泰爲督師公以兵部郎監
軍至眞定遇賊建泰降公不從爲賊所砍不死臥道旁
一僧見而識之負歸其舍漸瘳而賊求公尸亟僧懼公
語僧同郡多商於濟寧爲標客僧潛送公至濟寧乃得
歸弘光朝巡按河南姪潤生以官生爲軍前監紀乙酉
二月二十八日抵任三月十六聞警赴歸德十九誓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廿一虜師至公力捍孤城守城諸將迎降公冠服坐堂
上大罵通使至與之語公正色曰我頭可斷身不可從
向左右曰此一塊地當與我始終矣頃之持虜詔至公
裂之厲聲曰我奉命代巡已帀月既不能滅此朝食又
不能堅壁以守是天下第一罪人也何取我負罪之人
而官之尊之乎少閒豫王下赦罪之令設誓於上曰如
殺巡按卽如殺我公拒之益力同澗生後堂服毒自裁
官將吏民先奉豫王令如巡按不降城卽洗因密聞於
外於是排門入哀號若雷公亟拔刀自刎衆強奪去公
持衛刺舉騎往澗生怒形於色執轡從之豫王喜曰今
天下尙有烈丈夫耶靜處一室命劉兵道蔡知府守之
公作遺疏幷勅書密旨各一通因令標官吳國輿贊奏
南京印口預投井中又作遺豫王並家書題詩衣帶閒
兩人睡熟自經澗生亦題詩衣帶而縱豫王聞之乃殺
守者二人送公尸六忠祠卽祀睢陽六人處也公贈兵
部左侍郎澗生字玄性贈御史

遺豫王書

駒世受國恩不克有濟天乎人乎報之以死駒誼盡矣日昨不及就義者蓋從封疆人民起見今事既不可爲正駒從容就義之日也願貴國尚存初志永敦隣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獲否則揚子江上凌御史即錢塘江上伍相國也承貴國隆禮義不私交裘帽革鳥緻大焰收姬潤生相從殉義以愧天下爲人臣而懷貳心者絶華不文仰惟炤着

大明弘光元年三月二十三夜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凌駒具

題白箭衣詩四首

艱難歷盡枉徒然謝世長歸碧落天從古文山能有幾不如仗節學平原

事親無日事君無才從容就義目閉心開

叔姪忠烈炯炯雙魂千秋凜凜

心愈峻志愈厲肥馬輕裘患貞不易

玄性題內衣詩

鞠旅陳師誓大川時乎不利慨徒然偃臥沙場聲一

嘯鞭馭青遊上天

一層黃土一層人白骨何嘗不有生愚人認作千秋

計壯志多牽兒女情看得破識得眞飄然撒手便長行天涯叔姪眞知己長嘯同歸大有其

左懋第字薙石衆陽人辛未進士吏科給事慷慨多大節馬士英忌之知公曾糾馮銓銓時爲虜相乃令公偕陳弘範馬紹愉講和計銓必殺公公決計不返條上戰守數事而行途中不與弘範深言惟勉以立節而已至燕斬裘而入言須哭臨先帝送之四夷館公曰此中國所以待夷狄者吾不往乃館鴻臚寺公不肯易凶服且爭禮不屈弟懋泰先降虜來謁公大呵之不許見後和議不成三人還至滄洲虜忽飛騎追公問欲降之堅不屈復禁之及南都陷使來言曰江南已下新君已擒若不降何待公哭曰若所以不死者尚圖復命耳今國家已破死已晚矣以背向上大罵乃殺之臨刑攝政王密令卒沿路勸之公詞愈厲至西市叱用刑者使速殺殺時無血溝白乳涌地白氣沖天日色昏黯監殺者驚仆

幾絕貞孝案陳濟生撰在司馬傳云字仲及號蘿石又案明史本傳云福王立進兵科都給事中朝議遣使通好乃拜懋弟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弘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　詩鏞案史載初館

弔文山墾山　調用文山沁園春貞羣案二詞爲左忠
貞公集所遺

忠臣孝子兩全甚難其實非難從夷齊死後君臣義
薄綱常掃地生也徒然宋有文山又有疊山青史於
今萬古傳他兩人父兮與母兮亦稱大賢　嗟哉人
生易盡百年姓與名不與人輕賤想多少嗟愚稽首
遊魂首邱胡服也掩黃泉丹心炤簡千秋廟食松柏
聳天風不斷堪歎他時翁節乃見流水高山

讀列仙傳有感仍用前調

菌生晦朔蟪亦春秋人世堪羞看乾坤不壞日月長
生水火不滅儘有來由赤松浮邱希夷鍾離都是精
神猛自修人間世卻不斷愛根日事名謀　嗟嗟駒
隙擾擾何求把神仙種子新參透除卻那愚癡不忠
不孝不廉不恥悠汎之儔麟閣將畫天台不遠黃鶴
刷羽待人遊海山中那藥苗空老把僧浮鷗

有僧名祖心字函可廣州人與左公弟大來相厚和今
讀其和左大來二律亦一奇僧也亦以事繫獄未放爲
飛抵浦口隨詔同守揚卽日趨泗而守泗鎮將李世春
兵張天祿李成棟等降虜初四調赴江南以過左師卽
州乙酉四月初一聞北信亟卽至泗州策沿河防守總
排斥正人之意矣福王既立晉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揚
立有七不可士英銜之以鳳督印封貯此時士英已有
徐石麒姜曰廣郭維經李清等遺書士英極言福王之
陷時爲南兵部尚書馬士英之立福王也公與高弘圖
史可法宇憲之號道鄉祥符人錦衣籍戊辰進士北都
帝子孫所宜賓禮奈何反之語極激烈殺之

王之綱亦降乃馳回揚泣諭士民登陴爲死守計十五
兵薄城下豫王即令世春至濠城說降公大罵之世春
又令鄉約持豫王旨至公投鄉約於水中死次日又屢
接勞書皆不啓火之攻益急監軍高岐鳳總兵李棲鳳
俱踰城降公知勢不可爲十八呼副將史得威入持之
慟哭託以後嗣乃書遺疏一遺書五囑曰我死幸收葬
高皇帝之側如未能即瘞梅花嶺可也又慮城破軍亂
致有失誤復書遺疏及書作副封別付家人史書藏之
二十虜軍復持書至防守彌力廿五攻益急公拜祝天

自刎不死引首命得威刃之得威不忍參將張友福同
數十人急掖公下城從小東門出追者至友福死公問
追者爲誰得威答云豫王公曰吾得扈賊而死足矣大
呼史可法在此兵眾愕然遂擁至南城樓豫王待以上
賓之禮且言前令人再三致詞俱蒙先生叱回今忠節
已著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重用先生公怒曰吾天朝
首輔豈肯苟生作萬世罪人可速殺我從先帝於地下
因大罵豫王曰既爲忠臣當殺之以成其名公厲聲曰

城亡與亡我意已決臣誼當然豈爲名乎但揚城數百
萬生靈萬不可殺乃慨然就戮遂傳令屠城得威已遁
去骸積如山公尸莫可辨六月初十日得威回揚其書
初寄鹽商段氏遭殺戮已盡從破襲廢紙中簡得之持
至南京上太夫人丙戌清明後一日舉袍笏卜葬梅花
嶺

上太夫人書

不肖男可法遭稟母親大人男在宦途十八年諸苦
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於定省不忠不孝

何以立於天地之間今以死殉城不足贖罪望我母
委之大義勿過傷悲男在九泉死無所恨得副將史
得威完男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
肖男可法泣書 貞肇家史忠正公集男作兒何以作
作天叙勿過傷悲作勿復過
傷死無所恨作亦無所恨

遺夫人書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四月
十九日可法手書

遺叔伯兄弟書

叔父大人長兄三賢弟及諸弟諸姪揚城旦夕不守
勞苦備嘗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恨獨恨
先帝之仇未復是爲恨事耳得副將史得威爲我了
後事收入吾宗爲諸姪一輩可也勿負此言四月十
九日可法書於揚城西門樓

付史得威絕筆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仇受今上厚恩不能保
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偶有志未伸
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能早從先帝於地

高皇后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臨之曾幾何時

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崩於賊蔡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執尙思陷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厠可膜視以臣仰窺聖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虜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虜之假行仁義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若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鎭使悉儘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之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皇上承此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稟將兵討賊最苦無糧拽括既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切本折盡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功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冀衍左右之獻貢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宜概從儉約盡賊一日不滅虜一日不歸即有宮室豈能寢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心向背所關虜兵窺伺所在也必吾皇上念念刻刻止在二祖列宗之鴻業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力於選將練兵報仇雪恥之一事庶使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行閒不宜復預內政然安內乃攘外之本故敢痛切密陳惟陛下留神省察

幾菴曰史公初爭福王之不可立與同爭者皆不久於其位獨公以危疑任事身已不安憸人爭進益無所容其剛正樸忠內積不能自已於言公豈不知未信爲謗哉彼馬士英者挾立主之恩奔走海內疏中所云加恩一款正士英之鐵山丹穴也阮大鋮輸數萬金錢於士英醵交若醴破鐵案而起家當此之時

朽木寒灰咸冀生色三山鍾阜之下聳金而馳轂交擊也先皇雉經隕身之慘乃爲臣子彈冠昂首之慶痛何可言彼河上數百萬甲仰顧朝廷金粟旦不支夕而朝廷方且飾宮選嬪枝費駢興午朝不宣庚呼不諾土英將以殉君欲而固其私彼小人豈不自計禍敗哉志爲貨劘神則汩矣內無清明志氣何以處國家事靜默經營一一周萬慮而布之閒爲夠交虛飾左支右吾彼且以爲黽勉從事不敢告勞也公之言曰晉日圖中原而僅得江左宋盡力楚蜀而僅困臨安余則謂晉得一祖逖宋得一宗澤而俱不能用其中原楚豫之事亦無足言然二人之在當時雖恨弗克終事向得經營數載於倉皇集國之際呼動人心振驚敵志綿將絕之氣而立既潰之防其後國家稍能自立皆因於此史公之時宮府乖張召討旦暮莫必兵不及淬刃馬不及整鞍而虜鞭已斷江流矣雖有士雅汝霖之志安所施其用乎徒留此不入耳之空言令後之讀之者咨嗟感歎於斯際而已弘光帝奔黃靖南於當溯士英不知奉宮眷而趨浙監國

時依方國安軍中錢唐既降諤被殺時大鈸赫然虜官矣不知其構而殺之與抑坐視其死而不救也大鈸從虜入閩於山徑閒見馬士英馬前大驚墮馬死矣虜棄其尸壑中而去

吳爾壎字吹伯崇德人癸未進士降賊逃歸自憤截去一指願投史閣部軍前效用以死自誓揚州被圍自淮安單騎赴難至高郵死之人俱稱其能自新也

任民育字口口濟寧舉人揚州知府城陷衣吉服持印登堂兵至不屈死

錄字時澤

張伯鯨字繩海江都人丙辰進士甲申春以兵部左侍郎予告家居高傑兵亂親友勸之南徙公曰淮揚南都屏翰吾大臣也不可去留此以爲民望乙酉四月虜師圍揚州公與史閣部分門抗守城破遇害

許德博字元溥如皐人父之卿爲里塾師博幼隨父學性耿介兒時讀書見忠孝事則躍然喜至奸邪則怒形於色或睹奸邪像必途其面久困童子試北京陷號哭不食者數日次年揚城破又數日與不肯薙髮父婉諭之焚香拜先帝及祖祠翦髮爲頭陀刺字兩臂曰生爲

明臣死爲明鬼刑胸前曰不愧本朝雖時盛暑不解帶
妻子亦不知也有宗姓首其事爲縣隸所捕酷拷之不
屈令斬之言笑如常惟以父母失養爲言觀者如堵爭
識其面曰無腊識我面但當知我心使人人盡如我心
夷狄安得入中國乎刑者令之跪大訶之向西北立曰
今日得見先皇大快矣終不跪推仆斬之

絶命歌

念我高皇兮祚啓靈長列祖纘緒兮文德輝煌國步
多艱兮寇賊跳梁龍馭升遐兮醜類猴猖率土皆臣
袖大石投浮橋下死

兮使我痛傷矢志金石兮鐵骨靡忘此懷未展兮罹
此禍殃囹圄空闊兮枷鎖馨香我節已明兮視死如
常含笑九泉兮得見先皇大明恢復兮再覩冠裳我
雖幽冥兮魂魄翱翔

臨刑詩

一念從軍積已深於今地下得相尋兒曹不必收遺
骨留觸人間起義心

王士琇字□□揚州府諸生城破書大行皇帝黃紙牌
位於中堂同弟士璘士珍衣青衿對縊死

高孝纘字申伯江都諸生城破巾衿衣縊於先師座右
兄孝誌亦殉難孝纘有題衣帶詩云首陽志睢陽氣不
貳其心古今一致（壽鏞案忠節錄作孝纘）

饒餘字吉人江都縣諸生死揚州之難□□□□歛人
鄭履聲有弔高及饒詩頗佳行當存之以志信（壽鏞案忠節錄）

自縊死

馬純仁字朴公六合諸生年十八未娶聞欲薙髮六月
廿二作詩付其妹曰吾三日不歸以此與父母可也乃
袖大石投浮橋下死

自銘

朝華而冠夕夷而髡與喪乃心寧喪乃身明馬處士
朴公純仁

謝一魯壽州諸生薙髮令下餓死

高倬字雲章號枝樓四川忠州人乙丑進士知德清縣
調金華行取擢河南道御史左遷歷大理寺副轉尚
寶司少卿遷太常寺崇禎十五年遷南京太僕寺卿擢
提督操江僉都御史生平剛潔正直弘光立以翊戴功
陞刑部侍郎十二月刑部尚書解學龍草賊以倬代之

39 B 第2版 978 年7月

虜兵至公於五月十五一作十六冠帶縊於署中一作仰藥死時以爲南都死難第一虜怒其不同百官迎沒其家壽鏞案此傅元有脫文今據野史補

張捷號赤涵丹陽人癸丑進士崇禎時爲吏部侍郎吏部尚書缺先帝召九卿給筆札令各舉可用者捷薦呂純如故逆黨中人也即爲科道視刻遂回籍弘光立吏部尚書徐石麒不合於馬士英去位即以捷代南都陷縊於雞鳴山寺時五月十一日壽鏞案福王立時初拜工部右侍郎

楊維垣字斗樞文登人丙辰進士以逆案被黜終先帝深墅將家人活瘞之乃自經壽鏞案忠節錄字斗樞順天府彭城衛人

之世不錄弘光時起爲通政使虜兵渡江先令人掘一棄棺曰馬士英之起逆案也或曰弘光帝福世子也案中人故先黨於鄭氏嘗欲立其父福王者也故士英以之結其君心余謂弘光何知一日爲天子止知淫酗而已即士英亦何知一日爲首輔止知貨寶而已而阮大鋮楊維垣之徒錮溺已久一旦得舒眉宇即欲舉從前之恨而洩之於是以復社爲東林苗裔而降賊之周鍾陳名夏故社中人因欲拑江南名士之口而盡瘞之此蝗蝻錄所錄起也大獄將興而虜

渡江矣嗟乎宗社亡矣而東林之名不亡不大可笑哉夫所謂東林者止顧憲成講學之徒也後凡與鄭氏魏閹爲難者時概目之爲東林亦自人指之云爾然其持議也正其得名也顯矣故學士自好之流咸樂得而道之崇禎時江南文人爲復社此張溥等爲會文而立於東林何與焉乃惡黃道周者以之嫁禍而云主之者道周於是下道周獄以報劾楊嗣昌之奪情入相也嗣昌者故不與東林者也夫惡道周止攻其身已耳必狺狺然攻道周而以復社強附之攻東林初無黨而攻之者自成一黨意中時時一東林與之敵至其迹則似爲鄭氏魏閹吠厖故被攻者議愈正而名愈起勢自相聯復社而以東林強附之是東林不東林而亦東林不期而然馴致諸人不黨而自黨不東林而亦東林矣嗟乎稱類既繁指名亦濫豈無一二不肖者出乎其閒乃輒欲同玉石而焚之不亦暴哉即案人之將翻也馬士英就錢謙益而唁之曰案人不可謂不抑矣今需人之日破格爲先必自公翻之當掃黃扉以

遲公也謙益忻然許之爲之出疏及虜至又從而受爵焉謙益爲物望所歸者將數十年終以表表之身爲萬世罪人嘗之者亦不過曰自敗身名已耳於其疇昔所共相期許砥礪之人又何尤乎至如楊維垣張捷兩人能挽聲名於末路則君子亟收之又烏得而泯之哉然而亦僅矣

黃端伯字元公新城人戊辰進士素奉佛絕葷自號海岸道人自寧波司李考選入京崇禎三年分校南直以病請旋補杭州憂去服闋爲僧入廬山開元寺事沙門雪嶠烈宗下省勘問久之得解復束髮屢徵不出弘光時姜曰廣薦之且迫之出乃起爲禮部儀注司主事南京陷附註五月初十夜上與內臣盧九德出翌日諸臣始追駕端伯弗往促議得二十餘人人懷異心至日中不決端伯抗聲曰今日之事從駕爲輕守國爲重吾輩當圖其重國脈默然議未畢而降表已行矣　高臥不起書禮部主事黃駕此揭之門班役稟報職名書大明忠臣黃端伯七字付之執見施吳兩內院公背立不屈內院叱之公曰吾大明主事黃元公豈肯屈膝於汝虜眾挾其項而蹲之不可得時引若仆焉時仰若睡焉寂如尸乃禁江寧獄附註在獄言笑如平時嘗謂人

不可易矣遂縛至笪橋殺之附註臨刑時卒手釀刀墜端伯厲聲曰何不直刺吾心卒如其言乃瞑年六十一隨而觀者皆持香哭拜魯監國贈太常侍卿謚忠節　寿錄其僕求殺當隨主人地下遂同日受刑惜逸其姓名寿錄僕名黃寶公在獄中註楞嚴維摩二經臨刑合掌瞑目誦詩告其僕曰吾目前有寶光

公有雜詩若俱爲後來別開生面不及備錄

臨刑詩

覿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

王台輔字貴化南京人口口丙寅歲魏璫正盛三詔京

師上書言事擊其奸肰不得報歸恆悒悒乙酉變作遂
訣戚友曰吾讀書懷古欲捐軀報國誓不偷生乃自縊
於象山之巔自謂無生則數年之中日日皆死日亦日
日皆不死日也公嘗養亡友李杜若孤孀雖竭產亦不
恤也

吳嘉胤一作嘉瀷字方勛華亭人甲子順天舉人一作天啓
人戶部主事南京陷屢欲死爲家人守之不得閒六月二年壬戌
廿四薙髮令下命二僕攜冠帶至南門外木末亭方正
學祠東帶四拜自縊於樹一僕亟救之一僕曰不若成

二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人節遂死附註年七十歲遺書六事命致豫王一請勿伐孝陵樹木一請擇江
南僻地封太祖裔以備大明寶格壽螅案
忠節錄號繩如作自縊於宋楊宗襄墓下

龔廷祥字伯興號佩潛無錫人癸未進士弘光元年授
中書舍人長厚有志性號爲龔癡五月廿二日遺書與
子內云奉迎事吾豈甘心事二君乎但吾節不成節義
不成設無面目見先人於地下又引劉湛六馬棄修兩
師守節爲言諄諄母老更不及私遂投武定橋下死附註

女靜姆工詩有鵑紅集
以悲其父吳中傳之

龔菴曰觀伯興之詞其殆迎附而後悔者歟於其附
也可識於其死也可錄歐陽公曰君子之於人也樂
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

韓贄周宇相文陝西鄠縣人南京司禮監秉筆太監每
見弘光帝荒淫涕泣力諫與馬士英不合請告累疏方
允養病於報恩寺僧白成家南都陷墜樓折股死

黃金璽字士彩江寧人武舉兄舉人黃口自縊大書
於壁曰大明武舉黃金璽一死以愧爲人臣而懷貳心
者附註士彩性豪爽任俠嘗欲糾合八浦子弟爲防禦
計鄉貴撓之曰舉朝有成議矣若自取禍何益士彩
憤甚叩膺大呼號焚書數紙祝告天地而死壽鏞
案忠節錄士彩姓王一作黃與黃金璽分爲二人

二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彭性述一作述性九江人南操江水標都司五月十九日全
家投水死

吳可基一作可箕字豹生新安人監生五月十六一作十八日衣
新白布袍題詩於上懷三金書買棺二字縊於雞鳴山
關帝祠壽鏞案忠節錄可箕上元籍休寧人

題衣詩

蹇遇口君臣臨危猶保身甘心全節義恥作北夷人

一作一心死國難不作兩朝人壽鏞案忠節錄作
大義君臣重臨危矢致身操心死國難恥作兩朝人
潘履素江西諸生館於南京汪氏五月十五日縊死

陳士邃南京人不肯薙髮投水死
徐搏字口口金壇人義不受辱父子被殺
湯士離金壇木匠五十餘聞欲薙髮哭祭祖父投水而死
歐敬竹常州人善作扇骨兵至聚家人酣飲達旦自縊而死
石仲祥常州人業兒錢不肯薙髮語家童曰如覓我不得可至忠祠覓我遂兩日不歸家人如其言往迹之溺池而死

陳用卿宜興人善爲沙壺起義爲虜所殺
詹承祖字懷玉金山衛人參將乙酉八月十九日虜至與長子世祿守城明日城陷世祿身被四十矢不屈死執承祖去誘之降不從虜以刃指其腹公曰我祖宗爲官二百八十年今日之死分也大笑受刑
吳應箕字次尾池州諸生負時名舉義爲監軍兵聲頗震虜以重兵臨之義兵皆鄉民未習戰敗奔箕逃入婺源祁門山中追兵至箕就帶上座飲酒令二妾先自縊有黃總兵者執箕併其家口至池州欲用箕箕不從洪內院令至欲殺箕箕談笑自若隨黃行至四牌坊將加刑箕曰未可須擇一善地至山旁松陰下箕曰可矣卒舉刀箕笑曰吾頭豈汝可斷者乎拱手語黃曰請公動手遂伸頸受刑其絕命詞有半世文章百世人之句
邱祖德字令修成都人丁丑進士由寧國司理調濟南號道事多折衝才未十年至山東巡撫弘光時避亂寧國知時不可爲不出仕虜兵至同寧國錢舉人起兵兵敗被執不屈虜以刃斫其背終不屈支解之全家被害
錢舉人亦死初公爲司李時有豪紳爭貧民壙地公斷予貧民民德公立長生牌位祝之至是民收公尸瘞之
己墳側
麻三衡字孟瑛寧國諸生同邱祖德起兵於東華陽山被執至南京不屈殺於通濟門外口口當時吳次尾梅朗山劉宗伯黃太沖侯朝宗及公皆一時正人謂之鈔書社至今或死或隱身名俱全

遺詩一首

吳越連沙漠天人不可留誤存千尺髮笑看百年頭空負五湖秋

金聲字子駿一字正希休寧人戊辰進士崇禎己巳虜軍薄都城以庶吉士請自效改御史後家居馬士英督撫鳳陽時調黔兵剿寇枉道新安肆掠公與司李吳翔鳳率鄉勇殲之盡士英劾奏候勘公在道抗疏先布嘉之復館職未及任弘光時遷僉都御史因士英當國不就南都陷公起義守城受隆武僉都御史印時黃澍降虜詐言反正來謁引虜從小路出其背遂破徽州公被執曰徽民之守我令之也毋戕民第執我去高巾大袖不薙髮者三十人驅至內院門席地坐觀者如堵或呵之公曰正令彼觀大明氣象也欲見洪內院洪不肯見驅出殺於通濟門外清水塘顏色不變取輿不得掉臂而行臨刑欲縛公曰死則死耳冠不可去不煩汝縛自以手掀鬚曰但絕我氣勿脫我首延頸仰天一刃而絕有蜀僧明慧見之曰此金居士屍汝錯矣今豈有人汝卻要做人不去參禪悟道做甚事千古名雖好一身苦也是汝受若笑若嘲又曰路見死人安得不救遂募十金爲棺斂之遷者報內院亦不問後贈禮部尚書

過山溪有感留題石亭

祖功宗德忙心腸忽見羶腥穢土疆九死靡他悲列廟一師無濟負南陽山勢嵯峨難再見泉聲嗚咽若爲傷相從患難惟金石厲鬼驅奸訴帝鄉

江天一字文石歙岸生金正希弟子正希起兵爲監紀推官及正希被執天一曰吾師先行一隨至矣追之中途正希令之歸曰何與汝事一從至南京不離正希左右承疇既不見正希臨刑遣人向正希耳語欲勸之令降也天一大呼曰金先生此時千秋一刻矣正希曰我曉得遂同受戮贈兵部主事

和金先生詩步原韻

乾坤顛覆激剛腸擬酹天驕復故疆日月胸中懷北闕旌旗海上望南陽書生力竭猶甘死冠佩逢迎了未傷口矢文山終令節青蚓同駕白雲鄉

赴金陵過蕪湖寓閔無作館無作索其遺墨爲書一絕

連日鳥歌同羣到此忽聞人語書卷不復相親一刻晦明風雨

歙人多有弔文石先生詩不及備錄

題驛一聯

大地山河俱不是　滿天星斗炤何人

謹按文石事親孝所著有驀天集（良翰案文石門人洪祚永卜公守其遺稿後爲施虹玉璜刊行曰江止庵遺集八卷木有文而無詩惜未覩其全也）後學何樹嵩跋後

王世德休寧人家赤貧金正希被執至南京必欲從之來止之不可見正希被刑自刎其旁

陳子皮金正希中軍同殺於通濟門外

方國煥字孔文歙人積學修行老而不倦嘗賦詩見志

精醫學地理各有著述不肯務髮刺血題詩於壁自縊

題壁詩

鴻毛爲重一身輕忍見河山指日傾世事不堪回首顧身家惟有指心明沾恩槐棘偏難死伏恨蓬蒿不欲生俯仰乾坤三不愧止留清白在鄉評

洪二魁歙人武舉同項千里起兵爲張天祿所獲殺於河西橋臨刑顧千里曰我輩二十年後又可來殺賊矣

項千里歙人文學與二魁起兵被執同殺有項大忠捐

江秋漢余公讚俱新安衛指揮奉金正希將令鎮守饒南俱自刎

溫璜字千石號寶忠烏程人徽州推官癸未進士虜兵至自刎於署合家死之

馬嘉字六禮祁門人壬午舉人虜兵至不肯薙髮題詩自縊

題詩

來得明去得明大明之人還大明今日衣冠從此裂存吾頂髮見先靈

垂巷和尚太湖東山高峯寺僧也名大麈一名炤徹俗姓強揚州人以講師名於世者十餘年嘗語人曰成佛作祖惟此血性若無血性修行十世不能得度南京陷師欲起義而無其資一日見有六大舸湖中去岸可十里許師掉小艇覘之旗刃森列乃散卒避亂者因入其舟見主者略與之言起義事主者許之與歸寺中倡眾起兵從之者千餘人戰必殺傷無算虜怒重兵攻之遂潰師力戰死於臨巖山同戰死者玄珠玄規雲白俱吳人爲僧

巢穴日宋德祐初宜興一僧名莫謙之合義士拒元而戰死贈武功大夫文山督府忠義傳言萬安縣有僧起兵舉旗號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旋亦戰死今垂髫之事先後一揆矣偶見人有贈封股救親僧一絕云寄語色身肝莫股送汝先歸極樂天願同世上眞男子共結然身斷臂緣垂髫亦云嗟乎夷狄亂華人倫道絕寧止讀聖賢書者宜與之爲難哉

景賢太湖中寺僧不詳其里族曾爲參將某所一巨盜有膂力善至一山見大石重數百斤盜試舉之人有以告景賢者賢亦至山舉其石問其人曰盜亦如是乎其人曰盜似稍費力於公賢笑曰吾力優於盜盜易擒也遂偵其出入一日盜乘大舸至賢駕小舟往盜舟高可丈餘躍而上不及墮水中復自水中躍登盜舟遂挾盜跳入己舟餘盜駭其力懾伏不敢動遂縛以見某副使副使疑其獲盜必得其貲乃案之賢無以應將得罪乃逸去削髮爲僧至是從垂髫起兵爲先鋒陷陣而歿

黃蜚字文蘧江西南昌衛人本姓涂父黃龍撫之善戰

久於邊爲人謙抑下賢士北京破航海歸南京馬士英令守蕪湖防禦左兵虜過江引兵入太湖過松江屢敗官兵官兵因詐爲蜚將士狀追及蜚礮在舵後起蜚力戰破三矢知不可支遂殺其子自刎投江死至於餘卒多聚於天目諸山中所稱爲黃兵者是也

沈自駉字君牧吳江諸生家貧父死遺田三十畝自駉每歲春夏之交則貸其粟於人八月稻熟收之每石率多二斗爲息計值反歉於貸粟時人俱笑之自駉曰人無稍有利其誰與我如是行之十餘年不變每歲積粟漸多後遇大歉盡出所積粟家頗饒壬午八月姚江一友人往訪之自駉與言曰天下亡無日矣若濟世非作進士不可然得售不可幾倖須從關節取之吾已備其貲千餘金恨厄於督學錄科耳子能爲我圖之乎其友與直指有舊代爲之請以闈期迫不果得遂不得入闈未幾又遇其友曰吾前所積金已買湖中漁舟五百餘艘矣其友笑之自駉曰子今不見信後將有驗及北京陷南都立新主駉往謁史閣部史公知其才欲用之駉辭去語人曰奸人當國史公身尙不能自立其何以濟事乃依巡

撫祁彪佳於吳密勸彪佳舉兵力言南京不足恃時潞藩在杭朝廷疑忌彪佳恐見猜受禍因循不果駴乃結湖中豪傑陰爲部署及虜兵南下卽入湖舉兵與其兄自炳共帥之因推吳易爲主（貞肇案吳易字日生俗誤作易非易古陽字）既而見易舉措失當輒悔然既已奉之不欲背去頃之土國寶引大兵至時駴同易率數十小舸於分湖猝遇之舟師不及集易聯六大舸爲一建三軍司命旗於上以紅紵爲之駴遥令收旗斬其纜令船各散易先乘一舸遁駴乃以數十小舟伏蘆中以大舟僞遁虜軍見之力追將及義師周天於舵後放礮官兵追舟獨先者應聲而沒於湖蘆中小舟礮弩齊發駴先令礮矢毋擊敵軍止斃其舵師於是虜舟無捩舵者虜軍不習舟盡伏艙中不敢動駴引諸伏舟出環而登之盡捽其首而殪於水中無一還者國寶僅以身免八月十一虜復以銳師來攻駴身臨矢石力竭遂死炳後與吳易同被執駴爲諸生有聲素方正與太史張溥善溥嘗至杭駴時亦寓西湖上溥約與遊湖既入舟有妓自樓下駴卽辭以事別去舟已離岸卽跳入水中而去蓋以溥服未闋也

呂忠宣字亮工嘉興諸生名士孫爽弟子妻奇妒宣每有所之必以二人隨之刻期而還稍後則宣必受箠嘗與友一至杭歸稍踰期宣恐囑其友之妻往解曰茲行爲謁天主教師彼教首禁二色夫人可勿慮妻訶曰有我令在何煩天主耶責之更厲宣欲任從託以往謁沈君牧沈素方正妻許之至則不能卽歸宣竟不敢歸妻恚曰我令不行於彼乃若是耶遂縱而死及君牧敗宣被執解至浙撫蕭起元孫爽遞入謁起元言宣爲己弟子百口保之起元曰若何保作賊者爽正色曰宣起義非作賊也起元怒箠四十而殺宣爽字子度

葛麟字蒼公丹陽人壬午舉人潛身從通城王至長興起兵約二萬人乙酉八月廿八與虜戰於湖中麟肥偉手持支矛隔水刺數十軍於舟中應手而倒虜軍指曰長而肥者葛也眾矢齊發投水而死

文乘字應符恩蔭父文肅公乘同其兄秉（附註國變後隱居竹塢搜討思陵遺事成書八卷卽烈皇小識也）捐資助吳易起兵爲其家匠役所首土國寶逮秉及姊夫張封乘叱秉曰此吾不忘國恩

何預汝輩事慷慨獨任肆罵不已國寶釋秉及封而殺之至死詞氣愈厲

吳福之字公介武進人鍾巒之子時鍾巒在南雄福之舉兵太湖與虜抗三月戰於小湄力竭被執不屈年二十六福之嘗上其父箋言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今亂世非將略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註孫武子云得其一二者爲小吏盡得其道則可爲大吏也今見當時統數百兵輒譁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即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隸役以及於盜賊吾得布衣入木足矣虜攻之數日殺傷甚多力竭城陷公不忍母曰

土豪無不留心著眼以法糾結部勒之密口有心腹爪牙之用則猝有事變可以制置鍾巒深異其言後虜至鍾巒留虜中遣人以書示福之言汝讀書懷古當此之時何以自居舍生取義彼丈夫也比至福之已死矣

魯之塤字燧若流河參將蘇州衛百戶以世職累官至福山副總兵乙酉六月虜軍至率五百人入城大戰斬殺不可勝計圍虜於白塔寺放火欲焚之虜兵亟突出因無馬不敵死焉

孫兆奎字君昌丙午舉人吳江人同吳易起兵乙酉八月二十一營破被擒至南京見洪承疇進云孫舉人有一言問明即死無憾洪曰試言之公曰先帝時有一洪承疇是一是二承疇曰汝莫管他汝只作汝一人事疾驅出斬之

侯峒曾字豫瞻號廣成嘉定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左通政南京陷同里中黃淳耀倡義守城家貲不滿萬金盡出犒士其母出其送死衣服數襲散軍公不忍母曰吾得布衣入木足矣虜攻之數日殺傷甚多力竭城陷

公亟歸拜老母哭曰兒不能終養矣虜兵入梟斬之投池死年五十五門人私謚曰文節子玄演字幾道一作九道玄潔字雲倶一作玄潔字雲居玄瀞字智含皆名士伏尸慟哭演潔倶被害瀞得免秉妻子爲僧未幾死於杭之靈隱山中時有金秀才者逸其名嘉定南門人也虜將李成棟梟公首於縣治秀才夜竊之而歸藏於書篋數日家人入城殮公尸方悲失其首俄聞哭聲漸近則秀才舁書篋奉公首而進

張錫眉字介祉一作介茲松江人徙居嘉定庚午舉人侯公起兵公守南門殫力禦之乃有導虜兵自北門入者侯

公適至公所公曰事去矣各自裁侯公曰子一辭老母
死耳公曰吾無返家為也即此別先生矣拽袍帶而縊
於城西之關帝座右

黃淳耀字蘊生嘉定人崇禎十六年癸未進士與侯公
舉義城破奔匿西方港僧舍中問侯公何在僕曰死矣
歎曰吾與侯公共事先生死吾何獨生遂索筆書壁數行
而縊

書壁

讀書窮益學道無成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
遠引耿耿不沒此心而已如奴氛既靖昭代復興論
世君子其知我懷大明遺臣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
舍

黃淵耀字偉恭嘉定諸生兄淳耀將自裁語兄曰兄以
出身分宜死弟豈甘為夷狄民哉兄如念我弟其先死
耳縊於屋梁之西而淳耀在東

夏雲蛟字啓霖嘉定諸生家貧好學城破痛哭閉戶自
經

馬權奇字遜甫嘉定諸生年七十糾諸生唐昌等二十
餘人練鄉勇助侯廣成及侯公歿遜甫及諸生死者凡
十四人夏雲蛟亦其一也

徐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戊辰進士以少詹事家居
虜兵至赴水死

蘇州人陸秉字陶孺出勿齋門下有香草菴詩為徐
先生死處

人在蛟宮渚殿頭寂寥遺徑草悠悠一椽留塔孤僧
影千載空亭碧水流口樹夜鳴丁令鶴荻花風散屈
平秋可憐香草題名處幾箇羊曇灑淚遊

項志寧常熟諸生因欲薙髮大哭觸石碎首死

顧所建字東吳蘇州老諸生乙酉五月虜尚未至投泮
池死題詩於臂有七十年來似蠹魚云云方巾布袍挺
立不仆生儒百姓聚而哭之

陸明永字嵩年丹陽人壬午舉人教諭華亭未一年京
口陷遍書與其子本采輯三人矢志死殉未幾薙髮令
至曰頭可斷髮不可去八月初三書絕命詞於明倫堂
遂遇害

遺子書

諭本宋輯等氣運時勢遂至於此言之痛心我本小臣散秩可以無死然我之必不能生人不能知也平日以節義自命亦常以勉人今及乎二也且我之名命之性質直觸景輒動今能改變乎乃兩藏可乎一也賦於父不可更易則生時已定安可勉強今能自逃於命數之外乎三也人生如電父子相聚亦是偶然終有大決絕處我自行之坦然但無以遣汝輩是我歉然處耳言及此亦是葛藤

絕命詞

明命其永嵩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聖賢

夏允彝字彝仲號瑗公松江人丁丑進士初知福州長樂縣以才擢吏部主事未幾歸虜軍至匿居山中兄某先投附虜大索執其兄問之兄素無行遂導執公公語執者曰須冠服往拜先冢然後薙髮乞假我須臾執者許之既至拜訖遂投冢前池內死其兄聞之歎曰嗟乎吾弟焉得有我之爲兄乎遂往檢於先師廟其兄素爲人所不齒至是人並稱之踰二年公子完淳與陳臥子起兵以死

絕命詞

少受父訓長荷國恩盡心報國矢以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望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廣求徐石麒成仁侯峒曾勿齋繼如徐汧子才蘊生黃淳耀願言從之握手九京人孰無死不泯此心修身俟命敬厥後人

徐念祖字無念華亭人文貞公後也虜軍至聚其家十七人狂泣放飲謂其妻女曰吾祖清白傳家奈何以身受辱合門縊死縱火焚於堂遂躍入火內死

李待問字存我華亭人癸未進士中書舍人善書爲虜所殺

徐石麒字虞求號賓摩秀水人壬戌進士弘光時起家吏部尚書改選科道以忤馬士英而歸士英悉反其案盡用其私人次年治壙海昌歸語所親曰春行暮矣夏杪竣役爲佳時事如此恐不及待未幾南京陷駕一小舸遊鴛湖煙雨間垂五十日義兵敗泣曰先皇上賓我忍死須臾圖報國耳今不能矣然當就死於城中乃作臥子起兵以死

遺筆

我生不辰會當陽九流氛陡發龍馭上賓邊燧旋揚
鑾輿繼遁去歲含哀忍死赴召秉銓自謂盡忠後王
即是仰報先帝豈圖歸田不久國難頻仍江左猶安
皇圻再破憤都會之傾覆傷士女之傷殘精力銷亡
既不能單騎傳呼使異邦之謝過年齒衰暮又不能
蒲滿宮府致宗社之奠安惟有決志殲身見危授命
若得魂騎箕尾安問魄滯溝塗下達黃泉見父無慙

於教育上遊碧落覲帝不媿於裁成苟無忤於君親
庶有解於忠孝以吾都完毀卜此身存亡片語旌心
預書表意緘留數則用示後人

弘光元年閏六月下澣四日寶摩老人書

朱大定字繼創湖州朱文恪公子以蔭官尚寶卿虜兵
至不肯薙髮被害詩鏞案忠節錄字君永號寄暢又案大定被殺於錢塘門外別有烏程
諸生朱某文肅公國楨孫破敵斷
喉死與此傳事皆不符未知孰是

朱有鎰字口口長興布衣起義授總兵兩破湖州不屈
而死

顧咸建崑山人錢塘知縣癸未進士狀元鼎臣曾孫也
虜兵入浙公縣印緩逃歸張存仁怒以公不交錢穀飛
騎追之獲於吳江之甘八都既至欲官之公不可陳弘
範勸之曰且姑薙髮不官亦可公曰此荏苒之漸也不
官全君不髡全親無再計也存仁欲殺之紳庶代爲祈
免緩數日終不從閏六月初一見殺杭州數萬人跪哭
於其前公神色不變時大書首懸譙樓無一蠅近三日
不臭弘範乞其首歸葬顏色如生立祠湖上祀之

陸培字鯤庭錢塘人庚辰進士行人丁父艱遂請養母

虜兵至杭公與翰林吳太沖約同死作詩并書別妻兒弟及親戚自經樓下夫人聞縊從樓墜下得不死太沖□□□□後輒附虜□□□□

詔未至爲言公曰豈有子問父喪不蹔踊之理詔至再奉行可也弘光時詔起至南京爲左都御史馬士英欲起魏黨阮大鋮先一日詔百官諫者罪之次日大鋮命下公卽首疏極言不可旋告歸鷹兵入浙見祁虎子投於水公曰安得如是便宜乃不食二十日不死心不死也公門人王毓耆遣人持書詣公見書不能言使者候門外久聞內哭聲起則公逝矣使者歸則毓耆亦已投水死蓋前書約公同殉節也又周卜年潘子成名宗俱童子從公死公有甲申慟哭詩又有十自詩自晟自求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判自鏡自勖自病自慰自詫自勒自白也壽鏞案罪惟錄字階東號念臺

哭吳太常磊齋先生

先生於登第之前夢一隱者誦文文山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雨打萍之句見投問其姓名曰劉宗周也先生不省爲何人及壬戌旣第予時爲儀曹郎知貢舉見予訝然越廿年餘先生與予後先赴召相見於京師予心識磊齋君子也而先生視予亦日親予旣見放先生致友人書稍道舊夢以爲不祥曰劉某竟隱矣予得之復訝然旣別之明年甲申先生縊吏垣擢太常卿而遘三月十九日之變曰吾不可以負劉公竟死之

何人後死胷先寒二十年來夢底酸錯繡河山空一擲注金身世打通盤終嫌西市稽文信不見東山起謝妥昉附後來知夢者男兒事業儘無般

哭潛忠許布衣先生

潛忠氏吳人也以布衣教授里中一日問先皇帝之變投繯數數竟死之里人沈桐江子著潛忠傳以表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舟過吳江桐江揣以見示愴然不已先生許氏名珠字玉重

章布家風姓氏寒里中雅怪一經酸繇來臣誼普天下同此人心太古盤若箇衣冠却留左衽幾時車馬上長安時寇已陝中先生一死眞無謂贏得偷生是我般

哭倪司農鴻寶先生

先生官大司農知國事不可爲懷一帨於袖中曰時至卽行及三月十九之變先生卽以巳刻死自此遂有繼先生而起者先生薦有兒昆易余嘗受而讀之

臺閣文章星斗寒風標不比俗儒酸迴瀾紫海皆通
滿炤乘明珠只走盤莫向當場看蚤暮先從下手較
輕安忠臣第一垂青史五十工夫兒也般

哭施憲副四明先生

先生過越嘗惠教白馬山房

淮南一別燠垂寒再拜班荊話屢酸國難敢忘髮婦
緯時危轉憶菜根盤身擔風紀綱常重節自平生學
問安白馬巖前池畔草永存規矩奉輸般

哭李御史大夫懋明先生

先生在籍嘗開同仁書院與諸生講學既起總憲於
國難之前密疏請皇太子監國南京二王皆分封淮
泗閒先皇帝曰不可同死社稷而已臨終作絕命詞
肅肅丰裁亞相寒匡扶九鼎奏鹽酸欲存趙氏孤何
處枉泣公孫淚滿盤燕市賡歌留正氣鹿巖風景自
新安可憐維蜀推前輩至死猶譏溝瀆般

哭宮諭劉湛六先生

先生之殉國也自妻子而外若壻若外孫若僕從無
一免者以時而言鴻實第一以事而言先生第一鳴
呼聖矣乎

艮玉溫溫金礪寒一回把袂一回酸周情孔思聯聲
氣方矩員規中辟盤十族止憐朋友在九京誰問此
心安異時伊雒推人物誠敬淵源似爾般

哭范相公質公先生

先生固吾黨之翹楚也至晚年氣節益醇先皇帝之
特簡有神鑒焉遇變以夜半從井
白日無光止水寒臣心逾苦骨逾酸獨支本末過方
大過叶平勉競雲雷屯且盤協夢有良歸一德招魂無
厲逐偏安

先生無子時議於南都建祠永之亦以先生固嘗官南司馬云平生固是
推慷慨進步深深不可般

哭成職方玄升先生

先生令滋陽以忤時相下詔獄再訊再朝杖論戍先
帝晚年深悔悟起先生職方纔任數月耳遇變持斬
衰設冀梓宮前立殞
飽歷風霜血性寒更無家計可偷安六師不借郎官
箸一劍應加司馬盤謂大司馬張公傳為賊所殺今已得敘功擢用道路蒙
塵哀色慘先帝時殯東華門鬼神餘恫哭聲酸時人早識楊

忠愍百鍊如鋼彷彿般王午冬東事孔棘廣論起先
山也先生同根山
鄉人又先後同官
哭金職方伯玉先生
先生弱冠登朝即以言事謫謫十餘年而起官差視
皇城遇變即投玉河死母太夫人聞之亦投河死先
生嘗數過予問學焉
燕市論交指歲寒青青松柏望中酸蚤騰汗血駒千
里驟折羊腸路幾盤湖鼎從龍攀莫逮瑤池侍綵問
加安臣忠子孝同歸死留與旁人話兩般
哭孟司寇肖形先生
先生古貌古心人也遇變而死子章明以進士釋褐
從焉癸未榜四百人惟章明答谷一人耳
鐵幹冰姿古色寒如匏吶吶口流酸白雲攬鳳遙歸
漢彩筆驚鴻漸起盤磐通仕以教忠先教孝生非求飽
復求安名高卞氏推今古廊廟疆場未可般
自哭
何來火熱與冰寒梅子黃時腮自酸一路風光淹信
徜諸公音響遞桓盤功名老大終成賺魂夢支離破

即安今日不教吾事了生生提起又千般
歸途無賴次第著十哭詩以弔諸殉節先生就中想
見諸先生精神結撰處非徒一死而已者而皆尋與
予交而予獨何以生為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甲申冬日還山主人絕筆
槃菴曰先生世皆稱為戢山夫子教宗雅重之而不
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大直若絀道在委蛇
先生固不屑戰門牆咫尺以不及奉先生杖履為恨
敬和先生自哭韻以志悲弔之誠焉貞羣案原鈔本道固委蛇敬和

十哭韻今據續甬上耆舊詩校正
峻軌當年望自寒憂疑遺疏語猶酸衝流危石江河
砥擊物神鷹霄漢盤海宇盡從夫子學朝廷不使老
臣安人閒異夢休重省惶恐灘頭恨一般貞羣案續甬上耆舊詩註謂吳太常磊齋之夢
光時巡撫南直捷為吏部尚書遂以黨奪公職虜兵至
捷令山陰拔公公按吳以捷薦逆案中人不與通名弘
祁彪佳字虎子紹興人壬戌進士巡按南直有風采張
公外父商周祚年八十矣與京兆金蘭首薙髮渡錢塘

迎虜約公同往不從及二人歸而公服緋服投水死矣

在園中梅花閣下後監國贈謚忠愍（謝鐫案史作字弘號世培一字虎子　又案吉罪惟錄字幼文唐王追贈少保兵部尚書）

王毓蒼字玄趾紹興名諸生能文章尚氣節南都失陷致書劉先生申云願先生早自引決毋爲王炎午所祭書致發卽投柳橋河下死且遺命移屍示劉先生家人負其屍端坐水中（謝鐫案劉念臺得先生書不能言卽死見念臺傳）

惜時致命篇

羣奸誤國廟社淪胥憤懷世變恨不手斬賊臣之頭

慟惜時艱且思生食叛人之肉養兵十載大帥惟識潛逃積粟千倉墨吏半肥私橐勢如崩土力不背城遂使胡馬渡江雖應佛貍之讖長驅至淛先圖金亮之屏六馭痛東晉之慘誰式怒蛙於北地諸司鮮南仲之威誤視小蠢爲西音吾越夙稱水國則在彼之長技立窮江東先舉義聲將已散之良心可鼓柰何甘爲臣僕志在衛輿冠裳世祿之家營窟以俟僞朝郡邑莅事之長牧圉以修隆表迫呼犒迎之費盡屬胥衿供奉大清之牌遍傳黔首文非飾過則曰暫詘

必伸當效會稽之辱忍恥苟全又云長往不返篇言東海之逃靦然人面眞寔鼠鼸魚鼈之與俱實是歉心曾魑魅魍魎之不若寢處晨昏豈堪自對歲時伏臘何以爲顏不思祖父代傳荷本朝三百年之覆載忍與犬豕同羣矧此湖山半壁係大明數千里之神州可使腥羶雜處出師未捷之句非賢儒所敢吟天道好還之言乃孤臣之深望宗祊未斬虜運必衰春陵再造假赤伏之符殷武中興續白金之氣爾其目前苟可偷安吾謂異日必貽後悔號呼莫聞痛哭無路

用殉蛟腹愧彼鼠心古稱五死惟以捐軀赴義之可羣[illegible]百年保無疾病水火之殺人無難徼博浪之椎未免貽禍里門卽不濺侍中之血亦期留名身後惟茲清波璧水之中正是明倫授命之地鬼如不厲爲訪三閭之蹤魂果有靈當逐伍胥之怒其能雪恥自任願激發於先皇儻或同志不孤敬相招於冥土

聊賡一絕以訣生平

梁于埃字飲光號谷菴江都人癸未進士知萬安縣乙酉虜兵至守令望風迎降公莅事甫數月嬰城抗守力

屈被執止留其妻女餘家人盡被殺令之降不從虜將金蛙杠許以溏泉不可禁南昌獄五十餘日怡然作詩不輟有同籍友進而慰之公曰國亡家破無心至此蜀宮一女子至今人憐之而不噬其失節況自天子以下受辱何極矧一小令凡我所圖者非可圖者也武侯討賊亦死不討賊亦死究竟討之爲是余是已他何說焉古今忠孝名節只要自己做責人不得天下人睹梁子今日有爲之恨者有爲之惜者有爲之憐者有爲之悲者亦有爲之醜而笑者夫笑之殺之又何刖乎九月十三日作絕命詞書寄二子遂自縊

寄植枋二子

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箇是方見古人情此我絕命詞也天生此人即了此局但苦汝等一生耳讀書做人只了得自己怨天不得惹大江西只有我一人可以千古抑又何恨母親年老傷心之痛在此家下事只以耕種閉門守法免刑爲主餘不足道若讀書眞可省也須問德宗和尚勸我到江西做此句當亦是千古慈悲吾忠不能守封疆孝不能事父母義不能周濟友生智不能保全性命平生負缺遺恨終天幸平昔崇門得力到此不難撒手懸崖耳此皆實實證明汝等可以免俗人之悲悼也谷菴主人

九月初十日三鼓筆

率爾吟

莫道先生出醜孤城獨立堅守只今財散人離此身亦非我有

從來忠義男兒不向世人分剖留得自己主張便是天長地久

王纘字伯緯諸生

王績字亞綿諸生

李淵字學海口生

黎增字用修口生

張氏江都人謝衷口妻女名希韞年十七高傑兵亂張慮弗免與女相期死女常以小刀自隨後史閣部駐兵於揚謝居臨孔道衷曰適遠出張皇遽遣其子女避外家韞倉卒忘所攜小刀城既破張之長子于朝曰士死墳墓遽出意欲歸守神主也韞索刀不得以翦刀刺喉

流血被體以腕怯不死遂赴井張見曰我無慮矣亦入井仲子于宸諸生哀號越一日始得尸張死韞尚活宸匿之敗草中得脫宸以守母尸被害韞歸姊家日夕哭母而死季子于陛年十三被掠亡歸值父病獨力養父踰年亦死

揚州女子遜其名投水死絕命詩一首

妾長閨門二十春豈期今逐塞塵奔殺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壻恩江靜猶堪沈弱質月明誰與弔孤魂深山落日啼猿處過客聞之亦愴神

附錄朱蕙湘弘光宮人被擄北行題壁詩三絕

風動江南羯鼓催降旗飄颺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辱薄命紅顏馬上來

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夜空閨夢引幾度穿廬伴暮笳

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齊孟舸兵迫求死於湖力走得脫避何氏墳何氏銘母族也

德鑲黃旗下贖文姝

周氏劉乙然妻寧波人家於揚生二子虜兵至與女匿複壁中夫與二子守於外被拷甚酷周自經不得死次日孥壁而出語夫曰妾事君二十五年不幸遭亂複壁不足恃萬一被汙死不足贖不如留清白自縊君前因與二子訣女已及笄哭不已周挽之曰哭無益須臨我先一縊繫女首乃自縊對懸而絕移時虜復至則掖壁閒矣

錢氏女京口人父應式字述古無子止一女擄之揚州行醫城陷女年十六告父母曰生年百歲亦有死時與其受辱寧速死父尚無嗣善自全徐圖歸里可也引帶自縊帶斷復甦呼父勒之父不忍乃餌毒藥燥發不得

卽死復投水水淺不死自經而絕貞翬案王獻定四照堂文集錢烈女墓誌銘云女名淑賢母卞氏其女慽慘不忍卒讀

汪氏女溧水人原籍徽州虜兵至女年十四拜辭父母曰吾決不爲所辱當先死遂投石曰湖中

戚氏平湖諸生陳銘妻銘貧而嗜讀夫婦甚諧聞虜兵至戚撫父柩長號且語夫曰吾死此矣頃之銘婦登舟兵迫求死於湖力走得脫避何氏墳何氏銘母族也

俄兵至相與匿田禾中幾脫矣而所匿婦懷中兒啼跡得之婦知不免與銘訣曰君自爲計水清妾願葬此解

裙帶授銘曰聊結同心期來生相見也遂投水髮浮水面被牽出沈佯從之遣若漸貼者乘其懈復投水終以髮故牽出知不可脫乃罵曰羯狗何不殺我以魚腹爲葬恐汝輩無葬地耳卒怒被數鎗死

陳氏崑山人城破夫被殺將攜陳去陳曰須瘞夫行耳酒成禮俟暮成婚兵士與之飲酒陳氏欣然命觴強之醉從容言及殺人事因問君刃何利殺人如刈草請得視之兵醉解與觀陳力刺兵死即自刎

王氏崑山人城陷被執求死不可得託疾延醫醫至王乘閒請毒藥醫曰砒與之遂密置食中與兵同食毒發俱死

楊氏松江呂巷村陳君秀妻產三日聞虜軍至與夫訣曰若先挈貲行吾待此不至幸矣至則死耳俄兵突至楊負囊奔戶外兵劫其囊楊恐爲所獲亟投河死一老婦隨之

俞氏平湖諸生孫鍔妻虜至覓夫不得俄傳鍔已死俞痛哭曰吾欲往從夫矣亟赴水死

張烈女金山衛人虜至女同母嫂匿山壙中虜迹得之發矢脅聲劫之出母嫂俱出女獨留發矢不已更脅且哭卒不出攢刃刺之絕而復甦益罵不已虜大怒斷之

顏氏松江蔣敬妻家貧貿布爲生虜至顏閒遁所蓄貲盡掠去虜去見之禾閉虜逼之行扉曰既掠我財復欲汙我節耶我先汙汝刀耳遂觸刀死

湖州諸生金鐸妻逸其姓虜至投水被鉤出虜握其手指馬上所掠錦綺示之曰隨我即爲汝有婦乘其不意嚙斷其一指血流如雨婦曰願以吾頸償汝指足矣遂死

張氏揚州朱口口之妻乙酉揚城陷張慮被辱先自溺死將死出金一囊結其夫肘使得是以免有女生四月矣投夫懷俾沈諸水遂死其兄張符聰誄之

附錄南昌王猷定貞婦行

誰焚大林揚灰九州有宋之孑夫何尤吁嗟乎仰天雲流俯地河流莫如其緜解一昷日月冬爲夏墮涕貽昷曇夜鬼急人蜀岡下二鼓鼕鼕官軍嘷城市語各模糊魂魄不得少躊躇呱呱汝雛三解崇墉墜只蛇豕蜿只黃泉日月下照卬只義不可辱兮柰何夫子四解雨淫淫水深深弓刀鳴鳥鵲嗇萬馬飛一寸心持夫舊結黃金投兒去不復生五解

潘氏硤石人歸沈有年沈買人出也乙酉秋虜兵至硤掠

潘行舟至王店潘號恕夫翁姓名居址一躍赴水兵援其髮以出慰劫再三潘乘閒復赴水遂遭亂刃刺死里人高其義醵金斂之沈氏有女蓋潘之小姑也同被掠亦不汙死

雪交亭正氣錄卷三

明鄞高宇泰樂菴撰

縣後學何樹崙附註

後學馮貞羣補註
張壽鏞補註

丙戌紀

樂菴曰客爲予言晉元宋高亦孱主也而亦建立半壁保有江東曾謂我明不振遂至於此是有說焉晉諸胡乘賈后諸王之亂據地立國劉石苻姚遞相猜噬未能遠略最後秦堅一舉而失慕容則諸胡之不敢南窺略可睹矣故琅琊得一王茂弘郎能自立宋女眞兵既滿萬併遼之後沛然莫禦故能追高宗直至明州其始渡采石也韓世忠亦燒潤州航海以避之厥後世忠乃能整舟師扼其歸路金人幾不得北返自此大創不得渡江遂成南宋以今較昔能有諸臣如韓王者乎東方建氛之勢一如金人非晉諸胡比無惑乎其一年之內踰江渡淮直達錢塘如摧枯振落而莫之格也浙東郡邑比屋而起裂眥奮臂奉魯王於匿影亡命之餘扼渡西陵使怒濤奔馬之勢

抑而不逞始事之初氣象大正時能乘眾怒之方張計不旋踵奮戈而往一當十百此光武昆陽之伐也乃派餉爭糧之風互起謀身竊祿之徒競進敗形不一眾志遂衰不亦惜哉隆武賴我師屏蔽於前遽稱大號改閩省爲福京志氣已瑣可更望其成乎監國君臣以同舟爲敵國互相猜構昕夕圖維止在閩事是亦一轍矣亦知山陰片土何堪鬱鬱久居者乎江上之師紹則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寧則錢肅樂王之仁沈宸荃台則陳函輝金則張國維朱大典義軍

蒼頭特起則方國安帥師自南都至而方端士歙人陳潛夫陳再良杭人畫地而守沿江而布不下數萬人然各相嫌忌不相統一時以國安軍爲首營國安昔在楚時楚皆懦帥國安尤倜出其下烏能上將軍之席乎且馬士英依於其軍時不能正其誤國之誅則當日之事可概見矣浙東以蛟關爲後庇舊帥王之仁既禦師江上即以其子鳴謙代髮尚未燥憤其父軍視國安爲弱乃納張國柱以張其軍國柱者劉澤清之標將也有北丁弓箭手五百人汎海來歸至

翁洲黃斌卿不納擊殺其軍頗眾乃投鳴謙鳴謙逢眾議而收之居無何鴞張鄰擊莫可誰何鳴謙不復能帖席瞬息肆掠富室由寧都直至餘姚越城大震議以伯爵縻之有沮之者乃署爲勝虜將軍海渡江放兵大掠保定伯毛有倫屆元妃世子出海國柱奪之已駕樓船四百艘將攻舟山斌卿求援於名振而名振將阮進擊敗之遂挾元妃世子投降虜弒元妃世子而官之向使清不窺渡禍亦起於臥榻矣此監國之大略也

壽鏞案續甬上耆舊詩傳丙戌紀序文亦與此稍有出入錄左

客爲予言晉元宋高亦孱主也而卒能建立半壁保有江東曾謂我明不振一至於此是有說焉晉之劉石苻姚諸國乘賈后諸王之亂而起羣雄互相吞噬不能遠略最後苻堅一舉而失慕容則諸國之不敢南窺概可睹已故得一王茂弘即能自立金人幷遼之後沛然莫禦故能追高宗直至明州其始渡采石也韓蘄王亦燒淛州航海以避之

也嗚呼貞羣案武部有丙戌六月野哭詩見續甬上耆舊詩

袁繼咸字臨侯號袁山江西宜春人乙丑進士弘光元
年總督應安江楚駐九江時左良玉稱兵犯順至九江
公單舸見良玉抱而哭勉以忠義良玉出皇太子密諭
劾諸將盟公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恩不可忘今
上新恩不可負公歸登城灑泣集諸將固守初良玉至
以己所屬諸將謁見公叩頭於是公亦令其將往良玉
即與之盟由是諸將多叛歸良玉張世勛郝效忠夜斬
門出與左兵合左兵遂入城殺掠公蕭冠帶將就死良

玉遣將張應元勒止之莒澍亦來慰公公乃出城面責良玉良玉子夢庚偏裨焚城中良玉時已病見城中火起歎曰余負臨侯尋嘔血死公私喜有隙可乘密以大義責其還師不聽則赴江流死諸將乃受命議旋師越日聞南京陷諸將已定計迎降乃紿公入江省爲後圖而擁之北營公奪身投水諸將拉之不得死夢庚挾見主者禮遇甚優公不出一聲歸舟自縱監紀余灝覺而解之過金陵夢庚日夕環守不得死望陵痛哭不飲食者八日歎曰余不爲文山哉過鄉人寄書不爲文山哉過鄉人寄書與父訣遂渡河而北入彰義門望闕下馬伏地痛哭是爲乙酉八月初四日已就館公冠帶如故李建泰舉剛來就見有劉學士通曰久仰先生清望公曰我受明厚恩使宗社邱墟仰慚古人俯慙後世劉曰我清爲明討賊今闖猶未滅正當戮力爲先帝報仇公曰清朝討賊葬先帝是好處但弘光皇帝安在劉曰試問弘光立得是否公曰神宗諸子光宗居長福王次之先帝無子今上爲福王長子倫序甚明劉曰先帝未葬弘光安得遽立公曰諸臣急於定策社稷之謀於義爲是劉又言弘光所爲不道公曰君父之事非臣子所當言既已爲君即吾君也劉語塞公又語建泰曰我明二百年不封拜良玉父子受高爵乃稱兵犯闕無人臣禮今日若與夢庚同附清何異昔日與良玉同叛明也遂揮手別次日復強之入朝公曰咸是蠹臣非降臣無入朝理終不爲屈乃改置別館守之以兵公幅巾衲衣自寒徂夏閉戶獨坐著經觀史觀二書未成忽勒令薙髮公曰死是我職但願東髮而死若異其生平雖生何用不殺固清朝之仁效死冥明臣之義主者知其不可屈丙戌六月十六日忽五六騎至邸神色甚惡公知不免北向拜辭先帝未至地騎卒拉至三忠祠南殺之諱鏞案史伯字季通別號臨侯又案副將李士春亦密白繼咸隱忍至前途王文成之事可圖也　又案當時誤以公與寧南俱反遂致禍變嵗公傳合觀之

燕都奇歸手跡傳節子曰哀臨侯諸詩據六柳堂集校勒一過

拙作不能多錄錄數首有關切者雖不識忌諱不敢匿肝膽於骨肉知己祈祕之行篋過敝友楊企而張爾公王子一諸同舁者出示之俾知鄙志則所謂予人以仁義之大也滇恩手勒

易服

秋風三月白盈顛五十年來始學禪麤衲碎裁還闊袖幅巾平裹任垂肩雖云大地堪容芥但悟無生不係筌白社荒疏那得共虎溪飛瀑半天懸

至日感懷四絕句

葭灰和律動長安猶記衣冠拜紫鑾此日近臣新寵澤貂裘駿馬不知寒

椒盤薏酒隔鄰香兒女歡呼捧壽觴扶死起看滄海日天涯何處是高堂

煖煙吹不到巖松百尺虬枝寄雪封卻羨雙飛南浦雁晴川流水碧溶溶

朝陽見隱舞飛沙握髮開書忽憶家人說東南美竹箭可能依舊出新芽

元旦

耐寒強起著衣裳海曙遲遲遠放光月首三陽仍夏曆春正萬古重周王忍隨北面同呼祝且戴南冠獨拜颺塞草迎曛煙漸釋長陵松柏鬱蒼蒼

盧侍御傳不知何許人所作疏及賤名非知我者

鄉某以聞貽以告絕

從容久作無生忍浩蕩稽誅有罪人溫諭兩宣非屬吏癡忠九死只爲民山公啓事污新簡叔夜無書絕素因賦纘聞情君莫惜黃花老與不懷春

北風詞兩章

北風其呼塵起馬驅黃河箭瀉蛟龍失區金隄屹屹決豈須臾蒼天蒼天狡童何知　北風其雷木落葉堆我冠爰裂爾髮曷蓄誰無父母毀厥本來蒼天蒼天

公無渡河五章

囊書佩劍君子遠遊淼淼黃流豈曰無舟臨波卻顧我心則憂　河水淙淙青淄稱雄魚鹽刀布霸國遺風夷吾不作予誰與同　河水瀰瀰鄒魯所履詩書壁藏章縫泥滓瞻彼龜鼈云胡仰止　河水活活太行有辟燕趙炎飛晉魏舞魑匪鱣云胡仰沫　維北有河維南有江濯纓漱石樂子無雙薄言旋止

烏栖六章

我心則降

烏栖北林暮煙縷縷仰視白日哀哀我父教子忠兮
祇以自苦　烏栖北林繁霜瀏瀏仰視明月哀哀我
母教子孝兮反哺曷有　烏栖北林有秩斯倫日月
逾邁哀哀我昆大被在牀不可與溫　題題者羽習
子以飛匪烏不如念爾長違蜾蠃之祝惡不可爲
沈沈者巢貽爾雛居有孫在祿我謀則疏勖哉大戶
爾無敝廬　肅肅者羣飛鳴乃乃徽我無友邈焉山
海我思古人誰張千載

雪日

雪片吹如掌雲黑山容潔今日臥勿起忍飢不可輟
媿無子卿毬敢噉漢臣節鑽牖瞰扶桑晨曦來全滅
花發嶺南橫羅浮夢空結

讀謝皐羽西臺慟哭記感懷

南方有朱鳥飛中單子弦倒以金精粒對之不下咽
粒味豈不甘不如南土泉苦冠志弗遂碧血流濺濺
有客感意氣慟哭西臺頰擊碎鐵如意悲響震嚴川
歸舟不成寐彷彿語鏡前嗟彼積翳羅我非雀與鳶
夢炎何足刺知己殊未然周粟不可茹簞瞶曾未得

生死良非苟忠孝各有全謝子幽明契聊以祕懷宣
言能俟不見月明高在天

悲憤詩

大明日月晦江風吹黑雲貪人忘國恤橫議喧晨蚊
前星移海上龍蛇未可分春秋與綱目大義胡弗聞
徐桓書作亂晉陽比弒君乃盜首止盟蟻附而羊羣
飛帆蔽江下所過名城焚鬼神赫斯怒姑孰孰死王敦
盤桓審所處太眞與景純我豈偷生者小貞以濟屯
泣血明忠孝中途爲曳輪云何胡馬號豎子失其存
哀顏哀二老一死酬君恩從容交山篤誰招燕市魂

狡童肆邪說名教委沈淪徒有南陽老東吳不得奔
全節生趨不同同歸於忠文謝家三先生是也渺渺
予懷將安適歸居易俟命俾無訛兮聊爾尚論以自
勵云

文文山先生

丞相從容死鼎市萬古綱常獨負之顚鼎手扶渾是
膽落暉戈挽不逢時夢炎孟頫骨何在牧豎樵童名
共知浩氣西江流不歇挑燈呵穎續遺詩

謝疊山先生

北風塵起征車促南火傷心不再噓三敗猶還吾母
在兩旬忍餓漢臣如歸降當日原無表卻聘留今只
有書天使先生沈卜市建陽橋亦首陽居

家鉉翁先生

八十鉉翁還首邱節旄脫盡爲誰留吳山鳳闕看巢
燕粵海龍舟泛水鷗紀事編年書甲子授徒感慨說

春秋莫從處士稱新號舊國興亡淚未收

張世傑從端宗入海駐碙州以舟爲宮衛軍分屯南
北岸元兵攻之世傑敗走占城

張世傑

碙州駐蹕海雲間萬里孤臣淚未乾一片降旛來海
上三宮無復見龍顏

陸秀夫從端宗入海駐碙州以舟爲宮衛軍分屯南
北岸元兵攻之秀夫負帝赴海死

陸秀夫

海上三宮駐蹕時小朝廷裏大臣誰國亡與亡關氣
數赴海何必哭重華

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廬陵人開慶元年進士第
一德祐初元兵入犯天祥起兵勤王開府於贛江上
收兵至臨安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與
元丞相伯顏議和不從拘之軍中天祥間道得脫轉
戰至福州立益王爲帝拜天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
馬開府南劍州天祥收兵入衛駐軍於興國縣之方
石嶺元將李恒追擊敗之天祥走入海

文天祥

北風塵起征車促南火傷心不再噓三敗猶還吾母
在兩旬忍餓漢臣如歸降當日原無表卻聘留今只
有書天使先生沈卜市建陽橋亦首陽居

家鉉翁先生

八十鉉翁還首邱節旄脫盡爲誰留吳山鳳闕看巢
燕粵海龍舟泛水鷗紀事編年書甲子授徒感慨說

死有詩
三章

朱大典號未孩金華人丙辰進士孔有德之變巡撫山
東以功陞兵部侍郎隨遷總漕公善聚斂多枝刻以削
籍歸甲申春正月許都之亂有司從公借火器不許巡
按左光先糾之弘光時爲兵部侍郎南都陷逃歸魯王
監國破家舉義盡其財不私紹興破魯王入海公據金
華自守力竭不支眷屬十七口焚之然後自盡壽鏞案
忠節錄

字延之號末孫　又案光先劾大典以東陽訢都之事也大典予萬化寘墓眾平之事平而眾不散知縣徐調元遂言大典縱子交賊光先乃據以聞於朝也

余煌字公遐山陰人乙丑狀元監國時爲冢宰紹興失守冠服自縊壽鋼案忠節錄會稽人　又案忠節錄作正衣冠從容自沈於渡東橋下水中死之　又案煌一字武貞監國時諸臣請乞撫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蒸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爲名言　又案煌死節乃投水非自縊初以六月二日投水舟人救之居二日復投深處乃死

有文名知靖江好客多姬妾以是被劾弘光時起用丁未進士陳函輝初名煒字木叔自號寒山子臨海人甲戌進士

母憂家貧監國時拜詹事起兵勤王台州破自縊死壽鏞案函輝亦左光先劾之死節亦投水非自縊　又案史稱函輝入雲峯山作絕命詞十章即後六言詩也

寄同志詩

六月值國難將死山中口占奉寄柯玉峴相公張太素先生朱杜若公祖金鶴池侍御與生平同志諸社友詩不能交聊以爲別其云亡而相託者告主上曰

生平一點孤忠身後非所望也

廉泉同義魄萬古在禪林故國千行淚孤臣一寸心

問人閒花甲　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

深山空有恨異日或相尋身後遙相託放懷鍾子琴

死者眞無補重扶賴立君先生留正義後起託遺文

落日空山哭驅車去路分此心如見許挂劍在孤墳

壽鏞案忠節錄止載首章

輝死矣季札之劍孝標之書皆諸先生事也或念輝

平生忠悃得存其遺孤藏其遺骨收其遺草所謂埋

吾血三年而化碧吾地下必有以報諸公矣事在不言言之不盡明明在上可鑒素心臨死賦詩二章覽之當成一歎

生爲大明之臣死作大明之鬼哭指白雲深處蕭然

一無所累　張肩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檗寸心獨苦　君父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落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　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有白虹貫日

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脊魂遊寰海名山身列兜率內院　去年六月廿九自註己酉夏國難予投投家池者一亦以救免遂首起義　今年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冀問人閒花甲　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麻衣泣拜高皇　慧業降生名士此去不

留與字只將孝子忠臣貽與人閒同志　手書遺文
百卷尙存副在名山正學禁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
今日爲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一死遂復無慚請
與同人證此第一章生爲大明之臣死作大明之鬼
共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第二章父母恩無可
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第
三章子房始終爲韓函輝始終爲魯赤松千古成名
黃鵠寸心獨苦第四章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
光古祠其參交佛麻衣泣拜高皇第五章去年六月
廿七今年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閒花甲
第六章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雙字惟將子孝臣
忠貽與人閒同志第七章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
法眷魂游寶海名山身列兜率禪院第八章臣年五
十有七問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
十有七問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

第九章手著遺文百卷尙存副在名山正學禁書亦
出所南心史猶刪第十章今日爲方正學前身是寒
山子一死尙多抱慚請與同人證此

主上出亡值追奔亂兵閒道相失遂無僻路徒步重
繭八日始得抵家園欲面入覲謁城已閉痛哭入雲
峯山中有池可從靈均樵夫之游予宿先湛明大師
禪房內漏五下作六言絕命詞十章記去歲亦有五
言十餘首今不憶前稿矣留比於後世或與文文山
方遜志二歌並傳也將死才盡走筆不文亦聊以一
寸心告天下諸同志耳

六月初九日禪社弟函輝再稽首

予近有弔寒山詩并序

槩菴曰小寒山慈骨處傍雲峯寺其遺命也自束髮
讀書於此嘗夢作靖江令後果選此邑徑樹門牆一
一符焉與老僧湛明交最久一部寒喜集皆從此出

所謂魂魄猶依此也後寺僧以法產勸還會有力持之者得免寒山集數種俱以寒名寒喜以禪寒香以情寒江則治靖文也外有寒玉寒聲寒枝寒雲等名傍海殘疆恨莫刊尺縑堪作白虹看先生絕命詞有白虹貫日句直分霞色千尋赤自喜詩魂一片寒夜夜鵑啼山外寺一抔夢舊關情地雲連正學古祠邊三百年來終始事壽鏞案續甬耆舊詩所錄稍有出入今仍依原鈔

陳潛夫初名朱明宇玄倩杭州人丙子舉人崇禎時授開封推官弘光時授御史乙酉浙江陷挈家渡江東集義兵五百營下莊授巡江御史兵敗置酒與親友訣大醉左手挽其妻右挽妾至躍龍橋上先推妻妾墮水死然後自沈賦詩一首壽鏞案忠節錄號退菴仁和人妻妾皆孟氏

絕命詩

萬里關山胡馬奔三朝宮闕夕陽昏秋風血濺蓑弘碧夜月聲哀杜宇魂白水無邊留姓氏黃泉耐可度寒暄一忠二烈傳千古獨有乾坤正氣存

王之仁號九如湖廣巴陵籍錦衣衛人定海總兵錢肅樂起義寧郡紉公其事公許諾有富紳遺書於公請其汨錢謀并斬倡謀庠生六人華夏董志寧與焉公至會稽樂於演武場大盟國人紳士民庶咸集公出其書欲斬富紳富紳不得已許捐萬金犒師於是即以富紳監餉焉魯王封公武寧伯兵潰方國安方逢年降清公將眷屬四十人及其輜重載以巨艦沈之海中攜數家丁至南都緋袍見洪承疇時南都薙髮已久忽見公冠帶盛服觀者如堵承疇曰若既降須薙髮公曰吾家人十口沈之海底吾與同死誰其知之今來死於高皇帝定鼎之所庶魂魄與孝陵同歸耳可速殺我承疇繫之通濟門水草菴後移入西華門觀音菴未幾殺之談笑自若顏色不變壁閒遺詩二首

壁閒詩

黃沙白浪起狂飆力盡錢唐志未消半世功名歸馬革全家骨肉付江潮題詩四壁魂長在六笑秋空死亦驕三百年來文字重只今惟有霍嫖姚

通濟橋邊獨步時國門驚見漢官儀欲將鬚髮還干古須擲頭顱向九逵身後止應存劍鋏世間終不之男兒瓣香拈起巽維勁白日青天共鑒知

沈履祥字其旋慈谿人丁丑進士魯王命爲御史巡按台州城陷匿山谷中以不薙髮被殺家人求其屍得之桑園中時方盛夏顏色不變（壽鏞案忠節錄號祝庵）

絕命詞

十年徽纆歎勞生曾向中牟幾問津憑軾敢甘非市德歸舟載石不知貪河山破碎懷長恨家室飄零任去塵矢報姚無綢鼎策空捐化碧浩然身

李唐禧字長潛金山衛指揮官都督同知初在閩事唐王後至紹興魯王命分鎮台州清兵至以不薙髮不屈死（壽鏞案忠節錄作會稽紛園刊本）

張廷綬號雲衢鄞人迎魯王於台州命爲副總兵分守海門不薙髮與李唐禧同遇害妻女俱被擄貞孝案鮚埼亭集明都督張公行狀云高兵部雪交亭集載其名末詳其事則此自號雲衢以下文爲後人竄入者

張鵬翌字羽宸諸暨人初爲史閣部將閣部歿江東義兵起率所部渡海勤王時客兵雲集多無紀律獨鵬翌所部肅然魯王封爲永豐伯分鎮衢州兵潰駡賊斷舌剖心死弟繼榮亦血戰死（壽鏞案忠節錄作張鵬翼鵬飛季弟繼榮皆戰死）

王景亮字仙璧蘇州人癸未進士監國時以御史守衢州城陷冠帶坐堂上駡賊死（壽鏞案忠節錄字武侯號仙聲）

楊定國字口口濟寧諸生前賢楊浩之孫聞北京陷痛哭佯狂槃崇禎錢一文於胸前赴南京乙酉夏復從閒道走江東魯王命爲行人招義旅兵潰自縊於紹興之王府莊兵部任孔當葬之（壽鏞案忠節錄作會稽范會憐之葬於賀家湖）

王之棫字嚞卿常州人王忠烈公子乙酉避難至寧魯王監國議以公知鄞縣以服辭入閩隆武授以兵部主事復返鄞清師渡錢塘時寓金華朱大典據金華拒寧令晉武義縣甫四十日兵潰避山中清獲其僕遂得公不屈縛之大罵而死後家人得屍縛緊屍漲索陷於肉不可脫遂并索殮之又遺其一靴後公見夢於其僕怒言吾欲見上帝奈跣足何僕悟焚靴與之（壽鏞案忠節錄武進人）

張起芬字口口錢塘總兵姚志卓監軍被執不屈平生不讀書臨死有詩詩失傳蕭起元以矢射其腹大笑大罵而絕

徐起睿字聖思鄞人生素豪宕以大節自矜喜劍舞聞人不平事必色然起已而削髮爲僧師事徑山雪嶠雪嶠名之以弘節歸則聞靜寡言粥粥人道者容於延慶

寺西坐一關數月聞錢先生義兵起躍然破關而出往
從焉每當戰必立矢石之間同事多笑之一日渡江登
彼岸擊敵陷陣而歿魯王贈以指揮世襲七葉
巢菴曰此予故人也常衙子齋風雨悲歌屢至涕泣
意不可一世聞非僻事則必致規梁月之悲能無痛
歎甲午仲秋偶懷往事作長歌以紀之乃變徵之聲

也貞孽衆續甬上耆舊詩所錄與此稍有出入今仍依原鈔下同
旄頭芒向扶桑燭壯士牀頭霜刃泣鄭嶺風塵一布
衣怒濤長向鴟夷立徐子深足念眉如石稜目
時嘗努目長吼一聲關鐵劃出言願注從戎籍意氣
相感會有時大士維摩按不得錢公自是舊相識當
日軍前借羽翮長驅躍馬到胥江胥江戰氣潮同汐
日日渡軍塵西澀視敵如豚身如虎壯懷私幸當匈
奴絕脰搤胸奚足數徐子徐子徙自覆列壁諸軍皆
豎牧後師不進我師傾隻斧無援鼓聲縮鼓聲縮兮
壯士騁喜逢死所神先猛試問平生一片心皚霜江
上新燐冷覓君尸濤如雪西陵渡口悲風咽日光映
入晚潮紅鄭山布衣一捧血
應騰蛟字雲化歙人副總兵起義浙東兵潰被執執者
爲公舊盟與之飲酒力勸之降不從詣其營大罵左右
欲割其舌主者但以馬嚼緘其口口血橫流仍罵不絕
遂慘死
方士衍字于蕃歙人副總兵守淳安被執大罵而死
何弘仁字仲深紹興人丁丑進士官御史江干失守死
之壽鏞案忠節錄號書台山陰人又
案忠節錄作投崖不死爲僧疾卒
阮維新字口口會稽庠生富陽臨陣死壽鏞案疑即忠
一舉其字一舉其名也節錄之阮日生

潘集字仲翔紹興諸生浙東兵潰自縊死壽鏞案忠節錄字子翔自沈於東渡橋下死之

絕命詞佚

高口口字口口紹興人年二十餘監國時莊衛爲督學試入泮甫十日而兵潰青衿徧拜親友親友賀之則曰方將弔我何言賀也或來答拜則曰前來相弔何煩答也遂衣巾投水死求其尸不得沒三日於原處端拱而

立衣裳如故顏色不改其父某以武舉入文場中式又以磨勘被革弘光時得復子死後亦不食十日死

鄒欽克瑞安岸生講學松臺夙以名義自許聞欲薙髮衣冠北向再拜自沈於江

趙景麟字天生鄞人邑庠生沈寘不務時譽丙戌鄞陷景麟佩衣巾投於甬江潮舟斬水披之出膺孔見血瓤

入天童山寄迹其舊徒徐氏足不入城市者半年每一念至輒撫几長歎悒悒卒華先生有詩哭之

黃道周字幼玄號石齋福建鎮海衛人王戌進士先帝時失國事臨刑曰假我一二日我史成矣監斬者問何史曰忠與奸之別耳又問孰奸曰爲明者忠也斬我者奸也今史亦不知所在公善畫傳通判索書公畫一大

樹已騎虎持刀在樹下一夷人跪於前以刀向之又一
小兒蹲其旁意指傳也 壽鏞案徵之口口
過新嶺弔金正希 傳節子曰黃忠端諸詩凡脫誤疑是徵之婺源
有不同乃傳聞
異詞悉仍其舊
殘暴唾手已難工又是論人成敗中但說丹心何所
用一時張眼念臧洪
詩傳節子曰此
詩本集未收
昨宵夢裏聽天崩披衲孤行歇未能索酒逢人拌醉
矣問花叩戶染何曾道心白過骷髏粉狂行提如傀

儡繩借問平生何所似上山樵子下山僧
慷慨從容並路行古人著語甚分明廣陵未散江濤
韻蘇嶺仍聞鸞鳳聲道入死灰猶有息人當化石始
無情懷沙頌橘逢漁父不與從頭訴不平

難中雜詩

陋巷慚顏閔紆簪負管蕭風雲生造次毛羽合飄搖
火盾難栖燕江橫怯渡橋可憐委佩者曼曼坐花朝
搏虎仍之野投豺又出關席心如可卷鶴髮久皆凋
怨子不知怨閒人安得閒國家猶半壁不忍跼文山

諸子收吾骨青天知吾心爲誰分板蕩不忍其浮沈
鶴怨空山曲雞鳴終夜陰南陽江路遠悵作臥龍吟
火樹難開眼氷成倦著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時人
碧血題香草白頭逐釣綸更無遺恨處燥髮爲君親
燈夕不堪乃遂絕粒是夜雷雨明日甲子抵晚雷
電大作繞營不休凡三晝夜口遂發予入南都
震號復連夕蒼穹知此心山川驚毳帳星斗失田禽
洧水龍蛇怒昆陽虎豹禁誰能呼九子別掃大江陰

至南都示諸友

故國餘喬木孤臣尚有身冠裳天已定得失事難陳
姓氏經書外精魂江漢濱勿云崖上月偏照夜行人
廿五日既聽質余滯禁城尚膳監中諸友分羈兩
縣遂不可面爲覓襆被不得悵然寄懷

我亦無被服焚巢失旅人遺牀侵蟻火推枕動勞薪
忍死看天意裁詩示鬼神諒無彈指處暖嗟向誰陳

後死吟

此事還眞宰非關我所量精魂烏兎其變化冶鑪忙
時至自應覺道消夕不妨偏題溝壑句四壁也明光

後後死吟

原閱饑餘地榮期未喪家所爭惟落節不管別抽芽
潮刷銀蟾淚春扃鐵樹花親朋凋已盡老我更何涯

拌得

世閒萬事皆拌得況在神明淘汰中性靜自應情不
動道恬端與法無窮雲根觸石消枝葉霓采因光失
去從不是此生多解脫原來不藉物爲雄
精微可在北辰端不作單雙揀擇看煉月得膏猶帶
火烹天出泮始消寒人無兩路參須透道有千層剝

盡難野葛熊魚齊下箸千年雷雨興頭觀

拌不得

庶事當頭拌不得古人神理各周全正當窟下修蹩
織錯憶堂前布几筵藥力不爭茶飯路絺衣只在繐
裘邊看多起倒翻名目猶是飢寒與倦眠
劍氣芒鞋未縱橫石頭猿鳥共聰明月將半滿看魂
魄潮向盈虛論死生一字鑿空千古誤匹夫獨往百
神驚游移顧盼無成業枉與煙波敘不平
才火名湯捐未涯緊拳握齒失嵯峩道因立命全歸
默木自遲根少蓄花日月定穿胸酌出雷霆不向蓼
魂撾古今弘毅曾夫子萬里肩扶直到家

雜菴曰太滌黃先生文章氣節名重一時而人以氣
節重之者尤甚於文章然屢不得志於在朝之日烈
皇帝怒其疏救鄭鄤下詔獄事在不測得周延儒之
救而免而諸君子因之以信延儒人有言黃先生曾
過衙鄭家晨起良久不見鄭出使人覘之則鄭於母
前親進早膳而後出不悟其母之非眞母也於是遂
確信之然而不害先生之閎望者天下固素信先生

之非昵於鄭也然而先生性自孤僻我烈皇帝不大
用之自是深知先生一死報國聲名愈烈矣

吳士繡字君玉當塗人婺源訓導黃石齋兵至充軍前
監紀被執至南京七日不食正月十五日大雷雨呼其
子曰天何震怒想爲黃先生也長歎數聲而絕及石齋
被殺仍戮士繡尸子祺生隨父行願與偕死當事者憐
而捨之呼爲吳孝子

毛玉潔字若玉六合人監紀通判同黃石齋被執斬於
南京東華門外作正氣歌數十章今存其一

莫謂天同夢須知帝有靈幽心傾漢室熱血吐秦廷
電擊千遊赤霜涵一劍青濟川誰作楫箕尾有明星
傅冠號寄棺進賢人王戊進士大學士南都陷公被執
起義救臣孫之鄉以書招公公怒拒之淸拘其子殺其
孫公益憤決結艾南英等召募鄉勇將復進賢力不能
支走入邵武隆武時召入閣公言此時非票擬辦事力
請出任恢勦未幾解兵柄屏居武夷山中閩潰被獲不
屈死 壽鏞案忠節錄字子京號寄庵隱居福建泰寧縣之分水鄉

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乙未進士登第年少有才名著
書甚富喜接引後學家居有園林山水以文章自娛善
書自負得二王遺法隆武時舉義從王遷禮部尚書閩
潰服金屑自墜死十日後家人方知而殮之
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戊午舉人隆武時授兵部左侍
郎兵潰死之 壽鏞案忠節錄作執至富陽父子同死
鄭爲虹字天玉揚州人癸未進士初知浦城隆武時擢
爲御史巡視仙霞關丙戌八月閩陷被執公切齒噴血
罵不絕聲遂見殺年二十有五有標下中軍游擊張萬

明其子都司張廷鑾都督洪祖烈書記陳龍皆從死丁
亥二月家人求其尸易棺殮之時死已六閱月鬚眉如
戟面貌如生 壽鏞案忠節錄儀眞籍歙縣人同日殉者有標下張萬明麴從父子似游擊下脫張萬明三字因補之
黃大鵬字雲若福建建陽人庚辰進士兵科給事中與
鄭爲虹同守仙霞關兵潰不屈罵賊死 壽鏞案忠節錄字將子一字南溟號雲若
歐養初號劬劬四川廣安州人癸未進士隆武授兵科
給事中射死行營

吳聞禮字去非徽人癸未進士乙酉之難從唐王於福
建召對壯其丰采以僉都御史奉命巡撫閩上游慷慨
任事練兵儲餉爲閩師所倚重事潰閩江省詹兆恆一
軍獨全聞道赴之中途被執不屈死 壽鏞案忠節錄浙江錢塘人兵敗入山再招鄉勇赴戰死之
周定祏字雲翼南昌人庚辰進士與同邑紳萬文英進
賢胡奇偉同守廣信關同被執見殺文英字仲實南昌
人甲戌進士鳳陽推官奇偉字念蓼進賢人丁丑進士
富順知縣

王士和字咏艾金谿人庚午舉人延平知府城陷不屈自裔壽鏞案忠節錄字鼎梅號端肖又號咏艾金溪籍臨川人

王秉乾字口口臨川人丁卯舉人原任長沙同知家居練兵起義被執支解

陳鼎臣字符九永嘉人貢生戶部主事不屈被殺

蔡光璧字東汝晉江人貢生戶部員外不屈死

陳元綸字道掌閩人名重士林耆三十年聞變不食死

世之名下如陳先生者少矣

曾口口字口口峽江人曾櫻之子射死於汀州行營

鄭塤字宜伯歙人監紀推官陣亡開化

楊文薦字又和京山人癸未進士僉都御史督兵守贛兵敗投水不死爲清所執輒死

莊以淦字口口贛人監紀知縣城陷與其弟同死其弟贛遇難不屈死壽鏞案忠節錄字鼎梅號端肖又號咏艾金溪籍臨川人水號友蠡仰藥死

觸石死尤烈惜逸其名

劉曰佺字偓仙贛人壬午舉人

馬興明字更生南昌人壬午舉人

馬芝字口口湖廣人壬午舉人

黃尙寶清江人貢生

胡夢泰字友蘇鉛山人丁丑進士兵科給事中奉使至贛遇難不屈死壽鏞案忠節錄字鼎梅號端肖又號咏艾金溪籍臨川人水號友蠡仰藥死

候機部楊老師書

云中興恢復無日必不其然以高祖創業之功歷宗積累之德比之漢曆多歷年所此確確可憑者又先帝十七年宵旰勵精無時逸豫賊至慷慨決絕同聖后青宮殉社稷甚慘諸臣所不肯爲而先帝爲之此其憤鬱在人心者誰肯休歇云中興恢復有日則又未敢知爲何日也又朝端作用窺其意思似未嘗將恢復二字提出無有恢復之志自不容有志恢復之人南渡之已事可況醜婦誦洛神而怒此千古妬津也所痛二祖金甌拱手三讓東圖方中宮寢未安先帝之血痕不沒誰非臣子亦獨何心此方破涕爲歡彼將餂糠及米偏安暫安恐不可得且讒夫高張錢神孰契倒行而逆施之此忠臣撫膺長歎之日非壯士出手撐天之會爲老師計不如將一片肝膽暫自收按此際動卽造端語卽成謗深山密林尙有弋者之慕何言朝市不然聞聲加繒繳伺影來蜮矢爚爚

撞璧何益時事某初意亦快覩老師之出而今深見其有不可也石齋先生於十月十一日過鉛接教竟夕某謂先生此出尙闕將牢石齋先生則以苦於差官相逼當在臨安遲遲耳留書老師某失不鑰匱書笥中疇昔之夜鼠齧其角書中之旨當老師共出支廈耳恐齧我者磨厲以須矣修鷺湖書院自是某心最初已擇於此月二十四日起工矣初望老師居信州諸士得聞篤論不端座主盟發明異同指歸使信州諸士得聞篤論不迷趨向不意復歸蒲水猶望時賜發蒙堅茲道心惟

三西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祠記一篇文字關乎繼往開來取異徵詞匯同辨異非理學名言不足爲四先生重想續述前賢誘掖後進老師矢具婆心當樂爲之耳月初於徐門生處得一案殺天下賢士大夫其略見於乙酉紀下而公幾先獨炳言之痛心萬世而下其卽士英之爰書也夫勇事有本原捧讀師訓自是舜跖分界古聖賢諸大儒皆從此處斬關奪路先驅某雖賦質檮昧獨幸生性與利祿疏淺不於此處自信頗知審擇敢不堅持端軌擴充前路所恨二先人尙未入土扶服歸後兩足筋骨受傷疾發閱月數武爲蹇大事未了君親兩負運不應心鷺湖山下可言性命者甚夥遠違師範無所提撕楷式深懼德業未成淪胥及溺先天地沒爲愛我痛素誓或寒良足悲涕

與諸生問答

問何以破生死關竹曰人生定有箇死的處所定有箇不死的處所問何以分人禽路答曰迷行投網是謂禽制網而行是謂人

駭菴曰鉛山一書乃其後事之券也其與機部死同時同地古來師弟之閒亦不少概見哉獨以拮据中

三五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興之日而使天下賢人君子動色相戒裹足不前有爲鸞撞璧之懼焉雖欲不亡得乎馬士英欲借周鍾一案殺天下賢士大夫其略見於乙酉紀下而公幾先獨炳言之痛心萬世而下其卽士英之爰書也夫胡縝字口口廬州陵江府推官清兵至不屈死李信字吾斯興化人貢士廣東和平知縣詹兆恆字月如永豐人辛未進士御史起義山中豪傑響應兵敗爲金聲桓所殺

涂伯昌字子期江西口口人庚午舉人兵部主事清師

至冠帶自縊壽鏞案忠節錄新城人

感懷詩

癸未元日寓報恩寺值南北戎兵時同人公車皆住

秣陵感事書懷有作

白雪猶殘碧水流禁城元日恣嬉遊郎官客散五花馬公子香銷雲錦裘南北音書何處寄縱橫羽檄向誰籌懸知天塹應無恙也念關河是帝州

一派秦淮水月明紛紛流寓盡公卿時看紫陌新雞犬還向青衣問姓名落日犬旗聞出塞清宵羽檄又徵兵椒盤柏酒頻相勸來報年光早自驚

紫衣紗帽錦威蕤拜祝風光又一時桃葉渡頭春尚早梅花小墅月頻移驚心王氣征帆影過眼繁華濁酒巵漫說昇平歌帝澤玉簫持向夜深吹

劉同升字孝則吉水人丁丑狀元授修撰楊嗣昌奪情督師公邀同官趙士春劾之謫福建按察司知事旋復官時周延儒當國堅不出弘光時屢召不赴丙戌年起義據吉安無援城陷而死今上贈廬陵伯

孝則

槩菴曰盧陵文山故里也文山起家大魁今公亦然豈金粟後身與昔人曾刊吉州正氣一書繼續者公矣靈傑所會非偶然也抑予攷太祖起兵時死殉節之臣祀南昌者十有三人祀廬山者三十六人蠡潯廬阜之間山川秀潔與忠靈廟貌相映發者乃三百年以迄今日西江之彥先後殉國殆盡至虔州之役國難以後死封疆者莫此為多節義淵藪終始

國朝矣

明鄞高宇泰槃菴撰

縣後學何樹崙附註

後學馮貞羣張壽鏞補註

丁亥紀

槃菴曰自丁亥迄今多義兵特起因而被難者視前三年殉國之臣殆將半之漢唐以後亡國之時未有若此之多者然皆出於文臣名士不能穿札跨鞍之人而先朝大弁爲清驅除悉爲之糜爛焉斯非制科之然使門第膺辟之制行則其人豈盡克負荷者且數年死義諸文學使在承平非皆科甲之選乎本朝用人止此一途勢不無賢不肖紛出其間使舍制科而別途取士其壞天下事者正復不少也烈皇帝力圖新效破格用人庚辰特用史焞等一百六十三人吳康侯等一百人仍謁廟釋菜勒石題名至隆重矣厥後爭吏部爭故授患得紛紛以身報國者果誰氏哉

沈迅字公餘號寅泉萊陽人兵科給事起義兵執逆臣孫之獬數而磔之後事敗被執死最烈之獬卽上書北朝言臣妻首先放足者爲清招撫江西歸家閨門被殺齒齡不留

葉進晟字子器福清諸生與林銓同起義兵敗被獲清令招銓卽免死子器令取筆硯書一詩送之有到得死時方是我縱然頭在不成人之句清遂殺之

林銓字子野號恥齋福清人癸未進士知海鹽隆武時授吏部文選主事遷都御史過絕倖進務清仕源已而歎曰此潤色太平之事豈今之所急耶乃辭去出閩界募兵得數千人而閩事一棄鄭芝龍不得自行其志於是遣散其眾入山爲棺一具制布袍大紳書其上曰大明孤臣之柩監國至閩復起兵得義士千人約平海將軍周霍芝進攻福清有門生從海鹽來謁將歸爲詩遣之門人涕泣而去來日卽出兵親冒矢石殺敵數千日暮士卒疲勞不繼遂敗公死焉（壽鏞案忠節錄作侯官人）

遺門人詩

天地荒荒已如此君今歸去去何方山川麥秀傷心

淚日月刀頭帶血光屠狗市中聲忽變採蘭池畔志
徒芳寄言父老休相憶我死魂猶到此鄉

出兵

蘭菱當門不怨秋楚囚泣讖也空休拋他七尺留千
恨何必三年臥一樓月肯炤人雲作祟龍方潛豈蚓
遊遊誰能終古留高響博浪聲中五世仇

別親知

繞廊風雨暮歸愁鐙暗心明淚不收易舍妻兒惟戀
父無慚膚髮但多頭復仇到底落人後做鬼應居最

下流門外長江知我恨年年濤捲未能休

林汝翥字心弘福州人口口進士知沛縣妖賊徐鴻儒
之亂城守有功授御史魏監時公巡城遇火者曹進傅
國興擾金於塗杖之中旨乃逮公先數日逮工部郎中
萬燝內侍數十毆燝死於是公亡之遵化託撫臣鄧渼
投獄廷杖得不死監國之閩召拜兵部左侍郎督師攻
福清兵潰被執清欲降之不屈服金屑死 萬曆內午舉人 薦鋪案忠節錄作福建人

落伽山公以風濤願代母往比浮海將登岸見其母在
前就之則無有如是者再公甚惑之比歸問母母言自
汝出門每日於樓上環行身雖不往心切向之豈神往
與於是公奉佛亦謹子大湜大洪大浩大口國難後俱
棄子矜公欲倡義起兵或危之公慨然曰吾不忍世界
子女受此慘禍雖毒及家門不恤也遂同徐公趨聚義
於竹堂已破宜興入江陰兵敗趨被獲公出亡捕大湜
清知縣劉景緯問之曰汝何爲此曰汝當爲此寧獨我
問父何在曰此我之所爲父不知也又獲大浩曰此我
所爲兄何與焉乃同錮之獄中公間行之淮安淮人薛
繼周留之干三者博徒也素與公交跡得之來謁當是
時六安義兵起假稱史閣部從民望也三爲公言可往
從以圖再舉須得餉數千金爲資公亦以史尚在許之
公素與錢謙益厚謙益雖降清家居公知其心尚可與
言欲乞以餉爲書往三往至謙益謬爲恭敬延之密室
厚款三私作書言三不可信狀次日謬爲答書許以期
實至實乘閒易以詐書矣三歸公覽畢即火其書及期
而餉不至三頻詢公公屢卻以他辭三乃以公背己遂

首之清丙戌二月十三日獲公錮於淮獄復移廣陵獄
及金陵獄公自酖死清復戮公尸而繼周父子俱被刑
徙大湛等家屬於燕僧了元以金贖之歸公著獄中詩
十三首遊仙詩十二首不能盡錄

逢繼周薛長者橋梓

神仙是假隱非眞拄杖翛然斗笠貧當日吳門爲乞
子今朝石竇作孤臣孔融慷慨能容我張儉低徊卻
累人此地重逢腸已斷淒然無淚可沾巾

廣陵獄贈大生

悠悠三載夢相尋天外風吹此盡讐舊恨交頤秋更
苦新知促膝夜何深憑君好努將來力老我能忘過
去心只恐天風又吹送此生長別只於今

金陵獄中示諸兄弟

時時搶地苦非常手足拘攣起臥妨自信囹圄眞浩
瀁誰言枷鎖不馨香皇天后土眞誠鑒孝子忠臣歲
月長何必丹雞幷白犬此中兄弟倍難忘

冬至日口占

日行南至轉無聊滿眼香從何處消囚服自知慚管
仲紙錢誰爲祭臯陶愁隨弱線偏增長淚滴寒灰亦
動搖萬死孤臣空有夢雁書不到御牀遙

絕命詞

人間忠孝願平常牆壁爲心鐵石腸擬向虛空擊日
月曾於幻夢歷冰霜巖頭百里清音吼獅子千尋白
乳長示現不妨爲厲鬼雲旗風馬晝飛揚

友人爲予治木口占博笑

七尺昂藏亦幻形頭顱不敢負朝廷蒿烏莫怪丹心
苦螻蟻寧嫌碧血腥何必達摩留隻履底須普化振
鈴鉦桐棺三寸人間世寒食荒郊草自青

海寧獄中午日口占

飯筒相勸且胡盧進悴居然楚大夫續命誰添今日
線辟兵空說舊年符飄飄燕尾眞如艾錯落龍鱗頗
似蒲何處張旗仍握劍可憐一切總歸無

生日

狂余墮地是男兒春色平分月似規幸值神宗全盛
日況當先子壯遊時乾坤反覆今縲紲歲月蹉跎合
涕洟見說家鄉飄蓋古人曾否問恆飢

拈李卓老焚餘十首 今存三首

丞相當年燕市中空樓形影自煢煢三年飲血曾無也虎頭將軍詩絶書絶疑絶凡生平妙畫絶滕甚缺千載心期果不同帶血何妨啼夜月斷頭直似斬固爲好事者計取封識宛然詩曰吾盡登仙去餘癡絶可知天壤間工詩畫者不少求一癡人正不可得噬乎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闕肉倏豈非點兒也哉

揚雄人生合爲靈修死千古離騷教莫窮

小遊仙詩

亦擬深埋地下憂支離南北海中洲金臺昨夜方灰燼鐵柱今朝又橫流封豕豈能勝鉞甲妖嬌聊可試吳鉤低徊俯仰三千載天外尋天一寄愁戎馬生郊道阻修悠然我夢落滄洲世間都尉皆羊胃天外將軍是虎頭落落新詩如有畫招招舊社不徒愁

驚鷗懇君莫話登仙事仙子無人可訴愁

自註客有遇虎者無可奈何逃之虎背虎咆哮而騷勢不得下望見者歎爲神仙客曰汝知神仙腹

血小鐺煮石芽丹頭長違赤伏吳門卒詭說黃冠燕市囚同此星星長不死誰分決烈與眞修

故作微茫無限情人間忠孝性分明青蓮詞氣沾丹鼎先生自敘言太白遊仙詩未免丹鼎氣　黃子詩魂帶血兵今日逢萊悲淺水他年華表痛淪城不從愁裏噓眞火自是頑徒有恨黃冠歸去已無鄉稽山抗手招梅福滄海連熱血遺章今日仙遊知更傷白羽化來鑑憶子房此內眞詮還未得頑仙定向劫中亡　漫作微茫無限情滄洲何處一身輕青蓮解氣沾丹鼎黃子詩魂帶血兵明月碧簫聲邈莫寒潮畫角恨分明於今漢苑仙人淚散作瑤京風雨聲

陳子龍字臥子青浦人父所聞天啓壬戌進士公天才
絕出倫輩少而知名於時與機李夏允彝爲生死交舉
丁丑進士授紹興府推官十六年寇患已深朝野之議
有欲出皇太子於南京以防未然東陽人許都頗好事
遊於機李其師何剛謂之曰天下多事將及於江南子
所居江南精兵處也盍結其豪傑以待變此江左喪吾
之業也都信之歸而聚衆數千東陽知縣桐城姚孫棐
家富棐以其鄉邑不可居遷其貲於官所都衆無糧因
劫孫棐貲都不得已攻下三城瀏東震動公知都非欲

反者往說降之誓以不殺而巡按御史左光先斬都以
徇公倉卒不能得之光先深以爲恨遷南京吏部文選
司主事終養祖母毅宗偉其定亂改兵科給事中公聞
寇逼京圻與夏允彝何剛等練水師欲從津門入援而
北都已陷弘光即位馬士英自以擁立不協人望遂盡
疑當世知名之士意在澱王而公以素望尤見忌清師
渡江允彝縊死公建議守松江三月監國加總督兵部
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亡何城陷公旁皇山澤作爲詩歌
變徵之聲哀勝兆反正公爲之主遭周謙之密出至舟

時相和應

秋日雜感十首 傳節子曰陳忠裕諸詩已據本集校正

滿目山川極望哀周原禾黍重徘徊丹楓錦樹三秋
麗白雁黃雲萬里來夜雨荊榛連茂苑夕陽麋鹿下
胥臺振衣獨上要離墓痛哭新亭一舉杯
行吟坐嘯獨悲秋海霧江雲起暮愁不信有天常似
醉更憐無地可埋憂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識
故侯見說五湖供飲馬滄浪何處著漁舟
萬木凋傷歎式微何人獨與賦無衣繁霜皓月陰蟲
切蓍茵清笳旅雁稀阮籍哭時塗路盡梁鴻歸去姓
名非南方尚有招魂地日暮長歌學採薇

桑田海水兩悠悠汗漫嘗思歷九州星漢清深孤客
夜風雲蕭瑟大荒秋穹廬毳帳連天起野馬黃羊市
地遊縱與向平探五岳短衣蓬鬢不勝愁

金關珠櫬瑞霊中天門端拱萬方同鳳城南鎖黃河
隘烏道西迴紫塞通三市銅駝悲夜月五陵石馬慟
秋風玉泉不識朝宗意依舊東流入漢宮

妖星芒角掃黃圖望帝魂歸定有無軒后衣冠成異
代湘妃珠玉竟先驅虛傳龍種還天闕空見旌頭入
上都何日侍臣親灑淚手披荒草問金虎

南臺西苑柳如絲鳳輦龍舟向晚移春燕俄驚三月
火昏鴉空繞萬年枝橐駝盡繫明光殿苜蓿翻栽太
液池苦憶教坊供奉伎短簫橫笛譜龜茲

雙闕三山六代看龍蟠虎踞舊長安江陵文武牙籤
盡建業風流玉樹殘青蓋血飛天日暗黃旗氣撼斗
牛寒翩翩入洛羣公在賸有孤臣淚未闌

故宮樓閣照江清細柳青蒲日日生霜老蓮房殘望
苑風飄槐葉下臺城仙人露掌飢烏集玉女窗扉夢
草平回首蔣陵松柏路按騶調馬不勝情

經年憔悴客吳關江草江花莫破顏豈惜餘生終蹈
海獨憐無力可移山八廚舊侶誰奔走三戶遺民自
往還圯上隆中俱避地側身懷古一追攀

輓夏璜公

丹旐飄飄岸柳疏平蕪渺渺正愁予驚濤不盡鴟夷
血痛哭空留賈傅書華岳暮雲來大鳥沉江春草勝
文魚范張未畢平生語淚灑南枝恨有餘

二十年來金石期誼兼師友更追隨冠裳北闕同遊
日風雨西窗起舞時志在春秋眞不爽行成忠孝復
何疑生平舊約慚巽杵未敢題君墮淚碑

徐武穀字似之吏部尚書石麒之養子也嘉興府陷石
麒死之吳勝兆之降式穀與謀當事者窮竟得之亦死
於難

侯岐曾字雍瞻大學生峒曾弟吳中名士高陳臥子之
義匿之刖業事發與臥子同被執係之松江大罵不屈
見殺有一僕亦大罵而死初峒曾起兵公奉母以居至
是亦殉於難人稱之爲二難

夏完淳字存古夏彝仲子彝仲既殉節踰二年完淳年

十七與陳臥子起兵吳淞間完淳早慧五歲而知五經
九歲輒擅詞賦十三而博古文名聞東南及與臥子共
事凡筆札皆出其手事覺被逮就鞫南京有欲生之者
曰汝年少豈知兵曰年雖少豈遂不知兵曰汝口何不
惜身曰我死又十六年必同先大夫再來殺賊身又何
惜因顧其婦翁錢旃曰男兒死即死何能作求生狀遂
殺於西市

別雲閒傳節子曰夏節愍各詩已據遺集校正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山河淚誰言天地寬

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旂空際看

拜辭家慕人

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鄰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
循陔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

寄內

憶昔結褵日正當擐甲時門楣齊閥閱花燭夾旌旗
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弔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寄荊隱女兒兼甥侯武功

門閥推江左孤忠兩姓傳十年黃鵠詠三誡蓼莪篇
愧負文姬孝深爲宅相憐大仇俱未報伏爾後生賢

簡牛村先生

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自羞蓼獄鬼猶是羽林兒
月白勞人哨霜空毅魄悲英雄生死路卻是壯遊時

閩大鴻伸旅計

叩閽應有路兒弟竟齊遊盱眙同時盡夷融一日收
黃壚人已變清淚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驂待楚囚

毗陵邂轅文

宋生裘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爲君問古今

風塵非昔友潮海變知音灑盡窮愁淚還同故國吟

被繫待鞫在皇城故內瑞宅

孤臣魂已斷況復見長安歌舞愁雲散池臺落日寒
重來中貴宅空掛侍臣冠一片銀鐺影還同劍佩看

御用監被鞫贈拜孝陵蔡紀

城上鍾山色松杉淨翠微朝光羣鳥散暝色二龍飛
璽月沈銀海金風翦玉衣孤臣曉拜近泉路奉恩暉

七夕步蠡水先生韻

忽然秋滿地愁裏度良辰有酒還同醉無衣豈獨貧

月明河鼓動露落海閭新欲就君平卜升沈數未眞

虎邱遇子高

竹馬交情十七年飄零湖海竟誰憐知心獨弔要離墓亡命難尋少伯船山鬼欲同江上夢楚囚一去草如煙姑蘇明月愁人醉薊燭無言更惘然

繇丹陽入京

萬里山河拱舊京楚囚西去淚如傾斜風衰柳丹陽郭細雨孤帆白下城殘夢忽驚三殿報新愁翻憾一身輕從軍未遂當年志遺恨千秋愧請纓

西華門與同難諸公待鞫

同舟今日半南冠魂斷雲山舊築壇仁壽鏡移江月落景陽鐘動曉風寒誰將杯底消秦獄卻向囊頭識漢官相對銀鐺趨右披夢中猶作侍臣看

細林野哭

細林山上夜烏啼細林山下秋草齊有客扁舟不繫纜乘風直下松江西卻憶當年細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昔日曾來訪白雲落葉滿山尋不得始知孟公湖海人荒臺古月水鄉鄉相逢對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氣親去歲平陵鼓聲死與君同渡吳江水今年夢斷九峯雲旌旗猶映暮山紫瀟灑秦庭淚已揮髮鬅聊城矢更飛黃鵠欲舉六翮折茫茫四海將安歸天地蹐跼日月促氣如長虹葬魚腹腸斷當年國士恩翦紙招魂爲公哭烈皇乘雲御六龍攀掣控馭先文忠君臣地下會相見淚灑閶闔生悲風我欲歸來振羽翼誰知一舉入羅弋家世堪憐趙氏孤到今竟作田橫客嗚呼撫膺一聲江月開身在羅網且莫哀公乎公乎爲我築室傍夜臺霜寒月苦行當來

錢旃字彥林口口人口口口與陳子龍同事殺於南京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監國命爲總督率總兵蔡德贊守備畢從義陳邦定等統舟師大舉接應吳勝兆戰於鹿苑忽颶風大作戰艦盡碎爲清所獲駢斬南京吳易字日生吳縣人癸未進士起義攻破吳江清援兵至退入太湖監國封長興伯清騎經湖干者屢爲公伏兵所獲北朝苦之遂大舉入湖麾於烏金港遂被執殺於武林

鼠菴曰日生不鷂之七人有言其雖起義兵日與其軍中少年打馬弔縱飲不事其事其被執也亦無必死之心多以此少之然始於起義終於殉節大德靡虧矣又有言其有家妓香娘者公既死有欲淫之跪曰我既失身爲妓尊守貞乎但念吳公一念不忘故君吾又何忍忘吳公乎宛轉求免聲淚俱下虜亦義而釋之迄今尚守卻不嫁人觀此則吳公亦必有所以感人者雖一妓亦知其忠誠矣

楊廷樞字維斗長洲人庚午解元魏忠賢之逮周順昌先生之門匿於吳江之蘆墟不薙髮吳勝兆事敗清搜村落之伏隱者至蘆墟廷樞曰必爲我也卽出詣營大罵四月廿四日被縛餓五日不屈被殺其妻費氏女觀慧俱罵賊而死

絕命詞

余自幼讀書慕文信國之爲人今日之事乃吾志也
四月廿四日被縛餓五日未死大罵賊未殺未知尚有幾日未死遍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胸中浩然之氣

罵賊常山有舌鋒日星炯炯貫空中子規啼血歸來後夜半聲傳繞寺鐘自註時余在蘆墟泗洲寺
有妻慷慨死同歸有女堅貞志不移不是一番眞患難誰知閨閣有奇兒
近來買國有鬚眉斷送山河更可悲幸有一家雙母女綱常猶自賴維持
蘇州有明遺士楊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立身行已事不愧乎古人積學高文名常滿乎四海爲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問者五十三年作士林

鄉黨之規模庶幾東京郭有道負綱常不散之重任願爲南宋文文山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月則孟夏之中方隱遁於山阿忽罹陷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有妻費氏吳江人歸余二十餘載有女觀慧適張氏年亦二十餘春罵賊全忠不愧丈夫之氣概舍生就死殊勝男子之鬚眉一家視死如歸轟轟烈烈舉室成仁無愧炳炳烺烺生平所學至此方爲快然千古爲昭到底終爲不沒但恨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尙辜累朝所受之恩魂炯炯而升天當爲厲鬼氣英英而墮地期待來生舟中矢志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以俟異日願我知己面付遺孤如痛父母卽思忠孝垂後之言以此爲訣四月廿八日舟中筆

劉曙字公旦又字稚圭長洲人癸未進士里中某起義假公名公在外實不知也某敗幷逮公他所至南京赴鞫洪承疇署所是日於署門外始見某問以並未見識何相累也某言知公忠義鳥可外公且非公名無以倡衆望公曰承公知已寧得不爲公任死遂入俱承一無所諉遂見殺貞翠案金堡南昌尹劉先生傳云丁亥以兵掩捕與此異又云乙酉授南昌知縣未仕而金陵失守江路絕歸隱蠡口又案公旦有節必居槩八卷補遺一卷有刻本

虁菴曰劉先生之事斯亦奇矣世有始與同事臨難推諉冀緩須臾死者卽在兩相然諾生死共矢之人其聞劉先生之風能無愧死哉雖然如某者身舉事而必假其名以倡衆夫亦服之於其素也則論劉先生者寧必在任死俱承之日也耶

陳萬良字鳴皐仁和人起義湖中監國授都督同知掛平吳將軍印總制浙西命戶部輸之餉所謂征西之軍也師渡錢塘仍入湖踰一年初公與同事魯美達者厚後以事相失達附降知公出入遂導清計擒之然清亦惡達反覆臨刑之日先斬達於公前以謝公復殺之梟於衢口露齒如恨狀踰年如故

虁菴曰佛書有言狗子亦有佛性其虜殺魯美達之謂耶

陳子壯號秋濤廣東南海人己未探花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清師至廣州公謬降遂起義被執舊內閣
黃士俊何吾騶已降附同佟養甲坐廣州演武場鞫公
張家玉亦起兵養甲拱手言老年翁汝不比家玉家玉
未降汝降而後叛罪加等公言我降者欲觀汝虛實耳
因目士俊兩人汝作汝事我作我事遂磔死（壽鏞案罪惟錄字集）

（生號秋濤又案罪惟錄無降而復叛事）

檗菴曰國難以後不愧科名者則劉湛六劉孝則余
武貞狀元公則榜眼仕於清者則錢謙益陳之遴高
爾儼陳名夏皆至尚書或入內閣而魏藻德以先降
爲破和淚拖來到馬欄胡服詩曰安得蜉蝣易生死猶
存楚楚好衣裳上丁釋菜天章入文廟痛哭偶守朱從
義執而笞之下獄天中節前一日爲絕命詩曰待酧蒲
酒心先飲未浴蘭湯骨已香飲鴆卒（壽鏞案忠節錄作葉尚高字而立樂清人又案葉太守另爲一人永嘉諸生被執大罵死）

陳世亨口口瑞安人浙東建義授中書舍人兼攝鄧
潭審理清師至溫晦迹山中閩監國入閩丁亥十月初
四以一旅復安固援兵莫繼被執罵賊死
洪有文閩人丁亥二月監國至閩復漳浦以有文爲守
五日而漳浦復陷有文死之

杜懋俊字英侯鄞諸生世居管江過宜謀起兵亦與盟及事洩據管江拒守淸兵至矢發如雨公重傷忍痛大罵依牆而斃數日屍立不仆

杜兆祐字承芝鄞諸生懋俊之叔與謀被執戮於市砍十二刀首始斷直立不屈

施玠字仲英鄞諸生父翰故都督僉事總兵過宜之謀興復也玠破家從事後同杜懋俊守管江死於難

林化熙字皞如福淸人隆武元年授國子監博士福京陷避之海口鎭平海將軍之復海口而旋失也得化熙

執至部院張存仁所存仁意欲降之問曰吾聞海上周崔芝脅人留髮爾不薙髮受其所脅也化熙立而笑曰人生髮膚不能自主而受脅於人耶若髮可脅之而留汝今日亦能脅之而薙乎存仁怒置之於獄中化熙賦詩有鐵骨凌千古冰心扶五常之句明日存仁復欲降之不可使戮於市過隆武登極之行朝化熙趨入朝門坐地上爲騎卒曰我大明臣子也當死於是於是口占一絕云吾頭帶吾髮吾髮表吾心一死還天地名義終古欽命在旁者書之而欽字誤書爲矜字化熙視而改之乃就殺

林學舞口口人平海將軍周崔芝參謀也趙牧常熟人初鄭芝龍之降也淸師尙未至納款散遣閩隘水陸之師以待隆武帝命崔芝出師蘇松芝龍中沮之滯於沙埕及淸師入閩芝龍在南都檄崔芝會於其所崔芝將以師南還道過督撫張肯堂力止之崔芝不得已而至南海始知芝龍降淸爭之不得學舞陳降淸人不可芝龍不聽監軍朱永祐謂崔芝曰虞山趙牧其人勇士也我欲見之芝龍而刺之以成千古之名不果於是崔芝移師海壇其明年正月復海口海口崔芝之故鄉也以趙牧爲總兵令學舞守之夏四月淸攻海口牧出戰殺四百餘人淸益兵攻之城遂陷牧及學舞皆死之

芝龍知鄭彩迎監國至閩索之急彩力不能禁乃匿監國於他所而以南夷貌類監國者服御服在舟中使一人守之乃謂芝龍曰彩欲出監國而難於爲詞不若公使人取之於是語守者事急則縊南夷以尸與平國使者已而大兵挾芝龍北去事得解 附註

雪交亭正氣錄卷五

明鄞高宇泰檗菴撰
縣後學何樹萮附註
後學馮貞翥補註
張菁鏞補註

戊子紀

檗菴曰戊子之紀皆爲余亡友諸人事也憶自丙戌仲夏淸師渡錢塘余自里中奉母入山迄孟冬之望有蠟書從海上及余爲偵者所得夜將半有十餘騎逮余去嚴訊數四余忍楚不承鎖獄兩閱月終以賄脫其明年吳楚路通家君自西楚歸而華王諸公朝夕過從促膝論兵自夏徂冬事垂成而忽敗而華王諸公相繼就縲紲矣踰月爲戊子人日幷逮家君送省獄錮余及妻孥於一室數狠卒守之數月而事得解譚華先生有手書難泯滅而家君幸無迹可據耳寸絲刓器皆沒入虜止幸存殘息而華王諸先生於五月就刑瞬息之間八年於茲雖鍵戶屏絕世事期不負此初盟而靦然偷息以視亡友能無少愧乎當是時錢補樂治兵於閩從海上興復數郡直困福州

師初起公貽胡書未達爲人所得有首其事於官者因執公越三月戚虜伯如期出師舟抵城下而公已縲紲同謀者或逃或亡時海道標亦有密相訂共舉者以事既變不敢發內應閒然而歸而亦無敢格之者時丁亥十二月初四日也初巡按秦世楨至寧波將於是日往台公欲乘各官之送襲其虛會事覺世楨遲遲不發事遂相左公就訊之日岸然不承問以誰爲主謀則曰有之太祖皇帝烈皇帝耳卒不及他戊子五月初二死於市臨刑慷慨自若妻陸氏聞欲徙燕沐浴更衣從容自

縱公在獄自號過宜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然則余過何不宜之有壽鏞案先生有過宜言八卷後裔華永祺收藏今壽鏞手校付梓矣

對簿錄

寧都梁古擬古惟癡心者偶中其實耳是以口邊忠節前修亦愧故不遮風雨盜獲奢藏慨任戈矛凜看荒冢葬戎時睨宗邦濵父頻覷鷸蚌近難冒蒙同患非云一我僻存血性蹈仁夫豈無人或者愚不敵智偽足掩純以致誚疑各半實望多誣承道口巨公信覈兩番對簿存一時事敢欺心筆誑彼罪知

旦夕不能坐口明心而力薄知短不能奮飛適有爲姚江王職方介紹云練有精兵千當移復紹師復寧急須公札往請耳予神思頗疑殊覺不鼓而同事友勇往甚促札往札已行矣又嫌機事未盡恐呼吸未可靈也促易札札無從追因用前名續發未幾直指駐寧寧郡舊紳原任太僕謝家富耦國掩耳大明二字藉手首訐希圖邀媚值職方事露其寨中藏悉被獲而同盟名多與所首符以二之日戊辰余首就逮荷鐵入獄籠家尚未知也踰庚午忽澥兵薄城頃之退去而監國大學士謝亦械癸酉赴直指訊先訊謝謝頻叩地稱述清功德及表己向推誠靡敢失此生節至意頗直指萬年德音介福啓後備致乞憐態且曰治民若有異心未敢出兩次首也命之退乃避左左出謝揭二其一載有屠獻宸董德欽董志寧王家勤楊文琦文璜文球七人一則李文纘及余夏及慈水諸馮氏也復出職方營所獲同盟帛書二指余名曰爾名耶曰然指屠董諸名曰何等人耶曰秀才耳極善讀書曰誰爲首曰首余余年長且兩書皆出余手筆曰何爲其通賊也曰非敢通賊通有心大明者耳曰爾輩與王翊稱義盟弟竟同飲血酒乎曰未也難道我北人亦可與爾稱盟弟乎曰有心大明雖天下人皆同盟也曰爾通賊宜死信言之吾當生汝曰求生細人之行不欺儒者本心若云忘大明即是有欺只今尚恢復不來兵馬莫集糧草莫辦徒懷耿耿謀乎曰謝三竇最爲寧郡人不齒甲申之變猶居鄉

也弘光皇帝蒙塵彼竟降附迫錢刑部起義王武寧
執詞問謝罪彼自贖監國幸越不次入東
閣惟聞暮夜金即用千金買美姬行樂耳坐陷錢塘
急切奔降而大刊揭帖告當事明歸心大清赤忱是
一反覆小人行同狗彘也此好事豈有他分惜與他
同獄未免抱愧耳直指點首者久之又問余李文纘
曰明朝英俊向同古文社今五六年廢筆硯亦疏矣
又問馮甦馮家楨曰慈人耳地隔且喔咿嚅唲子也
復出揭問楊文瓚何如人曰是一名孝廉然極文弱

鄉居不求聞達者直指色忽厲曰難道爾一人謀叛
耶我欲生爾爾尚抵塞我嚴刑爾矣曰爲大明則七
尺已拌雖鼎烹曷懼苟僥倖無死而支吾粉飾何以
對大明何以信友前年薙髮雖因小人有母然監國
在閩永曆在廣明正可與何敢輕死直指倏和顏手
指帛書中奴罪貫盈語曰此謂順治不德乎曰然天
亦悔禍曰此云天意屬明乎曰義旅四起曰天下起
義者多與曰是也至布置已定發不待時曰爾如何
布置有說則生無說則死曰心腹腎腸肝膽皆布置也

亦何言既已爲大明則聞爲恢復計無不色喜苟有
可通不能不大言以壯任事之氣又何藉區區實布
置爲直指又點首者久之余又曰誠能布置豈無一
番舉動奈生長濱非其地眾心懼禍無其人獨存
介石以號召濱內之有志興復者耳直指若又點首
然者曰屠獻宸何人親耶余不應又問曰屠宸即獻
宸乎余又不應又曰屠與董諸人何在曰初二日即
出就逮經今六日奈何向獄中人問未獲耶曰同謀
豈止五人曰安得盡人而望以忠義也直指又若點

首然者復肅容云尚可質言以免爾死曰蒙靈顏曲
詢豈不惜死但成仁取義止慰寸衷亦何憚而不甘
心正法以表素志直指又點首者久之乃命余下呼
詢李李猶強項不承謀也呼詢馮氏馮惴惴哀告乞
命耳於是發謝及馮李赴會議所聽道勘釋而監錮
余司獄中李自願伴余於獄適倪廷評玄楷因蓄髮
被仇家首亦受刑被獄相與共入牢籠彼此和歌曼
花傳奇中木公不肯屈魔鬼纏綿道諸折歡笑徹旦
余私擬公孫杵臼侯生田光輩意玉成同盟肥遯人

他日報成事也未幾而楊氏兄弟被獲矣聞長兄文琦慷慨無厄詞余淚淫淫下卽間道解屠董赴台見直指余不禁頓足穿履底以臘盡十有九日府奉道所遵院文取余同楊氏兄弟與李及馮及王董面鞫定罪時王董尙未出家屬被縛耳然王被拘丁搶毀無餘矣除夕屠董自台歸聞其力卻專嫁罪非復平時激昂態徒養有爲也旦晨賦獄中八韻寄噩越七日府又遵道所轉院批再取余及屠董與楊文琦等嚴對簿必欲質屠董不同謀幷帛書中布置已定八

字且曰爾不求生已矣良心已昧別人豈可誣得曰前對按君一字無欺曰屠董與爾並不相識而書中何插入他名耶曰亦爲諸友平生談忠說孝指矢天日故爾曰得毋借屠董名士名煽惑王賊乎曰論職方王翊余亦素昧平生也因楊友文琦面善翊而余喜其有恢復志或藉以早見日月遂不禁走筆之迅也何爲而有屠獻宸又有屠宸也時余憫屠董因念錯求生致家焚雪慘今直詳所以則屠董死矣寧便贖身又重違平日面面心諸有如社稷山河毋敢負自許許人終始肩罪一若直指鞫訊時必不言特舉筆屬余耳幷不言同人知有是札也竟府未之察也叱余奸甚巧借他人名首尾叛賊而事成功獨擅事露他歸罪誚眞大盜耳余曰假讖禍隨其後曷不竟脫已名且苟有旦暮心寧不能他一及天下豈與八共有利害而罪無旁讓之理穿窬者如是乎竟府閉目搖首已復曰清朝有天下二十餘年刑簡賦寬急行科舉有何虧負多士竟不記兩年內我諄諄示諭耶曰自祖父來受明朝太平德澤登仕食恩身亦膺

先皇帝寧郡餘幾十餘年且叨弘光先帝南都恩貢人生君父有幾就如一密交好友或隔絕他邦或他鄉遇難亦時時在眼可歸則歸之否養其子孫克紹箕裘豈以君父而膜外置之誦詩讀書傳舍君父誠未敢也犒今尙恢復不來祇虛聲耳韋府乃正色直腰昂首大言曰按院命我嚴鞫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八字須一一招明免受刑夾曰按院已知此八字爲空言矣弄筆虛張總不離文人習氣也問太祖高皇帝聖諭毋作非爲爾密行布置思量內應非爲不若

是乎曰今日之事天日在上鬼神在旁公論在天下
是非在萬世余身不能挽一石弓家不能足旦夕儲
只用胸中一團赤血上答高皇帝若布置須必集兵
兵以餉聚餉從何來近者家不藏甲戶無寸鐵兵器
何來余定海人也居郡城久城中無故而聚十人必
駭人觀聽則何處爲結寨屯兵地況僻處瀕濱未可
用武按院曾然余言矣於是作勃然狀曰我嚴刑之

下何求不得爾不招供俟夾耶曰人非木石誰不知
夾後言不若先夾言今日夾亦死不夾亦死死已不
避何嚇嚴刑曰清朝曆數已歸無賢智愚不肖知之
陳臥子陳萬良及起義諸人立卽覆敗江頭數百萬
人馬一朝潰散今兩京十三省悉遵正朔而復癡想
有大明吾豈不愛紗帽天兵到處疾風捲籜敗勢如
崩不得不知機就職假使天不祚周雖尼父汲汲無
益矣曰晉失一甲子一彭澤能存之孔子知道之不
行而遑遑焉伸君臣大義無敢廢倫也一手不援溺

一木不支廈閱廣爲晉昭如日星則聞辨得恢復事
豈禁神往果自能布置從丙戌夏月今年已踰半何
容隱忍抱膝耶曰無鄉紳與謀耶曰悲夫何言之苦
耶大明無鄉紳久矣卽有亦膏腴潔衣多買田產爲
子孫計耳否則擁姬妾傲物取快一時如與大明結
沒世不可解之仇矣安得鄉紳只苦這幾箇秀才爲
書明倫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昧一戴紗帽狼心
狗行無復人理章府厲聲呼夾余暈地余高聲
應曰有同謀有布置曰說來曰崇禎先帝造謀弘光
皇帝統兵其餘大學士范景文四川御史陳良謨南
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杭州府錢塘縣知縣顧
府不許余大聲呼再夾余絕而復甦昂首應云余不
能再見老母矣老母老母何苦首余太祖高皇帝何
苦立讀書一科多方培植迄今二百餘年獨令讀書
人受苦也余被讀書誤矣文人不可受刑盡人曉得
讀書應識是字文人應解何苦何苦不過死余已耳
乃命緩夾時幸方寸不亂故無囈語然亦記十之五
矣蓋問答頗煩瑣卽口出亦不能盡憶約略所聞皆
邪詞遁詞也余自分明則義清則頑心安意肯酣鬯

如有神助而於是知正心誠意併易所言窮理盡心以至於命之學果不獨擅戊子一月十五紀

與家大人書并詩

恭惟先生以天地祖宗社稷憑依之身而陡蒙大難夏處獄中藉是卜興滅寖不渝惴喜聞不屈而歸夏處心愜矣悠悠之口動幸先生得白夫此事此心亦何可白總令彼無敢奈何而後得以告無罪日月之食可見不可更祇重知人欽仰耳夏自就逮以來願濺頸血以報畣大明以奉先生而不能不思完手足以還父母兩次受拷幾無全體又出慷慨承死之後誠知有故豈敢稱冤目下知卣一破械不勝加額但直指一案決無盡脫層壹兩公思留身有爲破家誘卸府招大爲超解巧織夏以圓名逼脅直指斬一人以活諸人則舍夏其誰夏見之甚卓所由安坐俟死也小堉肝膽眞潔稍習練達蒙名賜字成造小子奭厲後進爲異日麟閣名地想小堉愈痛自刻責矣昨傳台諭囑存獄中諸札及生平善逃前年逃難時悉毀笥稿因坐失錢塘不獲行胸臆嫁怒筆硯自覺憤激過正夢中殊多悶悶丙戌六月來頗吟詠見哀同舊歲獄中所賦彙帙存次堉處然總不存理也府獄通貽大抵信手抒懷非痛加芟削必重後誚卽對簿斷語挺觸鄉賢大怒夏重保全諸紳不敢不用偏辭何暇中分黑白惟先生知夏耳夏最究心易學與史禮詩樂等書及今咸屬缺編獨操縵集於南京成均鈔出徵有鄙參無一圖不用手摹者當簡呈裁正併賜一序或獲附傳世也夏羽翼已鎩索枯伊邇扶目懸門魂能爲厲嘔血望祈吉脫難寫敬上贈章想無

齒冷

一聲啼鵑萬山赤錯雜披丹眾彈射珍重秬鬯不易祐絕地通天棨三尺餓夫扣諫羞視景裸將鎬豐倫薔流言叔孥育嵓氓皆帝系城野呻吟豈戰哭抱孫哀父泣中身忍縱豺狼殘骨肉牛豕橫謀難異同渴渴濁弈砥柱獨恐污僞畧棄平原倒印司農憶禱祿斯罪生成原冀贖愧對羌囚上下直拘縱視扮鬼伎倆剛直何勞能白黑歸平湖墓大人開覆索星耀元老色重新楹桷問曾孫稼穡圭田親仁粟嗣徽潢滴庇阿

衡功祈師保跪投桮勁挺梧桐檣鳳凰泛愛荇藻泛
鳧鴨洗空野馬多土臧出腹經綸陪奠祫佳兵堂上
潛雨丸焚揣背芒望衷甲名山草木動長年梳刷冤
帚繼手狎領袖健觸呼角鷹灑血飛毛啄怪蘆孜時
逢可執若吞樊籠掠翅渾忘折

旦晨八韻

單心存甲子赤血漲屏軀通昔悲遷就違時別否吁
帝咨元日重月正面南殊竹簡詳巢鴻椒盤負哺烏
果誰肝膽薄同患是非愚毀辱訴憤慘捐殉絕寡孤

篤倫敢問黨論品懼嗟觚死法倡吾拙前編錯怙迂
對簿受夾脛辱
祇因頻念祖摧壓執多端弔唁拙詞畣堅貞無色寒
如憂舌嘳血故毒足盤跚目眩花旋黑身孿髓並剜
未瘳心疾困索遂肉糜歡世事蘇門嘯人倫蜀道難
夢中能執爻醒曷涸追欄惆悵闔傳語將毋文士嫉
肆毫曰烏乎倚伏之機豈易測哉華先生被首入獄
矣而首之者素見憾於口海道且憾其不從己首也
識兆錢唐涸屯從旬甬移寡言俱納組無啄不迎旗
劍氣鳴寒篋纓襟列貝楣莫興慚鼠技偕作得鳩司
海師既退之日卽誣以招致之罪而錮之獄與華先

露布蘸雷筆星羅掣電麾蛟關囘虎節雁宕訝龍旂
欲殺寧防虺捐生豈顧螭倘飽軍經百蝸睦梟費紛劑
桀弁嗔攘粟肌營苦畫脂總因蠻觸競遂使膽薪嘗
長子師誰濟書生數亦奇弁濤失怒馬凌墅逞凶罷
痛哭嗟何往徉狂恨不支媧皇天莫補夸父日還追
燧火更修算星虹協銳思滄溟聯舊讎嚴岫特新師
劫操文然炬鋤羸孺子椎震鄉皇旅集守隘敵鋒馳
倚外雷霆驟踣中腹背敵飛緘遊剋日衷甲近需期
秦赦俄先洩莒謀豈暗鏡樓船驚白晝囹圄慘陰颸

袁忠節正氣錄 卷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袁粲功奚就周彪事豈差慨慷抒對簿俞諾勇承詞
身傍梟陶側過援姬旦宜填膺惶恐意對紙笑啼頤
大誼明枷鎖人倫護鋸劓義聲沾路袂芳聞更闔褵
罔愧良人目彌令節娛怡書纓懸墳赤形簡映巾綦
並化春鵑血偕啼南樹枝愁予同信誓與子共艱危
生死雖長絕曩今敢或歧播逋哀面寄剛烈企昭垂
學豈揚雄誤名應張儉推停雲迷惻緒落月緬逍姿

楊文琦字瑤仲鄞諸生隆武授惠安學教諭聞潰歸家
白水徵符後黃泉吐氣時

楊文琦字瑤仲鄞諸生監國授兵部主事與華先生同謀興復事洩被逮恐累其父自鄉入城就獄與華先生同死妻沈氏自縊

戊子春日奉笞父親獄中可讀書諭

圄底愁雲慘不舒遙憐眷色到荒廬平生報國慚無補一日思親痛有餘斷頸直須聞道後了身還憶拜師初此時正可親賢聖嚴訓勤拳敢背與

題壁詩

生爲大明臣死作大明鬼鐵石或可磨貞心良獨遂
天生七尺軀固敢自卑菲松柏歲寒青謝

楊文瓚字贊玉文琦之弟己卯舉人隆武授貴州道御史守杉關聞潰隱於泰順五閱月始歸家兄琦事洩幷被逮訊詞已寬之而在朝有欲殺之者釋而復逮故死後其兄二十日妻張氏視殮不哭語其舅曰兒不死無以成夫志自著殮服召畫工肖其像沐浴更衣拜辭宗戚宗戚無不掩泣而彼談笑自若徐縊於牀一時同難

諸婦聞其風皆守死不辱張倡之也

屠獻宸字天生鄞諸生監國授兵部主事與華先生同謀起兵時海道中軍陳天寵仲謨皆北人統北丁百餘

人公苦心招之皆應命已剋期舉事而華先生先被執
隨逮公與華先生同日斬妻朱氏自縊而二人事俱不
洩及公庭鞫被刑二公左右之力居多
董德欽字若思鄞諸生清師渡錢塘納衣巾於文廟後
與華過宜同謀被執同日斬於市妻子徙燕
龔菴曰層蓬二人之逮稍後於過宜過宜首已俱承
而二人尚未鞫韋府招之行賄覓其獄詞二人破家
與之故爲過宜對簿錄中所譏然二人見過宜既已
獨承似無妨於推卸而過宜自居激烈欲概望之同

人量亦未廣矣但賄既納而獄詞仍無所出則何如
烈烈轟轟爲無憾哉嗟乎死生之際亦難言也
王家勤字貞一鄞貢生高才博學與華夏齊名時傳王
華其子即華婿也監國授公評事後與夏密謀赴閩及
夏逮遁入舊江招集拒守被執斬於杭州

卣一有九愍詩　愍年

馬長如許齒堪增踏遍春王瑣臂執受性剛占三
戶浮箭欲欺今五陵護燹續書偉宜疑試藥爲醫驗
折肱悲咽透外高秋志翻然牛蘆衛飛翔

華章雲飛全師來歸新建王克古田沙縣尤溪等縣朱成功克同安等縣曹大臬克建陽楊耿及大學士朱繼祚克興化當是時錢肅樂爲兵部尚書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清調江西兩浙之兵來救於是所復郡縣復陷戊子三月陷興化帽自縊時爲吏科給事中湯棻字方侯嘉善人監國復興化命棻爲興泉道守之及陷興化緋衣坐堂上被害

王祁江西人爲鄖西王神將初營於建陽山中鄖西王既復建寧祁攻郤武清城守甚嚴祁取几桌數百置火

繩藥線其上遇黑夜順流放之環城而過城內以爲來攻砲石交下遲明方知其僞已而復然一日祁以兵搏城下守者習之不疑遂復郤武至是守建寧閱三月城被陷祁猶巷戰自焚死

王恩及長樂人以縣令歸里監國徵爲御史時再陷長樂服毒自盡妻李氏同死

朱繼祚莆田人大學士戊子春同安伯楊耿攻興化僞守道彭遇颺故弘光時之御史也來納款令其守將出戰登陣立大明之幟守將以爲城破不敢復入於是遂復興化踰三月清師復陷興化及莆田公死之詳鏞策忠節錄

字立望

號胤岡

郤廷諫杭州人莆田既復以廷諫爲知縣至是陷死之

鄢正畿字德都永福人兵科給事中再陷永福賦絕命篇投溪水死

林逢經字守一口口人御史以文名於閩中有通鑑甲子圖行於世永福之陷赴水死

明鄞高宇泰聚菴撰
縣後學何樹崙附註
後學馮貞羣張壽鏞補註

己丑紀

巢菴曰年來死難之臣或以一旅屯山中至是而敗者或變名遠引爲人蹤跡者或久繫臨刑者予掩卷而歎曰孔子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之者誰天使之也可不可者聖人論理之詞也蓋曰天使

人由之不使人知之也雖然豈徒爲庸愚之人言乎惟觀之聰明才智者而後知天之所使者神也夫當大事既去之後朝解師而夕就刃矣以九鼎甫遷眾憤環起之日尚不克有成而欲以隻身奮臂病狂者所不爲也且彼以時尚可爲而爲之乎不至如是之昧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而且目不覩孫吳之書手不習弓矢之器徒取殺身覆家之事計不旋踵舊舊然而葬之部將董世尚等同死者數百人

死忠節錄作吞金未絕自縊死

威虜侯二女長十五歲次十二歲長爲盧若騰婦也戊

廉鮮恥之人乘君父如飄塵等倫常於糞壤人心不至歇絕不止而天又將何以爲天耶是則孔子所謂不可也或曰人各有以自盡爲以歸之於天不知古來忠臣孝子之自盡者何一非爲天而盡也是皆天默使之也然則不忠不孝之徒所謂自絕於天者也

壽鏞案此序原佚今從續甬上耆舊詩補入

劉中藻字鷹叔福安人庚辰進士授行人隆武授兵科給事中浙閩既陷魯王入閩公起兵其邑累進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能激昂富人使出其財故一時聚兵最盛攻破福寧軍聲大振與鄭彩有隙監國使大學士沈宸荃和解之不得清督撫陳錦率援師至公據福安城守之與力戰清卒尸日積城下清帥大怒圍之數重城中食絕士卒守埤者皆餓不能執戈公一撫巡則蹉然起已復困殆終無叛志自戊子十月被圍至明年四月凡七閱月城陷公爲文自祭以虎藥自毒死陳錦入拜而葬之部將董世尚等同死者數百人

壽鏞案罪惟錄號洞山作服蠱

威虜侯二女長十五歲次十二歲長爲盧若騰婦也戊

子從閩海至舟山定西侯張名振駐師南田以舟迎之設宴長女曰我盧家聘女見父而來今父未見安有中途赴宴之理辭之定西奇其言父嘗與之金密縫搭膊繫於腰閒婢輩詢之曰處此亂世我輩何能自保萬一有難須赴海水腰有所繫庶不淨尸辱親也己丑九月二十四威虜果被害事見別紀長女先往赴海次女曰與姊同就死何棄我乎遂同溺焉

姜曰廣宇燕及江西新建人己未進士弘光初立公爲內閣大學士馬士英惡之以其同史閣部諸公爭弘光不可立也遂歸戊子歲冬清將金聲桓反正於江省公與同謀事敗公遂死之時在己丑正月也 壽鏞案忠節錄字居之號燕及

鄒魁明字彥先南康建昌人丁卯舉人崇禎時爲職方主事以起義被殺歲在己丑爲江省金虎符之事敗也

絕命詩十首

被執

一朝兒虎擁如雲七尺欣然付與君未死幾年成欠事這回句卻舊移文

辭墓

瞻依先壟只斯時不孝微軀未可知叩首不須頻下淚九原相對正如飴

忤帥

填膺熱血詎能平九死緜來一羽輕逢怒也知憐百口苦無媚骨丐餘生

悲弟

伯仲聯翩擬並飛雲霄萬里雁行稀可憐尺組成囚伍志節將無繼採薇

悲兒

兩兒同繫逐東西忠孝人間好事齊拷掠聲聲呼父母崎嶇腸斷鷓鴣啼

悲姪

僅餘弱息十三餘倩顙方期讀父書渡口見兒攜馬後驚心宗祧竟何如

夜縛

綑痕棒血滿身殘辛苦兒銮驚夜闌自古逃刑非我輩飛霜暑露五更寒

將刑

十年待罪魂楓宸雨字捐廢盡此身寄語皇明金紫

客莫因怖死薄君臣

繫獄

浩然東市復何求又向西臺作楚囚一片心腸惟辦

死只緣無補恨難酬

遺囑

讀書莫作俗情看一卷羲文處處安怪石磯頭風正

惡天南地北水雲寬

雪交亭正氣錄卷七

明鄞高宇泰槃菴撰

縣後學何樹嵓附註

後學馮貞葊張壽鏞補註

庚寅紀

槃菴曰生平讀史册見忠孝仁人事輒敬之慕之以

不得親其人爲恨十年以來每歲暴遘殆無虛日乃

又掩面頓足以當吾世親見之爲不幸則何如疇昔

之日遇其人於數百世之上乎或曰士未食人祿遁

跡深山亦足明志若是則王元趾諸人可無死也且

夫天假異姓如風掃鑊徒苦天下父子爲終於無益

若是則黃介子諸人可無死也夫大臣世戚義與位

副復何庸言事尙可爲誰不肯赴予正取夫可規趨

避而不規可計利害而不計者於冥頑域中孤行一

意百人愚之能無一人憐之乎十人憐之能無一人

愧之乎得憐且愧者一二於億萬人心孽性瞭之中

人心由之不泯風雷猶相擊擊日月猶爲昭融故曰

一脈張不可謂絕一目明不可謂盲一夫立志不可

謂士崩此之謂也但願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
奉元趾介子爲書中古人師之友之勿如予之媿之
也斯可矣 壽鏞案此序原佚今從續甬上耆舊詩補入
瞿式耜字稼軒常熟人丙辰進士初爲廣西巡撫涛既
破南都靖江王欲建號起兵隆武詔至公以思文帝乃
高皇帝子的傳欲靖江王受詔力爭之不可得絕裾而
出思文帝遂殺靖江王及閩敗今上封爲臨桂伯以閣
部留守桂林陷公及張同敞被擒先於公前殺同敞謂
公曰同敞宜死公有地方責守城分也降卽賃汝公曰

同爲人臣何得別我於張公堅不肯屈遂被害 壽鏞案忠節錄字起田一字耘野號稼軒雜詩傳節子曰瞿忠宣諸詩據本集校正數字
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諸將棄城而去城亡與亡
余自誓一死別山狼司馬自江東來城誓與余同死
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從而
和之
藉草爲茵枕凹眠更長寂寂夜如年蘇卿絳節惟思
漢信國丹心上告天九死如飴邊嶮苦三生有石只
隨緣殘燈一室羣魔繞寧識孤臣夢坦然
已拚薄命付危疆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江山人盡
撫四年精血我偏傷羞將顏面尋吾主賸取忠魂落
異鄉不有江陵眞鐵漢腐儒誰爲剖心腸
正襟危坐待天光兩鬢依然勁如霜願作須臾階下
鬼何妨慷慨殿中狂頻加榜辱神無變旋與衣冠語
益莊莫笑老夫輕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 時見定南於靖江殿
年年索賦蓑邊臣曾見登陴有一人上爵滿門皆紫
綏荒村無處不青燐僅存皮骨民堪悲樂爾妻孥國
已貪試問怕堂今在否孤存留守自捐身

遺臣死節亦尋常恨死猶銜負國傷擁主竟成千古
罪留京反失一隅疆黑名此日知難免厲鬼他年詛
敢忘孝有顛毛留旦夕魂兮早赴祖宗旁
拘囚土室豈偷生求死無門慮轉清勸勉煩君多苦
語癡愚似我太無情高歌每羨騎箕句灑淚偏來滴
雨聲四大久拚同泡影英魂到底護皇明 彭王二君時來相慰
巖疆數載盡臣心坐看神洲已陸沈天命豈因人事
改孫謀爭及祖功深二陵風雨時來繞歷代衣冠何

處尋衰病餘生刀俎寄還欣短髮尚蕭森
年餘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千年彈指
到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憑魔力何幸俘囚學
楚囚了卻人間生死業黃冠莫擬故鄉游

自艾

書生原不任封疆堪笑當年漫主張其道北門留鎖
鑰寧知西土失金湯一籌未展防邊計四載空貽喪
國殃七尺不隨城共殉羞顏何以見中湘 何公騰蛟長沙殉難

賜出
湘王

問天

朝廷兒戲視疆臣長子師中竟不揃帥府權尊留守
賤營頭腹飽督師貪似從呼籲高天聽猶幸淪胥快
謫人失地寸誅何足贖孤臣惟有叫蒼旻

憶聖躔

鑾輿播越五經冬風雨飄搖半避鋒萬乘縱無千騎
擁三江應有百靈從十年未許更周曆闕國寧教盡
漢封待死孤臣難赴闕瞻天遙祝護蒼龍

閱北曆有感

正朔殘年多一月新書改歲閏三春羈囚度刻如經
劫天子蒙塵已數旬但願履端開泰運豈將曆數問
疇人惟余有夢占疇昔看到清明辨假眞

自歎示刖山

七尺那堪斗室蟬禪關止靜好同觀心維漢鼎千秋
痛目極堯封萬古酸胡語嘈嘈魂裏聽腥風烈烈夢
中寒扶輿非大身非小留得綱常萬古看

閏十一月初一夜放言

周德雖衰命豈移天南胡馬竟長嘶縱云將相無周
召何遽乾坤倒夏夷舉世滔滔狂不醒孤臣矯矯行
偏危無逃大義昭千古敢望文山節並垂
辮髮胡裝日夜攢殊形見慣也相安苦爭乾淨邊荒
土盡改中華文物觀日月晦蒙天不露山河破碎地
偏寒俘囚血熱魂常在炯炯雙眸死後看

盈耳無非賊與蠻俘囚視息亦何顏投誠博寵翻蒙
賤守正嬰羅未許頑誰謂人心眞盡死敢云故物不
應遷終宵飲恨呼宗祖寒雨疏疏淚共潸

亡妻以閏十一月初九爲生忌楊碩甫禮懺山中

詩以慰之

夢裏音容幾度看似憐遭難慰余安荒村誰伴三更雨野槐空圖萬疊繞香火久湮塵土積竹梅時聽珮聲珊生辰累子猶存憶特借冥資結淨壇

囚中爲位以飯一甌菜一碟酒半杯哭之

幽魂何處不飛來囚室分明是夜臺爲壽生前當此日相從地下重余哀棄益土缶仍周粟楮化黃埃種劫灰亡國俘臣生亦死非時偕汝故巳同

張同敞字刖山江陵人恩蔭中書舍人舊輔張居正之曾孫也今上命爲翰林學士瞿公守桂林淸攻之急公時奉使至桂林未至聞之馳往舊與俱殉日與瞿公飲酒賦詩臨難從容不屈而死

馮京第字蹟仲慈谿諸生博學閎覽居平好談經濟國難後入閩上中興十二論隆武帝召見大奇之授職方主事改御史視師浙東至衢而淸兵渡錢塘公乃之舟山與肅虜伯謀爲興復策多不合意怏怏從張名振至崇明應吳勝兆爲颶風所漂僅以身免乃從安昌王乞師日本舟中且拜且哭旬有餘日卒致其血書日本人爲之色動然其師竟不出丁亥十二月初四又從攻寧波不克於是去舟山至吳興聚眾數千亡何又敗又渡錢塘入四明山中依王翊翊以兵付之京第依山爲城立老寨於杜嶴練兵數月頗有可觀而督撫蕭起元下令教團練逕攻破杜嶴團練從虜而檛之積兵甲數屋盡爲所得翊走天台京第匿民舍以免明年翊兵復盛京第亦收拾殘卒自爲部京第自負經濟然欲以承平體待其士卒不爲人所附故往往致敗監國在舟山授副都御史升兵部右侍郎淸先繫其家屬毋尹氏徙燕

妻葉氏自縊子頌年十五斬於市姜二沒入官營爲妓建義受禍之慘未有若京第者也官兵破四明山寨購京第甚急其將王昇降附欲致京第爲功謂口口之曰馮侍郎人莫知其處獨昇知之耳引騎往得之灌頂山中京第已病甚固山金礪以攻山寨駐寧波京第見之不肯跪田雄在側掠之仆地明日遇害時十二月十四日也未幾昇亦殺

與吳霞舟書

延平拜延台教不知天翻地覆二至於此從海上傳

行在諸同朝行止不能一一具詳然得承老先生道
候安吉天留一个臣以佐中興正如瞻烏皆散有鳳
孤翔一不爲少吾道因之未喪斯文於焉不墜不孝
生平宗依之私倍萬恆喜者此也聞主上眷知晉秩
大宗伯此位清華甚爲得人賀不孝嘗爲浙福前事
言今日之事軍中非朝中也但當務立軍不當務立
朝廷官府但當備三軍六軍不當備百官也天子以
三尺在馬上何暇垂旒裳鳴紱珮也耶故今日五禮
當先講軍禮而後及其他可耳然禮莫先於名分莫

大於君臣其次莫嚴於華夏老先生出其腹笥叩其
囊智能以禮佐戎即是以禮佐國於中興乎何有如
蕭梁中興畢竟以元帝爲稱首彼蕭詧者至於借北
狄以傾中國豈非梁武之罪人耶漢室光武中興劉
盆子以百萬眾降曰待以不死天子以國爲家國統
所在即家系也宋室中興爲高宗而傳之孝宗雖家
天下乎有官天下之義焉此宋祚之所以靈長也凡
此皆禮論之緒言率意及之以供麈尾發揮可乎君
子愛人以禮祝口進事吾君退交吾友老先生以其

精者潤色中興以其緒餘陶鑄弟之頑樸可也仰藉
台庇得再同朝攜手皇路甚善顧不孝已是溫太眞
以下一流人不復可入第一流長與門牆辭矣
小雪日集微詠樓原註國難前詩貞翠
樂此三山吟中詩
大風木下空林蚤小雪杯寒溫酒頻把醽猖狂今日
事枕戈戮力異時身西來江水猶流血北去風塵漫
汗人樓上不堪同極目短歌長嘯各沾巾

宗忠簡公墓

李綱初罷岳飛少壞汝長城天謂何不夢家山歸白

骨空招魂魄過黃河鷓鴣春恨年年早松柏風陰夜
夜多死去九原猶裂恨小朝廷已議求和

巢穴曰日本乞師其謀始於周崔芝芝少時往來日
本以善射名父事撒斯瑪撒斯瑪者日本一島之主
也貢斌卿之至舟山崔芝以都督領水師乙酉冬告
哀撒斯瑪願假一旅以助恢復撒斯瑪許之許助兵
三萬車需戰艦一切不資中國俟芝自往受約於是
芝益市錦繡珠玉奇物與斌卿合謀將以丙戌四月
十一日東行而兵部尚書余煌寓書斌卿以叛將吳

三桂之用清爲戒斌卿遂阻芝芝怒而入閩其明年
監國封芝爲平夷伯於是芝復理前約日本待芝不
至其意寖衰所遣使又多商賈不能得其要領故日
本之師不出及定西侯名振應吳勝兆之謀馮躋仲
同往至崇明遇海嘯喪其軍殆盡於是躋仲同安昌
王至日本乞師先是歐羅巴國欲行其教於日本其
教務排釋氏中國之所謂西學也日本佞佛乃殺歐
羅巴之行教者歐羅巴精火器所發能摧數十里舉
國仇日本駕大船置火器向其城擊之日本謝罪大

船始退退一日而躋仲至長旂島日本新遣外國之
侮聞外國人至一切不聽登陸躋仲遙望而哭晝夜
不絕會日本之巡方者過長旂收血書達其國主躋
仲還舟山而使斌卿之弟孝卿從商船待命孝卿出
入妓館不爲所禮遂不出師日本初用洪武錢後鑄
其國年號而不敢銷燬藏之庫乃助孝卿爲軍需舟
大明飯乎汝祖母及汝母豈件韃子寢生汝父及汝乎
詞氣奮勵時爲之短氣竟死
張元河南人馮京第標將同謀被執殺之
山始行洪武錢貞羣案武部有哭馮躋仲詩四章見前上續者舊詩
張夢錫字雲生鄞邑諸生同錢先生起義清既渡江夢
錫復聚眾山中清兵猝至同事者驚散夢錫獨提刀大
罵奮擊而死壽鏞案夢錫與張煌言同參錢忠介軍事煌言以文夢錫以武軍中號大小張江上失守夢錫挈殘卒五百人入大皎山夢錫力戰死五百人俱死之此云驚散與慎耆舊傳不同
沈之秦字魯瞻餘姚人弘光元年恩貢祖應文南京吏部尚書父景初癸丑進士吏部郎中監國在舟山之泰密與之通一日自監國行朝歸攜有敕書分給定海總兵張杰雅欲脫之曰汝速自明汝必被擒至海者之泰曰非也歸心大明是我一生學問所在寧忍臨事而自晦哉杰終不欲致之死叱曰駭物汝舊家之子豈能閱

歷波濤汝還自明幸事歸我我不難竟汝之泰慷慨自
承終無乞寬語杰竟坐之死瘐死省獄而杰標下官坐
是死者亦眾
湯□字□□□人副將常進功門子與沈之泰同
謀張杰酷拷之大呼曰汝十年前不作大明人乎不喫
大明飯乎汝祖母及汝母豈件韃子寢生汝父及汝乎
詞氣奮勵時爲之短氣竟死

明鄞高宇泰鷿菴撰
縣後學何樹萼附註
後學馮貞翬
張壽鏞補註

辛卯紀

鷿菴曰清至辛卯歲凡三渡矣渡揚子而金陵陷渡錢塘而紹興及福州陷至是渡大海而翁洲陷矣人曰翁洲海外一小洲耳奚足比於南京浙閩哉然則以諸臣之悉力苦守死而後已無一降者又豈南京之去草也家大人有野哭詩五章敬錄於此貞翬案大洋又使火桶反激而焚其身書曰天之於民實有如農夫余豈視清爲周武王哉然而天之去草也家大人有野哭詩五章敬錄於此貞翬案辛卯九月野哭詩和家大人韻見續甬上耆舊詩

其一

國統憑鼇島皇天不慭遺東溟浮叱撥朔氣失支祁王馭將何就夷狻未可期遺臣寸腸斷向若淚頻垂

其二

謨烈隆昭代殷周可並論傷心十世厄幾度六師奔戰鷁孤輿望游鯨伴遠屯扶桑沾王氣潮汐蕩愁魂

其三

水擊資飛將天教壘氣冥虜氛乘電駛島眾誠風腥山郭虛難鞏戈船望已零蒼蒼乖助順羣策豈能靈

其四

波臣嬰山堞孔亟奮捐軀久狎陽侯處今從罔祿徂遺骸施瓦礫殉國盡妻孥浩渺竟何泊翻天噫氣呼

其五

五年濤浪裏萬死立君臣獨恨兜鍪輩交屠蠻觸頻
長纓寧忘薊短檄不通閩離德終何濟同仇倘再振
張肯堂字載寧松江人乙丑進士知餘干縣丁內艱起
家知濬縣授御史遷福建巡撫乙酉南都陷公擁立唐
王建號隆武授吏戶兵三部尚書總制恢勦丙戌四月
奉詔督師將發鄭芝龍尼之遂輟成命留守泉州壽鏞案楊
本作揚州誤六月復下督師命而前所有軍資器械并
餉三萬已爲芝龍取去公復設處召募得六千人巨艦

百艘屯鷰門旁有東石卽芝龍所居時北信已亟芝龍
降虜徙燕公統水師北發依平海將軍周崔芝於海口
海口破明年五月公師次舟山與黃蕭虜共圖興復黃
陽雖尊禮實不用公言踰二年己丑監國至健跳定西
侯張名振蕩胡伯阮進平西伯王朝先扈行公語斌卿
曰將軍速往迎且犒師一有尊王之名一得將士歡心
勢合聲雄可以大舉不然事未可知後悔無及不聽朝
先遂襲斌卿而殺之監國乃入舟山拜公東閣大學士
當是時內地山師各起聲援頗振辛卯八月大兵悉至

監國升舟留公居守與吏部尚書吳鍾巒南
永祐安洋將軍劉世勛分陴守禦兵至城下攻之百計
十日不下礮石擊死傷虜數千級叛臣邱元吉金允彥
縋城出降乃以九月初二城陷公還廨視其子婦沈氏
妾周氏方氏璧姐女孫茂漪次第投繯乃冠服題詩於
襟北向再拜而縊一妾姜氏赴井死僕二人張俊彭歡
及俊妻皆從死初公總兵汝應元實公家人北兵渡江
與吳淞總兵吳志葵舉義松江陷護公一孫張茂滋航
海赴閩既至卽棄妻子削髮曾陀爲僧及公死應元從
曾陀至收公遺骨葬之郊外時茂滋就俘應元乞護之
周旋艱險復歸之家經紀其餘產畢娶事而應元始行
迄今爲僧如故名無凡壽鏞案忠節錄作華亭人

絕命詩

虛名廿載著人間晚節空談學圃閒漫賦歸來懸靖
節聊存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憂瘁臣道無虧在
克艱傳與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

和黃介祉絕命詩

生死崢嶸一瞬過於今踵頂正堪摩三年碧釀千秋

血方寸丹排萬丈魔比宿定知親日月騎鯨尤覺愼
風波六旬往矣聊乘化無事空嗟老去何

贈無凡

無凡上人者余家老崑崙也虎吻鯨宮身爲矛盾者
屢矣比至翁洲一夕風雨不知所往數越日有僧至
自普陀云頃一男子自蓮花洋來腰間佩劒猶帶血
腥禮佛無數亟求剃染不可止退而結茆茅山將終
身焉余憮然曰是必吾家崑崙也迹之果然嗟乎奮
身翊主義也祝髮全身智也割緣忍愛勇也以視汨

沒火坑不猶黃鵠之於壤蟲哉余也痛深家國俗累
漸輕惟憤胡髮蓄全雙鬢然而去道遠矣末章自解
并以志媿

一劍追隨萬里遊當年磨勒事堪儔於今一鉢飄然
去坐擁寒雲看海流

伉直緜來感不平慧鐙一炬破無明錫環閒倚虛堂
夜風雨還愁學劒鳴

鐵甲苔拋野衲新將軍身作比邱身髑髏盡是英雄
血掉臂懸崖得幾人

煩惱皆因髮數莖蕩然直覺六根輕誰知澤畔行吟
者偏愛靑靑鬢兩莖新

髡奄曰方茂滋之俘也時將吏張其事以爲功置之
死獄且速殺矣無凡周旋其間繆爲嘯呪肤冀得一
憐之也時而慷慨感涕閒亦有好名者中之居半載
卒得其要領遂脫歸道至松託之霞城許先生時張
氏戚屬有二人利其餘產於茂滋之歸也病焉密投
謁於當事言茂滋自俘逃歸罪人子無縱法無凡知
之以計得其揭置酒大會出茂滋徧拜親友泣言主
無凡嗔目語二人曰虎狼哉汝兩人欲剪此愉快而
乃面相覷覷哉二人猶似詫所言者無凡出揭懷中
示眾曰誰爲此不仁而有此也二人相顧愕眙無凡
並扼其頸拔劍擬之曰予已棄妻子入空門止一身
耳何惜此身不殪此雙梟獍爲吾主人續血食一綫
也眾俱爲祈免已而曰吾不忘汝自後有齧郎君者
皆汝所主止於汝任罪吾劍自利謹識之乃捨之拜
茂滋曰郎君幸自愛毋忘先大夫我事畢矣請從此

解此身不遠有患難當自至掉頭而出遂去不顧迄
今往來湖海閒爲人頎大有勇望至其周慮端詳深
中事會徒勇乎哉予幸得交於君知其志已安於比
丘矣許先生則今世之家絃翁也
蘇兆人字寅侯蘇州人張鯤淵門下士授中書舍人城
陷語鯤淵曰黃泉之路請以兆人爲導乃書絕命詞於
衣卽縊於鯤淵所居之雪交亭鯤淵舉酒拜酹之然後
自縊雪交亭鯤淵讀書處也庭前
有梅一李一故稱之爲雪交
絕命詩

保髮嚴夷夏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此身輕
吳士俊字口閭人張鯤淵隨征守備鯤淵既縊卽殉
之
林志堯字口口口人爲張鯤淵中軍鯤淵既合家死
語其孫茂滋曰應速避以衍宗祀勉行善承先啓後卽
賢子孫也掖茂滋出門卽及其弟林桂同時就難
吳鍾巒字巒稼武進人從學於禮部尚書孫愼行知名
之際抗節者上自夷齊及我國初建文諸臣爲歲寒松
柏集壽鏞案忠節錄號護舟　又案
忠節錄擧火自焚死年七十五
歲寒松柏集原註摘錄貞孺案曩年登盧氏抱經
樓見有錢公子濬慕手寫歲寒松柏
集一小册今盧氏藏書
散出此册當尚在人間
盬政兼覆郡邑糧餉一時守令迎謁恐後太守約公往
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汙僞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

復也此心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皐亭之出璽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商亡而首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文山正氣零丁諸篇什不亡則宋亦不亡

無題

誓作明朝鬼不爲他姓臣況當夷猾夏盡是獸爲人三代存直道九原多德鄰讀書千古事取義與成仁

其二

舉世腥羶日綱常不復論素心全未染正骨獨能存氣裏乾坤小忠留社稷尊百年空養士若箇更知恩

贈宋子猶

平時低垂白首思如結坐起經行只歎咨

端午白華庵雨窗次韻

吁嗟海國未堂堂角黍蒲根亦自香佛以大慈容五毒天於當午匿三光吳鄉綵虎今還巧湘水饑龍首太狂欲讀離騷思痛飲空搔白首問茫茫

時傳北來恢復信

世局滄桑變亦奇忽於意外愜心期兵機只在爭先著天道何常不可知主鬯一尊歸帝子籌邊百計在胡兒中興作手非容易喜懼頻勞野老思

贈宋子猶

其二

毗陵隅北有柴扉寂寞荒庭草自肥從此兒童尋舊業可將詩酒弄斜暉衣冠不改容顏好夢想還疑城郭非卻笑令威何化鶴去家千載始來歸

巍菴曰吳公晚而登第淡於仕進初降紹興時卽棄官歸大學士周延儒公同里人也勸之出公答曰公爲山巨源某何獨不爲稽叔夜公爲富彥國某何獨不爲邵堯夫意泊如也及在舟山見權在武臣卿相兵部職方主事進尙寶卿避地福安監國入閩召巡撫福寧城破從亡至舟山遷兵部尙書父死營葬山中舟山破匿不出淸索得之白衣冠而見令之薙髮仰天長歎曰國亡與亡吾死晚矣淸帥置之營中傲悍不屈衰絰翔武其營大帥劉之遠曰吾目中難著此人遂殺之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道也故嘗退居普陀事急而就死所蓋其天素定也

朱萬年字拜虎閩人與吳鍾巒同死時爲兵部主事

朱永祐字羨啓號閩玄上海人甲戌進士乙酉松江陷棄家航海至閩隆武以爲吏部轉太常卿兼戶兵二科監周平海軍同取海口海口陷舟山魯王擢爲吏部侍郎爲人英爽篤於友誼舟山陷被執見淸帥呵之跪公衣冠端正勒令薙髮曰吾髮可薙不至今日矣速殺我無多言卒砍其腦罵不絕口遂死有時姓者在淸卒中向受恩於公出金贖尸與其僕負出郊外血流不止其僕曰相公今日姓名芳潔奈何以血自汚血遂止火葬之

李向中字立齋湖廣鍾祥人庚辰進士長興知縣入爲兵部職方主事進尙寶卿避地福安監國入閩召巡撫福寧城破從亡至舟山遷兵部尙書父死營葬山中舟山破匿不出淸索得之白衣冠而見令之薙髮仰天長歎曰國亡與亡吾死晚矣淸帥置之營中傲悍不屈衰絰翔武其營大帥劉之遠曰吾目中難著此人遂殺之田雄閩其母子被擄贖之歸聽其回籍亦以服公義也

劉世勳字口口南京上元人丁丑武進士爲人奇偉精於戰陣復好近儒雅並能詩有儒將風隆武時命以副將安撫浙東因與黃斌卿同守舟山魯王遷爲都督掛安洋將軍印舟山之陷公守禦甚力八月十六開門詐

降內伏火礮清騎卒爭入礮發擊死千餘人復閉門堅守力盡城破自刎城上

時將帥相謂曰吾兵南下以來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今舟山而三耳隆武皇帝嘗聞江陰涇縣之以守見屠也歎曰吾家子孫遇江陰涇縣三尺童子亦當禮而敬之 附註

林瑛字玉芝福建口口人諸生魯王授戶部主事爲人敦樸舟山破自縊寓中

林世英閩人諸生自閩入浙上書遇難自縊

董志寧字幼安鄞人廩貢生南京陷將及浙幼安徧謁里紳勸以起義因奉錢先生起兵事既敗潛與華吉甫同謀事洩吉甫先執幼安逃之舟山魯王授以兵科閒至山中諸寨舟山陷死之其僕名文周當幼安之亡命當事將執其妻子周毅然自往刑拷至死誓不旁言致及其主母及二子遂得免累周久於獄亦得釋華吉甫作泗水鼎首裹之

虁菴曰幼安既死余挈其次子士驥於家飯糲茹蘆與兒輩讀書於今二年已踰汪童之歲矣曾以一律

勵之附記於此

同難嗟予憶舊盟荒原故友若呼名國仇未報兒思父交誼無慚死復生淚底糲蔬難渾雜書中忠孝兩分明挑燈共子談嘗昔試聽雞聲非惡聲

李開國字格誠餘姚臨山衛世職讓弟應襲爲諸生戊子同山砦各營舉義後隨魯王駐舟山授兵部職方主事城破及其母同縊有絕命詩失傳

鄭遵儉紹興人通政司參議義興伯尊謙族弟

董玄宰天孫會稽人禮部主事故宗伯玘之嫡孫有絕命詩

顧宗堯長洲人工部主事

江用楫蘇州人戶部主事

顧玠長洲人兵部主事

王璽口口人兵部主事舟山破自鄭遵儉以下六人同縊於學宮

劉朝北京人內官監太監

王朝相北京人錦衣指揮與朝奉魯王宮眷投井昇巨石填之二人自刎井上

當宮眷未入井之時閽門放火時官兵將滅火而入
有校尉七人登屋注矢向之官兵遂不敢動朝相蓋
井畢七人挾弓矢投火中
阮進字大橫福建人善水戰初爲閩之舵工嘗爲寇於
松撫張名振拔之使築水營魯王屬以水師封蕩胡伯
清之圖舟山也松江張天祿出崇明金華馬進寶出海
門陳錦金礪劉之遠田雄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侯張
名振英義將軍阮駿屭監國舟出舟山八月十六日乘
大兵試舟海口以三十舟衝突獲戰艦十餘樸船一隻

擒清騎十一人馘而縱之二十一日大霧清舟悉渡抵
螺頭門海師纔覺先是阮進詣議和清欲誘之進數舡
脫歸值金礪之舟於橫水洋力戰矢殪並發口口將敗
進舉火毬抵之風轉蓬腳反激回己舟自焚鬚髮盡燎
投水自救遂被所獲幷一妻幼子清待以賓客禮欲其
更衣不從其子侍側向公公於坐中接而擲之空中踰
日被殺其妻陶夫人有巨力善捩舵以在舟得脫遂
領其舟師姪俊亦善戰至今猶在海上數其一軍爲最
張弘謨嘉定人初在定鎮張杰標下守穿山同人呼爲
張棚塗嘗附舟至其所守處鄞有一士人與同舟言論
既接因言及己嘗喜作詩吟之多頌太祖高皇帝功德
士人異之及舟至士人家天已晚留之宿定盟而去未
幾從杭州取其眷屬至復至士人家云有所往不告以
處後詢之則揚帆至舟山歸黃蕭虜矣蕭虜以爲鐵騎
總兵辛卯清兵攻舟山弘謨守西門兵眾見之呼張糊
塗來返故營不應守益力城破被獲不屈而死
張名揚定西侯名振弟口口爲左都督名振屭上以
名揚居守城陷自焚死

顧名楫順天人張名振之客也爲定西參謀舟山破死
之 壽編案忠節錄作明楫
朱養時江陰人爲人慷慨時清台道耿應衡遣奸細入
舟山託於日者謂災星見於上之祿命定西侯信之使
禳上擇日行香養時爲職方郎中上疏爭之侯不以爲
然養時慍目曰使清朝聞之謂行朝無一人矣舟山陷
自縊
戴仲明寧波人爲工部所正抱高皇帝主投火死

陳氏魯王元妃鄞人張氏貴嬪杜氏義陽王妃同赴宮井死

范氏定西侯張名振母素以忠義教侯侯護駕登舟山南狩范知城必破命長子名甲次子名揚預積薪於屋四圍城既陷及名振妻馬氏名揚妻口氏幷內姪二人闔門自焚死

陳氏林瑛之妻瑛同母妻壻女五人航海入浙壻隨鄭彩去至健跳所而母又死貧甚妻及女爲人紉箴以食已而女又死淸兵入舟山瑛與陳氏分櫜縊陳氏腕弱不得死瑛使童生嗷嗷助之陳氏揮之曰吾守婦道二十餘年垂絕而死於男子之手乎卒自刃而絕

派糧不及其軍軍且散同事楚人舒益生故新安王客王勻新安至益生遂以軍屬之然王亦無分地可賦軍遂散司餉者案尺籍翊所破召募之金無抵將罪之而浙東兵潰乃渡海依黃斌卿斌卿倨甚馮京第以隆武御史與之抗禮斌卿不悅翊不肯下爲斌卿欲害者數矣翊知斌卿不足藉乃聚眾四明山四明山連三府八縣翊往來乘隙口孤守口口其城外之田賦一歸之翊已而爲督撫蕭啓元所敗明年擊破團練其兵益盛監國議加右僉都御史定西侯張名振欲其恩出自己曰需之以侯翊至詔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淸欲征舟山翊從中梗之於是先圖山寨金礪繇奉化入田雄繇餘姚入會師大蘭山設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其鋒甚銳翊入海謀與王朝先舟師襲攻杭州而名振擊殺朝先翊知海上將敗復還山中乃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七月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雉鳴翊將家丁數十人謀至天台夜宿奉化小晦亭爲叛民所獲送至寧波府守曰何苦爲盜答曰改面事仇者盜有所在矣翊徒跣而立海道王爾祿使翊轎翊坐伸足命左右結之爾祿曰聞當其意者好爲大言浙東建義翊自募一旅不肯屬人

爾能爲詩授筆使書之翊立書一詩畢乃引其筆以擲
衙祿遂出是時淸將圖舟山部院陳錦且至繫翊以待
翊每日從容束幘修飾儀範飮酒賦詩八月十三日陳
錦田雄金礪劉之遠召見門者喝跪翊曰吾平生未嘗
屈膝於人況在犬羊乃坐地上於是之遠注矢射翊中
肩不動雄中頰礪中脅皆不動左右絶其吭始仆壽編
節錄號
篤菴

七月廿五日奉川詩

五載功未成一朝名已立平生忠愛心無媿對天日

慷慨入黃泉神魂隨帝側可憐母與妻相向空庭泣
千古綱常事眞傳爲我得勢窮事不偶身死殉社稷
多少未了事誰來代我職嗚呼大丈夫須繼天立極

廿八寧波詩 庭鞠時作

向作天中柱今爲堂下虜相逢白眼看一劍空隨我
寄語堂上人再思而後可誰無君父心時事胡其左
談笑且從容今日得死所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畢虜

八月初一定海詩

天何生我遲何復死我速生遲不遇時風塵慘滿目
人民化犬羊紳士變爲犢死速志未酬英靈炤四瀆
願生天外天磁碌免胡服戎馬待暮年與君仍逐鹿
功成兩世名事定中華福忠孝總關情時人望予哭

初九定海詩

鼎革從來有忠臣何代無未聞夷猾夏能帝我皇圖
當日文丞相躬垂萬世模一身存正氣百折不糊塗
三載生非倖千秋名豈沽歷年已數百此志何相符
守禮樂綱紀舍肝腦身軀留身復留事全髮莫全膚
冤矣幼弟死痛哉老母孤嗟乎妻弟婦寧忍去從胡

鬼神爲我慟河山草盡枯寄言諸君子幸勿常嘻吁

初十祭右貳文

嗚呼右貳生於名族而長享世祿暮年入泮更喜武
功聰明穎悟詩書文藝煉慨激昂忠孝節義實古之
善士今之偉人也憤國步之多艱痛父仇之未復與
不佞翊一見而投交其三年之馳逐風霜雨露晦明
寒暑惟我右貳朝夕止宿嗚呼右貳始以義成既以
義合卒以義死舍生取義惟右貳得之其不爲右貳
愧者鮮矣況右貳乃浙西之豪彥苟忍棄不佞翊而

飄然早去非惟可以得生而且可以自雄不第可以自雄尤可復計恢勦事也惟右艮不忍棄不伎翊而去遂至陷於非命嗚呼痛哉右艮之身膺刑獄實不伎翊有以致之也此不伎翊重負右艮而右艮仍無負於不伎翊者皆得生獨不負不伎翊者偏得死死生之報抑何顛倒嗚呼痛哉不伎翊負天下之重望負君父之知遇負祖宗之世澤負老母之鞠育其所負多而死也固宜右艮始終合義生死不負故悲悼也更切吾弟完初先右艮死十七日

其被禍益慘不伎翊無從奠哭昨乞得一金僅易牲醴冥資臨風拜祭惟右艮與完初其鑒此心而徐以待我第右艮復先不伎翊去六日寧不憾不伎翊不早與之偕行乎然右艮完初死後不伎翊尚得以一牲告虔於冥冥中待翊身死之日誰復為悲號痛哭也嗚呼惜哉血淚交流靈其有知速來享之

八月十一祭弟完初文

吾弟生於辛酉之五月初一日而吾父死七十日矣余甫五歲病骨伶仃看吾母之憂辛勞瘁祖父母之愛養珍惜極人情之所未至及余壯頗不事家業吾弟勤於學復能知農其不甚為窮所困者惟以吾弟賴焉江干後邵氏事敗購予急予方在海累吾弟刑獄者再軍興吾弟繕衣甲器具以佐軍中之不逮實獲其助今七月十九日為逆民所弒時余初解兵故不克即為報復但閩信慘傷志意憒亂十四日亦為鄉人所執與吾弟相繼殉難於國臣道則無愧於家子道則未善也傷哉吾母生不能事矣祖母浮層死不能葬矣吾弟之冤不能雪矣惟所恃者則繼起之豪傑君子耳余欲為吾弟傳以紀之而復為桎梏所苦神枯心裂何復措詞姑序其略以待後之賢達同志王翊字完初翊之弟與之同住山中為逆民所弒

蔣士銓字右艮嘉善人諸生同王翊在山中結義師被獲於八月初五日死

絕命詩

鐵馬金戈挽落暉祇因九鼎被人窺西山負恨薇誰採東海銜恩蠡尚隨有漢肯歸田氏劍無仇不報浪

中椎我生只欠今朝死化作鵂鶹帶血歸

明朱餘姚人石必正揚州人皆王侍郎翊門子侍郎被執二人不肯去謹侍左右口叱之跪則向侍郎跪不稍屈遂併殺侍郎旁

附家大人弔完勛詩

玄隲何夢夢徘徊倏心痗亂復何時壯士幾人在王子懷國仇颶怒振羣儉天步方百孽雲雷淹窮澥糠矜效前驅迅舉摩敵壘盧戰徂三秋盤空卓峻砦勝負百相償驕虜鬬初怠奸民作虜倀英人墮眾紛

銀鐺對擘酋昂藏氣猶磊萬死矢驅胡白刃安能改笑詠轉從容如飴頸血灑此血暈成虹飛天生光采貽彼堂上虜齊斧應有待淫毒亂天經未死神先瘞貞羣紫餒原誤餧已改正續再上耆舊詩窮澥作窮海峻砦作巖砦

又悲山中義旅詩

其一

跂予貔虎眾一旦化蟲沙暮氣謀難輯驚師勢易瑕連山都刻壘瀕海盡淨家髓島虛藩衛愁心繞翠華

其二

疊嶂盤雲迴應難東馬過當關稀控弩截道怯挺戈國恨穿齦少軍謀崩角多敷天瞻盛舉銷隕可如何

其三

連鑾稱列郡張翕日繽紛坐怯乘墉寇終殲伏莽羣盤桓先自老遵養候焚將略無黃石輿情負望雲槀葬曰已庚之際山師大起浙東郡邑城二十里外官府不得爲政而海上王平西之名亦震口當是時山海一心禍患共救清攻山寨則海師趨要害以牽制之清謀行朝則山中義旅掎於腹背清亦無如之何而乃自相猜併視同路人致清得肆志殲夷藩籬盡撤不亦惜哉嗟乎時無英雄不能起而一之耳宋宗澤之守中州也能使盜賊盡爲我用況皆同志者乎先是行朝分使使山寨授官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明圭鄞徐明珂皆將軍四明山馮京第右僉都御史而翊則河南道監察御史時有奏言臣觀諸營長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下者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使者頒書授

以御史御史在承平固爲顯官然其號令不可行之
侍郎都御史諸營或不及翊一部故諸營長事翊如故時
若小侯之有大國自今以後若諸營將山中自此多
則無貴王命使翊之令不行於諸營將山中自此多
故方今草昧事多假借愼重名器不宜獨自王翊一
人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皆以爲然定西
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長迎表皆因名振以
達惟翊不關名振名振怨之後沂春亦與名振不合
返閩而以張肯堂爲大學士

江南不寧清朝患之其撫臣馬國柱欲自以爲功嘗
以語其客其客與所善會稽人嚴我公謀之我公曰
此我取通侯之一時也清之用兵於江南爲最后使
我得見於撫軍吾得山海要領能以口舌下之乃僞
爲告身銀印曰吾監國之都御史也因客以見國柱
因國柱見順治主我公大言撼之曰陛下以江南爲
一方之事與厓山未覆大元不書正統臣尙未見陛
下之有天下也髮者臣在海上諸營長故臣之屬吏
臣苟得奉明詔開以丹書之信江南之患可刻日而
定也順治大悅以我公爲招撫都御史詔山海之師
解甲降復其位視嚴我公然我公之所以爲此者其
帥所識第使人走諸營告曰我公等第令出而歸我我分畫通都大邑
心蓋有爲也公等第令出而歸我我分畫通都大邑
搖手而江南舉矣不若公等所爲勞而無功於是諸
帥多感其說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等皆降我公
將渡海發使入四明山王翊之將黃中道曰嚴賊甘
言聞我業已動搖山寨復可使之達行在哉乃烹之
然我公尙遣使至海濱胡伯阮進謬爲應之要之以
不便者數事我公繇是不得志而去我公後爲主事
權浒墅關
傅鼎銓字維源號復菴撫州金谿人庚辰進士繇詞林
起義兵思文皇帝改授監軍翰科今上陞兵部尙書督
理恢勦官義兵辛卯四月八日於福建建寧師敗被執
死之詩鐫案忠節銘臨川人在封禁山兵潰走鉛山被執

四月八日張村被執

浴佛傳名日孤臣竭節時林壑德鳳獍狗獲靈旗
斷首玉壘碎劒心山豈移爭留巾履在聊示漢官儀

被執過岑陽關

岑陽關外是吾鄉臕有孤雲帶夕陽慷慨身誰憐馬革吁嗟命自託羊腸悲看煙竹幽生泣憤觸溪流響欲狂敗將不堪過故壘行路難歌哀且長

忱劍

陵社腥淪已八春孤提一劍答君親丈夫有血終成碧痛灑青編炤古人

岑滿將繫我過高州索書作此并憶劍一詩示之

興亡庶事發哀吟氣黯南天瘴霧深可識文山堪百

元七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世難為弘範說丹心

廣信登舟

灑血登舟溫太眞如今舟檝一孤身因風遙向匡山祝願赴澄波伴宋臣

望一杯亭弔趙公汝愚

千載名輕酒一觴孤肝慘淡弔斜陽如公共有三間廟怨魄殺他年趙子昂

杜鵑

幾年帶血叫蒼天日暮春殘隨草煙不信歸家能化鶴化爲亡國苦啼鵑

誓舌

願影蕭然衣櫛涼孤臣力竭告先皇祇存三寸常山舌拂向章江罵犬羊

弔家惕菴諱雲龍口口進士隆武兩戍殉難於閩

海澨人嗟保障功蒙塵萬馬慘嘶風吾兄斷舌奴寒膽死後今無愧魯公

拒招降

滿撫夏一鶚檄皇司莊應會就獄中索手書招我揭

元八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萬年督師張鳳山伯鎮且持赦款爲言余曰豈有己不降而勸人降者乎卽引文山篇零丁洋詩絕張弘範故事以絕之

禁林攀檻學龍逢歷落艱貞百六窮封齒釋顏詩盛事惟秦死趙誓孤忠零丁不作招降字雪窖初無繫帛鴻昏黑門頭甘鼎鑊歌聲變羽激西風

言得罪故公爲史官時曾以建首句云然

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甲午舉人壽鏞案以下數傳原書不全未敢遽據他補校

曾亨應號鳳山江西臨川人甲戌進士崇禎季年爲吏部郎

陳之鳳字孝威江西臨川人陳際泰之子

光緒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揭重熙字萬年號潛銘臨川人丁丑進士思文帝授以經理直省部院兵潰避於閩崇寧之外村久之其僕入城爲門者所詰遂知公處被逮殺於建寧西市壽鏞案忠節錄作南街

吳廷猷字蓬菴南昌人兵部侍郎擁兵贛州之寧都師德宗揚州僧凡淮海舊臣有志興復者無不與之交監國在舟山時聞至吾郡蓋亦爲行朝而至也癸巳春一士人往訪之與談恢復事德宗初不與深言漸見士人情款甚篤遂稍稍洩其人去未幾遂捕德宗乃知爲清巡按微服往誘之也拷掠甚酷德宗至死不承決不及同事一人於是巡撫無所據而發禍遂解而德宗斃於杖下亡何而揚口義之獄興舊臣一時死者數十人

明鄞高宇泰集菴撰
縣後學何樹崙附註
後學馮貞羣張壽鏞補註

壬辰紀原闕 壽鏞案諸家鈔本均未錄無從校補

癸巳三月十九日吳偉業梅村主盟設讌訂十郡詩文大社於虎邱山寺有僧投詩一首請諸公覽詩低徊久之不終席而散其詩云

十郡名賢請自思相逢若箇是男兒鼎湖難捉龍髯去日鴛水爭持牛耳時滴盡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思陵麥飯誰澆處贏得閑堂酒滿巵

雪交亭正氣錄卷十

明鄞高宇泰集菴撰
縣後學何樹崙附註
後學馮貞羣張壽鏞補註

癸巳紀蘇日吉一類未攷其詳容續補之

萬曰吉貞羣案萬曰吉余鵬翔二人又見卷十二附紀

楊卓然

朱昇明詩綜有朱日升字君旭淮安山陽人崇禎癸未進士按此作昇蓋日升二字誤併爲一字也

余鵬翔

明鄞高宇泰樂菴撰
縣後學何樹萼附註
後學馮貞羣
張壽鏞補註

特紀

樂菴曰死事諸公而外又有任事之臣矢志報國首與清爲難然或積勞而死或以持正爲弁將傷害以及弁將互相戕殺者獨志而歿九泉未瞑不更悲乎予甚惜乎熊錢諸公之不克竟其事也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丁丑進士授同安知縣遷戶科給事抗直敢言謂今日以情 山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飲泣地下降福建按察司主事弘光立復補原官是時四鎮以迎立功逼處淮揚朝臣莫敢議其進退左都御史劉宗周言劉澤清高傑之棄淮北可斬也澤清遣刺客刺宗周刺者不忍而去汝霖獨論之曰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與窓之內遽以藩鎮視之乎已而爭阮大鋮之用其議論皆不合遂歸清南下浙汝霖

閩安鎮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彩神將李茂守琅琦汝霖奴子與茂口角戊子正月望汝霖自監國所洗沐熊鄭兩家以簪瑱相問遺茂奔告彩彩疑熊鄭之合而圖己也授意其下殺之 壽鏞案罪惟錄作崇禎辛未進士

鄭遵謙字履公餘姚臨山衛人父之尹按察僉事遵謙少喜任俠不爲繩墨之士所理南京陷諸臣皆棄弘光而逃馬士英至浙閩人屈尚志至越劉宗周曰凡逃官皆可斬也於是守道于穎繫尚志遵謙出而毆殺之曰此劉先生之命也通叛張慄以城降清即以慄守紹興

又別選彭萬里爲會稽知縣遵謙建議皆斬之召故所知少年得數千人以應孫嘉績時乙酉六月十二日也先是知府王期昇夢有持刺謁者覺而記其姓殷以問推官陳子龍子龍曰此會稽守殷通也君夢見之越亂兆矣自遵謙斬愾而夢驗浙東失守遵謙渡海依鄭彩彩以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於牛岡海中洋舶皆統於彩遵謙強取二船資萬計繇此交惡遵謙爲人疏誕不能慮患熊雨殷見殺復不祕其辭色彩於是詐朴其部將吳輝輝扶傷就遵謙欲得書投鄭鴻逵謙入輝舡送之被擒輝難於見遵謙伏艙底不出遵謙呼曰汝鄭彩厮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謙乞隻雞盂酒哭奠雨殷既畢蹈海死金四姐者遵謙之妾故娼也嘗笞殺其侍婢王氏諸不理遵謙者必欲致四姐於獄遵謙以千金脫之遵謙死四姐束草象彩每饋食斬草人以俏彩聞之沈四姐海中

起義檄 佚

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五世祖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燧死寧王之難祖如游大學士公舉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主事改北兵部十一年北兵薄都城紮營不動舉國莫測其謀公曰此易知耳待後虜入卽南下耳當急擊勿失兵部尚書楊嗣昌曰奴已傾巢而入安得復有後虜越三日虜果挾西虜五六萬從青山口入卽南下於是嗣昌以公爲知兵越次遷職方郎中時總督盧象昇和亡何象昇死於陣起潛自敘戰功求世蔭公奏寢之昇聞人高起潛分辨東西二路象昇主戰起潛陰與虜毅宗日御觀德殿閱軍器起潛能辨其良楛悅之起潛乘閒讒公下獄十三年上怒侍讀學士黃道周廷杖之昇入獄中一切裝殮藥物格不得入公撤臥具身起護之道周少閒卽從之學易會諸生涂仲吉上書理道周上益怒取道周自刑部入黃門獄雜治之諸與道周通者概目爲黨人諸黨人多訐奏自脫公獨承獄中往來狀周延儒再相事得解弘光時起補九江道未至而清

渡江矣及陷浙徽戶口册籍餘姚知縣王曰俞棄城走
教諭王玄如迎降清卽以玄如爲知縣玄如發民爲馳
道扶役者役者反毆玄如公遂入縣朝鳴鐘鼓斬玄如
以徇遂起兵然公實不知兵以其權授之總兵王之仁
方國安浙東之事不能有所發舒監國加兵部御史久
之加文淵閣大學士錢塘失守渡海至舟山遂卒於道
隆觀初公丁丑計偕知縣梁佳植夢公擢第一已而不
驗及公葬舟山適當張信坊下張信者洪武時擢進士
第一者也嗚呼豈非天哉

錢肅樂字希聲鄞人丁丑進士授太倉知州遷刑部員
外郎清陷浙餘姚孫嘉績起義會稽鄭遵謙應之鄞諸
生華夏董志寧謀起事徧謁里紳無應者公時丁外艱
避亂山中夏等使人邀之卽入城招定海總兵王之仁
同盟里中有紳某寓書之仁謂寧都渝瀚泚泚起自六
狂生需公以兵威脅之仁至竟出其書衆大譁某以
捐餉丐免遂定盟監國進僉都御史初起兵時議以常
錦異之仁以新派義餉異公而之仁之子鳴謙代其父
鎮定海侵義餉餉匱公兵解時隆武詔至江上人議拒
之公以爲彈丸之地不可再生內敵且今日之役俱爲
二祖所式憑何得遂分彼此自此與諸人異議兵既解
進副都御史掌院事未幾江上各師皆潰入閩閩旋潰
監國至閩復從駕諸將以次復建寧邵武興化及諸州
邑進兵部尚書丁亥秋進攻福州福州外邑皆降軍聲
大振相持八十餘日城已垂陷而清總督張存仁率兵
至遂解圍去而所復郡邑悉復爲清有熊汝霖既爲鄭

彩所害代汝霖爲大學士先是劉中藻起兵福安已攻
福寧州將破而清帥涂登華詣彩降彩使其私人守之
中藻不可於是與彩交惡時彩橫甚視諸大臣生死皆
出其手公惡之欲以中藻之力制彩密書與中藻約共
圖之反爲所得遂憂憤嘔血卒妻董氏次子俱先亡後
長子亦死無後自甲申以後所著詩甚多皆憂憤之詞
不能盡錄錄其倣文山六歌

其一

我憶當年喪玉斗帝車失度東西走漁陽動地羯鼓

催京洛蒙塵花石蔽古來亡國痛以悲豈有明明若
我后先帝不得正其終諸臣何以酹厥咎而方于于
拜僞庭白馬金鞍腰紫綬嗚呼一歌兮天絕紐狂風
散野萬木吼

其二

我痛心兮不忍言京城馮馮高似天王師奚啻稱十
萬倉廩猶堪支一年胡爲格鬬只兩日干戈突奪至
尊前豺虎張口食人肉宮殿流血染爲川嗚呼再歌
兮心如煎大地蕩蕩生寒煙

七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其三

我朝忠厚立國只三百年來聖天子吾王憂亂乃有
今羣工養賊至於此賊徒轉號黑帝來妖言煽動蒼
天死百姓愚魯信爲然開門迎賊紛不已嗚呼三歌
兮憤恨起目決眥兮口嚼齒

其四

我思百姓雖愚魯胡爲見賊歌且舞牧守縱橫恣吞
噬猶如羔羊虎字乳堂上一怒羣卒趨千家萬家泣
如雨小民湯火無如何忍呼盜賊爲吾父嗚呼四歌

兮歌聲苦願下天耳與天語

其五

豈惟牧守競蠻夥更有大者不敢說明珠璀璨羅光
輝黃金布地等一唉以茲死黨滿要津國家大事盡
卷舌草野之臣知有今猶恃天子稱明哲嗚呼五歌
兮聲轉咽風捲寒雲來淅淅

其六

繇來堅忍生志節心似冰寒面似鐵朝歌暮舞成底
事骨脆不堪雨風折一朝地慘天無光蜂聲豺語遊

八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宮闕鬼斧白日鑪虛空片片墮地化爲血嗚呼六歌
兮歌正闌佇望我后重來掃妖孽
槀巷曰予昔濫竽郎署得以監軍奉錢先生願悉軍
中機細已而先生解師予亦奉命回署旋以使事歸
而先生卽扈蹕入閩自是音儀杳隔聞其以一旅恢
復數郡終以孤軍不能成功復受驕弁之厄嚮昔同
志相繼傷陷幽憤嘔血齎志以歿今寄一抔於寒波
荒浦之上忠懷蓋膈無有能道之者予也心念舊恩
能不悁悁以悲者乎倣曹植謁帝承明廬作以寄怨

焉寄鏞案續甫上者舊詩道之者作葬之者以悲者乎作而悲乎怨作思

其一

昊天數疾威誼士悲素襟丁辰既已暌歧迕恆相尋風塵摧蕙質道懷終自任忠信出波濤哀哉憂患深

其二

憂患聯沈躍機牙不一愕以君鷙鷇心睨彼鴟鴞目伊昔委佩儔同心貽國惠捉節摧羲輪敲情扤崇岳

其三

小臣伏苫次天崩哀眾諸

其四

眾諸弛天誼吁何維繫之損命非刀殳惟在肝膈壎強節不可抑時勢胡其遒嗟彼同裳侶寧爲攘秩期紛駭不自謀咄嗟以流悲

其四

流悲皇路邈煙霧傾以殘東迫東海隅蹐思渺難攀夫何咫尺壤虎兕夾兩轅蠻觸徒自恥丹石豈所諼揮涕稱主臣微才奚足言

其五

君才豈不偉鬱紆不自皆既惻稽山靈復清閟江水

鍛羽又厲征涸轍更騰舉孤旅豈山塹敷奇非身吞排山力已施成敗無開視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指

其六

所指惟白水潔志供明禋履塗日顯越空山虎豹嗔四顧襲昔侶嗟哉罹罟罠莽薄悲蓼蕙糜阱見焚麏倡義登禍機憂傷能久振日匿不可挽志士歸長往

其七

長往惟斂恨婦孺皆鶵殯親戚既已離知交寧復問天道罪報施人情奚協順採士寄遐原霜露時酹獻

夢寐縈素誠臨風寄哀怨（辭鏞案以上七詩較續甫上者舊詩原鈔爲勝今多刪之）

翟獾字去文江寧諸生家貧嗜古平生矜氣節矯矯自好乙酉清陷南都薙髮令下獾棄家長往往來休歙閒復入閩以悲憤卒時唐王初即位贈獾官待詔贈二十金葬之上親題其墓表曰生嚴君臣之分死唆華夷之防有悲憤詩十八首（今存六首）

偶然相許賦同情躡屩拋家六月行最是牽情兒女語掉頭揮去淚縱橫（自註王郎公初不相識以同死國難定交）

爲絕風塵計已遲扁舟飄泊定何之秣陵多少衣冠
族生翦頭毛怕別離
荒遊聊攜藥滿囊葛巾布襪累行藏都門問首身如
葉道路應添白髮長
千里雲山裹客愁犬羊相聚幾時休新安見說多奇
士風節應寒公與侯
薄醉無嗟行路難中朝錢趙負衣冠胡兒可是輕南
牧一夜腥吹白日殘
憶昔荒亭對濁醪金元遺恨激蓬蒿到來意氣銷流
水負國眞成是我曹

馬思理字璟初長樂人壬戌進士崇禎時戶科給事中
坐黃道周獄下獄隆武時起用升禮部侍郎加尚書監
國入閩召拜大學士卒於沙埕舟中

黃祖卿字明輔號虎癡興化衛人初爲舟山參將弘光
時命守鎭江南都陷歸事隆武封莆虜伯給餉銀萬兩

發九船仍守舟山以窺浙直及浙東陷斌卿保塢自豪不欲奉監國入城分其兵賦於是隆武崩四年猶稱隆武五年先是張名振從崇明敗歸殘破之餘斌卿每事侮之雖結婚姻而意相猜忌名振將阮進於清初渡錢塘時張國柱欲圖舟山斌卿力不能敵告急於名振名振救之進以四舸衝國柱大破之國柱遁挾監國元妃世子以降清至是進扈監國至健跳所軍中乏食進念保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總制尚書張肯堂謂斌卿曰上飄泊海中公宜奔問進之請不當違也不聽斌卿曰上飄泊海中公宜奔問進之請不當違也不聽走追及獲之及四舟朝先子遂投海死朝先易卒服見於是名振阮進皆因王朝先以謀斌卿朝先自出海斌卿強使出其部下三年之閒未嘗任之以事朝先鬱鬱請徇邊海至鹿頸四五月而致萬人邊海皆賦其軍斌卿又使其私人以奪朝先之賦朝先恨之有黃大振者故閩盜也劫商船得金數萬分饋斌卿不爨大振懼誅亡抵朝先朝先之帑寄舟山大振僞使人以漁舟報朝先曰威虜以某日盡殺平西之子矣朝先遂與名振進合兵攻舟山斌卿與二女皆赴水死而清帥聞之相慶也

王朝先字紹宇四川土司人也自言為童子時已結無賴者會有大姓挾其同伍童子朝先夜緣其屋發瓦抽椽放野蜂數百螫之天啓閒調土司兵從征朝先因至寨上立戰功弘光即位以參將隸浙東時錢塘江上各營兵賦已定朝先自以老將不肯出方國安王之仁下掛平西將軍印率水師從海道西征因修舡駐寧都江邊數月不發清兵渡錢塘同王之仁出海黃斌卿道將迎之實將不利於朝先朝先覺退走追及獲之及四舟朝先子遂投海死朝先易卒服見斌卿斌卿為叱執者下階禮之遂隱忍居其下踰三年無所事事朝先欲借樸舡數百截揚子江以遏清運道斌卿不許後至鹿頸自為一軍與張名振阮進兵襲破斌卿進收其水師朝先得陸兵二千餘人軍資甲杖一不以賦名振嫌隙遂成監國進封為平西伯是時名振散遣名振率兵襲其營時尚曉朝先出不意倉皇走張肯堂家匿於樓上肯堂不暇櫛盥入監國宮將為解紛頃之名振兵至肯堂家朝先下閣狹巷閒殺數人脅被

刺死朝先雄武爲清所忌其部將徐登華張濟明呂廷
詔等逃降□□告之虛實而清遂決意舟山矣

楊國柱字叔堅號扶寰陝西涇陽人萬曆癸丑進士官
副使賊陷關中遂黃冠遠舉往來太白諸山非世外人
不得遇至今莫知其隱處行迹所至題詩滿壁

山中聞王葵生先生不食死

突使賊兵犯雍州紛紛忍作匪人儔一時顧盼無顏
色千載分明判濁流已料黃臺瓜抱戞誰憐青口粒
全休首陽先後俱同餓應有芳名向日流

石窿字映崑陝西三原人賊陷關中至京上恢復三策
不報痛哭出都門北京陷鬱鬱抱恨而死乃三秦一節
士也

雜詩

其一

從來趙括易言兵寇盜於今盡據城幾點烽煙銷漢
壘萬家風雨泣長平將軍格鬬徒持敭文士空談欲

明鄞高宇泰集梅撰

縣後學何樹崙附註

後學馮貞羣補註
張壽鏞

附紀

虞菴曰嗚呼小人之輸迹豈有窮哉方洪承疇之沒於陳也先皇帝以其死事望空而祭之矣抑豈料其傾覆中國夷滅陵寢哉斯又出於宋劉炎諸人之外也若夫始雖降附繼則舊然而興志圖反正不惜肝腦塗地以從之若家之犬不食承疇之肉矣壯夫之日月晦而復明義士之乾坤冥而復闢易所稱不遠之復也

吳勝兆字□□□□人貞羣案陳忠裕公年譜稱勝兆遼人爲清守松江有思漢之心吳中豪傑欲因以爲功於是相聚其幕中爲之計畫而以招撫之名內結太湖義旅戴之俊周天口陸同等外求援於海上兵部尚書陳子龍蠟書至黃斌卿斌卿猶豫不敢應張名振以其兵就約時斌卿進爵爲威虜侯其肅虜伯印猶在名振請得之爾使者以拜勝兆期四月十二日渡海勝兆之聚謀者既眾人人以事成在旦夕遂肆言無隱而所招義旅又不就束約欲淩清卒出其上清卒恨之其未經招撫者亦不忌清而暱就之清捕之於勝兆勝兆無以自解竟斧質以徇義旅乃散勝兆中變名振渡海至崇明沙颶風海嘯樓舡自相激撞飄沒者十八九軍資器械俱盡名振與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單舸脫走而右都御史沈廷揚被獲勝兆因海上之失約匿擊無序義旅遂劫勝兆斬清宮之在松者而勝兆之部曲既與義旅異志又不見海上兵視湖中所招其力易制於是勝兆中軍詹某以勝兆之命召義旅入次第斬之勝兆未知已而縛勝兆一曰爲標將□□貞羣案江南通志鎮守江南江寧等高永義所縛□□處滿州將軍巴山滿州人據此兩方空當爲建虜也巴山陳錦雜治其獄誅戴武功與吳鵬欽浩張謝石喬墉侯美漢等三十三人所連染者復數百人時楊漣之子之易爲松江同知勝兆殺之楊呼曰父忠於明我忠於清夫復何憾之易卽烈宗授以閶門蔭以恤漣節者也

金聲桓者遼東寧衛人世襲前軍都督僉事鎮守徐州漕運總兵故楚帥左良玉

之部將也良玉病死子夢庚降附使聲桓統其軍大學士黃道周出江西乃陽爲送款而使別將張天祿襲之道周被執繫是得鎮江西丁亥監國復閩數郡時朝廷調各省之兵復陷其地聲桓之力居多督撫以聲桓降將故輕之從之取賄不得聲桓私居常改胡服於是督撫上變言聲桓謀反聲桓使人竊之中途得其書乃置酒召督撫以書示之督撫失色遂斬之奉永曆正朔受爵豫國公江西郡縣皆定當是時南都震動以爲聲桓旦夕且下清官豫擬附之而清之守贛者不從聲桓欲乃爲聲桓之謀者以寧庶人之敗急於順流故使新建得制其後聲桓遂急攻贛守愈堅各省之援兵大集聲桓困乏數月食盡部曲斬聲桓以降今上贈聲桓鄂王其同事王得仁號靜寰贈康國公

初監國恢閩數郡聲桓遣郭天才援閩天才與僞撫佟國棨有隙遂降監國封爲忠勤伯後聲桓反正天才乃返江西 附註

蹕菴曰成敗之故豈能逆覩哉向使聲桓不牽眾人之說無反顧之慮急於順流以取南京守贛者亦即以兵下聲桓亦未見其功之能就也蓋天之授清迄今猶然矣然未有若此之口口令人悒悒而悲其拙也

李魁口口口人吳勝兆標將事敗爲同官所殺屍立四日夜不仆顏色如生

李成棟陝西人爲清取廣其反正也以戊子四月其明年三月敗死初成棟以丁亥二月收繳兩廣官印文武小大可五十餘顆於中取制臺印藏之一愛妾知其意獨當貴乎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撫尸大哭曰是矣明日即衣冠將制臺印具疏遣洪天擢潘曾瑋李綺三人齎奏今上初上在桂林以永成伯竄中因朝夕慫恿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閒眷屬也妾曰我敢允之亂奔南寧中允素凶狡戊子二月廿三夜二鼓忽入宮劫上寢中置之城外苛逼諸臣財物歷一晝夜盡驅城內官兵眷屬纔飈去上幸無傷錦衣馬吉翔備布袍竹轎而行未幾成棟奏至請駕蹕端州八月上至端州成棟迎於百里外上慰勞備至事無巨細必白成棟

而後行居十日成棟卽上南雄欲下贛州面奏上曰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庾關以外事臣獨肩之一言竟去

李元胤者成棟養子本姓賈河南人留端州守家元胤爲人率意自如自矜爲反正功臣十月奉成棟密計殺佟養甲於德慶道上益驕縱不可制而天擢爲吏部侍郎曾瑋爲大理卿綺爲學道三人皆成棟親愛者也後上贈成棟寧夏王成棟旣死之二月張獻忠養子孫可望自雲南遣人獻南金及馬請封

諱案此篇脫略罣漏疑有闕文姑仍原本錄之以竢

博雅君子採擇焉何樹崙附識

王光恩字守宇陝西人初爲流寇號花關索庚辰歲入蜀大擾其明年家君自長沙遷鄖盡光恩已聽招是時鄖城屢被賊兵少不能支自家君至多招降賊以恩義結之卽與其守於是其弟光泰因其兄來言願悉眾來降光泰所謂搖天動者是也又有上天王苗時化亦自賊至並驍勇善戰相與守鄖壬午秋口據荊襄聲援皆絕朝廷皆以鄖地久沒於賊後先帝知尙堅守乃遷知府徐起元爲鄖撫家君爲陝撫歲餘始有傳至鄖者時陝盡爲賊鎭陝鎭孫守法以一旅營山中聞家君新命大喜卽至鄖邀其入陝時南都已立新君一年矣而鄖尙未知也甫至陝界一日而吳三桂引北兵自西安至賊敗卒走向鄖北兵急追之家君尙以爲三桂擊賊使使以書往三桂引見使者指其項曰吾已胡服矣於是始知北都之變家君遽散兵隻身返鄖退而耕於野起元旣爲巡撫以光恩爲中軍至是降然光恩心不忘明屢爲家君言未嘗不至於拊膺也北軍有失利事輒馳以告其明年三月吳楚路通家君將東歸光恩道酒欷歔泣數行下起而曰高恩主聞公有老親在故光恩聽公去耳鄖陽舊部曲我公數年心血所在公獨無意乎當是時鄖城困疲已極時化又同鄖各帥共入燕事無可爲家君默然已而徐以言諷之示以持久觀變之意而光恩性素戇戾旣降嘗與督撫抗督撫不能容之且微窺其意之不固也遂譖之於朝家君至武昌聞有傳往逮光恩者家君曰噫鄖城自此有事矣遂以計擒光恩至鄖城殺之光泰時鎭襄陽遂起兵據鄖城殺守道劉開文及鄖縣知縣茍等未幾終以勢孤爲清所破光

泰遂率殘卒入山
槩菴曰光恩既降繼以逮死而得列於反正之後者不沒其志也光恩之降非其志乃心明室皎然不欺事雖未舉其爲清盡力驅除而後思反正者抑又不同矣昔宗汝霖之於中州蓋能用賊豪傑使皆應命光恩兄弟可不謂之豪傑與惜未究其用耳家君至今言光恩尙爲之欷歔不禁也

余鵬翔字誕北辰州人 傳節子曰明詩綜云余鵬翔字誕北辰溪人天啓乙丑進士除金溪知縣調遂溪入爲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以布政參議守徽寧道轉山東遷浙江按察使副使調山東

寧波府正氣錄 卷十二 八 明鈔書 約園刊本

畫馬歌 此亦託馬以自況故應有後來一著

山人畫馬以意擬開毫宛轉伸素紙手腕強突膽副之須與豪氣如泉起上瀰天房下八荒茲白乘黃一尺咫毛骨斑駁項尾異瘦小精悍疾如駛我皇慶馬十二閑圉人牧豎未敢齒日盡官芻聚一鍾渴飲御河千頃水有時立仗天子旁錦衣文繡渾身披仰鳴俯噴長跪謝當年伯樂曾知己一自鹽車上太行尾殘肘潰遭鞭箠至今灑汁白汗交旋恐逶巡過馬市

入閩
策蹇徘徊未忍行離離禾黍故宮情三山雨雪殘雙

關五嶺荆榛蔽雨京佔客暮雲排鳥道羣臣落日聽猿聲共知險隘難方軌孰遣天驕易漢旌

仙霞嶺

雄關千仞入雲端鐵馬危如劍閣看自撤六軍焚羽翼長教百粤葬衣冠功標銅柱蒼梧遠貢道冰綃碧海寒早識諸君無勝算只應封爾一泥丸

追吳戈千予時二似斯駟斯騏扶櫬歸里

膚髮臣無恙朝廷事已非斯文將墜地先死亦知機

遺業驚殊域孤魂戀舊畿酸風吹劍水丹旐暮雲飛

謝德璟字八公晉江人

謝公之死未詳其實故錄其詩以俟攷

四言詩

逆浪推舡石尤風急篙折櫓傷進不盈尺密棘梭槎鬼無晝憚搏人啖食不顧良善夢御天庭玄鶴無雲披恩涎飲忘何世民射荒垂死痛猶呼予腸斷絕絃棄矢於野邏迫天人紺髮方瞳傳藥一粒駕肉爲輕風搖酒戰心疑手亂坐起念仇迷離按劍厲風吹襟嗷嗷哀鳴於何止宿落花依砌涇絮沾泥浪蕩糞葉從風而靡熱則炙手寒則依冰據於蒺藜緊獨何以

行無轍迹心有廓輪明明如日清鑒獨文□□□□
□□□□□□□□□□□□□□□□□□□嶽忘峻一
朝失足千古□□□□□□□沒成海爲擬□年攬車
增慨易捐城府難撤防維蓬萊仙山弱□□□□節
儉求敵於掌擾□寸機箭中一點水得烏樂波瀾細
闇影形□□□□敢濡沫智用者死其病不藥烏鯽
吐墨適以自賊覺觸在時情郵□□柳雨絲絲風花
片片
癸巳春分日題雪交亭正氣錄後 貞羣案此詩見續甬上耆舊詩茲據
以補之

國以一人存天柱地維以一人立處士之碑仆而
晉始亡南岳序立之人散而唐始亡西臺慟哭之
音歌而宋始亡死非徒死生非倖生其趨一也覩
淵張先生海外所居有雪交亭即義士蘇兆人死
所也予愛其語即以名是集三閭有言安能以皓
皓之白受世俗之汶汶乎此所以寧赴長流而不
返也
歷盡嶔崎性不刊痛來劒敲未消癡寒窗寫就忠臣

諳付與奸雄掩面看
貞襄痛咽訴重元殺賊重來二千年舉恥直須今日
事願酬苦節樂堯天
蜀鵑啼恨徒虛語海鳥含冤亦寓詞厲鬼有靈應示
現胥潮空怒又奚爲
並是爺娘憐惜膚熱拋顱骨撒橛蕪人生尺寸皆知
養蜂蠆輕薔亦愴呼
滴血非微結不窮波同天漠漠荒空先生名湜三千
丈浸沒華嵩最上峯

紅粉全身心更苦白衣報主氣尤強貞魂不逐腥塵
處鬼域何妨是首陽
莫浪指爲點鬼簿千年紙背恐應沈鋌前讀罷寒芸
靜夜牛僧鷁不敢吟
對此惺惺真道好人人長樂老之徒誰爲惶恐灘聲
助只有嗚嗚山鷓鴣
嗟哉吾友痛多年幾度荒齋抱與眠刀底餘生渾似
昨爲君含淚寫遺編
捐軀報國恨猶生娩作知心血淚盈當日鉉翁身不

死南山應否許同盟
十載傷心一劍閒麋荒錨底鬼劊顏不知今夕爲何
夕目眩神搖噴血閒
邦家生色彝倫重君子成名學問長數葉墨痕長不
死誰非臣子細思量

明故兵部員外郎檗菴高公墓石表

高公諱宇泰初字元發改字廣尊別字隱學晚年自署宮山已而又署檗菴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陝西巡撫兼制川北副都御史斗樞之子光祿寺署丞翺之孫廣東肇慶知府萃之曾孫而宋儒萬竹先生元之之後都御史以孤軍守鄖陽三禦闖賊語在姚江黃公所作志銘公爲都御史長子負才名性尤忠醇乙酉六月之役都御史尙在軍而公輔錢忠介公起兵於鄞監國手諭奬之以爲不媿江東喬木版授兵部郎綰武選尋以

奉使過里門而江上陷其時都御史入陝陝已內附還卽鄞亦內附旁皇無之念光祿公尙在家聞道來歸而海上諸公方思揮魯陽之戈以挽落日句餘遺老呼吸嚮應公父子輒豫之丙戌之冬蠟書自海上至謀者得之公首被捕戊子之夏華王事洩再隨都御史囚繫辛卯幾復株累僅而得脫壬寅之逮尤爲震撼雖幸得保而家已破都御史諸弟斗權字辰四（後改斗魁字旦中允權）皆遺民之苦節者時人幷公稱爲四高公雖累遭困折其於故國之感不少衰嘗自序曰在昔辛壬之歲里中

諸名士大會於南湖華王其執牛耳者而予亦以臥子先生所許濫竽其閒國難以來華王得追隨范倪諸老遊於虞淵而余靦顏視息雖鍵戶屏絕人事以期不負此初盟然以視亡友則可恥也志趣不齊菀枯隨之向之同社半已出山攘攘如也感惕面目守之亦希不可悼哉於是爲梓鄉耆會其豫選者甚嚴王水功林荔堂徐霜皐之徒僅九人焉嘗曰謝皐羽非易及矣然而月泉之集何其會之濫也得無有妄豫其中者乎惜不起而問之壬寅之在囚也終日鼓琴有仁和令者亦解人也以慮囚入聞琴聲而異之及見其壁上所題詩皆危言歎曰先生休矣願左右曰爲我具酒饌來既至拉公飲風波亭上公固辭令曰無傷也是日遂劇飲至漏下相與賦詩而別是後隔一日必至及公事解遣人謝之竟不往謁所著有雪交亭集雪交亭者張公肯堂翁洲所寓樹一梅一梨東西相接公愛之取以名其集蓋自甲申十九人以後分年爲死節諸公立傳而附詩文於末有敬止錄則甬上舊聞也考證最博如黃公林之謁黃姑林大禹廟之謁謝女廟其後聞性道所改正者皆

高宇泰字元發一字隱學學者稱爲槃巷先生都御史斗樞長子也少負志節雅與華先生過宜王先生石雁善乙酉南都敘都御史守鄖功蔭一子先生未及授官而南都陷錢忠介公起兵先生請命於其大父盡輸家所有以助軍乃以前蔭幷敘贊議功超授尚書武部員外郎參東江軍事丙戌奉使還里門而東江又陷先生思泛海從故王以大父年邁不克乃日從事於田畝之音塵四方之士趨島上必以先生爲內主丙戌冬蠟書

不戒捕入獄同事者以賄出之丁亥都御史自鄖歸時華王諸公方謀再舉兵先生與焉其議奉都御史以主軍期有日矣降臣夫己氏發之於是父子並入獄是役也炭炭不可得免而賓客又爲行賄於大將以免於是先生之家蕩落顧其志愈堅其節愈厲不以多難少隳也先生既往來海槎山寨間庚寅辛卯之交瀕死者又數矣雖賴賓客游俠之力然亦微天幸卒得生而都御史二弟所謂辰四旦中二先生者其年皆少於先生其好義敦尚名節互相師友亦互相奔走救援以自完一門遺民之盛爲東南所未有更十年爲壬寅島上降卒入浙東漸以中土義士姓名告所連逮數十家而先生爲之魁已而詩禍又起先生復豫焉於是長槃二年甫出甲辰又逮入獄幷錮都御史於私室而先生子奕宣亦從入獄受繫時辰四爲都御史親橐饘而旦中所以救先生者甚力然不得脫蒼水正命始漸緩次年賓客以賄出之方事之殷先生在獄中彈琴賦詩說經不改其素有仁和令者以慮囚至見而異之兩中使入載酒相與共坐風波亭上留春次韻時以爲令亦賢者及

得出初無喜色浙東之人相與語曰是所謂大孟浪者也嗣是山海始定小朕烽煙盡息先生雖終爲梗化之頑而力無所施乃頹然自放與方外者遊先生素不飲酒出獄後始學之遂稱酒人然其風格嵯峨不肯輕有交接遺民中有晚節稍委蛇者輒絕之故其心知之契王常博水功徐戶部我庸林評事荔堂周監軍自一毛戶部象來而外無幾也嘗曰謝皋羽之爲人尚矣然吾觀其主月泉吟社之席同社至二千餘人茲二千餘人者能保無失行之士在其中是則可以已而不已者也

夫以王炎午之末路尙有慚德況彼二千餘人者耶聞者爲之悚然董紹事幼安從亡先生匿其子士曠於家撫之如子勉以大義晚年輯雪交亭正氣錄十六卷蓋甲乙以來諸忠小傳也又與林評事輯甬上正氣錄八卷別輯敬止錄四十卷則甬上文獻掌故所萃也又有禮貫一書獄中所作也其詩曰野哭集懷遊集蓼圃集知生閣集屏山集最後合之曰肘柳集嘗自言得年六十當死及六十竟無恙次年戊午無疾而逝自東江建國繼以翁洲又繼以林門吾鄉志士如雲然千磨百折

涉歷萬死未有如先生之困者而先生則曰吾心無日不在牢獄中也盡其倔強至死不變其可謂之大丈夫矣先生古文最雄大略皆辨亡之筆思舊之音惜未見其全集也

跋并書

右雪交亭集十二卷明高宇泰撰宇泰字元發晚號牖
菴鄞縣人父斗樞官副都御史陝西巡撫宇泰仕監國
魯王官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所著尚有敬止錄肘柳集
事蹟詳全氏祖望所撰墓表見鮚埼亭集其書蒼萃明
末忠臣義士烈女各立小傳詳略不等按年分紀以殉
節先後爲序始於甲申訖於癸巳又以流離盡瘁實志
以歿者爲特紀初曾迎降後仍效死者爲附紀幷載諸
人遺著絶筆而當時同志哀輓之作亦閒及焉獨癸巳
紀祇署萬曰吉楊卓然朱昇余鵬翔名氏注云萬曰吉
鄞縣志人物傳一併增入庶後之讀者藉得攷見其行
誼云光緒丁酉天中節大興傅以禮節子氏識於三山
寓邸

一類未攷其詳容續補之而於附紀末又列余萬二人
及蔣德璟行略詩什未免分隸不倫似宜稍加釐訂移
入癸巳紀中俾與上文連屬補所未備此本乃鄞縣黃
氏家藏今春從駿聲太守假讀亟命侍史錄副用廣流
傳惜以鈔帙僅存從未鏤版二百年來輾轉襲寫遂致
斷爛不全開卷自序卽首尾不具又缺壬辰紀一卷且
多空行殘篇加以繕寫草率每紀雖自爲一帙顧漏標
卷數洎撰人姓名此外錯簡亦復不少幸所采詩文往
往見諸各家本集據以校讎或刊誤或拾遺惟無別本

據謝山驍巷高公墓石表公諱宇泰初字元發改字虞
尊別字隱學晚年自署宮山已又署蘗菴此書自序隘
夫又其別字也雪交亭集十二卷傳記之屬宜歸史部
續耆舊傳作雪交亭正氣錄十六卷稱名甚是光緒鄞志藝文
歸史部而卷數不合全序稱分年爲紀然壬辰無紀癸巳
僅記萬曰吉等四人姓名注云未攷其詳容續補之則
似未完之書癸巳紀錄席邱僧讖此書末有何樹崙跋
晏梅村詩亦似不倫
語時在咸豐辛亥余見之先舅氏劉藝蘭先生所因勸
妹夫湯鴻九農部出貲借鈔分裝四册時爲光緒壬午

今先舅氏藏書已歸天上農部歿亦十年矣孤甥峴亭
六月曝書檢以相示余方挍訪吾鄉桑海掌故謀爲校
刻而海上二次革命烽火鄰閭老眼摩挲憂亂彌甚癸
丑季夏蘧與張美翊記

四明人鑑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四明人鑑三卷始自漢初大里黃公迄明末諸忠孝節義皆四明之望人自爲傳各圖其像都一百一十二人爲二卷又錄自宋冀國夫人葉氏迄明末節女周氏都二十人爲一卷統一百三十二人節次志乘爲之傳者劉午亭也圖其像者虞譜薰也初譜薰所爲圖百六十四頁光緒壬辰影行者一百三十二頁劉氏自敘作百三十三頁虞氏自敘則作百三十三頁意者當時二君或有刪去劉氏稱百三十頁者殆舉成數而言惟虞氏稱百三十三頁不知爲何時佚去壽鋟不能繪事然喜觀圖畫又嘗請昌黎送楊少尹敘稱二疏致仕歸漢史傳其事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如前日事因竊以爲果得工畫者盡圖古今聖賢忠孝節烈士而人繫以小傳勒爲專書廣布於國中或散爲單頁更迭張之通衢則其觀感之效裨益風教豈淺尠哉憶壽鏞幼時先大夫嘗以孝弟圖說詔示爲之口講指畫忽忽五十餘年今老矣猶得見此此亦孝弟圖說之亞也況所傳百三十二人中得其書刊諸四明叢書者在漢如任奕如董黯在唐如虞世南如賀知章如孫郃在宋如豐稷如楊簡沈煥袁燮舒璘高閌袁甫王應麟黃震在元如程端禮在明如賀欽如張邦奇如華夏錢肅樂張煌言今已有二十人左圖右書益動觀感之意然則重刻此書固莫壽鏞若也聊書以冠篇端午亭工於詩有雲閑詩草四卷錄副藏之蛟川之儁而德行君子也是書傳而其人亦傳矣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張壽鏞序

劉午亭先生傳略

劉先生諱蕊孚一名德崇號午亭鎮海崑亭人事母孝
致子嚴與鄉里鄰郤交必以誠藍德行君子也天資豪
爽日以琴書圖畫時花飲酒自適其性尤好吟詠凡目
之所營人事之所值風俗之所繫良朋契友之往來里
叟野老之談論悉著之於詩自號雲閑子卽以名其詩
有雲閑詩草四卷昌中耆舊詩拾遺若干卷又竭數年
心力繪四明人鑑圖其見於文學者如此陳繼聰孝廉
序先生詩稱爲超塵之外得林泉之趣吐詞多雅爲蛟

川後起之雋虞景璜孝廉序稱劉丈僻居萬山之中佐
以詩畫發爲詩歌意氣邁放而按之物情無不盡者王
侍講榮商輯蛟川耆舊詩補稱先生嗜酒詩能書畫嘗
留心鄉邦文獻此先生之見推於先達者先生生於道
光廿二年壬寅七月廿五日丑時卒於光緒廿九年癸卯七
月初五日午時享年六十歲元配王氏生道光十九年
己亥三月十九日卯時生子三長和均次和壎三和坊
女二鄉後學鄭岱雲謹識

序

四明爲人才淵藪之區周秦以上書缺有閒自漢大里
黃公翊贊太子舊在史冊而姓名之相傳里居之所在
紛紛籍籍已不可窮詰降及唐宋人物彪炳頗難指屈
其一藝之長一節之善尤不可更僕數崑亭劉君午亭
幼習舉子業長鄙棄之汜濫于唐宋詩古文不名一家
自從陳孝廉駿孫遊學日進所作詩文亦駸駸入古曾
編四明百卅人物傳倩虞君譜薰爲之圖豈謂吾郡人
物囊括於是哉大凡人之著書各有命意或明吾心所

嚮往而取古人以爲的或憫世俗之泯棼而借古事以
爲風百卅人物雖不足盡四明之才而劉君之取資不
爲不多矣劉君所作傳不過采掇志乘事蹟而命意之
所在悉寓諸圖譜薰之爲圖也多劉君授以意惜余少
暇日不能作圖贊以明其取監之恉然細玩其圖自知
其作書之意矣若徒賞其畫法之工亦所謂皮相士也
時在光緒十三年正月穀日定海黃以周

余作滬上客已非一日欲得一知己誠非易易余今秋偶遇虞君譜薰聆談片刻意氣相投虞君曰盍不過敝寓一敘乎余曰然然便登其樓窗明几淨清曠怡情不覺撲去俗塵三斗於是詩酒論交談心竟夕俄見案上一書曰於越先賢圖余曰越人有志我豈無情吾四明亦當刊此名圖以匡風俗惜少有心人者虞君莞爾笑曰余有此圖藏之久矣恐疵累未淨不足爲大雅觀遂出四明人物傳圖百六十四頁曰自庚辰鼎劉君午亭

同志於茲十有三年矣余觀其描摹之畢肖點綴之錯落凡四明掌故顯然羅列尺幅中洵雅觀也展玩再四愛不釋手遂邀邱君寶麟劉君椿與君祥驎陳君啓顏君蓉甫王君魯傳承諸君賞鑒莫不拍案而道羣相稱羨想慮劉二尋十餘年之苦心宜行於世以彰厥德即付梓刊聊供同好豈非大快事哉余故表而出之以記諸君之志云爾是爲序光緒壬辰秋仲慈北觀海衛志

古人事蹟昭著于史乘者善畫家每圖以紀之然非有關于世道人心雖窮形盡相無益也昔蕭山任君渭長繪於越先賢圖取事確鑿用意古厚舉先型以示後來使其郡之人咸知其郡之有人其有裨於越者誠非淺鮮吾四明固多賢哲慈孚以訂耆舊詩拾遺之役展核志乘及鄉先正詩文遺事每錄一過如見其人亦思繪圖傳之而不工于畫有志未逮蓋數年于茲矣適胡占梅茂才謀作古今人鑑圖于虞君譜薰屬孚共事孚喜其以人爲鑑與有同志顧統舉古今不限以地非特別史志乘不勝甄錄即二十四部與國朝掌故之書凡可歌可慨可慕之人不能更僕數而欲于其中擇而存之挂漏之譏庸能免乎故莫如就四明一郡即乎向所志未逮者藉譜薰以成之耳目親切綜括匪難桑梓敬恭興感尤易庶與洲長之圖彼此輝映未必無補于世道人心已譜薰以爲然乃過我紫荊花館相與商榷而慕繪之期年之間計得圖百三十校雠既竟爰序其所以雖然百三十之圖亦豈足以盡吾郡之人物哉光緒丙

戊五月鎮海昆亭山人劉慈字書

序

蛟川之東南有昆亭焉與吾鄉六橫山祇隔一襟帶水山中人時相往還余友張君和伯嘗告余曰昆亭有劉午亭明經志行修潔不慕榮利乘暇子業肆力於詩古文詞其灑落多如此余心誌之願借張君爲介紹得聯文字交以慰一時向慕之意不幸張君遽作古人此事遂忽忽不果余於癸未冬需次吳門遵鄉背井九載於茲風塵鞅掌俯仰自傷回首舊遊晨星零落如劉君者十餘年來未謀一面而近日之耽吟倍昔造詣加精余

均不得而知之也今年春西席胡頤堂廣文自鄉里來袖劉君近作四明人鑑圖冊索余序余乃得睹劉君之手筆何其幸歟四明爲人才淵藪自漢迄今其間碩德名流奇光亮節誠不能更僕數或見諸金石之留貽或得諸名山之撰著或庋炳乎正史或散見於他書雖碑殘簡蠹不無缺略而徵文攷獻雅賴搜羅如鄉先輩近時所修之四明新志圖發幽潛宣揚疇昔洵足軼前民之矩矱示後學之津筏矣劉君之作殆亦有見於是乎古來雲臺上將凌煙勛臣多以畫傳近今吳中滄浪亭

繪五百名賢像贊而敘諸石使此邦人士知所矜式四明人物圖此物此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攬斯圖也益令人起恭敬之念於以知劉君之意亦良美矣雖然有其意而筆不足以達之又無以賞心而悅目斯圖也殆離奇變化而窮於思議者哉時或仿六朝人之工細時或如宋元名家專寫大意至其人物之向背隱見各就其本事而摹仿之或兀然而立或危然而坐或倚樹而沈吟或臨流而寄興或金戈鐵馬慷慨從戎或繡黼彤裳雍容坐鎮或遁跡於山深林密或埋身於地窟火淒涼衣冠市櫛奕奕如生按圖尋索殊耐人思此又以見劉君之慘澹經營而慮君謂筆能得其意而揮灑之技亦神矣哉必傳何疑顧余觀斯圖又重有感焉自宋以理學稱者四明有袁楊沈舒四先生端憲公卽余之始祖也迄余身計二十四世矣余才識譾陋學殖荒落不克上承先業徒增媿恧近又浮沈俗吏於簿書之暇得披是圖而獲覩先世之儀型余小子不猶有深幸也歟因不禁喟然而歎曰數與無忘劉君其有以

詔余乎光緒十七年四月前翁洲沈熙廷

丹青引贈蛟川虞生

丹青何必無畸人於今蛟水推虞生白晳丰裁年少子秋水爲骨冰爲神天生爾有不凡手五色花粲毫端春抱露披霜蓄奇嗜懷珠葆玉安清貧恥爲健兒賞白雪獨借胡絃鳴不平偶乘單舸渡瀛海囊筆來叩桃花津主人性亦愛塗抹相得如奚舂醪醇遐心合與白雲契欣然把臂開山扃抱泉別墅特幽峭松篁交擁無纖塵背岡面水安小築不與人世相拒迎是時天氣際冬暮形雲黮黮鎖山川凝北風迴旋催急雪平郊璨爛連空冥健筆欲與瓊葩爭腕運秋聲掠鷹隼圖成靈石蟠蛟鮫一客蚋髯據平檻雙眸炯炯虎視輝明星披胸半褶袒朱褐橫腰三尺懸青萍李郎顧盼亦儁爽當壚按馬如含瞋背人姝姝作眉語秋水翻波何盈盈金鉶刻鬢意閒雅玉釧約臂光晶瑩四圍瀹染更璀璨玉樹琪樓殷千層墨瀋淋漓騰咫尺意匠慘淡細經營奇蹤異境嗟入妙撫卷大叫能手純畫工如此古亦有世閒俗眼難爲青肯留餘技狀花鳥每逢知己亦寫眞大逾徑丈小盈寸

與我園爐作高會螺卮引滿傾復斟豪情儗隨商颺舉

珍重還當座右圖壬辰秋八月慈北菁翰戎獻琛題

海上相逢少逗留讀君佳畫更低頭名邦人物分明在

先哲音容髣髴留布置果能精入法經營今已閱三秋

表揚桑梓傳幽隱豈與尋常冊子侔與友如

十載虛名擅寫眞明州浪迹逐風塵輸君絕妙傳神筆

不貌今人貌古人靜齋弟周鼎彝初書

慘澹經營意態眞千年薦事卻翻新便看筆墨徵君秀

也羨明州大有人弟金蟾香題

先生善畫本天成未獲傾襟耳已名忽見廬山眞面目

衡中阿堵有神行
四明人物溯遺風信手描摹一卷中意匠經營何慘澹
至今如見鄂襄公
虎頭三絕久稱奇繼起於今妙手追佳士逢時應下筆
肯容我輩寫生姿
毫閒生動盡通神畢肖髯眉合是眞儻入宣和諸畫譜
無多筆墨世希珍古董陳衍題

筆墨淋漓佈局新躍然紙上獨傳眞四明賢哲誠堪慕
肯作先生畫裏人翁上俞星維未是草

閻人鑑引

上文悲歌想像留羨君妙筆擅風流分明於越圖猶在
佳處還應勝一籌翁洲胡維星拜題

圖紹當年服潤長會將筆墨鬬幽光家鄉韻事今誰繼
何幸君能得辦香蛟川李光榮奉題

題辭

崑亭山人鬱懷抱豪情勃發天地小一盃在手眼無人
著眼乃在人中表吾郡夙號文物邦漢有黃公尊四皓
魏晉以後代有人宋元迄今更不少生前卓越死留名
往事昭垂今立標不於水鑑於人鑑惜哉難爲流俗道
山人歎以人治人用心良苦意則巧上自史乘下雜說
旁及詩歌咸搜討舊萃千載成一編閻發幽潛星日皎
百三十人精益精開卷令人心了了繫之以傳象以圖
風雨三年始脫稿顏曰人鑑出示我我讀其書拜欲倒

閻人鑑　題辭

維桑與梓必恭敬凡有知識宜所曉何況羅列在目前
展卷那不眸予瞭初覩猶以畫圖看入勝恍遊仙佛鳥
尋思再三肅然起繙歎此書眞至寶吁嗟柳下無人伯
夷死廉立敦頑風已眇因果之書足且腐誨者諄諄聽
巍巍碩世磨鈍得是編照見肺腑深而窅天良激發妙
自然景徒供人眼福飽嗜我飢驅事奔走每歎勞人碌
碌逐逐仿彿水中鬼白問何以淨沈老諸君爲我燭
妍媸轉惜君書成不早成之剞劂亟惠我好把腐儒塵
俗掃光緒辛卯五月顧鶴逸弟胡昌年

陳章侯寫人物爲古今冠筆勁氣清神情活現眞神品也學章侯者莫如任君渭長渭長有於越先賢圖之作至今風行中外咸以爲章侯復生不意又有虞君譜薰出復作明州人物圖藉繪事之流傳表鄉里之舊德百三十頁頁落筆清勁深得章侯之法細細觀之不勝欽服爰誌數語聊記眼福時乙酉秋七月下浣鴛湖八十三老人予祥張熊

一覽能令眼界開卻將舊蹟作新裁試看筆墨安排定何處閒行著點埃辛卯春暮慈北子封陳祥燕題

古蹟紛繁記不清事關鄉國易移情明州掌故資稽考畫史頭銜孰與爭壬辰秋仲慈北坼顯廷題并書

吾郡多賢皎若星日欲瞻儀容能無缺失乃生畸人窮研縷述潛德幽光必表而出惟其傳之既文且質惟其圖之又疏且密遷固之史荆關之筆會萃成書心手如一丙戌五月棣莊張廷盃

四明人鑑目錄
卷一
漢
大里黃公
御史中丞任公奕
主簿梁公宏
主簿任公光
純德徵君董孝子黯
唐

永興縣子銀青光祿大夫文懿虞公世南
和州刺史孝子張公無擇
祕書監禮部尚書賀公知章
孝子劉公通
左拾遺孫公郃
尚書樂公仁規仁厚
明州刺史上柱國江夏縣開國子黃公晟
宋
和靖處士林先生逋

馮先生制
杜先生醇
天章閣待制知桂州沈公起
知縣王公文堯
沃先生元瑀
樞密直學士清敏豐公稷
左正言贈中大夫文介陳公禾
觀文殿大學士文莊汪公洙
博學宏詞王公璧
建寧府通判中奉大夫曹公粹中
修武郎任公戩
楊孝子慶
太師忠定史越王浩
敷文閣待制莊靖汪公大猷
華文閣直學士文懿陳公居仁
寶政殿大學士少師宣獻樓公鑰
張孝子超
寶謨閣學士文元楊公簡
贈直華文閣學士端憲沈公煥
禮部侍郎兼侍讀正獻袁公燮
宜州通判文靖舒公璘
吏部豐公有俊
賜進士憲敏高先生閎
進士柏先生敦臨
少傅兵部尚書正肅袁公甫
吏部侍郎陳公塤
貴溪令趙公彥彬
楚州錄事參軍旌忠曹公孝先
禮部尚書鄞縣開國伯王公應麟
大中大夫直祕閣學士張公卽之
進士劉公南強
浙東提舉文潔先生黃公震
刑部員外郎劉公揚祖
樊城守張公漢英
純德先生陳公應麟

卷二

元

鉛山州學教授程公端禮

夏孝子永慶

陳孝子汝楫

華孝子昭

侍講學士文清袁公桷

知縣薛公觀

菊村先生袁公士元

翰林學士陳公桱

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象山縣男俞公述祖

明

按察副使汪公綺世

刑部尚書錢公唐

太學士舒陳先生思禮

復翁王先生國祚

翰林院侍講張公信

錢倉所千戶易公紹宗

正千戶陳公睦

工部郎張公安國

刑部郎中梁公田玉

兵部郎中李公山如

楊先生範

寧波衛指揮將軍萬公文

兵部右侍郎朱公琰

大理寺卿蔡公錫

王先生汝林

刑部主事晉承德郎張公瑭

俞孝子敏德

夏孝子道昌

南車駕員外郎嚴公端

御史知府沃公類

戶科給事中恭定賀公欽

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姚公鎮

兵部尚書文定張公邦奇

翰林院編修介塘王先生相

總督劉公鼎

魚臺縣令史公元中
兵部右侍郎范公欽
許孝子瓏
工部主事戴公鰲
按察副使葉公應乾
都指揮僉事劉公隆
贈光祿寺署丞杜公槐
義士楊一
沈孝子良十

義士魏鏡
義士胡淡
壯士吳德四德六
定海衛軍士葉七
王孝子伯化
千夫長蔡公啓元
辰州太守屠公本畯
大學士文敏余公有丁
駱先生元
禮部郎中屠公隆
靖州守備李公瓌
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恭敏僖公三才
禮部尚書太子太保文介僖公三省
總兵官藏公國柱
陸先生大漳
裘先生文炳
翰林院檢討華公夏
大學士吏部尚書忠介錢公肅樂
大學士兵部尚書忠烈張公煌言
周先生西
項先生宣
卷三
列女
宋
龔國夫人葉氏
孝女童氏八娜
元

節女劉氏
貞女金氏
程氏二節
明
萬氏義姑
貞女楊氏
節女張氏
節感孺人周氏
節女胡氏
節女楊氏
節女潘氏
節女林氏
節女倪氏
節女胡氏
節女王氏
貞女戴氏
貞女王氏
節女方氏

節女周氏

節　忠

義　孝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漢大里黃公

大里黃公鄞人秦博士遭時坑廢儒術因與諸博士東園公綺里季夏用里先生避世隱於商山而作歌謂之採芝詩漢高祖高此四人而不能致後欲廢太子留侯張良爲呂后畫策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會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時稱四皓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乃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卒得不廢事詳留侯世家鄞志黃公林漢四皓之黃公隱處即古之大里也俗譌爲黃姑林今墓在大隱山載甬上耆舊傳

漢御史中丞任公奏

任公諱奕句章人爲御史中丞山陰朱育曰文章之士
亡者衆盛所馳文檄華者存榮載會稽典錄有任子十
卷略曰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眾目
之明又曰水可乾而不可奪溼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
可銷而不可奪堅石可破而不可奪堅又曰天之圓也
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
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知謝皆摯語也載王阮昌國志
里載兩浙名賢錄

漢丞相梁公奏

梁公諱宏少隱海隅有盛名舉郡太守尹興辟爲主簿
楚王英謀逆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
興名乃徵詣廷尉獄公與門下掾陸續功曹史騶勳及
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
惟公與續勳拷掠肌肉消爛終無異辭後得釋放歸田

漢主簿任公光

任公諱光字景昇鄞人爲主簿時海賊作孽令朱嘉將吏入出戰爲賊所射傷賊突嘉前公以身障敵力戰死嘉獲免還邑由俸厚葬之載寶慶四明志

漢純德孝君董孝子珠

董孝子諱黯字叔達句章人仲舒六世孫事母黃氏惟謹母善思大隱溪水孝子築室溪濱就養疾瘳歸後劇土垽居傍進以奉母泉味如大隱鄰王寄母謂母曰我瘠汝肥何也曰吾雖貧黯孝心常泰而健耳王母歸以愉其子而寄遂毀董母母卒終喪手刃寄首祭於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嘉其異行召拜諫議大夫累徵不就年八十終敕封孝子立祠贈母賢淑夫人由是以慈名溪以溪曾縣云載純德錄

虞公諱世南字伯施餘姚人沈靜寡欲精思讀書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見稱於僕射徐陵由是有名在隋官祕書郎十年不徙入唐爲秦府記室參軍遷太子中書舍人太宗踐祚歷宏文館學士祕書監封永興縣子致仕銀青光祿大夫卒謚文懿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與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示耶敕於靈座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恤其家墓在鎮海靈緒鄉澥浦鎮載一統志及唐書原傳參浙江省志寧波府志鎮海縣志

張公諱無擇字君選慈溪人永隆初由進士舉明經刺史和州丁父敘憂奉喪歸里三年不櫛七日絕漿都督竇懷正聞於朝屬神龍初國家多事未遂旌表服禫辭祿廬墓以壽終宋嘉定十四年邑令趙崇祊祠於董孝子廟之東焉載成化四明志唐神龍中有張孝子無擇父墓在慈溪之虎脾山結廬負土有湧泉芝草之異仕至和州刺史見樓鑰董孝子廟記

賀公諱知章字季眞生於鄞縣小溪之譽嚴唐證聖初進士超羣拔類科初授國子四門博士歷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之又充皇太子侍讀晉授祕書監性放曠善談笑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詞筆不加點斐然可觀天寶三載因病疏請爲道士放還鄉里築室四明之鹿亭樊榭時往來稽山卒年八十六葬於會稽蕭宗詔贈禮部尚書載前上耆舊傳

劉公諱通幼時不修細節繼母告其父父怒以杖擊之折其指殞於地越時乃甦退而自艾略無怨辭語人謂之曰小箠則受大箠則走禮也子委身以承暴怒所謂陷親於不義亦未得爲孝也公曰見怒而避責是重吾父之怒也某罪不能迎意而承歡豈計其箠之大小而後虛其孝與不孝乎誠感於劉氏家乘

孫公諱邵字希韓奉化人幼負氣岸乾寧中舉進士天佑間官左拾遺朱全忠簒唐公著春秋無賢人論卽脫冠裳服布衣養晦林泉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載十國春秋參府志

樂公諱仁規光化三年授兵部尚書其制曰爾光祿大夫兵部尚書樂仁規粵自早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替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爾之能爾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弟諱仁厚授刑部尚書其敕曰鎮東節度使左押衙充明州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持節撫州軍事樂仁厚居總大藩之萬里山揚阜俗之雙旌嘉爾勳忠列於奏薦兄弟俱以立朝正直取忌當時朱溫亂棄官歸隱於慈溪之大隱山載鎮海志

貢公諱晟字明遠鄞縣人始應募於望海鎮不中選乃隸鎮都虞侯林閎還本鄉聚眾據平嘉埭權知州事楊儼召署爲平嘉浦將初劉漢宏以台州賊叟文知明州事文爲儼所敗其黨杜宗自鄧海鎮率鄉民據奉化公自平嘉埭以所部兵擊之執宗不殺使還台州獲其聚悉屬於本道遂擢爲奉化郡防遏使兼伎飛都副兵馬使餘姚鎮將相繼侵越州節昌禦之不利刺史鍾季文遣公領兵攻嘉揔殺之又擒獨浙東道東面副都指揮使本州刺史及董昌僭稱錢鏐堰師公帥眾夾攻遂斬

林先生諱逋字君復奉化黃賢村人隱於錢塘之孤山咸平中徵召不起賜號和靖處士事詳宋史有將歸四明夜坐話別任君詩曰酒酣相向坐別淚溼吟衣半夜月欲落千山人憶歸亂塵終古在長瀑倚空飛今日重攜手前期易得違載雍正寧波府志

馮先生諱制字公初慈溪人康定間大饑民至相啖食家有穀數千斛悉貸之賴以全者百餘家舍東有古坡縣長牟經俾鄉先生王致楊適耕之民數奪其潴水先生諭民穿古渠引潮以溉無復奪水之擾二先生割田爲壽先生曰吾哀先生窮耳豈望報耶踰錢塘會故知錢寺丞負客債數百緡索之急悉與償之居常聚族子弟誨之使學務中規矩未幾弟準子碩姪景相繼第進士踳顯官載成化四明郡志

杜先生諱醇居慈溪孝友稱於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明經行修學者以爲模楷慶曆中鄞始建學縣令王安石請爲師先生辭以再強起之始就焉慈溪令林肇立學又起爲師二邑文風之盛自先生始王安石慈溪縣學記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載延佑四明志

沈公諱起字興宗鄞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歲海潮至冒民田舍公爲築隄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御史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乞復府兵汰冗卒通判越州改知蘄楚二州京東歲饑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攜其伍盜內自睽疑轉相束縛惟恐後改開封府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召爲三司鹽鐵副使直舍人院熙寧三年韓絳使陝西加公集賢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將寇長安公率兵討平之會絳城綏州不利公亦罷入知吏部流內

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與夏使等公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爲定制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公生平喜談兵嘗以兵法謁范仲淹器其材注孫武書以自見事詳宋史

王公諱文亮字昭遠嘗渡浙江於舟中見遺金百兩留三日待其人至歸之而去不告以名仕至龍川令載奉化縣志

沃先生諱元瑀字君寶熙寧八年歲穀不登疫癘大作先生躬行郊野掩覆齒骼日散庾積以應貸者及秋亦不責償悉焚其券載舊定海志

豐公諱稷字相之鄞人登第知封邱縣召對擢監察御史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遷右司諫元祐間以集賢院田知潁州江寧府徽宗立召除御史中丞公盡言守正帝將處之尚書左丞而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清敏徽宗時臣官漸盛公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條帝曰已諭公為若不聞者讀畢乃止凡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時政語

宋左正言贈中大夫文介陳公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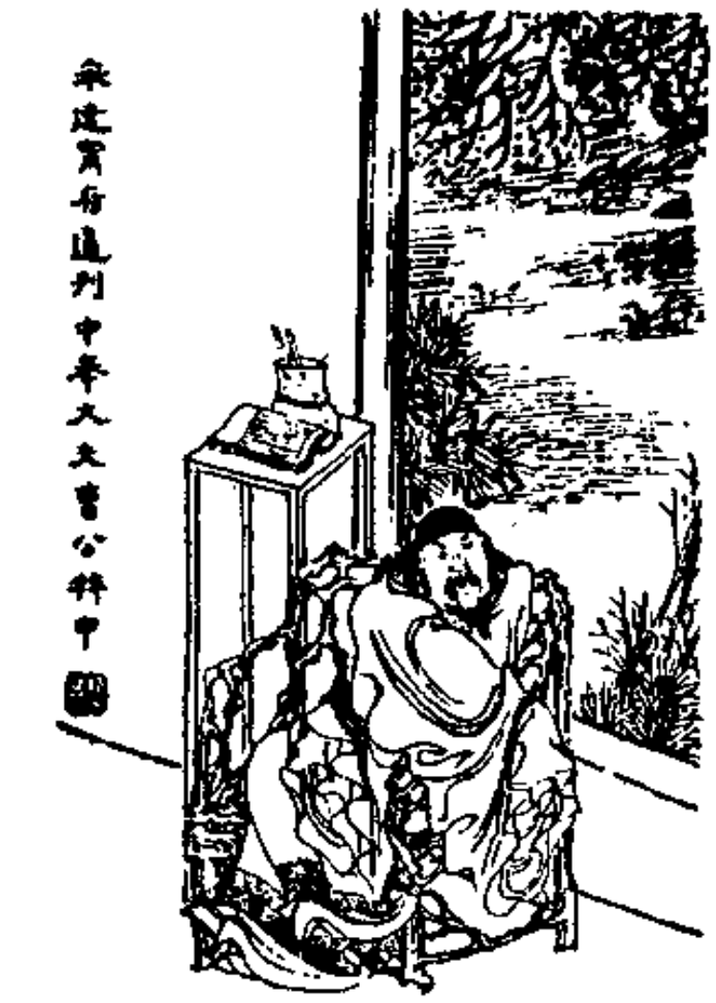
陳公諱禾字秀實鄞人舉元符三年進士擢監察御史劾蔡京子儵何執中壻蔡芗之罪皆罷之遷辟雍博士入對契旨遷右正言時童貫與黃經臣表裏爲奸公抗疏首劾貫後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大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陟幽明天子大權柰何使宦寺得與此塗一開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寘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公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公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

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曰留以旌直臣卒贈中大夫謚文介載宋史

汪公諱洙字德溫自幼善賦詩有神童之號九歲牧鵝見醫宮頹圮題其壁曰顏回夜夜觀星象夫子朝朝雨打頭世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官奇而召見晚授明州助教歷官至觀文殿大學士卒謚文莊著有春秋訓詁載甬上耆舊傳參兩浙名賢錄

四明人鑑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公諱鏞字子潤鄞人成宣和六年進士少年氣銳以
遠大自期悉焚前所爲舉子文披閱羣書醞蓄日富舉
筆爲文波瀾洶湧朝廷方復博學宏詞科首魁其選未
幾卒士論惜之載嘉靖寧波府志



曹公諱粹中字純老父實贈奉職郎從父貫崇寧五年
進士官御史中丞公學問以躬行實用爲先李光聞其
賢妻以長女爲壻增閒自爲知己有冰玉之譽宣和六年
公登進士第待次無爲校官時秦檜在相李光爲參政
檜知公名欲識之辭曰吾已有差遣見丞相何爲退語
其妻曰吾觀爾父與秉衡者勢不兩立豈久居此者光
卒貶海南公不復仕自號放齋以著書爲樂後檜死張
浚力薦於朝以朝散郎通判建寧府乾道三年致仕累
贈中奉大夫載攻媿集寶慶志延佑志

任公諱戩字彥遠奉化人少英敏多勇略每慕張子房諸葛孔明之爲人嘗歎曰二賢若在吾願爲之執鞭與同邑李俏董之邵以慷慨好義稱建炎三年金人入明州大掠諸縣公與俏之邵奮義鼓勇共率家丁數百人禦於泉口每乘閒出奇以擣金金不敢犯奉化得全官修武郎載兩浙名賢錄

楊孝子諱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頁已後母病不能食孝子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紹興十三年詔表其門載宋史

史王諱浩字直翁鄞人紹興十四年進士除校書郎歷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疏奏先爲備禦是爲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以遁跡謂之恢復得乎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張浚請幸建康因陳三說不可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御史王十朋論之遂與祠尋復爲右丞相將告歸薦江浙

之士十五人如幹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謚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載宋史

汪公諱大猷字仲嘉鄞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授金華丞歷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有用之才也遷祕書少監兼權刑部侍郎孝宗每訪政事公遂陳寧戶未嘗煮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陽寄田產害及編民宜取一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勳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又論沒入貲產止可行於強盜贓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榷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爲器上嘉奬之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歿贈二官公與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載宋史本傳

陳公諱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爲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事脅從者悉寬省之公舉紹興二十一年進士調永豐令淮酋交兵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公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洶懼突騎大至鑾弓夾道公上馬從容舉酒屬杞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卒成禮減歲幣而還轉承議郎進祕書丞權禮部郎詩外知徽州至郡招三衙軍植一表於庭有滯吏不能措手輸稅者恆裹贏以歸鄉州有訟多詣臺省乞決於公秩滿入對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以警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曰名言也尋遷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請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下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公繳奏帝喜謂有補風教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移建寧府鎮江大旱又移守鎮江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再進華文閣直學士卒載宋史

樓公諱鑰字大防隆興初進士光宗嗣位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公立螭頭登右掖繳奏無迴避禁中或有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光宗病不能持喪傳位太子公草詔有曰雖喪紀自行於宮中然禮文難示於天下人服其婉寧宗時韓侂胄用事公告老家居杜門著書侂胄與客言樓大防善士曾無一札入都門且使諭意客至公家迺其語公默然子弟相顧具紙筆公取顏氏家訓言士大夫晚節名節事置紙上客大愧不敢言公亦不復問其從容持正若此除資政殿大學士卒贈少師謚宣獻扁所居曰攻媿齋自稱攻媿主人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行世載甬上耆舊傳

張孝子諱超昌國縣人年十九父榮患氣疾寢篤禱無效孝子乃割脅取肝煮粥以進不踰日父病愈乾道二年十二月守趙伯圭舉楊慶例命縣厚加優卹嘉泰四年令葛洪與免徭役仍封植其父母墓禁樵採載延佑四明志

楊公諱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五年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契遂定師弟子禮爲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浙西撫幹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夜無盜禁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會斥丞相趙汝愚公上書言汝愚忠亦遭斥寧宗更化遷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極言弭災消禍之道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以面

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在郡廉儉自將民愛之如
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授朝議大夫理宗即
位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谿縣男尋授華文
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公屢辭授敷文
閣直學士累加大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
直學士大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所著有甲稟乙
稟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
有已易啓閉等書後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
詳載宋史

沈公諱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與臨川陸九齡爲
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揚州教授召爲太學
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早暮延見學者同僚忌其立異
請黜之調高郵軍教授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歲
旱常平使分撥官屬賑恤得餘姚上虞二縣無復流殍
改知婺源三省類薦以聞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猶不
廢讀書舉拳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周必大曰益
者三友叔晦不愧焉公人品高明中有未安不苟自恕
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二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追贈直華文閣謚端憲載宋史　言行編公爲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誦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

袁公諱燮字和叔鄞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媼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公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居民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法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寧宗卽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公亦以論去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脩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召爲都官郎官遷司封對言陛下已深知彭龜年之忠一龜年雖歿眾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遷國子司業進

朱宜州通判文靖舒公諱

舒公諱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入太學張栻官中都公往從之又從陸九淵朱熹呂祖謙學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曰絜齋先生諡正獻載宋史

年進士爲徽州教授徽習頓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公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丞相留正稱公爲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達薦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公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公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公篤實不欺無一毫矯僞楊簡謂公孝

友忠實道心融明謚文靖載宋史

豐公諱有俊字宅之四明人過倡樓見一妓疑是故人女累目之妓亦省酒罷留宿詰之果然公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閒不敢問也且各就寢必有以處汝公與京尹有契明旦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卽取入府厚奩具擇貢士嫁焉尹卽王宣子佐也公以進士歷官吏部郎中載行營雜錄

宋賜進士董鼎高先生閱經圖

高先生諱閎字抑崇號息齋八歲誦經史通其義弱冠入太學楊時爲祭酒授以伊洛之學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先生爲首稱建炎二年陞補上舍紹興改元賜進士第先生少宗程頤學自王安石廢春秋先生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爲之集注四明學派導源慶曆諸公至於伊洛世系則自先生始諡憲敏載鄞縣志

宋進士趙先生敦臨

趙先生諱敦臨字芘民少入太學與高閎見楊時於京師得其指授洛學之來甬上自先生始自是四方名士翕然嚮慕魏杞汪大猷童交定其門人也登紹興五年進士王應麟尋其遺文爲之序曰斯文也黃收純衣之製太羹元酒之味也昔者子朱子謂前輩爲文明白磊落切指事情無睢盱側媚之態愚於芘民見之載鄞縣志

宋少傅兵部尚書正肅袁公畫像

袁公諱甫字廣微鎮海縣人從楊慈湖簡受業慨然以斯道自任登嘉定七年進士第一每自言能爲劇縣令人問曰欲宰縣不欲爲臺閣何也公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稻稻不可以爲衣蘧是以聖人使人必先以器人善其言除松滋令大有治行民甚德之入爲校書郎通判湖州守衢饒二州提點江東刑獄爲外官者十五年一以傳心爲本於貴溪栁象山書院廬阜與白鹿洞書院又建番江書堂嘉熙元年遷吏部侍郎尋擢兵部尚書兼吏部尚書卒贈通議大夫諡正肅詳載鎮海縣志

四明人鑑卷一　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陳公諱塤字和仲鄞人試江東轉運及禮部皆第一嘉定十年進士理宗卽位詔求言公上封事直聲著天下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謚餘皆閣筆賈貴妃入內公言乞取君側之蠱媚史彌遠召問曰吾甥殆好名耶公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彌遠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首言天下安危在宰相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侫死所任不過史彌遠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歷官吏部侍郎授國子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載宋史本傳

趙公諱彥彬四明人嘉定閒爲貴溪令廉以律己嚴以御吏寬以恤民其座右書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及代去百姓遮道攀轅請留涕泣送之載江西志前此宰貴溪者無庶吏諺語云飲卻三山堂下水縱非汙者也成汙公曰自愛檻前山有意誰云堂下水汙人見廣信府志

曹公諱孝先字元思奉化人寶慶中任楚州錄事參軍李全謀叛遣劉福慶脅犯制置許國公趨入諭之曰制置朝廷大臣犯制置是犯朝廷也語既爲亂軍所射中喉拔箭叱曰誤李全斬東市非汝曹而誰曹孝先決不求生許制置決不可殺賊銛鏃交集血流被體猶登城與國謀所以討賊者血盡氣微國枕之以磚遂絕事聞詔賜廟額曰旌忠官其子載寶慶四明志

王公諱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既舉進士從王埜學嘗自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遷國子錄進武學博士丁大全欲致公不可得遷太常寺主簿面對邊事忤大全意遂罷大全敗起擢祕書郎彗星見應詔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度宗即位授禮部郎官遷祕書少監兼侍講忤賈似道意又出主管崇禧館久之又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

老皆曰此淸白太守子也擢豪右省租賦民大悅召兼
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順逆之說又
忤似道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疏
陳十事進禮部侍郎日食應詔論答天戒五事陳備禦
十事皆未及用尋轉尙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用
徐囊爲御史公奏囊與夢炎同鄉引以自助善類爲所
搏噬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又不報遂東歸自號
深寧老人後二十年卒所著書有深寧集等數十種載
宋史本傳

張公諱卽之字溫夫慶元六年以父恩授承務郎兩浙
轉運司進士歷官大中大夫直祕閣學士封歷陽縣開
國子敭歷中外政績懋著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
誣劾閬州守王惟忠潛通北國惟忠棄市公聞之卽其
家屬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後惟忠得以禮改葬致
仕里居三十年自號樗叟道人卽貧拯急見義必爲士
大夫皆以爲標準公善書師歐陽率更世傳其書能脫
火災片縑隻字皆購藏之不啻拱璧云載鄞縣志參修
浦張氏譜傳

宋進士劉公南強

劉公諱南強一名南常鄞之茅山人登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宋末不仕遯跡山海間課子啓一啓二耕讀以終老載鎮海昆亭劉氏家乘參府志

宋文肅先生黃公畫

黃公諱震字東發慈谿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吳縣尉攝長沙華亭皆有聲擢史館檢閱與修兩朝實錄輪對言當時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道牒收其田大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巖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巖德則官僧此倉民困於納息至自經公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守賈蕃世驕縱不法公數與爭論蕃世積不堪遂疏公撓政

坐解官撫州饑赴公知其州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於市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
酋賞旌勞者其他善政不勝述改提點刑獄決滯獄清
民訟赫然如神明移浙東提舉常平進左侍郎官及宗
正少卿皆不拜公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
之詩文不作可也著日鈔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
生載宋史本傳

宋刑部員外郎劉公像祖

劉公諱揚祖字宏宗慈谿人景定三年進士爲刑部員
外郎見賈似道執政國事日蹙遂有隱志逾年宋亡改
冠裳慟哭及元下詔求賢先生不忍聞遂徙家雲湖山
寺之東自號介白散人終身不屈載續文獻通考

宋樊城守張公漢英

張公諱漢英奉化人幼聘呂氏女後女雙聾請辭公曰聘時無恙而今聾明命也卒娶之咸淳間敕守樊城爲元阿尤所圍募善泅者置蠟書於髻中潛積草下浮水而出往荆郢求援至隘口被獲於是荆郢之路絕出鋭師薄樊城公死焉載兩浙名賢錄

宋純遠先生陳公應麟

陳先生諱應麟字天祺鄞人淹貫經史至於曆數之學無不究其指歸人稱通儒一日乘馬出有失馬者亟前認馬先生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逾日矣先生有焉數年遂與之挽轡而去明日馬從別得乃詣先生叩頭謝庭下至元閒朝廷以安車召賢良先生固辭不起賜號純德先生趙文敏嘗爲逸民詩以美之載成化四明郡志

程公諱端禮字敬叔學宗朱子務適於用初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禮遇甚至累考授鉛山州學教授

夏孝子諱永慶字章甫定海人父文德大德中轉粟以供京師浮海而北舟至海津鎮溺焉孝子倉皇號救躍入洪波載其父以出父得不死孝子以力竭沈水舟人求之弗獲人皆驚歎稱曰夏孝子厥後三弟痛其兄之死孝也益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食同爨有司上於朝旌其門曰孝義之門載貫夏孝子詩序

鵝湖書院旁有道院一日見駾跑地驅而復來默卜而發之得十餘石碣刻羣賢像因立堂祀之載成化四明志

陳孝子諱汝楫字倩巖象山人親歿未葬鄰家失火將及與妻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既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皆謂孝感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泣曰而子即吾子忍異視邪汝舟死育其子長爲娶婦以其遺物畀之載嘉靖寧波府志

華孝子諱昭鄞人生未晬父亡母沈氏家貧不能自存外家欲奪其志誓死弗許勤紡績以教育其子後病亟孝子尚幼刲左股和藥以進母愈至正十年尹許賡大書節孝字以表其閭載嘉靖寧波府志

袁公諱桷字伯長鄞人舉茂才異等大德初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公進十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請購求宋遼金三史遷書累官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公在詞林朝廷制策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春秋說易說載元史

參清容居士集

靜公諱觀字景荀一字處靜鄞人在宋時聚族千指同居合食者五世號義門靜氏公於元至治癸亥以書經登賢書分教平江之常熟後遷杭州教授攝沅江縣事既而引年致仕載嘉靖寧波府志

元翰林學士袁公

袁公諱士元字彥章性至孝父背患疽吮之立癒以茂才授縣學教諭調鄞山書院山長尋爲平江路學教諭擢翰林國史館檢閱官不赴築城西別墅種菊數百本自號菊村學者所著林外集七卷危太樸爲之序稱其思致高遠云載元詩選

元翰林學士陳公

陳公諱桱字子經奉化人嘗作通鑑續編書趙匡胤廢其主爲鄭王一日公晝寢夢至一所類王者居有八人報陳先生至矣其中坐者衣黃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耶公心知爲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即死耳史貴直筆不可易也載硯雲甲編

俞公諱述祖字紹芳象山人由翰林書寫考滿調廣東元帥府都事入爲國史院編修已而出爲河陽府推官至正十二年蘄黃賊迫州境公民兵守綠水江井力捍禦之兵力不支城陷爲賊所執械至其偽主徐壽輝所誘之使降公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事聞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象山縣男載元史

汪公諱繪世字漢文洪武初授太平府同知推誠馭下有三虎踞林白晝餉人公爲文呪之虎即遁去陞湖廣按察司副使載鄞縣志

錢公諱唐字惟明象山人元末隱山谷中明太祖登極公年將六十應詔赴京敷陳王道裁正禮樂超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釋奠止行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公上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遵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令遂止三年上讀孟子至草菅寇讎之說謂非臣子所宜言欲去配享詔敢陳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公獨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當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上具其誠懇命醫療其箭瘡於是孟子配享得不廢載象山縣志

陳先生諱思禮四明儒家甫七歲父蚤世母石氏鞠育之母歿先生創鉅痛深欲隨母死親戚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友勸之娶先生掩耳不答眾迫之曰娶妻以爲養也親歿何以娶爲既而親友據義責之不得已乃從及期合巹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慟路人後以貢至京師入太學爲上舍朝士咸稱之載徐一夔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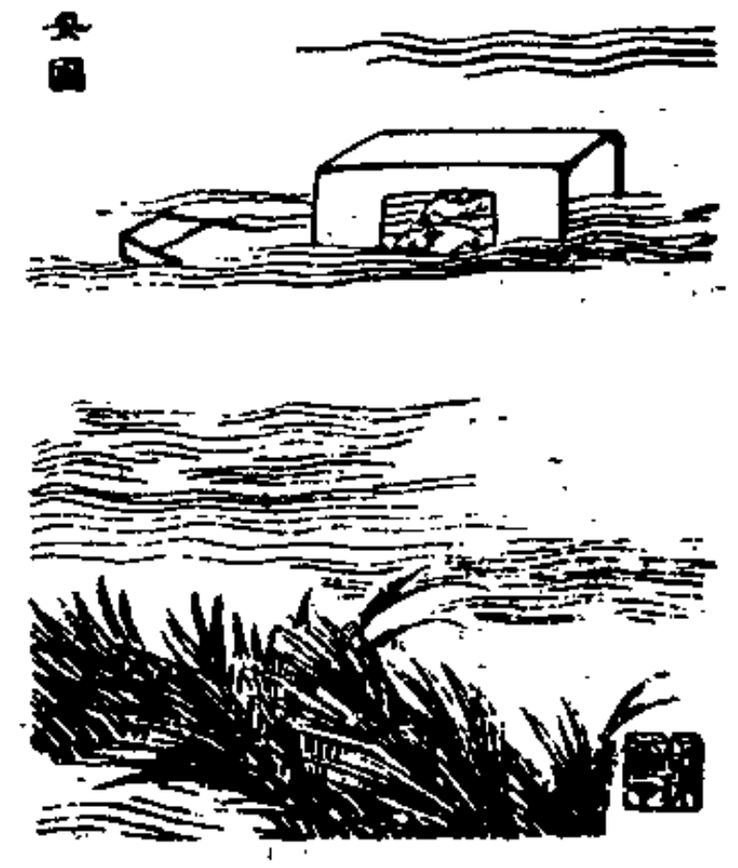
王先生諱國祚定海紫薇莊浦東人洪武二十年信國公湯和經略東南以宋元遺賢鉅族多隱海島窮僻之鄉心竊忌之乘蘭秀山葉希載王子賢之亂奏請遣徙縣海四十六山居民兵火慘毒無所控告先生語同難者曰丈夫弗効尺寸力爲桑梓謀奚以爲人遂兼程赴金陵見高帝力陳翁洲不可徙之狀民兵與官兵交足之法帝允奏賞勞遣歸先生歸傳諭鄉人之已徙遠近者皆復舊里巡檢官以部檄未降罪之復禽之至金陵帝再勞而歸之復翁洲之事乃定翁洲人德之顏先生之堂曰復翁堂稱之曰復翁先生以此地藉翁而復也

載定海縣志參倣居集

張公諱信字誠甫定海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八授翰林院修撰遷侍講拾遺補闕直聲震朝寧三十年會試上命學士劉三吾爲考試官所取盡江浙閩人中原西北無預者謗議騰起上怒命儒臣覆試公與六七翰林官受命閱卷或曰上方震怒宜少貶以承上意公不可仍以三吾所取中式卷進上益怒謂此屬皆胡藍黨公坐棄市人咸惜之天啓間辭文介公啓學使祀公鄉賢祠詳載鎮海縣志

易公諱紹宗象山人以戰功授錢倉所千戶洪武二十四年倭賊登劫湯塺潘家碰公遂大書于壁曰設將禦敵設軍衛民縱敵不忠棄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爲臣書畢命妻李氏具牲酒生奠之與決而出乃密令游兵從閒道焚賊舟賊驚遷救公率所部直前格殺賊無算追擊至海岸淖深馬陷賊回攻之猶手刃數十賊遂死焉諭祭葬勒碑旌之載嘉靖寧波府志

陳公諱睦原籍定遠人後家定海父仲和從明太祖起兵屢著戰功被傷成疾未及授官而卒公嗣世太祖念父子積久勳勞授世襲正千戶運糧海上建文二年燕兵起命李景隆山征公隸前軍次德州與燕兵戰於夾河奮勇直前斬殺數人會景隆後隊退走遂敗績公爲流矢所中死載寧波府志



張公諱安國定海人建文朝爲工部郎壬午燕兵迫京師公謂妻賈曰余職卑不能帥師應敵又不能屈膝以事人柰何乃乘舟入太湖聞金陵陷大慟曰食人之祿而偷生於新主之地恥莫大焉遂與其妻鑿舟自沈載寧波府志

梁公諱田玉定海人仕刑部郎中其時梁氏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燕兵入金陵公與御史葉希賢俱髡髮爲僧及建文帝出亡往來蕭寺公時奉衣食後不知所終松陽人王詔遊洽平寺閣藏上嚢嚢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得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銓錄其可識者得田玉及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因各以詩係之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載鎮海縣志王詔忠賢奇祕錄參續藏書

李公諱山如字伯偉永樂間兵部郎中致仕歷官四十餘年清苦一節非奉母不御酒肉環堵數椽躬任杵臼之勞人稱擣穀郎中詔歲給月米五石及卒有司襄葬事寫載鄞縣志

楊先生諱範字九疇鄞人踐履誠確雖燕居恆盛服端坐讀書至夜分不懈教授里中視世之毀譽榮辱蔑如也永樂中有巫稱龍神道人禍福如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先生作文喻之弗止躬往見巫捽其首匍匐於地時擁巫羅拜者百數十人皆驚悟散去郡守鄭珞邑令張鐸咸嶽致以訪政事初號棲裴晚年更號思誠叟載嘉靖寧波府志

萬公諱文寧波府衛指揮以永樂十五年率舟師逐倭寇戰於定海桃渚大捷明年下哨象山之鋸門昏夜見雙鐙遠至以爲寇也遽聲落其一炬黑風應弦而起一軍盡覆乃知其爲龍也公時年二十有二載鮚埼亭集

明兵部右侍郎朱公瑛

宋公諱琰字廷珪奉化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宣德初遷禮部主事正統九年遷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時十旬不雨蝗大出公卽日往按齋嚴致禱有鶖數十羣徹空下食蝗越明日大雨官吏士民交相欣抃景泰四年轉太僕寺卿尋遷兵部右侍郎益勵忠勤士林推重載獻徵錄

明大理寺卿蔡公像

蔡公諱錫字廷予鄞人永樂癸卯舉人授六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貴知泉州府奏除洛陽東山大橋三鎭戍兵公私便之時洛陽橋圮發古石有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橋故宋蔡襄建而公適以守至遂重修民立祠配享端明陞山東副使歷大理寺卿巡撫湖廣設法賑饑全活數萬家尋乞歸載分省人物考

明王先生汝林

王先生諱汝林奉化連山鄉人性好施凡貧病過門者接之不厭遠近慕其名陸司寇瑜時爲邑庠生貧不自存往詣之先生時浴於溪陸以謁告遽起而入攝衣延之上坐盛爲之禮次日即遣人濟其家不以告也比留連旬日陸乃自言其情曰竊慕公高義幸而款我其如家累何先生出謝啓示之陸起拜曰不虞君之惠我若此辭歸明日先生盛張具觴而送之凡寒暑之衣畢具且贈之金載兩浙名賢錄

明刑部主事晉永德郎張公璿

張公諱璿字廷玉慈溪人正統己未進士爲刑部主事能洞悉疑案決淹獄尚書金濂性聰察頗輕屬吏公抱案詣前從容舉所鞫囚數名罪矢口如流不煩省閱濂改容禮焉屢上木死初也先入寇權瑞王振主親征議公首率同曹疏諫不報已而詔選從征官公慷慨請行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兵軍無紀律公策其必敗連疏請還蹕爲振所阻及土木而兵潰英宗北狩同列多散走公拔佩刀直前追駕厲聲曰臣與陛下俱出誓不獨入僕陳貴牽衣泣公絕裾而馳曰吾不歸矣遂見殺英

宗復辟諭祭於狼山晉階承德郎廕其子圭歷官太原

同知載寧波府志參湯斌傳

俞先生諱敏德字謙鳴鎮海人父彥華赴京師聽選至高郵病卒母唐氏在家相繼卒先生甫九歲日抱棺號泣聞於邑令令爲之給費貸以夫船始得扶柩以歸及長不樂仕進於三山構屋環植以竹哀慕不替因名其堂曰永思有司屢以材薦以祿不逮親而辭作盤溪四詠以見志人稱竹所先生卒年百有五載鎮海乾隆志

夏孝子諱道昌居鄞之月湖以漁爲業幼孤聽母教惟謹既長而漁日所得魚擇巨者以奉母母得痒疾日在中大作非沸湯沃之弗止孝子出必申歸以供湯沐無後時一日漁於新莊之河得巨鱗里人厚與之直堅弗與問其故答曰歸以奉母由是名著及母卒哀毀如不欲生會有詔錫民孝弟力田者衆用有濯孝子力辭弗受載兩浙名賢錄

嚴公諱端字克正號謙齋以進士累遷南車駕員外郎爲積忤所中解組歸性至孝母年六十奉養歷卅餘年母年百四歲朝夕不離左右母齒豁不能餐公手屑炭米煮粥操匕箸以進母有所欲鞠力致之少疾即束帶至旦身嘗五藥至母體復始就寢及居喪哀毀彌至其學貫串百氏著有謙齋集載甬上耆舊傳

沃公諱頻字文淵鎮海縣蘆江人成化二年成進士官御史奉檄清理福建戎政巡按江西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吉安知府貪黠屬民公首劾之乃爲權貴所銜誣以庭辱守令戍戍憲典左遷內鄉知縣接壤鄖陽鄖陽豪右多侵內鄉地民多流移公至繩豪右以法歸侵地民復還及秋令各輸粟備賑不三年而儲積至十餘萬石民甚利賴之尤究心學校培植士子遷知荆州奏罷貪吏削除附目之糧數十萬石以備兵餉弘治三年丁外艱尚書交章薦其才公不欲再仕退老於家日惟觴詠自適非公事不迹城府載鎮海縣志

賀公諱欽字克恭世家定海父孟員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少穎敏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爲學止於是耶取近思錄讀之有省成化二年成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遊樂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求退會陳獻章被徵來京師聽其論學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獻章旣別肖獻章像歸構一室懸之朝夕瞻視其學專讀五經四書小學期於反身實踐終日閉門靜坐主敬以收放心有來學者輒辭而從遊者甚衆弘治改元閣臣薦起爲陝西右參議適母死上書辭凡萬言正

閩人鑑卷二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四年太監劉瑾括遼東田東人震恐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殘變先發聚衆劫掠顧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之往諭乃散去晚年更好易大臣引薦終不起少嘗隱居醫無閭山因以醫閭自號人遂稱爲醫閭先生卒年七十四謚恭定載鎭海縣志

姚公諱鎮字英之慈谿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五年遷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四川士官岑猛謀不軌公令都指揮沈希儀結猛父岑璋共圖猛調兵進討猛子邦彥以兵守隘官軍攻破之斬邦彥猛奔永順璋酖殺之斬首以獻進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公請改設流官陳善後七事制可乃命參將張經鎮其地猛黨瀘蘇王受詐言猛不死借交阯兵且至夷民信之蘇等薄城經走城陷受亦攻入思恩府會起王守仁督兩廣軍帝入張璁等言落公職閒住十三年三邊闕總制大學士費宏薦公帝命以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公辭家居數年卒載獻徵錄

張公諱邦奇字常甫鄞人年十五著反騷又著易解登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出爲湖廣提學副使下令曰學不師孔顏行不希曾閔卽才如雄褒吾且斥之至今楚人言譬教者必曰張提學云歷遷春坊庶子國子祭酒至南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公之學以人性爲無不善以聖賢爲必可師日繹洙泗濂洛之旨危坐一榻日無流視耳無傾聽口無誕語禔其身納之矩矱兢兢焉初在翰林時嘗作觀頤錄在國子時作昭事錄平生所著有五經說大學中庸傳觀光紀玉

王公諱相字懋賢資性絕人復嗜學授徒高山中夜誦不輟飢即拾蹲鴟火而啗之成進士授庶吉士尋遷編修以議大禮逮詔獄死杖下公性篤孝爲文原本六經而才思橫溢時馳驟莊列閒學者稱介塘先生載甬上耆舊傳

劉公諱鼎字伯銘定海衞指揮僉事狀貌雄偉擢把總備倭正德初江西姚源寇起督勦大臣檄公爲偏裨公奉檄呼家人語曰謹守室廬今日受命即捐身報國時也出門簡徒而行竟奏克捷陞授浙江都指揮僉事時劉瑾用事繼以宸濠陰謀內使充斥道上頤使武弁而奸徒復爲宸濠搖應公密與臺司協謀設備擒之嘉靖初總督備倭年且七十躬行邊徼簡閱徒旅謂其屬曰祖宗爲慮深遠立法周至吾輩恪守之而已尋致仕家居任邊事者多所咨訪年近八十而終載萬曆定海縣志

明吳臺雁令史公元甲

史公諱元中號鹿泉鄞人少任俠善射舉謁選靖江學教諭遷知魚臺縣盜有簡端者善運矟馳馬出沒莫可蹤跡公廉得其親信授以計縛簡臥庭下張目曰吾左手持矟右短兵橫行千里問今乃爲書生揜取耶公笑曰汝輕書生耶卽起著短衣持其所用矟運之左右迴旋如舞匹練忽聲然矟斷爲三擲示簡曰汝矟豈足用耶簡叩頭稱死離魚臺三十里有獨山大盜劉儀久嘯聚其中開府曾銑議進勦以公爲前鋒公知有諜者在軍內乃命植一竿百步外手挾矢誓曰若一舉滅賊當三矢中此竿三發三中卽祭得諜者三人賜以酒食笑謂曰汝來觀吾射耶諜者股栗盡吐賊虛實及所入徑道公立提兵襲其寨擒儀還銑手書平寇第一功相贈銑總制三邊奏復河套檄公同事不果行後入覲值銑爲相嵩所害嘵然曰事尙可爲耶卽日掛冠歸里時年四十二家居四十年卒載甬上耆舊傳

范公諱欽字堯卿鄞人嘉靖進士知隨州陞工部員外郎時武定侯郭勳勢張甚公以事忤之譖於上杖之出知袁州府嚴世蕃欲取宣化公宇公不可累任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諸郡擒劇寇李之虎賜金綺又擒大盜馮天爵陞兵部右侍郎歸卒公博雅好古聚書天一閣至數萬卷多祕本爲四明藏書家第一載舊浙江通志

許孝子諱瓏字廷璧鄞人少孤依其母無頃刻離一日母擲竹誤中疊仆地母急抱持泣孝子稍蘇即睜目笑曰兒故嚇非眞疊也長竭力奉養凡母欲以致平居恆言聖門以色養爲難此不假外求不費貲直易易耳至今茅山之陽稱純孝焉子元祥成進士載嘉靖寧波府志

進士與人無親疏輒恤倆見情素而恤災救患尤所孜孜會試時一同舟者得痢疾友各棄去公獨周旋其閒湯藥含斂靡不盡力南大僕陳公侃入覲與遊雲龍山暴殂出己資爲之治斂載櫬徵錄公以水部主事治徐州載鄞縣志

葉公諱應乾字際清慈谿人嘉靖進士授高安縣累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建昌居邛僰閒地險惡六衛衛長戎政久不修公登壇下令比什伍而訓練之懸賞格以勵勇者於是人人超距就節制會土酋安忠死忠妻鳳氏自請襲官而從弟信謀攘之遂橫決自恣月朔以戎服見擁甲士自隨公使人陰布部兵於外而令材官有力者尾之入公臨陛立呼信跪堂下數以諸不法事叱令縛之信懾不敢出氣遂就縛而甲士在外者見所布部兵按劍立如堵牆皆奉首鼠卽撤鳳氏兵擊其餘黨

職巨酋三百人境內始定而滇南鳳繼祖亂公計繼祖聚於會川會川者建昌所屬衛也先遣兵守金沙江以扼繼祖之至已而繼祖果以萬眾渡金沙遂合滇師夾擊之公躬擐甲冑矢石爲將士先遂破其軍繼祖隻身跳匿山中鳳氏故德公而其母爲繼祖所害每欲復仇公知之密召鳳氏至授以方略使圖之鳳氏使聞其所親者爲內應而自以兵壓之遂斬繼祖事平當論功而被劾落職歸載兩浙名賢錄

劉公諱隆字大昌世襲定海衛指揮使以強幹屢協總諸衛備倭海上寇起公平之後賊入康頭公腹中流矢見血益奮怒鏖戰卒破賊嘉靖壬子遷把總嘉興統舟師備乍澉當松江七團賊歸公扼之焚沈賊舟後會破史家濱賊公又扼之沈賊舟澉浦外洋陞署都指揮守備溫處乙卯倭寇數百將薄瑞安縣公徑往殺賊十餘人賊遁去迴軍至田間有數十賊伏莽中遽起擊公公不及備遂與尹千戶俱戰死載寧波府志

杜公諱槐字茂卿慈谿人值倭寇屢犯內地遂散家貲結饒勇值縣僉其父文明爲部長令團結保聚公傷父老以身任之寇薄觀海衛城公一呼而羣勇俱集直前斫賊衛遂得全賊又犯鳴鶴公率衆迎擊賊走餘姚東山公追之探有數寇飯空舍提刀赴之賊伏牆隅揮刃中石刃缺內賊盡出乃提廢刃當之自午至酉鏖戰不已戮其緋衣渠帥竟以飢疲力竭而死後賊見黑旗即驚曰杜兵至矣其麾下士皆願從文明殺賊以復讎寇自黃巖犯寧海海道檄文明偕畢主簿統兵遮要遇寇於楓嶺力不能支遂與主簿畢某俱死焉請於朝贈光祿寺署丞文明府經歷立祠有司歲時致祭載寧波府志

2018 事てス 50R

明義士楊一

楊義士諱一居金家畈人年二十餘膂力絕人嘉靖甲寅倭賊數百登劫其鄉義士持長矛倡於眾曰有能殺賊者從我少年從者十餘輩迎賊戰於海塗手殺數賊倭賊鳴角聚而擬之諸少年潰義士獨力戰刺二倭而斃賊忿恨解其屍屠其腸而懸之鄉人高其義立祠祀

馬載嘉靖定海縣志

明沈孝子義十

沈孝子諱艮十賊犯鳴鶴鎮孝子時年七十餘尚有九十餘歲母賊至負母至五百里以力竭不能行息山谷舍中賊追至跪拜請死願貸其母賊見母子俱皤髮舍之而去憐母飢渴方圖飯賊又至舉刀欲斫其母孝子以身覆母號哭遂被殺母竟得全載籌海圖編

明義士魏鏡

義士魏鏡慈谿人少有膂力善格鬬嘉靖乙卯倭寇至鳴鶴鄉邑令曹本率眾禦之兵敗鏡負令走賊追之踰杜湖嶺而南殺數賊賊斫傷鏡額死寇退令爲之泣葬作文祭之載天啓慈谿縣志

明義士胡滾

義士胡滾字克源有膂略倭寇翁洲梅家塾邑令宋繼祖募義兵往禦以滾爲長率眾出海寇立木柵繞以鹿角四圍皆汙田勢不可破滾奮勇爭先與鬬所部係烏合之眾見賊皆奔滾獨後殿賊突至乃手刃三人力竭遂爲所害繼祖聞之扼腕曰眞義士也申於督撫旌其門弟沛當滾迫於賊時往救同歿於陣載鎮海縣志

壯士吳德四德六慈谿人倭經其廬驅其豢豕德四自田歸遇倭於門揮鋤中其腦仆地弟德六取倭刀追殺一魁遂以壯勇隸杜槐部每遇寇卽衝鋒奪旗以爲常海道知其名檄往攻舟山險寨德四直前斫賊渠於轅門寨內驚擾噪而出怯卒皆返旆走賊斫德四死德六奮呼獨前殺其殺兄者後兵不繼亦死賊渠被戕寨不能守卒爲官兵所破載兩浙名賢錄

葉七定海衛軍賊王直負金塘烈港穴爲寇大將俞大猷提舟師直入其港討擊火礮橫發勝負未分而舟忽掛賊纜楫棹不能施賊衆方逞七徑取斧投水斫其纜連揮數斧纜斷而沈舟遂免後四日大猷破賊而定其穴以不得七屍爲憾厚恤其家爲招魂而葬之載兩浙名賢錄

王孝子諱伯化字子魚父歿哀毀如禮嘉靖丙辰倭入縣治士民倉皇出走孝子掖母出郭外同行者曰賊迫矣盍求活計孝子曰母活我活安用求爲頃之僕又告曰賊迫甚子母恐不相顧矣僕亦去孝子掖母以前母曰母子同死無益汝急去詰朝可收吾骸孝子號泣掖之如初望賊呼曰余饋汝金毋傷吾母賊揚刃向母孝子以身承之遂遇害賊見孝子死竟掠金不兵其母而去至隆慶壬午母以壽終載天啓慈谿縣志

蔡公諱啓元以良家子擊倭廣德累戰功授千夫長嘉靖三十八年官兵禦賊於奉化同行者俱錯愕不前公獨匹馬縱橫與賊逼賊駭散或走或伏公手格殺數人會天新雨馬行淖濘中不得出力盡矢空顧左右皆散去僅弟昆元與二三家僮不去公瞋目揮劒罵賊曰吾不啖汝肉非夫也死戰良久賊乘閒涉河繞其背刺之死踰時猶立馬上不墮有司具棺斂給賞歸其喪載嘉靖寧波府志

明辰州太守屠公本畯

屠公諱本畯字田叔又字幽叟號漢阪拜辰州太守以寬仁治之辰人大悅在郡禁殺牛有唐生具牒言家貧畜一牛不幸猝死請鬻其肉以糊口公知其紿也判以俸買牛葬之比牛至果生因命小吏養之及公解官深夜騎馬出門辰父老泣相送牽牛隨其後公屬吏善養牛終其年時人爲作辰陽留犢圖一時傳之公疏眉目廣顙而哆口望之若神仙載甬上耆舊傳

余公諱有丁字丙仲鄞人登嘉靖四十一年殿試第三人及第授翰林編修童時遊崑山求執經於歸震川之門震川屏不許至隆慶初公充會試同考手一卷曰是必歸先生文也失吾不收先生老公車矣及發卷果然海內文章爲之一變歷遷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江陵新歿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入閣辦事至太子太傅改建極殿卒於京邸賜祭葬謚文敏公素達生喜訪故鄉佳山水初以南學士乞假歸里買山東湖中起白鷗莊四方名士至相與遊湖山載肴觴擷絲竹唱詠傳一

時江左風流著有文敏公集十五卷載寧波府志參四明談助

駱先生諱元象山人嘉靖末年島外漁人約六十餘偶爲疾風飄舟至金齒觸入內地守汛卒羣譁曰此可擒也遂縛之以獻主者時先生爲里老從旁力諍曰天道神明炯於白日柰何妄殺無辜詞色凜烈主者心動立釋之六十餘人搏顙而去載象山縣志

明禮部郎中屠公像

屠公諱隆字緯眞一字長卿鄞人萬曆丁丑進士除潁上知縣調青浦補陞禮部郎中公令青浦延接吳越聞名士青帘白舫縱浪柳浦聞以仙令自許在郎署益放情詩酒罷歸縱覽關塞遨遊吳越七閩閒嘯傲賦詩長篇短什信心矢口嘗戲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閒二章並就又與人對弈口誦詩文此誦彼書不逮誦所傳由拳白榆采眞南游諸集皆未曾起草之筆載寧波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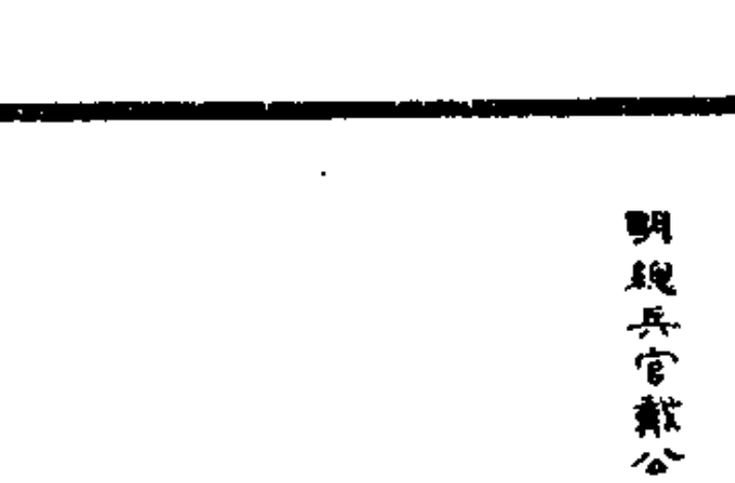
明靖州守備李公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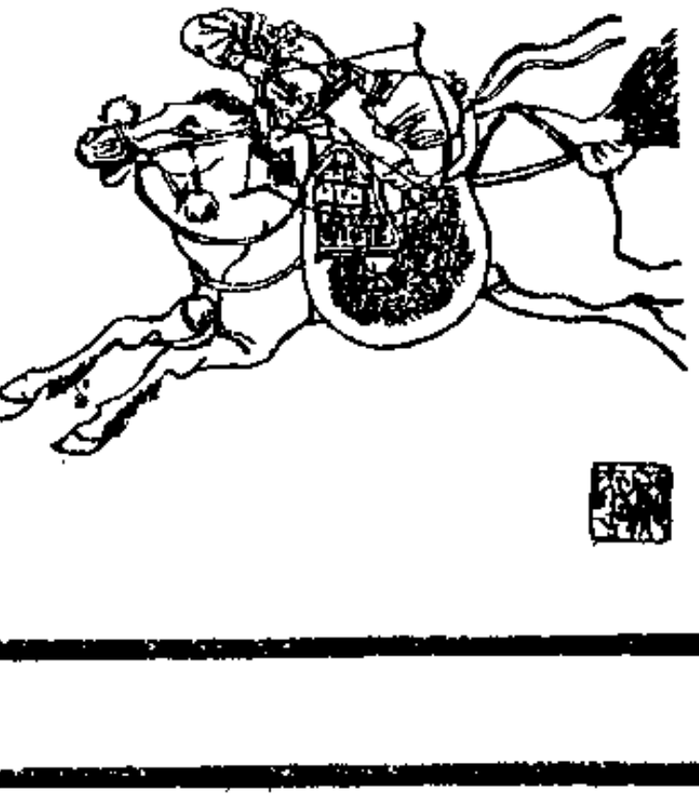
李公諱環宇宗復鎮海人弱冠補諸生膂力過人善騎射又能置丸竹筒中呵氣吹射飛雀如弋父興嘗誤中軍法公身爲周旋者數歲得解父卒公嗣世職乃棄儒業學韜符嘉隆閒試浙江武闈三中式上官以其材檄令督浙西水軍有功捷聞授獎賞有忌之者調守昌國遊仙寨復改舟山團練萬曆十一年中武會試進都指揮僉事掌衛篆陞湖廣靖州守備值土酋亂徵三楚兵合勦之身先士卒甲不解者三月卒平諸苗撫按交章上其功竟以積勞遽卒年四十四載鎮海縣志

靜公諱三才字仲儒鎮海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庶吉士改給事中數言事乞召還姜應麟諸人在垣七年例推京卿公獨毅然請外補參政守荆西荆守陵璫橫甚憾鍾祥令欲奏退公力爲護持之鮦稅監陳奉怒誣以撓稅幾得危禍遷本省布政使會楚宗人華樴等以假王事擊巡撫至豬勢洶洶公力爲解散亂定巡按以叛疏於朝公又力言諸宗罪在殺撫臣劫貢物耳非反也楚獄得不蔓尋移疾歸已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陞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邊務凡可爲邊陲計者不憚心力經營遂積勞成疾尋陞兵部尚書協理戎政三上疏乞身不允乃受事禁軍多虛冒內侍尤甚公銳意釐剔中人深銜之時中樞久虛公視事二十日盡疏八月寢閣案疾益劇遂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謚恭敏詳載鎮海縣志

辭公諱三省字魯叔別字天谷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官至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會兄三才卒請告歸天啓閒卽家起小詹事至五年八月改吏部左侍郎會推閣臣因忤魏忠賢遂不獲與猶以公望重啓禮部尚書島帥毛文龍以邊功媚忠賢請宣捷告廟公力持不可又疏言皇極門功加恩太濫忠賢憾刺骨欲伺閒發之公自念不去禍且不測遂移疾乞歸晨上疏巳刻下落職閒住崇禎改元起爲南京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協理詹事府辭不拜七年再起原官命下卒巳月餘贈太子太保謚文介詳載鎭海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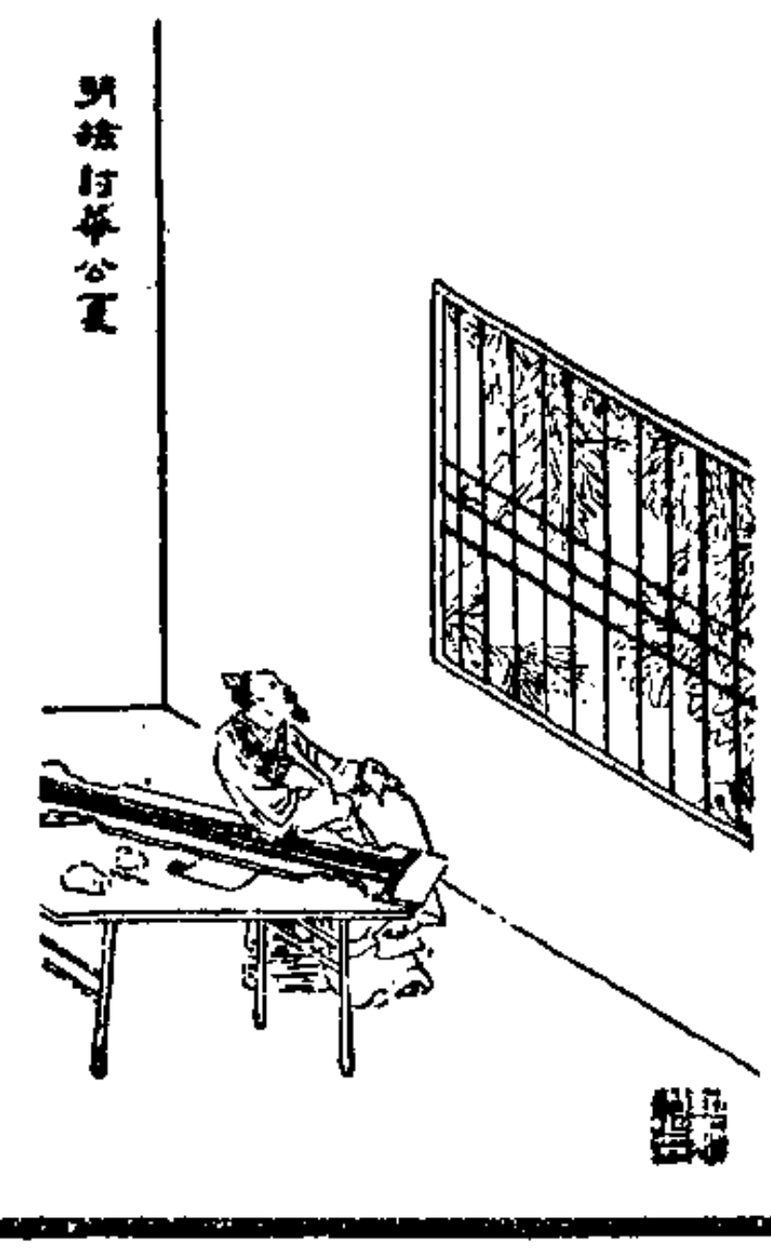
戴公諱國柱字殿林善騎射游京師授徐鳳守備累功至參將會小袁營賊起闖大熾公分布方略大殲厥醜捷聞陞總兵官經理河南時山東闖賊直犯中州公提兵抵賊壘賊添生力孩兒軍孩兒軍者闖營中惡少年閔不畏死者也公血戰不支遂被害載慈谿縣志





陸先生諱大漳字德學鄞人少時館烏鎮一夕忽聞扣門聲啓視則一姣好幼婦也先生斥之閉門挑鐙危坐達旦向主人言適得家信須急歸遂辭去有范奎者得館資十餘金歲暮與先生同舟返將分途范遺其金而去先生於舟底拾得之亟趣僕追范范願分以相酬力辭不受載鄞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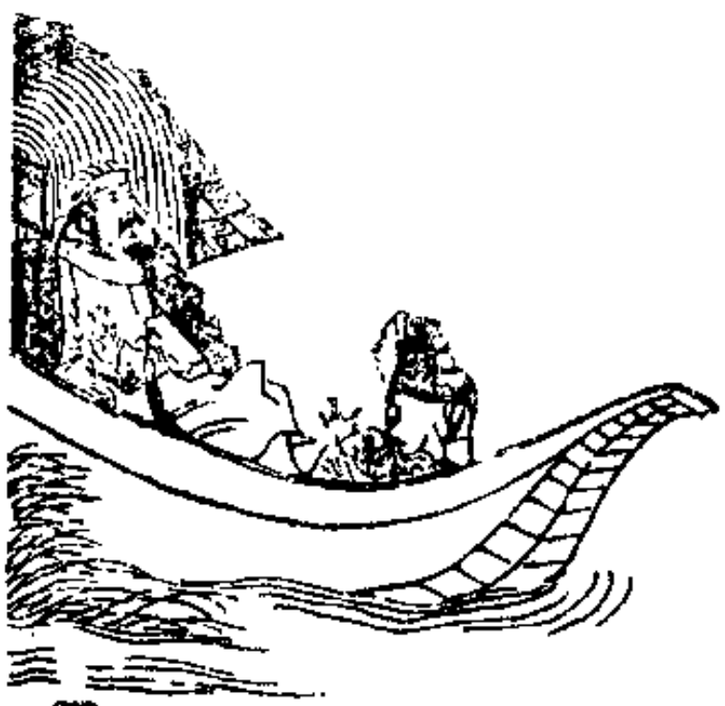
婁先生諱文煥字象明象山縣學生世居昌國衛聞明
亡痛哭具衣冠徧別親族遂拱坐海邊沙土上潮至隨
水湧去越數日屍復隨潮而轉顏色不變人驚神異載
象山縣志



華公諱夏字吉甫別字嘿農其先定海人遷於鄞以恩
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謀舉事奉錢肅樂書
說定海總兵王之仁反正魯王監國以布衣從軍入蕭
樂幕七月江上潰會肅樂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丁
亥乞師翁洲總兵黃斌卿不應適慈谿大俠以侍郎馮
京第海上往復書洩牽連捕之入獄營救得出謁御史
李長祥於東山爲其乞師翁洲斌卿強許終無出師意
復令楊文琦益勸斌卿約以十一月四日集諸路兵始
諾之而謝三賓告變得反閒之力賺取公所貽大蘭帛

書事洩不得發巡按捕公大陳刑具究其黨與公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帛書所載諸人皆言其預知再拷之則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景文史可法而下皆同謀也三拷之終不屈在獄中敲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戊子五月正命以終魯王還軍贈檢討門人私謚毅烈詳誠鎮海縣志

錢公諱肅樂字虞孫又字希聲學者稱止亭先生鄞縣芍藥泾人九歲能文少時嘗夢日墮其手以扶之稍稍而上卒不能支日漸小漸晦隱臂而下登崇禎丁丑進士選員外郎浙江內附公起兵於鄞迎請魯王監國累贈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連江失守公遂絕食卒于琅江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詳載鮚埼亭集



張公諱煌言字玄箸號蒼水鄞縣西北鄉人舉崇禎壬午鄉試當弘光出走南都既覆公家居聞之慷慨而起與同里刑部郎錢公肅樂立魯王於紹興思為劃江以守大兵東渡江干失守公偕張名振奉王退居翁洲且招義兵屯四明山遙與鄭延平相呼應尋大舉入內江圖京口薄金陵軍聲所播幾搖動東南半壁閩師敗績公出入萬險僅以身免歷重險保彈丸黑子崖山之殘局而終以勢去不能挽回魯王薨於臺公乃散部曲遁入南田為提帥張杰瞞獲執赴杭州防守卒吏丙舍夜坐船頭唱蘇子卿牧羊歌公披衣起扣舷而和之至守獄中終日南面坐諭降不從正命以死遺民數人覓其骸骨葬南屏山荔支峯下公舉義凡十九年僭王潮賜進士晉翰林院編修加兵部右侍郎權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乾隆間高宗純皇帝以勝國諸忠臣繫於綱常名教賜謚忠烈公著有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北征錄詳載鮚埼亭集

周先生諱西字方人居廬江性耿介抗節自高事母孝愉色婉容數十年如一日時際亂離所遇輒遭殘戮嘗負母避難中途遇盜盜聞先生名稍之去不從以刃折先生右臂巨指斷而復續卒救其母歸中年後謝去世事以山水詩歌自樂暮年教授生徒以老其身嘗築勁草亭自號勁草居士所著有春秋傳壯勁草亭集藏於家蔵鎮海縣志

項先生諱宣字宣之博學好古少負異才值明亡遂不赴試黃冠道袍作羽客裝妻歿亦不再娶與諸隱者以詩相倡和文亦古奧幽峭尤工於草書皴側斜正點畫俱有勁致性嗜酒求字者延之家飲酣置筆硯別室見必疾書罄紙而後已嘗為海盜陳壽所掠令寫帥字於大旗先生不從或為之再三跪請乃命碎墨盎中以一足着草履濡墨作笑而書之賊大悅贈以百金送之歸及登岸投金海中卒年七十餘載鎮海縣志徐文彬撰傳

列女

錚錚其烈 皎皎 其節性操松筠 志矢冰雪巾幗 之賢閨盡之傑 圖畫儀頌千秋 凜冽

夫人葉氏慈溪人歸鄞之史簡爲縣從事尉受賕杖平民簡獨憫之以杖首雜朱殷以進初舉杖血洗於尻尉怒以杖平民者杖之歸數日死氏年二十五有娠後得男曰詔鄰保咸曰是襁褓兒寧可恃耶誓不聽晝夜紡績俾其子從師讀書爲善士晚歲生產益裕養孤女俾有歸年八十六以終凡十八封至冀國夫人載延祐四明志

宋孝女童氏八娘

童氏八娘鄞之通遠鄉建畏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時林栗侍親官其地嘗目覩之已而爲守以聞於朝祠祀之載宋史

元節女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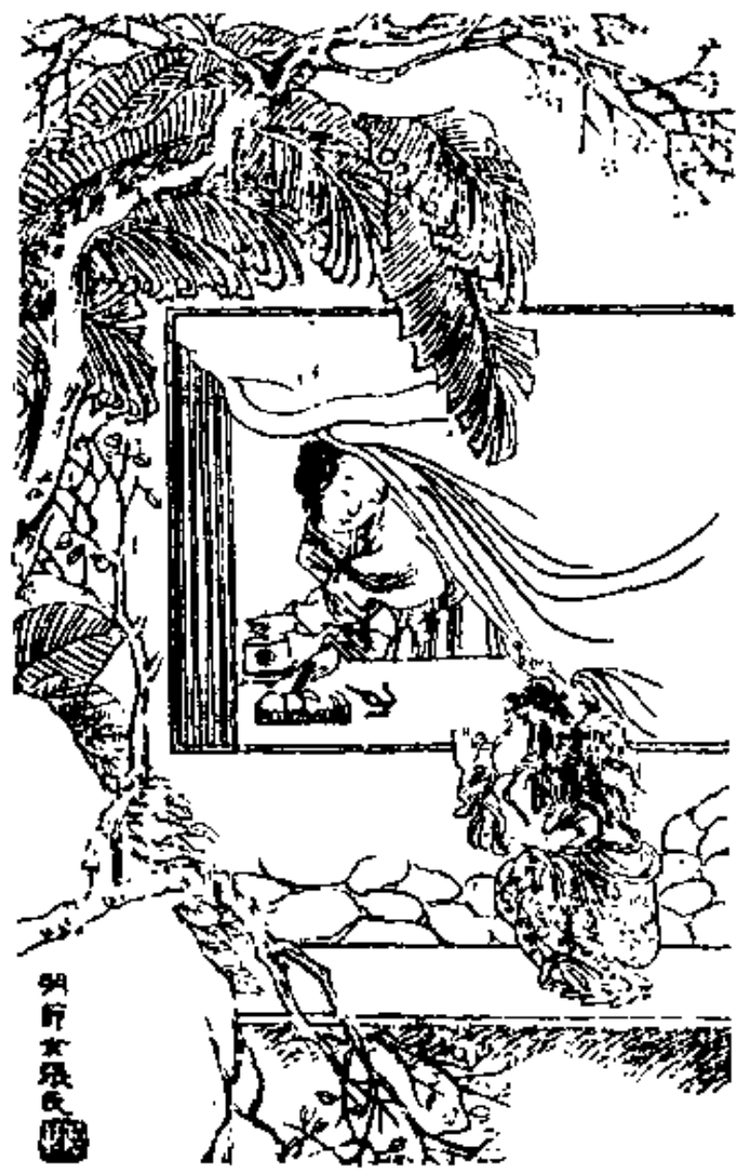
劉氏名宜字淑靜鄞人歸崇邱樂壽孫三年壽孫渡江死同溺者多不能得屍氏生男甫周歲抱之沿流哭而求屍屍忽自浮得收葬焉時年二十九舅姑已先歿撫孤勤苦克成家業至正間表其門太史危素有傳載成化四明志

金氏名汝安金良女父母多疾侍奉惟謹及笄里中大家爭求聘女曰父母老且病雖有兄弟馳驅門戶事朝夕乏供養奈何舍去自是絕葷茹蔬每夜焚香告天祈親壽後父母俱八十餘而歿女居喪六年遂不嫁史官危素爲之贊載嘉靖浙江通志

金氏四明程徐妻也京城旣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載元史

萬氏義姑名義顓字祖心寧波衛指揮僉事萬鍾女幼貞靜喜讀書兩兄武文皆襲職戰死旁無期功之親繼母曹氏兩嫂陳氏吳氏皆盛年孀居吳遷腹僅六月姑旦暮拜天哭告曰萬氏絕矣願天賜一男續忠臣後我矢不嫁共撫之已果生一男曰全姑喜曰萬氏有後矣乃與諸嫂共守名閥來聘皆謝絕之訓全讀書底成立全嗣職傳子禧孫椿皆奉姑訓惟謹姑年七十餘卒姑之祖斌及父兄皆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貞數十年姑更以義著鄉人重之稱爲四忠三節一義之門載明列女傳

楊氏守貞楊孟輝女也甫八歲許字俞氏伯子頃之伯子死俞氏請以仲繼楊父母許之女聞泣拜母前曰大人許兒爲俞伯婦疇知有仲也願大人以子畜之雖白首不悔父母憐而許之遂臥起一小閣不與家人相接至六十四而卒載兩浙名賢錄



張氏名如涓年二十一歸包文助甫期生子甸未及晬而文助天夫之女弟誘以改志不聽夜爲鬼祟以怖之張知其僞覆鐙以覘俟祟發卽啓鐙女弟慚而退自是勤紡績養姑育子卒振包氏之宗載兩浙名賢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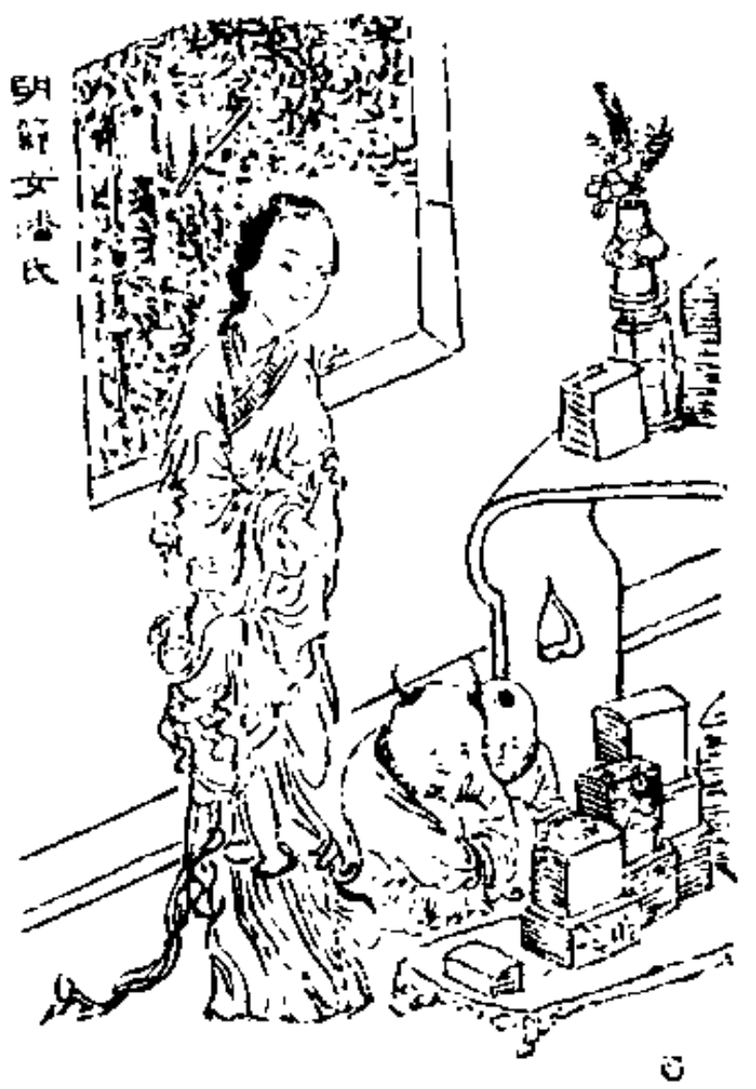
孺人周氏字如珍年十六歸余暄爲妻成婚六日暄卒孺人翦髮自誓族有難其守者語洩孺人恐中變乃自經幾死者三朝夕號泣一樓力勤紡績以姪謙德爲嗣謙德子本中正德辛未榜眼時孺人年九十張樂設宴孺人謂悖生平苦志屏之九十七而卒婢阿秀及笄將嫁之秀堅志悲哀願事主母以終身年六十先卒王文成題其墓曰節感孺人載寧波府志

明節女胡氏

胡氏李珂妻年十八歸李閱七年而珂死遺男女各一苦守室中誓不踰閾鄰火作珂兄珮往救之曰阿姆來吾乃出珮使妻陳往胡以七歲男自牖付之囑曰幸善視之陳曰婦將何如紿之曰取少首飾即出陳去胡即褰衣箱塞戶抱三歲女端坐火中死載明列女傳

明節女楊氏

楊氏忻玉妻年十九玉病疽楊吮之後死楊痛哭亦絕三日家人具殮乃蘇猶噫噫作哭聲遂斷髮誓死無他志玉嗜鯉每忌日必設一年偶值河枯無從覓楊悲慟不已忽一漁父持鯉至以一金得之祭畢食胙得原金於魚腹中大異之以爲哀感所致載兩浙名賢錄



潘氏李郭翁妻繼姑王氏每以非禮加之氏委曲承順王後病痿氏事湯藥抱持雖中褻厠牖必躬滌不懈後又事繼姑陳無異事王時疫大作舅與姑相繼死氏年二十九二子尚幼歲饑或勸其鬻書自給氏曰李氏累世所積以貽子孫者惟此耳忍輕棄耶乃織作以養姑教子後被旌載嘉靖寧波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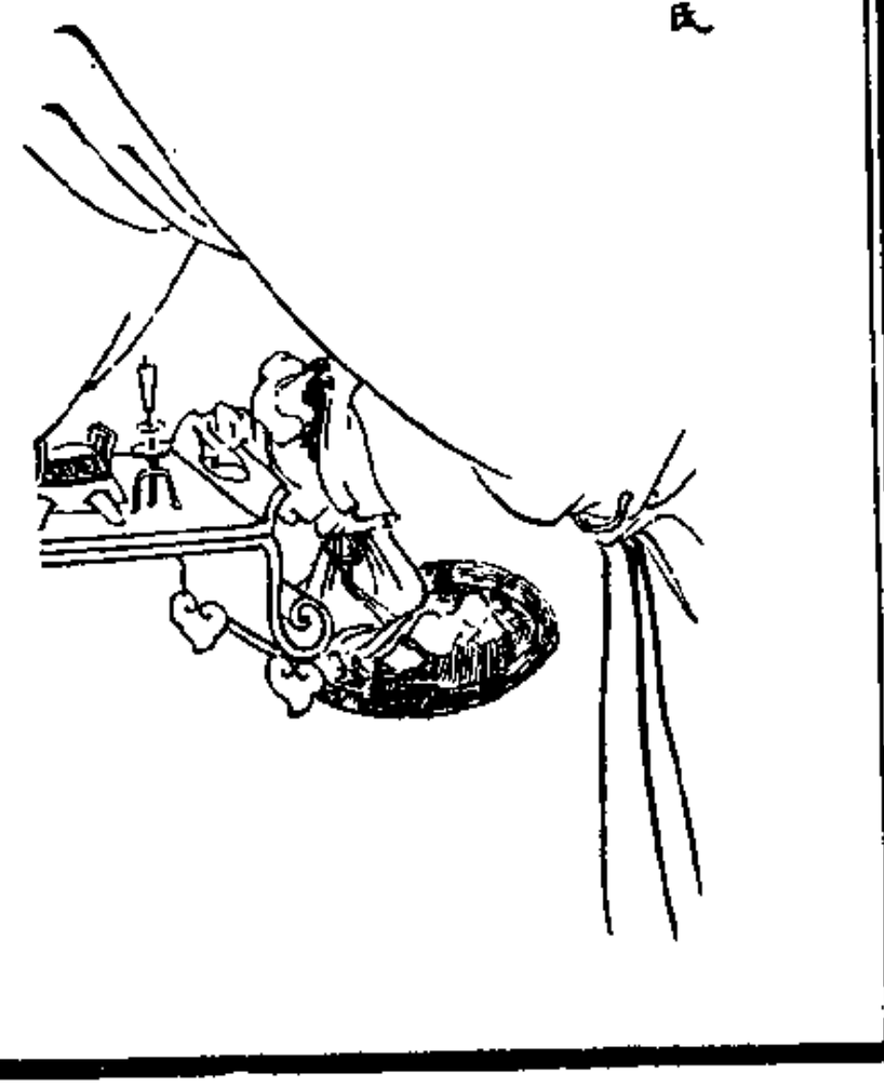
林氏李八妻八故山農傭乞生子性三甫週而八死林年二十八擗踊哭泣若不能生既葬或說之改醮林曰生爲李氏婦死爲李氏鬼耳已而性三長娶婦印氏舉一孫而性三死印他適林抱育遺孤紡績以自給未嘗有幾微愁苦見於顏面人尤難之載嘉靖寧波府志

倪氏定海人適郡陳襄卒氏年三十無子家貧甚力女紅以養姑人有慕其姿者遣媒白姑氏煎沸湯自潰其面左曰爆出又以煙煤塗傷處遂成獰惡狀見者驚走不敢復言歷二十年姑卒氏哀慟不食死載明列女傳

胡氏許元忱妻元忱病疫死氏才二十三未幾夫兄亦疫死姒遣改適里人妍氏色競謀於許之強暴者求偶氏有期矣氏見逼即毀面截髮斷左手三指血淋漓誓以必死羣暴皆驚散去族尊姑姒娌皆抱持之氏大慟因立應後者氏督之力田益身自勞苦不浣不櫛故汙穢以自廢極力畢夫葬及娶婦繼潔布素年七十餘卒載兩浙名賢錄

明節女王氏

王氏夏晃妻年二十三而寡遺孤二人俱在襁褓姑老齒落氏每晨起先以其乳乳姑二雛呱呱勿顧也嘉靖丙辰倭寇至氏負姑入山披荆棘破肌膚賴以全比姑卒悉營喪葬之事力瘁而卒載兩浙名賢錄及鄞縣志



明貞女戴氏

戴氏許字方世顯甫納采而世顯死女痛哭欲奔喪父母有難色女曰往弔卽隨輿歸矣許之至門遂居苫次服衰絰父母兄弟欲一面不可得守志終身載寧波府志

王氏許配吳姓寧俗男姑有病迎婦於門謂之衝喜吳
母病欲迎約晨往夕歸女適病疽以次女代往吳竟留
婚父母曰當爲汝再擇佳壻女堅矢不復嫁遂以處子
終其身載舊定海縣志

方氏陳尚友妻能詩尚友卒遺孤甫三月有強易其志
者乃吟一絕云繡幕絲牽一載紅鏡分鸞影夢魂通幾
回欲就松筠賦羞見兒童誦凱風議遂寢載舊浙江通
志

明許士周氏

四明人鑑卷三　三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周氏金玫妻年十七適金期年而寡舉一子姑病不起醫禱無效夜夢神語曰爾一指可愈姑疾遂斷指煮汁進曰藥也姑啜之得強健如常有司月給粟帛旌其門

載舊定海縣志

四明人鑑　跋

余有舊友虞君譜蕺生平無別好惟善畫余展閱之餘頓消以求之一日作羅浮山名圖以贈余余展閱之餘頓消俗慮可知尺幅之中不獨畫者可以消遣即見者亦足以悅性情也試問畫法曰此李思訓所謂小斧劈皴山水一道諸名家各有所長如吳道子稱百代畫聖貞觀中閻氏昆季而善寫凌煙閣功臣圖像以及登瀛圖漁樵耕讀張僧繇畫龍點睛飛騰陸探微善作古今聖賢大像顧虎頭下筆如春蠶食葉小李將軍趙幹趙白駒伯蕭馬遠夏圭李唐劉松年等諸家皆從思訓一派也

四明人鑑　跋

如張平山吳小僊戴文進張鳳翼用筆古厚氣運天成皆北派之後也其荆浩關仝董李皆從王右丞一派如王晉卿米氏父子乃從僧巨然一派即文徵明沈石田唐子畏呂紀亦摹巨然之法欲得山水入門必先親歷實境博覽古今史籍然則胸中有邱壑之氣腹中有經史之意意在筆先自然山有起伏水有源流徑有出入屋有見隱樹有層疊勢有凌空夫用筆發勢大而收勢小一頓一跌起伏玲瓏遠近濃淡無形有神人莫測其機巧者眞佳作也蓋作畫之道先知潑墨惜墨二法惟

最不易者人物人乃天地至靈有富貴貧賤之分劒俠釋仙之別宜先知其本源品格性情以意達其容狀也如士女又當別論宜慕其意態度其氣質舉止行動是有定理如衣揭一道富貴宜剛柔相濟劒俠仙道之類獨取剛奇美人宜柔輭鰥寡孤獨之眾宜斷續下筆須有疏密順逆之勢也所謂龍躍天門蛟滾大海是也但補景一道局宜大置宜整氣宜運形之不足意之有餘起筆速而收筆遲滿中宜空空中宜滿用色宜淡淡中而豔豔而靜靜而清方能入妙花鳥之要宜分四時盛衰鳥之嘴爪猶人之手足花之枝葉猶鳥之嘴爪也兼而言之山水人物花鳥亭臺須以筆致高超局度古峭此謂神品逸品不外乎是乃畫法之正宗也余聽其議論井井不覺其心曠意遠而懽然自得朋輩中如虞君者實余所欽佩也夫故即其所論以供同好者共鑒之

壬辰仲秋京口劉椿書於海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５２
作者＝
页数＝８０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